故事会

GUSHIHUI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合订本7-12

I247.3/14:1975.2

书　号：10078·3754
定　价：　4.00 元
上、下二册

总 目 录

·新故事·

凤还巢……廖新中（7·6）
贺龙过河……马贵民搜集整理（7·50）
阿黄和阿王……顾承琦　吴声环（7·57）
“杨七郎”打擂……王　泸（7·61）
卖“猫”记……赵好璧搜集整理（7·68）
小巷怪案……韩德贵（8·5）
背娘舅……吴寿亭（8·30）
小诸葛巧戏白大仙……尹希怀（8·44）
陶勇请酒……徐　珣搜集整理（8·49）
一笔抚恤金……张　康（8·52）
鬼遇……李佩今（8·65）
坟堆里的白影……冰草　小雪（9·43）
婚礼惊变……陈桂娣（9·24）
刘区长查案……黄　骏（9·35）
深山里的玉兰……陆关兴　钱昌萍（10·1）
谁是骗子……高光石　郭旭红（10·29）
老实勿吃亏……王建华　张永春（10·49）
舌头疑案……陈　华（10·24）
大雾笼罩下的阴谋……吴　伦（11·1）
偷钱记……陈少华（11·10）
边城奇事……张雨儒（11·16）
喜新厌旧……任　飞（11·51）
阎老与丑妻……王进发搜集整理（11·54

一张戏票……乌福民(11·58)
列车奇遇……孙明杰(12·1)
新楼出鬼……赵和松(12·7)
男儿泪……谢亮新(12·33)
"棒冰西施"和"神行太保"……金国忠(12·49)
对台戏……张宇清(12·56)
·历史人物传说·
每日必死一回的人……聂建长(9·32)
"火牛"记……凌　辉搜集整理(9·48)
总理进了咱地窝窝儿……李树臣搜集整理(10·33)
九万圩……陈　建搜集整理(10·35)
借花献佛……聂建长搜集整理(11·43)
一字并肩王之死……经元度搜集整理(11·46)
·文人传说·
金圣叹之死……顾希佳编写(7·35)
郑板桥戏审鸡蛋案……张万福编写(7·36)
眼见是虚……袁育斌搜集整理(8·34)
施耐庵写《封神演义》……李明才　范　牧搜集整理(11·34)
罗贯中写关羽……洪　江搜集整理(11·36)
曹雪芹写《红楼梦》……李青葆搜集整理(11·38)
解缙献宝……钟庄炎搜集整理(11·48)
·水浒、三国人物传说·
孙二娘出嫁……赵华伟　张维芳搜集整理(9·60)
朱贵朱富斗"猢狲"……王成君搜集整理(9·76)
"鬼脸儿"杜兴进城……靖玉美搜集整理(12·46)
徐庶暖坟……陈志国搜集整理(8·13)
诸葛巾……姜　俊搜集整理(8·15)
·武林传说·
劝婿……应文渊搜集整理(7·55)

匪窟脱险……王云峰搜集整理(11·23)
·医术传说·
"神医"于老七……夏正顺搜集整理(7·21)
奇怪的药方……马慧卢搜集整理(7·24)
·笑话·
笑话十五则……陈贤义等(7·1)
笑话十则……白　文等(8·26)
笑话十一则……乔长森等(9·20)
笑话十二则……孔宪才等(10·10)
笑话十则……黎　明等(11·14)
笑话十一则……刘连源等(12·13)
·中外幽默故事·
斯特劳斯的头发……王　慈编译(7·13)
农夫讲故事……李金乃编译(7·14)
半天炉灰……潘表球搜集整理(7·16)
老张戒烟……焦祝平(7·19)
自作聪明的理发匠……梁国光搜集整理(8·1)
做人……张　谨搜集整理(8·3)
牧人的玩笑……杨世杰编译(8·4)
不义之财……梁根顺编译(9·1)
破斗笠……包久红(9·3)
你这眼病我治不了……张兵山(10·9)
偷盗的绝招……孙新华(10·55)
棋手喂驴……靖一民搜集整理(10·58)
上帝回敬十倍……育　乔译(10·60)
再砸他一下……柴　樵译(10·62)
自行车……宋良保编译(10·62)
选女婿……梁炽基译(10·63)
吝啬的夫妻……齐汝勤编译(11·30)

考演员……张香民(11·32)
拳术架子……张益馨(11·13)
信仰上帝的人……计　滨编译(12·40)
"全知道"接牛……胡文湖(12·41)
老猎手……于　民　郑　洁搜集整理(12·44)
懒汉落水……徐传浩(12·45)
·机智人物故事·
吃鼓槌……王森亭搜集整理(8·19)
哭门坎……贺寿光搜集整理(8·20)
烧借据……王腾芳搜集整理(8·22)
"狗不吃"……戴荣芳搜集整理(9·53)
·谜语故事·
如何不使小偷再入房间……袁继军(7·39)
奇怪的人……万　江(7·40)
为啥拉他去派出所……姜　中(7·41)
谜语故事二则……张剑宇等(8·64)
一张白纸……黄小莹编译(9·29)
哪队得分……吕建明(9·31)
考试……张　鹏(9·31)
谁在说谎……李　秀(10·21)
羊毛围巾……彭道虹(10·22)
巧开各间房……陈少华(10·23)
鬼故事……王双庆(11·62)
诸葛亮巧猜人谜……陈　硕(11·63)
日大还是月大……黄志雄　陈建彬(11·63)
空袭警报……单志为(12·25)
上校的疏忽……祝澄清编译(12·26)
王秀才妙法……陈国材搜集整理(12·27)
·俗语故事·

有缘千里来相会……韩玉生搜集整理(12·17)
有眼不识泰山……徐华锴搜集整理(12·22)
·风物传说·
醉雕……邱维俊　张寄寒搜集整理(7·65)
寺门离寺六百里……李程远搜集整理(8·57)
止马营的传说……仲　锋搜集整理(8·60)
茶叶风波……丁继明改编(10·37)
八仙桌的来历……艾铭鲁搜集整理(11·57)
·土特产传说·
奎元馆与"三元及第面"……宋宪章搜集整理(8·17)
石宝蒸豆腐……范远万搜集整理(10·14)
碎娃唐三彩……赵　剑搜集整理(10·16)
五嫂鱼……吴忠信　吴清汀搜集整理(11·72)
夹竹桃……孙喜增搜集整理(12·62)
·妈妈讲故事·
洗澡……牛顺年(7·52)
聪明的小鸡……王智鸣(7·53)
友谊的考验……齐汝勤编译(7·54)
小乌龟戴手表……彼　岸(8·23)
小武学箭……董　斌(8·23)
兔子分赃……诺日仁青搜集翻译整理(8·69)
学无专一的人……孙孟英搜集整理(11·49)
月亮王子……郭泽民编译(7·42)
真理鸟……黄玉山编译(8·35)
元帅与打铁匠……胡银钱编译(8·43)
骄傲的天鹅……登　林编译(8·71)
机智的贾克……乔长森编译(9·40)
王子的好朋友……应娅舒　甘文美编译(9·55)
龙王子……李中杰编译(11·73)

国土贵如金……翁本泽编译(11·9)
镜子……袁　丁编译(11·45)
三个金雕像……周中奎编译(12·39)
·案例故事·
天衣有缝 ……黄宣林(7·26)
换尸奇案……江崇辉搜集整理(12·28)
·中篇故事连载、中篇故事·
绿茵女士……孙庆章搜集整理(7·73)
绿茵女士……孙庆章搜集整理(8·73)
绿茵女士……孙庆章搜集整理(9·67)
"鬼魂"出没的城堡……流　萤编译(9·4)
黑提箱的秘密……明　钦编译(10·64)
"密字 303" ……吕　钟改编(12·66)
·其他·
换妻(传统喜剧故事)……杨春清改编(10·41)
神秘的布娃娃(外国电影故事)……宋　崇改编(11·64)

来信摘登 ……(10·77)(11·78)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总第八十八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绍兴路74号）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 M156（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新故事
凤还巢……廖新中（6）
贺龙过河……马贵民搜集整理（50）
阿黄和阿王…顾承琦　奚声环（57）
“杨七郎”打擂……王　泸（61）
卖“猫”记……赵好璧搜集整理（68）
笑话十五则……陈贤义等（1）

中外幽默故事
斯特劳斯的头发…王慈编译（13）
农夫讲故事……李金乃编译（14）
半天炉灰…潘表球搜集整理（16）
老张戒烟……焦祝平（19）

医术传说
“神医”于老七
……夏正顺搜集整理（21）
奇怪的药方
……马慧声搜集整理（24）

•案例故事• 天衣有缝 ……黄宣林（26）

文学艺术家传说
金圣叹之死
……顾希佳编写（35）
郑板桥戏审鸡蛋案
……张万福编写（36）

谜语故事
如何不使小偷再入房间
……哀继军（39）
奇怪的人……万　江（40）
为啥拉他去派出所…姜　中（41）

•外国民间故事•
月亮王子……郭泽民编译（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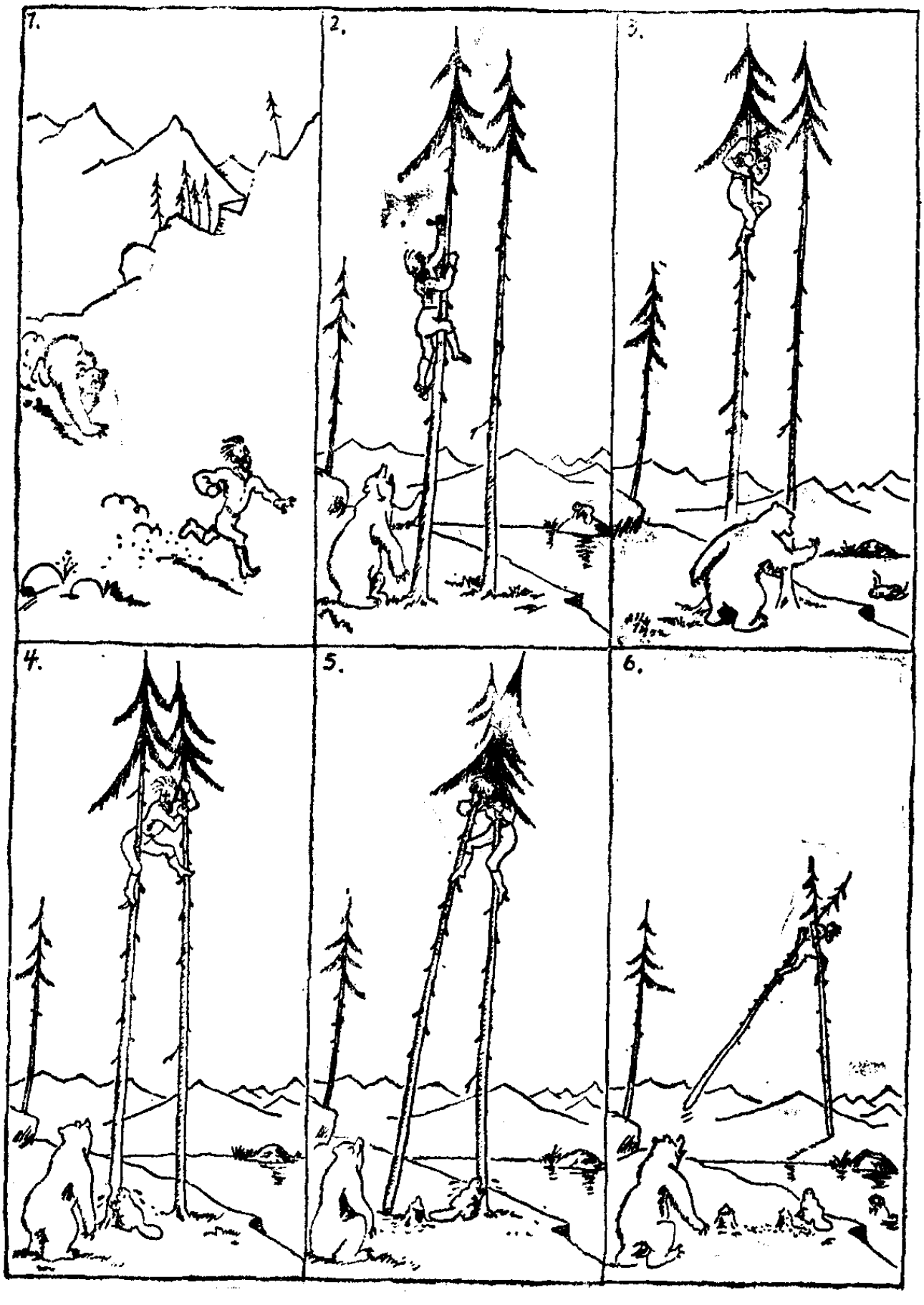
妈妈讲故事
洗澡……牛顺年（52）
聪明的小鸡……王智鸣（53）
友谊的考验……齐汝勤编译（54）

•武林传说• 劝婿 …应文澍搜集整理（55）

•能工巧匠传说•
醉雕……邱维俊　张寄寒搜集整理（65）

中篇故事连载
绿茵女士
……孙庆章搜集整理（73）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1.
2.
3.
4.
5.
6.

自杀者的难处

波特金第三次给一位大学生考解剖学，可是这年轻人照样连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波特金对他的考试不予通过。

过了片刻，一群大学生来找波特金，并对他说，他们这位同学由于考试连遭挫折，心情极度忧伤。他曾扬言要用刀子刺进心脏了结自己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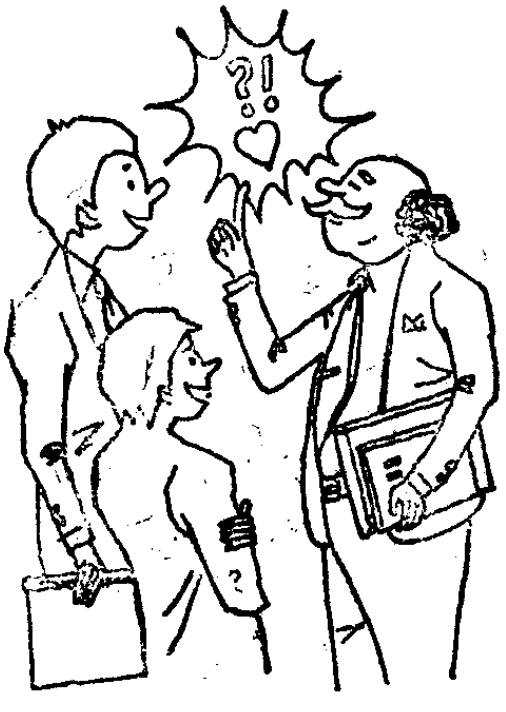
波特金听了以后安慰大家说："不用着急，你们的这位朋友根本找不到心脏在什么地方。"

（陈贤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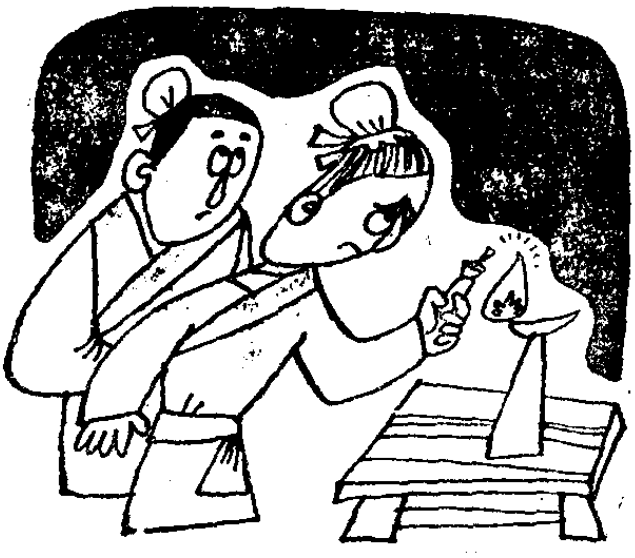
项羽与拿破仑

清朝末期，某地有一位自恃学识渊博的人。在一次科举考试中，主考官叫他以"项羽与拿破仑"为题写篇论文。此人一听傻了眼：项羽是个什么人，他知道；可这"拿破仑"是啥玩意儿？他冥思苦想，却想不出什么名堂。忽然，他用手在脑门上一拍，说："呀！真笨，这'仑'不就是'轮'吗？"于是，拿起笔，一挥而就，一篇论文刹时跃然纸上："轮难拿，破轮更难拿。然项羽能拿，因羽力举千钧，况破轮乎？"

（徐金平）



（插图：王文德）



（插图：金渭昌）

近视眼看炮竹

晚上，一个近视眼在地上捡到一只爆仗，因为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就拿到油灯前仔细观看。后面一个聋子也要看，可爆仗离油灯太近，忽然“砰”一声爆炸了，后面的聋子就埋怨说：“这样不讲义气，没等我看到你就把它撕碎了。”

（马家成）

希　望

足球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某报记者来到一位正在做赛前准备活动的队员面前，请他向热心的球迷们说说对这场球赛有什么希望。

这位队员想了想，说道：“当我带着球顺利地越过对方的防守队员，冲到球门区准备射门的时候，我希望对方的守门员突然抽筋倒在地上。”

（孙忠礼）

你比我强

丈夫：从各方面来看，我都比你强，当然，有一点你比我强。

妻子：哪一点？

丈夫：你的爱人比我的爱人强。

（董志元）

两者都一样

甲：你说夏天好，还是冬天好。

乙：我认为两者都一样。

甲：难道在你心中没有占主要地位的？

乙：是的，因为我既卖冰糕，又卖皮袄。

（李相伟）

看人叫价

有一天，张老头上街，碰到邻居的一位姑娘，买了一条围巾，她对张老头说，她今天只花了一元八角钱，就买到了一条漂亮的围巾。

张老头一听，急忙前往购买。摆摊的小青年见他是个老头，一出价就要二元八角。

“你刚才卖给姑娘才一元八角呀！”

“因为她是我的亲戚。”

张老头一听，二话不说，拿了一条围巾就走。

小青年紧追上前：“你怎敢不付钱就走！”

“因为咱是亲戚，我是那姑娘的爸爸呀！”

“啊……”　　（林发祥）

保证中奖

有个卖奖券的大声嘶叫着：“先生，买张奖券吧，保证你中，多买多中。”

有人问道：“如果不中呢？”

“找我好了！”

“找你有啥用！”

“再买一张！”

（梁炽基　编译）

欢迎来稿

争先恐后

一位妇女挤上公共汽车后说：“哪位英俊的先生让个座位给我？”

五个青年同时站起来。

（梁炽基　编译）（插图：雨　中）

冷的不要钱

有个妇女提着一篮肉包子到街头叫卖："喂，刚出笼的肉包子，热的热的，冷的不要钱哪！"

一个顾客上前说："请您给我拿两个冷的。"

"你怎么要吃冷的呢？"

"冷的不要钱嘛！"

"……"

（杨本琦）

招　聘

报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本店征求懂得商店橱窗陈列知识的专业人员一名。一个青年人来到这商店毛遂自荐。经理问他："你有经验吗？"青年说："最近我在一家商店工作，橱窗是我布置的，凡是经过那里的妇女都停下来看橱窗。"经理听了很高兴，说："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工作过的商店是什么店？"青年回答说："是家镜子店。"

（蔡　涛　编译）

（插图：金渭昌）

秀才的学问

有个秀才进京赴考。别人都交考卷了，可他还在冥思苦想，考卷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监考大人走来问他："你肚里难道连四五百字也没有吗？"秀才很难为情地说："有是有，就是眼下凑不起来。"

（王　牛）

保　险

妻：明天我到保险公司去办理一下保险手续。

丈夫：除了破坛烂罐子，就是破鞋臭袜子，有啥值得保险？

妻：我是办理人身保险。

丈夫：这钱还是给我留着喝酒吧。

妻：还是保险好，不然，你把我打死了谁管呢？

丈夫：这倒也是，你死了保险费还是我的！

（宋恩义）

拉衣角

早晨，上班的人特别多，电车里的乘客十分拥挤，乘客老王不拉扶手，身体随着车辆走动东晃西摇，一会压在这个乘客身上，一会压到那个乘客身上。这时，一个乘客不高兴地对他说："喂，请你拉好拉手好吗？"

老王说："我早就拉啦！"

"你拉啥了？"

"我拉着你的衣角！"

（张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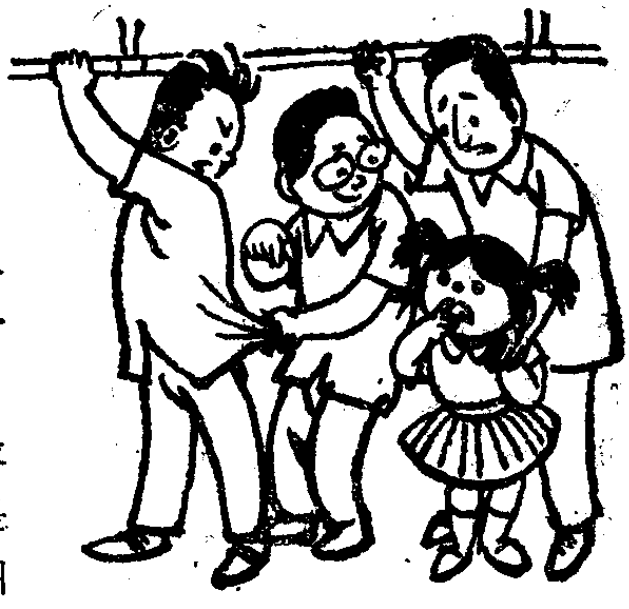
（插图：坚　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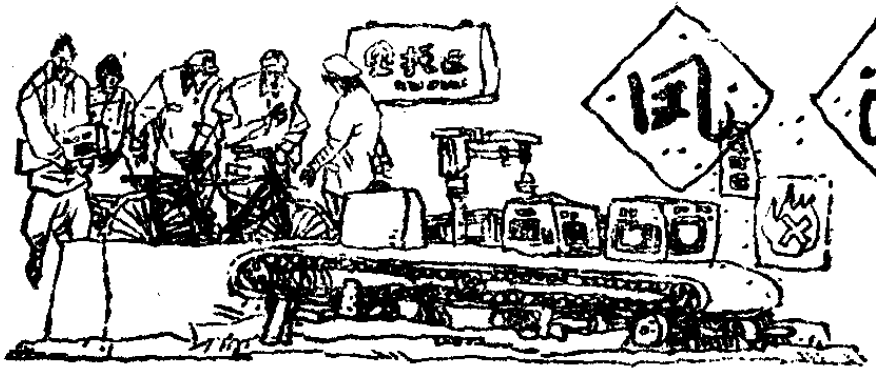
悬念艺术

某报上连载小说的末一段耸人听闻地写道：有个男人居然生下一条大牯牛。

在下期这篇连载小说写这一段时，却笔锋轻轻一转：原来这个人是女扮男装，她生了一个男孩，小名叫牛牛。

（陈义生）





凤还巢

河南

廖新中

《凤还巢》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世时演过的一出拿手戏，可是，如今对京戏一窍不通的解放军某部的班长也演出了一出“凤还巢”，你说奇怪不奇怪？

说到这位班长，姓骆名石秀，中等身材，五大三粗，国字脸膛，浓眉大眼，为人笃厚，少言寡语。两个月前，骆班长回乡探家，他二姨给他介绍了个柳眉凤眼细身腰，聪颖贤惠又灵巧的俊俏姑娘。骆班长和那姑娘一见面，就一见钟情，临归队的头天晚上，骆班长邀来姑娘，他情真意切地向姑娘说：“我明天就要归队了，你看需要些啥不？”姑娘望着他，两片薄嘴唇儿一抿，不好意思地说：“俺在农村很难买辆好牌儿自行车儿，你在外边跑哩，碰着时帮俺买辆‘凤凰’牌自行车儿就行了，这不，我把钱也带来了。”姑娘说着就要往外掏。骆班长急忙阻止。也是的，你看看现在有些姑娘象个啥？拿着自己当商品，生着法儿讨高价。眼下这姑娘只提出买辆好车子，不过一百六七十元钱，算个啥？还能让人家掏腰包！再说，姑娘家还是个养鸡专业户，经常进城串乡，赶会上集，联系业务，走东去西，也挺需要的嘛。骆班长想到这里，他当即向姑娘许了愿：“你在家等着啦，用不了多长时间，保证让你骑上‘凤凰’车儿。”姑娘听了又抿嘴一笑，两人分手告别。

骆班长归队之后，心里一直惦着对姑娘的许诺，四面八方找门路。谁知，樱桃好吃树难栽，想的美气货难买。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连“凤凰”窝儿也没摸着，急得他到处打转转儿。

这天礼拜日，连里文书随手递给他一封信，让他带给一个战士。骆班长接在手中，一看信封儿，猛地把大巴掌往屁股上“叭”地一拍，连连自言自语地说：“有门儿，有门儿。”说着拔腿就往回跑。没等他进宿舍，就碰见了

要找的那个战士。此人姓葛名兴，小条个儿，大伙儿送他个绰号叫“机灵鬼”。骆班长把“机灵鬼”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把信递给了他，一边笑吟吟地说：“小葛呀，我刚调到咱们班，原来咱还是老乡哩。”他停了停，又试探着问，“这是谁从县商业局给你寄来的信啊？”

“机灵鬼”接过信，“哧啦”一下撕开，边看边走边说：“是我爸爸寄给我的信。”

骆班长一听，好象大热天喝了杯冰激凌，心里舒服透了。嗨，真是天从人愿，总算找到了庙门。他没等“机灵鬼”把信看完，就迫不及待地说：“小葛，俺想托你办件事儿！”

“班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啦，是跑腿儿，是下力，是外出执行任务？剃头的留胡子——只用说句话！”“别的啥都不要你干，想托你写封回信。”“班长，你可真会开玩笑！给谁写信？还用得着我！”“这就象破天门阵，非穆桂英去还不中哩！”接着，骆班长便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急用一辆凤凰自行车，先给你爸写封信问问看咋样？”

“机灵鬼”一听，两双眼皮儿上下一眨，心中暗想：人常说：县官不如现管。班长是才调来的，又是连队党小组长，大小是个领导。自己参军已经三年多，留在部队的日子不长了，指望提干嘛，没本事考军校；如果能入个党，那就好到天顶上啦！嘿，要是给班长买到了这辆车子，我不就可以找他帮忙了吗。想到这里，“机灵鬼”满口答应说：“班长，没问题！我爸是局长，分工管业务，请放

心，一辆自行车，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说完，他便回到宿舍，摊纸运笔，斟词酌句，“刷刷刷”一口气写好信笺儿，塞进信封儿，便跑出去投进了绿色邮箱。

不多几天，“机灵鬼”的爸爸葛副局长便收到了那封信，局长大人对儿子的一片心思自然是心领神会。嘿，买就是买，还先问什么！谁知，事不凑巧，这次全县一共才分到十辆“凤凰”自行车，按县委新班子指示，必须奖售给“两户一体”。可是，那些老领导、老朋友、老关系、老亲旧眷、上下左右，一溜水地都找来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能挪动的指标都挪过了。咳，小葛你这个孩子呀，早不来信，晚不来信，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信要车子，叫老子为你作大难，咋办？埋怨归埋怨，儿子这事儿可也拖不得啊！况且人家班长又急用。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戴上老花镜，把翻得快烂了的分配名单又拿在手中，挨个儿过滤。看看都是树大根粗，动弹不得。猛然，他把视线停留在养鸡专业户黄进宝的名字上。

经过葛副局长的一番全力运转，很快推回来一辆崭新的“凤凰”车儿。他和老伴一合计，觉得事不宜迟，立即找来了一些泡泡塑料条儿，把车儿包了一圈又一圈。包好后，又围着车儿左瞅瞅右看看，近照照远观观，前绕绕后转转，上摸摸下按按，实在感到没有一点疏忽时，才推到火车站给儿子寄去。

说来真巧，葛副局长刚回到住室，黄进宝就拿着介绍信找上门来取购车券。葛副局长强打笑脸儿，上前和老黄握了握手，然后咂了咂嘴说：“啧啧，太不凑巧了，分配指标临时有了变动，您那辆……”

黄进宝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话音不对劲儿，没等葛副局长说完就起火了：“局长，您还讲良心不，上次分的上海缝纫机，您说没有了，我连屁都没放；现在，您又来这一套哩！”

葛副局长一看黄进宝生了气，便显得很难为情地说：“老黄，咱可是阿斗当官——有名无实啊。车子由上边管着，局里不过是摸摸热凉，有啥办法哩。”

“哼！这话我听得多了，咱也甭兜圈子，要给就给，再捣古我可不依；如今有些人成天嘴上喊大力支持专业户，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哩，可就是落不

到实处!”黄进宝越说越气,越起高腔。

这一下,葛副局长可慌了手脚,急忙上前拦住,脸儿拉长得象个大烧饼,连哄带推,把黄进宝送出了门。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再说这天,战士“机灵鬼”刚下训练,就接到爸爸寄来的托运单,收到车站送来的取货通知单,你看他快活得一蹦三尺高。可是,真不凑巧,这两天骆班长偏偏去团部开会学习不在家。怎么办?干脆,我先去把自行车儿取回来。“嘿嘿嘿”,这样办,等骆班长回来,准能高兴得把嘴巴咧成水瓢一样大,到时候……嘿嘿嘿!于是,“机灵鬼”到文书那里盖过单位证明印鉴,带上自己私人手章,便到车站把车儿取了出来。

真叫事有凑巧,“机灵鬼”刚把自行车推出行李房,正巧和从团部学习班回来的骆班长撞了个满怀。“机灵鬼”连忙打了个招呼:“班长,回来了?这不,自行车也寄来了!班长,先瞧瞧咋劲儿?”“不用瞧,漂亮得很!”“你瞅瞅这镀光?”“明晃晃的!”“你摇摇组装的咋样?”“挺棒呢!”“你照照前后车轮?”“一条线儿!”说着,“机灵鬼”又喜鼻子笑眼儿地把车铃掀得“钉铃铃”响:“班长,你听听声音多脆活?”“没说的,要不咋会是名牌哩!”骆班长一边夸奖着自行车,一边问:“小葛,咱叔一定没少费劲儿吧?”“可不是吗,听他在信上说,还是扣哪个专业户的指标呢!”

葛班长闻言,不禁眉头紧皱,嘴里脱口“哦”了一声。然后,搬起车子掉过头,向“机灵鬼”说道:“走,咱把车儿寄出去!”说着,二人就来到了货物托运处。骆班长侧身挤到服务台前,要过一张托运单,从上衣袋抽出钢笔,“刷刷刷”在单子上填写起来。“机灵鬼”好奇地探头想看看他的对象到底姓啥名谁居住何地。谁知,这一看把他看懵啦!骆班长写的竟是自己爸爸的名字,不禁失口惊讶地问:“班长,你这是开啥玩笑呀?!”“不是开玩笑!”骆班长一本正经地说着,很快办理完了托运手续。“机灵鬼”不解地追问:“班长,是家里已经买过了?”“不是的!”“那你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呵?”“小葛,你看看这封信也许就会了解我的心思了。”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机灵鬼”。

这封信是骆班长的女朋友写来的。原来,事有凑巧,她家里最近本应分配购买到一辆名牌自行车,但不知怎么又泡汤了,后来一打听,这指标是半

路被人截走的，她感到十分生气。她在信中最后再三告诫说，不要为给自己买"凤凰"车儿也作出这种缺德的事！骆班长看了信，联系自己托"机灵鬼"买车儿的事，越想心里越不安，恨不得马上飞回班里，告诉小葛一声。所以挨到学习一结束，他便匆匆忙忙往家赶，恰好碰到小葛取车子，一听小葛说到这车儿又是截人家的指标。骆班长将心比心，就随即决定退车儿。

再说，"机灵鬼"的爸爸葛副局长把自行车寄出去以后，是天天等，夜夜盼，时时巴望着儿子把好消息传。谁知等来等去，好消息没盼到，车子却拐回来了。他心里顿生疑云：难道是孩子得罪了领导？他百思不得其解，一连两天，心里都好象吃了个绿头苍蝇，着实不高兴。这天，他刚出门，收发室老李头递给他一封信。搭眼一看，是儿子从部队寄来的，可是字体怎么不象儿子呢？他赶忙拆开一看，哦！原来是儿子所在班的班长寄来的信。信中说："老葛叔，为买这辆车子叫您真没少费心，听小葛说还是截哪个专业户的指标呢！"

看到这儿，葛副局长"嗤"一笑：啥截不截，现在这样的事儿多了！再看下去，便是骆班长对买车儿一事作的自我批评：什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呀，什么是"党风不正的表现"呀，什么"小洞不补，大洞难堵"呀，葛副局长越看越不对味儿，哼！马列水平还不低呢，说得也太严重啦。这点儿事算什么？这个班长如此小题大作，简直幼稚可笑。嗬！信的末尾还再三嘱托，一定要把自行车退回原主。屁！你不要拉倒，我正有个窟窿等着捂呢！

葛副局长看罢信，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闷闷不乐。猛然一阵"嘀铃铃"的电话铃响打断了思绪。他不耐烦地走过去，拿起听筒，冷冷地问了一声："哪里？"

"我是县政府办公室，王为民。"

葛副局长一听是新上任的王主任，马上变了腔调，热情而亲切地问："是王主任啊，您好！我是老葛，有啥指示吗？"

王主任说："据反映，这次分配的凤凰自行车指标有的没兑现，走了小路，这可是对待专业户的态度问题哟，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明情况，及时向政府办公室汇报一下，不然，我们就要追究责任罗！"

葛副局长哈着腰连连点头说："好啊，好啊！主任请放心，一定尽快处

理。”

电话放下后，葛副局长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事是谁反映的呢？他想来想去，猛然想起，儿子在来信中曾提到过，这个班长的对象是本县的，而且给班长去信说人家截了他家的凤凰车儿指标。哼！保准是他！嘿，吃酒不承情，还来倒打一耙，哼！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第二天，日上三竿，葛副局长就风尘仆仆地亲自把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送进了黄进宝家大门儿。这一下，黄进宝可愣了神儿：“葛局长，您这……”

葛副局长满面笑容地说：“这是分给您的指标嘛！”

黄进宝红着脸儿，不好意思地说：“还劳您的驾，上次太对不起了……”

“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支持专业户，得有行动嘛！你们养鸡、产蛋，又交售给我们，支援国家。我们跑这点路算得了啥！”

一句话提醒了黄进宝，他当即喊过女儿，说：“快去给葛局长烧碗荷包蛋儿！”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葛副局长两只眼睛乜着撒欢儿的大母鸡，边说边要走的样子。

黄进宝感激不尽，连忙吩咐女儿逮了几只大母鸡，用麻绳儿一绑，搭在了葛副局长的车后衣架上，送他一路顺风地向县城飞去。

没过几天，突然在县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出了一篇爆炸性新闻：老于世故的葛副局长在报上丢人现眼啦！这事传进黄进宝耳朵里，这位老实头可弄不懂了。他问正在读报的女儿：“凭着啥叫葛局长作检查？人家亲自把分配商品送到家门里，应该好好表扬才对！”

他女儿却气鼓鼓地说："他诬赖人家好人还该表扬呀！"

原来，葛副局长认定是儿子所在班的那个班长向县政府反映了自行车儿的事，于是，他采取主动，干脆来个物归原主，把那退回的"凤凰"车儿给了黄进宝，而后就向连队去了一封信，说那个班长要托他儿子开后门，被他顶了回去。他以为这招要得高：既落了好儿，又反咬了人，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不料，部队一调查，真相大白。葛副局长落了个敲锣找孩子——丢人打家什。于是县委通讯组的同志伸张正义，把这消息捅了出去，一时轰动了全县城。

黄进宝一听恍然大悟，接着，他关切地对女儿说："快给人家部队去封信说说，这事儿是那天王主任来咱家参观时，我顺便给他说的，可别叫冤枉了那个班长啊！"

"嘻嘻嘻，"姑娘看着爹那个认真劲儿，不禁笑了起来。

"恁大闺女啦，傻笑啥哩？"

"爹，俺早就写过信了，你知道那个班长是谁啊！"说着，脸蛋儿上泛起了红云。

"这闺女净说傻话，我怎会知道他是谁！"

这时，女儿走近爹面前，莞尔一笑地说道："就是您的门婿儿，原先就是俺托他买凤凰车儿呢，差点让人家犯错误！"

"啊——是他呀！哈哈哈，好样儿的，这车子转来转去，算是转到了正经窝儿里，哈哈哈，你快给我念念，报上是咋说的！"

女儿展开报纸，《凤还巢》三个醒目草书大字，由上而下，冠为标题。篇末以诗收尾，更是催人发省，激励奋进。只听姑娘念道：

骆班长知错改错觉悟高，
葛局长弄巧成拙作检讨；
俏凤凰展翅外飞又还巢，
整党风祛邪扶正人欢笑。

（插图：陈　宁）

斯特劳斯的头发

浙江　王　慈　编译

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自从他创作的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问世后，顿时名声大噪。

一次，他带着他那惹人喜爱的长毛狗，到美国访问演出。斯特劳斯举止温文尔雅，仪表非凡，特别是那弯曲的长发特别引人注目。有一次演出后，有个对他十分崇拜的美国妇女，走到斯特劳斯面前，向他提出一个请求："尊敬的天才音乐家斯特劳斯，您能送给我一束头发，以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吗？"斯特劳斯说："可以，女士。"说完他立即扯下了几根头发丝给她。

这件事立刻成为重要新闻传开了。于是来向斯特劳斯要求赠赐头发的人川流不息。斯特劳斯总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事引起了他朋友们的关切：这样下去会把他头发拔光的啊！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拔头发送人了。他却淡淡一笑。

几个月以后，斯特劳斯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演出，朋友们都来送行。斯特劳斯挥着帽子向人们告别。这时，大家才发现他头上的卷曲长发还是好好地长着。再一看，他那心爱的长毛狗却变成秃毛狗了。

（插图：王文德）

农夫讲故事

山东　李金乃　编译

有个国王，最爱听故事，但都要听从未听过的新故事。宫廷里的故事官讲的故事，他都不满意。

一次，国王宣布："如果谁能讲出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我将把公主许配给他，并将半个王国赠给他。"

这事一传出，应征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公爵，贵族，将官，商人。但当他们开口只讲了一个故事的开头，国王便叫道："听过了，听过了！"于是一个个都被赶走了。

有个没有房屋和财产的穷农夫。一次，他到酒馆去暖和暖和，卖酒人见他没穿没吃，就以取笑的口气说："你为什么不去给国王讲个故事！大概公主焦急地等待着你，把双眼都望穿了。"

农夫听了这玩笑话，心里想：我不妨去碰碰运气，即使当不了国王的女婿，也可吃上一两天现成的饭菜！

他来到王宫，国王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农夫回答："国王陛下，我是来给您讲故事的！不过要先让我吃饱喝足才行。"

国王打量了他一下，笑了："嗬！你想当驸马？就凭你这补丁摞补丁的褂子，树皮绳编的鞋子……"

但是国王说归说，他还是让农夫吃饱喝足。接着便召来大臣公爵们，然后对农夫说："把你的故事讲讲吧！"

农夫讲道："我去世的父母曾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富翁，他盖了许多高大宫殿，从屋顶上飞起的鸽子能啄到天上的星星。我们家的庭院很

大，鸽子用了整整一个夏季，还没能从这个边飞到那个边。”

国王没吭声，大臣们也静静地听着。可这时农夫却说：“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吃了午饭后再讲吧！”

第二天下午，农夫继续讲故事：“我家的一头七岁的公牛，站在院子里，一个牧人坐在牛的一个犄角上，另一个牧人坐在另一个犄角上，两个牧人大声说话、吹号角，唱歌，可互相都听不见，连面都见不到。你说我们的这头牛有多大呀！”

国王听着没打断他；大臣们也沉默着。农夫说：“明天我就能把故事讲完，今天该休息了。”

国王对大臣们说：“怎么办呢？这个故事我没有听说过，但又不愿把女儿嫁给这个乡下佬。都想想办法，怎么能骗过他呢？”

公爵和大臣们想来想去总算想出了办法，一个大臣说：“国王陛下！你就说讲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作证明。并说为了证明是真实的，可以写个字据，大家都在上面签字画押。”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

他们的串通被农夫知道了。第二天，他装作什么事也不知道，照常坐在那里讲故事的最后一部份：“我那已故的父母有一匹骏马，它绕我们的土地跑一圈就得三天……”

公爵，大臣与国王互相使了个眼色，暗暗窃笑着。农夫继续讲道：“我们家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的一粮仓。就连您，国王陛下那时还借了我家一大箱金子，至今未还……”

这时，国王喊道："这个我知道！"公爵和大臣们也随声附和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都听说过，连字据都可写给你，你想当驸马？没门！"

他们写了字据，签了名。农夫拿到字据说："国王陛下，那么现在就把金子还给我吧！"这时国王才明白过来，说："你这个乡下佬！我上你当了。"

但是白纸黑字，无法抵赖，国王只好装了一大箱子金子给了农夫。

（题图、插图：钱逸敏）

半天炉灰

浙江　潘表球　搜集整理

也不知是哪朝哪代了。有一天，城里举行庙会，赶庙会的人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其中有钱甲、王乙、李丙、赵丁四人，在半路偶然相遇，结伴而行。这四人虽然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一路上他们山南海北，谈得十分投机。当他们走到一座路廊时，便坐了下来。这时钱甲说："我们虽是陌路相逢，倒也情投意合，何不结义金兰。"王乙、李丙、赵丁听了连连称好。

赵丁说："别人结义以年龄大小为序，我等应来个与众人不同的做法，以本领大的为兄长，本领小的为弟弟，如何？"钱、王、李三人听了，都同意这新鲜法儿，并要赵丁先说说自己的本领。

赵丁也不推托，他低头沉思了片刻，说："我能将合抱的大树连根拔起，我们村里人都叫我'拔树起'。"

赵丁话音刚落，李丙就说："赵丁能连根拔树，确实臂力过人，不过我嘛，本庄人都尊我为'拳打井'。'拳打井'嘛，就是不论是流沙之地，还是黄土之丘，就连岩石之上，我若一拳打下去，皆能打出一口井来，里面清水汪

汪，取之不尽。”说完瞟了钱、王、赵一眼。

王乙也不甘落后：“我的本领是一脚踢去，[illegible]门口那百亩平川，就是我一脚踢出来的。你们[illegible]是我。”

现在只剩下钱甲了，他想：今天吹牛步步升级，我何[illegible]一层楼，他假装谦虚说：“各位都有绝招，令人佩服，我没什[illegible]本领，只[illegible]能把脚下弯弯曲曲的路拽直，所以我家乡父老乡亲们就叫我‘拽[illegible]直’。”

王、李、赵听了，都暗自好笑。这时李丙说：“钱甲，[illegible]届会，已走了许多弯路，那么，现在你就把路拽拽直吧，大家好早些赶到那热闹地方。”

钱甲心想：这小子倒厉害，大家不过吹吹牛的，哪里真能拽路直。他眼睛眨眨，说：“还是按刚才赵、李、王、钱的顺序，把各人的绝招表演一番吧！”

这样就得赵丁先表演啦。他无法推托，但又不肯认输。怎么办呢？他眼睛一眨说：“诸位，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赵某眼下实在是肚饥难当了。”钱、王、李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四人决定先就近找点饭吃饱了再表演。说来也巧，离他们不远处，正好有一茅舍。他们走到茅舍前，一股饭香扑鼻而来，探头朝里面一看，只见一位大嫂正在纺棉花。大嫂得知他们的来意后，非常热情地把他们让进了屋里，笑着说：“饭尽够你们吃，只是没有小菜，请你们稍等片刻，我去园里拔些蔬菜，摘些瓜果给大家下饭。如果实在饿得厉害，你们可先吃起来。”说完便提了篮子出门去了。

四人坐着等啊等啊，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还是不见大嫂回来。

赵丁等得耐不住了，说：“反正大嫂说过，让我们先吃起来，我们就先吃吧！”说完就去揭锅盖，哪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锅盖还是揭不开。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不动声色地说：“算了，主人不在，自己动手难为情的。”

过了一歇，李丙也饿得憋不住了，就走上去揭锅盖，也揭不开。他瞟了赵丁一眼，也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座位上坐下。

又等了好大一会，王乙也饿得慌了，也走过去揭锅盖，结果也没有揭开。他狠狠瞪了瞪李丙和赵丁，也坐到原处说：“等等吧！”

钱甲[illegible]纳闷：他们三人怎么都不把锅盖揭起呢？尽管他的肚子[illegible]，[illegible]盼望大嫂早点回来。可是等啊等啊，又不知等了多少辰光，大嫂还是没有回来。钱甲看看另外三人，只见他们在摇头晃脑，闭目养神，不禁来了气："你们不吃，我吃！"说着就去揭锅盖，可是揭来拉去，锅盖丝纹不动。他灵机一动，说："大家都说等等，还是等等吧！"

大嫂终于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让各位久等了。其实你们只管先吃好了。"她放下满一篮瓜菜，又诡秘地笑着说，"怕是揭不开锅盖吧！我家锅盖可是用[illegible]婆娑树为板、南海观音竹为箍箍的呢。"钱、王、李、赵不觉好笑：今天我们四个可碰上了吹牛女王了。四人同时说道："大嫂说哪里话来，堂堂七尺男子，岂有揭不开锅盖之理，说不定你妇道人家倒真的揭不开呢。"大嫂淡淡一笑说："就是你们四个人都趴在锅盖上，我也能把它揭开。"钱、王、李、赵四人虽然不相信大嫂的话，但这锅盖的份量，他们可都领教过了。四人打量着大嫂，决定故意难她一难，就说："好啊，我们四人都趴在上面，大嫂如能揭开，我们就尊你为姐姐。""好，一言为定。"

于是钱、王、李、赵四人便死死地揿住锅盖。大嫂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揩住锅盖轻轻一提，就连人带盖一起提了起来，并随手把它挂在半空中。

这下可好！四位吹牛大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双手紧紧地扒住锅盖，大喊："大嫂快放下，我们服输，我们服输！"连喊几声不见有人回话，他们扭过头来，朝下望去："啊呀，我的妈！"哪里还看到什么茅舍、大嫂。顿时，他们惊慌失措，小魂吓出，这一惊一动，锅盖立刻失去平衡，钱、王、李、赵四人八只脚也顺势在半天摇晃起来。因为他们在揭锅盖时，脚上都沾满了炉灰，这时随风一吹，炉灰就从半天掉了下来。

从此以后，人们就把那些爱吹牛、说大话的人叫做"半天炉灰"，也有人叫他们"聊天八只脚"。　　（插图：庞光健）

*　　*　　*

启事　今年以来本刊发行量已逾七百万册。本刊深入全国各地，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欢迎全国各工商企业（尤其是民用产品的生产单位）前来联系广告业务。

老张戒煙

江苏　焦祝平

民政助理张新春主动戒烟了！这消息竟成了重要新闻传遍全机关。

老张虽然才四十出头，可烟龄倒有二十年带四个月，而且烟瘾大得惊人。每次都将烟"屁股"接在下一支上，搞"接力赛"。他把这称做"新产品"、"长六分"，还说"能节约火柴和烟头儿"。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他老婆凤兰伏在他办公桌对面跟他脸对脸谈件事。他低着头嘴里"嗯"着，顺手举起"长六分"往嘴里送，那"长六分"碰到了老婆的鼻子。烫得老婆抬手一打，"长六分"打落在自己膀子上，的确凉衬衣的袖子上烧了一大二小三个洞。她揉揉烫得发红的鼻子，看看烧了三个洞的新褂子，气得一咬牙，抓起桌上的烟扔到地上踩得稀烂；又对老张来了个大抄身，把火柴、烟盒扔进了痰盂里，嘴里骂道："你这个老烟枪，不把烟戒了，就……就别想进我的门！"

老婆动了火，老张果真第二天没抽一支烟。老婆高兴了，连忙把家里的瓜子、花生炒了给老张打打岔。打这以后，老张整天袋里不离瓜子、花生。

一个星期后，瓜子、花生吃光了，老张坐在办公室里就象掉了魂。凭过去的体会，此时只要烟一叼，马上百病消。他两只眼睛盯着桌上几支办事人敬的烟，口水欲滴，终于熬不住把烟点了起来。就在他美美咽下第一口烟时，猛抬头只见老婆站在门口两眼盯着他。老张眼睛一眨，假装镇静地笑道："嘿嘿，我这是检验检验自己的，看看……嗯……想不想抽。"老婆听了这话，没说什么就走了。老婆一走，老张定神一想：觉得在办公室偷着抽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今后把抽烟地点移到厕所里。果然，老张获胜了，在厕所里抽了一个多星期没出一点问题。

老张每天在厕所里抽烟的次数逐渐上升，通讯员小陈以为他患了慢性肠炎，就好心地对凤兰说："张师娘，张助理这些天好象患了肠炎病，每天都要上厕所十几次，你可要劝他到卫生院看看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凤兰想：不对！老张从来没有患过这病呀。她决定注意观察。

一天，凤兰见老张急匆匆走进厕所，立即悄悄地闪进了隔壁女厕所，只听得隔壁火柴"咔嚓"一声，接着烟雾往上直窜。"老张，你在干什么？"老张听出是老婆的声音，连忙将点着的烟扔进粪池，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做什么！"于是老张抽烟"转移战"就这样被揭破了。

晚上凤兰跟老张进行了"谈判"，最后协议是"以后尽量少抽烟"。

那么，老张这次怎么会主动跟二十多年的香烟好友绝情呢？这还得从几天前的一件事说起。

一天下午，老张在忙着给一对对青年办理结婚手续，猛地看到坐在面前这对，男的一脸懊丧，女的还在流眼泪。老张问："怎么，是不是你们哪方不愿意？"这对青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半天没说一句话。老张更生疑团："这样吧，你们等一等，让我调查以后再说。"这对青年哪里肯等，只得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对青年一走进办公室，姑娘见其他青年一支一支向老张敬烟，就把未婚夫拉到一旁，问："听说张助理是机关里的抽烟'冠军'，你有没有带烟？"男青年回答说："我不会抽，也就忘了带烟。"姑娘随即从身上掏出钱包悄悄地塞给未婚夫："马上轮到我们了，你快去买包好烟。"男青年接过钱包转身就走。等到营业员把香烟放到柜台上的时候，他翻遍了身上的口袋，也没找到那个钱包。老张问："里面有多少钱？""三百元。"

这天晚上，老张躺在铺上翻来覆

“神医”于老七

上海　夏正顺　搜集整理

在洪泽湖一带，祖一辈的人都知道有个伤科医生，他姓于，行七，人称“神医”于老七。

这一年秋天，忽然传出“神医不神，于七不灵”的说法。人们都在打探：这是从哪里说起的呀？

原来，洪泽湖一带有不少人就栖生船上，以捕鱼捞虾为业。有一个叫王宝的，三十出头，家里一妻一子，靠一只破船遮风躲雨，摸些鱼虾，换些柴粮，勉强度日。

一天，王宝下河摸鱼，还没一个时辰，就听他“啊呀”一声，忙上岸一看，嗬！脚心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二寸多长的口子，血滴滴嗒嗒直往下滴。妻子见了，忙给他烧水加盐洗伤口，又按土法抹上香灰，再用碎布片把脚包好，让他睡下。

王宝“横”下了，急坏了妻子。王宝见妻子满脸焦虑，心里不是味，仗着年轻气盛，满不在乎地说：“不过一道口子，有个一朝半日的还怕它不好！”

第二天，王宝眼一睁就想去放“栅子”，吊鳝鱼。没想到脚一着地，一阵钻心疼痛，痛得他“噔”一屁股重新坐了下去。妻子听到响动，回舱一看，只

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对小夫妻焦虑、懊丧的神情一直在他眼前晃动。突然，他一脚蹬醒了睡得正香的老婆，说：“凤兰，我宣布戒烟了！”凤兰听了“哈哈”直笑：“算了吧，恐怕你又想骗我的花生、瓜子吃？”“凤兰，这次我绝无半点虚假，并聘请你当监察员。”凤兰听了高兴地说：“好，明天中午请你吃黄母鸡。”

（题图、插图：陈伯荣）

见王宝脸色苍白，一头冷汗，闭着眼直喘粗气。顿时妻子急，孩子哭，惊动了四邻。

邻居们跑来一看王宝肿得老高的脚背，忙说："怎么不去找于老七治治？"这话提醒了王宝的妻子。于是，她把儿子和小船托给邻家照看，借了一辆木排子车，连夜推着王宝到于七处治病。

到了于家门口，已是夜半时分。于老七见到王宝这副模样，赶忙让进上房诊治。于老七一边切脉，一边看伤势，又仔细听了王宝和妻子叙说受伤的情形。只见他双眉紧皱，一边搓着手，一边在屋内转了一圈，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把王宝妻子叫到隔壁房里，悄声说道："这病，怕五更都熬不过了，快回去料理后事罢！"王宝妻子听了这话，犹如五雷轰顶，愣怔了半晌，才"啊"出声来，但又马上用手捂住了嘴，强忍着内心的酸楚，推着王宝往回走。

一路上，王宝心里倒踏实了不少。他寻思：于老七一治，这脚好起来就快了。妻子呢，却凄凄切切。是啊，于老七治病，钉是钉，铆是铆，从不含糊，他的话能不信吗！她越想越伤心，不觉眼泪滴到了王宝的脸上。"怎么，愁没钱抓药？"王宝急切地问。妻子没言语，泪水仍不住地往下淌。王宝急了："到底有什么难处，你说嘛！"妻子忍不住了："于老七说……没治了！"王宝听了一怔，过了片刻，他一下坐了起来，"咚咚"地拍了两下胸口，粗声粗气地说："死个汉子就这么容易？我不信！"

夫妻俩回到小船上，正是一更光景。王宝躺在舱里，肌肠辘辘，想起在于家治病的事，翻来覆去睡不着。

到了二更，王宝往回一想：莫非于老七说的会成真的，要那样……想着不由一阵心酸。他把妻子叫到跟前，说："就是死，也不能当饿鬼。你去弄点吃的，让我吃饱了'赶路'去。"妻子听了，泪流满脸地上岸去了。这个地方，方圆几里，前不靠村，后不着店，黑天瞎火的，哪去弄吃的！妻子为难了，只得沿河乞讨。讨了一会，一无所得。后来，一个老汉对她说："还有一只没人买的甲鱼，你不嫌就拿去吧。"王宝的妻子想：不管它什么，能填肚子就行。

当她拎着甲鱼回到船上时，已交三更了。她赶紧张罗着把甲鱼煮上了。

到了四更，王宝感到浑身发烫，脑袋觉得越来越沉，这时方知“神医”的话有份量。他迷迷糊糊地喝下了半碗鱼汤，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五更了！妻子见王宝一动不动，鼻子里扇着粗气，样子挺吓人，以为不测来临。心一紧，就用手去摇王宝，没料到王宝一骨碌坐起来，揉着眼问：“什么事？……唔，我好多了。”妻子惊疑未定，忽听王宝探着头大声说：“我还活着！……看，天都亮了，于老七不灵了。”这时，邻家来了不少人，看到王宝精神抖擞地站在船头上说话，心里估摸：这王宝，多亏于老七给治啊。王宝象看出了大家的意思，脱口就说：“你们别信神医了！我要找于老七说话去！”

（题图、插图：刘斌昆）

王宝找到于家门口，天已大亮了。于老七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一见王宝来，收住拳，用目光在王宝身上扫了一下，还没等王宝开口，便拱手相祝：“王宝兄弟，恭喜你交了好运，也恭喜我和乡亲们交了好运！”一番话，说得王宝摸不着东南西北。正待发问，又被于老七笑着止住：“你四更前吃过一只大甲鱼吧？”王宝点点头，心里嘀咕：又没人告诉你，你怎么会晓得？于老七接着说：“其实，那不是甲鱼，那是百年难遇的‘火鳖子’，只有它，才能救你的命。原先祖父留下过一点，早用完了，所以昨晚……”王宝至此恍然大悟，不由得伸出拇指，连声说：“神医，神医，你真是神医！”于老七说：“没药，我神不起来。走，快到你船上去，把剩下的‘火鳖子’和汤都拿来！”

奇怪的药方

辽宁　马慧声　搜集整理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座山脚下住着父子俩。他们相依为命，靠打猎为生。

有一天，爷俩上山想看看下的猎套，套着什么没有。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唠："爹，您看今天能套个啥？""除了山上跑的还能有啥？反正不能套上鱼鳖虾蟹什么的。"说着话爷俩便来到了山上。儿子山娃对父亲说："爹，您先歇会儿，我去看看套着什么没有。"山娃边说边"登登登"一口气跑到了下套子的地方。他往猎套一看，立刻大喊起来："爹，快来呀，套上了一条鱼！"山娃爹嘴里说着"尽胡扯"，气喘嘘嘘地跑过去一看，嗨，猎套上果然套着一条五六斤重的鲤鱼。他当时一怔，对山娃说："咱这深山老峪，前不靠海，后不靠江，哪来的鱼呢？""爹，您管那么多干啥？反正是咱们套子上的猎物，拿回家吃了再说。"于是他们拎鱼回家，父子俩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鱼吃下肚了，山娃倒觉得挺香，可是山娃爹琢磨来琢磨去总感到不对劲儿。当天夜里果然做了个梦。梦见东海龙王恶狠狠地找他算帐来了，龙王说："我的龙太子出来玩，叫你们的猎套子给套住了，变了一条鲤鱼，还叫你们给吃了，我非让你们偿命不可！"山娃爹吓得"啊"大叫一声，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山娃忙问："爹，您怎么了？""没啥，没啥，我说山娃，那条鱼你吃了觉得怎么样？""挺香的，要是再有一条就好了。""啊，你知道那鱼是什么变的？""管它呢，那条鱼就是妖怪变的，也被我吃到肚子里了。"

可是山娃爹却一直想着这条鱼到底怎么来的，一连好些天想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日子长了就病

倒了。山娃见爹病倒了，急得东请医，西抓药：到处拜神求佛，折腾了一年光景，爹的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

这一天，山娃又去抓药，他低着头一边哭，一边想：我爹的病，看来没治了，爹一死，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以后可怎么办呢？正走着，突然一个跟头就摔倒了，接着又传来一声怒骂："你小子眼睛长到脚底下了？竟敢冲撞大老爷的轿子，该当何罪？"山娃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个满脸怒气，膀大腰圆的衙役，后面还停着一乘八抬大轿，好多官兵前呼后拥着。山娃吓坏了，那个衙役掀过山娃举手还要打。只听轿里传来一声："慢来！"接着轿帘一掀，走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员。他正是本地新上任的知府大人。

知府大人见山娃精神恍惚，不象是有意冲撞官轿，就把山娃叫到跟前："我看你面有泪痕，愁眉不展，不知你有何为难之事？快快讲来，本官也好为你作主。""大老爷容禀。"山娃跪在地上，就把他爹怎么病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知府又问："你们在何处下的猎套？""就在后面那座山上。""旁边还有什么标记吗？""有的，是一棵歪脖子树。"

知府大人听了，笑着对山娃说："你快快起来，不用去抓药了，你爹的病本官能治。我给你开一个药方，不用抓药，也不用花一文钱，拿回家去找一个认字的先生念给你爹听就可以了。"知府说完就叫人拿来笔和纸，"刷刷刷"写了几行字，递给山娃，便上轿走了。

山娃拿着这张纸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一张纸几行字，就能治好我爹的病？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回家试试。

山娃到了家，请了一个识字的先生，到他爹面前把事情一说。那个先生拿着这个药方就念上了，刚念了一半，山娃爹就坐起来了。等念完了，山娃爹跳下地哈哈大笑说："好药，真是一副好药，它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告诉了我怎样做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知府给山娃爹开的药方，实际上是一首打油诗，上面写道：

想当年，我进京赶考过此山，忽见山鬼猎套拴。我巧将鲤鱼换山鬼，谁知你吃鱼把病患。自古世上无鬼神，疑神疑鬼自找灾。做事奸诈便是鬼，为人正直就是仙。

（题图、插图：张向春）

天衣有缝

上海　黄宣林

下星期，阿娟就要当新娘了。今天下班后，她喜滋滋地和男朋友林阿贵来布置新房间。哪晓得他俩打开房门，一股臭气冲面扑来。阿娟感到奇怪，新工房，里面的一切都是新的，哪来的臭气呢？她赶忙去开窗子，发现那臭气是从放在窗台下三用沙发里散发出来的。阿娟招呼阿贵，将沙发移开，发现沙发底下有摊臭水，腥臭难闻。阿娟嘴里嘟哝着："死野猫，钻在沙发底下拉屎拉尿！"她边骂边叫阿贵取来拖把，擦去臭水，然后将沙发搬回原处。谁知，刚才放沙发的地板上，又发现几滴臭水。阿娟更奇怪了：怎么，这臭水从沙发上漏下来的？她赶忙叫阿贵将三人沙发坐垫拉开，这一拉可不得了啦！只见一具一丝不挂的无头女尸，躺在沙发坐垫下面放被胎的洞里。阿娟吓得"啊！"一声惊叫，拔脚奔到门外大喊起来，"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左邻右舍奔过来看后，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半个小时后，侦察科李科长带了两名助手来到现场。

李科长四十开外，是公安战线上一员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一踏进新房，就仔细检查：死者身长一米六十上下，三十五岁左右，已婚未育，从尸体僵硬程度和颈部残留的血污判断，死者是先被掐死后再砍下脑袋的。

李科长沉思了一会，便问呆立在一旁的林阿贵："这张沙发，是从哪家商店买来的？"

林阿贵见李科长问他，突然身不由己地颤抖起来，他那右眉毛当中断了一截的紫痕，竟抖得上下直跳，嘴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沙、沙、沙发，

我、我、我是从十六铺自、自由市场上买来的。"

李科长一听是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心里不禁格登一下：这事麻烦了。自由市场上人来人往有多"自由"啊，到哪儿去找卖主？他立即命令车走尸体，暂时封闭现场，便回到公安局。

李科长回到局里，觉得要想通过查找卖沙发人来打开案子缺口，已是"此路不通"。他根据验尸报告提供的材料，决定先查明死者身份，然后顺藤摸瓜。于是报请局长批准，向全市各区分县发出协查通知。通知发出四十小时，就报来了四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这样写的：

> 亚洲电机厂嵌线女工董伟琴，现年三十四岁，身高一米六二。近期经常病假。三天前未曾请假没来上班。组内同志去她家探问时，未见本人，且其房内极为凌乱。
>
> 董夫在劳改农场服刑，董曾多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鉴于其夫服刑期间认罪态度较好，为有利其夫改造起见，法院同志曾多次上门调解。一周前，董已接受调解，撤回离婚申请，并愿意去劳改农场探望其夫……

李科长看了这份材料，为了判断无头女尸是不是突然失踪的董伟琴，他立即带了助手，驱车来到董伟琴的家。

车子到了目的地，李科长下车走了进去。这是一幢老式平房，当中客堂，两边厢房。董伟琴的卧室在西边的后厢房。李科长推门踏进房间，只见房内橱柜箱笼翻得一塌糊涂，连被窝垫褥也被撕开，简直象遭了一场浩劫。床前的泥地上，有一个圆印子。一旁放了一把切菜刀和圆砧板。李科长一看上面沾有血迹。经取样化验，都是董伟琴的血。李科长终于明白，董伟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杀害的。

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董伟琴呢？是抢劫凶杀案？但是当李科长查看了被翻乱的抽屉，发现金银首饰，现钞存折都没被拿走，便否定了这个假设。那么，是不是情杀？如果是，她的情夫是谁？他决定先向董家的邻居了解了解。

住在董伟琴家斜对面的李家阿婆，反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况。她说：

前天下午三点钟，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带了两个小青年，推来一辆黄鱼车，把董伟琴家的那张三用沙发搬走了。

李科长忙问："董伟琴家沙发是什么式样？"

李家阿婆说："淡咖啡泡沫塑料的面子，长靠背，靠背上还有排'枕头'，晚上拉开好当床，下面还好放棉花胎呢。"李科长听了，就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彩色照片递给李家阿婆。老太指着照片说："对对对，董伟琴家的沙发，与照片上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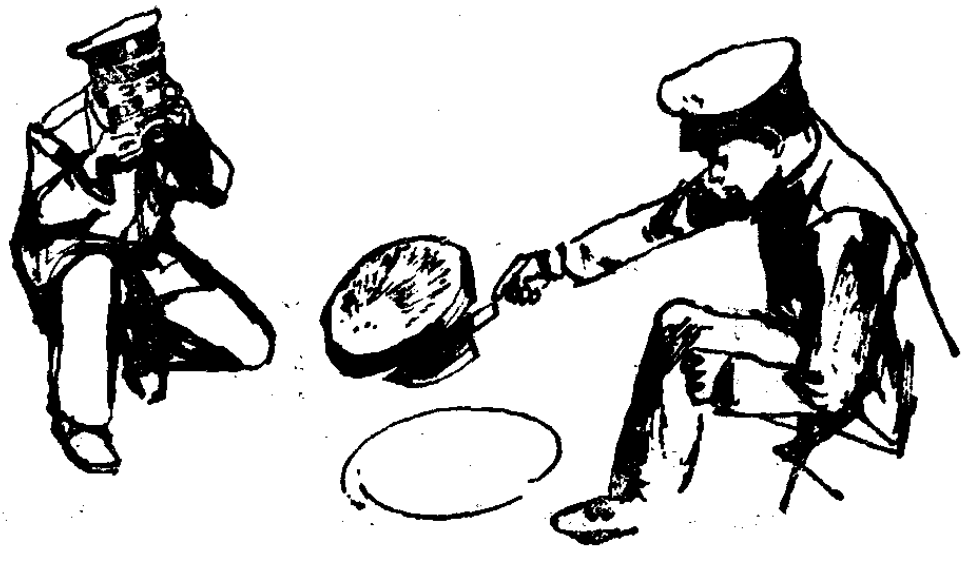
李科长暗暗"哦"了一声：原来林阿贵的沙发就是董伟琴家的。那就说明卖沙发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或者是认识凶手的人。他赶忙问林家阿婆："来搬沙发的人，是什么模样的？"

"三十多岁，长脸，右眉毛当中好象贴了一块橡皮膏，当中断了一截。"李科长听到这儿，眼前马上出现了林阿贵的形象。

李科长谢过李家阿婆，走了出来，只见董伟琴家的门口，有个人在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李科长咳了一声，那人一抬头，见是李科长，立即惊得"啊"一声，浑身颤抖起来。李科长也认出了那人，猛喝一声："林阿贵！"

林阿贵万万没料到在这里会遇到公安人员，他额头上的冷汗，好象黄梅天泛潮，揩去一批又冒出一批。李科长待他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便问："你与这里的主人认得吗？"林阿贵连连摇摇头，说："不认识！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林阿贵额头的汗又大颗大颗地冒出来，他支吾了一阵，才说："我到这儿来是想打听打听凶手有没有抓到。""你怎么知道凶手在这儿？""我那只三用沙发是从这儿车去的。""你不是说从十六铺自由市场买的吗？""我



当时怕，没敢讲真话。”“你怕什么？”

林阿贵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说出了他害怕的原因。

林阿贵说：他是个犯有前科的人，三年前因打群架，眉毛被对方挑去一截，他把对方打成重伤，被判了两年刑。刑满后因为是个蹲过“臭乳腐鬆”的人，对象难找，后来好不容易找到阿娟姑娘，哪料到在快要结婚的时候，碰到这倒霉事。他怕公安局怀疑到自己，弄得鸡飞蛋打一场空，所以盼望早日抓住凶手，就来探听消息了。

接着，林阿贵又说了买沙发的经过。

三天前，林阿贵去十六铺自由市场买沙发。可是，那儿沙发标价高，式样又不中意，他正东拣西问时，有个三十多岁妇女走到他面前对他说，她家有只新做的三人三用沙发，因为急等钱用，愿意低价出售。林阿贵就跟她上门看货。一看觉得式样中意，便讲明180元当场付款成交，并让她写了收款收据，约定第二天前来车货。

林阿贵说到这里，从身边取一张亲笔写的收据递给李科长，接着说：“前天，我向红星食堂借了辆黄鱼车，请来两个小青年帮忙，来这里搬沙发。谁知我一推开门，只见女主人背朝我，光了膀子在系胸罩。她发现背后有人，头也不回，一边生气地说我招呼不打就推门，一边抓起衣服躲进里屋去了。我说，我来搬沙发的。她在里屋说，要搬就快搬。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将沙发搬上黄鱼车，就匆匆回家来了。唉！早知这样，打死我也不贪这便宜货了！”

林阿贵的话，真象茶博士冲茶，滴水不漏。可是，李科长听了却是疑问重重，他想：如果林阿贵所说是真的，那他来搬沙发时，董伟琴还没死，那她的尸体怎么会出现在沙发里呢？如果已经死了，那个光了膀子系胸罩的女人又是谁？

尽管林阿贵的突然出现，很值得怀疑，但李科长只是向他宣传一番党的政策，就叫他回去了。

林阿贵走了后，李科长和助手们商量后觉得，董伟琴被害，看来既非谋财害命，又不象情杀，从被翻乱的现场来看，作案者好象在寻找一样东西！可是，现场却丝毫没发现作案者留下什么印痕，看来案犯是个狡猾的老手。

于是，李科长和他的助手，还有派出所的民警，决定来个兜底翻，先在这屋里查个明白！

李科长等人对董家的物件进行了细致地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当他们进入厨房检查时，见锅灶旁边墙上吊了一只竹制的小碗橱，那橱有四根紫竹柱子，三根竹柱子的顶端积满厚厚灰尘，而右前方那根柱子，非但顶端没积灰，而且竹节被打通。李科长用手电往里一照，竹筒里有张纸条。他把纸条取出来一看，原来是张名单。数一数，共有三十四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注明这个人因何罪何时被捕，判几年刑，何时释放，现住何处等等，连他们关在监狱里的监号，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张名单中有董伟琴的丈夫衡齐飞的名字，也有林阿贵的名字！

李科长见了这张名单，心中又惊又疑：监有监规，犯人在监狱里的情况，是不允许带到监外来的。这张名单出现在董伟琴被害的现场，难道这起凶杀案与此有关？看来林阿贵与董家早有联系，这家伙说了谎！他到底扮演了啥脚色？

李科长向派出所民警交代了几句，就和助手回到局里。他预感到这凶杀案似乎潜藏着较复杂的背景。为了摸清这张名单与凶杀案的关系，李科长连夜赶到劳改局所属的自新农场。一核对，这名单上的人都是这个农场二中队的犯人，或曾经在这儿服过刑的人。这一情况使李科长感到一阵振奋，觉得搜索的范围缩小了。于是他决定首先提审董伟琴的丈夫衡齐飞。

衡齐飞说，由于董伟琴要与他离婚，凡是监友释放，他总要拜托他们，到自己家劝劝董伟琴。名单上的人，他都拜托过。"林阿贵你也托过吗？"衡齐飞点点头。

李科长从自新农场回来，脑子里一直翻腾不停，凶杀，名单，还有那个躲躲闪闪的林阿贵，下一步从何入手呢？他决定带了衡齐飞的照片再找林阿贵。

林阿贵一见李科长，又慌得头上冒汗。李科长单刀直入问："你认识这个人吗？"林阿贵看了照片点点头，说："认识，他叫衡齐飞，是个犯人。我刑满离场时，他托我到他家劝劝他老婆，不要和他闹离婚。我怕到他家后，有人怀疑我是内外串供，弄不好又要吃官司，所以我一离开农场，就把他家地

址丢了。我没去过他家，他现在怎么了？”

李科长见林阿贵又不承认认识董伟琴，而且说得合情入理。心想：林阿贵为什么处处回避与董伟琴相识呢？

李科长离开林阿贵家，心想：凶手既然在董伟琴家里杀害了她，肯定与董伟琴相识，让我再去问问董伟琴家对面的李家阿婆，出事的那几天，除了林阿贵，还有谁到过董伟琴家。

李科长带了三十来张犯人的照片，来到李家阿婆家，一张一张给她看。李家阿婆看了半天，指指林阿贵的照片说：“只有这个断眉毛来搬过沙发。”

李科长又问道：“阿婆，除了这个断眉毛，那两天还看见过什么人到过董伟琴家？”李家阿婆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女民警。”“女民警？”“董伟琴要与她男人离婚，经常有女民警上门来做工作。那天，断眉毛搬走沙发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亲眼看到董伟琴送女民警出来，还与女民警握手告别呢。”

一听这话，李科长惊奇地瞪大眼睛：这就奇了。林阿贵搬走了沙发，董伟琴还没死？难道她的尸体是飞到沙发里去的不成？

不过李科长在惊奇之后，又感到发现了新线索：现在又多出一个女民警。林阿贵搬沙发时，见到过一个光膀子妇女在系胸罩，因为妇女一般不会当了其他人的面，光了膀子换衣服的。这说明这时屋里只有一个妇女。可是李家阿婆又亲眼看见董伟琴送女民警出门，那么这个光膀子的女人应当是董伟琴。可是这个女民警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

为了摸清女民警的来龙去脉，李科长来到受理董伟琴离婚案的法院，找到有关女民警。经核实，出事那几天，根本没有一个女民警去过她家！

李科长从法院出来，步子轻快多了。哼！女民警是假的！找到这个假女民警，这件案子就会有眉目了！

怎么找？李科长决定先从那张名单入手。他回到局里，取出名单上已刑满者的像片，通过技术处理，在那些剃光头的像片上戴上一顶女民警帽子。第二天一早，又来到李家阿婆家，请她辨认。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李家阿婆没费多少工夫，就认出一个人来：“喏，就是她，经常上门来做董伟琴思想工作的。”

李科长一看，此人叫施绾棺。平时走路时喜欢扭扭捏捏，举止说话一副娘娘腔，四十多岁的人了，连根胡须也没。有人说他脸皮厚，胡子也戳不出来。这个人过去与林阿贵是同一个劳改小队，如今又是同厂同车间同小组的工人。他与林阿贵关系很密切，难道是他与林阿贵串通作案？

李科长正打算到他们厂里去摸一摸情况，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拎起话筒一听，不由拍案而起。

这电话是他的助手打来的。原来，助手发现林阿贵早上请假，匆匆乘车到了青浦县重固镇，来到镇西一条小河边一棵杨柳树旁，心神不定，东张西望，来回走着，看样子好象在等人，又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到了中午十二点，他又突然急匆匆跑到汽车站乘车回上海了。等林阿贵一走，负责监视的助手就来到他徘徊的小河里，捞起了一只黑色的塑料包，拉开包一看，竟是被害人董伟琴的头！

李科长站起来，手里抓着话筒，紧皱眉头，思索了一会，然后用果断的口气命令他的助手："把董伟琴的人头，原封不动放回原处。加强监视，注意保密！"

李科长放下电话筒，看了一下手表，立即骑上摩托车向长途汽车站驰去。等林阿贵一下车，就被"请"到了公安局。

林阿贵见公安人员把自己关进了公安局，心里想：这下子阎王老爷查簿子，要我命了。他冷汗淋淋，耷拉着脑袋，坐在审讯室里。

李科长开口问道："林阿贵，你去重固干啥？"林阿贵仍耷拉着脑袋，好似一尊塑像，毫无反响。

李科长见他低头不语，提高声音说："林阿贵，你要端正态度，把你为啥要到重固去的原因讲清楚，这样才有利迅速破案，对你也有好处啊！"

林阿贵这才象从梦中惊醒，他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过来。李科长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六日上午九点，望去青浦县重固镇西边小河边第三棵杨柳树旁碰头，将面授机宜，解除你的沙发之忧。千万勿误。"下面没有姓名。而纸条上的字都是从报刊上剪下来的铅印字，一个一个贴起来的。

接着林阿贵说，这纸条是他早上上班时从工具箱里发现的。他想自从沙发里出现女尸，公安局又找他谈话，阿娟对他态度冷淡了。他成天提心吊胆，怕说不清楚阿娟要和他吹。现在见有人肯给他面授机宜，就去了。林阿贵说到这里，哭丧着脸说："谁知你们监视了我，我一下汽车就被你们抓来了，看来我新郎倌做不成了，呜呜呜！"

李科长看了纸条，听了林阿贵的叙述，已断定这是罪犯设的圈套，看来，罪犯想把"湿布衫"脱给林阿贵，通过林阿贵的活动，来转移我们的视线。

那么，是谁把"湿布衫"脱给林阿贵的呢？李科长想：纸条放在林阿贵的工具箱里，这说明只有与林阿贵同车间、同小组的人才能做到，于是施绾楷便暴露出来了。

施绾楷是何许人？他原是"四人帮"的爪牙，被判刑后，心怀不满，妄图东山再起。在狱中，他把同监犯的名字、监号、罪行都默记在胸。刑满释放后，就开列这张名单，暗中与海外特务组织联络，把这批人当作他发展特务组织的对象。当他刑满释放时，衡齐飞拜托他劝劝董伟琴。他来到董家，见她一人独居，这地方偏僻冷静，是个搞特务活动的理想场所，便起了霸占董伟琴的念头。为了遮人耳目，他男扮女装，扮成女民警，与董伟琴勾搭成奸。一天，施绾楷正巧与一个特务组织接上关系，他一时高兴，多喝一些酒，酒后失言，露了口风，惊得董伟琴心尖打颤。她扶施绾楷上床时，从他口袋里滑下一张名单，上面有她丈夫衡齐飞的名字。董伟琴吓得将名单藏在紫竹小碗橱的竹筒里。施绾楷酒醒后，发现名单没了，就掐住董伟琴的头颈，逼她交出名单。谁知一时惊慌，酒后用力过猛，竟将董伟琴掐死了。

这时他倒冷静起来。他丢下死人，戴上手套，穿上董伟琴的鞋子，在房里翻箱倒笼，寻找名单。结果名单没找到，他担心时间一长，董伟琴的尸体被人发觉，便把董伟琴的头割下，把尸体塞进沙发下面。他一切料理好，正在化装时，林阿贵闯了进来。等阿贵车走了三人沙发，他把董伟琴平时常穿的长袖衬衫挂在门背后。当他出门时，看到李家阿婆在门口，就操起门背后的长袖子，提高嗓门说了声"再会"。便扬长而去。

等到林阿贵家里无头女尸暴露后，施绾楷摸准林阿贵的脾性和他自从判刑后变得胆小而又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就用纸条引林阿贵到重固去兜一圈，以便引起公安人员对他更加注意。当他听说林阿贵下了汽车，被带进了公安局，他得意地心里暗叫一声：大功告成也！

第二天上班，施绾楷一进车间，只见林阿贵已经在车间里了。这一惊非同小可："阿贵，你昨天下午到哪里去了？"阿贵把昨天早上的事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最后说："反正我没杀人。现在捉人要凭证据的，他们没有证据，就把我放了。"施绾楷听说"没有证据"，心中一阵冷笑：让我给你弄个证据，送你上西天，了结此案吧。

这天，他早班下班，乘车直奔重固镇。到了小河边对一个船民说他有个黑包失落在河里，请他捞一捞，愿付拾元钱报酬。船民真的下水把黑包捞了起来。施绾楷见没人注意船民，付了拾元钱，拎着黑包回到上海，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他偷偷来到林阿贵的新房间，见新房里黑灯黑火，好象没人。他轻轻敲了几下，没人回答。这才摸出钥匙，把门轻轻推开，身体一侧，闪进门里，随手关上房门。

他万万没想到，就在门锁"啪"锁上的时候，房内电灯突然亮了。施绾楷抬头一看，只见林阿贵、阿娟，还有两个公安人员正站在里面盯着他。他惊得灵魂出窍，象根进了汤盆的油条，再也直不起来。李科长将门一开，门外进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拾元纸币交给李科长。施绾楷一看是那个帮他捞包的"船民"。他什么都明白了，眼乌珠往头顶上一牵，人瘫到地上。施绾楷本以为，他犯的案子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现在西洋镜全部拆穿，他知道大年夜翻日历，自己末日到了。

（题图、插图：雨　立）

金圣叹之死

浙江　顾希佳　编写

金圣叹生性诙谐，行为滑稽，常以戏弄官府取乐，那些贪官污吏们可恨他啦。

有一天，一个相命的遇到金圣叹，说他百日之内有飞灾，劝他千万不要出门。金圣叹听了相命的话，就躲在家中，闭门不出。九十八天过去了，金圣叹闷得不得了，就立在门口看街景。

正看着，只见过来了一群怒气冲冲的读书人。金圣叹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当官的太不象话了，公开接受贿赂。我们气不过，预备把孔子抬出来，换一个财神菩萨供到大成殿①里去，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

金圣叹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做得对，做得对！早就该这样了，这个世道实在太不象话！"说罢，就跟着一班读书人去了。

这事被巡抚大人知道了，勃然大怒，马上派出几十个差役，到明伦堂去抓人。闹事的读书人得到消息，翻墙头的翻墙头，躲厕所的躲厕所，一哄而散。独有金圣叹一个人却不逃不躲，依然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踱着方步。差役们一见，就把他抓到巡抚大人那儿。巡抚再三拷问，金圣叹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首的，把他的同学们都保护了下来。

说起来，孔庙里的孔子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居然被一班读书人搬了出来，实在大逆不道。上司批复下来，主犯金圣叹斩决。金圣叹知道了这个消息，却笑着说："杀头，是最痛的了。我金圣叹无意当中尝到了最

① 大成殿：孔庙的大殿。又名明伦堂。

痛的味道，这不是太有趣了吗？”

临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哭着来祭法场。金圣叹神态自若地对他儿子说：“有个对子，你来对对看。上句是：‘莲子心中苦’。”

他儿子正在悲痛欲绝，哪有心思来吟诗作对呢？一听父亲说的上句，“莲”字和“怜”字是谐音，更加触景生情，泪涌如泉，好久也没有对上来。

金圣叹却不以为然地对他儿子说：“痴儿，这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我来代你对吧，下句是‘梨儿腹内酸’。”

他儿子一听，哭得更加厉害了。原来，这下句也用了谐音，“梨”谐“离”，一语双关，这个对子形象地描绘了刑场上父子生离死别的情景。围观的人听见了，一个个流出了眼泪，对于金圣叹的为人，也更加钦佩了。

根据清·采蘅子《虫鸣漫录》改编（题图、插图：陈谷长）

郑板桥戏审鸡蛋案

黑龙江　张万福　编写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山东范县任知县时，有一次，他带了两个衙役，化装成老百姓，到民间私访。他们东跑西走，察访了一个多月，没回县衙。最后带的干粮吃光了，银钱也用完了，只剩下三个鸡蛋。没钱没粮怎么办呢？这天晚上，他们只得在村外一个庙里住了下来。

这座古庙，没有和尚，香火不旺，冷冷落落，只有两棵合抱的银杏树，守着山门。庙里有一个大殿，殿堂中央坐着一尊佛像。

郑板桥进入庙中，就在大殿中央佛像前面的供桌前坐了下来，翻阅随身携带的公文案卷。两个衙役中一个矮个子在门口守卫。一个高个儿把褡裢里的鸡蛋拿出来放在供桌上，用褡裢作枕头，躺在神台上歇息。郑板

桥翻看了一会案本后，也不知不觉地趴在供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忽然，“扑”一声，把郑板桥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两只老鼠在偷那三个鸡蛋。那老鼠偷鸡蛋非常有趣。一个老鼠先抱住鸡蛋，“骨碌碌”滚下供桌，然后用两只前爪搂住鸡蛋，另一只老鼠咬住它的尾巴，一个劲儿往窝里拖。这情景可把郑板桥看迷了。他一生虽说读了许多诗文，画了许多兰花竹石，见过许多奇闻怪事，可象这般妙趣横生的事儿，还没见识过呢。真是花钱难买的好戏呀！他舍不得惊动它们，就眼睁睁地望着两只老鼠将三只鸡蛋拖进窝里去了。

老鼠偷鸡蛋的戏演完了。郑板桥兴致勃勃地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忽然心里一动，一个怪点子出来了。

郑板桥整整衣冠，端坐在供桌前，猛地“叭叭”拍了两下供桌，朝两个衙役喊道：“快过来，老爷升堂议事了！”

两个衙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听老爷叫升堂，惊奇得呆呆站在供桌前，揉眼睛，整衣服，两只眼睛“扑噔扑噔”直发怔。

郑板桥开口问道：“方才是谁在门口看大门的？”矮个衙役说，“是小人。”郑板桥顿时板起面孔，将桌子一拍，喝道：“大胆奴才，你可知罪？”矮个衙役吓得“扑通”跪下说：“小的不知！”“你做了坏事还装蒜？我问你，这放在供桌上的鸡蛋哪里去了？”矮个衙役结巴地说：“老爷，小、小人，不、不、不知道！”郑板桥怒道：“分明是你肚子饿了，趁我二人熟睡之机，偷偷拿去吃了。你要给我如实招来，否则罪加一等！”“不是小的偷的，小的真的没有偷吃这鸡蛋呀！”“住口！”郑板桥满面怒容，随即吩咐高个衙役说：“这奴才犯下罪孽还敢狡辩，给我打！狠狠地打他二十板子，看他招是不招！”

高个子衙役想：这鸡蛋我没有偷吃，老爷也没有吃，庙中又没外人来过，看来准是这个小子偷吃了。你不想想这三个鸡蛋是咱三人的度命之物，就你一个人独吞？真是该打。于是他拿起板子准备打了。

衙役们知道打板子的味道是不好受的，这二十板子打下来，还不皮开肉绽。矮个衙役没等板子落到他屁股上，就连声喊道：“老爷，我招！”“好吧，你快快与我从实招来！如有半分虚假，打死你这奴才！”

于是矮个衙役就说了自己如何饿得头昏眼花、心里发慌，如何趁老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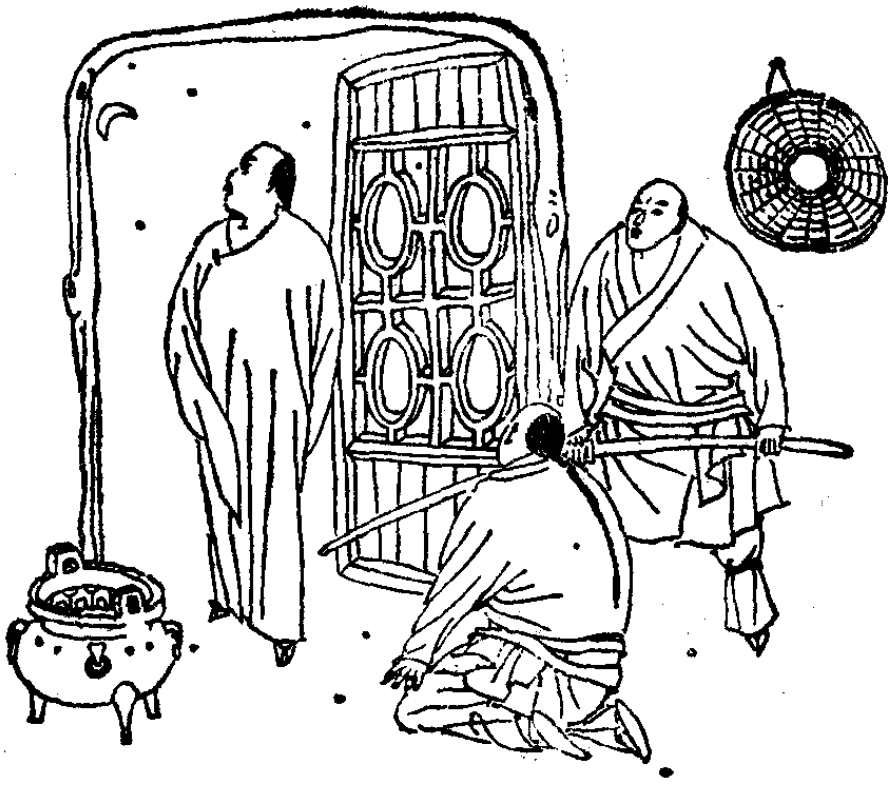
熟睡后偷了鸡蛋，偷了鸡蛋后又如何吃到肚里，甚至连蛋壳如何处理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头头是道。说完以后，又趴下来连连磕头哀求道："请老爷恩典恩典，宽恕小人这一遭，往后小的再也不敢干这种事了。如果今后再干，罪加十等！"

这时高个子衙役看他可怜，也求情道："老爷，他这是初犯，求老爷恩典恩典，饶了他吧！"

郑板桥听着听着，不由得长长叹了一口气，在屋里来回走了起来。边走边自言自语地作了一首打油诗：

范县这几年，
错断多少案！
要做真青天，
回家去种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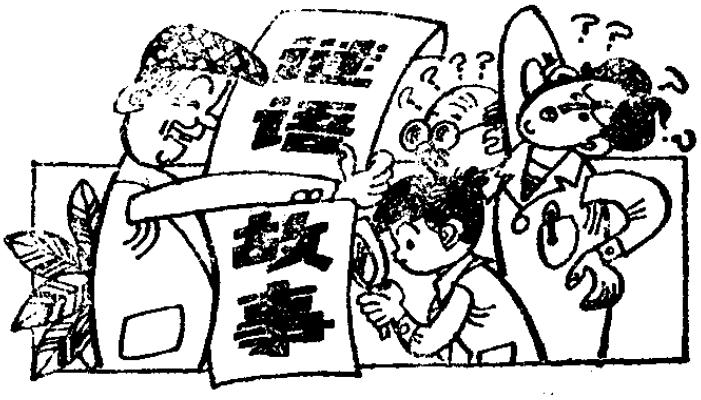
念完诗，他对两个衙役说："你们不必惊恐，老爷我是跟你们逗着玩的。"两个衙役齐声说："那么，三个鸡蛋呢？"郑板桥哈哈笑道："鸡蛋是叫老鼠偷去了，不想你屈招了，这分明是怕那二十大板。唉！官老爷要再这样做下去，不知还要做出多少丧天害理的事来！不如趁早散伙，你我都回家抱孩子种地去吧！"



据说，从此以后，郑板桥就发誓，不再作官了。

（题图、插图：裘向春）

如何不使小偷再入房间



一位单身工人单独住一间屋子，房门装了一把暗锁，配有两把钥匙，谁知不当心丢失了一把。

有一天，这个工人上夜班到凌晨两点钟下班回家，当他打开门时，顿时惊呆了。只见房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检查发现有些物品已被盗走，还有一些贵重物品小偷没来得及搬走。他再检查检查门锁，发现门上的锁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窗子也是扣得好好的。他断定小偷一定是捡了他那把丢失了的钥匙，他决定马上去公安局报案。但又一想：自己离开去报案，如果小偷再开门进来盗取其他物品怎么办？可是，他家里又没有其它能锁门的东西。他皱皱眉头，马上就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这办法既使小偷不能利用钥匙再进房里，而他自己还可以用同样的钥匙开门入室。

读者同志，您知道他想出来的是什么办法吗？

（江西　袁继军）

（插图：坚　谷）

·本栏欢迎来稿·

奇怪的人

马路[illegible]轰，车水马龙，突然一阵“当啷啷”声响，只见一辆消防车呼啸着[illegible]立刻，路上的车停了，人群纷纷躲到路边，可是，因消防车车速[illegible]行人想躲已经来不及，他知道不好，急忙身子一歪，倒在路上，[illegible]”一声擦身而过，车辆从这人的双腿上压了过去。

四周[illegible]人一看，都惊叫起来：“完了，这人两条腿完了！”于是，“呼啦”一声，[illegible]了上去，谁知这人若无其事地[illegible]了起来，拍了拍身上[illegible]着对围观的人说：“没[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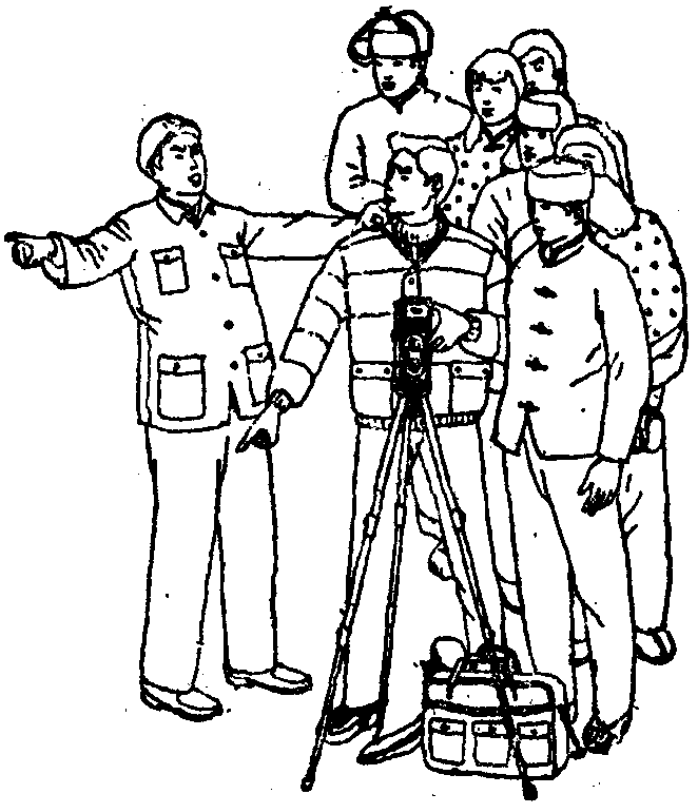
围观的[illegible]，奇怪！明明看到车[illegible]腿上压过去的，怎么[illegible]呢？就是会气功，也[illegible]运气啊！

聪明[illegible]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illegible]江）

[illegible]仲强）

• 谜底.



为啥拉他去派出所

一天，乡村小镇上来了一位穿着入时，身背照相机的小青年，自称是城里的照相专业户，来为乡里人照相。

人们听说是照像的，纷纷要求为自己照像，不一会青年身旁就围了许多人。小青年说："我用的是120胶卷，照出的像片美观大方，谁要照，快排队付钱，按顺序来照像。"人们立即排队，付了钱。接着按次序一个一个开始照像了。

当小青年连续照到第十八个时，有个在一旁观看的中年人走过来，一把拉住小青年，说："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大家一听吃了一惊，那个小青年脸色也突然变了。

读者同志，您能猜出中年人为什么要拉照像青年到派出所去吗？

（江苏　姜　中）（插图：吴坤强）

·消息·　《小说界》举办全国微型小说大赛

《小说界》正在举行全国微型小说创作大赛。截稿时间为九月底（以邮戳为凭）。为了便于审阅和评选，参赛作品需将大赛印花标志贴在信封上。此标志刊在《小说界》今年第二、三期的末页。《小说界》由各地新华书店出售，如当地购买困难，可向上海文艺出版社邮购部邮购。

获奖作品发给奖状和奖金。设首奖两至三名，各奖五百元；二奖五至六名，各奖二百元；三奖十名，各奖一百元；鼓励奖五十名。获奖作品均将在《小说界》发表。来稿一律不退。

月亮王子

（英国）

浙江　郭泽民　编译
　　朱炯强　校

在一座御花园的一角，有幢小屋，住着一个花匠。花匠的女儿和伙伴们在花园里玩耍的时候，常常对他们说："我结婚后会生一个儿子，他将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额上有个月亮，颌下有颗星星。"伙伴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一天，国王走进花园，听见姑娘们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心事。虽然他有四个王妃，但都没有生儿育女。为了继承王位，他决定娶这个既健康又美丽的花匠的女儿为妃。

婚礼那天，人人都很高兴。只有国王原来的四个妃子闷闷不乐。

不到一年，新王妃怀孕了。那四个妃子对她殷勤起来，她们说："陛下每天出去打猎，你生孩子时要是他不在家，那就糟了。"

晚上，花匠女儿对国王说了这事。

国王给她一面小鼓，说："你要我回来时，只要敲起这面鼓，无论在多远的地方，我能立刻来到你身边。"

第二天，国王又出去打猎。他走后，四个王妃对她说："这面小鼓灵不灵，敲它几下，试试看。"

花匠女儿说："不能那样，我不能无缘无故地中断陛下打猎。"四个王妃说："你不试怎么能知道陛下会听见呢？"

花匠女儿照她们说的，敲了小鼓。一会儿，国王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我赶回来了，亲爱的。"国王问道，"孩子出世了吗？"

"没有。"花匠女儿说，"我只是试试看，你是否真能马上回来。""好，"国王说，"不过，没有事就不要再敲了，否则我会生气的。"

过了两天，四个王妃又来劝花匠女儿再试试小鼓。她们缠住她，她无法推却，只好又敲了几下，国王又立刻跑了回来。这一次国王恼火了："你两次戏弄了我，不许再来第三次了，否则随便你敲多少次，我也不会回来的。"说完，国王又去打猎了。

两天后，花匠的女儿真的要临产了。她拼命敲鼓，国王听到鼓声心想：她不要又在骗我呢，让她去敲吧！

花匠女儿疼得难忍，把四个王妃请来了。她们告诉她："皇家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要蒙上眼睛，不能看自己的孩子，这是规矩。"说着，她们就用手帕，给她蒙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孩子出生了，是个很漂亮的男孩，额上有一个月亮，颔下有一颗星星。四个王妃立刻把婴儿抱开，悄悄给仆人一大笔钱，叫她把这孩子弄死。然后四个王妃匆匆回到产妇床前，把一块大石头放在她的身边。花匠的女儿解开蒙着眼睛的手帕，四个王妃指着石头说："看！这就是你的儿子。要不要让陛下高兴高兴？"她们说着大笑了起来。

傍晚，国王回来了。四个王妃抢着给他看刚出生的"继承人"。国王一看生的是块石头，气恼极了。他狠狠地咒骂了花匠女儿，就叫她到御厨房去，干最重的活。

再说那个仆人不敢违抗四个王妃的命令，但她也不忍心杀死这个无辜的婴儿。她把孩子放在一个盒子里，乘着夜色，来到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盒子放了进去，盖上泥土。

国王有只心爱的狗，叫桑卡。四个王妃对仆人说的话，被它听到了。它跟着仆人到了丛林。等仆人一离开，它就扒开泥土，拱开盒盖子，救出婴儿。可是怎样能躲开孩子的仇人呢？它把孩子一口吞下，藏在肚子里。

日子过得很快，六个月过去了。一天夜里，桑卡把孩子从肚里吐出来，想看看他长得怎样。说也怪，这孩子不但没闷死，还长得挺快挺健康呢。它高兴地用舌头舔舔孩子，跟他玩了一会，又把他吞下肚去。以后，一到夜里，桑卡总是跑进丛林，让孩子出来玩玩、看看。这样又过了半年，孩子一周岁了，长得又结实又漂亮。

谁知桑卡的奇怪行动，被王宫里一个喂狗的侍从发觉了，他就把这怪事讲给四个王妃听。四个王妃听了，真如当头挨了一棒。她们第二天早上

一见国王，就哭着说："太可怕了，陛下的狗——桑卡，今天跑到我们房间里来了。撕破了我们的衣服，下次它还会把我们咬死呢！"

"不要害怕，"国王安慰说，"我知道怎么处置它！"国王当即命令侍从，第二天把桑卡杀掉。王妃和国王的话，被桑卡全听见了。当天夜里，桑卡跑去跟御马凯塔商量。凯塔一口答应承担起抚养小王子的责任。它小心地把孩子吞下肚去。

第二天桑卡就被宰了。

过了四年，小王子五岁了，凯塔想看看他，就让王子出来，看他比以前更结实更漂亮了，跟他玩了一会后，又把他吞进了肚里。

可是，这个秘密被一个马夫发现了。马夫也把这件奇闻告诉了四个王妃。四个王妃更加恐慌了。他们害怕得哭了起来，扯着自己的头发，吃不下饭。国王打猎回来看见她们个个丧魂落魄的样子，问她们："出了什么事？我的宝贝！""都是你那匹该死的马！"她们哭诉着，"是凯塔，它踢塌马棚，向我们闯来，把我们的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什么活头呀！"

"不用担心，"国王说，"我明天早晨就处死它！"国王知道，凯塔是一匹很厉害的烈马，侍从们要杀死它可不容易。所以，他命令一队士兵第二天早晨在王宫待命，自己全副武装，亲自带队。

凯塔知道大祸很快临头了，但它不准备就这样死去，它让小王子出来，对他说："你赶快到马厩里去找一副鞍镫来，马厩隔壁的房间里有上好的衣服和武器，你拣合身的衣服穿上，佩上一把利剑，拿上一杆枪，再把鞍镫套在我的背上，骑在我身上。"

小王子都一一

照着做了。这时国王带着卫队来了，下令向马进攻。突然马厩的门开了，凯塔驮着全身武装的王子冲了出来，从国王眼前一闪而过。国王被撞下了马，卫队也溃散了，他们拚命开枪射击，但是谁也没有击中目标。凯塔不停地向前奔去，日行夜宿，来到另一个王国。凯塔叫王子把衣服脱下来，跟武器一块儿捆上。接着又递给王子几件普通的衣服，教他穿上，把包袱藏进荒草丛里，便在这荒山丛林中住下来。每天，王子打猎为生，凯塔吃草度日。渐渐地，王子长得高大英武。他，快到成人之年了。

一天，凯塔对王子说，"现在我们得分手了，我呆在这儿，你需要我的时候，就来找我，而你应该去给富人家干活。""我能干些什么呢？爸爸。"王子说，"没有本领，没有你，我就一切都完了。"凯塔说："你能管好自己的。现在你拧一下我的右耳。"王子拧了一下它的右耳，凯塔立刻变成了一头驴子。"好！"驴子说，"现在拧一下你自己的右耳。"王子也照着做了。他立刻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穷汉。

穷汉上了路，走了很远，遇见了一个粮商，就当了他的仆人。商人的家住在王宫附近，一个大热天夜里，穷汉热得无法安睡，就到花园里一边乘凉，一边嘴里唱起了歌。动听的歌声飞进国王小公主的卧室。公主听见这动人心弦的歌声，就起了床，走进花园，问道："你是谁，从哪儿来？"穷汉一句话也没回答，继续唱他那悲哀的歌。"真怪！"公主自言自语道，"这个竟敢不回答公主问话的陌生人到底是谁呢？"

从这以后，每天夜里，穷汉总是到花园里去唱歌。

过了几天，穷汉来到丛林把他遇见公主的事告诉凯塔："她问我是谁，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凯塔说："下次你告诉她，你是到这个王国来找活干的穷人。"

第二天晚上，穷汉照样去花园里唱歌。公主立刻过来问他："你是谁？从哪儿来？"穷汉回答说："我是个穷人，从遥远的地方来这儿找活计。现在在一个粮商家里干活。"

过了几天，公主对她的父亲说："爸爸，我已经到该结婚的年龄了。不过我要自己挑选未来的丈夫。"国王觉得女儿的话有道理。于是，他写信给所有邻近的国王，邀请他们的王子来候选驸马。信上写明选谁当驸马得由

他女儿决定。

几天以后，许许多多的国王陪同王子，来到了这个王国。国王对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王子说："明天是我女儿择婿吉日，请大家届时都到花园里去，以便我女儿能看看每一位王子。"

次日凌晨，花园里挤满了衣着华丽的王孙公子。那个穷汉也挤在看热闹的仆人中间。公主换上了最艳丽的纱袍，戴着最贵重的宝石。手里捏着一串金项链，坐在一匹全身涂成蓝色、装饰非常美丽的大象的背上，缓缓进了花园，仔细地看着花园里的每一个人。当她来到仆人们的队伍前面时，她把金项链套在穷汉的脖子上。全花园的人都哄然大笑了。王子们暴跳如雷，吼叫着："蠢货！""把这个穷鬼扔出花园去！""好大的胆子！穷小子竟敢玷污皇家盛会！"

穷汉慌忙离开人群，躲到远远的角落里。公主骑着大象，开始第二次巡回。这一次她仍然把项链套在这个衣衫褴褛的穷汉脖子上。这时，那些国王和王子们恼怒地举起拳头，向穷汉砸去。公主大声喝道："注意！他在我的生严保护之下了！"说着，她请穷汉骑上大象，坐在她的身旁。

国王对那些怒不可遏的王子们说："我女儿可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她两次都看中这个普通的青年，就让她选中他吧。"国王这么一说，大家不得不服从了。接着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之后各国王子都各自回去了。

公主和新郎婚后都十分愉快。可是，公主的六位姐姐都讥笑她挑了这么一个丑陋穷鬼。她们的丈夫都是王子。六位王子天天出去打猎，就是不带这位新来的驸马去。公主为丈夫被人欺负愤愤不平。她极力纵容他跟别人一起去打猎。

一天，新郎对公主说："今天我想出去兜兜风。"公主高兴地答应了。

新郎徒步来到丛林，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对凯塔讲了。他问，他的妻子要他去打猎，他该怎么办？"那就去吧！"凯塔说，"拧一下我的左耳朵吧！"他拧了一下它的左耳朵，霎时驴子变回一匹高头大马。"现在拧一下你自己的左耳朵。"穷汉照马说的做了，一眨眼，他也变回了额上有一个月亮，颔下有一颗星星的月亮王子。月亮王子把藏在野草里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佩上剑，提着枪，跨在凯塔背上，雄赳赳地去打猎了。

这一天的猎物真多！月亮王子到哪儿，那儿就有无数的野物。到傍晚，袋子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他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上搭起帐篷，割下一条鹿腿，生起火，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可是这一天，对月亮王子的六位连襟来说，却连个猎物的影子也没见到。六个人又饥又渴，来到小溪边，看见溪边有一位衣着华丽，英姿勃勃的年轻人。六位王子向英俊的青年苦苦哀求施舍给他们一点食物和饮料。月亮王子说："如果你们愿意按我吩咐的去做，那我就款待你们。"六位王子一口答应了下来。月亮王子给他们摆上了美味丰盛的酒席，六个人便狼吞虎咽起来。趁这当儿，月亮王子在火堆里烤红了六枚铜币，叫这六个人趴在地上。他掀开每个人背上的衣服，把火红的铜币按在他们的脊背上，烙下了圆圆的烙印。

不一会，六位王子就离去了。

月亮王子等他们走远，才跨上马，踏着月光，朝王宫走去。到了王宫大门口，守门卫兵拦住了他，月亮王子对卫兵们说："我是小驸马。""胡说！"卫兵们说，"你一点儿也不象我们的小驸马。"

卫兵们不相信，就把公主请来。公主出来了，望着月亮王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丈夫。"月亮王子说，"我就是那个给粮商干活的仆人，在御花园里唱歌的穷汉。你在众多的王子中把我挑了出来，让我骑上你的蓝色大象，又亲自把金项链套在我的脖子上。看，这不是吗？"他给公主看那串金项链。

公主终于认出了她的丈夫。她太高兴了，跟自己结婚的原来是一位盖世无双的月亮王子！她立刻带着丈夫去见自己的父亲。国王看见新女婿是这样个英俊少年，十分惊喜，带他去见文武百官。上下都对这位小驸马刮目相看。

一天，王宫大厅里聚集了王子、大臣和其他官员。月亮王子突然叫了起来："这儿有六个贼！""什么？"国王惊愕地问，"贼在哪儿？快指给我看，我要绞死他们！"

"就是他们！"月亮王子指着他的六位连襟说，"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看！"六位王子不得不把衣服脱下来。在他们的背上果真烙着做贼的标记——绯红的圆圆火印。六位王子这时个个羞愧难容。

以后，月亮王子和小公主的日子过得更愉快了。但是他也常常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可怜的从未见过面的妈妈。于是他向国王提出去故国探亲。

国王同意月亮王子带着公主去故国访亲，并且给了他们一队卫队和供坐骑用的大象。月亮王子和公主一行浩浩荡荡地来到故国的京城边。城里的国王派出使臣前来迎接，邀请他们进宫。在王宫大门口，国王和四个王妃率领文武官员列队欢迎月亮王子和公主。

在盛大的宴会上，月亮王子起立致词。他首先环视了四周，问国王："贵国王室人员都光临了吗？"

"都来了。"国王答道。

"恐怕没有都来，"月亮王子说，"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个花匠的女儿呢？就是后来做了您王妃的那位女人。""呵——对，"国王连忙解释，"她正在忙她自己的事呢。我马上派人去把她找来。"

花匠的女儿来了，她穿着褴褛的衣衫，凝视着英俊的月亮王子。月亮王子走上前去，在她的面前跪下，接着命令随从给她换上绫罗绸缎，戴上金银珠宝。月亮王子再一次向她跪拜作揖，并且坐到她的旁边，拣最好的菜请她吃。四个王妃看着这一切，肺都气炸了。

接着是一连几天的宴请。在一次宴席上，月亮王子问国王："陛下有王子吗？""嗳呀，没有。"国王叹气道，"我还不曾有孩子呢。"

"不对，您有孩子。"月亮王子说，"我就是您的儿子。"

"要是那样就好了,可惜呀,我这许多王妃都没有生孩子。"

"这不是真的,"月亮王子又说,"这位花匠女儿就生了一个儿子。她生孩子的那天,您的四个王妃用石头偷换了她的儿子。您还记得不,在四个王妃的请求下,您杀了爱犬桑卡!那是因为它保护了我的缘故。我带来的那匹马,您还认得不?"

"认得。"国王回答说,"这匹马到哪儿我都认得,它叫凯塔,是我的马。"

"您还记得不,"月亮王子又问,"您要杀凯塔的那天,它从马厩里冲出来,背上骑着一个男孩?那男孩就是我!"

这时侯国王心中的谜全解开了。他多高兴呀,这样一个漂亮的王子竟会是他的儿子!他把儿子吻了又吻,请求他原谅自己。"那么,"国王说,"你应该跟我住在一起,帮助我治理这个国家。"

"恕我不能从命,"王子说,"我不能住在一个凶手不受惩罚的国家里。我要住在我岳父那儿。"

"只要你能跟我住在一起,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国王说。

"那您把这四个可恶的王妃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去,恢复我母亲的荣誉!"

国王一切都照办了。月亮王子和他的妻子也跟国王住在一起了。几年以后,老国王去世了。月亮王子继承了王位。从此这个国家成了一个幸福的国家。

(题图、插图:朱 刚)

* * *

故事创作"函授班"重要启事

一、请广大故事创作爱好者注意:本刊举办的"故事创作函授班"第一期招生名额已满。请勿再汇寄学杂费。

二、第二期"故事创作函授班"拟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招生。届时请注意本刊的招生启事及有关细则。

三、由于部分学员的通讯地址书写不清,函授班迄今没与他们联系上,至使学员证、教材及有关作品选,无法投寄。请这一部分同志见此启事,即与函授班联系。来信信封上请注明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创作函授班"收字样。地址、姓名用正楷写清。

贺龙过河

山西　马贵民　搜集整理

运城解放之后的一年仲秋，贺龙率部西征，驱车来到相传大禹治水的山西河津县禹门渡口。在随员的簇拥下，他神采奕奕地站在黄河东岸下船窝的古柏旁，叼着拐把子烟斗，悠闲地眺望着山峰上腾升的旭日，俯视脚下熙熙攘攘的渡口，想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顿觉心旷神怡，喜上眉梢。嘿，他那两撇微翘的黑胡子呀，也一抖一抖地挂着笑。

他步下石岸，来到河滩。这里渡口年久失修，淤泥沉积，渡船难以靠岸。船夫只能就近抛锚，涉水背着抱着男女乘客上下船。他看着一丝不挂的光腚船夫，不禁眉头一皱，摘下拐把子烟斗，偏过头问："怎么搞的，连裤衩子也不穿？"

陪同渡船的当地负责人虽感到不好意思，却仍然说："报告贺老总，船夫光着腚上下船方便，这是千年古辈的习惯。"

贺龙黑胡子一翘，刚把拐把子烟斗衔进嘴里，突然看到几个光着腚的船夫，遇到男乘客背着上船，可遇到女乘客，非得抱着上船。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被光着腚的船夫抱在怀里，羞得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可有个调皮的船夫，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嘴对着一个年轻媳妇的脸蛋儿，"叭唧"亲了一口。贺龙看到这情景，眉毛立时挽成了两颗黑扣子，猛地拔下拐把子烟斗，说："嗯，光腚子抱着女娃子上船，这有伤风化吧！"

当地负责人"哼哼哈哈"说："报告贺老总，'男背女抱'，这也是船上千年古辈的习惯。据迷信说法，女人属灾星，抱着吉利，背着翻船。"

贺龙被船夫背上船后，坐在中舱的二架梁上，叼着拐把子烟斗，"吧嗒"

地抽着闷烟，一言不发。直至摆渡到了西岸，才摘下烟斗，握着当地负责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呵，不是我贺龙爱挑毛病。如果循着千年古辈的旧习惯，那咱们这些个起来闹革命的穷哥们，就只配代代给财主家当马牛。革命嘛，不能只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撂进太平洋；还应将这些个陈年旧俗也一块撂进黄河里！"

当地负责人点头称是。贺龙又说："我贺龙今天从这儿走过，两条建议撂在河津的禹门渡口。第一，新社会的船夫应讲文明，上下船不许光腚；第二，破除迷信，男女平等，还是背着女客雅观嘛！"

不久，河津县政府按照贺龙的意见在渡口贴了张"安民告示"，并拨出专款，为渡口的船夫做了裤衩。现在，虽然这一切已成为历史。然而，贺龙过河时留在禹门渡的"两条建议"，仍在黄河两岸传为美谈。

流传于山西河津县的沿河一带。　（题图、插图：谢　颖）

*　　*　　*

本期谜底

《如何不使小偷再入房间》：他走时将自己的那把钥匙插入锁孔的一半，然后把钥匙折断，把插入的那一端，推向顶部，留在里面，取出下端离去。

《奇怪的人》谜底：跌倒在地的那个人的双腿，安的是一双特殊塑料假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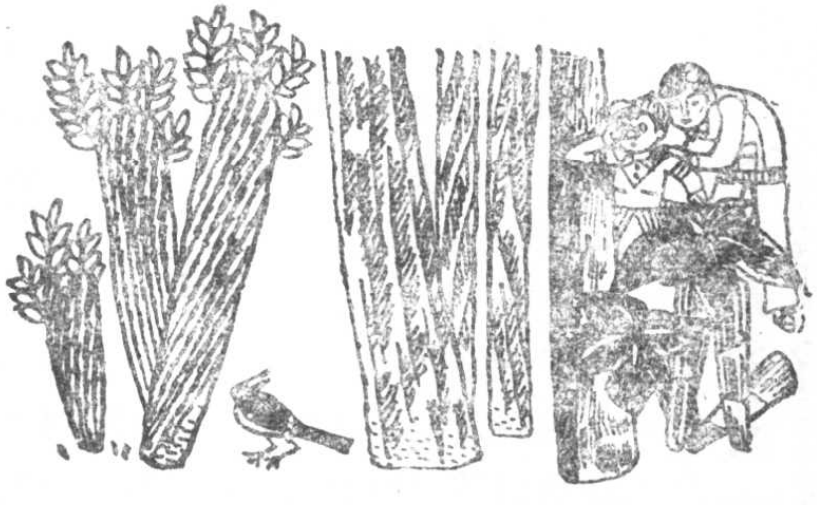
《为啥拉他去派出所》：因为青年人说的120胶卷，每卷最多只能拍16张照片，而他已拍了18张，仍没有换胶卷，说明照相机里没有胶卷，所以，中年人说青年人是骗子。

洗　澡

星期日吃过午饭，爸爸对小明说："小明，昨天你们幼儿园大扫除，今天上午咱们家大扫除，今天下午咱俩也去大扫除一下好吗？"小明闪动着一双大眼睛问："爸爸，咱俩怎么大扫除啊？"爸爸瞟瞟小明的脖子，微笑着说："就是去洗澡呗……""不去，不去，洗澡多难受！我要去公园，你上个星期就答应我了……"爸爸说服不了小明，只好带着他去公园。

爸爸和小明在公园里穿过一片小树林，正准备上山时。小明突然看见左边不远处一片阳光充裕的地方，有一只比鸽子大一点的鸟，露着雪白的肚皮，张着一双黑褐色的翅膀，翘起长长的尾巴，站在那，显得那么悠闲自在。小明急忙拽一下爸爸的衣角，示意爸爸不要出声，然后让爸爸蹲下，嘴对着爸爸的耳朵说："爸爸，那是啥鸟？"爸爸一看说："是喜鹊！"

小明想看个仔细，便举起望远镜。"呀……"小明差点儿喊出声来，"爸爸，你看看，喜鹊身上好象有许多蚂蚁，喜鹊还闭着眼睛，是不是让蚂蚁咬死了？"



爸爸从小明手里接过望远镜，仔细地看了一会。再看看小明那惊慌的样子，笑笑说："小明，你知道吗？喜鹊正在让蚂蚁给它洗澡！"

小明一听奇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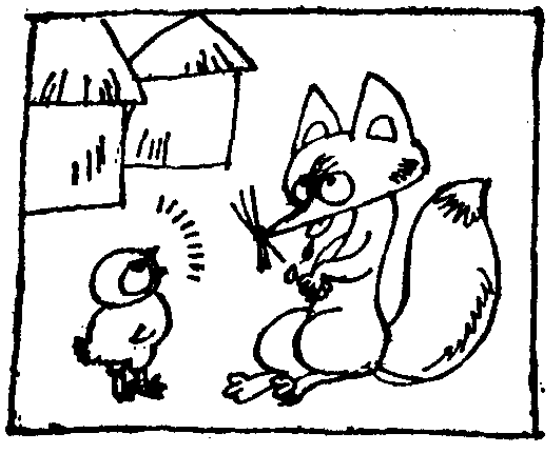
问:“爸爸,你快说说,喜鹊怎么还洗澡啊!”

于是,小明爸爸就给小明讲起鸟儿洗澡的故事。

原来,鸟儿的羽毛里常常有许多讨厌的小虫子,使鸟儿感到混身不舒服。蚂蚁不仅会除虫,又能散发一种带酸味的东西,这种东西呀,也能除虫。如果找不到蚂蚁,它们就用甲虫或者苹果皮什么的洗澡,这些东西也能帮助鸟儿除去身上的小虫子。

爸爸讲到这里,小明眨眨眼睛,象有什么心事,但又不好意思说。过了一会,才支支吾吾地问:“爸爸,我……我不洗澡,身上也会生小虫子吗?”“会的,不仅会生小虫子,还会生脓疱疮哪!”小明听了爸爸的话,只觉得身上挺刺痒,真象生了小虫子和疖疱。他摸摸自己的脖子,红着脸儿说:“爸爸,我要向喜鹊学习,今天咱俩……”“好,一会儿咱们就去洗澡。”

(河北　牛顺年)(插图:杨学昭)



聪明的小鸡

一只小鸡在村口被狐狸一下逮住了。小鸡既不惊慌,也不叫唤,眨眨眼说:“狐狸先生,你硬要吃我吗?”“当然。”小鸡说:“我死倒没什么,不过我刚学会狐狸叫,恐怕是没有人能听到的了。”“什么,你会装狐狸叫?”“当然会。”“嘻,”狐狸笑道:“我倒要听听鸡装狐狸叫呢。”狐狸相信小鸡跑不掉,飞不了,便把它放在地上。小鸡用力仰起受伤的脖子,便“咯——咕——咕”地高叫起来。

狐狸听了摇摇头说:“根本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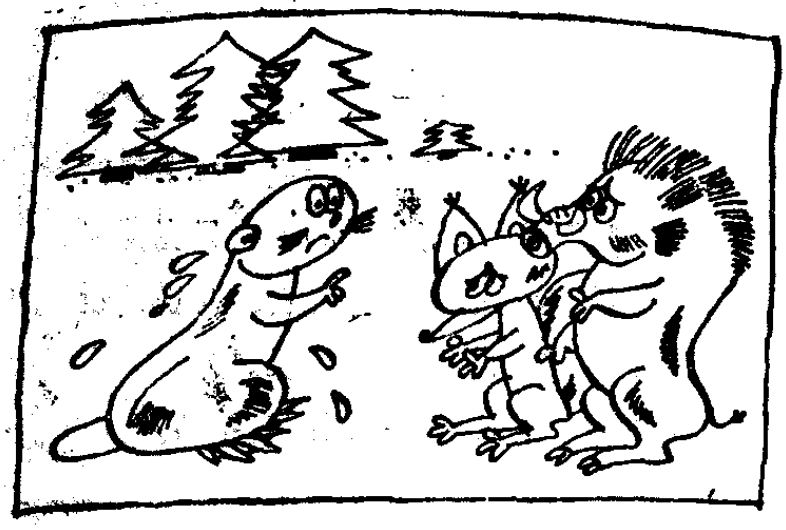
小鸡争辩道:“象,就是象。”

狐狸说:“就是不象,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话没说完,它就大声叫了起来。

狐狸一叫，被一只大黄狗听到了，它“嗖”地从村子里蹿出来，一口咬住了狐狸。

小鸡望着被狗叼住的狐狸，“咯，咯，咯”笑了。

（四川　王智鸣）（插图：金渭昌）



友谊的考验

有一天，狐狸、海狸和野猪一道去旅游。它们走啊走啊，走到一条小河边。河上有座很小很小的小桥。它们不好一起过桥，只能一个一个地过。

野猪对海狸说：“你先走吧！你年长，理应受到尊敬！”

狐狸立即赞同地说：“对，让海狸先走！”

海狸先走了。不料刚走几步，突然“哗啦”一声，小桥坍塌了，海狸落到了水里。

狐狸一见立即喊道：“唉呀，糟糕，真糟糕！野猪，快跳下水去救救海狸！我们的海狸兄要完蛋了！快点！快点！”

“你自己跳下去救它嘛！”野猪唔唔地叫了一阵，“我倒是很乐意跳下去的，就是怕在冷水里着凉！”

海狸从河里抬起头说：“朋友们，谢谢了！还是让我自己上来吧，我会凫水！”边说边爬到岸上，抖掉身上的水。

狐狸和野猪高兴地说：“真太好了，我们继续走吧！”

“不必了，”海狸坚定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和你们在一起了！”

（内蒙古　齐汝勤　编译）（插图：金渭昌）

劝婿

上　海

应文淌　搜集整理

皖南山区有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这儿的村民世代崇尚武艺。村中有一个出身武术世家的姑娘名叫赵慧敏，从小跟随父亲，练得一身绝技。

二十岁上，慧敏姑娘嫁到一个远离山村的市镇上。丈夫叫邱一民，长得体格雄健，相貌堂堂，堪称一表人才。但是这人心胸狭窄，过于自负，平日仗着自己学了一点拳脚，便恃勇逞强，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赵慧敏嫁到他家后，新婚不久，邱一民对妻子也作威作福，动辄打骂。在脾气粗暴的丈夫面前，慧敏姑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从未还手。

不久慧敏回娘家探望父母，老母问她在那里生活惯不惯？丈夫待她好不好？她想起平时种种苦楚，忍不住向双亲哭诉了丈夫的暴戾无情。母亲一听又气又疼，她要老头子好好管教管教这蛮横无理的女婿。父亲也很生气，但他没有出声，拈着胡子沉思良久，才对哀哀哭泣的女儿说："你回去后，请女婿拣一个日子，两人一起回家一次，就说为父有事要与他商量。"

慧敏回到夫家，便如实将父亲的话对邱一民说了。邱一民听说岳父有事和他商量，觉得这是瞧得起他，于是过了几天，就夫妻双双作客来了。

新姑爷上门，岳丈全家把他敬为上宾，席间岳父亲自对他连连劝酒，不断给他挟菜递肴，乐得邱一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酒席过后，大家又围着一大盘水蜜桃吃了起来。邱一民吃着蜜甜的桃子，乐得抓耳搔腮。谁知就在这当儿，老丈人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邱一民忙问："岳父大人，有何不

适?"岳父说:"人老了不中用了，老夫患气喘病已多年了。"说完又咳起来，而且越咳越厉害，憋得脸色通红，喘着气从嘴里呛出了不少桃肉，末了竟然随着一声咳嗽，只见一只桃核从他嘴里"扑"一声，象箭一样飞向高空，"笃"一下牢牢地钉在了梁上面。邱一民正觉得奇怪，老岳丈已笑吟吟地对他说:"抱歉抱歉，在爱婿面前出丑了，还望吾婿为我上去把它拿下来!"

邱一民平时虽然脾气暴躁，但眼下在老丈人面前却觉得不好违拗。加上平时恃强好胜惯了，此时正好"狗掀门帘——露一鼻子"。于是他站在凳子上，手中拿了一把长柄鸡毛掸帚向桃核扫去，谁知掸来扫去桃核就象长在梁上似的纹丝不动，弄得他腰痛手酸浑身冒汗，十分尴尬。岳父见他这样狼狈，也不再难为他了，就叫他下来。这时正好慧敏进来，他就招呼女儿要她设法把桃核子弄下来。

赵慧敏答应一声，叫人搬去凳子，随手捡起墙边一把扫帚，拿扫把往上一指，猛地身子腾空而起，"嗖"一声向房梁上蹿去，扫帚把不偏不倚，正好对准桃核轻轻一点一抹，就把桃核扫下来了。接着只见她又随手甩袖一接，把那急速往下坠落的桃核稳稳地接在手中。这一手是著名的轻身术"飞燕凌空"，看得邱一民目瞪口呆。

这时岳父一面抚掌大笑，一面拉住邱一民的手说:"请贤婿评说一下，小女武艺如何?"邱一民忙说:"佩服佩服，小婿自认望尘莫及!"岳父又转身对女儿说:"为父的知你功夫不浅。不过练武不是为逞强，练武的目的是在健身。以后你须记住夫妻之间若有龃龉，千万不可动武，以免误伤吾婿!"慧敏忙说:"是，女儿遵训!"

邱一民听了这番"弦外之音"，早已羞愧满脸，赶忙向岳父和妻子施礼请罪。从此夫妻恩爱和好，直至百年到老。

（童福元口述）（题图、插图：胡若军）

阿黄和阿王

上海　顾承琦　奚声环

“阿黄和阿王”，多怪的题目！为啥叫这怪名字呢？这还要从农机厂女工小环说起。

小环是个文静而又十分漂亮的姑娘。她从小学开始，就养了一只狗。那狗全身除了胫下和尾巴上有些杂毛外，其余都是一色黄毛，因而小环就给它取名“阿黄”。阿黄虽然貌不出众，却长得粗腿粗腰，大耳朵，一张血盆大口，看了叫人骇怕，但它叫起来却不惊人，平时驯服得很，从不咬人。

阿黄和小环特别亲，每天早上送小环上学，晚上迎小环回家；小环做功课，它在旁坐卧着；就连平时小环出去散步，它也形影不离地跟着。如今小环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还是常常带着阿黄外出蹓跶，为这，小环她妈说她“象个疯丫头，也不怕人家笑话！”

阿王是谁？他是最近小环结识的男朋友。此人年已二十八岁，同事们觉得叫他小王似乎不太合适，叫他老王又觉得也不相称，于是有人就给他取名“阿王”。这样称呼，既亲切，又顺口。可小环第一次听到这叫法，竟“扑哧”笑出声来。阿王以为她喜欢他，其实小环笑的原因是想到了她的狗阿黄。

最近阿黄发现女主人变了，有时回家来，它摇头摆尾迎上去，而小环连看也不看它一眼，还厌烦地说：“去！去！去！”阿黄这时莫名其妙，只得独自到门外闲逛。后来，阿黄终于发现了女主人心烦的秘密，有人在追着她呢！每逢周六，女主人下班回来，后边总跟着个长相清秀，仪表端庄，举止文雅的青年。而他居然也叫“阿黄”。刚开始，女主人叫一声“阿王”，阿黄

只道唤它，忙抬头、摆尾。哪知女主人只是"格格格"笑着，而那个青年也"嗨嗨嗨"和女主人一起说笑着。阿黄只得悻悻然地垂下头，它真讨厌这个三七开"小分头"，夺取了女主人对它的亲热。不过有一点阿黄还是很满意的，那就是女主人只准那个青年在周六下了班来，而且每当他要女主人一起出外散步时，女主人总是热情呼唤："阿黄！来！来！"这时候便是阿黄最兴奋的时候。它一听呼唤，立即最先冲出门口，一路上又在主人身前脚后跑来跑去，一直到女主人告别阿王，它才跟女主人一起回家。有时即使女主人没唤它，它只要看见他俩出去，也就紧紧跟着出去，真象一个忠诚的勤务兵。

时间飞快，已近深秋季节，有一天又是周六，阿王衣冠楚楚，头上还抹了发蜡，来请小环出去散步。阿黄也紧紧跟随。可是两人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连家也看不到啦！后来他俩走到一条小河边的树底下，停住了步，并且都坐下来了。阿黄也不客气地静卧在主人前边，耷下舌头，休息一下。

咦！阿黄突然看见那阿王在向女主人请求着什么，它侧耳听听，哦！那阿王说："你把我们见面谈心的时间规定得太少了，只能周六才见面，在厂里又不许讲话，可我实在熬不住啦！我爱你爱得快发疯了，你就是我的生命，今天你答应了我吧！"

女主人却纹丝不动，也没开腔，不知她在想什么？谁知那阿王见小环不响，竟狂热地张开双手紧抱住她那纤细的腰肢，还伸出嘴想亲吻。阿黄一看，这是干嘛？！想欺侮女主人吗？马上跳了起来。果然，女主人用手推开阿王，说："别这样！我不要！"在阿黄听来，这是主人的命令，它马上四肢弓起，胫毛倒竖，大眼圆睁，张开那血盆大口，"呜"低吼一声，马上要向阿王身上扑去。"啊！"那个阿王惊得脸色雪白，马上乖乖地松开了双手，狼狈而气急败坏地骂娘了。阿黄可不管他呼爹骂娘，还是虎视眈眈地逼上去，只要女主人再下令，它就会毫不留情地扑上去咬他个鲜血淋淋！

不料，女主人不但没下指令，还冲着阿黄说："去！阿黄！走开，自己玩去！"阿黄看了女主人一眼，心中虽然不满阿王刚才的举动，可还是听女主人的命令，悻悻地走开了。

阿黄一走开，阿王又神气了！他又靠近小环愁眉锁眼地说："我真的爱您，我们元旦就去——""不！"小环拦住阿王的话，"我还年轻，再说我们认识才几个月，相互了解还不够。""不！我是了解你的。"阿王为了表白自己真诚的爱，竟跪下发誓："为了你，我肯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只要你说一声，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敢闯！"

小环顿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应付这场面好。

就在这时，突然在他俩的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下火海上刀山做啥？下河去洗个冷水澡吧！"阿王和小环转过头来一看，啊！两个蓄着大长发，穿着牛仔裤，戴着蛤蟆镜的人站在身边。"你……你们……"阿王紧张得几乎站不起来。"你们想干什么？"小环响亮地喝问一声。"就干这个！"随着声音，两把寒光闪闪的弹簧刀在他们面前晃动。"啊！"阿王接连退了两步。小环却挺胸站着，愤怒地说："要干什么！"阿王抖索着一边说着："别！别！"一边连忙脱下手表送过去。"哈哈！这才叫识相！"歹徒一边冷笑着，一边转身淫邪地朝小环一歪嘴："姑娘怎么样？要咱哥们亲自动手吗？"阿王马上又过去从小环手上脱下手表递过去。他以为该完事了，就拉着小环想走。"怎么，想走啦？"一个歹徒淫笑着，用刀指着阿王鼻子，"你滚好了，姑娘留下！"另一个歹徒走上来说："刚才你不是说敢下火海吗？现在就请你下河去！"说着用刀逼着阿王，阿王惊恐地两眼盯着刀尖，一步步朝河边退去，结果真的下河在冷水中站着，动也不敢动一下。

这时一个歹徒打着哈哈说："姑娘，一样的，来让我亲一亲吧。""啪"，他没亲着，嘴巴被小环狠狠扇了一记。小环看着阿

王毫不反抗地朝河中走去，可把她气坏了，一股气愤在心头燃烧，猛然产生一股巨大力量！那歹徒怎么也没提防，被打了一个趔趄，“扑通”跌入河中。另一个歹徒见状马上挥刀直向小环捅来。“慢！”那个河中歹徒咬牙切齿地说：“揪住她，狠狠玩他妈的一下子，再叫她尝尝刀子的味道！”

两个歹徒同时扑向小环，拼命想剥下她的衣服。小环死命反抗挣扎，可是，时间一长，一个姑娘怎斗得过两个凶恶的淫棍。她被掀倒在地上，她只有叫救命了。她喊阿王，可阿王象根木桩插在水中，连帮助喊救命也不敢。在这危急关头，小环猛地想起了阿黄。她悔恨刚才真不该叫它走开！但她还是拉开嗓门拼命叫着：“阿黄！快来——”“哈哈，你的阿王在洗冷水澡呢，帮不了你忙，还是乖乖地听话。”另一个歹徒说：“再喊我捅了你！”

小环豁出去了，仍一边撕打，一边大声呼救：“阿黄！阿黄！快来！”

呼！呼！呼！随着一阵呼叫，一条黑影犹如猛虎下山，“嗖”一声，扑了过来。只听一个歹徒“啊”一声怪叫，手捧着被撕下半边的耳朵，掀翻在一边。“啊！阿黄！”小环看清是阿黄来了，精神为之一振，忙高声叫道：“阿黄！咬！咬！咬死他！”阿黄，忠诚而勇敢的阿黄，无所畏惧地扑向手持刀子的另一个歹徒，从他臂上撕下一块肉来，痛得歹徒甩了刀子，连忙转身逃跑。那个手捂鲜血淋淋耳朵的歹徒也狼狈逃窜了。阿黄立刻猛追过去。

小环想到歹徒身上已留下阿黄咬下的记号，就不怕他们逃脱法网，亲热地呼唤：“阿黄！回来！”阿黄听到女主人的呼唤，似乎仍不解恨地冲着远远逃去的两个歹徒，“汪汪”叫了两声，才舔舔嘴巴，摇头摆尾地回来了。

小环激动得眼里噙着泪水，深情地抚摸着阿黄的大耳朵，轻声说：“阿黄，你为什么不是人啊！你比人还对我忠心！”

这时，满身水淋淋的阿王，已爬到岸上，他垂头丧气地嗫嚅着：“小环，对不起，我……”

小环说：“不，不需要对不起，你使我明白了许多东西，今天的事我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想来你自己也明白，你还不如阿黄！今后让阿黄伴我散步够了。”说完，瞧也不瞧他一眼，朝阿黄头上一拍：“阿黄，我们回家。”阿黄欢快地蹦跳着伴随女主人走了。阿王被抛弃在后面，象木头般站着，耳边回响着：“你不如阿黄！你不如阿黄！”的声音。（题图、插图：刘斌昆）

「杨七郎」打擂

湖南　王泸

这个故事说的不是杨家将里的杨七郎打擂，而是湘市汉剧团里那位唱花脸的演员杨七雷在舞台上真打擂的故事。

杨七雷跟杨家将里的杨七郎一样，生得虎头豹额，雕嘴鱼腮，面如锅底，目似朗星。他刚出科班时，在一个小镇上唱《杨七郎打擂》，他走到话筒前一声巨吼，好似晴空劈下一个炸雷，震得全剧场嗡嗡作响，把前排一个妇女怀中的三岁小孩吓成呆痴。从此，他的威名不胫而走。由于他专唱杨七郎，身架、脸膛、嗓门和生性又酷似杨七郎，剧团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七哥，而观众们则干脆叫他"杨七郎"。

眼下的七哥与当年大不相同。近年来由于剧团长年在外地巡回演出，饥餐劳累，患了严重的胃病。原来结实粗壮的身架瘦成了皮包骨，一双大腿成了细麻杆儿。但奇怪的是，他那副天生的花脸脸盘子却瘦不下来，一副雷霆般的嗓门越吼越亮。

有一次剧团来到湘鄂交界的黄山头一个小山村演出，杨七郎打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这天晚上剧场里灯火通明，锣鼓喧天，舞台上正在演出杨七郎连台本戏《二狼山》和《调寇审潘》。七哥还是扮杨七郎。戏演的是杨七郎打擂时，三拳两脚打死了潘仁美的儿子潘豹，潘杨两家结下冤仇。杨家父子兵困二狼山，杨七郎奉父亲之命回营搬救兵，潘仁美乘机陷害，将杨七郎乱箭射

死。七哥演完这出戏，只觉得胃中一阵绞痛，豆粒大的汗珠顺着满脸黑油彩淌下来，他只得和装靠在戏服箱上直喘粗气。

一会儿，突然听到台前人声鼎沸，一片喧嚣怒骂声。七哥猛地一惊，呀，出事啦！他顾不得胃痛，一个翻身跳起，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台前。只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千头攒动，一片骚乱，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气势汹汹地跳上舞台。戏已被迫停演了。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戏演到潘仁美害死杨继业父子后，八贤王调寇准前来勘审潘仁美。原本中《调寇审潘》是假设阴曹地府，诱出潘仁美的供词。每当演到此时，舞台上阴森恐怖，判官、无常，使人侧目；大鬼小鬼，叫人心惊。这次巡回演出，七哥把这场假设阴曹改成寇准在庙内设宴款待潘仁美，假作保赦，用计灌醉潘贼，诱出供词，收到异曲同工之效果。没想到在这个偏远小山村演出，竟闹出乱子来。

为首闹事者是个乌脸大汉，此人前些年曾跟着镇上的业余汉剧团混了几年，学得一肚子汉戏，回乡后，便成了这个山村汉戏围鼓堂的掌桌大哥。只见他高卷袖口，露出铁疙瘩似的胳膊，拉开嗓门嚷着："你们城里的班子欺人太甚！竟敢把寇天官假设阴曹这场戏丢了不演，欺俺山古佬不懂戏？二和尚，唱一段寇天官假设阴曹的北路一流，给他们开开眼界！"一个壮实得象榆木桩似的光头小伙儿，把腰带一紧，干咳了两声，清清嗓门，两拳握了个凤点头的架势，嘴巴一张，喝了起来。他那清脆的嗓音，娴熟的唱腔板式，一段一流转慢二流的唱调，竟一字不差地唱下去，唱完后，得意地晃了晃脑袋，用挑衅的目光瞪着剧团张团长。

张团长怎么也没想到这偏远山区竟有如此熟悉汉剧传统戏的，他站在台中，涨红了脸，大声解释："观众同志们，静一静！我们演出的传统戏，都是经过加工整理了的，改掉了戏中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是为了……"

"不行！"乌脸大汉打断张团长的话，上前两步蹿到张团长跟前，挥着蒲扇似的巴掌，凶狠地叫着，"你这当官的少来这一套教训人！寇天官假设阴曹的本头，是师傅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你们竟敢违犯宗师，把一整场戏都丢了，俺们不答应！你们今天不唱寇天官假设阴曹，别想过门！"

乌脸大汉一伙蛮横寻衅，惹恼了丑行师傅华华彩。他跳上前大叫起来：

"你们都给我滚下台去，老子华华彩唱了四十年戏，从没见过看戏的上台捣蛋，真的癞子打伞——无(发)法无天！"乌脸大汉针锋相对："老子看了四十年的戏，从没见过你们的班子丢了一整场戏！你们到底唱不唱假设阴谋？""不唱！"乌脸大汉把手一招："伙计们，拆他们的幕布，抬他们的箱子！"接着一帮汉子怪叫着，一个个准备拥上前来劫台。华华彩"刷"地抄起一根镔铁棍，跳到台前，两眼冒着火，怒不可遏地大喝一声："你们谁敢动手，就尝尝这棍子的厉害！"剧团一帮青年演员一见华师傅抄起了家伙，也一个个抄刀的抄刀，提斧的提斧，抡锤的抡锤，差不多十八般兵器皆出场了。那乌脸大汉一见这阵势，往后一跳，龇牙冷笑一声："嘿嘿！打到老子们的窝里来了！"说着，手一招，台下"噌噌噌"又跳上几条粗壮的汉子，把身架一矮，一字儿排开，拉开架势。两边阵势已经摆开，眼看一场大型斗殴即将暴发，张团长急如火燎地跑到售票房摇起了区派出所的电话。

这时候，只见乌脸大汉一个飞脚，"啪"一步蹿到空中，落到华华彩的身后，闪电似地抬起右腿，准备猛扫过去。就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突然，"哇——"一声霹雳，只见一位身着青绣袍，腰系青蓝带，足蹬粉底靴，手执七节钢鞭的黑花脸，象天神一般挺立在乌脸大汉面前。那大汉抬头一看，猛地一怔，哎呀，"杨七郎！"他胆怯地"哗"跳出圈外。慢慢退到台边。哎呀，这样灰溜溜地下台，岂不有失我掌桌大哥的体面；他牙关一咬，心肠一横，老子的拳术在这方圆百里还没碰到对手，这"杨七郎"不过是个外壳花架子，怕他何来！想到这里，运足中气，"刷"使出一个螳螂拳的招式，准备进拳。华华彩大喝一声："七弟闪开！"舞着镔铁棍就要上前。这时七哥腰一弯，腹一缩，头一昂，张开嗓门"哇——"又一声猛吼，恰似一个炸雷劈开，震得乌脸大汉一伙呆若木鸡。全剧场千百个闹哄哄的观众，被震得鸦雀无声。一会儿，有些观众笑开了：哈哈！今晚"戏"太精彩了，"杨七郎"真的打起擂台！"潘豹"真的碰上了"杨七郎"啦！

七哥一见两声猛吼镇住了这一帮捣乱闹事者，心中一时兴奋，早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他俨然以杨七郎再世，视乌脸大汉为潘豹了。他想当年张飞在当阳桥头大吼三声，河水倒流，吓退数万曹兵；老子我"杨七郎"再吼一声，吓退这一帮闹事的汉子，也可避免一场流血的斗殴。想到这里，他舍命

运足丹田，深深吸了一口气，猛蹿两步"哇——"一声撕裂心脾的暴吼，震得地面也仿佛抖动起来。这惊天动地一声暴吼，早把这一帮汉子吓得抱头鼠蹿，纷纷跳下台去。那乌脸大汉也慌慌张张退到台沿，"呀"一声跳下舞台，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看着黑煞神似的"杨七郎"。

这时候，又听得一声山崩地裂的吼声，只见七哥一个"反骗马"使出当年绝招，飞身跃下舞台。那帮大汉见"杨七郎"飞到空中，象南天门降下了天神，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嘴里惊呼："快跑呀！'杨七郎'来啦！'杨七郎'来啦！"边喊边拔脚就跑。一霎时，剧场的观众好似潮水一般往后涌去。那乌脸大汉也一边转身慢跑，一边回头盯着"杨七郎"的招式。

这时七哥大吼三声飞下舞台，早已气尽力竭，两脚着地时，眼睛发黑，两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那乌脸大汉一看，立即大声喝道："伙计们，别跑！别跑！妈拉个巴子，这'杨七郎'是个假的！是个假的！"说着，转过身一齐朝七哥拥去。乌脸大汉举起拳头正要往下揍时，突然一声："住手！"他抬头一看，见几位民警已站在他的面前。

等民警把带头闹事的几个大汉带走后，全团演职员一齐下台拥到七哥身旁，看着他那咬紧牙关，汗水流淌，强忍胃部巨痛，右腿半跪在地上还拉着山膀的架势，禁不住又钦佩，又心疼！几个小青年把七哥举起来，抬上舞台，只见他在空中还亮着那半跪手拉山膀的身段架式，剧场内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哈哈！好一个讲脸面，逞豪强的七哥呀！

从此，"杨七郎"的威名传得更远了。（题图、插图：崔君沛）

酒家图像

搜集整理
邱维俊　张寄寒
江　苏

从前有个沈万三发了财，在家乡昆山周庄镇上大兴土木，造起一幢七进深、有七座跑马楼的大厅，总称“沈厅”。

沈厅最前是一间庄严而又堂皇的仪门楼，高达两丈，全部用水磨的青砖雕刻砌成，上面覆瓦飞檐，刁角高翘，下面承砖斗拱，紧凑精致，中间五层，都用浮雕着人物、花卉、楼台等形象的砖雕来镶砌。

沈万三为了砌造仪门楼，重金聘请了无锡擅长砖雕、闻名江南的泥水匠蒋亚。蒋亚虽说技艺高强，为人却傲气保守。他一到沈万三家，就提出要单独给他开辟一个工场，不准其他匠人师傅和他一起干活。沈万三一口应允了。

开工不久，忽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对沈万三说：“我叫向阿祥，家住苏州乡下，因投亲不遇，沦落到此。我自幼也做过泥水匠，请收留我作工，让我谋点生活吧。”

沈万三看他言语恳切，人也老实，便点头答应，安排他做下手杂工。

几个月后，仪门楼的外壳砌好，单等蒋亚的砖雕竣工，便可搬出来装嵌上去。

蒋亚设计的仪门楼砖雕共分五层，每层用六块水磨青砖联刻成一幅浮雕，第一层刻的是“状元及第”，雕出一个新科状元衣锦荣归的热闹场面。第二层刻的是“洋矶访贤”，雕出周文王亲临渭水河边，拜访正在垂钓的姜太公的故事。第三层刻的是“鹊梅登枝”，雕出朵朵红梅怒放，喜鹊在枝头鸣啾的吉祥图样。第四层刻的是“昆仑寿星”，雕出一个手持拐杖，胸托蟠桃的老寿星，左鹤右鹿，背衬苍松，神态生动逼真。第五层刻的“独占花魁”，

雕的是一幅牡丹图，雍容华贵，苑园称王。这些砖雕一搬出来，所有的人无不赞叹不绝。

蒋亚亲自指挥，用明矾、糯米为胶，将砖雕逐一拼接嵌砌。向阿祥也在许多工匠中搬递刻件，谁知蒋亚发现他是个老头子，身上又穿得破破烂烂，就走上前说："下去下去，谁要你这个穷酸老头来动手，当心别弄脏了我的砖雕！"

向阿祥很气愤地说："怪了，主人不嫌我，你倒嫌我老弱贫困了！"

"要是失手碰坏了，你赔得起吗？"蒋亚用手指着那浮雕说，"砖头虽有价，可是我的技艺决不是你能赔偿得起的。""你是来出卖你的技艺的，技艺再高，总有个价，倘使碰坏了，我愿意用工钿抵偿。""五两纹银一块。"蒋亚伸出一个巴掌，想吓退向阿祥。向阿祥毫不害怕："试着再说吧。"

蒋亚看向阿祥坚持着要干，便将外衣一撩，亲自爬到脚手架上操作，向阿祥就站在扶梯中间传递。蒋亚故意快速地嵌砌着，一层、二层接连上去，当砌到第三层时，向阿祥刚接到一块砖雕，还来不及朝上递去，蒋亚突然大声斥道："你是死人还是活人！"慌得向阿祥赶忙单手托砖，举过头顶朝上送去。谁知蒋亚又不俯身去接，还是大声训斥："快送上来！老家伙！"向阿祥一阵慌张，手再也支持不住，一失手，只听得"哐啷"一声，砖雕堕地，顿成碎片。蒋亚暴跳如雷，顿足大骂。

向阿祥这时反倒镇定起来，他说："碎了，我赔。"

蒋亚指着其余几块砖雕说："要赔得全赔！"

"摔坏了一块，却要我全赔，可有这种道理？"向阿祥走下扶梯，找到了沈万三，讲明原委。

沈万三过来劝解说："蒋师傅，看在我的面上，你重刻一块，工钿照补。"

主人出来打圆场，照理蒋亚可以领情让步，谁知他横起眼，摇着脑袋，说："沈福公，你说得太轻飘了！要知道，这些砖刻乃是我的精心制作，每一层都是夜以继日一气呵成的。跌碎一块，其余几块就都无用了，要我重新补雕，黄金堆成山，我也无能为力。"

沈万三着急地说："照此说来，莫非这第三层的砖刻就砌不成了！"

蒋亚从架上爬下来，洗净手说："除非仙人，才有本领补救。"

向阿祥看沈万三虽然焦急，但对自己并无半句怨言，不觉心头感激，拱着双手说："沈相公，事情由我而起，我有责任。蒋师傅也不必发怒生气，办法还是有的。我学过泥水匠，也会一点儿砖雕技术，愿借红烛一斤，就在今天开一个夜工，保证明天补雕出摔坏的砖头，可好？"

蒋亚一愣，想不到这个穷老头竟敢夸这样海口，不由得发出了一阵轻蔑的冷笑。

沈万三将信将疑，只好勉强答应说："你就试着干吧。"

向阿祥领了红烛和青砖，邀了几个做下手的工匠，竟在工棚里举杯痛饮起来。几个朋友都担心地说："闯了这样大的穷祸，看你还这样笃定！"

"不用急，我一吃饱老酒，兴致来了，正好干活。"

一顿老酒，直饮到月照东墙，几个朋友吃得醉醺醺地散去，向阿祥也已酣意十足，这时，他立即点亮两支巨烛，把室内照耀得通明雪亮。只见他坐近青砖，不用画稿，便操刀雕凿，边作边歌，铁錾如飞，直响到四更敲过，煞时绝响。

天亮以后，向阿祥搬了那块雕好的青砖，来见沈万三说："请沈相公验看。"

沈万三一看，顿时惊喜交加，拍手称好。上工的匠人得讯后，也纷纷上前围观，只见向阿祥的砖刻上，枯枝纵横，红梅朵朵，有的含苞，有的绽开，隐隐还有似浸染过烛光的红色交映，枝头几只喜鹊，神态各异，生动欲出，尤其是片片鹊翎，雕刻得羽茸折叠，细若发丝。他的砖刻和蒋亚的一比，蒋

湖北　赵好璧　搜集整理

这故事发生在那动乱年代。

武汉市南星弄有个老妇人叫涂妈，这涂妈二十五岁就死了丈夫。留下个遗腹子，生下后取名吴门。涂妈全靠帮人缝补浆洗好不容易才把儿子拉扯到高中毕业。

吴门高中毕业的那年兴下放，他和同学们一块上山下乡来到鄂西山区。一去就是四五年，招工招了好几批，可他孤儿寡母的，背后没荫子，活

亚的大为逊色。

人们一下围住了向阿祥，鼓掌叫好。向阿祥笑着说："我年纪老了，已经好久没有使用雕刀了，技艺已远不如前了。"

工匠们抬着向阿祥的砖刻，与蒋亚的几块砖刻砌上仪门楼的第三层，左右巧合，纹丝不差，真可以堪称"神技"。

等到蒋亚走来，立在仪门楼下，仰望着向阿祥补刻好的砖雕，半晌无话，暗暗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认出来，这种砖雕只有出自苏州香山匠人之手，才能雕刻得如此技高艺精。他连忙整整衣帽，拉着沈万三说："我甘拜下风，愿拜祥伯为师！"谁知再也找不到向阿祥了。

原来这向阿祥就是赫赫有名的酒鬼祥师傅，是香山帮的一只鼎，他是故意化装成穷老汉，前来煞煞蒋亚骄气的。他已趁人围看砖雕时，悄悄坐船回香山去了。

"沈厅"的仪门楼中层，至今还保留着一组"鹊梅登枝"的砖雕，中间有一块最为精美的，便是向阿祥的"醉雕"。凡前来参观的人，无不认为是世上少有的绝技。　　（题图、插图：谌孝宏）

动没票子，眼看回城没指望了。涂妈成天为这事怨自己命苦、无能，拖累了儿子。吴门也觉得把老母亲一个人放在城里，无依无靠，于心不忍。他几次想叫母亲到山区去，又怕老人家失望、伤心，几次都不敢开口。

这年，端午节快到了。端午那天正是涂妈的生日。吴门平时很少回家，可他又怕母亲怄气，因而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回家。

端午节的前几天，吴门左手提一袋子山货土产，右手提一个竹笼，回了家。

吴门一进门，见母亲正忙忙碌碌织毛线。他仔细端详端详母亲，见她脸上又添了许多皱纹，不禁喉头一哽，泪花簌簌淌下来。但他立即又用衣袖擦去泪水，强扮个笑脸，脆口脆声地叫了声："妈！"涂妈一听，忙着放下手头的针线，掸打了一下衣服，上前抓住儿子的臂膀，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个够，才说："门儿你回来了！""回来给您做五十大寿啊！""唉，都是妈这苦命拖累了你，还做什么寿啊！"说着说着涂妈竟揩起眼泪来。

吴门说："妈，不要那么说，我今天给您带来运气了，您看！"他一面说一面指着竹笼说，"您看这猫子多漂亮啊！"涂妈心疼地鼓了儿子一眼："看你这孩子，真是穷开心，我们这样穷家小户，喂它有啥用？""您不是说狗来穷，猫来富吗？这是我从山上捡来的。"

那是一个月前的事儿，那天吴门上山砍柴，在密林深处，发现这才生下来的小猫。可这小猫也怪，它不吃饭，专吃肉。吴门想，眼下知青点上只撂下自己一人，把它留下作个伴吧。好在自己从小练就了一手好弹弓，上山打个山鸡野兔，那是百发百中的。就这样，他把小猫儿养下了，慢慢地这小猫就和他建立了感情。他收工一进门，它就摇头摆尾向他扑来，咬衣舔脚，蹲趴蹦跳逗他玩；他一坐下，它就偎在他怀里撒娇儿。这次回家，他特地为猫儿编了个竹笼，带回来。

涂妈也顾不得猫呀狗的。她揩去泪水，忙拿出肉票叫儿子割肉买菜去，自己就忙着生火煮饭。

吴门割肉回来，首先割了一大块喂了猫。涂妈一见微微一笑："就怕饿了你那宝贝疙瘩，人都吃不上肉，就先喂它！""妈，它怪通人性呢，不信您试试。"

涂妈不相信，她拿了一块肉走去，那猫就象知道是他伙伴的母亲一样，

前爪捧着她的手，又是舔，又是嗅，看看肉，看看她。涂妈暗想，难怪儿子把它当成心头肉，这猫实在逗人爱。她很快就把它当成这个家庭的一员了。

一晃又是几天，积存下来的肉票，人吃猫也吃，眼看就快吃光了，那年月又不兴卖议价肉，要想超计划吃肉，只有拿钱找人买肉票再去割肉。可是肉票不好买，价又高，眼看猫子没吃的了！涂妈心想，这猫好是好，就是养不起，几次想叫儿子把它卖了，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后来实在没法儿了，涂妈就和儿子商量道："眼下人都没吃的，哪还养得起这猫。卖了，放它一条生路吧！"吴门沉思了半晌，心想，只有走这条路了。

这天，让猫子美美地吃了一餐肉，依依不舍地把它抱在怀里说："猫呀猫，不是我狠心把你抛，只因家穷养不起，只好把你送到高门大户去！"猫子一听，"噌"一声跳下地，撒了一阵欢，就往笼子里钻，看那样子它还高兴呢。吴门一见，喉头一哽，鼻子发酸，心里好一阵难受。涂妈这时也走了过来。猫子一见，钻出竹笼，向她摇头摆尾一番，好象是在喊"再见"，然后一弓身又钻进了笼子里。涂妈触景生情，两行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

吴门关好竹笼，盘了一个饯花往笼子上一插，就提着上了街。

吴门来到十字路口，放下笼子。只见一个白皙脸儿中年男子，往笼子一瞄，匆匆走了过去，走了十来步，又猛转身走到笼子前，盯着猫子左瞄右瞧。吴门说："您买猫，随便给几个，连笼子一起提了去！"那人问："这猫是从哪来的？""在山上捡的。""哪个山上？""鄂西山区。"接着吴门就将捡猫的经过讲了一遍。那人又问："这猫吃什么？"吴门一愣，心想，要说专吃肉人家会买吗？就含含糊糊地说："肉呀鱼的，什么

都吃。”那人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吴门，最后提高嗓门说：“好，这猫子我买了，多少钱？”“随便给几个。”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千里迢迢，来得不易，给你五十。”吴门一怔：一只小猫值这么多钱？他本能地把手一缩。那人看出了吴门的心思，把钱往他口袋里一塞：“小伙子，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就收下吧！”“不敢，不敢，顶多五元就够了！”两人一个要给，一个不要，推来搡去。吴门想，人家做生意是漫天喊价，就地还钱，今天却变成了就地要价，十倍给钱。这人难道是疯子傻子不成？不收吧，这人缠着硬塞，不如暂且收下，过了这一阵，再把钱退给他。于是他就收下钱，说：“好吧，钱我暂时替您保管着，您几时要，我几时退。”那人说：“那好，那好。”说着他拿出小本，将吴门的姓名、住址记了。说了声：“小伙子，我以后还得找你啊！”“好的，好的，您几时要退都行。”

吴门回到家，将卖猫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涂妈一听，总感到这里面藏着什么祸灾，一颗心老是悬着。

一晃过了三天。这天正是涂妈的五十大寿。吴门上街买了菜，打了酒，路过绸布店，又给妈扯了一件灰的确凉衣料，进门往妈怀里一塞：“妈，这是我给您的寿礼，包您喜欢。”涂妈接过衣料，眼睛笑成了缝，再一问要八九元，她惊愕地问：“钱哪来的？那五十块钱，可千万动不得，非分之财，必有祸灾，得随时准备还人家。”吴门说：“您放一百个心，这钱分文未动，现在就交给您。有人找来，退给他也就没事了。”涂妈这才落了心。

吴门正忙着，只见那买猫人找了来。两人握手寒暄后，吴门便对妈说：“妈，这就是买猫子的同志！”涂妈一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箱子里掏出那钱交给吴门，眼睛却望着买猫人说：“一个猫子能值几文，您却给了那么大的价，叫我母子日夜不安，您来了，我们也算了了一件心事。”想不到那买猫人却风趣地说：“大妈，您嫌卖贵了，那我今天偏要再给您添三百。”说着就掏出一叠钞票递过来。涂妈眼睛直愣愣，嘴巴大张开，望着买猫人。吴门想，莫说是个猫子，就是个豹儿虎子也值不了这么多。他带着不自然的笑脸，说：“一个猫子能值几文，您这不是明明在开玩笑？”

买猫人见他那个憨厚相，打心眼里感到可爱，不禁哈哈大笑说：“小伙子，难道你真的把它当成猫？要是猫子怎么光吃肉？”吴门瞪大眼睛问：“不

是猫子，能是啥？”“山里人，难道猫子和豹子都分不清？”“它是豹子？”“你没有想到吧！”吴门激动地抓住买猫人的手问：“同志，你是……”“我是动物园的老张，今天是特地为这事来的。”

母子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吴门诡秘地高声说：“真是豹子我就坚决不卖了……”他有意不把话说完，一看老张脸上出现了紧张的神情，才惬意地往下说：“我献给省城人民，就算我从山里跟大家带回来的一件礼物吧！”老张一听也诙谐地说：“心意我们领了，钱你还得收下，我不仅要买你的猫，还得买你这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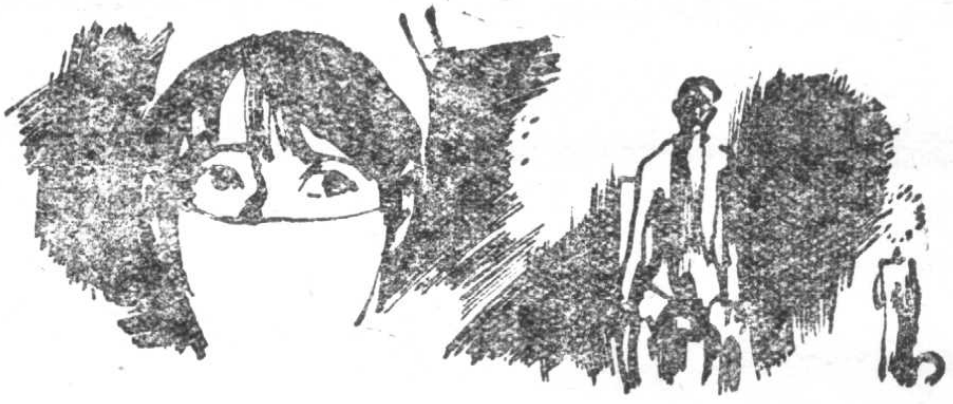
吴门一时弄不懂老张话的用意，只“嘿嘿”一声干笑：“您这是什么意思？”老张站起身来朝吴门当胸捶了一拳：“恭喜你招工了，就这个意思！”吴门一听，怔着望着老张，半晌才说：“真的我招工了？”老张顺手递过两张招工登记表：“是真的，到动物园，喂‘猫’去。快填表，就走吧！”涂妈喜得忙进里屋，拿出准备吴门一旦招工的喜糖喜烟，直往老张手里塞，接着她又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见人就说：“吴门招了，吴门招了！”边说边又是塞烟，又是发糖，搞得人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那天老张一见那“猫”就认出是一只稀有的小豹子。买回去后，大家认为出价太低，应当补钱。再说这豹子到了动物园，不知是恋主呢还是认生，不吃食倒也罢，人一接近，它就乱咬乱抓。市委有关领导指示，一定要想法把这豹子喂好。园领导一研究，决定招吴门来专门饲养小豹子。

涂妈屋里屋外张罗了一阵之后，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拍着脑门，突然冲着儿子高声说：“快，快摆酒席！”又对老张说，“请您就在我家喝杯酒吧！”老张乐滋滋地说：“你家今天是双喜临门，我这酒该喝！”

喝完酒，吴门跟着老张来到动物园。说也怪，这畜牲一见吴门，摇头摆尾扑过来，吴门赶紧把它抱起来，一阵抚摸，百感交集，扑簌簌两行眼泪往下掉。这眼泪是喜泪还是苦水，是热泪还是甜汁，吴门自己也搞不清。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他和它永远也不分离了。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蔡解强）



绿茵女士

江苏　孙庆章　搜集整理

·1· 病房里的叫声

一九五〇年仲秋的暴风雨之夜，座落在东江市西郊剑山南麓的剑山精神病疗养院的１２３病室里，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怪嚎声，紧接着，又是一个年轻女子挣扎的惊叫声。人们听了这叫声，立刻冲进病房一看，只见护士小诸昏倒在地板上，一支蜡烛，甩在一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神病患者，象木桩子一样，呆坐在那儿，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脸上毫无表情，就象屋子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一样。人们顿时又惊又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原来这天傍晚，天气异常闷热。黄海之滨有名的雷击区：东江市上空乌云翻涌，雷电交加，正下着一场可怕的大雷雨。剑山精神病疗养院门口的那块大木牌，被狂风暴雨吹打得“哐当哐当”直响。也许是精神病人对异常天气的条件反射吧，整幢大楼里又是哭声又是笑声，又是唱歌，又是干嚎，闹得开了锅。这时墙上的大挂钟，快要指向七点了，一群年轻的小护士正聚集在值班室里，只等大挂钟“当当”敲响七下，便要开始查病房。说起来也真巧，恰好就在大钟敲到第七下时，黑沉沉的夜空里突然劈下一道闪电，紧接着，“哗喇喇”落下一串天崩地裂般巨响，霎时，电灯灭了，整个城市陷入无边的黑暗里。几个胆小的护士吓得尖声怪叫起来，象群小麻

雀似地拥作一团，连眼睛也不敢睁开。巨雷过后，小护士们才陆续点起蜡烛，分头向各自分管的病区走去。

底层西半区的值班护士叫诸丽云，今年才十八岁，刚从本市医士学校护士班毕业，分配来这儿工作。小诸长着中等偏高的个子，身材苗条，婷婷玉立，特别是那双秋水一般明净的大眼睛，不时闪烁出聪明伶俐的光芒。

今晚小诸是第一次单独查房。她穿了件洁白的工作服，一只大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一绺刘海遮在额上，只露出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显得分外秀丽。她手里拿着支蜡烛，一个人穿过黑森森的长廊，大雷雨之夜的风声、雨声、雷声，加上病人们的喜怒无常的笑骂声，使她心中不免阵阵发怵。她硬着头皮，来到了１２３号病房。

小诸一分配到这里，就听护士长介绍说：住在１２３号里的病人叫夏省吾，原是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名医，后来因为受到刺激，才得了这种丧失理智的精神病。从四七年秋天入院算起，他进院治疗已三年多了。院方考虑到他的资历和过去服务于医学界的种种德行，对他特别优待，特地为他辟了间单人病室，又千方百计请专家名医治疗。只是病生到医生身上好象特别难治似的，三年来，夏省吾的病始终未见好转。

小诸轻轻推开１２３病房门，只见病人活象一具僵尸，木然地端坐在屋子中央。她硬撑着胆子，走到夏省吾跟前，把蜡烛竖在一张小方桌上，取出几片白色的药片，准备给病人服下。这时，窗外突然划过一道强烈的闪电，把小诸那张吓得失去血色的脸照得清清爽爽。此时，病人似乎猛地一惊，抬起头，一下盯住了小诸那双露在口罩外的眼睛，面部肌肉痉挛地抽搐起来。突然，他惊恐万状地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嚎，紧接着，又是一串令人毛骨悚然的傻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绿茵，你没有死……哈！……我知道！"

说罢，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扑上来要拥抱小诸。小诸做梦也没料到夏省吾会来这一手，只挣扎着喊了一声，顿时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瘫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这件事使全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大为震惊，也引起了院领导的重视。立即决定由值班的主治医生娄建中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原委。

娄建中原是解放军部队的一名模范军医，在解放东江市时，他受了伤，后来留下来转入了地方医院。夏省吾的病现在由他负责治疗。今天，他接受了医院院长给他的一项特别使命后，一直在琢磨着这件咄咄怪事。他来到医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早就听到这里的医护人员反映，夏省吾自入院以来，平时不吵不闹，从没发生过反常举动。而小诸虽然新来不久，但她和夏省吾已接触过几次，而夏对她也没什么异常表示，那么在那个大雷雨之夜，夏省吾为什么会去拥抱小诸，而且嘴里还喊着"绿茵，你没有死"呢？这绿茵又是谁？

娄建中问过许多人，都说夏省吾自住院以来，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只有他的私人司机，一个名叫黄大发的人，逢年过节送点礼物来。解放后，黄大发不来了，据说由朋友推荐，去越州市谋生去了，然而夏省吾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还是由他按月汇来，由此可见他们主仆之间感情很深，他很可能了解夏省吾的情况。于是，娄建中决定去越州市找黄大发。

三天之后，娄建中驾驶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直朝越州市驰去。到了越州以后，找了好几个汽车行，才在一家私人开办的"东亚车行"的车棚里找到了黄大发。

当黄大发听了娄建中说明来意后，脸上立刻露出了沉重的神情，没有开口，就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先生发病那是上了坏人圈套，活活给逼疯的啊！哎，现在人已疯傻了，过去这笔烂污帐，谁理得清啊！"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来。

夏省吾早年毕业于东江大学医学院，是个品学兼优的高才生。毕业后，除了在省城大医院里当过一段实习医生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便在东江市民生路挂牌行医。因为他人品端正，医术高明，博得病家的尊敬和爱戴。有位病家还特地送给他一块"华陀再世"的金匾，于是，"小华陀"雅号便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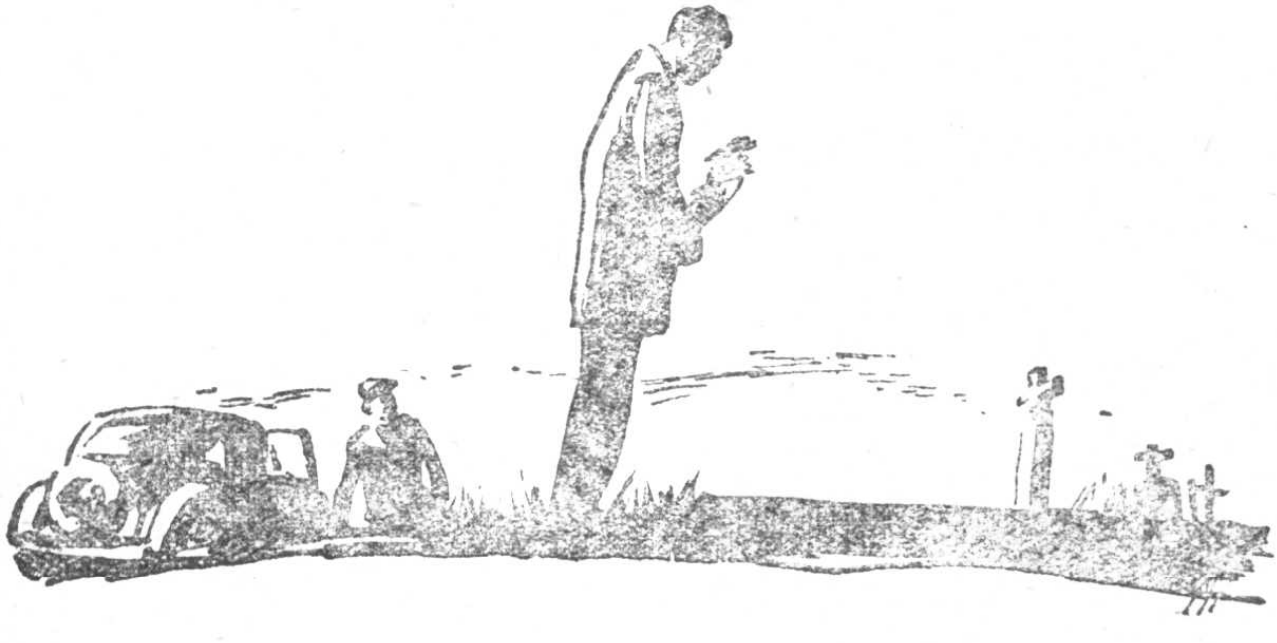
遍了东江市。

夏省吾虽然成了社会名医，但不管刮风下雨，炎夏寒冬，白天黑夜，凡急症需要出诊的，说走就走，从不含糊误事。为了这，他还特地在挂在诊所门口的那块医牌上，亲笔写上："日夜出诊，风雨无阻"八个大字。

夏省吾为人虽说随和，平易近人，可也有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怪癖。三十多岁了，竟多次谢绝热心的说嘴媒人，还坚持守身一人。但是，每逢清明节，他却总要带上黄大发去西郊剑山公墓扫墓。在一个带十字架的坟上，先献上一束白色的康乃馨，然后极其虔诚地鞠上三躬。可是竖在坟前的那块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却并无一字。黄大发只知道墓里埋着一位名叫"绿茵"的女子，至于她和夏省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对她如此深情？他就一概不知了。夏省吾房里有一帧少女的八吋照片，那女子非常漂亮。对这帧照片的来历，夏省吾一直守口如瓶。黄大发猜想她也许就是坟里的那个叫绿茵的女子。

俗话说："树大招风"。夏省吾自在本市医学界成名以后，也不断遇到许多不顺心甚至很痛苦的事：同行的妒忌倾轧，地痞流氓的无理纠缠。对此，夏省吾为了成就事业，替家乡百姓解除病痛，总是委曲求全，卖金求安。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刚投降不久的一天，突然有一辆涂着国民党党徽的吉普车，驶到诊所门口停住了，接着车门打开，从车上走下一个副官模样的人来。那位副官一见夏省吾就"啪"行了个举手礼。夏省吾不由打了



个楞怔，接着，那副官递过一张名片，夏省吾接过一看，只见名片上印着：

东江市警察局长　郝耀宗

副官说："局座偶染小恙，特请夏医生出诊。"夏省吾拿着名片，对"郝耀宗"这个极熟悉的名字发了半天呆，去不去呢？他一时感到犹豫不决了。那副官在一旁满脸堆笑卑谦地说了一大串好话，终于把个面慈心软的夏省吾说活了。他收拾了一下出诊皮包，跟随副官上了吉普车。小吉普"笛笛"几声，一溜烟地向市警察局方向驶去。

谁知过了不多时候，夏省吾却自己雇了辆黄包车回家来了。黄大发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他脸色白里泛青，一进门就往沙发上一靠，抓起一边的白兰地酒，倒了满满一杯，一仰脖子"咕咚"一口喝干。又狠狠地把杯子往地板一掷，"叭"摔了个粉碎。黄大发给他开了好几年车子，还从来没见过夏省吾发过这么大的火，不禁感到惊愕和不安，忍不住问道："先生，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呀？"夏省吾气愤地说："一条披着人皮的狼！"说完，拿了杯子，又要倒酒。黄大发急了，抢过酒杯，恳求说："先生，别喝了！你何苦自己折磨自己呢？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出来嘛，一个人憋在肚子里多不好受，我虽是个粗人，可也许能为你分担一点忧愁呢！"夏省吾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大发兄弟，这不关你的事，没什么……"边说边扶着桌子边，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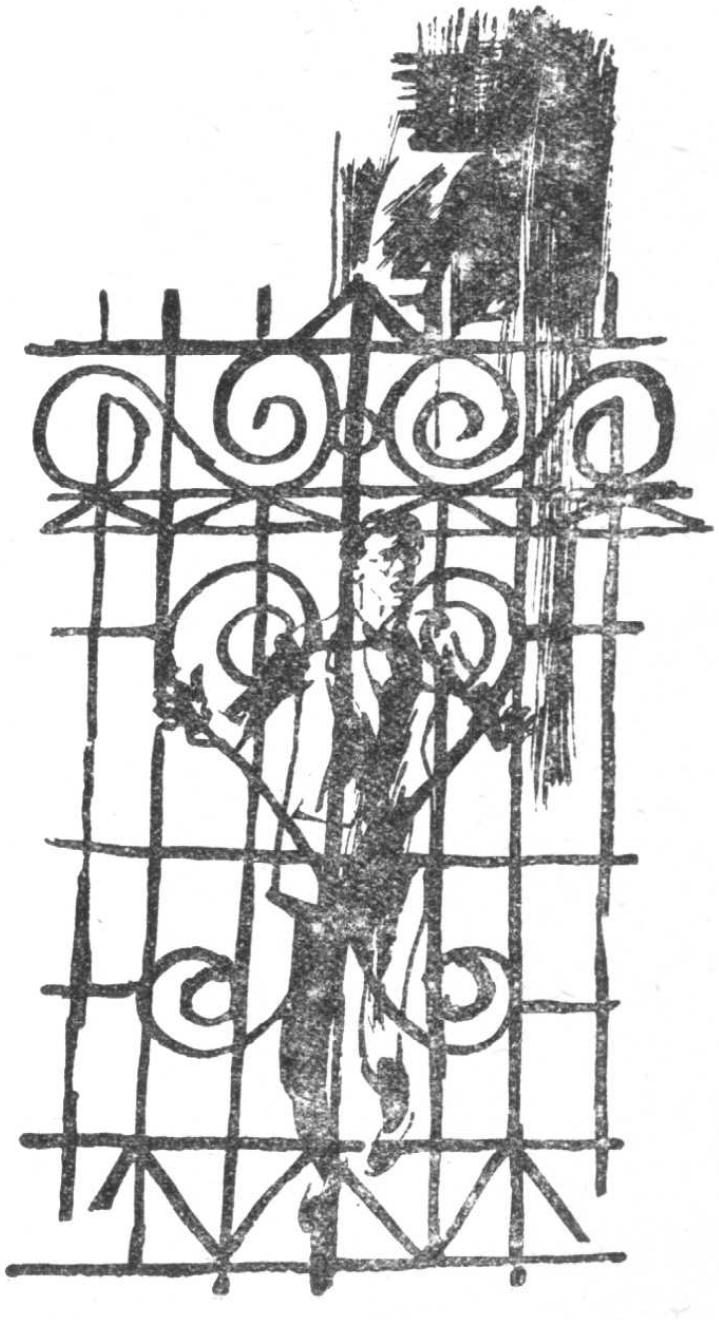
第二天，夏省吾仍旧按时起床，照常看病。可是一夜下来，他面容憔悴，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他把黄大发喊过来，关照说："今后凡是警察局来电话约我出诊，你一概回答我不在家，来了人，你也设法替我挡驾。"黄大发"嗯"着点了点头。但他心里却暗暗担心先生这回得罪了当官的，会不会惹出祸来，可是，从那以后，警察局却没有来找过麻烦，事情就这样轻易地平息下来。黄大发禁不住暗自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了几个月，一天晚上十点钟，黄大发关上诊所大门休息了。夏省吾在书房里捧了一本祖上遗下的《千金妙方》在苦心研读。突然大门"嘭嘭嘭"急促地响了起来，紧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焦急的叫门声：

"夏先生,开门! 夏先生,开门!"黄大发已经睡下了,听到了敲门声,禁不住一边嘴里嘟囔着:"谁呀? 催命鬼似地敲门,没日没夜的,顾人死活吗?"一边很快披衣下了床。他刚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从光线黯淡的台阶上,挤进一个浑身上下一团黑的人来,把他吓了一大跳。

黄大发细细一瞧,来人四十上下,五短身材,一张脸长得特别黑,仿佛生漆涂过一般,又穿了一身黑湘云纱衣裤,猛一看,简直是全身一团漆黑。

凭经验,黄大发一看来人这身打扮,就断定是个什么大公馆里的听差。那黑汉朝黄大发抱拳打了个招呼,然后"嘿嘿!"从喉咙里逼出两声干笑,说:"实在对不起,扰了你们清梦。我家太太得了急病,上吐下泻,有人说是'瘪罗痧'(霍乱),非常危险,老爷派我来请夏先生无论如何出趟夜诊,开包钱(诊金)上好商量。"



这时,夏省吾已经从书房里踱了出来,对黑汉子说:"你家主人府上在哪儿?"黑汉说:"先生,住在海潮路。"站在一旁的黄大发听了,心里不禁又是个"格登":这海潮路在市郊,不光汽车开个单程就得半个多小时,更主要的那儿冷落荒凉,虽说那儿也有几家"社会名流"的私人别墅,但也是强盗、海匪经常出没之处,一到晚上,更不太平。万一出个什么意外,连叫救命的地方也没!夏省吾倒是二话不说,立即吩咐黄大发从车库里开出汽车。几分钟以后,三人就上了路。

汽车在路上疾驰了半小时,才来到海潮路。这时已是深夜,马路上黑呼呼的,只有几盏灰黄的路灯

在空中摇摇摆摆；不远处，传来阵阵海浪冲刷在礁石上发出的“轰隆轰隆”响声，使人听来不寒而栗。汽车开呀，开呀，终于在一座花园别墅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黄大发透过大铁门朝里望去，这是幢很有气派的花园别墅，院子里有座用花岗岩围砌而成的大花圃，花圃后面是一幢法国式两层楼小巧玲珑的楼房。整幢楼黑魆魆的，只有楼上左边一间露出一点惨淡的灯光，加上花园里浓密的树荫环抱，更使这幢洋楼笼罩上一种阴暗而神秘的色彩。

夏省吾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些，下车后，跟随黑汉进了大铁门。黄大发急忙熄了火，就想跟上去，谁知那个黑汉子，却动作敏捷地把大门“哐”关上了，并随手拉上了大铁闩。黄大发只得在门外盯着院子里的动静。

大概过了五分钟，楼上那盏唯一的电灯光也灭了，只露出一点暗得发红的蜡烛火光，一跳一跳，摇摇晃晃，窗口不时晃动着一个人影，除此而外，整座院子仿佛人全死绝了，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黄大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头上沁出了汗水，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二楼窗口传来“啊！”一声惊叫，接着那一点火光也熄灭了，整幢楼房堕入了黑暗而恐怖的深渊。

黄大发的那颗心“嘣嘣嘣嘣”跳到了喉咙口，暗叫一声：坏了，先生一定遭坏人暗算了！他焦急地举起拳头，拼命地擂起大铁门。

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光景，突然，从花圃的树荫丛中窜出一个黑影来，“噔噔噔噔”飞快地奔到大门边，用力拉开铁闩，开开门直朝黄大发猛扑过来。黄大发也豁出去了，忙拔出拳头，准备和来人拼个你死我活！他那捏紧的拳头正准备往下砸时，再仔细一瞧，那黑影不是别人，正是夏省吾。黄大发立刻一把扶住夏省吾，焦急地问：“先生，怎么啦？”夏省吾好象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一般，惊魂未定，用极微弱的声音说：“快……快开车！”黄大发连忙把他扶上车，打开顶灯一瞧，只见夏省吾脸色苍白，虚汗直淌。

黄大发也顾不得细问，赶忙发动车子，就往回开，谁知汽车开出约五十公尺时，夏省吾突然连连喊道：“大发，把车倒回去，我还想上楼，看看仔细！”黄大发一听，顿时呆住了。

要知夏省吾在这神秘的别墅里，究竟遇见了什么？请听第二回《绿茵的幽灵》。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雨　中）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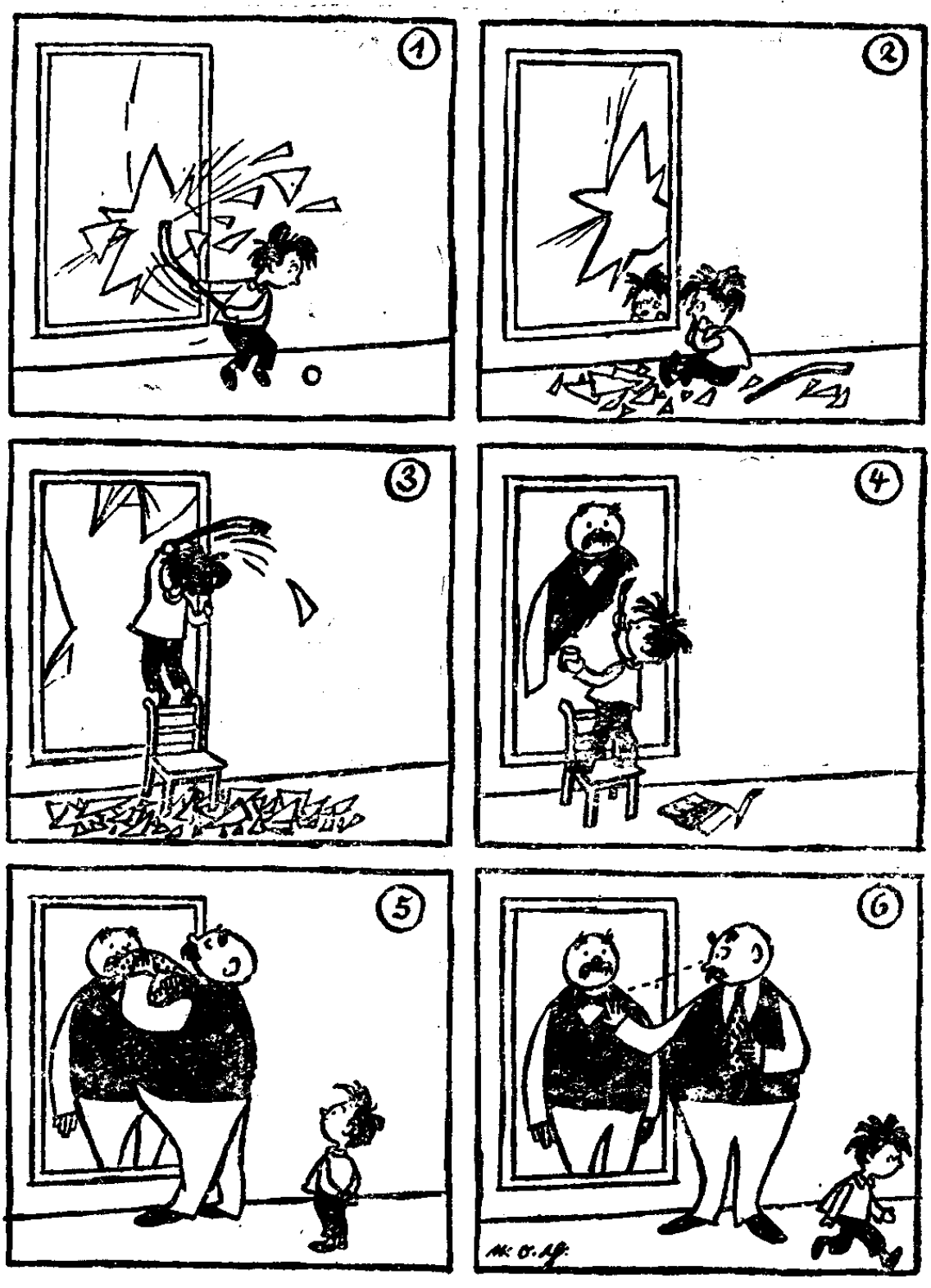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第八期

一九八五年第八期
总第八十九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绍兴路74号）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M156
（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新故事
小巷怪案……韩德贵（5）
背娘舅……吴寿亭（30）
小诸葛巧戏白大仙……尹布怀（44）
陶勇请酒……徐　珣搜集整理（49）
一笔抚恤金……张　康（52）
鬼遇……李佩今（65）
笑话十则……白　文等（26）
中外幽默故事
自作聪明的理发匠
……梁国光搜集整理（1）
做人……张　谨搜集整理（3）
牧人的玩笑……杨世杰编译（4）
三国人物传说
徐庶暖坟……陈志国搜集整理（13）
诸葛巾……姜　俊搜集整理（15）
奎元馆与"三元及第面"
……宋宪章搜集整理（17）
智人机物故事
吃鼓槌…王森亭搜集整理（19）
哭门坎…贺寿光搜集整理（20）
烧借据…王腾芳搜集整理（22）
妈妈讲故事
小乌龟戴手表……彼　岸（23）
小武学箭……董　斌（23）
眼见是虚……哀育斌搜集整理（34）
外国民间故事
真理鸟……黄玉山编译（35）
元帅与打铁匠……胡银钱编译（43）
风物传说
寺门离寺六百里
……李程远搜集整理（57）
止马营的传说
……仲　锋搜集整理（60）
谜语故事二则……张剑宇等（64）
寓言故事
兔子分赃
……诺日仁青搜集翻译整理（69）
骄傲的天鹅……登　林编译（71）
中篇故事连载
绿茵女士
……孙庆章搜集整理（73）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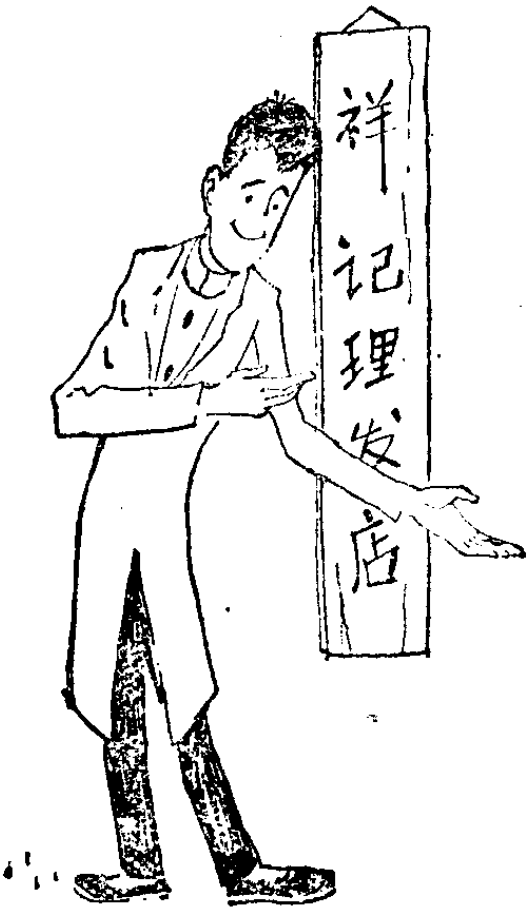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自作聪明的理发匠

湖南　梁国光　搜集整理

有个年轻的理发匠，在一个镇子上开了爿理发店。但这理发匠的手艺并不高明，剃头，刮破人家的头皮；修面，划破人家的脸皮。用人们的话说，给你留下“纪念”。久而久之，上门来理发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越做越冷清。不久，理发匠就发生了吃饭危机。怎么办？他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个好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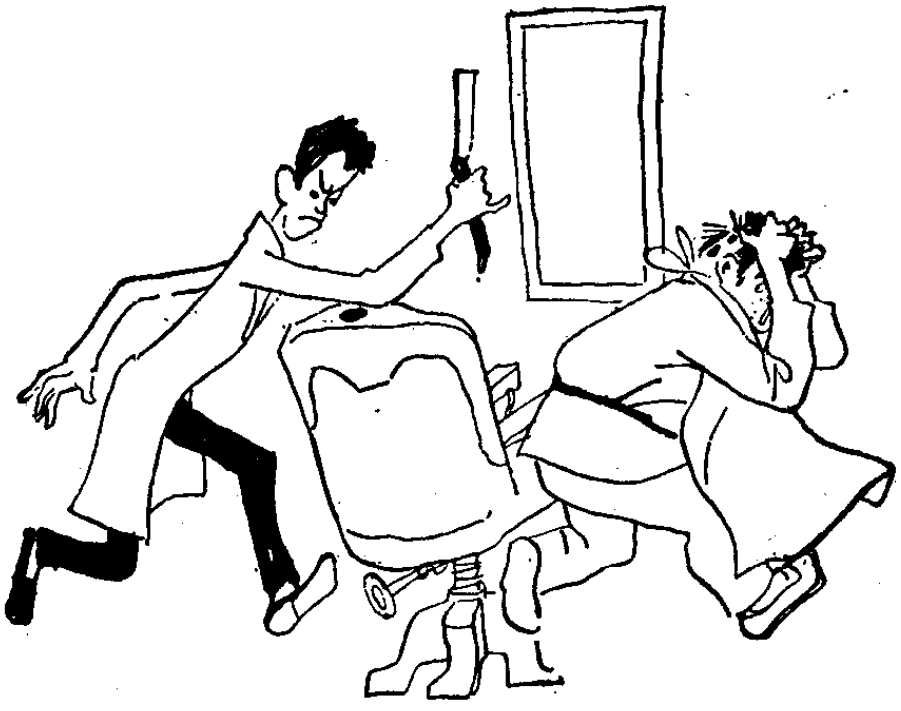
一天，他闷得发慌，就到大街上去溜达散心。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理发匠触景生情，又妒又恼，很不是滋味。他走到一家商店门口，红红绿绿的广告把他的眼睛也看花了。忽然，他心里一动，一拍脑门，说了声“有了”，就一溜烟地跑回店里。



第二天一大早，理发店门口端端正正地贴了两张大红纸广告，上面写着：

敝店设备齐全，
理发技艺精湛，
服务热情周到，
价钱公平合理，
理发包您满意，
欢迎光顾小店。

广告下面还写了一行小字：保证不留“纪念”；若割破脸面、划破头皮一次，敝店负责管饭一顿。



理发匠这一招还真灵，不一会，店门口就聚了很多人。人们议论着，嬉笑着，就是没有一个敢进店门。理发匠满脸堆笑，迎上前去，说："请哪位师傅先上座？"

一会儿，有个中年汉子一步跨进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理发匠立即给他围好围巾，拉开架式，认认真真地理起来。围在门外的人，立即象瞧把戏一样涌进了门，把个理发店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本来手艺就不高明的理发匠，当着这么多的人理发还是第一次，他的心"怦怦"猛跳起来，拿刀的手也不由抖起来。这一抖不打紧，那中年汉子的头上很快就被拉了道小口子。中年汉子喊了声："慢！"伸出一个指头，说："小师傅，该管一顿饭了。"人们顿时一阵哄笑。理发匠满脸通红，忙赔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好剃，好好剃。"他嘴里说着"好好剃"，可那手却偏偏不听话，没剃两刀，又给顾客留下了一个"纪念"。中年人伸出两个指头，说着："两餐饭了，我今天吃饭有着落了。"理发匠心里更慌了，又一连拉了好几道口子。中年汉子连手指都伸不过来，嘴里连连喊着："三、四、五、六、七、八……"

这一下理发匠心慌意乱，又羞又恨，顿时恼羞成怒，愤愤地说："好，我就管你一辈子的饭算了！"说着，就拿起剃刀，往中年汉子头上乱剃起来。剃得中年汉子两手护着头，大喊"救命"，从座位上跳下来。这回人们由笑变怒了，纷纷指责理发匠恶劣，缺德！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年人，指着理发匠说："小伙子，打铁还要本事硬，光靠广告吹牛，是行不通的。趁自己年纪轻轻，还是好好学艺吧。"

理发匠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住脸，哭了。　　（题图、插图：陆元林）

做　人

上海　张　谨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书生，极要面子，偏偏他的老婆傻里傻气的，给他丢了不少脸。

一天，书生对傻老婆说："今天有客人来，你要是不会做人，干脆躲出去，别丢人现眼的。"

老婆说："嗐，瞧你说的，做人还不会吗？客人尽管来，我自会做人。"

书生一喜："是吗？那你学着点，要大方！"

客人来了，书生老婆又是端凳，又是沏茶，招待得挺不错，书生心里好不欢喜。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书生想看看老婆究竟给客人做些什么好吃的，便来到灶屋。只见老婆腰系围裙，正忙得满头大汗，桌上是一堆小面人，坐着的、躺着的，各种姿势都有。

（插图：裴向春）

"这？"书生愣住了。

傻老婆得意地说："别急！这是小的。你看那——"书生顺着老婆手指的方向看去，天哪！那儿面板上堆着一个大面人。书生气坏了，说："你又干蠢事啦！"

老婆十分委屈地说："我这不是在学'做人'吗？""这就叫'做人'啊？你还要脸不要脸？"不料，老婆听书生这一说，反破涕为笑了："啊，瞧你急的！怎么会不要脸呢？面人这不趴着了嘛，翻过来就是了！"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牧人的玩笑

（印　度）

山西　杨世杰　编译

一天，有个老太婆经过一片森林，看到一棵果实累累的李子树下，坐着一个年轻的牧人，正在出神地看着他的羊群东奔西跑地嬉戏。老太婆由于走了很多路，又饥又渴，便走到牧人跟前，向他求道："好兄弟，我饿得头都有点发昏了。要是你愿意的话，请爬上树给我摘几个李子，让我安慰安慰这咕咕叫的肚子，好吗？"

牧人一声不吭，站起来爬上了李子树，伸手摘了两把李子之后，开口问老太婆：

"我说老大姊呀，你要吃什么样的李子呢？热的，还是冷的？"

老太婆惊奇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树上能长热李子。好吧，你就摘几个热的给我吧，让我尝一尝热李子是什么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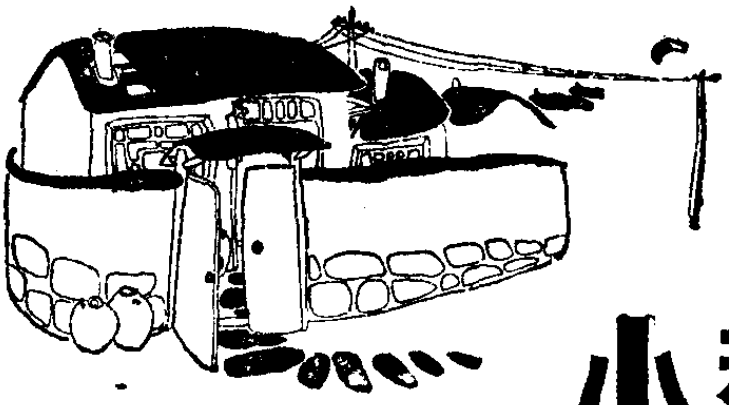
牧人听了，就把手里的李子全都扔到了地上。

老太婆从地上捡起李子，一个一个地吹干净，就站在那里吃了起来。

吃了几个之后，老太婆并没感到烫嘴，就奇怪地对牧人说："兄弟，不对呀，你摘下来的这些李子并不热啊！"

牧人开心地笑着，说："要是不热，你吹它们干什么呢？"

（题图：张　明）



河北　韩德贵

小巷怪案

有一年八月中秋节，清晨，章市公安局刑侦科，年轻的科长王刚，突然接到一件古怪的人命案子。他立即驱车赶到现场，只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妇女，七窍出血，倒在地上；她身旁还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要想知道这案子怎么发生的，咱们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这城市有条万家小巷，号称"万家"，其实只有三座小院，是条死胡同。小巷顶头3号院，住着一位万老太太，老头早已去世，只有个独苗儿子，叫万宝。万宝心眼灵，脾性倔，大学毕业之后，眼下正当"不惑"之年，当上了大学的副教授。万老太太晚年得福，七十岁上抱上了孙子。小孙孙长得"猴势"，又是猴年生的，于是老太太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猴猴"。

儿子孝敬，孙子逗人儿，万老太太从心眼里喜欢，可就是儿媳妇玉兰不称心。不知是婆婆嘴碎，还是媳妇耳背，反正婆媳俩一直疙疙瘩瘩合不拢。近年来，老太太把孙子哄得满街满院跑，媳妇对她的态度却变本加厉的孬，最近一个时期，居然连饭也不给老太太吃饱。他们吃好的，让老太太一人吃赖的；媳妇吃饺子，给老太太喝汤。万宝性子虽然倔，可是在老婆面前却软得象只羊。万老太太为了孙子，忍气吞声，气急了，顶多背地里骂媳妇一句："不得好死的！"于是乎，万家经常因为吃吃喝喝闹矛盾，出岔子。

这天，八月十五中秋节，清早起来，玉兰给猴猴和万宝吃了奶油月饼，打发他们爷儿俩去姥姥家送月饼，自己打开一块"五仁"月饼，就着婆婆给端过来的热奶，吃好、喝足，上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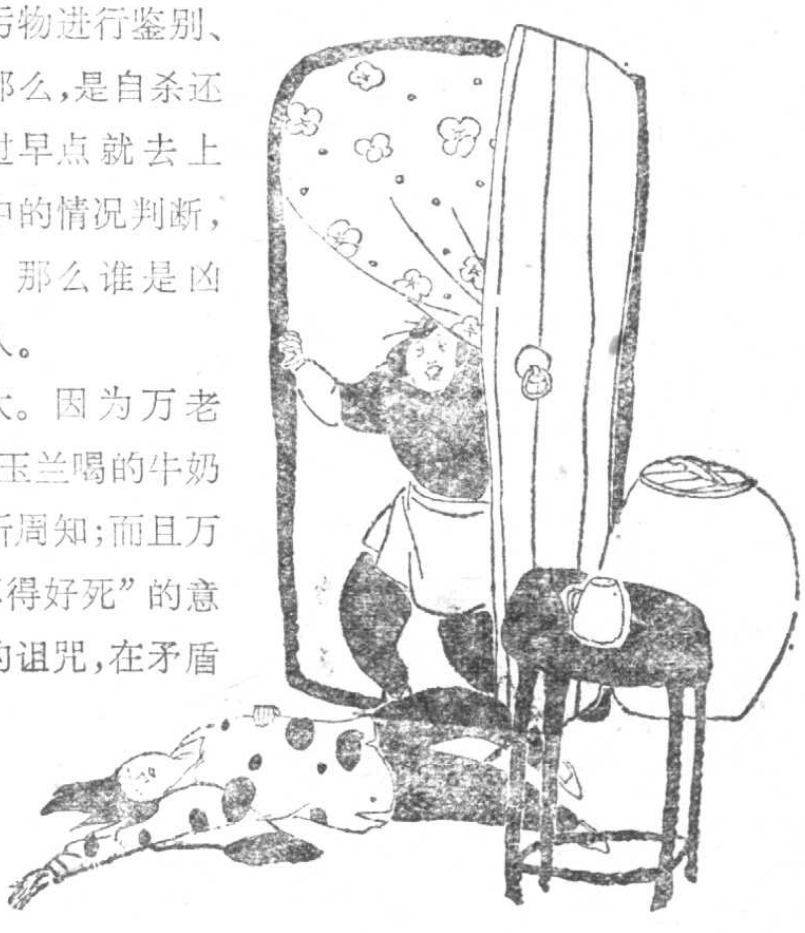
一路上，玉兰一边急匆匆往前走，一边为过节的饭食煞费心思，想怎么

才能不让婆婆尝到甜头。走着，想着，突然觉得一阵头晕、恶心，紧接着是绞肠刮肚似地疼痛，刹时间，豆大的汗珠子从那张由紫红变苍白的脸上“噼里啪啦”往下滚。她紧咬着牙关，用拳头顶住肚子，在路边蹲了片刻，仍不觉好转。好在走出家门不太远，往家返吧，当她挣扎着刚刚迈进家门，就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

万老太太听到堂屋里“扑通”一声，心想：儿子、媳妇和孙子都不在家，莫非坏人闯进来？赶快出去看个究竟。她一伸头，只见门坎里边黑乎乎一堆，不禁心头一惊，慢慢走近弯下腰去仔细一看，“啊！”吓得往后一仰，一个趔趄坐在地上，这才看清是媳妇玉兰倒在门口。她伸手抱住玉兰要扶她起来，却两手沾了粘糊糊的血。老太太不知出了什么岔子，吓得昏了过去。

等到万宝闻讯心急火燎地从岳母家赶回来的时候，妻子玉兰和老娘已经送往医院，经过几小时的全力抢救，万老太太总算缓过气来，玉兰却莫名其妙地死了。

公安局刑侦科的干警们，在王刚主持下分析案情，他们根据死者七窍出血这一现象，对吐出来的污物进行鉴别、分析，确认死者是中毒致死。那么，是自杀还是他杀呢？根据死者清晨吃过早点就去上班，发病后又挣扎着返回家中的情况判断，很快便否定了自杀的可能性。那么谁是凶手呢？他们初步分析有三个人。



第一怀疑对象是万老太太。因为万老太太是“第一现场”的当事者。玉兰喝的牛奶是她煮的；万家婆媳不和，众所周知；而且万老太太也经常流露出“让你不得好死”的意念。这种开始出于发泄私愤的诅咒，在矛盾激化的时候，形成她的作案动机是可能的。万老太太昏死在媳妇身旁，有的办案人分析，认为象万老

太太这把年纪的老人，被吓到如此程度，较为圆满的解释，似乎只能是这样：她原计划在媳妇的早点里投了毒，到药性发作，正好是在路途，或者上班时间里。但是事与愿违，当她被"扑通"一声惊起，突然发现被她投毒的人正死在她的脚下时，老太太吃不消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过度紧张，造成了她的昏厥，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怀疑对象是玉兰的丈夫万宝。因为万宝对妻子磕打老母亲，早就心怀不满。毒死妻子，是不是他长期被压抑了的怒气的爆发呢？而且几年来，他很少到岳母家，更不习惯搞什么"进贡"之类的事。此次则一反常态，主动提出去给岳母"进贡"。这就可能在他临走之前，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放入妻子的牛奶里，然后，当即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加上有人还反映说，近几年来，他妻子常扬言，万宝自从提为副教授后，就瞧不起她，还说她厂里的技术员李莉缠上了万宝。难道是出于情杀？大家认为也有可能。

第三个怀疑对象，就是玉兰同厂技术员李莉。这个女人衣着讲究，打扮时髦，是全厂有名的"金鹿"。她通过玉兰的关系，认识了万宝，特别是她从考职称、上电大开始，晚上经常找万宝请教问题，造成了万宝夫妇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李莉可能为了追求她失掉了的温暖，利用她到万家的机会，把毒药放入玉兰的牛奶里，促成她的死亡，从而实现她梦寐以求的欲望。

王刚听着大家的分析，竭力要从这众说纷纭之中理出一条能够连结真正凶手的线索。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好容易从中疏理出一些头绪，决定先围绕万老太太展开侦破工作。

万老太太虽然恢复了神志，可是每当公安人员问到玉兰的事，她除了嘴巴哆嗦、手指颤抖而外，就是摇头；问得紧了，她就支支吾吾，说不明，道不白。闹得公安人员软不是，硬不得，束手无策。

经过对残留食物的进一步化验分析，表明玉兰是被一种前几年生产的烈性鼠药致死的。又根据街坊反映，那几年，万老太太经常往外扔死老鼠。

王刚听到这一新发现，眼睛猛地一亮，这个发现至少表明，犯罪的根源在万家的可能性很大。王刚试图顺着万老太太——鼠药这条线索，再对万老太太做做工作，以便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然后顺藤摸瓜。

这天上午，王刚随同民警、居委主任一起向万家小巷走去。他一路默默

不语，思考着跟万老太太谈话的内容和方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万家门口。早晨的万家小巷显得格外宁静，王刚抬头扫视了一下这条小巷和这扇熟悉的大门，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象是要摆脱这种对办案不利的情绪，下意识地正了正大沿帽，回头用眼神招呼一下随行人员，然后大步跨进门槛。

小院里更静，除了院子中央那棵老槐树时而发出轻微的"唰唰"声，别无动静。地上落满了残花败叶，证明院子的主人已经有几天没打扫了。屋门是虚掩着的，窗户上仍挂着窗帘。王刚用食指轻轻敲了两下屋门，见没动静，他又到窗前喊："万大娘，万大娘，起床了吗？"仍然没有应声。几个人只好轻轻推门而入。

一推开门，几个人同时"啊"惊叫一声，只见里屋的门框上，面朝里吊着一个女人，杂乱的白发披散着。这不就是万老太太吗?!他们慌忙把万老太太放下来，一摸，呼吸和心脏都停止了，瞳孔已经放大，四肢僵硬。

王刚警惕地审视了现场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发现死者的衬衣兜里，有一张对叠起来的信纸。他忙打开，纸上写满歪歪扭扭的字：

宝儿：玉兰死了。大伙都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她是绝对不会自己去死的。可又是谁害死她的呢？看他们的神气，是不是觉得跟娘有关系？不过，决不是娘害死你媳妇的！

娘早就想去了，老是舍不下你和猴猴。万没想到玉兰反倒先我而去了。如今，既然弄成这么个摊场，娘死了倒省心，也给你们减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宝儿，你跟同志们说说，人死了，再查，也活不了，就别在娘身上耽搁大伙的工夫了。

娘没给你和猴猴留下什么，床底下正中，有两块活砖，下面埋着一个坛子，里面装着你爹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积攒下来的一些碎金烂银子。你把它交给公家，换些钱。你爹咽气的时候，嘱咐把这笔钱留给你们两口子，有了孩子，供孩子念书花。你把它收起来，用在正经处，别辜负你爹的一片心血。娘纵然屈死黄泉之下，也能瞑目。

望带好猴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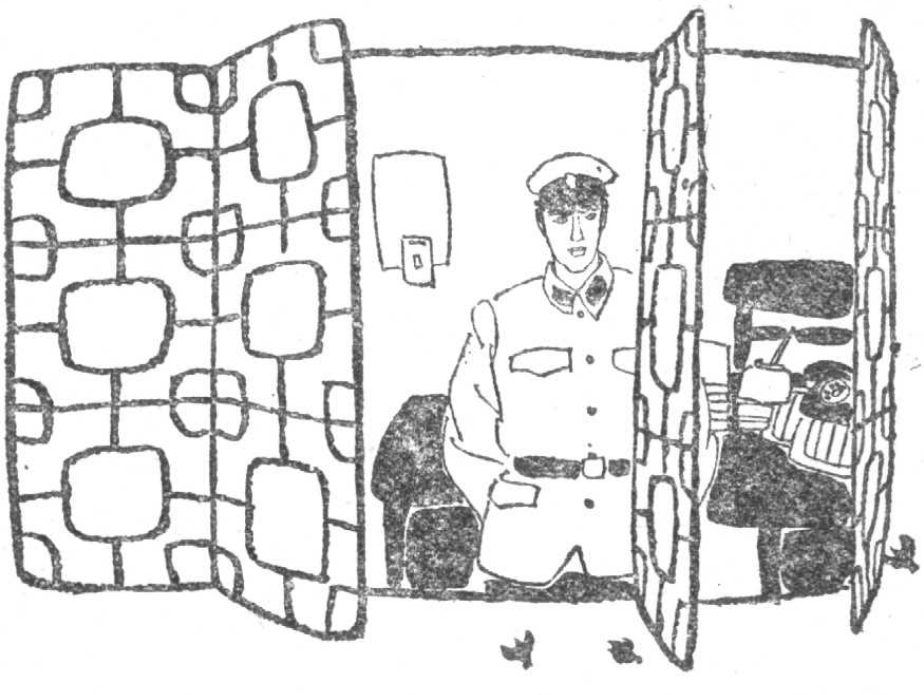
儿的娘

王刚读着信，心里热辣辣的，眼窝禁不住阵阵发酸。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来晚了！"

万老太太的自杀，使侦破工作好似拨开了笼罩在案情上面的一团迷雾。这时王刚一人坐在刑侦科自己的办公桌前，吞云吐雾，回想着昨天夜里局长亲自参加召开的全科人员"会诊"会。王刚认为，万老太太虽然具备作案的客观条件，但老人一向性情温和，对儿子和孙子都有着深沉的爱，缺乏足以构成她犯罪的性格和心理的必然性。今天万老太太的自杀，是她以特有的方式，向儿孙和人们敞开自己的灵魂！

凶手究竟是谁呢？看来，侦破工作还须从头作起。王刚想起昨夜局长在"会诊"会上说的，我们在破案过程中既不能带任何的主观随意性，也不能被众说纷纭的客观现象搅乱了自己的视听；必须从乱麻中理出一束好麻来，编织成捕捉罪犯的法网。

下一步怎么着手侦查？王刚决定抛开一切"先入为主"的框框，一头扎进生活的潜流中，去摸索与开辟通向彼岸的新路。他首先在万宝任教的大学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排除了对万宝的任何疑点。最后又把圈子缩小到技术员李莉身上。他凭着一手绘画与制图的高超技艺，化装成描绘员，与李莉接近，取得了李莉的信任，终于了解到：从表面上看，李莉生活随便，讲究仪表，实际上，她是个十



分坦率、爽朗而又好学的女性。她生活上不拘小节，然而心灵与她的仪表一样的美。她接近万宝，既是敬慕，也属同情；她对万教授的所谓"追求"，实质上是对知识的追求。厂里的那些传闻，除了忌妒，便是中伤，而这些恶言的传播者，主要的还是万宝的妻子玉兰。

两个多月的深入生活，使得原来所形成的全部疑云，都消散了。现在，王刚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虽为摆脱原来的羁绊而感到轻松，同时也感到从未有过的空旷。目前，对于案子的侦破，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又坐卧不安了。

今天下午，王刚谢绝了局长让他休息一周的建议，当晚就跑到局长办公室，请求再次召开关于万家小巷3号案子的"会诊"会议。他希望听取上级和同行们的意见，并汇报自己酝酿的新设想。

会上，当科里同事们听到王刚竟然全部否定当初确定的嫌疑对象，案子要从零开始侦破的时候，有的惊讶，有的迷惑，有的沉思，有的反对。当一阵议论静下来之后，局长问王刚："你从哪里作突破口？""猴猴。"大伙一听，全愣了：猴猴？一个四岁的小孩子？简直是不可思议！人们交头接耳，会场里一片"嗡嗡"声。

"好！"局长站起身来说，"俗话说：'童言稚真'嘛！还是请王刚同志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咱们再评头论足吧！"

王刚清清嗓门说："前一段，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设计的'疑点'时，却忽略了一个人物——猴猴。在通常的侦破中，是不会想到一个四岁小孩的，然而在万家小巷3号案件里，我们会发觉，猴猴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他是联结两名死者和各个疑点的纽带。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作为成人所难以知晓的宝贵线索，为我们指出那'柳暗花明'之中的'又一村'。"

时钟敲响了十二下，会议室里灯光通明。人们听了王刚这个独特、新颖的分析，一致同意，并决定立即接回猴猴，进行单独的试探性"侦讯"。

两天后，王刚手里拎了一架录音机，急匆匆走进刑侦科，局长和全科同志立即被请进会议室，王刚等大家坐定，一按键钮，立即传出了他和猴猴的对话声。

“猴猴，你知道妈妈哪去了吗？”

“叔叔，我妈妈是不是见上帝去了？”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给妈妈的牛奶里放了耗子药。”

“真的？！”

“叔叔，哄你是坏蛋！我妈妈说，我长大要是不孝敬她，就给我的牛奶里放上耗子药，让我见上帝去。她说，叫上帝爷爷好好教训教训我；妈妈不孝敬奶奶，我也给她的牛奶里放耗子药，让她先见上帝去，让上帝爷爷好好教训教训她。省得她不听爸爸和奶奶的话。”

“谁给你的耗子药？”

“是我自己从面柜底下找到的，那儿有一大包哩。我常拿它逮耗子玩。耗子吃了，睡着了，我怎么玩它也不动弹，我就不怕它了。”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叔叔，耗子吃了它的药，也会见上帝吗？”

“唉！傻猴子。”

“我才不傻呢。我奶奶说我灵，才叫我‘猴猴’哪！耗子尽偷吃我们家粮食，让它吃了药也见上帝去，让上帝爷爷也好好教训教训它，以后再别偷粮食吃了，是吧？叔叔。”

“唉！别说了，我的傻猴子！”

录音机关了，人们不禁摇头叹息，感叹不已。

该结案了。王刚写好结案报告，踱到窗前，推开玻璃窗门，极目眺望着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峰和烟雾缥缈的暮色，伸直双臂，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连日来紧张工作所带来的疲劳，顿觉消逸。今晚正好又是周末，他打算跟孩子痛快地玩一玩。

突然，办公桌上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他走到电话机前，拎起话机，“啊！”惊得目瞪口呆。

电话是居委会主任打来的，她说万宝和猴猴一起跳楼自杀了！

王刚放下话机，顾不得多想，急忙骑上摩托车，向现场飞驰而去。

原来半个钟头前，猴猴被居委会送到正在学院值班的万宝身边。当居

委会主任向他介绍了猴猴投毒的真相之后，万宝如同五雷击顶。他疯了一般扑向孩子，双手抓住猴猴的胳膊，急切地问："真的？猴？！"猴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眨巴着两只大眼睛，不敢说话，只是肯定地点了一下头。就在他还没明白过来的一瞬间，"叭"一记大耳光搧得他口鼻出血，倒在地上。此刻的万宝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只见他捶胸顿足，不能自已。说时迟那时快，万宝一把将猴猴举起向窗外抛去。居委主任被眼前的突变惊得魂灵脱壳，她两条腿象被钉子钉在地上，想挪也挪不得。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只见眼前一团黑影飞出窗外——万宝已经跳楼了。

一个月后，万家小巷3号院里，万家堂屋正中的供桌上，并排安放着三个骨灰盒。王刚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与死者"告别"仪式。他邀来这条小巷里所有的居民和附近的里委干部。

仪式开始了。屏声静气的人们，看见王刚手把手领着一个头裹白纱，臂戴黑布的小孩走了进来。"猴猴！"人们一见小孩禁不住惊叫起来。

原来，猴猴被万宝从楼上扔下来之后，正巧摔在花坛里，经及时抢救，脱离了危险。今天，猴猴象突然长大了几岁，他不哭，不闹，也不说一句话，只是紧闭着小嘴，瞪着黑豆豆似的大眼睛，来回盯着那三个黑盒盒出神儿。他紧紧地贴住王刚，两只手牢牢地抱住王刚的腿。

王刚用手紧紧地护着猴猴，思如潮涌。他暗自决定，他要把身边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他连结在一起的无知小"凶手"抚养起来，用他先辈遗留给他的那笔钱，用他们的不幸，用他王刚自己的心血，把这个本应不是孤儿的孤儿，抚养成人。他要供孩子上学，考大学。那盘录音带，将作为一部特殊的生活教科书，留给他……

灵堂里肃穆、幽静，静得仿佛都听得见彼此心房的跳动；这里的空气仿佛也加大了它的压力，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时而有几声断断续续的抽泣，刺激着人们的鼓膜，然而，更多的，却是沉思，沉思，绞脑揪心般的沉思……

（题图、插图：陆　华）

启事　本刊举办的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征文来稿到10月底截止，参加者可速将自己未发表的新作寄到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来稿信封须注明"大奖赛征文稿"）。

徐庶暖坟

河南　陈志国　搜集整理

千百年来，民间有这样的习俗：谁家死了人，在埋葬后的三天里，每天晚上由家人在坟头拢上一堆火，叫做“暖坟”或“焐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相传这个习俗是从三国时的徐庶开始的。

传说徐庶的母亲见儿子被曹操骗到许昌，气得把徐庶大骂一顿，悬梁自尽。徐庶是个有名的孝子，他见母亲身死，当即哭昏了过去。待把母亲埋葬后，仍是悲痛不已。天黑了，他更觉得屋里空落得凄凉，便夹起被窝卷儿，睡到母亲坟上。夜深了，徐庶冷得受不住了，就拢起一堆火，嘴里喃喃地哭诉着：“娘啊，您生前孩儿没孝顺您，如今孩儿就一辈子在这儿守您老人家吧！”徐庶正哭着，忽然有个黑影子来到坟前，粗声大气地说：“徐先生说那算个啥，老太太也哭不活啦，不如投奔刘皇叔报仇去！”徐庶一惊，抬头一看，那人带顶破草帽遮住脸，高大个儿背对火站着。徐庶脑子一转圈儿，对着那黑影喝道：“你是何人？放肆，明儿和你见曹丞相去！”那个黑影儿“嘿嘿”一笑，转身不见了。

第二天夜晚，徐庶照旧背了被窝卷儿，来坟上和他老娘做伴，刚拢着火，那大个儿黑影又来了。只见他走到火堆旁，把遮脸的破草帽一取，脸正对着火光，“啊——”徐庶一看吓个直楞腾。咋啦？原来那黑影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只见张飞笑嘻嘻地上前深施一礼：“徐先生受惊啦！俺是奉大哥之命，化装来许昌请先生的。”徐庶心里一热，流下泪来，上前握住张飞的手，说：“张将军，你辛苦啦，刘皇叔可好？请代我多多拜上刘皇叔：自从老

母一死，我已百念俱灰，决计庐墓终身，无法再效犬马之劳了！”张飞哪里肯依，百般死扭活缠，逼得徐庶无法，只好推辞说：“且容守墓三年再作商议。”张飞说：“不中。”徐庶说：“一年。”张飞仍是“不中”！徐庶无奈，只得搪塞说：“最少也得三月！”张飞叫道：“最多不过三天！”徐庶只好哄张飞说：“赶明儿再说吧！”

徐庶已经拿定主意，一心守墓暖坟。第三天，他在老娘坟前搭起一座草棚儿，心想：张飞一见此棚，总该死了心。谁知这天晚上，徐庶刚要进草棚入睡，那草棚却忽然着了火，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徐庶正在惊异，张飞哈哈大笑着拿将过来，说：“徐先生，我这把火算是给老太太暖坟，她老人家也该闭眼了。跟我走吧！”徐庶为张飞的一片诚心所感动，说：“张将军哪，对你实说了吧，我徐庶漂荡江湖，学业无成。从皇叔半途而废，是谓不忠；对老母未尽奉养，是为不孝；再加上不辨真伪，弃明投暗，自取恶名。以我这不忠、不孝、不仁、不智之人再抛头露面，失笑于天下不说，更玷辱皇叔英名。我已发誓不为曹操设一谋，望将军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张飞见徐庶铁了心，只得怏怏连夜回新野去了。

天亮之后，曹操召见徐庶，问他：“听人说，昨晚令堂坟上起火，不知何因？”徐庶心里一惊，急忙掩饰说：“因家母过世，我实难割舍，恐老母夜间孤凄悲凉，我连日在坟上焙火暖坟，昨已够三日。”曹操一听，百般称赞徐庶孝顺，并要手下文武向徐庶学习。后来，人们不明就理，就学着徐庶的样儿，谁家死了人，就焙火三日暖坟。这个习俗就因袭下来。

马海跃　讲述　（插图：杨天佑）

诸葛巾

湖北　姜俊　搜集整理

古时候，达官显贵头上的帽子叫“冠”，老百姓用来包头的布叫“巾”；到了三国时候，“冠”和“巾”才合为一体。传说这件事，与诸葛亮还有一段渊源哩！

诸葛亮年轻时在隆中隐居，结草为庐，勤奋读书，当地百姓称他为“卧龙”先生。不久，诸葛亮娶了亲，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大女儿，名叫楚女。楚女虽然相貌丑陋，肚子里却很有才华。两口子相亲相爱，小日子过得又甜又美。

后来，黄承彦为了成全诸葛亮的功业，就把他留在沔南自己身边读书，并专门在莲花池边修了个“读书台”。楚女仍旧回到隆中，靠种田维持生计。

诸葛亮有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读书更加专心致志，天文地理，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再加上有岳父指点，学业大有长进。

有一天，诸葛亮在“读书台”读书，暖风吹来，不觉昏昏欲睡。朦胧中，突然有个人从外面闯进来，指着他的鼻子斥责道：“当今天下大乱，国家正在危难之际，你竟如此高枕无忧。”诸葛亮不服气，连忙申辩道：“我正想为国出力，可是，报效无门呀！”那人说：“你自称有鹏鹏之志、安邦之才，可直到如今为何一筹莫展呀？”说着，对准诸葛亮的脑门就是一拳。

诸葛亮“哎呀”一声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原来是南柯一梦。他回想着梦中的情景，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脑壳越来越疼，十天半月下来，竟病在床上起不来了。黄承彦急得没有办法，连忙派人到隆中去接楚女。

楚女听说丈夫病了，心急火燎地赶来了。诸葛亮一听是楚女的声音，睁开眼睛，指指脑壳说：“忧心如焚，头昏脑胀啊！”说罢泪流满面。楚女一面为诸葛亮擦泪，一面安慰说：“相公有什么心事，慢慢说出来，也好让我为

你分忧解愁呀!”诸葛亮说:“我出世以来,时逢乱世,倍受磨难,虽有满腹经纶,然而生不逢时。如今三十而立,功不成,名不就,叫我怎不着急呢?”说到这里,两手按住脑门,连声叫喊:“疼死我哟,疼死我哟!”

楚女见状,赶忙从怀里掏出一条头巾,围在诸葛亮的头上。嘿,诸葛亮包上了楚女的头巾,立即感到血液下行,头也不疼了。诸葛亮觉得挺奇怪。楚女笑着说:“医书上讲,‘心烦火则旺,火旺脑则胀。’相公得病,是由心烦忧虑所致。我不但能为相公治头病,还能为相公治心病咧。”诸葛亮赶紧问道:“此话怎讲?”

楚女不慌不忙地说:“相公读圣贤书,知天下事,咋忘了古人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啦?”说完,伸手指了指诸葛亮脑壳上的头巾。诸葛亮取下头巾一看,原来上面是楚女亲手绣的一幅《三分相图》。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幅《三分相图》绣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比是三足鼎立,分而治之。诸葛亮纵观天下大势,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下山共创大业,诸葛亮见刘备是位英明君主,于是就与他倾吐胸臆,指陈大计,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当上蜀国的丞相后,仍然喜欢戴头巾,人们故称此为“诸葛巾”。后来,戴诸葛巾的习俗流传很广,一直传到了海外。

胡正友　讲述

流传在湖北江陵、沔阳、公安一带

(插图:黄全昌)

奎元馆与“三元及第面”

浙江　宋宪章　搜集整理

杭州有爿百年老店，叫奎元馆，说起这个店名来由，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呢。

据说清朝咸丰年间，在杭州中山中路官巷口的东南角上，有一爿一间门面的小面馆。店主是宁波人，他看到其他面店生意兴隆，而自己店里却冷冷清清，急得白天吃不下饭，晚上困不着觉，日思夜想，坐卧不安。

有一年，恰逢省城大比之年，各地秀才纷纷汇集杭州城应考。这批秀才是年年应考、年年考不中的老秀才，满口之乎者也，身上长衫补钉叠补钉。因此，他们来到杭州，只能困小栈房，在小店里弄点面点吃吃。

这个宁波店东，看到这批穷秀才天天到他店里来吃清汤面，又听到他们叹息命运不好，年年落第，突然脑筋一动，急忙跑到厨房里，对烧面的老师傅说：“张师傅，从明天起，你给我烧一碗新品种宁式大面！”

烧面师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烧啥新面？”

店东笑咪咪地说：“烧三元及第面！”

烧面师傅一听，哭笑不得：“哪有这种面，从来没有听说过，面谱上也没有这种名堂的面！”

店东哈哈大笑，说：“我说张师傅，过去没有，我们不能发明吗？清汤面

上加囫囵鸡蛋三个，就是'三元及第面'。三个囫囵鸡蛋，代表连中三元。这些穷秀才，哪个不在做'三元及第'的梦？我烧出这碗面，就是给他们讨个吉利，包管秀才们再贵也要吃！"

烧面师傅只得答应了。

第二天，小面店门口挂出一块招牌，上写：本店供应"三元及第面"。穷秀才们听了，觉得这倒是碗吉利面，不可不吃，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凡是到杭州来应试的秀才，都涌到这小面店来吃"三元及第面"。人多得连门槛都踏塌了，生意好得不得了。小店顿时名闻杭城，店东因此发了财。不久，门面从一开间变成三开间，名气从杭州传到苏州、南京。

事情也叫凑巧，有个连年应试未中的穷秀才，这年在杭城中了举，到北京会试又中了进士，经推荐参加殿试，又被皇上御笔亲点为新科状元。这下子可不得了，这位穷秀才开心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细细回味起来：多少年没有考上，这下连中三元，说不定就是吃了杭州城里那碗"三元及第面"，讨了吉利，才官运亨通的。于是，便有心回杭州时要好好谢谢店东。

不久，这个新科状元衣锦还乡，回到浙江某府担任府台，在赴任途中，他派人传信给宁波店东，说他要专程前去拜访，表示谢意。店东见新科状元要来店拜访，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人张灯结彩，备了鱼翅海参筵席，为状元公洗尘。

新科状元来到店里，就大吃大喝一顿，待他酒醉饭饱后，宁波店东又灵机一动，拿出一幅大红纸，取来肇庆端砚，捧来象牙湖笔，磨上精制徽墨，请状元公题店名，以壮店势。状元公一想：我是在这家店里吃了"三元及第面"讨了吉利，才连中三元、殿试夺魁的。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了"魁元馆"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年长日久，"魁元馆"几易地址，传到后来，就称为"奎元馆"了。

（题图、插图：谷　长）

吃鼓槌

江西　王森亭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叫胡来的木匠，为人狡猾，专门欺侮忠厚老实的庄稼人。

有一年春耕时节，青年农民王某请胡木匠做一架步犁。犁一做好，胡木匠就向王某讨工钱。王某一时拿不出钱，请求胡木匠宽限到秋后付钱。胡木匠"嘿嘿"一笑，说："老弟，你知道，我们木匠用木料，吃木料，没有工钱，就得木料，你就把这步犁当工钱吧！"说罢，背起犁，扬长而去。

不知过了多少年，王某做生意发了财，又请来胡木匠做活。他选了一根二丈长、一人抱不过来的大圆木，要胡木匠做成四方料。胡木匠砍呀，刨呀，忙了两个整天，累得浑身大汗，总算把一根大圆木做成了四方方的。

这时王某却说不要四方方的，要圆滚滚的。胡木匠二话没说，卷起袖子砍呀，刨呀，又忙了两整天。他刚把四方料做成圆滚滚的，王某又说还是做成四方方的好。这样，一会儿要圆，一会儿要方，反反复复十几次，胡木匠忙了十几天，把一杆大木料，砍得只剩酒杯粗了。胡木匠不知王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好奇地问："东家，你到底打算做啥玩艺？再做一天，那就只好做一根鼓槌啦！"王某笑着说："你说得对，我就是要做一根鼓槌呢！"胡木匠听了心里不

觉好笑：用这样大的木料做鼓槌，简直是个天下难寻的大傻瓜！眼看十多天的工钱就要到手，胡木匠心里乐开了花。他又拼命地砍呀，刨呀，不到半天工夫，一根光溜溜的鼓槌送到了王某的手里。

王某拿在手中，左看右看，赞不绝口地说："好鼓槌呀，好鼓槌！"胡木匠嘲笑地说："东家，单工钱就要四百文钱哩！当然是一根好鼓槌罗。"王某吃惊地说："要四百文工钱吗？唉！我怎么拿得出啊。"胡木匠大方地说："没关系，钱以后再给吧。"王某认真地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做木匠的用木料，吃木料，没有工钱，就得木料。我看这根鼓槌就给你当工钱吧。"说完，便把鼓槌塞到胡木匠手里。胡木匠知道自己上当了，心里有话说不出，他气得用鼓槌狠狠地敲了一下脑壳，垂头丧气地走了。

（插图：裘向春）

哭门坎

江苏　贺寿光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财主，惯会出毒主意，赖伙计的工钱。有年除夕下半天，小伙计想结清账目回家过年。财主想了想，说："再挑一担水就算账。"小伙计去挑水了。财主拿了一枚铜板，放在门坎里边的地上。小伙计挑水回来，跨进门坎，正好踩着铜板。这时，老财主捞衣卷袖地出来吼道："好哇，你小子找死，眼睛不长怎的，你晓得这一脚踩的什么？"小伙计低头一看，说："铜板。""铜板？说得轻巧！这上面有当今万岁爷的龙号，你竟踩上去，这是污辱万岁，罪该万死。走，跟我见官去！"原来，过去用的铜板、铜钱上，都铸有皇帝的大号，什么"乾隆"、"光绪"、"宣统"，等等。那年月，踩着了皇帝的大号，就说你存心要踩皇帝，还得了？送进衙门，不死也得脱层皮。小伙计一吓，宁愿一年工钱不要，拔腿跑啦。老财主呵呵一笑，回屋喝酒去了。

小伙计回家将此事告诉大哥。大哥一听，怒火冲天，决计要惩罚这老财。大哥因为看望弟弟，到过这老财家，知道此人家大门口有一铜门坎。他

脑子一转，有了主意。

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大哥身穿重孝，来到财主家大门前，号啕大哭。老财主正在喝茶打麻将，听到哭声，好不气恼：大年初一，有人登门哭丧，多不吉利啊！他怒冲冲来到门口，刚要发火，忽然呆住了。为什么？那哭声戳他的心啦。只听大哥哭着诉说："万岁爷呀，想不到您已经龙归苍海，还要在此受这般奇耻大辱，嵌在这门坎之上，遭千人踩，万人踏哪！这乱臣贼子如何能不受千刀万剐之祸啊！"原来，那门坎上尽嵌的古铜钱，上面全有皇帝的大号呢！老财主吓坏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大哥面前，央求道："您老请起，有话屋里说。"大哥说："我要护住这门坎，决不能再让万岁爷受辱了。"老财主没法，忙叫人捧出金银财宝，想收买大哥。大哥说："这钱我是分文不受的。要送，你得把这些年来赖掉伙计们的工钱，全都送回去。"老财主只得乖乖地照办。

大哥临走的时候，敲着老财主的脑瓜子说："今后，你若再想欺诈讹人，小心狗头。"

老财主连忙答应："是、是、是。"他又恨又怕，从此一病不起。

（插图：裘向春）

烧借据

陕西　王腾芳　搜集整理

聪明机灵的刘智灵在财主刘二贡爷家当长工，有一天，刘二贡爷把刘智灵叫到跟前，吩咐说："到帐房去把李二寡妇那张借据给我拿来，你跟我一块去收这笔帐。"

刘智灵听了，嘴里应着"是"，可心里却翻腾着：这节骨眼上寻李二寡妇要帐，真是要她命啊！

原来李二寡妇的男人生病死了，没钱埋葬尸骨，只得挖肉补疮，向刘二贡爷借了二十块银圆。本来打算把男人埋了，再把住的两间破房子卖了，还这笔债。谁知祸不单行，偏偏房子又被火烧了。这一下李二寡妇没了主意，把债拖了一年多。这可是每月五分息的"驴打滚"阎王债呀！利滚利滚到现在，恐怕也有上百块钱了，这笔债她哪里还得起啊！

刘智灵正想着，又听刘二贡爷吩咐说："刘智灵，你把借据取了，顺便给我点个火拿来。我吸袋烟，咱们就走！"

刘智灵听了，心里顿时一亮堂，连忙应道："好，好，我就去拿来。"

刘智灵连忙跑到帐房师爷那里把借据取了出来，立刻又跑到灶房把借据点上（下转第25页）

小乌龟戴手表

蒲剑河里的水族们举行宴会，小乌龟前去赴宴。它爬到半路上，碰见小螃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小乌龟奇怪地问："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螃蟹叹了一口气，说："唉！人家门口有一对青虾把守，每一个去赴宴的都要过磅，体重达到半斤才能进去呢。我只有一两重，你也顶多不过四两，咱两个谁也赴不了宴啦！"

小乌龟听了，也很扫兴，正要和小螃蟹一起往回爬，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对小螃蟹说："你一两，我四两，咱两个加在一起，不就够半斤了吗？"小螃蟹说："人家要一个一个地过磅呢！"小乌龟说："没关系！来，你爬在我的这只前腿上，它们看不见，说不定能混进去呢！"

小螃蟹就爬在了小乌龟的一只前腿上。它们到了宴会门口，一过磅，正好半斤重。小乌龟从磅盘上爬下来，正要往门里爬，却被两只青虾拦住了，说："慢着！你怎么还带着一只小螃蟹？"小乌龟听了，就把那只前腿抬起来，瞅着爬在腿上的小螃蟹，不慌不忙地说："这是我的手表！"

两只青虾无言以对，小乌龟就带着小螃蟹，得意地赴宴去了。

（河南　彼岸）

小　武　学　箭

古时候，有个叫小武的孩子，他的爷爷是个有名的猎手，善于射箭。爷爷见小武渐渐长大了，就想把自己的箭法传授给孙子。

一天，爷爷对小武说："爷爷想教你射箭，你愿意学吗？"小武听了很高兴地点点头。

第二天，爷爷在家门口立了一块靶子，教小武射箭。开始，小武的箭总射不准，爷爷耐心地对他说："学箭要用心，心一致，箭就会射准，你要专心啊。"小武说："爷爷，我一定要好好学。"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小武的箭法也一天天进步了。爷爷见了，只是微微点头。小武问爷爷："学箭要学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有本领呢？"爷爷说："射中靶子，这是起码的一步；靶子能射中，就要射靶圈，但这还不算真本领，射中靶心才算真正的本领。"小武听了，心领神会。从此他就开始练习射靶圈和靶心。一天天过去了，小武的箭法又有了长进。他觉得自己的本领学得差不多了。

一天，小武想试试自己的本领到底怎样了，只见他拉满弓对准靶心射去，箭中了。小武跑过去一看，箭射在靶心的边圈上。小武自语道：唉！只差那么一点点。小武又射了第二箭，箭还是离靶心只差那么一点点；第三箭响了，小武过去一看，还是只差一点点。小武想：差一点点算个啥，反正我跟爷爷的水平只差那么一点点了。想到这儿，小武那得意的劲儿就甭提了。

第二天早上，小武背上弓，瞒着爷爷，独自到森林里去，他想去试试自己的真本领。走着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摇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咆哮声；小武觉得一阵寒风向自己吹来，心想：莫非自己真的遇上了虎？哼！不怕，自己有弓箭在手，还怕什么虎！想着，便把身上的弓箭取了下来。接着又是一阵霹雳似的吼声，只见一只斑斓大虎蹿了出来。呀！老虎真的来了！小武连忙拿起弓，搭上箭，对准向自己慢慢走来的老虎脑门射去。随着箭响，箭却从老虎的头皮上飞了过去。小武见了暗暗一惊：呀！只差那么一点点，要不就射中了。接着又对准老虎的肚子射去，只见那箭从老虎的肚皮下滑过了。小武又是一惊：只差那么一点点。这时，老虎见两

箭都没射中它，胆子大了，没等小武射第三箭，就吼叫着向他扑来。呀，可紧张了，小武吓得不知怎么办好。就在这时，只听森林中传来“嗖”的一声箭响，那箭正射中老虎的眼睛，老虎痛得在地上翻滚；紧接着只见老虎的脑门上又中了一箭，顿时那老虎脑浆迸裂，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这时，从森林里走出一位老人，小武一看，是爷爷。原来，爷爷出门不见小武，生怕他出事，就带着弓箭寻来了。爷爷扶起受惊的小武。小武惭愧极了，流着眼泪对爷爷说：“爷爷，我以后学箭再不差一点点了。”从那以后，小武跟爷爷学箭可认真啦！

江苏　董　斌

（插图：方　里）

*　　*　　*

（上接第22页）火，才往上房跑来。他老远就喊道：“老爷，火点来了，快吸烟吧！”说着把点着火的借据递给刘二贡爷。

刘二贡爷一看，慌了手脚，忙用手去夺，可借据已经烧得只剩下一些边边角角了。气得刘二贡爷跳着嚷道：“你发疯了，谁让你拿借据点火呢？”

刘智灵不慌不忙地答道：“是老爷让我点的呀！”

“我啥时让你点啊？”

“刚才老爷不是对我说，‘刘智灵，你把借据取了，顺便给我点个火拿来，我吸袋烟，咱们就走’嘛，怎么又怪我呢？”

刘二贡爷仔细一想，是怪自己刚才把话说连窍了，意思没分清，拿不住刘智灵的错，没办法，白丢了百把块钱。

这回儿，刘智灵却大声嚷道：“算了，你家这长工我也不干了！”说完，他真地捎上铺盖卷，走了。这下更把刘二贡爷气得直翻白眼。

刘天冬　讲述

流传在陕西安康一带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裴向春）

坎坷的路

养路工小林懒洋洋地半仰在行李卷上，抱着一本《成功之路》看得津津有味。

张师傅进屋，指着窗外一段布满龟纹、高低不平的路面冲小林说："年轻人，你就知道成天看小说，不把自己分管的路面修整一下！"

小林合上书，慢条斯理地答道："费那气力干什么，您要知道，'成功之路'从来都是崎岖坎坷的，哪有平坦的呢？"

（白　文）

干　净

孩子：爸爸，"干净"一词怎么讲？

爸爸：是指很卫生、很整洁的意思。你看，咱们屋里打扫得不是很干净吗！

孩子：不对！书上说"解放军叔叔把敌人彻底、干净地消灭掉"，难道是说把敌人消灭得很卫生、很整洁吗？

爸爸：你说怎么讲？

孩子：就是"一个也不剩"。

爸爸：胡说！难道叫我把屋里的东西打扫得一点也不剩，才叫"干净"吗？

（新博文）

（本栏插图：毛用坤、王厚家、麦荣邦）

马克·吐温的幽默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坐火车去首都一所大学讲课，他十分着急，而火车却开得很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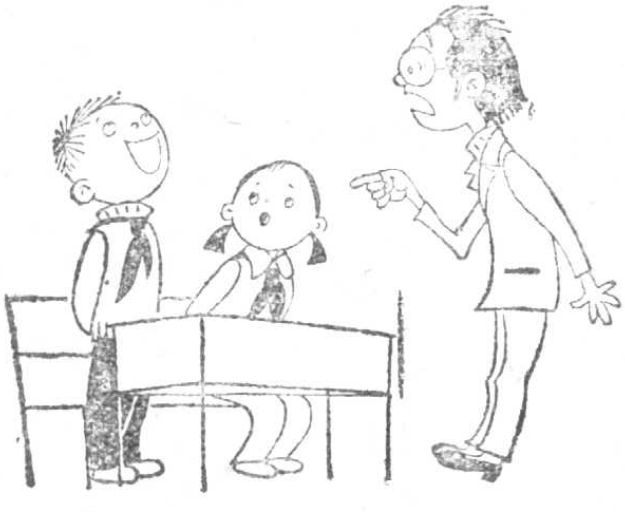
这时来了一位查票员，问马克·吐温："您有票吗？"马克·吐温递给他一张儿童票。查票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个孩子哩！"

马克·吐温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买车票时候还是孩子。您要知道，火车开得太慢了。"

（孟建军编译）

我要骄傲

一天，老师把爱骄傲的李兵叫到跟前，让他谈谈自己对骄傲的认识，李兵听了这个问题，想了片刻，爽快地回答。



李兵：骄傲就会失败。

老师：对，说得很对。

李兵：失败是成功之母。

老师：嗯，说得也对。

李兵：所以，我要骄傲。

老师：啊？！

·欢迎踊跃来稿·

读后感

老师：小明，你读了这篇课文之后有何感想？

小明：我的感想就是——读完后头有点痛。

（马昌云）

行话

『我的自行车有毛病，请你给我看一下好吗？』外科医生说。

『什么病？』车行修理员头也没抬。

『毛病不少。前轮胎有两个囊肿，后轮三根钢丝骨折，车铃弹簧扭了筋，车身皮肤多处擦伤，挡泥板尾部溃疡……』

没等医生说完，修理员瞪着他吼道：『还看什么病，送火葬场回炉算了！』

（彭本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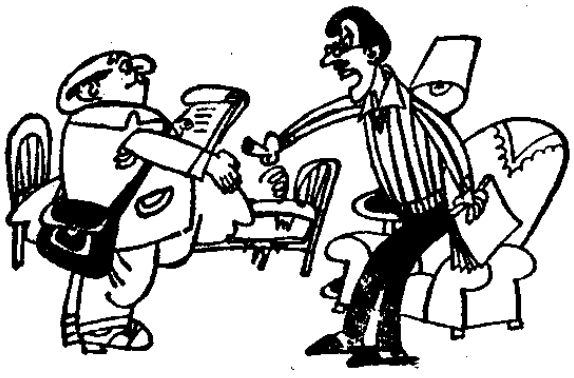
哪里更远

赫谢尔来到吝啬鬼里勃跟前，说："你知不知道，到你口袋的距离要比到基辅的距离更远？"

里勃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赫谢尔说："这很清楚，你到基辅只化一天时间，假如我向你借三个卢布，你一定会叫我过三天再来。"

（袁绍奎　编译）



在 旅 店

顾客：什么！一晚上要收四十个法郎？瞧你这破床，昨晚，我睡在上面一夜没合眼。后来，只好坐在沙发上看了几小时的书。

旅店老板：那好，请再加一法郎的电费。

（杜青刚　译）

*　　*　　*

说谎的报应

夏尔对未婚妻说："亲爱的，你瞧这串项链，上面正好有二十二颗珍珠。"

"为什么是二十二颗呢？"

"和你的岁数一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未婚妻暗暗地责备自己：要是我把真实年龄告诉他就好了。

（杜青刚　编译）

毕 业 去 边 疆

大学生甲：你毕业以后到哪儿去工作？

大学生乙：我毕业以后志愿到祖国的边疆最需要我的地方。

大学生甲：真不简单！不愧为当代大学生的楷模。

大学生乙：您过奖了！我说的边疆是"深圳"。

大学生甲：？……

（陈玉军）

市东机械厂有个青年工人，名叫曾林广。因为小伙子脑子活络，名字又与“灵光”同音，所以大伙就干脆叫他“真灵光”。

浙江　吴寿亭

阳春三月的一个厂礼拜，一大早，真灵光推出自行车，猛蹬起来。真灵光急匆匆去干啥呢？原来他准备“五一”结婚，今天约好女朋友彩凤去看家具。

这回儿真灵光骑着新车子，想着未来的新娘子，脸上笑咪咪，心里甜滋滋。一高兴就哼起歌来，越哼越有味道，越有味道就越有劲，自行车好象离弦的箭在马路上飞驰。他一会儿单放手，一会儿双脱手，在人流中穿来插去，街上的过路人见了，还以为是杂技团的演员在练车技呢！

车子穿过直街，前面就是转弯处，真灵光既不打铃也不减车速，身子往右倾斜35°“咝——”。谁知就在这当口，突然有个土里土气的五十多岁的农民，从人行道上急匆匆地一步跨到马路横道线上。真灵光想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哎呀”一声，“扑通”老头被撞翻在地，顿时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嘴唇发抖，一声不响。真灵光一看苗头不对，刚想脚底搽油，可是大街上的过路人“哗”一声围拢过来。真灵光不愧是个脑子活络、点子多的角色，只见他眼睛一眨，计上心来，连忙弯下身子大声呼叫：“娘舅，娘舅！”围观的人一听是外甥碰倒娘舅，属内政事务，外人不便干预，立刻一哄而散。真灵光赶忙把车子一锁，背起“娘舅”“噔噔噔”往医院而去。

到了医院，真灵光把“娘舅”安置在靠边的一张长椅上。这时，那老头已经清醒过来，两眼“扑登扑登”看着面前的小伙子。真灵光察颜观色，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封面工作证，递给老头，说：“大伯，看病的人多，挂号要排队，这是我的工作证，放在你这里，我去挂号去。”老头见他态

度和蔼，言语恳切，便宽慰地点点头，把工作证藏进袋里，闭上双眼，斜靠在椅背上。

真灵光离开老头，在人群中左穿右晃，一转眼就出了医院，奔到放自行车处，推了车子，飞身上车，一阵风地去了。原来他又施了个鬼点子，稳住老头，溜了。

真灵光一口气蹬到约会地点，彩凤姑娘已在等他了。于是，他满面春风地陪着彩凤来到家具厂门市部，看来挑去，两人最后目标一致，看准了七百三十七元七角的成套家具。真灵光对彩凤说："你在这里先等一下，我到银行里去取钱。"

真灵光骑车赶到银行，一摸口袋，"哎呀"一声，活象个泥塑菩萨，呆在柜台前面。怎么啦？原来，他放在袋里的一张七百四十元的贴花储蓄单不见了。这下子真灵光可不灵光了。只见他冷汗淋淋，手忙脚乱地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口袋都摸了个遍，仍不见储蓄单的影子！他冷静地细细一想，突然"哎呀"一声惊叫，记起来了！那份储蓄单是放进那个红塑料壳夹层里的，刚才为了省几元医药费，脑神经搭错了线，竟把它当作工作证去骗那个乡巴佬。他捶了一下自己的脑壳，急忙出了银行，骑上自行车朝医院飞驰而去。来到医院，找到那张长椅边，哪有老头的影子！"唉，完了，一切完了，一生一世完了！"真灵光垂头丧气，象只瘟鸡出了医院。他想到银行去挂失，但转而一想，有奖储蓄是不挂失的。唉！只得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往前走着。

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前面一个人一拐一拐地走过来，仔细一看，

真好比灵隐山看一线天，天无绝人之路。迎面走来的正是那个乡下老头。

真灵光赶忙迎上去，甜蜜蜜地叫了声："'娘舅'！不，不，大伯！"他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扶住那老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对着那老头重新讲起谎话来。那老头不声不响地听着，直等真灵光讲完了，才慢吞吞地说："你那是什么工作证？是个骗人的红壳壳！你还想拿它去骗人哪？！早被我扔进垃圾箱里了。""啊！"真灵光一听，脸色大变。他急得差点给老头跪下，哀声恳求老头帮他去找一找。老头固执地摇摇头，说一个红塑料壳值不到几分钱，不找，不找！真灵光一听更急了，心想：今天不把真情讲出来，是过不了潼关门了。只好一五一十向老头彻底坦白交代，要求从宽处理。

老头听了，先是摇摇头，过了好一会才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去找。但他又指指受伤的脚踝头。

真灵光已明白了老头的意思，连忙说："'娘舅'，我用自行车驮你！""坐自行车我要头晕。""那，我背你！""这，这不行！""行！"没等老头答应，真灵光把车子往寄存处一放，背起"娘舅"就走。

一路上，老头指到东，灵光不朝西，老头指到西，灵光不向东。就这样，看了一只又一只，一连看了十来只垃圾箱，还是不见红壳壳。

这辰光，真灵光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得可以挤出水来，这个苦头叫做瞎子吃馄饨，真灵光自己有数。背呀背！街上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个青年人是八十年代"老莱子"，背着老爹在大街上白相呢。背呀，背呀，突然真灵光象加了油的汽车，背着"娘舅"飞跑起来，跑到一条小弄堂边停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老头说了一声："我小便急煞！"就跑进了旁边的厕所里，一会出来，又背起"娘舅"向街头走去，走了四五十步路，又突然回转身，象百米赛跑一样回到老地方，又要往厕所里钻。老头感到奇怪了，问道："你有没有尿急病？"真灵光脸孔绯红，喘着气说："'娘舅'，尿急病倒没有，不过照这样下去，比尿急病严重的病倒要吓出来了！"原来，刚才真灵光在街上见到了彩凤走过来，如果不回避，这个洋相就要出到太平洋了。

"娘舅"倒还通情达理，答应尽快找到。于是真灵光又背起他，向着街头走去。走了一段路，突然背后上来一个人，拉住了真灵光。真灵光回头一看，魂灵都吓出来了，我的天啊！是彩凤姑娘。原来彩凤在家具厂门市

部左等右等等不到真灵光，便到大街上找来了。此时此刻，面对未来的娘子，真灵光一下子变成了一只呆公鸡。

真灵光发了呆，他背上的"娘舅"开口了："外甥大爷，她是谁？"

"哟，原来是舅公，我没见过面。嘻嘻！外甥背娘舅，背得大汗直淋。我给你擦擦。"彩凤姑娘落落大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手帕替真灵光擦汗。

哪知道，她越擦，真灵光头上汗越多。姑娘很奇怪，就开口问是怎么回事。她这一问，可把真灵光的魂灵吓掉了。怎么说？这又亏了他背上的"娘舅"，如此这般地对姑娘一说，彩凤姑娘一面指责那个缺德的小伙子，一面又用手帕为真灵光揩汗，然后关心地说："看你，累成这样子，还不赶快背舅公回家去。"

真灵光一听彩凤的话正中下怀，连忙说："对对对！你到家具厂门市部等一会，我马上就来！"真灵光现在想到的首要任务是先摆脱娘子，才能保牢面子，然后再找回票子。真灵光背着"娘舅"又跑起来了。彩凤一看，不对！拔脚就追！为啥呢？原来真灵光不是朝自己家跑。彩凤姑娘以为他今天背娘舅背糊涂了，所以追了上去，大喊："走错了，走错了！"

这一叫，叫得真灵光叫苦不迭。娘子啊娘子，看来你今天一定要我坍足面子、找不回票子了。他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调换方向，把"娘舅"往自己家里背去。

真灵光前脚跨进门槛，彩凤后脚也到了屋里。这时堂前椅子上正坐着一个老头，在看书，他见有人进来，抬起头来便和真灵光背脊上的"娘舅"打了个照面。"啊，是你？"两个老头同时叫了起来。真灵光一看堂前坐的老头，也"啊"了一声。

堂前坐着的老头，却是真灵光的真娘舅。假娘舅怎么会认得真娘舅呢？原来，刚才在医院里，假娘舅不见"外甥"来为他看伤，却留下红壳壳来骗他，非常气愤，正好真娘舅也来看病，问明情况，也非常气愤，便为假娘舅挂号付医药费，随后就悄悄走了。假娘舅过意不去，因此就到街上去寻找这个做好事的真娘舅，结果人倒没寻着，却又碰到逃掉的"外甥"。

这时，真灵光的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见了假娘舅，惊奇地问："你是啥人？"她这一问，可把彩凤姑娘弄糊涂了：世上哪有阿姐不认得阿弟的！彩凤

指着真娘舅问："你是啥人？"真灵光妈妈连忙介绍，他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娘舅。这一说，彩凤更奇了，望望假娘舅，又望望真娘舅，咋回事？假娘舅见他们都惊奇地望着他，便笑着说："我是假娘舅！他是真娘舅！外甥大爷，喏，你要我的红壳壳，我没有扔进垃圾箱，因为里面……"老头边说边从内衣袋里拿出红壳壳，递给了真灵光，说了声："再见！"就往屋外走。这时，彩凤姑娘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她瞪着真灵光说："林广，你、你竟是这样一个人！算我瞎了眼！"说着，转身就往门外冲去。但被那老头挡住了。老头说："姑娘，你不能走，一个人缺点错误难免，你要相信林广会成为一个好青年的。"说完，老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

一直耷拉脑袋红着脸的真灵光，猛地站了起来，冲出门外，大声喊着："大伯，'娘舅'……我背你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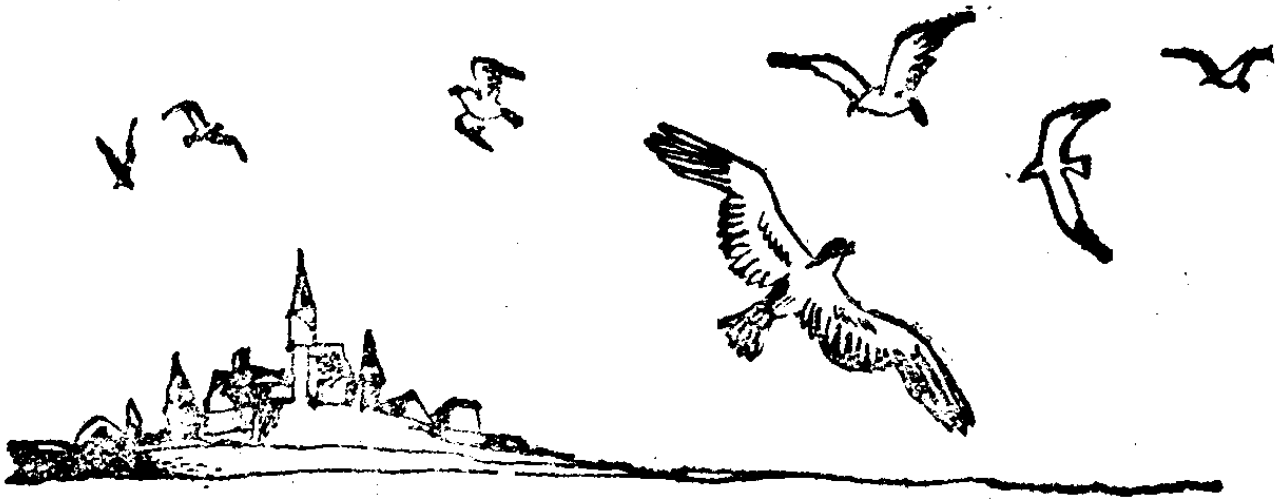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陈　宁）

眼见是虚

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到了卫国。他们师徒已经饿了三天，好不容易弄来一点小米，孔子便派颜回熬粥，自己饿得昏昏欲睡。忽然闻到粥香味，孔子睁眼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颜回正在偷粥喝呢！他的心一下子冷了半截：想不到自己最信得过的学生，在危难之时竟也干起偷窃之事！唉，看透一个人真不容易呀！一会，只听颜回走近来，轻轻叫道："夫子，请用粥。"孔子生气地答道："还是你先用吧！"颜回道："有夫子在，哪有弟子先用之礼？"孔子没好气地说："这粥谁先尝过了吧？"颜回道："岂敢？弟子刚才揭盖搅粥时，不想一条'气灰'落进锅内，我赶紧把它舀了出来；倒了可惜，我就把它喝下去了。请夫子息怒。"孔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想：事情多么复杂啊，就是亲眼见到的，有时也不一定为实，我险些错怪了颜回。打这以后，他更加看重颜回了。

（河南　袁育斌　搜集整理）



真理鸟（西班牙）

北京　黄玉山　编译

一天晚上，三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在一座破旧房子的内院里促膝谈心。

大姐说："我想嫁给国王的厨师，可以饱尝各色各样的美味佳肴。"二姐说："我要嫁给国王的糕点师傅，他会给我做最香甜可口的糖果；如果我的丈夫许可，我可以请你们二位一块来品尝这些上等的美味。你呢，三妹？"三妹说："我想嫁给国王！我爱他，只要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我将来给他生一个象他一样勇敢的男孩子，再生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儿。"两个姐姐一听，都挖苦地说："啊！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小丫头！"

谁知她们的谈话，正好被散步经过这儿的国王听见了。第二天，他把三姐妹叫到面前，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孤儿，我愿意成全你们，帮助你们实现称心如意的婚姻。你们当中哪一个希望嫁给我的厨师呢？""是我。"大姐回答说。"谁想嫁给我的糕点师傅呢？""我。"二姐也回答说。

国王说："你们的婚礼半个月后举行，我给你们每个人一万里亚尔①的嫁妆。"两个姐姐高兴地感谢国王的恩德，然后就走了。

两个姐姐离开后，国王问最漂亮的三姑娘："你愿意把你昨天晚上说的

---

① 里亚尔：西班牙古银币。

话再说一遍吗？我同样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三姑娘顿时羞红了脸，她认为国王是在取笑她，不由地流下了泪水。国王说：“你不是说过‘我想嫁给国王’吗？”姑娘仍没回答，难过得低下头。国王走到她的身边，拉着她的手向宫廷里的大臣们宣布：“她就是我的未婚妻。”

三个姑娘的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两个姐姐可嫉妒她们的小妹啦！她们现在对以前曾经热烈追求过的东西嗤之以鼻。

当上王后的三妹，待人和善，获得了臣民们的爱戴；国王也很喜欢她。一年过后，国王带兵出征。他走后没几天，王后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非常可爱。两个姐姐这时还没生儿育女，她们更加嫉妒得要死，于是她们趁着王后睡熟时，偷偷抱走了两个婴儿，把他们放在一个小篮里，抛进河里；然后又给国王写了一封信，说王后把两个孩子弄丢了。

国王回到王宫里，一打听，果然两个孩子生下后突然不见了。国王非常生气，就下旨把王后关进一座秘密的房子里，发誓一辈子不见她。

再说小篮子顺着河水一直漂流，漂到一座花园的土丘脚下。这座花园的主人是个非常富有的老年商人。老商人看见河中的小篮，把它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极其漂亮的孩子。他立刻把两个孩子抱回家，交给了他的老伴，说：“我们时来运转了，你要精心地照顾好这两个孩子，这对我们的晚年也是一个安慰。”

商人的老伴接过孩子，分别给他们取名为尤亚尼罗和尤亚尼拉。她象爱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爱他们。两个孩子在华丽宁静的环境中自由地成长着，越长越英俊可爱。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商人的老伴去世了。老商人也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告诉两个孩子，他们是怎样被收养下来的。最后说：“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们在这座房子里长大，你们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你们两个永远不要分离。我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你们，但愿这些财产能使你们生活得幸福。等你们今后长大了，你们要设法打听谁是你们的亲生父母。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们，你们要成为热爱父母的好孩子。永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你们两个给了我们欢乐，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几个钟头以后，老人就与世长辞了。

老商人去世整整一年，兄妹两人从没分开过一步。哥哥尤亚尼罗酷爱打猎，他不愿离开妹妹尤亚尼拉，便在打猎的时候带着妹妹一起去。

有一天，兄妹俩在打猎的时候遇见了他们的姨妈，那个糕点师傅的妻子。

她立刻跑到她姐姐那里，惊慌地说："我遇见两个孩子，他们长得和咱们的妹妹一样。这两个小东西可能遇救了！这下我们可完了！"姐妹两人一商量，决定去找一个老巫婆，让她想办法把两个孩子害死。

再说兄妹两人一同外出打了几次猎以后，妹妹说服了他的哥哥，她自己留在家里，哥哥出去打猎。

一天早晨，当哥哥出去打猎时，一个老巫婆，手上托着一只鸟，求见妹妹。老巫婆一见到妹妹，惊叫道："我的天哪！这孩子长得多迷人！亲爱的孩子，我是你养母的好朋友，她曾经要我来看望你。你的哥哥哪去了？""他出去打猎了！"

老巫婆在妹妹带领下，到院子里兜了一圈，说："这个院子真漂亮，可惜缺少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可以使你们的院子美丽千百倍！""缺少什么东西？""就是银水啊！""哪里能找到这种水？""在宝山上的银泉里。只要在池子里洒上几滴，整个池水就会象流动的白银一样闪闪发光！让你的哥哥去给你找吧！"

老巫婆走了，妹妹急不可耐地等着哥哥回来。哥哥一到家，她便请求他到宝山上去找银水。哥哥不愿意让妹妹扫兴，就答应了。他带上一只小水壶，骑上最好的马，踏上了去宝山的路。

当哥哥来到宝山脚下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隐士坐在一棵树下。隐士说："我的孩子，是谁这样不心疼你，叫你到这儿来的？""是我的妹妹叫我来的，一个该死的老太婆对我的妹妹说什么我们的院子里缺少银水，于是她就吵着要银水！""我的孩子，既然你不是出于贪婪之心，我可以帮助你。不过你要知道，到山上去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老伯伯，您的指教可能会使我比那些人幸运！""好吧。你爬上这个山坡，半路上会碰见一只卧在岩石中间的狮子，它在看守着银泉。假如狮子闭着眼睛，你要停下来，因为它正在窥视你；假如它睁着眼睛，你就大胆地过去，因为这时它

正在睡觉。你要赶快把银水装好，快点回来。”

哥哥谢过隐士，便上山了。他在象绿宝石一般透明的岩石中间果然看见一个闪闪发光的泉水，一只狮子睁着两眼卧在泉边。哥哥蹑手蹑脚走过去，很快把水壶灌满，然后急速地跑下山去。

妹妹见到了银水，热烈地拥抱哥哥，开心得跳起舞来。他们把银水倒进池子里！泉水立刻变得银光闪烁，美丽极了。

第二天，老巫婆又来了。她一看到银水，气恼得脸色都变黄了，不过她还是装模作样地欣赏美丽的泉水。最后她又对妹妹说：“姑娘，你要知道你还缺少另一样东西！那就是金叶橡树。你只要让你的哥哥给你带回来这种橡树的一根细枝就够了。你把细枝插在院子里，一眨眼的工夫就能长成一棵大橡树，每片树叶都会唱歌。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这样一棵宝树。”“老奶奶，我一定让尤亚尼罗摘一枝回来，过几天您再来同我们一起享受这种欢乐吧！”哥哥不忍心让妹妹伤心，又一次备好马鞍出发了。

他又经过年老的隐士身边，隐士问他到哪里去。“我去为我的妹妹采一根金叶橡树的细枝。”“你要当心哟，不能贪得无厌。她这样任性，你就不能拒绝她吗？”“老伯伯，我的妹妹哭鼻子了，我只好又来！”“我的孩子，你不是出于贪心，而是出于对妹妹的友爱，我愿意帮助你。当你走到金叶橡树跟前时，你会看见一条巨大的毒蛇。你要停下来仔细瞧一瞧，如果蛇把脑袋藏起来，那说明它在注意你；如果它仰着头，睁着两只大眼望着太阳，这说明它在睡觉。你可以去折一根树枝，但不要下马，然后赶紧逃走！”

哥哥又谢过隐士，向山上走去。他从银泉前面经过，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橡树，数不清的树叶被微风吹拂着来回晃动，奏出协调而美妙的音乐；树的旁边有一条凶恶的毒蛇，正仰着头，一动不动地望着太阳。哥哥悄悄走过去，折断一根金叶橡树的细枝，然后逃走了。

妹妹满怀喜悦地欢迎哥哥归来。她把树枝栽下去，立刻长出一棵无与伦比的橡树，金色的叶子叮当作响，浓荫盖住了整个院子。“我太高兴啦！”妹妹感激地望着哥哥说，“你看，现在我什么也不要了，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

当老巫婆又来时，她差一点气得昏死过去，不过她还是忍住了，说：“当

然，这棵橡树好是好，但是还需要有一只真理鸟在树枝上飞来飞去。在阳光下，它的羽毛象雪一样洁白和透明，它什么都懂，谁得到这样一只鸟，谁就会一辈子永远幸福！”妹妹急切地问：“到哪儿去找这样一只美丽的鸟呢？”“就在宝山上。你的哥哥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捉回来！”

妹妹又向哥哥要求去宝山找真理鸟。“我不去！”哥哥说，“你这样任性，最终会断送咱们两个的。多亏遇见好心的隐士，我才侥幸地脱险，没有被狮子和毒蛇吃掉，这些你知道吗？这一次还不知会遇见什么危险呢！有了银水，又有了金叶橡树，难道你还不感到幸福吗？”“在这以前我很幸福，但现在我不感到幸福了。我求求你，哥哥，把真理鸟给我捉回来吧。我向你保证，今后我什么东西都不再向你要了！”“为了使你高兴，我不得不再去一趟。你拿着这面镜子，每天早晨看一看，如果镜面暗淡无光，那就说明我遇到了危险。我的好妹妹，你就为我祈祷吧，因为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妹妹感动得哭了，但是强烈的愿望战胜了友爱，她还是让哥哥走了。

哥哥又见到了老隐士，说：“我的妹妹要真理鸟，我答应给她捉回去。这是您最后一次看见我再来。看在我妹妹的面上，请您再帮我一次忙吧！”“为了友爱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一定帮助你。你上山经过银泉和金叶橡树，再往前走，有个大花园。你周围会有成千上万只鸟在歌唱，可是你一只也不能捉。你要一直走到花园的正中央，那里有一片空地，地上布满了大石头，你在那里停下来看一看：一只羽毛象雪一样洁白美丽的鸟将飞来停在一块圆石头上面，它先理理自己的羽毛，然后唱歌，最后把头埋在翅膀里。在它睡着之前，你不要动它，因为你一旦抓不住它，你就会象所有的人一样变成一块石头。”

哥哥拜别隐士，爬上宝山，经过银泉和金叶橡树，进入百鸟争鸣的一座大花园。他找到了那块布满石头的空地，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一只长着雪白羽毛的鸟飞到他身边，落在一块圆石头上面，它振了振翅膀开始唱起歌来：“我是真理鸟，谁能把我抓着？假如没人要我，让我飞哟！让我飞哟！”真理鸟在原地转了几圈，把头埋在翅膀下不叫了。尤亚尼罗急于想抓住它，还没等它入睡就把手伸出去了。结果真理鸟飞跑了，而尤亚尼罗却变成了一块石头，混杂在其他石头之中。

妹妹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一看哥哥送给她的那面镜子。一天，她突然发现镜面象蒙上一层雾一样暗淡无光。她擦了擦，又用力擦了擦，镜面还是不明亮。现在她终于明白哥哥遇到了生命危险，她伤心地哭起来。突然闯进门来的老巫婆看见尤亚尼拉痛哭流涕，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嗯！姑娘，姑娘，如果你为哥哥担忧，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他！"

妹妹跳鞍上马，沿着哥哥走过的路出发了。她在山脚下遇见了年老的隐士："孩子，谁这样不心疼你，叫你到这儿来的？""没有人叫我来，是我自己来寻找我的哥哥的。您没有看见他从这儿路过吗？他到宝山已经来过两次，可是这一次他没有回去！""你不想抓住真理鸟吗？"隐士问。"还提真理鸟干什么！我只要我的哥哥！老伯伯，您曾经帮助过他，请您也帮帮我吧！""姑娘，我一定帮你，因为你是出于友爱之情，而不是出于贪婪之心。但是你也可能把命送掉的呀！""我不怕！""你要记住，你会碰见狮子和毒蛇，它们会向你扑过来把你吓个半死。你要勇敢地闯过去，一直走到百鸟争鸣的花园里，你的哥哥就在那里。但是，只有当你抓住真理鸟之后才能重新看到你的哥哥。真理鸟能够告诉你该怎么办。"

隐士详详细细地告诉尤亚尼拉怎样才能逮住真理鸟。她衷心地感激隐士的指点，然后向宝山上攀登。狮子拦住了她的去路，毒蛇向她的马扑过来，但是她并没有被吓倒，终于来到花园里的那片空地上。她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真理鸟飞落在一块圆石头上面，理了理羽毛唱起歌来："我是真理鸟，谁能把我抓着？假如没人要我，让我飞哟！让我飞哟！"真理鸟在原地转了几圈，最后把头埋在翅膀下。尤亚尼拉心急如火，但是她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动手。当她看到真理鸟动也不动地睡熟了，才伸出双手去

抓。真理鸟被逮住了。

“真理鸟，请你告诉我，我哥哥在哪儿？”“他就在这片空地上的乱石中间。”“怎样才能让他活过来呢？”“给他身上洒上几滴从银泉里汲来的水！”“智慧鸟，你愿意帮助我吗？”“你现在是我的主人，我听从你的吩咐。咱们先到银泉去吧！”

当狮子看见年轻的姑娘手上托着真理鸟向它走来，它温顺地卧倒在她的脚下。尤亚尼拉把水晶壶灌满银泉的水。然后又回到花园里往石头上浇。当银泉的水一滴又一滴地浇在卵石上时，这些卵石都还原成了骑士，可是她一直没有看见尤亚尼罗出现在她的面前。正当她绝望地把水倒在最后一块卵石上时，突然她看见哥哥站立起来。兄妹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已经复活的骑士们对年轻的姑娘感激涕零，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下了山，再也不想去摘金树枝或汲取银水了！

尤亚尼罗和尤亚尼拉把真理鸟带回了家。他们一回到家里，真理鸟就飞到金叶橡树的枝杈间唱起歌来，金叶的叮当声和银水柱的潺潺声为它美丽的歌喉伴奏。“小妹，你现在有了银水、金树和真理鸟，你明天还向我要什么呢？”哥哥尤亚尼罗问。“我要你再也不离开我，因为我现在不那么傻了！”妹妹回答说。

在这座古老的住宅里，生活又开始了，它是那样的宁静和温暖。

老巫婆闻知被她骗到宝山的兄妹两人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她想探探虚实。但是，她的脚还没有踏进院子，真理鸟就朝着她冲下来。“巫婆，快从这儿滚开！今后你胆敢陷害我的主人，我就把你的双眼啄瞎，叫你的脑瓜开花！”真理鸟说着就用嘴去啄巫婆。老巫婆嚎叫着仓惶地逃走了。她吓得胆战心惊，没过两天就死了。

真理鸟对兄妹两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寻找你们的父母呢？”“我们正要去找，”尤亚尼罗回答说，“可是怎样去找呢？”“你亲自到王宫里去，告诉国王说你家中有三件宝，说你乐意让国王看看这三件宝物。”

尤亚尼罗来到王宫，国王为他的盛情邀请所感动，答应第二天到他家登门拜访。尤亚尼拉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万分，她对真理鸟说：“智慧鸟，我该怎样接待国王呢？”“你可以准备一些点心，放在靠近银泉的金叶树影下，

然后穿上漂亮的衣裳，就象要见你等待着的爸爸一样！”

第二天，国王在拥有三件宝的房子前下了马。尤亚尼罗扶着马镫对国王表示欢迎。这时，尤亚尼拉身着光彩夺目的衣裳，站在门口迎候国王。看见兄妹两人长得如此漂亮，国王想起自己的孩子也该有这样大了，于是他叹了一口气。

兄妹两人把国王引进院子。国王目不转睛地看着闪闪发光的银水柱从池子中央喷洒出来，又溅落在大理石制成的水盘中。正当他惊叹不已的时候，被微风吹拂的金树叶开始唱起歌来：“欢迎，啊，国王，欢迎你！”金树叶的歌声刚停，真理鸟又唱起来：“欢迎，啊，国王，欢迎你！”真理鸟一唱，周围所有的鸟也都跟着唱起来。千千万万的金树叶又开始了优美的大合唱：“欢迎，啊，国王，欢迎你！”“太神奇啦！”国王一边品尝着点心，一边让兄妹两人讲讲这些宝物的来历。

听完兄妹俩的叙述，国王惊奇地忍不住喊了起来：“这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件事更加不可思议呢！”真理鸟站在高高的树枝上说。“怎么回事呢？”国王问真理鸟。“有个国王竟然相信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啊，国王，你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你在一座破房子的门口所听到的谈话吗？‘我想嫁给国王。我爱他，只要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我将来给他生一个象他一样勇敢的男孩子，再生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儿……’”追忆往事，国王双手抱着头流下了眼泪。

“你怎么会相信说过这番话的姑娘竟成了大逆不道的罪魁祸首呢？王后是清白的，你的两个孩子就在你的面前。”真理鸟给国王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兄妹两人的经历。尤亚尼罗和尤亚尼拉一齐扑到了国王的怀抱中。国王立刻带着孩子跑回王宫，把王后放了出来。

在这同一天，王后的两个姐姐一块用晚餐，她们吃饱了野味肉、鱼肉和红烧肉。正当她们开始品尝糖果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白鸟突然飞到她们的窗棂上。“国王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白鸟用可怕的声音叫道，“他在王宫里正等着你们两个！”两个女人吓得魂不附体。糕点师傅的妻子囫囵吞下一个大蛋糕，结果噎死了；而厨师的妻子吓得神经错乱，她疯疯癫癫到处乱跑，最后栽进井里淹死了。

元帅与打铁匠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有一位地位显赫的伯爵，力大无穷，任陆军元帅要职。有一天，他为了炫耀自己的神力，有意带领几位朋友，走进一家专打马蹄铁的铺子里。

元帅对一位正在干活的打铁匠说："喂，伙计，有没有供我那匹好马使用的马蹄铁？"打铁匠用手指指一堆质量极佳的马蹄铁。元帅走过去，从中拣起一块，用手轻轻一掰，就把它折成两半；又把其中的一半折成五六小块。他的几位朋友看得无不为之咋舌。元帅嘴里咕哝着："嘿，都不顶用！"说着，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最后，他终于挑中了一块质地坚韧的马蹄铁。然后，将一枚银币放在铁砧上。

那位打铁匠不动声色地走过来，拿起银币，模仿元帅刚才的动作，用手稍稍一掰，就将银币折成两半，又将半块折成几个碎块："对不起，大人，"打铁匠说，"我供应您的是头等马蹄铁，您也应该赏赐我头等的钱币才是。"

元帅见了立即说："你说得对，我的伙计，这钱币太差了。瞧，这是一块金币，我想这该是头等的钱币吧。"元帅边说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金光闪闪的钱币，恭恭敬敬地交给了这位打铁匠。他现在才发现，这位打铁匠完全可以当他的师傅。

（福建　胡银钱　编译）

*　　*　　*

真理鸟一直伴随着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由于有了真理鸟，他们长久地享受着人间的幸福。

译自《西班牙童话与传说》

（题图、插图：黄英浩）

小猪蔫巧成白大的

辽宁　尹希怀

辽宁偏僻山区有个杨家屯，屯东头住着一户杨氏兄弟，老大杨林，住在东院；老二杨森住在西院。兄弟妯娌相处得十分和气，却偏偏在两院间隔了一道墙。哪位说了，兄弟之间如此亲热，又何必要这一墙之隔呢？

说起这道墙，那还是在“文革”期间，因两院孩子们的观点不同，争论不休，甚至抡锹挥镐，老哥俩压制不住，又怕闹出是非来，两院夫妇一合计，决定在院中砌一道墙，防止孩子们冲突。在砌墙打基础的时候，老二对兄嫂说：他有一千块钱积蓄，准备给儿子说媳妇用，但又怕割尾巴抄家，翻出来挨批，一时拿不定主意，让兄嫂给拿个主见。

大嫂一听忙说：“这有何难！依我说，你就把钱砌在墙里，别人又不知道，就是抄家，也没有拆人家房子扒墙的啊！”老大反对说：“扯蛋！钱是纸的，雨一浇，风一吹，天长日久不就烂了吗？”大嫂不慌不忙地说：“把钱多包几层厚油纸，咱们家还有猪尿泡，把钱往里一装，紧紧地裹上，砌在墙里，不怕风吹，又防雨淋。”大家一听很有道理，所以就把老二这一千块钱现金砌到墙里啦。

一晃就是几年，党的三中全会落实了农村的经济政策，农民都大胆地富起来了。杨老二翻盖了五间大瓦房，那真是新门新窗亮玻璃。大儿子也对上了象，这天准备给儿子结婚买一些东西，老两口子一合计，就想起墙里的钱来啦。

杨老二晚上和大哥一说，兄弟俩拿起锹镐，趁孩子们都不在家，就悄悄地找到了砌墙时留的记号，两人挥动锹镐，一阵忙乎，挖到藏钱处，老二轻轻拿开原来砌的两块青砖，仔细一看，顿时一身冷汗“唰”从脑瓜顶直凉到脚后跟；老大站在一边，也呆如木鸡。兄弟俩又是扒又是筛，只剩一堆泥土，猪尿泡里的一千元钱不翼而飞了。

老二媳妇一听顿时就象亲人咽气似地嚎了起来："天哪！我的天哪！"越喊声音越大。正在这时，夜校放学的人们闻声赶来。经过大家再三追问，老二才把钱的事由头至尾讲了一遍，大家一听，明白人就走了。

有些好多嘴的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哼！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就是嘛，砌墙的时候，外人又不知道，墙又没有破痕，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还哭啥？"老二媳妇听了一分析："是啊，哎！我说，你没去东院问问他大爷，这究竟是咋回事？"老二发怒地说："我哥是那种人吗？我敢拿脑袋担保！""啊，我也没说他偷啊！我是让你问问大哥拿没拿？""放屁！这偷与拿有什么区别？"两人正在争执，老二的丈母娘刘二婶说话了："看你都把我闺女吓糊涂了，依我看哪，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们就豁出个百八的，把白大仙请来，给我找！"

老二媳妇一听她妈的话，就赌气地说："好！明天我就去请白大仙蒸猫，谁偷的，就把他蒸死！"

次日天明，刘二婶一觉醒来，忙三火四地赶到女儿家，屁股还没坐稳，杨老大无精打采地走进来，杨老二一看哥哥来了，就把准备去请白大仙的事说了出来。

老大一听就火啦："你算了吧，事要弄大了还得惊官动府，咱们土头土脑的还得挨整。昨天晚上，我和你大嫂商量一下，我给你们拿三百块钱，别扇着孩子。"

老二忙摆手说："不，大哥，你手头也不宽裕啊，这钱你拿回去吧。"杨老大把脸一沉，说："你要不留下，你嫂子该生气啦。"说完，把钱往炕上一扔就走啦。

夫妇俩把大哥送出门外。回屋后，老二冲媳妇说："别人都是假的，还得一奶同胞啊！"刘二婶一听这句话，猛地笑得背不过气来。老二媳妇不解地问："妈，你笑啥？""笑啥？笑你们俩真是一对二百五！你大哥为啥发这份善心？一下拿出三百元，为什么一提请白大仙他就急啦？"

老二忙解释说："妈，我大哥胆小，让人整怕啦，怕经官动府添麻烦。"刘二婶提一下嗓门说："惊官动府怕啥，咱们丢了东西，也不是偷东西，怕什么？没有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一千与三百，哪多哪少？"刘二婶的一番话，说得老二夫妇拿不准定盘星啦。

刘二婶一看夫妻俩没词了，呷了一口茶，说："我看就这样吧，你们出面不好办，我悄悄地把白大仙请来蒸猫，找着一千块，再把三百块还给你哥哥；真的找不着，三百元就留下。也是你哥哥嫂嫂的一片心意嘛！"老二为难了好一会儿，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工夫不大，刘二婶就把白大仙请来了。她走进院内，用眼扫视一下墙角旮旯，然后随着刘二婶走进上屋。两人坐定之后，老二夫妇赶忙敬烟倒茶。白大仙用眼睛一瞄老二夫妇，说："干这行，既担风险又得罪人，钱找着了，你乐啦，偷钱的人得恨我一辈子。这事不好办哪！"刘二婶一听，知道她的用意，忙含笑说："老妹子，您放心，这偷钱贼您要能给找出来，我们豁上出个一头二百的也行。"白大仙一听，忙说："好吧，大仙要是能来帮忙，那不更好吗？哎！有猫吗？"刘二婶为难地说："这猫……杨家屯三十多户人家，还真没听说谁家有猫。"老二媳妇支吾半天："大哥家有只老猫，快要下崽了。"白大仙说："那谁去借一下用用？"老二媳妇抢了一句："那可是我大哥的心尖儿，万一您给蒸死了，吃不了得兜着走。"刘二婶想了想，说："这猫的事就交给我吧，咱们午时就开始请仙，你们先给你白大姑做点吃的。"说罢刘二婶用条干巴鱼习惯地把东院的猫引过来，然后用筛箩扣上，单等白大仙用猫。杨老二夫妇按照白大仙的布置，升起炭火炉，把水烧得沸腾。摆好供桌，左右点起蜡烛，用砂盆代替香炉，设置正中，八碟八碗，四凉八热摆齐。

白大仙酒足饭饱，嘴巴一麻搭，洗手敬香已毕，端坐正中，鸣起神鼓，响彻四方，真乃神气十足。人们闻听神鼓齐鸣，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纷纷

赶来观望，那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白大仙更加得意，施展多年未敲的神鼓，伸着腰，打着呵欠，又哭又笑，呲牙咧嘴，弄得满院雾气沼沼，香烟缭绕，好似神鬼即将来临。

再说东院杨老大睡得正酣。只听"咣当"一声，门被人踢开了，杨老大噌地坐起来了："谁？""我！"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杨老大的二儿子铁柱。铁柱急头败脸地说："爹！你……你真睡得着？"杨老大揉了揉眼睛："咋的啦？"铁柱惊慌地说："我二叔要蒸猫捉贼啦！你究竟拿没拿人家的钱哪？"杨老大瞪圆了眼睛，说："胡扯！我拿过谁的钱？"铁柱说："没拿，别人咋都怀疑你呢？"杨老大半信半疑地说："真有这事？""不信你看看去！"杨老大沉思片刻说："我才不去呢！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杨大嫂也附和地说："弄个水落石出也没啥不好，不去，人家就更怀疑你了。"这句话就象一颗手榴弹在杨老大头顶轰了一下，他青筋乱蹦，顿时只觉四肢无力，吃力地说："好！我去看看他们怎样蒸猫？"说完，他一步一挪地来到了西院。还没进门，人们就不约而同地"唰"闪出一条道来，杨大嫂怕弄出事儿，紧紧跟在后边。

这时，白大仙更加得意忘形的加劲鸣鼓，狠狠盯着杨老大，围观的人们也随着白大仙的视线转移到一个方向。杨老大一见这场面，心急如火，顿时感到心内绞痛，头冒虚汗，天晕地转，难以支持。白大仙一看时机已到，挥手命令蒸猫，刘二婶抱起大花猫揭开锅盖，"叭嚓"一声把猫扔进蒸锅里。杨老大一看猫，"哎呀"一声，往后一仰，倒在地上。

人们一阵慌乱，杨大嫂嚎叫："大仙饶命吧，这钱我们认掏了！"杨老二一听真是哥哥干的，放声大哭，一把揭开锅盖，急忙跪倒："这钱我不要啦！大仙饶命吧！"这时，只见杨老大哆嗦两下，顿时气绝身亡。

有人见到这情景，高喊一声："杨大伯死了！"白大仙听了，跳下仙桌，直向杨老大扑去，刚要去抱杨老大，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不许动！"

随着这声喊，闪出一人，大家定神一看，乃是本屯民办教师高明，此人自幼跟随大伯在县城读书学医，后来，大伯病故，自己要求回到这偏僻山区为乡亲们传播文化。由于他才智过人，多次帮助乡里解难申冤，是本屯唯一的"圣人"，人称"小诸葛"。这时小诸葛快速从上衣兜掏出个小铁盒，拿

出一粒小药丸，放在杨老大的嘴里。

十几分钟过去，杨老大嘴唇动了动，慢慢醒过来，“哇”一声哭了起来。这下大伙哄乱起来，纷纷议论：“神啦，有人蒸猫能把人蒸死；还有人能把死人给治活啦，神啦，真是仙童临凡哪！”

小诸葛清了清嗓子说：“乡亲们！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和鬼，蒸猫是蒸不死人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白大仙一看人活了，她也精神了，“噌”地站起来：“住嘴！你说蒸猫蒸不死人，请问小诸葛，他怎么就死了呢？”小诸葛嘲笑地叫了声：“白大仙姑，这不是很好解释吗？全屯老少三辈都知道，杨大伯是个有名的老实人，有话说不出，兄弟丢了钱，哥哥能不跟着上火吗？还有人造谣生事，扬言说是杨老大干的。大家想想，这些鬼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岂不是火上浇油？你现在在这里蒸猫捉贼，又用目光引众人把视线投向他，又把他老人家心爱的猫扔进锅里，他能不怒火万丈吗？由于过份激动，所以一晕而倒，这就是杨大伯发病的原因。此病名唤‘冠心病’，发病大汗淋漓，心绞疼痛，轻者休克，如不及时抢救，就有死亡的危险。我给他服的并不是仙丹妙药，而是一种西药‘三硝酸甘油片’，才使他死而复生。”

白大仙一听高明当众揭她的丑，急了：“好！姓高的，照你这么说，这钱不是他偷的？”“当然啦！”“你有什么根据？”“那你说他偷的，又有什么根据？”白大仙说：“今天我蒸猫可把他给蒸死了！”小诸葛说：“我说他没偷，我用药丸可又把他救活了呢！”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两个人就唇枪舌剑地斗起嘴来。最后，白大仙使出了杀手锏，说：“姓高的！你既然说蒸猫捉贼不灵，那你就把汤老二的一千块 （下转第63页）

一九四二年夏，在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的感召下，如东近海区域的海盗头子孙二富，终于同意将他的人马改造编入苏中军区海防团了。

这回，孙二富的海船停泊在长沙岛学习整编。孙二富手下那些人都是吃喝玩乐惯了的，一个个都是嗜酒如命的醉鬼，哪忍受得了新四军纪律的约束？这天，酒鬼孙福才乘这几天新来的新四军政委上岸开会之机，眯着眼睛，笑着对孙二富说："司令，扛自己的枪，吃人家的饭，这小媳妇的日子不好过呀！"

江苏　徐　珣　搜集整理

孙二富睨了他一眼，闷闷地抽着烟，没有吭声。

孙福才见孙二富一付闷闷不乐的样子，又凑上前说："司令忘记了？今天是您老人家五十大寿呀！去年弟兄们为你贺九，闹得热火朝天；今年不能不声不响呀。依我看，乘新四军政委不在船上，索性再闹乐一番。"

孙二富一听，也觉得机不可失，便点了点头。刹时，船上人闹腾起来了。

正在这时，只见岸上有个新四军的通讯员，打马飞来。他登上船，交给孙二富一封陶勇的亲笔信。孙二富拆开一看，是陶勇邀他去喝酒，这倒使他脑子里立刻象轱辘车一样滚动起来：听说陶勇所在的三旅正忙着打何家灶据点，陶勇怎么有心思请酒？他见通讯员催得紧，不便怠慢，便从舱里换了件上衣。临走时，他对手下的弟兄们说："大家不要扫兴，我去去就回。"

到了三旅驻地，只见陶勇笑呵呵地迎出来，拍着孙二富的肩头说："老

孙，今天特意请你来喝酒啊！”

孙二富见果真请他喝酒，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望着陶勇的面孔，一屁股坐下来，自顾自抽着闷烟。

陶勇说：“今天是你五十大寿，我备了点菜……”孙二富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斜瞪了他一眼，说：“前天政委不是交待了新四军的纪律吗？”

陶勇笑着说：“是的。不过新四军里还有一条，对抗日做了贡献的人，可以破例。”

“贡献？”孙二富摸着粗筋直跳的脖子，低着头，脸红了。他奇怪地问：“陶旅长，请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陶勇依然笑着说：“第一次在长沙岛，我和你谈心时，你不是拍拍胸脯说：‘别看我海匪出身，老子五十岁总会称英雄的。’你还约过我，不信到了那年六月初六，我不请你喝酒，你就请我。”

孙二富没再说话，心想：乖乖，共产党的干部好厉害，连这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时陶勇叫通讯员拿来两壶酒，笑着说：“今天你我各一壶，喝光为止！”说完，便一杯一杯地对喝起来。

孙二富一边喝酒，一边想：陶勇喝酒真是海量啊，原来新四军也是嘴上一套，做的一套。唉，也难怪，自古官兵不一嘛！

陶勇很快喝完了一壶酒，他搁下筷子说：“这次陪你喝酒，下次要等抗战胜利了再请你。不过，我们都是自己人啦，还想劝你一句：咱们海上战士千万不能喝酒，否则要误战事。”

孙二富听了这话，皱皱浓眉，从喉咙里“嗯”了一声。

接着，陶勇又和他交谈了一会，看了看手表，说：“你再歇一会儿，我还有任务，不奉陪了。”

孙二富见陶勇出了门，心中象盛暑的泥塘，又冒起了泡泡：他明明忙于打仗，为什么要请我喝酒？他明明酒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谈戒酒？孙二富越想越多，越想越奇怪，为了解谜，他乘人不注意，偷偷呷了一口陶勇酒壶里的脚酒。不呷倒罢，一呷他不禁“啊”了一声，脸上马上象被炭火烙了一下，飞烫起来。

他拔脚冲出门外，见陶勇已骑马走了，便头也不回，急冲冲往海边走去。

这时船上早已摆好酒席，正等孙二富回来开怀痛饮。孙福才一见孙二富，欣喜地大叫道："司令回来了，开酒坛！"

谁知孙二富走过去，提起酒坛，高高举起，猛地"哄当"一声，摔得粉碎。接着从孙福才腰里抽出小左轮，"当"一声，一颗子弹向天空飞去，嘴里叫道："妈的，今天咱们当了新四军，就得象个样子，否则要被人笑成是脓包！我从今天起宣布：全船戒酒。谁再不争气，老子就崩了他！"

孙二富为啥说变就变？原来，他尝了陶勇的脚酒，才知道陶勇喝的是一壶白开水呀！

袁广海　口述　流传在如东一带

（题图、插图：谯孝安）

谜　底

《蒲松龄去见王渔洋》：牛不出头。

《曾雪芹请客》：前者是藕，后者是鱼。

一笔抚恤金

河南　张　康

小李庄有个青年叫李道永，今年二十五岁了。哥嫂在地区工作，他和老父亲在家种田。小伙子到了成婚年龄，可媒说了好几个，都吹了。这次好心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是大姜庄的姜小霞。

相亲这天，姜小霞问李道永："现在政策变了，你家咋还这么穷？"李道永说："就我父子两个，又不会手艺技术，光指望这四亩地，咋发？"姜小霞眨眨眼，想了想，说："哪个姑娘想跳穷坑？富了光荣！你不是有个哥哥在地区工作吗？去找他借二千元钱，现在就需本钱！你我都是高中生，要想富起来，养蚯蚓、养紫貂、买手扶跑运输、种药材，门路多着哪。你没听收音机上说，有个万元户，靠养鳖发了财呢！"

姜小霞这么一说，把李道永说得心里热呼呼的。第二天，他立刻催他爹李老汉去地区找他哥李道平借钱。

自从爹走后，李道永就盼着爹爹快些回来。谁知爹走了十来天还不回来。李道永急得上街给哥哥摇了个长途电话。等了足足三个钟头，电话挂上了。哥哥电话里说，十一月五日爹就回来了。哥哥还说二千元数目太大，自己一时凑不够，让爹爹先回，下个月凑够了就送回来。

李道永放下电话，心里既踏实又焦急。踏实的是二千元钱下个月哥哥就送回来，急的是爹爹咋不回来？

李道永急急忙忙从邮电局出来，见前面围了一大群人在看什么，他好奇地凑近一看，脸一下子白了，说声"不好"，撒脚就往车站跑。

原来，这是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张贴的一张启事。大意是：在十一月五日十点，该公司一辆开往灵英县的185次班车，半路失火，烧伤十余人，烧死五人。希有乘坐185次客车旅客的家属，前来地区运输公司认领尸体，并发给抚恤金若干。

李道永算算，正是爹爹坐的那趟车！半路汽车失火，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会不烧死？怪不得十来天不见回来！李道永急急赶到车站，挤上去县城的车，又买了到地区的汽车票。先找到哥哥，把情况一说，他哥哥也大吃一惊，兄弟俩急急忙忙朝地区运输公司跑去。

烧死的五个尸体领走四个，剩下的一个烧成一个黑焦疙瘩，脸部全变了形，根本没法认，根据李道平的证明，他父亲确是坐的十一月五日185次去灵英县的车，是35号座位。运输公司根据当时现场记录，该尸是在车后部发现的，再加上李道平是地区专署干部，哪会说谎话？当下，公司领导对兄弟俩说了许多赔情道歉话，并按规定发给李道永三千元抚恤金。

兄弟俩把父亲那烧得黑焦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经过火化，把骨灰装到一个精致的骨灰盒里，便由李道永抱着爹爹的骨灰盒和三千元钱回家了。

李道永回到家里，心里又苦又甜。苦的是爹爹死得突然，父子俩连句永别的话也没说；甜的是人谁能长生不老？总是要死的，爹爹这次死，倒比死在家里强哩。这三千元抚恤金，拿出一千多办婚事，还有一千多，正好搞副业。李道永这么一想，也不难受啦，就去大姜庄找姜小霞商量婚期和搞副业的事去了。

两个人商量了半天，算了又算，考虑了又考虑，决定买台小手扶拖拉机，农忙打场犁地，农闲跟供销社订上合同拉货。至于结婚用款，去银行贷上千儿八百，以后，手扶轮子一转，还愁没钱？

手扶拖拉机买来了，花了二千九百五十元，又用五十元买了些柴油、机油。就这么着，三千元抚恤金一下便花完了。

这些天，李道永有了精神，看看那崭新的手扶拖拉机，想着不久姜小霞过门后的小夫妻甜蜜生活，常常禁不住笑出声来。他暗自庆贺：爹爹死得真是时候！

这天夜里，李道永正在做着甜美的梦，忽然被敲门声惊醒。一听声音，

李道永吓得毛骨悚然。原来，叫门的竟是他爹！李道永吓得浑身筛糠，结结巴巴地说："您老走吧！到周年我好好祭奠祭奠您！"门外的声音说："你说的什么话？走了二十天，你就不认我爹爹啦？""你，你不是死了吗？""差点死，可又没死。不信，你摸摸手。"李道永胆颤心惊地摸了摸从窗棂里伸进来的手，热呼呼的，他这才放下心来，开了门。

爹爹一进门，把挎包刚往桌上一放，儿子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开了。爹听完，说："我还真是个大命人呢！十一月五日，你哥给我买的就是那趟车票。你哥当时要开什么重要会，我没让他送，就一个人去车站等车。谁知，在候车室碰到你二姨夫，他种蘑菇、木耳发了财，年收入上万元哩。我把你要办喜事，又要搞副业的事说了，你姨夫让我到他家去。他说：借给你二千！我脑子一亮：一去借钱，二去学学咋培育木耳、蘑菇的，回来咱不也能发财吗？恰巧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老汉要去灵英县，没有买着车票，正发愁哩，我把票让给了他。"爹爹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一层层拆开，露出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叠子人民币。

李道永说："爹，你真命大，不但没死，国家还发给我三千元抚恤金哪！"说着，指指柜子上的骨灰盒，说："爹，赶明儿一早，把它扔到粪坑沤粪去！"

爹爹说："别扔别扔。买我票的那老头，咳！可怜哪！他死了，家里连一分钱的抚恤金也得不到，我活着，却得到了。道永呀，咱应该替那死亡老人的家属想一想啊，把骨灰盒转给他们才是。"

李道永摇摇头说："布告贴出了，他家属不去认尸领钱，怨谁？"

爹爹想了想，说："明天，我去一趟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向领导说明，咱把三千元钱退了，让他们再调查一下，找找那死难老人的家属。"

"什么！退钱？"李道永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下来，"不行。三千元钱我已买手扶拖拉机了！你不去说，地区运输公司晓得个屁！"

"可咱也不能昧着良心要这三千元钱！"

父子俩争执了好大一会，谁也说服不了谁。天已半夜了，爹说："我也跑累了，不争了，睡吧，赶明儿，挂个电话叫你哥回来，问问他该不该交这钱。"说着，便上了床，一会就"呼呼"睡着了。

李道永却怎么也睡不着。三千元钱，能白白上交吗？哼，国家有的是钱，三千元好比牛身上拔根毛，可这三千元对自己来说真是太需要了！哎，明天他要挂长途让哥哥回来，那，三千元，三千元……

李道永又想：我爹死于车祸，全村人谁不知谁不晓？就连地委机关，也知道李道平死了爹！爹爹又是夜里回来，不如……这时李道永心里只有那三千元钱，眼里只有那崭新的手扶拖拉机，脑子里想的只有那美丽温存的未婚妻，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考虑了。他悄悄下了床，拿根绳子，一头绑在爹爹头前床腿上，再把绳子往爹爹脖子里一套，猛一使劲，爹爹只哼了一声，便不会动了。

李道永看爹爹这次是真死了。便手拿铁锹，背了死尸，悄悄出门，来到自家承包的地中间，挖个深坑，埋了。

李道永回到家，鸡叫二遍了。他把那二千元钱锁到抽屉里，把那黑挎包往正间墙钉上一挂，心安理得起来：姨夫日后来要帐，鬼才欠他二千元呢！谁认帐！这事天知地知我知。哼，人不得外财不富嘛！

早上，李道永正在吃早饭，大门外自行车铃响，一看，是未婚妻姜小霞来了。李道永一见小霞，忙亲热地去给她打荷包蛋。

姜小霞吃着，眼光在屋子里看了一圈，说："永，咱爹呢？"李道永一听，

心一沉，但很快又恢复了镇静："霞，你说啥笑话，骨灰盒放了二十多天啦。"

姜小霞放下碗："你说真话，见到爹没有？"李道永一本正经地说："除非见鬼。"

姜小霞脸色一下子变了。她指着墙上挂的那个黑挎包："你说谎！那不是咱爹的挎包？"李道永脸一下子变白了，但他还嘴硬："他的挎包就是咱的挎包嘛。成天就挂在那。"

姜小霞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你爹从你姨夫那里借回二千元，又拿回一本培育木耳、蘑菇的书。"她说着，走到院里，从挂在自行车把上的小黑兜里拿出一本书，说，"他昨天拐到俺家，说他二十多天不在家，挂念咱俩的亲事，拐来看看。他把十一月五日让车票去你姨夫家的事也说了，这本小册子，我要他留下我看看。他吃罢晚饭，挂念你，非走不可。我把他送到村外。你，快说，咱爹呢？"

李道永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小霞面前，哭起来："好小霞，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了这五千元钱，你别张扬吧！以后你过门了，我都听你的！好小霞，你……"李道永这一跪一哭一求，姜小霞全明白了。她恨恨地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想不到你是个要钱不要爹的人！心好狠哪！我算瞎了眼！"她猛地一扭身，向门外走去。

李道永一把拉住姜小霞，说："你想干啥？""干啥？报案去！""报案？你考虑后果没有？你会人、财两空！别那么死心眼了！"姜小霞说："杀人犯！我姜小霞不能和你一个锅里搅稀稠！"她挣脱了李道永的手，来到院里，去推那自行车。李道永一把夺过自行车，把姜小霞往屋里拽。姜小霞急了，大喊："快来人哪！逮杀人犯！快……"李道永一听，急了，拾起地上一块砖，朝姜小霞劈头砸去。姜小霞第二声刚喊出口，便倒在地上。

李道永进屋打开挞屉，迅速地把那二千元钱拿出来塞进口袋，准备翻墙逃跑，手刚扒着墙头，院外饭场里吃饭的人们听到喊声跑出来，拽着了他。人们赶快把姜小霞抬往大队医疗室抢救，又给公安局挂了电话。

人越聚越多，李道永在人们的包围中，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张　恢）

寺门离寺六百里

河南　李程远　搜集整理

七朝古都开封有座闻名中外的古刹——大相国寺。据说这座寺院是唐太宗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领工监造的。它布局严谨，造型奇特，画栋雕梁，气势雄伟；可美中不足的是，这座寺院的真正山门却建在离开封五六百里地的潼关。怎么回事呢？

传说有一年，唐太宗把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召上金殿，说："而今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孤命你率领军中工匠前往汴州（即今开封），监造大相国寺，你可愿往？"

敬德拱手道："臣征战半生，舞枪弄棒惯了，婆婆妈妈的事，臣恐难以胜任。"

唐太宗说："此言差矣。为人臣者，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百姓历经战乱，急需休养生息，孤不愿为兴土木而劳役百姓，才赋你此重任。"

敬德道："陛下用心良苦，臣遵旨。唯有一件，边关如有战事，臣当请缨杀敌。"

唐太宗频频点头，便卷帘退朝。

敬德是个急性子，下朝后顾不得回府，即到军中选拔万名能工巧匠，星夜出了长安，直奔汴州去了。

转眼间三年过去，大相国寺殿堂楼阁巍然耸立。这时，传来西夏进犯边关的消息，尉迟敬德再也坐不住了。他一面严督工匠日夜开工，彩绘粉刷，一面请旨出兵迎敌。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工程刚刚扫尾，钦差大臣程咬金到了。接风宴上，程咬金道："贤弟，圣上命俺老程来验收，只要俺老程满意，签字画押，你

即可返京交差，到边关大显身手！”敬德高兴得抓耳挠腮，一口气灌了程咬金三大碗酒。

程咬金喝得醉眼朦胧，由敬德陪同来到大相国寺，只见飞檐斗拱，流金溢彩，处处龙飞凤舞，满眼金壁辉煌。程咬金看得手舞足蹈，连连叫绝。敬德一门心思惦记着边关军情，忙说：“那就请老兄快签字画押吧。”程咬金就稀里糊涂在交接文书上签了字。

敬德把文书往怀里一揣，说：“救兵如救火，恕小弟失陪，你就消消停停在相国寺玩上几天吧。”说完，他撂下程咬金，带领部队往长安而去。

尉迟敬德昼夜兼程，大军来到潼关时，忽见后面尘土飞扬，程咬金飞马追来。

敬德正要下马施礼，程咬金汗流浃背，二话不说，一把扯住他的战袍挥拳就打。敬德急忙挡开：“哎，有话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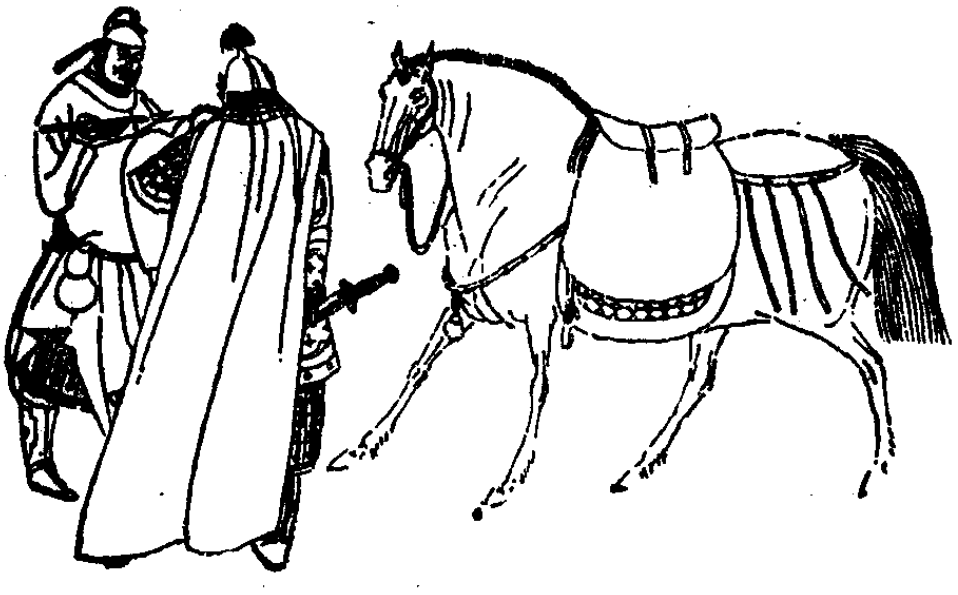
程咬金指着他的鼻子尖，说：“黑炭头，你干的好事！”

“此话怎讲？”

程咬金喘了一口粗气：“俺且问你，大相国寺你可完工？”“一切完备。”“可缺少什么？”

敬德扳起手指如数家珍：“大殿、二殿、八角殿、藏经楼、钟鼓楼、两边厢房……一件不少。”

程咬金质问说：“山门呢？”



这一问，吓得敬德出了一身冷汗。可不是，他只顾赶着交差，好去边关杀敌，竟把山门给忘了。

程咬金黑着脸说：“黑小子，你可知罪？”

敬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他想：如果率领兵卒返回汴州建造山门，往返月余，时间耽误不得呵！如果不建山门，万岁怪罪下来，吃罪不起。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抬头一看，眼前山青水秀，地势险峻，不由灵机一动，大声说道："对，相国寺山门就建在这里！"

程咬金瞪大眼睛，说："你休想糊弄人，莫说圣上不依，老程这一关你就过不去！"

敬德掏出交接文书，说："你可别忘了，白纸黑字，你可是签过字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逮住我也跑不了你。"

程咬金泄了气："你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可真不够朋友哇！"

敬德说："这样干既不误军机，又不负圣命，两全其美。"

程咬金心里也活动了："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办了。只是如何向圣上交代？"

敬德说："全仗老兄美言。谁不知晓程大将军文武全才，三板斧万夫不挡；能言善辩，死蛤蟆也能说出尿来……"

程咬金最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敬德迷魂汤一灌，不觉飘飘然，大包大揽地说："好，万岁一旦追究，自有俺老程担待。"

敬德忙传令军卒就地取材，挑灯夜战。第二天，潼关山梁上就造起了一道寺院的山门。

尉迟敬德和程咬金回到京城，上殿面君，敬德将建寺情况简单述说一遍，便向程咬金使了个眼色。程咬金忙摇头晃脑地说："敬德将军此次建寺，真是老母鸡下蛋——刮刮叫。我一进寺，如入蓬莱仙境，顿时心旷神怡。最奇妙的是那座山门，气魄雄伟，离汴州五六百里地就能望见……"

唐太宗困惑地问："此话当真？"

程咬金正经八百地说："俺奉旨验收相国寺，刚走到潼关，忽觉眼前一亮，抬头一看，半空中云雾缭绕，一座巍峨的宫墙若隐若现；瑞气霞光之中，寺门上横书四个雄浑的大字：'大相国寺'。……"

唐太宗沉吟道："莫非是海市蜃楼……"

程咬金着急地答道："俺亲眼所见，骗你是小王八！"

敬德怕他胡诌下去出事，连忙跪倒，奏道："也许是天降吉照，佑我大唐

昌盛，洪福齐天。”

唐太宗听得浑身汗毛眼舒坦，捋着胡子连声说：“好，好……”

程咬金高兴得连连击掌：“万岁都说相国寺山门建在潼关好……”

敬德连忙叩头：“谢主龙恩！”

唐太宗这才知道上了当。但他听了事情原委，呵呵大笑，亲手扶起尉迟敬德，说：“念你忠心报国，孤不予追究，快领兵解救边关去吧！”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觉得相国寺大殿前空荡荡的，就象一个店铺没有门面，实在不好看，就建了一座寺门。而相国寺真正的寺门，至今仍在潼关的山梁上。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翟念卫）

止马营的传说

江苏　仲锋　搜集整理

到过南京的人，都知道南京的朝天宫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可对朝天宫附近的止马营，别说外地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知道的也不多。说起止马营这地名的来历，还有段令人心酸的故事呢。

明朝初年，有个民间画家叫何上清，住在朝天宫附近的一座破庙里，靠卖画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何上清的妻子肖梅娘长得可真没话说。比花，花没她水灵；比月，月没她莹洁。她是个勤劳善良的女子，与街邻们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

有一天，肖梅娘在井边打水，被兵部侍郎家的大公子朱紫贵看到了。朱紫贵本是个好色之徒，见到这样美貌的

女子，惊得张大了嘴巴再也合不拢了。这时期正是朱明王朝建国初期，比较起来，吏治还算得上是清明的。朱紫贵没个借口，不好硬抢，只好咽口水，闷闷不乐地回府去了。

他回到府中，整天想着肖梅娘，饭吃不香，觉睡不着，没两天人就瘦了十来斤。他的心思被师爷看穿了。师爷便附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把他喜得手舞足蹈，拍着师爷的肩头，直喊："事成之后定有重赏。"

师爷吩咐家丁给何上清送去二十两纹银，要他采办上好的颜料和纸张，为朱紫贵画一幅百鸟朝凤的长卷画轴。等何上清收下银子后，师爷就从大牢里提出绰号叫"爬壁虎"的小偷，让他深夜到何家又把这银子偷了出来。

第二天，师爷便带了家丁来到何上清家逼债，扬言：限第二天还出银子，没银子就用肖梅娘抵偿。这下可把何上清急坏了，他想来想去，想不出条生路，只好到中药铺买了点砒霜，准备以一家人的死来抗议。

这件事让石婆庵中的老尼姑知道了，她帮何上清想了个办法，叫何上清连夜赶画幅观音大士像给庙里，由庙里支付二十两银子帮他还债。何上清含着泪接受了老尼姑的好意，以自己妻子肖梅娘为模特儿，连夜画了幅观音大士像送进庙里。

第二天，朱府师爷带着家丁来逼债抢人，何上清交出了纹银。这下子可把师爷惊得大眼瞪小眼，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朱紫贵见自己费尽了心机还没达到目的，气得大骂师爷是笨蛋蠢驴。师爷见自己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他怎么也想不通：何上清这个穷光蛋，怎么一夜之间变出来二十两纹银的呢？于是，

他伸长了耳朵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是石婆庵里的老尼姑帮了何上清的忙。这下气得他咬牙切齿。

这天，他来到石婆庵，想找个借口报复。他看到何上清画的观音大士像，立刻眼珠子一转，一条毒计在心中成熟了。他趁四下没人，偷了观音像，溜出了庵去。

第二天下午，朱紫贵带着这张像去朝见朱元璋。朱元璋见画上的观音大手大脚，勃然大怒。朱紫贵忙趁机说："万岁爷，这画是何上清画的，他一贯对圣上不满，臣已在他家门头上插了一束芝麻秸作为标记，请圣上赶快派兵前去捉拿。"朱元璋想也没想，便下令锦衣卫明天凌晨前去捉拿画师，开刀问斩。

这事被马娘娘知道了，猜想其中必有冤屈。她认为开国之初就滥杀无辜，会丧失民心，于是便苦口婆心地规劝朱元璋。可朱元璋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

马娘娘见规劝不了朱元璋，当晚自己就扮作民妇，偷偷出宫，来到何上清的住所，见门头上真的插了一束芝麻秸，顿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从附近拖来一大捆芝麻秸，在周围几百户人家的门头上都插上一束。她想以假乱真，叫锦衣卫无从下手捉人。

等她插完，天已经放亮。锦衣卫威风凛凛地前来捉人，可一看家家户户门头上都插着芝麻秸，怎么下手？领头的将官怕空手回去不好向皇上交代，便叫士兵把这儿的老百姓统统抓走，叫朱紫贵本人前来辨认。马娘娘见不但没救得何上清，又殃及整条街的老百姓，心中老大不忍，便赶忙站出来自首。领头的将官和士兵们从没见过马皇后，见有人出来顶缸，乐得顺水推舟，便放了老百姓，单把马娘娘押回大理寺。

因锦衣卫押来的是钦犯，大理寺不敢擅自审理，便请朱元璋亲审。

朱元璋走进大堂，见犯人低头伏在地上，心中的气就消掉了一半。他大声喝道："大胆民妇，为何将观音画成大手大脚，得罪了大士你该当何罪？"马娘娘朗声答道："万岁爷，手大抓得玉玺牢，脚大踩得江山稳；手大脚大，托得起日月久长。"因为"日"、"月"合起来是个"明"字，朱元璋听了顺耳，心中的火又去一大半。再一细想，犯人的声音有点象马娘娘，他仔细打量了

半天，越看越象，忙说："民妇，你抬起头来。"马娘娘把头一抬，朱元璋一看，哎呀，真是马娘娘！这下，把他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锦衣卫把皇后抓来交皇帝审，传出去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他赶紧跑下大堂，双手把马娘娘搀起来，埋怨说："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这成何体统？"马娘娘连忙跪下请罪："万岁爷，臣妾没禀报就私出皇宫，有欺君之罪，要治罪就治我吧，千万别去扰害百姓。"朱元璋与马娘娘自幼结发，同甘共苦，感情极为深厚，哪能治她的罪？就这样，观音大士像一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下，可把朱紫贵急坏了。他一是恨自己诡计未能得逞，二是听了"审皇后"的事后，生怕朱元璋下令追查事情的起因。他整天忧啊，愁啊，没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

这以后，朝天宫附近的百姓为铭记马娘娘深夜出宫救百姓的恩德，就把这条街命名为"芝麻营"，天长日久，"芝麻营"读白了，成了现在的"止马营"。马娘娘的这一段佳话，随着这条街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朱澄中　口述

（题图、插图：翟念卫）

（上接第48页）钱给我找出来吧！""我要找出来咋办？""愿罚二百元，从此再也不干这一行。不过你要找不出来呢？""一千元由我来赔！""好！"

高明把众人带到墙基下，要过镐往下就刨。刨了大约有一尺多深，发现有几堆乱纸沫，高明伏下身去，用手拨弄浮土，忽然从一个窟窿里拽出一捆缺边少角、颜色泛黄的十元大票，仔细一查点，正好一千元。人们欢呼起来，大家四处寻找白大仙，不料，她早已象黄花鱼一般溜走啦。

原来那天杨老二媳妇大哭大闹时，正赶上小诸葛下夜校，也随之进院看热闹，他听完杨老二的砌墙与扒墙经过，回家的路上忽然想到：这包钱的油纸，裹钱的猪尿泡，都是油脂之物，可能是它的气味引来耗子，把钱给盗走。顿时心中一亮，扭头就要去喊杨老二。又一想：慢着，我何不就此机会教育一下白大仙呢？没曾想，白大仙她真的来这儿献了丑。从此，大家再也不相信白大仙那套鬼把戏了。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周晓健）

蒲松龄去见王渔洋

一天，蒲松龄去见王渔洋，王渔洋不愿见他，便对看门的说："告诉来人，说我不在家。"蒲松龄听了门倌的传话后，便在王渔洋的大门上写了个"午"字，走了。看门的向王渔洋回禀后，王渔洋想了一会，说："他在骂我呢！"请用四个字答出谜底。

（山东　张剑宇　整理）

曹雪芹请客

曹雪芹不只是个文学巨匠，相传他还是个烹调好手。一天，他邀好友郭敏和于叔度到家里作客，笑呵呵地问两人道："你们二位喜欢吃什么菜？"

郭敏张口说："你就来个'身体白又胖，常在泥中藏，浑身是蜂窝，生熟均可尝'吧！"

曹雪芹点了点头，转身又问于叔度："你想吃什么？"于叔度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做的'有头没有颈，有气冷冰冰，有翅不能飞，没脚千里行'很是拿手。做一盘咱尝尝，如何？"

曹雪芹频频点头说："好，好！我去做来！"

工夫不大，两盘佳肴端上桌来。那真是香味四溢，令人垂涎。于是，三人围坐桌前，畅饮起来。

请猜猜郭、于两人各要的是什么菜？

（辽宁　何玉海）

鬼　遇

李　佩　今

县宣传部毕部长的儿子叫毕珂。小伙子平时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容，满口大话。这两天，忽然笑容不见了，气儿不吭了，躲在被窝里，白天睡，晚上还要开着电灯睡。

这天毕部长走进房里问："珂儿，你咋了？"毕珂说："我……我遇到一个鬼。"毕部长呵呵一笑，把被子一掀："你给我起床！我是宣传部长，你小子少给老子宣传迷信。"毕珂死死抓住被角，说："爸爸，真的是鬼，一个漂亮的女鬼呀。"

原来，前天毕珂骑着自行车回城，当他骑到离城还有二十里的烟波坝时，天已黑了，月牙也躲进了云层，这里前不贴村，后不搭店，行人稀少。猛地，一股凉飕飕的山风吹来，他顿时觉得心里头一阵发慌，眼睛皮子儿直跳，他攒劲了，把劲儿全用在脚上；自行车也陡然快起来，唰唰地直朝前飞驰。突然，"叭"一声，链条儿断了，后轮胎的气儿也没了。他跳下车子，心里嘀咕：怪了，刚买的新车子，怎么会……真他娘撞见鬼了。

正在这时，黑暗里，悄悄地钻出一个黑影来。那黑影身段苗条，肩膀上搁了一个黑乎乎的大脑壳，面目不清，声音却很脆嫩："过路的，车子坏了么？"毕珂没吭声。他的心，嘣嘣跳；眼睛瞪得溜溜圆。他有点儿害怕了。不过，他又一想：怕啥！是坏人么，就那么一个，我的拳头不是豆腐渣捏的；是鬼么，不，世上哪里有鬼！想到这，他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坦然答道："车子的链条儿断了，踏不转了。"

这时一阵香风吹来，那个苗条黑影走到自行车跟前，说："让我来给你

修修，行么？”

毕珂立即退在路旁的沙滩上，说了声：“请。”

那黑影不再出声了，提起自行车，翻了一个个儿，动手修起来。毕珂猛地想起小时候，听外婆说，在荒山野岭里有的女鬼也是满身飘香，还缠男人哩。嗯，说不定……反正得过细点。他随手在地上抓起两把沙子。他想：万一要是鬼，就用这沙子打瞎她的眼睛。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毕珂的眼睛一亮，立即丢了沙子。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哪里是什么鬼哟，分明是个姑娘嘛。你看，白白净净的脸蛋儿，蓬蓬松松的黑头发，还有一双小巧灵活的手。断了的链条儿，经她几经摆弄，好了，链条儿接上了。接着，她又从自己工具包里取出了打气筒，正要打气，毕珂奔过来，说：“我来吧。”

毕珂打气，姑娘扶汽嘴儿。汽嘴儿老跑气。毕珂掏出手帕，递给姑娘，说：“给，把汽嘴儿捂上。”姑娘伸手来接手帕，毕珂乘机碰了她一下，嗬，热烘烘、细嫩嫩的，这一下他全放心了。这明明就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姑娘嘛。

他们交谈起来。姑娘告诉他，自己姓石，名叫影影，家住烟波坝，在拖拉机站工作，是专搞修理的。毕珂说：“那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毕珂，我爸爸……”姑娘嘻嘻一笑：“别说了，我早就认识你。你爸爸是部长。”毕珂说：“对，对。真的，你这次帮了我大忙。古人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我该怎么谢你呢？”姑娘说：“顺便的手头活儿，谁叫你谢呀。”毕珂说：“那……真的，下次你进城，一定到我家，我保证贵客相待，厚礼相赠。”姑娘又笑了：“谁听你这一套呀。这一次，你要真是……真格的话，明天，就到我家来酬谢吧。嘻嘻。”说完，白嫩嫩的脸蛋儿，在他眼前一晃，就隐没在黑暗里了。

那模样儿，那身姿儿，没说的，毕珂喜欢她啦。毕珂对姑娘讲的“贵客相待，厚礼相赠”这话儿，是常挂在嘴边的哩。记得三个月前，也是在这个烟波坝，他对一个农村妇女，也曾说过这句话。那一天，他开着汽车，路经烟波坝，丢失了驾驶证和一个包，那包里头有六百块钱哩！他急得头上出汗，找呀，找呀，一直找到日偏西，鸡进笼，也没找着。后来，一个农村妇女捡到了，她二话没说，归还了他的驾驶证和钱包不算，还把他请到家里，饱

饱地吃了一碗荷包蛋儿。当时，他很受感动，许下了不要钱的大话："日后婶婶进城，请到我家来，我一定贵客相待，厚礼相赠。"

没过几天，那妇女进城卖鸡蛋，打听到毕家的住址，到他家来了。这天，正好是他爸爸——部长大人过生日，屋里喜气洋洋，宾朋满座。村妇见景生情，干脆，一百个鸡蛋一个也不卖，全送给毕家作寿礼了。按规矩，送了礼，就得招待吃饭。因为客太多，十几桌酒席一次摆不下，只能一轮子开三席。第一轮，坐的是县上部局头头儿，没轮上村妇上席；第二轮，坐的是县一级一般干部，也没轮上村妇上席；第三轮，坐的是各厂矿企业来宾，又没轮上村妇上席；第四轮，坐的是毕珂的一些哥们好友，还是没轮到村妇上席。村妇虽然没有上席吃饭，可也没闲着，她一直在厨房里，蹲在灶门口，帮着大师傅烧火。客走完了，天色不早了，她拍拍身上的灰，提着空篮子，要回家了。好心的大师傅过意不去，硬要塞给她两个烧饼馍，她没有要。走到门口，毕珂送了出来，满脸带笑，说："哎呀，真格的对不起呀。下次再来，我自当贵客……"村妇没理他，扭头就走了。

对一个老年村妇，说过的话，吹过的风，不算个啥。这一次不同啦，是一个姑娘，一个他喜欢的姑娘。他下定决心，一改旧习，说话算数。第二天，他破费买了一大盒子糕点，到烟波坝去酬谢他的女朋友了。

到了烟波坝，走到村口，他看见一块草坪上堆起了一座新坟。新坟旁边，急急忙忙走出一个女人来。毕珂问："大嫂，我打听一个人。"女人问："是谁？"毕珂说："嗯嗯，记得好象姓石，是影影……"女人急着要走，不耐烦地朝坟头一指："那不是吗？"毕珂东瞅瞅，西望望，不见人，就问："在哪里呀？"女人说："她，已经死去三天了，那就是她的坟……唉，多好的人哪。"毕珂拦着那女人说："大嫂，她没有死！昨晚上，我还看见她，是她叫我来的。"女人吃惊了："你这个人怎么啦？颠三倒四的，你怕是撞见她的魂了吧？"

怪，咋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过，眼下是青天白日，鸡鸣鸟叫，周围团转有那么多庄稼人，还怕鬼么？他走到坟跟前，那里好象刚才有亲人来扫过墓。满地的纸灰，被山风卷起来，在坟墓前旋转着，飞舞着。突然，在坟头上，他看见了一件东西——一块手帕！就是他自己用过的、昨晚捂了汽嘴儿的那块手帕。

这一下，他吃惊不小，顿时头皮发麻，浑身象泼了一桶凉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两腿软了，一个扑爬，跌在坟头前。后来，一辆拖拉机路过，开车的是他相好的哥们，才把他送回家去。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两天。觉睡醒了，他也明白了：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啊。

毕珂正想着，突然"彭彭彭"有人敲门了。毕部长问："是谁呀？"一个甜美而圆润的声音传了进来："是我呀。"

毕珂一听这声音，顿时脸色发黄，哎呀！影影鬼魂找上门来了。他连忙拉过被子钻了进去。

毕部长见儿子这么紧张，便问道："你从哪里来？""烟波坝。""你叫啥名字？""毕珂认得，我叫影影。"

毕珂在被子里，听了这答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床被子抖得颤颤摇摇的。

毕部长惊奇地说了声："大白天，哪里有鬼！"边说边大步走上前，"啪"打开了门栓。

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进来了，她手里提着一个纸盒儿，在屋里这里转转，那里瞧瞧，问道："毕珂呢？"

毕部长站在床头，指着床上那一团颤颤抖抖的被子，说："你找他干啥？"

姑娘说："你就是毕部长么？我今天进城是来参加五讲四美宣传会议的。前天毕珂到烟波坝来，把一盒糕点丢在我娘的坟前了。今天，我顺便给送来。"

毕珂听了这话，"呼"从床上一跃而起，说："你，你没有死？"

（下转第72页）

兔子分赃

（藏族）

青海　诺日仁青　搜集翻译整理

有一天，兔子、乌鸦、狐狸和狼坐在一条山沟里聊天，突然，从前面走过来一个背东西的喇嘛。兔子见了很高兴地说："伙伴们，你们看，前面来了一个喇嘛，我们把他的东西抢来吧？"

乌鸦、狐狸、狼听了都很赞成，可是他们想不出怎么去抢的办法，就问兔子："兔子弟，你说，咱们怎么去抢呀？"

兔子摸了摸小胡子，显出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说："这很容易，我装做一个瘸腿兔子，走到喇嘛前面去，他见了肯定会马上用东西打我。这时候，你们就在后面注意看着，他拿什么打我，你们就捡什么。"

兔子安排好后，就一溜烟奔到喇嘛前面，把一条后腿翘起来，一瘸一瘸地走着。喇嘛一看是只受了伤的兔子，高兴得一时来不及捡石头，急忙把手上的佛珠，用力甩了过去，兔子猛一闪，没有打着。喇嘛又取下背上的铜锣，使劲朝兔子头上甩了过去，兔子又一闪，还是没打着。喇嘛一面追，一面又取出怀里的馒头，用力甩了过去，兔子又一跳，仍然没有打着。喇嘛越发急了，连忙脱下自己脚上的靴子，甩了过去，兔子一闪一晃，还是没有打上。就这样，折腾了好半天，喇嘛的东西全甩光了。兔子呢，越跑越远了。喇嘛知道再也追不上了，便扫兴地回头去捡东西。一看，自己甩出去的东西全被乌鸦、狐狸和狼衔跑了。喇嘛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只好光着脚垂头丧气地走了。

再说，乌鸦、狐狸、狼抢了东西以后，都高兴得一口气跑到山上，等着兔子弟弟来分赃。等了一会，兔子洋洋得意地赶来了，它笑眯眯地看了一眼抢来的东西，便一本正经地开始分赃。

兔子先把佛珠拿起来，套到乌鸦的脖子上，说："这个是喇嘛的佛珠。乌鸦，你把这个套到脖子上，落到帐篷上，呱呱叫上几声，人们一见你脖子上

的佛珠，都会说你是个乌鸦喇嘛；以后人们不但不嫌弃你，而且会虔诚地尊敬你。”

接着，兔子把锣拿起来，放到狐狸的前面，说：“这是喇嘛念经时用的锣。狐狸，你把它拿到家里，使劲敲打，你的几个孩子听见锣声，都会非常高兴，再也不哭不闹，而且他们的身体会一天天强壮起来的。”

兔子再把靴子拿起来，放到狼跟前，说：“这是喇嘛的牛皮靴子。狼，你把它穿上，跑到羊群里，放羊人一见穿靴子的狼，一定很害怕，就不敢打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地吃羊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馒头了。兔子把馒头拿起来，说：“嗯，这个是喇嘛的磨石，用处不大，干脆我拿上算了。”

赃物分完后，乌鸦、狐狸和狼各自按照兔子的吩咐去做了。

狼穿着靴子，钻到羊群里，一下被放羊人打死了。乌鸦脖子上套着佛珠，落到一家帐篷杆上吊死了。狐狸呢，到家里使劲敲了一阵锣后，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吓死了。狐狸心里十分难过，出来一打听，狼、乌鸦全死了，这才明白它们三个都上了兔子的当。狐狸气得飞也似地跑到山里，找兔子算帐。

兔子吃完馒头后，料到狐狸会来找它，就提前做好了对付的办法。它把自己的尾巴和屁股往水里泡了一会，然后又到沙堆里打了几个滚，再用一根草棍把自己的嘴皮划了一道小口子，就爬在那里等狐狸。不一会儿，狐狸果然呲牙咧嘴地来了。兔子故意苦着脸，一面呻吟着，一面有气无力地说：“哎哟，狐狸哥。”

狐狸气愤地大声“嗯”了一声。

“刚才那个喇嘛是个很有法力的人，原来我拿的那个磨石是个馒头，我

吃了以后中了毒。你看，现在我肚子拉不算，嘴里、鼻子里都流着血。哎哟……哎哟……”

狐狸一听这话，心里感到很奇怪，急忙走过去一看，果然只见兔子的屁股和尾巴湿淋淋的，沾满了沙子；嘴皮上还流着血。狐狸信以为真了，心想：嗯，这有可能，不然的话，狼和乌鸦，还有我的几个孩子怎么会死呢？嗯，既然这样，那就不能怪兔子了。于是，狐狸气愤顿消，一转身，唉声叹气地走了。

兔子见狐狸走了，得意地朝着它的背影嘻嘻一笑，便乐滋滋地回去了。

（题图、插图：戴慧莹）

骄傲的天鹅

北京　登林　编译

从前，在一条小河里，有一只天鹅和一只水獭生活在一起。天鹅抬眼一望，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水獭的双眼又小又近视，所以，天鹅非常看不起水獭，觉得水獭不配做它的朋友。它对水獭非常冷淡，每逢遇见水獭，总是高傲地抬起它那美丽的脖颈，盛气凌人地在水獭头上飞来飞去。

有一天，勤劳的水獭正在河边用树枝垒新窝，它看见天鹅来了，便放下嘴里叼的树枝，彬彬有礼地向天鹅问候道：“天鹅大哥，你身体好吗？”

天鹅说道：“我说水獭，你眼睛瞎了是不是？怎么我到了你身边才看见我！我看哪，你早晚要死在你这双小眼睛上。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被猎人抓进他的口袋里。”

水獭说：“是的，天鹅大哥，我的眼睛是没有你的好。不过，你听见前面第二道河弯处有水响声了吗？”

天鹅瞪大了眼睛，使劲儿朝远处望去，什么也没有看见。它又极力竖起了耳朵仔细倾听，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于是，它说："哪有什么水响声？"

水獭又说道："你再仔细听听，我明明听见前面有划水声。"

天鹅问道："什么地方？""现在已到了前面第一道河弯处。"

天鹅听了听，又摇摇头说道："没有。根本没有划水声。""你再听听吧！就在前面，响声很清楚，越来越近了！""我根本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小水獭，你是在说假话哄我，对吧？"

"你的眼睛看得远，我的耳朵听得远。好吧，再见吧，天鹅大哥！"水獭说完，一头潜进水里不见了。

天鹅看见水獭扎进水里，想想不由得好笑：水獭呀水獭，你是个瞎子，尽说些瞎话。你竟然把你的耳朵和我的眼睛相比，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哼！

天鹅得意地扑打几下翅膀，引颈鸣叫了几声，又高傲地飞走了。

就在天鹅忘乎所以的时候，一个猎人"嗖"的一声从河弯处的一条小船上向它射了一箭。这一箭正射中天鹅的脖子，只见它一个倒栽葱掉到河里不动了。猎人把船划过来，微笑着从水中拎起骄傲的天鹅，荡起桨向远处慢慢划去。

译自《秀玛瓦》

（题图：周晓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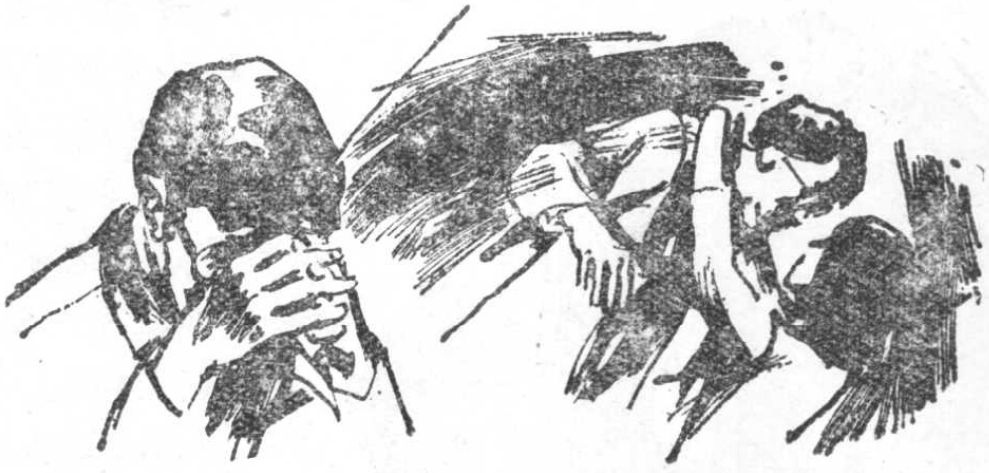
*　　*　　*

（上接第68页）

姑娘生气了："毕珂，你在说啥呀？""前天，我去找你，一个大嫂指着一座新坟，说是你死了。""啊，那是我娘！她老人家已经死去六七天了。""你娘……""我娘也认得你。你忘了么？三个月前，你还吃过我娘给你煎的荷包蛋哩。好，你收下糕点，我走了。"说完，姑娘扭头就出了门。

毕珂从惊愕中猛醒过来，他从屋里追出来，喊道："影影，你不要走！真格的，你……"

影影头也不回地走了。　　（题图、插图：汪大昌）



绿 茵 女 士

江苏　孙庆章　搜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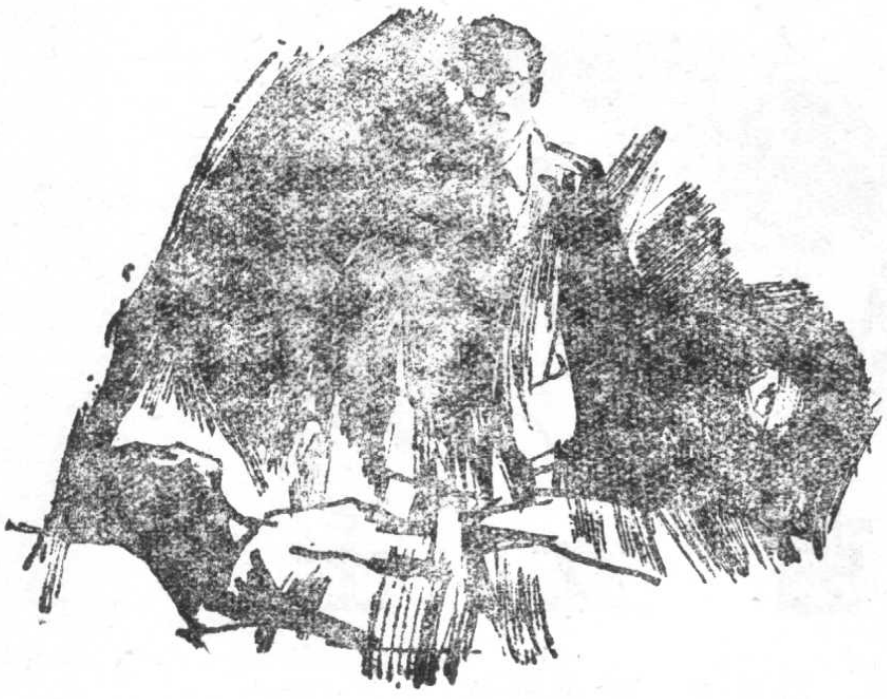
·2· 绿茵的幽灵

上回说到，社会名医夏省吾深夜出诊，独自进入一座怪宅，受到意外惊吓，慌慌张张从里面逃了出来。可是他坐进汽车，又喊着要黄大发把汽车倒回去。黄大发以为他吓昏了，在说胡话，就没听他的，一口气把汽车开到诊所。一到家中，夏省吾立刻命令黄大发摘去门口的医牌，用还在微微颤抖的手擦去了“日夜出诊、风雨无阻”八个字，然后又颤抖着在牌上写了：“夜不出诊，敬希鉴谅”。

过了几天，夏省吾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告诉黄大发那次夜诊遇到的可怕事情。

那晚，夏省吾跟着黑汉子进了大门，沿着花圃旁边滑溜溜的小道进了楼。这幢楼的底层高大空旷，象座阴森森的教堂；屋内陈设考究，但都蒙上了一层灰尘，霉气扑鼻，却不见一个人影，只听到屋角里老鼠追逐嬉闹发出的“吱吱吱”叫声，和蝙蝠飞舞发出的“呼呼”声。那个黑汉子，这时突然变得象哑巴一样，一声不啃，他用一只黯淡的手电照着，把夏省吾引上了二楼。

上了二楼，走到左边卧室门口，黑汉子推开房门，用手指了指屋子中央那张雕刻精细的红木床，说：“先生，太太就睡在这床上，我去叫老爷上来。”



说完，返身下楼去了。

夏省吾书读得不少，社会经验却不多，他傻乎乎地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等候“老爷”上楼。谁知等了好一会，却始终没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而房里那盏本来就昏暗的电灯突然灭了。可奇怪的是，未见房里来人，却亮起了烛光。循着暗红的烛光，夏省吾往那张红木床上的罗纱蚊帐边一看，只见有件雪白的东西伸在外面，细细一看，竟是只女人纤细的手臂，平摊在床头边的太师椅上，一动不动。

夏省吾断定这就是病人了。此时，他虽然有点紧张，但救命要紧，决定不再等待主人，便走了过去。夏省吾看病历来讲究望、闻、问、切。这观颜察色的“望”字是第一位的。因此，他轻轻揭开罗帐一看，顿时大吃一惊，一颗心差点从喉咙口里蹦了出来。原来床上哪是什么病人，分明躺着具披头散发的女尸！女尸脸色青白，象张枯萎的菜叶；一双本来很美丽的大眼睛，直勾勾向上翻着，露出吓人的眼白，嘴角有一缕发紫的血丝挂下来。在她那僵死的脸上，好象在发出一种可怕的狞笑。这是一种典型的中毒暴死病人。夏省吾行医多年，从未见到如此可怕的尸体。这时他才猛省到自己已面临险境，再呆下去，还不知会遇到什么！他神经紧张起来，上下牙齿直打架，两条腿哆嗦着象[illegible]钉子钉住了一般，连一步也迈不开。

正在此时，房间里唯一亮着的蜡烛也突然熄灭了，一缕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正好照到那女尸可怕的脸上。那女尸忽然轻轻地发出了“唉”一声。夏省吾惊得“啊”叫了一声，转身就往楼下冲去，他连滚带爬，滚到楼下，爬起来挣扎着拚命地往大门口奔去……

听了夏省吾的叙述，黄大发惊得几次吐出了舌头。他疑惑不解地问：

"先生，那你为什么还让我把车倒回去呢？"

夏省吾说："当时我确实吓破了胆，但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我只看了那具女尸一眼，就强烈地感觉到她很象一个人，哎，实在太象了，真令人不敢相信……"

黄大发忍不住脱口而出："莫非象那个绿茵？"夏省吾没有回答。

打那以后，夏省吾一过晚上八点，就闭门谢客，一个人潜心自修医术。可是，让黄大发暗暗担忧的是，他工作时不声不响，有了闲空，不是木呆呆地愣着，就是絮絮叨叨地对大发说："那床上女尸象她，一样的脸型，一样的眼睛，唉，只怪我那晚走得太急了，没顾上多看几眼……"黄大发见他神态有点反常，便打断他的话头："先生，你还没被吓够啊，说不定那女尸是个白面僵尸，会坐起来掏你的心呢！"夏省吾听了，笑笑说："无稽之谈。"

黄大发嘴里不说，肚子里的疑团一直不解，过了几天，他决定瞒过夏省吾，一个人悄悄到海潮路去了解了解那幢神秘的别墅。一天白天，他到了那儿，也不觉得什么可怕。他细细打量着这幢房子，只见窗户全部关闭，院子里没有人迹，大铁门上挂着把拳头大的铁锁，锁面锈迹斑斑，显然已是很久无人开过了。再一瞧，大铁门旁边的水泥柱子上镶着一块暗红色的古檀木，上面镌着"郜寓"两个涂成绿色的阴文隶字。黄大发十分纳闷：在和先生往来的人中间，没听说过有姓这么个怪姓氏的啊，他为什么要蓄意谋害先生呢？

为查个究竟，黄大发就向路边一位老皮匠打听。据老皮匠讲，这别墅主人确是姓郜，早先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办事。日本鬼子投降后，姓郜的怕办成汉奸，连转让房子都没顾得办，就带着家小逃到南洋去了。从此这儿就成了无主空房。

黄大发听了仍不死心，又问："老人家，这里有没有住过一个又黑又矮的小个子？"老皮匠摇摇头说："没有。""那有没有一个女人呢？白白净净的年轻女人！"老皮匠微微一笑说："不瞒你说，这一阵，这家大宅子里连只母猫儿也没有，哪有什么白白净净的年轻女人？除非出了狐狸精。"

黄大发顿时呆在那里，想想这就太奇怪了！黑矮子是自己亲眼所见，先生夜诊时遇到那个女尸也决不会假，可是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莫非这

座大宅子年久空旷，无人居住，真成了狐狸精的天下？他颠来倒去，半天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回去以后，也不敢把私访之事告诉夏省吾。

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初秋。

一天黄昏，屋子里闷得象蒸笼。夏省吾吩咐黄大发提早关上诊所大门，陪伴他去皇后大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来东江演出的《宇宙锋》。

看完戏，在回家的路上，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汽车在淹了水的街道上慢慢开着，刚开到一半路程，只见车窗前突然滚过一个火球，接着便是“轰隆”一声巨响，顿时，街道上一片黑暗。

黄大发打开车灯，开足马力，飞快地向家里驰去。

汽车开到了家门口，两人顿时惊呆了。只见诊所两扇门大开，在车灯的照射下，外间的候诊室里停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病人，病人身上蒙着一块雪白的床单，担架前面点着支蜡烛，烛光幽幽，忽亮忽暗，把个候诊室弄得象灵堂一样。担架周围还有几个人影在晃来晃去。

夏省吾见这帮人破门而入，十分生气，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地大发雷霆：“真不象话，谁让你们私自打开我的诊所大门？”

听了夏省吾的怒吼，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人，打招呼说：“夏先生，实在对不起，这是位重危病人。本来我们是歇在廊下等您回来的，可您瞧，下了这么大一场雷阵雨，病人可淋不得啊，没办法，我们才设法打开了锁……”

夏省吾听了这话，气便消了一大半。他一边吩咐黄大发去拿听诊器，一边穿上白大褂，俯下身子仔细观察起担架上的病人来。

病人全身用洁白的床单蒙着，只露出长长的乌黑头发，看样子是个年轻女人。夏省吾轻轻揭开被单一看，啊！多么熟悉的脸啊！夏省吾的心禁不住强烈地颤抖起来。正在这时，窗外

突然亮起一道强烈的闪电，那女人一下睁开双眼，露出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在雪白床单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明亮。夏省吾顿时失去了理智，浑身痉挛着大叫一声："绿茵！"说时迟，那时快，那女人突然伸出两条雪白胳膊，一下子紧紧勾住了夏省吾的脖子，同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黄大发听到叫声和笑声，急忙拿了听诊器奔出来，看了这个场面，大惊失色，再看那女人，竟和夏省吾书房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啊?！死了多年，埋在西郊剑山公墓的绿茵难道真的复活了？正在这时，黑暗处又突然闪了一下亮光，有人已用照相机摄下了这不堪入目的镜头。

没等黄大发回过神来，人群里挤出个彪形大汉，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拎住夏省吾的衣领，"通"一拳把他打出老远。接着这一伙歹徒抢起担架，一阵风似地朝门外奔去。

夏省吾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爬起来，踉跄着追到大门外，拉开嘶哑的嗓门喊着："绿茵，回来！绿茵，回来！"喊完了就哭，哭了一阵又笑，就这样在雷雨中折腾着。黄大发费了好大的劲，才连拖带架地把他拉回了屋里。从此夏省吾就疯了。

三天后，东江市一家小报《东江新闻》，在头版头条登出一条特号新闻：《社会名医的桃色梦》，旁边还配了一张夏省吾和一个面目不清的半裸女人拥抱在一起的照片。这件事一时成了轰动东江朝野的爆炸性新闻，满城风雨，众说纷纭。就这样，一个富有才华的一代名医，便成为一个江湖骗子和色情狂。夏省吾发疯后，已失去了替自己辩解洗雪的能力，这一历史沉冤似乎用黄河水也洗不清了。可是制造这一卑劣诬害案的祸首是谁？连黄大发一时也说不清楚！

黄大发说到这儿，已激愤得声泪俱下。娄建中听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他的心头升起，他告别了黄大发，决定立刻回东江市。

一路上，娄建中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着几个问题：绿茵这个神秘莫测的女人，究竟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夏省吾和她既然是生死不渝的恋人，她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他？如果死了，那么这个"绿茵"又是谁呢？绿茵幽灵的出现和夏省吾去市警察局出诊有没有直接联系呢？那天大雷雨之夜，夏省吾见了小诸护士，为什么又要误认是绿茵而做出那种荒

唐的举动呢？从天气来看，似乎条件相似，此外还有什么呢？……娄建中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炸开似的，他极力想从纷繁的头绪里理出一条线索来。

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娄建中风尘仆仆回到了医院，他简要地向院长汇报了走访黄大发的经过。院长鼓励他把这次调查继续深入下去，并说是为了新中国，要抢救每一个蒙冤的知识分子。

娄建中回到办公室，解放后新创办的《东江日报》社有位新闻记者正等着他采访。娄建中在解释夏省吾发疯之谜时说："希望借贵报一角，为这位社会名医洗雪一下，他的致病决不是什么'桃色梦'，而是一件有目的有预谋的政治陷害。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事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的真相将可大白于天下。"

次日一早，娄建中在民生路派出所的协助下，走访了一直空关着的夏省吾的开业诊所。娄大夫径直走进夏省吾的书房，只见那帧少女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心中非常高兴，便小心翼翼地取下，把照片从镜框里拿出来。由于时间长了，照片虽已受潮变黄，但那位少女的翩翩风采，仍可看得一清二楚。他翻过照片，见背面写着一行娟秀的钢笔字：

献给心中的吾！

下面便是一行流利潇洒的英文签名。娄建中一看，照片的主人果然是绿茵！他又把照片翻到正面细细观看，不禁脱口叫了起来："哎哟，那不全象她吗？！"他非常兴奋，马上把照片取下，放进自己的挎包里，急匆匆离开了诊所。

娄建中来到大街上，买了一盒"稻香村"奶油蛋糕和一袋精美糖果，要了辆出租汽车，直奔郊外桃溪镇，去探望病休在家的小护士诸丽云。

桃溪镇位于桃溪河畔，距市区五十多华里，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秀丽。小镇一角，有一幢大尖顶古老建筑，这是本世纪初，有个名叫利玛的传教士向东江市巨商们募捐了一笔巨款，建造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解放前夕，修道院长老利玛回国去了，修道院也关了门，但它仍引人瞩目地

耸立在那儿。

小护士诸丽云的家就住在桃溪镇上的一条小巷里，娄建中知道小诸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家中只有个相依为命的母亲。娄建中赶到她家时，小诸正在安闲地看一本小说，看样子精神已经恢复正常。小诸见娄建中来看她，显得特别高兴，连忙张罗着沏茶、削苹果，忙得团团转。娄建中呷了口热气腾腾的"龙井"后，便跟小诸唠起了家常。娄建中问道："听说你妈是个中学教员，还没请教名字呢，叫什么来着？"小诸说："我妈叫诸月芬，在镇上中学里教历史，喏，娄大夫，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妈还是个老'东江'呢！"娄建中一听到"老'东江'"几个字，心中不禁一动。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咯咯咯"的皮鞋声。小诸忙对娄建中说："娄大夫，听，我妈回来了！"话刚说完，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位四十开外的女人。只见她身材修长，皮肤白晰，脸上架一副玳瑁边近视眼镜，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知识妇女的风度。

娄建中和诸月芬寒暄了几句以后，便从拎包里取出从夏省吾诊所里取下的那张照片，试探地说："诸老师，我今天一来探望小诸身体；二来向你顺便打听一个人。"

诸月芬诧异地接过牛皮纸包，打开，只看了一眼，立即把照片放到桌上，十分冷漠地说："人，我是认识的，她叫绿茵。可惜，已经死了多年了！"娄建中一听，愣住了。

要知绿茵是死是活，请听第三回《滴滴辛酸泪》。

（未完待续）

（插图：黄英浩）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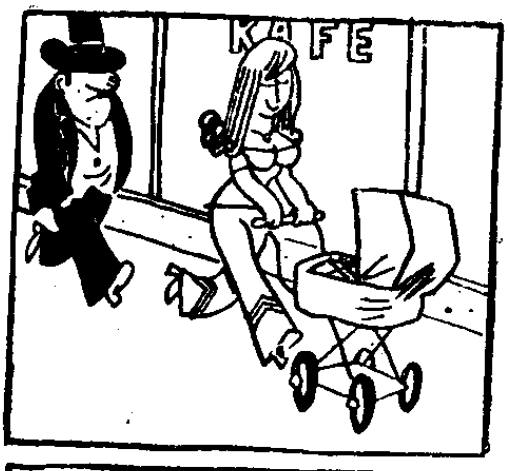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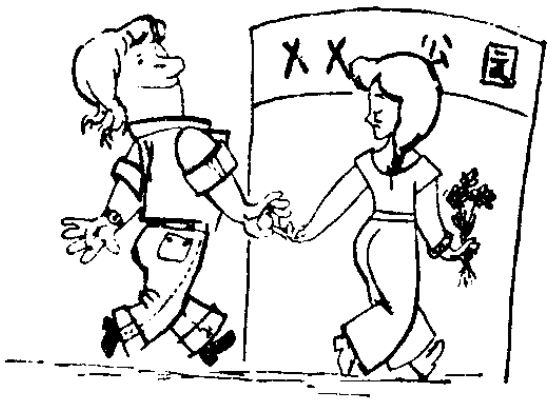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总第九十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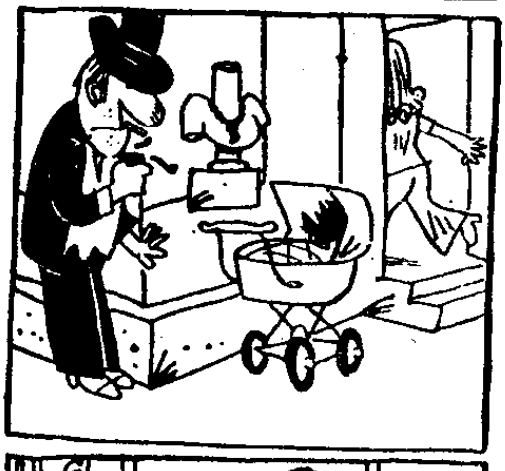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沪新74号）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 M1156（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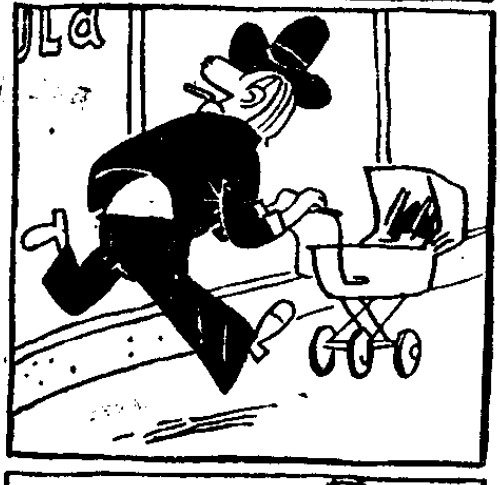
中外传奇故事 “鬼魂”出没的城堡（中篇故事）……流 萤编译（4）
坟堆里的白影…冰 草 小 雪（43）
笑话十一则……乔长森等（20）
名人传说 每日必死一回的人……聂建长（32）
“火牛”记……凌 辉搜集整理（48）
·婚姻恋爱故事·
婚礼惊变……陈桂娣（21）
·现代清官故事·
刘区长查案……黄 骏（35）
中外幽默故事 不义之财……梁根顺编译（1）
破斗笠……包久红（3）
一张白纸……黄小萱编译（29）
谜语故事 哪队得分……吕建明（31）
考试……张 鹏（31）
·绍兴师爷的传说·
“狗不吃”……戴荣芳搜集整理（53）
水浒人物传说 孙二娘出嫁……赵华伟 张维芳搜集整理（60）
朱贵朱富斗“猢狲”……王成君搜集整理（76）
外国民间故事 机智的贾克……乔长森编译（40）
王子的好朋友……应延舒 甘文美编译（55）
中篇故事连载 绿茵女士……孙庆章搜集整理（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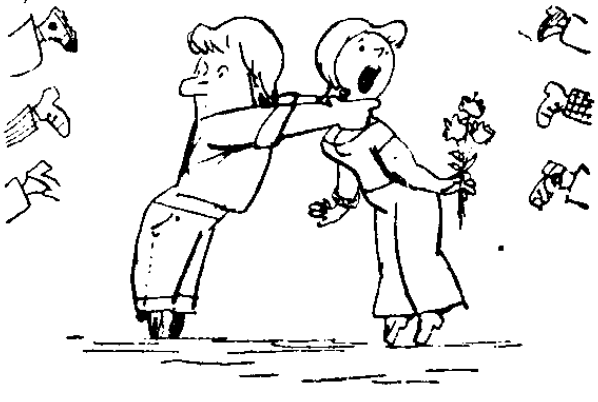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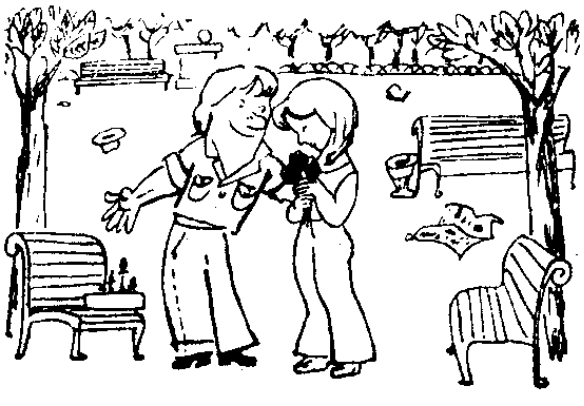

KAFE











不义之财

在停车场边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衣着污秽褴褛身体孱弱瘦小的男子。他名叫彼埃特，是个从不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他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本领，只要向四周的行人或车辆瞥上一眼，他就立刻能判断出哪些人粗心大意，哪些人谨小慎微。他是个偷盗的能手，作案的动作干净利落，轻巧敏捷。能从人身后的裤袋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掏出一个钱包，放进折好的报纸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沿街散步。他还常常把手伸进停放着的汽车里。

今天看来彼埃特的运气似乎不佳。他觉得有点饿，想去买个馅饼填填肚子。于是他折好报纸，正要起身离去，猛然他看见一对年轻夫妇手里提着一只显得很重，然而却颇为精致的盒子向他这边走来。他们走到离彼埃特不远的一辆汽车前停住了。彼埃特迅速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佯装睡觉。

这时那对年轻夫妇的对话灌入了彼埃特的耳朵里。

“比尔，我不想把它放在车里。难道你这么放心吗？”女的说。

“傻话！这有什么不放心的？”男的答道，“我会把车门锁上的。我得喝点咖啡，吃点什么填填肚子。天黑时，准能到达伊丽莎白港口的。”

“汽车在路上会不会出故障？还有，那东西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真担心！”

这对年轻夫妇在继续谈着论着。很显然，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彼埃特的存在。两人说着向附近一家咖啡馆走去。机会终于来了。彼埃特放下报纸，急切地望着夫妇俩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走进了对面的咖啡馆。

此刻，停车场行人寥寥，彼埃特尽管喜得如醉似狂，可是他还是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心情，装得漫不经心地一步步向汽车逼近。

彼埃特向汽车里瞟了一眼，瞥见了盒子。他暗暗地估价着，的确他还从来没有弄到过这样一份“厚礼”！他急促而又熟练地用报纸把盒子包起来，又敏捷地脱下上衣，盖在上边，擦掉了车门上留下的指印，才不慌不忙地迈着方步走开了。这一切干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

彼埃特住在离停车场很近的一个贫民区。他在那里租了间破烂不堪，年久失修的房子。由于职业的需要，他对那儿的左右邻舍，一概不招呼，不结识。

这时彼埃特怀里揣着那只精致的盒子，走到自己的房间前，开了门，捧起盒子一步跨进屋，然后把门反锁上。

他迫不及待地想打开盒子。可是，这盒子用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扎得十分牢固，只是木板之间有很小的缝隙。

彼埃特急得心痒难搔，满头大汗。他喘着粗气找了一把钳子，用尽平生气力把铁丝一根根绞断，可是盒盖钉得死牢。他只得又发疯似地在箱子里翻腾了好一会，才找到了一把钉锤，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撬开了盒盖。

彼埃特把盒盖一掀开，突然他大惊失色，“噌”一声跳到一张旧桌子上，接着又蹿到一个小衣柜顶上。彼埃特脸发白，惊恐地盯着地板上的怪物——六条粗大的眼镜蛇，满头满脸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这六条眼镜蛇一旦从“囚牢”里释放出来，显得格外高兴。它们口喷火舌，一会儿蠕动着；一会儿蜷曲着，在屋里爬来游去；有时还竖起身子，扬起头，发出“嗞嗞”地怪叫声。

彼埃特想呼救，可他知道平日在这个时候，楼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而且往常，彼埃特从不搭理邻居们。今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谁还会来搭救他？他绝望了。在绝望中，他猛然想到那个把毒蛇装进盒子里的家伙！彼埃特打算把这事报告给警察，可是再一想，不行！盒子是怎么到自己的房

子里来的呢？不！不能报告给警察。可是象这样一个弄毒蛇的人是不应该让他自由自在，逍遥法外的呀？这样的人是公众的一害啊！

彼埃特站在破柜上耐心地等待着，盼望着能听到脚步声。他气愤地想：把蛇放进盒子里无论如何是不对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末那家伙为什么要把蛇装进盒子里呢？他一抬头忽然注意到了盒盖上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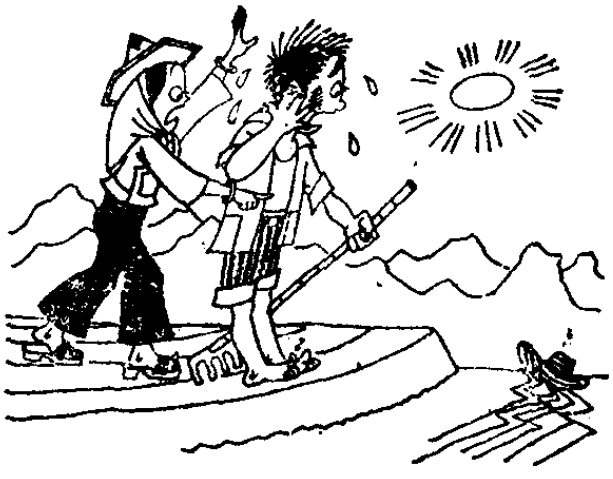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港蛇园

园长先生　　敬启

彼埃特气得一下子昏了过去，今天的打击对他实在是太大了。

（陕西　梁根顺　编译）

（题图、插图：傅　铭）



破　斗　笠

有一个农夫，买了张彩票，交给他的妻子保管。他妻子左塞右塞，最后，把它塞到一个破斗笠上。

这天，是开奖的日子。农夫戴着斗笠下地去了。他的妻子记住彩票的号码是5372。她来到开奖单前，一看上面写着头奖：5372。她猛地一蹦三尺高："喔，中头奖了！"她发疯似地向丈夫耕地的田里冲去。

这时，农夫正在炎热的夏日里犁地。妻子边跑边喊："中奖了，中头奖了！""真的？"农夫惊喜地睁大双眼。"真的，不骗你，头奖是我们的号码！"

听了妻子的回答，农夫挥起双手欢呼："中奖了，中头奖了！"突然，他猛地摘下头上的那顶斗笠，抛向急湍的河流，说道："现在好了，再也不要戴这顶破斗笠了，再也不要在炎热的夏日里耕田了。"正当农夫高兴得手舞足蹈时，他妻子狠狠地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你疯了，彩票在你的破斗笠上。"农夫摸着火辣辣的脸，望着急湍的河流，再看看怒目圆睁的妻子。发出绝望的一声："啊！"

（福建　包久红）（题图：麦荣邦）

“鬼魂”出没的城堡

上海　流　萤　编译

一、奇怪的画像

炎热的夏季里，伦敦的人们都去海滨避暑了。剑桥大学的学生埃里克和米娜一起来到长海湾附近的海景旅馆。埃里克是个身材瘦小，却极灵活机敏的小伙子，一对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米娜有一头金色的长发，披在肩头，显得娇小婀娜。他俩利用暑假来这儿度假，以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学期的神经。

清晨，太阳刚露出海面，一层淡淡的薄雾环绕着海湾，空气显得格外凉爽、清新。埃里克和米娜带着游泳衣，一边大声谈笑着，一边急匆匆地下了楼。他们穿过底层的大厅时，米娜突然想起妹妹要买一些明信片，便招呼一声埃里克，一起来到服务台。她问道：“先生，有明信片吗？”柜台里胖经理詹姆斯先生热情地说：“哦，当然有，小姐，多着呢？”他向米娜挤了挤眼睛，转身拿出一大叠明信片放到柜台上。这些彩色明信片色彩柔和，印制精美，他俩正挑着，忽然有一张引起了埃里克的注意。

那明信片上面画着白色的悬崖，悬崖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城堡。埃里克拿起来小声地念着画片上面的一行字：“长景海湾马利城堡。”

詹姆斯先生听了，主动介绍说：“嗯，在海湾上，你们可以看到这座城堡。”埃里克问道：“你去过那座城堡吗？”哪知詹姆斯先生一听，突然脸上露

出了恐惧的神色，连连摇头说："没有，先生。我在这儿活了一辈子，可从来没有上过那儿。"

埃里克感到很奇怪，他和米娜对视了一下，便缠着詹姆斯先生，恳求他讲讲关于城堡的事。詹姆斯犹豫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讲了起来。

从前这座城堡是属于马利勋爵家族的，它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传说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桩悲惨的事，从此一个可怕的鬼魂，一到深夜就在城堡里四处游荡。附近的居民一提到它就惊恐万状，谁也不敢到那里去。

据说，那是在二百多年前，年轻的马利·霍尔老爷，娶了一个叫洛玛的温柔美丽的姑娘。这姑娘非常爱马利，可马利却另有所爱，他和洛玛结婚，不过是图她拥有一笔巨额钱财。婚后，马利并不爱她，经常把她一个人撇在城堡里，洛玛一直郁郁寡欢。1745年，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洛玛，突然神秘地死了。从那时起，她的鬼魂就经常出没在城堡里。到了现在的马利勋爵手里，再也不敢呆在那儿了，他把城堡和所有的家具卖给了一个叫米切尔的有钱人。这个米切尔，是个性格乖戾的人。他单独一个人住在那儿，没有人见过他，他也从不到海湾下面来，更不喜欢访问者。

埃里克和米娜，听了詹姆斯的介绍后，买了五张马利城堡的明信片，走出了旅馆。可是，这个古怪的城堡影子，却一直萦回在埃里克的脑际。

午饭后，埃里克对米娜说："我们到城堡去看看吧。"米娜瞪大了眼睛："那里不是闹鬼吗？""我不怕！再说白天鬼也不敢出来。"米娜听了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那我和你一起去！"

于是，两个人沿着海湾上的一条小路，朝悬崖走去。他们在长满了野草的山路上，爬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城堡前的围墙和大铁门了。

两人来到围墙前一看，只见到处挂着许多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私人住宅，切勿入内。"铁门上锁了一个很大的铁锁。从门缝看进去，里面是个很大的庭园。

埃里克对围墙看了一看，说："米娜，我们从墙上爬进去看看。"说着一跃身，三下两下就爬到了墙头上。然后又伸手把米娜拉了上来。两人一齐跳到了园子里面的松软草地上。

这是一个庞大而荒凉的庭园。在园子中央有个很大的池塘，四周被一

片茂密的树林环绕着，阳光透过树林星星点点地洒在池塘的水面上。另一边有条小路一直通向城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寂静极了。

埃里克和米娜沿着那条小路，来到城堡的大门前。那门是用铁和橡木做成的，十分牢固结实。埃里克使劲推了推门，沉重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里面光线很暗，阴森森的，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埃里克紧握着米娜的手，小声问道："亲爱的，你害怕吗？"米娜脸色苍白，但她却使劲地摇摇头，跟着埃里克走进了城堡。

他俩一步一步朝前走去，光线越来越暗，走着走着，便进入了一条十分黑暗的通道。他们互相挽着手臂，摸索着往前走去。忽然，米娜紧张地拉住埃里克，指着黑暗处说："埃里克，前面好象有人！"埃里克顺着米娜手指的方向仔细看了一会儿，禁不住轻声笑了起来："别怕，那是一套盔甲。"说完就慢慢地走了过去，原来这是个穿着古代盔甲的木偶骑士。接着他们又继续往前走，每隔一段路，都有两个全身盔甲、又高又大的木偶骑士，紧靠着墙壁，面对面地站在通道的两边。

他们走呀，走呀，终于见到前面露出了一点亮光。那是通道尽头。

两人走出了通道，眼前出现了一个高旷宽敞的圆形大厅，一线阳光从高墙上狭窄的窗户里透了进来，借着亮光他们发现围绕着圆厅四周，有很多一样大小的门，门都紧闭着，每个门上有一个号码。他们绕着大厅走了一圈，数了一数，总共有六十个。两个人试着开了几个门，但都开不开。于是米娜说："埃里克，我从1号开始，你从60号开始，再试试看吧。

当他们试到27号门时，突然门被打开了。两人走了进去，房间里又大又亮，地板上铺着红色地毯，在巨大的落地窗附近，放着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此外就没别的家具了，屋里显得空空荡荡。

埃里克和米娜走到窗前，探头向外望去，窗外就是陡峭的白色悬崖，下面是波浪滔天的大海。他们眺望了片刻，又回转身。忽然那张椅子上有件东西，引起了埃里克的注意，他忙走过去，从椅子里拿起那团东西，抖开一看，是件没有袖子的尼龙茄克，可奇怪的是那茄克上几乎布满了口袋，数了数，竟有六十只。呀，六十扇门，六十个口袋！好怪呀！埃里克好奇地穿上了那件茄克，简直象穿了件大袍子。米娜见了，哈哈大笑。

这时，墙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画像，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俩走到画像前端详起来。

那是一幅年轻女人的像，她的面容很美，可神情却显得很忧伤；她的眼神简直象活人那样有神采。埃里克蹲下身来，念着画像底部的一行字：洛玛·马利太太，1722—1754年。“她是谁？”埃里克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名字我好象在哪儿听到过。”米娜说：“你忘了詹姆斯先生说的，1754年洛玛神秘死去的故事吗！”埃里克顿时恍然大悟。这时，米娜突然惊叫起来：“埃里克，你来看，画像上的眼睛会动呢！刚才它转了一下。”埃里克赶忙仔细地一看，那眼睛果真象活人似的眨动着。他顿时惊惧地抓住米娜：“快，快走，这屋子真的闹鬼了！”他们刚要转身出门，突然，从画里传出一个粗哑的男子声音：“站住，不许离开！”

埃里克连忙拉着吓呆了的米娜，冲出门去，画像里的声音又厉声叫了起来：“不许跑！你们跑不了了！”

二、花纹地板的秘密

两个年轻人刚跑到圆厅，只听到27号房间里发出了一种低沉的象闷雷般的隆隆声，尔后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埃里克和米娜不顾一切地飞快穿过圆厅，进了黑通道，躲到高大的木偶骑士后面。这时，那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埃里克突然想起来他还穿着那件茄

克，就飞快地脱下衣服，扔到对面的木偶骑士脚下。

漆黑的通道里响起了一个男人凶狠的声音："他们藏到哪儿去了？"埃里克和米娜借着从通道尽头射进来的一线微光，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正朝着他们走来。到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那人停了下来，突然他大吼一声："得啦！我知道你们藏着呢！"他见没有响动，就走到他们对面那个骑士前，轻轻地对骑士敲打着，然后又向他们这里走来。埃里克和米娜蹲在骑士后面，屏住了呼吸。那人拍着骑士，又弯腰向后面瞧了瞧。他的鼻子几乎要碰到两个年轻人的脸上了。但是他并没有发现他们，一会儿脚步声从他们面前朝前走去。两人松了一口气，刚站起来，不料米娜不小心撞到埃里克身上，两人一起碰到盔甲上，"哗啦"一声，木偶骑士摔倒了。紧接着，那个沉重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哼！好小子，原来你们躲在这儿，这回可跑不了了！"埃里克和米娜见前面通道堵住，只好折身又逃回到圆厅。他们正惊慌失措，无处躲藏时，只见一个穿着汗衫和一条肮脏的裤子，满脸大胡子的高大男人，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正恶狠狠冲着他们，"站住，不许动。"他的嘴蠕动着，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

埃里克和米娜吓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人伸出大手，毫不费力地抓起他俩的胳膊，把他们锁进了27号旁边的房间里。

埃里克一看，这是一间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小空房，里面还有一扇门。大胡子命令他俩站到角落里，凶狠地朝他们挥了挥拳头："给我老实呆着！"说完，他开了里面那扇门，走了进去。埃里克打量了一下四周，便悄悄地朝第

二个门走去，他把耳朵贴到门上听了一会儿，似乎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来两个男人的讲话声。一会儿，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大："凯姆普！你是个愚蠢的白痴！那两个小鸟是怎么进来的？"

"我很抱歉，先生！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抱歉！我花钱雇你来是做什么的？你犯了许多愚蠢的错误，我不能再容忍了！"接着里面"咔嗒"一声，好象是枪机的声音。

"等等，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凯姆普声嘶力竭地苦苦哀求。

接着沉默了一会儿，那个男人才一字一句地说："下次就是你最后一次了！现在你把他们带进来。""是，先生，"凯姆普小心翼翼地问，"你准备怎么处置他们呢？"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今晚我们得带着他们一起走，他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接着又是"咔嗒"一声枪机声。

埃里克赶紧站到原处，门"砰"打开了，凯姆普眼睛血红，愤怒地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双手绑了起来，推到了第二个房间。

埃里克和米娜一看，这是一间陈设漂亮，布置豪华的房间，一只大写字台旁的大皮椅子上，坐着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他棕色头发，一对黑色眼睛半眯着，脸上有一条很长的疤，从他的左眼角一直通到嘴角。

疤脸见两个年轻人被推进来，忙站起身，叫他们坐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然后开口说："我相信你们想看看马利城堡，嗯！这是个有趣的地方，充满了秘密，不是吗？你们已经知道一些了。这位凯姆普先生是这儿的园丁，他知道城堡里的全部秘密。他将告诉你们一切，对吗？凯姆普先生？"

凯姆普赶忙低声回答："是的，先生。"疤脸又问："他们知道秘密通道了吗？""没有，先生。""好，很好，其实你早该领他们去看看。"疤脸向凯姆普指了指，"现在带他们下去，凯姆普先生。"

埃里克此时哪有兴致去参观？他听了疤脸的话，立即大声叫道："不，先生，现在我们想回家去！"

疤脸笑笑说："别急嘛，既然来了，就得看个够，小伙子！"他说着，突然沉下脸，对凯姆普使了一个眼色，凯姆普连忙打开了门锁，把他们推了出去。

凯姆普带着他们走到圆厅的中央，在一块圆形的花纹地板前停下了。

埃里克正要往通道走，凯姆普大吼一声："站住！"接着一跺脚，突然地板无声地向下滑进去，地上顿时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大洞。凯姆普一手打开了随身带的电筒，一手象提小鸡般地把他俩拉到洞口，吆喝他们先下去。随后自己也进了洞，他用拳头敲了敲洞的一边，那块地板又无声地从他们头上滑过去，洞口被严严实实地盖上了。在凯姆普的押解下，埃里克和米娜沿着狭窄的石阶，向下走去。石头台阶一圈一圈地往下延伸着，他们一直往下走哟，走哟，走了很久，终于到了一个很黑的走廊里，一股带着海水腥味的风吹了进来。埃里克想：这些台阶一定是沿着悬崖一直通到下面的，现在我们离大海很近了，难道这里就是疤脸说的秘密通道？他感到惊悸，茫然，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三、会唱歌的山洞

埃里克正在暗暗揣度，凯姆普又低吼一声："进去！"边说边把他俩推进一间又小又暗又潮湿的房间里。房间的地上是泥地，墙角放着一张床，中央有一张桌子，没有灯火；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刺鼻恶心。凯姆普把亮着的手电筒放到桌上，检查了他们手上绑着的绳子是否结实，接着又用绳子紧紧捆住他们的脚，锁上门。然后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监视着他们。

埃里克想：这下咱们可成了囚徒了。过了一会，他向凯姆普请求："我们累了，想睡一会，请把电筒关了吧。"凯姆普同意了，立刻屋里变得一片漆黑。

米娜把头靠着墙，合上了眼，很快睡着了。埃里克也闭上了双眼，但他脑子里在紧张地想着怎样才能逃出虎口。凯姆普踱了一会，睡到床上，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埃里克轻轻地碰醒了米娜，用嘴咬开了她手上的绳索，然后他们一起解开了绳子。埃里克站起身，悄悄地走到凯姆普床边，从他袋里慢慢地拉出一大串钥匙。又从桌子上摸到了电筒，递给米娜。米娜打开了电筒，埃里克在找开门的钥匙。可是试了一把又一把，那门锁都没能打开。在拔钥匙时，他心里一慌，钥匙掉到了地上，发出了"哗啦"的响声。米娜吓得赶紧关灭了手电筒。那个凯姆普嘴里咕哝一声，翻了个身，又象死猪似地"呼呼"睡了。埃里克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又试起来，锁终于被打开了。他们轻轻推开门，走了出去，反手锁上门。这下，凯姆普成了囚徒了！

埃里克把钥匙放进口袋。米娜举着电筒，一起往秘密通道走去。

他们走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了一个向右拐的石阶。两人离开了通道，走下石阶。走着，走着，米娜忽然觉得脚下有些异样，她用手电照了照，惊讶地叫了起来："看，埃里克，我们站在沙地上了！"

接着，她又向头顶上照照，这才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很深的山洞里。他们看到前面有个黑乎乎的大东西，米娜用手电一照，立即惊喜地说："船！这儿锁着一条船。埃里克，我们到了海滩上；听，可以听见海潮的浪声了。"

米娜说着，又把手电光转向船。这是条非常结实的大船，船名写在前面。走过去一看，上面写着"米切尔"三个字。他们完全明白了，这名字就是詹姆斯说的那个故事里的有钱人。

"现在怎么办，埃里克？"米娜希望他能拿出主意，"我们不能老呆在这儿。"

埃里克似乎早有打算地说："让我们先探探洞再说。"于是他们又向山洞深处走去。忽然，埃里克收住了脚步，"听！什么声音？"

米娜也听见了："象是音乐声！象在唱歌。"埃里克惊疑地四处察看着，接着他指着洞壁高处一条阔阔的裂缝，说："声音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于是，两个人立即爬上洞壁，从裂缝里往里看去，原来里面是间挺大的山洞房间，中间有一排铁栅栏隔着，简直象囚室。里面有五个大汉正围坐在一张桌子四周，一边玩着牌，一边兴高采烈地又笑又唱。

这时，只听一个大汉问："什么时候了？"另一个说："九点二十五分。"又一个说："十一点四十分是高潮，咱们得在这之前准备好，好吧，开始干吧。"

接着五个汉子站起身来，走到铁栅栏前，一个汉子用力推动墙上的控制阀杆，铁栅栏便折叠着滑到了一边。栅栏后还有个房间，看上去象个保险库。

一个汉子手里拿着几件白色的茄克，把它们扔给了同伙。五个人立即脱下自己的衬衣，换上了茄克，走进了保险库。

一看到这些茄克，埃里克和米娜大吃一惊，它们和27号房间里的那件茄克一式一样。这时，只见一个高个儿大汉，嘴里边说着："我们必须马上装船。"边和另一个矮个子走出保险库，朝墙边走来。

埃里克一见，赶紧对米娜说："不好，他们是朝我们这儿来的，快，快跳下去！"

两个年轻人从裂缝里跳了下来，很快向洞的背面摸去。他们刚在沙上躺下，就听到一阵辘辘作响的声音，原来那一高一矮的大汉，已把洞壁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移走了。洞壁高处立即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只见两个汉子小心翼翼地从洞眼里爬下来，跳到沙上，看了看那只船，接着又望望大海。然后转身爬上洞壁，穿过窟窿进去了。

埃里克和米娜立即从暗处出来，重新爬上洞壁，从那窟窿里把里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那五个汉子从保险库里，把象砖块似的东西搬出来，放在房间里。看上去那砖块虽说体积不大，却似乎很重，这些大汉竟累得气喘吁吁。

这时有个汉子问："需要多少？"另一个回答："老数目，三百块，每人六十。"

米娜惊奇地悄悄问："那些砖块究竟是什么东西？"埃里克注视了片刻，说："看上去是金砖。这些人哪来这么多金砖？难道……"没等埃里克把话说完，突然，听到一连串叫"救命"的声音，接着就是"嘭、嘭、嘭"猛烈的敲打门的声音。

四、大海里的摩托声

埃里克吃惊地说："不好！是凯姆普，这家伙醒了。是他在敲门叫救命呢！"说完便紧张地观察着那五个大汉的反应。

果然，那个矮个子似乎也听到了声音，他停下手里的活，问道："你们听

见什么没有？好象有人在叫。”

高个子和其他几个都满不在乎地说：“别神经过敏，是海涛声。”“是风声。”“是鸟叫。”“哈哈哈哈。”

米娜可紧张了，她轻声对埃里克说：“我们怎么办，埃里克？这儿太危险了。”

埃里克没有回答。忽然他快速地从洞壁上那个窟窿里爬了进去。这突然的行动，吓得米娜差点儿“啊”出声来。她不明白埃里克去干什么，紧张得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瞪着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埃里克。埃里克匍伏在房间的地板上，慢慢朝前挪动着。一直爬到房间中央的桌子下，伏卧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保险库里五个汉子的动静。

突然，那个正在搬金砖的矮个子，神色紧张地又叫了起来：“我又听到叫喊声了，会不会有外人进来？！”“别发呆劲了，我的伙计。”那个高个子笑道：“咱们干这买卖，又不是一天，这儿安全得很，何况还有美人画的眼睛在守着呢！哈哈哈哈！”

听了两人的对话，埃里克断定，这是一伙盗贼，也许是海匪！于是他勇敢而果断地向保险库爬去，爬到了控制阀杆前停下了，看看阀杆。忽然，他象只敏捷的松鼠，“霍”跳上去，抓住控制阀杆，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往下一压。阀杆被吊了下来，沉重的铁栅栏“哗啦”一声关上了。这事几乎发生在一瞬间，那五个大汉顿时被惊呆了。他们狂叫着冲向栅栏，用力拉着铁杠，可是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

埃里克看着五个大汉象囚徒似地被关在铁栅栏内，他微笑着，朝他们耸了耸肩。五个大汉发狂了，又是咒诅，又是哄骗。可是埃里克没有去理睬他们的求饶、利诱和怒骂，他飞快地从那个窟窿里爬上来。米娜伸手把他拉了上去。她把头埋在埃里克怀里：“埃里克，亲爱的，你真勇敢！”埃里克把米娜搂在怀里，急促地说：“看来这是一伙强盗，我们必须马上赶回去报告警察局。把电筒给我，快！”说完，在那五个大汉的怒吼叫嚷声中，牵着米娜的手，出了山洞。

埃里克和米娜走出洞口，来到悬崖边的沙滩上。这时海潮怒吼着涨得很猛，海水在他们脚边翻腾。埃里克用电筒照着，朝前狂奔。奔呀，跑呀，

米娜突然带着哭声说："埃里克，我们回不去了！海水已经淹没到了脚弯了，海潮的高峰快到了！"

埃里克没有作声，他扶着米娜，艰难地在水中走着，现在一边是陡立的悬崖，一边是无垠的大海。海水很快地淹到了他俩的腰部，希望越来越小。埃里克轻轻抚摩着米娜的长发，淌下了泪水，泪水一颗颗滴在她的脸上，他内疚而痛苦地说："米娜！都怪我，我，我不该喊你到这鬼地方来！""不，不，埃里克，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感到很幸福！"米娜说着，那双抓着埃里克胳膊的手握得更紧了。

忽然，埃里克似乎听到黑暗中隐约传来一种声响，他抬头望了望，惊喜地叫道："看！米娜！有条船，是条摩托艇！好象是朝我们这儿开来的，你看……"埃里克边说边举起电筒，上下挥舞着。米娜赶紧抓住埃里克的手，灭了手电，担心地说："快别照，会不会是疤脸的同伙，或许是海匪！"

五、疤脸的冷笑

埃里克和米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渴望而紧张地瞪大了眼睛，揣测着，等待着。船越来越近。能听见马达的轰鸣声了。

埃里克终于看清了摩托艇上的记号，他跳了起来："是警察，警察！我们得救了！"

很快摩托艇驶到他们面前，一个警官如释重负地说："总算找到你们了，好动的年轻人！"边说边把埃里克和米娜从齐胸深的水中拉了上来。

那末，警察怎么会知道埃里克和米娜跑到这儿来的呢？说起来还得多亏那位热心的詹姆斯先生。这天晚上时钟已敲过了十下，詹姆斯先生见两个年轻人还未回来，他赶紧向警察局挂了电话。

半小时后，身材魁梧的华莱士巡官带着两名警察来到海景旅馆，听了詹姆斯的叙述后，他们立即驱车驶向海边。但是海边没有埃里克和米娜的踪迹。华莱士巡官思索片刻，果断地一挥手："走，我们去马利城堡看看！"汽车沿着小路驶到城堡前，见铁门紧锁着。他们只得从山后绕道进了城堡。整座城堡漆黑一片。几个警察使劲"砰砰""嘭嘭"敲了好一会大门，一个穿着睡衣，脸上有条很显眼疤痕的男人才出来开了门。

华莱士巡官客气地询问疤脸是否见到过两个大学生。

疤脸阴沉着脸说："没有，先生们，这里是不许游客进城堡的……"华莱士打断了他的话，要求进去看看，疤脸显出了一脸不高兴的气色。但是他却没有拒绝。于是巡官和警察们走进了漆黑一片的城堡，进入黑黝黝的通道。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华莱士注意到地上有件东西，他用电筒照照倒在地上的木偶骑士，发现边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他忙上前捡了起来，藏进了衣服里。

一行人来到圆厅，疤脸指着环绕着圆厅的六十扇房门说："它们都锁着，钥匙在园丁凯姆普那儿，可他已经回家了。"华莱士环顾一下四周，思索了片刻，然后提出要去看看园子。疤脸勉强地同意了。等他们走出了城堡的大门，疤脸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向巡官道了晚安，便"砰"锁上了大门。

到了花园里，一个警察问华莱士巡官，刚才在通道里发现了什么？巡官从身上掏出一团衣服。两个警察一看那衣服上有那么多口袋，都感到十分惊讶，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华莱士巡官断定这通道里一定有生人来过，撞倒了那木偶骑士；并肯定地认为两个大学生不会在里面，他决定到庭园里看看。

华莱士巡官和警察们在庭园里四处找寻，不见人影，他们便来到了悬崖顶上。一个警察无意间低头瞧了瞧大海，突然发现了海滩上的手电光亮。他马上报告了巡官。华莱士命令一个警察，立刻用无线电话与警察局联系，让他们立即派摩托艇去海滩救人。

等埃里克和米娜上了摩托艇，警官说："现在我们送你们去海湾吧。"

埃里克叫道："不、不，有五个男人在洞里，在保险库里！还有大胡子凯姆普！"警官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给弄糊涂了。他请埃里克从头开始说起。于是埃里克就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简单地说了一遍。警官听了，忙问："洞在哪里？你们能否找到它？"埃里克点点头，并愿意领他们进去。

警官通过无线电话与华莱士巡官通了话。一会儿后，他们找到了洞口。这时洞里已灌满了潮水，原来搁在沙滩上的那艘名为米切尔号的船已漂浮起来。

他们进了洞，从洞壁上那个窟窿里钻了进去。那五个汉子见警察进

来，全沮丧地呆在那儿。警官用力把阀杆推了上去。警察们进去立即把他们铐了起来。那警官拿起一块金砖，看了看，笑道："多漂亮的砖块！哈哈！这是个贩金的走私集团。"他转身命令几个警察把五个走私犯押上汽艇，送往警察局。然后拍拍埃里克的肩说："你俩留下来，再留两个警察，去逮捕凯姆普。"

警官跟着埃里克和米娜进入秘密通道，凯姆普还在房间里发疯似地叫喊着，踢打着门。他听到了脚步声，立即停止了踢打。嘴里说道："老天爷！你们总算来了，来，快开门！去把那两个小混蛋抓回来。"

埃里克听了，耸肩一笑，从袋里掏出钥匙，刚打开锁，凯姆普便拉开门，一头扎进警官的怀里。他一见是警察，惊讶地问："怎么回事？警察?!"

两个警察不容分说，上去抓住凯姆普的手，把他反铐起来。警官说："凯姆普，你被捕了！你得老老实实带我们到城堡去！"

凯姆普只得乖乖地带他们上了暗黑的石阶，顺着石阶盘旋而上，到了圆厅，再通过黑暗的通道，来到花园和等候在那儿的华莱士巡官会合了。

等两个警察把凯姆普押向警车后，警官来到华莱士跟前，把带着的一块金砖递给他。

华莱士巡官拿起金砖，放到他从木偶骑士旁发现的茄克口袋里，正好合适。他说："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茄克上会有六十只口袋。原来它是放金砖的。每个走私犯带60块金砖。警官，那些走私犯都抓住了吗？"警官说："是的，长官。全抓获了。"

埃里克接住话茬说："不，还有疤脸！"

六、悬崖下的枪声

华莱士巡官说："哦，对了。今晚我们见到过他。快，别让他跑了！"说着，带着大伙，一起向城堡内冲去。

他们经过通道，来到圆厅，推开27号房间，拉开电灯，房里陈设照旧，空无一人。

巡官和警官仔细地审视着屋里的一切，忽然，他们对那美丽而神情哀伤的洛玛画像发生了兴趣。华莱士巡官用手轻轻触摸着画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吧？"接着他用手很快地在画像的脸部拂拭了一下。警官突然一声惊叫："她的眼睛会动！"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画后面传了出来："别动！你们全给我转过身去，我手里拿着枪呢！"接着画像后发出"咔嗒"的枪机声。"快！"华莱士巡官叫道："贴着墙，快！"于是他们一齐背贴着墙站着，眼睛紧张地盯着画像。

这时，从画像后面，传出一阵阴冷而得意的笑声："对，就呆在那儿，靠着墙，别动，否则我会开枪的，你们并不想发生什么意外，对吗？"接着，又听到枪机"咔嚓"一声响。那声音便无声无息了。

这时房间里气氛紧张而寂静。静得几乎能听到每个人心跳动的声音。忽然，警官慢慢地向那画像移去。华莱士巡官着急地叫道："回来，那家伙有枪，危险！"

警官瞧着那幅画，摆摆手说："没事了，巡官先生，画像后面的人已经溜走了，美人的眼睛只剩下了两个黑洞。

华莱士巡官忙走到画像前，从那两个黑洞眼睛里朝里面看去，里面黑通通的，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们试着在房间里寻找暗门的开关。画上、墙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可是都没有找到。

这时，米娜耷拉着眼皮，说："我累了，累坏了。"边说边往那椅子里坐了下去。不料她这一坐，奇迹出现了，突然间，房间里发出一阵打雷般的隆隆声响，只见那洛玛女士的画像开始动了起来！它在地板上滑动着，消失在墙壁中间。暗门打开了。他们冲进隔壁房里，拉亮了电灯，埃里克立刻惊

讶地说:“这就是疤脸住的房间!”那屋里一切家具摆得井然有条,只是大写字台后面的窗门大开着。

华莱士巡官说:“那家伙准是跳窗户出去了,不过那儿是悬崖,他下不去。”

警官说:“我去看看。”说着便拿了手电,从敞开着的窗户爬了出去。不一会,他在远处叫了起来:“我发现隐蔽的阶梯了!梯子就在窗户附近,他一定是下海了。”

华莱士巡官等几个人赶忙向暗处望去,果然看到远远的下面有手电的光亮在晃动着。

埃里克焦急地说:“一定是疤脸,他要到洞里的船上去了,11点40分高潮就到了,他会借着潮水开船逃跑!呀,现在是11点35分了!”

他正在焦急时,忽然,从黑暗中传来了警官的声音:“站住!别跑了,你逃不了了。”接着从远远的下面又传来一阵干笑:“现在你们抓不住我了,再见了,尊敬的警官先生们!”

这时,大海在咆哮着,海浪拍击着崖壁,发出“哗哗”巨响。下面那手电光亮

已快接近海面了。

警官也迅速地向下移动着，只见两只手电光的距离在逐渐缩短。那人见警官快追上了，他声嘶力竭地威胁道："你要是再敢走近一步，我就不客气了！我手里有枪！"

警官仍不顾一切往下移动。在暗中只听见"咔嗒"枪机上保险的声响。他当即机警地把手电放在阶梯上，自己连忙躲到一边。接着"砰、砰"子弹打中了手电，有一颗子弹擦着警官的头顶飞了过去。警官惊得脚下一滑，那只脚正巧踩松了一块石头。大石头"咕隆隆"沿着阶梯滚了下去，接着一声惨叫，下面的手电灭了，那人从悬崖上翻落下去，摔到了下面的岩石上。

警官飞快地下了阶梯，向那人奔去，他背起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又沿着石阶艰难地爬回城堡。

警官爬进屋子，把那人放在地板上一看，他已死了。只见他脸已经摔得血肉模糊，但那条长长的疤却依稀可辨！

"是疤脸！"巡官说，"你认识这人吗，警官？"

"认识，巡官先生。"警官回答，"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利叶·米切尔。米切尔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雅谷·马尔都纳。"

华莱士巡官一听是雅谷·马尔都纳！立即睁大了眼睛："警察局一直在通缉这名要犯，他从银行盗走了许多金块。是个大走私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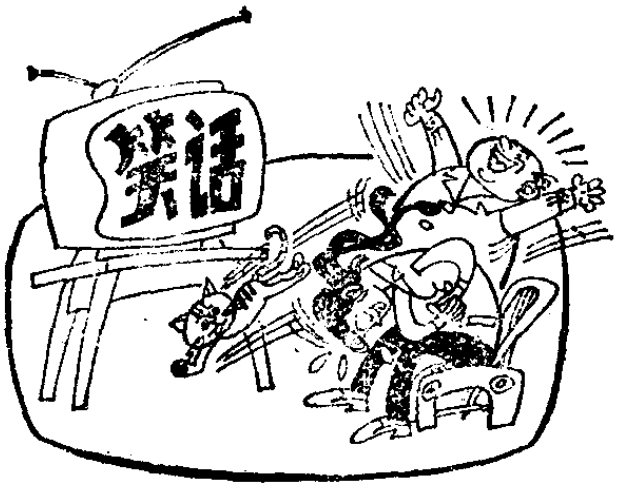
警官点点头："那些家伙是他的帮手，他们用写着'米切尔'名字的船把金砖运到法国，然后再走私到其他国家，高价出售。马尔都纳是个富翁，他从马利勋爵手里买下了马利城堡，用它来搞走私。的确，洛玛的鬼魂也帮了他的忙，因为人们不敢走进城堡。这次亏得两位年轻人发现了他的秘密！"

华莱士巡官拍拍埃里克的肩说："你们干得不错，小伙子！"

埃里克笑了，忽然他大叫起来，"咦，米娜呢？"

四周没人。大伙立即紧张起来。埃里克飞快地走进27号房间，一看，米娜坐在那张椅子上，已甜甜地睡着了！

（题图、插图：袁银昌）



皇帝戴手表

剧场里，父子俩正在看《打金枝》。只见那皇帝一出场，把袍袖一甩。儿子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脖上戴着块亮闪闪的手表，就急忙告诉父亲："爸爸，您瞧！那皇帝佬还戴着手表呢！"爸爸瞪了儿子一眼，斥责道："少废话！皇帝是万元户，能连个手表也买不起！"

（河南　周炳炎）

林黛玉打扫卫生

一对年近古稀的夫妇在观看彩色戏曲片《红楼梦》，当看到林黛玉身背花锄，含泪葬花的时候，老太婆长叹一声说："老头子！你看林黛玉的命多苦啊！死了亲娘，寄养外婆家，还要逼她去劳动哩！"老头子不以为然地说："你不懂，她不是去劳动，她是去花园打扫卫生呀！"

（浙江　李光云）

受影响的"分数"

一位父亲看着他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报告单，怒气冲冲地问道："伊登，怎么搞的，你这学期成绩为何这么低？""噢，亲爱的爸爸，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正是经济萧条时期，各行各业都不景气，难道我的分数会高吗？"

（上海　乔长森　译）

（插图：毛小榆）

转　会

“夫人，”公共汽车上一位坐着的绅士，颇有礼貌地向站在他身旁的妇女说道：“请您原谅，本来我应该站起来让您坐，但我前几天刚加入了‘静坐俱乐部’。”

“噢，没关系。”那位夫人答道，“不过请您也原谅我一直盯着您看，因为我是‘凝视俱乐部’的会员呵！”

在那位“凝视俱乐部”会员锐利的目光注视下，那位“静坐俱乐部”的新手感到很不自在，终于站了起来说：“夫人，您请坐。我已决心脱离‘静坐俱乐部’参加你们的‘凝视俱乐部’。”

（上海　乔长森　译）（题图：金胄昌）

树上没有草

椰子树的主人发现树上有人在偷摘椰子。主人走到树下，叫贼下来。树上人下来后，主人愤怒地问：

“你竟敢偷我的椰子？”

“主人，我不是贼，不过想拔几根草。”

“笨蛋，谁告诉你草是长在椰子树上的？”

“唉，先生，上面没有草，所以我下来了。”

（上海　忻俭忠　译）

（插图：阿　宝）

看到长颈鹿

布朗头一次来到动物园，当她看到长颈鹿以后，叹口气说："我要长这么长的脖子多好啊！考试时谁也不会发现我在偷看别人的考卷了。"　　（辽宁　刘　结　译）

（题图：金胃昌）

新娘的位置

新郎：亲爱的，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婚后的生活吧，你想当我们家里的主席还是副主席？

新娘：噢，亲爱的，我可不敢当，不过我想我还是有能力充当一个较小的角色的。

新郎：什么角色？

新娘：你们家里的财政部长。

（上海　乔长森　译）

打　狼

从前，有一位书生，娶了一位猎人的女儿做妻子。

有一天，书生对妻子说："我也能打猎了。你不信，我去打一只狼来。"妻子同意了。于是，书生背起猎枪，又抱起自己的孩子。妻子见了，惊问道："你去打狼，怎么抱孩子呀？"书生答道："常言道：'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呀'！"

（内蒙古　傅　友　搜集整理）

（插图：金胃昌）

（题图：阿　宝）

选　择

儿子：爸爸，你看我毕业后到耳科好还是牙科好？

父亲：傻孩子，当然到牙科去，每人只有两只耳朵，可牙齿每人却有32只哩。

（上海　乔长森　译）

自食其果

店员：老板，我把那些变了质的面包都卖出去了。

老板：真的！那些臭鸡蛋和发了霉的羊肉呢？

店员：也都卖出去了。

老板：噢，你真能干。下个月我一定给你加薪，不过你这些都卖给谁了？

店员：布朗太太，她家里今天正好请客，我……

老板：什么，你全卖给布朗太太了？！你这个混蛋，噢！我的肚子疼呵，噢，我要吐，我要……

（上海　乔长森　译）

（插图：坚　谷）

有口无心

儿子：爸爸，我妈妈跟奶奶吵完架，总爱跟别人说，她是个有口无心的人。那我妈妈的心上哪去了呢？

父亲：都锁在钱包里啦！

（山东　聂景礼）

婚礼惊变

江苏　陈桂娣

荷塘镇机电厂有个青年工人叫鲁潜。鲁潜相貌一般，家境富有，谈恋爱找对象，条件蛮高，要求女方一要年轻时髦；二要美丽动人；三要热情主动。所以几年来横挑竖拣难遂愿，如今年近三十，还是土地庙旗杆独一根。

不久前，厂里新调来一个女绘图员，名叫白丽娜。白丽娜鹅蛋脸、樱桃口、丹凤眼、柳叶眉，长得象一朵盛开的水仙花，娇柔水灵，楚楚动人。鲁潜一见，象猫儿见了腥，整天围着她打转转。白丽娜不羞不躲，热得象块烧红的火炭，乐得鲁潜心花怒放。不满一个月，两人便商定立即举行婚礼。

婚礼这一天，鲁潜家大办筵席，鱼肉飘香，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下午三时，按照当地风俗新郎该出发接新娘了，可是到处寻找，却不见鲁潜人影。鲁妈妈正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时，只见鲁潜阴沉着脸，神态反常地跨进门，一把扯下客厅墙上的大红囍字，“嚓嚓嚓”撕得粉碎。把在场的至亲好友，惊得个个睁大了眼睛，呆住了。鲁妈妈慌忙奔过来，一看儿子象一只斗败的公鸡，满脸通红直喘粗气。惊得她心怦怦乱跳，忙拉着儿子急急问道：“潜儿，你这是怎么啦？”

鲁潜闷声不响，忽地窜进新房，抓起台上的结婚照举过头顶，猛地往水泥地上一摔，“啪！”玻璃镜框被砸得粉粉碎。鲁妈妈吓得傻着眼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时，有个人急冲冲奔来说：“婚礼暂停，新娘上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就象在滚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鲁妈妈象从恶梦中突

然惊醒过来，猛一下抓住鲁潜的手，大声哭喊着："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你快说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昨天晚上九点多，鲁潜同白丽娜婚前最后一次约会后分手回家，路过春风小吃店时，忽听从前面小弄内传来一阵"呜呜"哭声。他走近一看，是一个四岁模样的小女孩，只见她衣衫单薄，满脸污垢，可怜巴巴地坐在地上哭鼻子。鲁潜猜想这小女孩一定是迷了路，便扬起嗓门呼喊起来。可是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前来认领，就把小女孩抱回家中交给妈妈，自己立即到派出所向民警老葛汇报。老葛马上打电话通知广播站，通过广播寻找小姑娘的父母。

今天一早，鲁潜拾到小姑娘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在荷塘镇传开了。白丽娜听后很感兴趣，丢下早饭碗，就到鲁潜家来。白丽娜一见小姑娘，禁不住脱口喊出声来。"啊，是毛毛。"鲁潜忙问："你认识她？"白丽娜见鲁潜惊奇地望着自己，便"哈哈"一阵大笑，娇嗔地说："看你，大惊小怪。这个小姑娘是我一个远房表姐的女儿毛毛。"嗬，鲁潜一听喜出望外，想不到自己拾到的小姑娘恰巧是白丽娜的亲戚，真是线头落进针眼里巧了。当即叫白丽娜打电话通知表姐。

白丽娜说毛毛娘在乡下很难找到，她要亲自把她送回去。鲁潜觉得反正汽车往返很方便，不会误事，就同意了。

白丽娜刚把毛毛抱走，吃喜酒的客人们陆续来了。鲁潜正里外张罗着，忽见派出所老葛走进门来，身后跟着一位四十岁上下的胖女人。老葛见了鲁潜，笑着

指了指胖女人说："她家走失了一个女孩子，是不是你拾到的那个？"胖女人一见鲁潜，结结巴巴地说："毛毛性情孤僻，不爱说话，也不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说着，从口袋中摸出一张照片交给鲁潜。鲁潜一看照片，果然就是自己捡到的小姑娘，知道眼前这个胖女人一定是毛毛娘，忙对她说："不要急，我拾到的小姑娘就是她，你快追到汽车站去，已经送走了。"胖女人听说孩子有了着落，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她一边向鲁潜和老葛道谢，一边急匆匆往荷塘车站而去。

谁知胖女人前脚走，鲁妈妈又带了一位中年男子找鲁潜来了。这中年男子身材颀长，皮肤白晰，戴一副绛红色琇琅架眼镜，潇洒文雅，一派书生气。他见了鲁潜，彬彬有礼地说："鲁同志，听说你昨天晚上拾到一个叫毛毛的小姑娘，不知她在哪里？"鲁潜感到奇怪，便问："你是谁？"中年男子说："我是毛毛爹。"鲁潜一听是毛毛爹，忙说："好好，毛毛在我家住了一夜，今天一早送走了。""送往哪里？"鲁潜笑着说："放心吧，是送给她娘啦。""啊，送给她妈？"中年男子突然脸色大变，大叫一声："不不，不能送给她娘！"鲁潜听了莫名其妙，再看那中年男子的脸色，不禁暗暗吃惊，忙问："不能送给她娘，送给谁呐？"中年男子跺着双脚喊道："不好，毛毛不能让她抢走！"边说，边返身一溜小跑奔出了大门。

鲁潜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也急忙推出自行车追上中年男子，让他坐在车后，直往汽车站飞驰而去。

车站上旅客众多，熙熙攘攘。鲁潜在人群中来回寻了三遍，不见白丽娜和毛毛，心中不禁犯疑：从汽车班次推算，白丽娜和毛毛这时不会离开车站，难道毛毛已被她娘领走了！可是车站里也没那胖女人的影子呀！再看那中年男子已急得满头出汗，面色惊慌。鲁潜肚里的疑团更大了。他把中年男子拉到墙角边，问他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中年男子名叫陈少洪，是邻县长风机床厂职工学校教师。五年前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碰到一个叫飞飞的姑娘。飞飞生得漂亮又热情主动，她三次亲口许婚一定要嫁给他。结婚第二年，飞飞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贝，小夫妻生活过得象蜜罐头一样甜。可是好景不长，毛毛刚从奶娘身边断奶抱回家，飞飞变卦了。她左挑鼻子右挑眼，还摔盆子打碗，横竖

不称心，说夫妻合不来，吵着要离婚。

离婚时，法院把毛毛判归飞飞抚养。那知飞飞一心想嫁人，把毛毛当作累赘，不满半年，小毛毛就被折磨得皮包骨头。陈少洪心疼孩子，就把小毛毛抱过来自己带，既当爹又当娘。

昨天下午，陈少洪把毛毛放在家里，上荷塘镇购买文具，回家后发现女儿不见了，急忙四出寻找没有踪影，急得一整夜未合眼。今天一早，有人告诉他荷塘镇有人拾了一个小姑娘，就一路打听急匆匆寻来了。

听完中年男子一番话，鲁潜也动了情，他想：如果白丽娜没去乘车，那她现在可能在家里。于是拉过自行车，带了陈少洪向白丽娜的住处疾驰而去。

白丽娜的家在荷塘镇以北五十里外的小山村上。调来机电厂后，她一直借住在建新街一个亲戚家中。前几天，白丽娜向鲁潜提出，结婚时一切从简，女方不办酒，就地"上轿"。鲁潜同意了。

鲁潜带着陈少洪来到白丽娜家，见大门紧闭，立即跳下车在门上轻轻叩了三下。门"吱呀"一声开了，屋内走出一个女子。陈少洪定神一看，不由暗吃一惊。白丽娜一见陈少洪，也惊得倒退三步，颤抖着说："你、你来干什么？"陈少洪瞪着火辣辣的眼睛厉声说："嘿，快把毛毛还给我！"

鲁潜见陈少洪态度如此粗暴，生气地说："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她一片好意帮你把毛毛送走，不谢一声，反而开口骂人，真是岂有此理！"陈少洪指着白丽娜说："对不起，你不要误会，她就是我的前妻飞飞！"啊，前妻？鲁潜象一头栽进了浆糊缸中，满头满脑糊里糊涂。他拚命摇着头说："不不，你看错人了，她是我的未婚妻白丽娜。""啥，未婚妻白丽娜？"这一下，陈少洪象一跤跌进了云雾山中，瞪着眼，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白丽娜正是飞飞，自从和陈少洪离婚后，通过劳动局一个亲戚的关系，调来荷塘机电厂工作。并且改名叫白丽娜。可是，在新婚前夜的节骨眼上，小毛毛被鲁潜抱回家中。眼看菱角包饺子，马上要戳穿。白丽娜急中生智，立刻撒了个谎，把小毛毛抱走了。谁知现在鲁潜又把陈少洪带上门来，这下慌得她恨不得有个地洞马上钻下去。但是白丽娜不愧是个厉害的女人。她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干脆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于是，她眼睛一挤，"呜"哭了起来，边哭边指着陈少洪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算我瞎了

眼，被你骗了。你这狼心狗肺的抛弃了我，又来破坏我的婚事！”陈少洪本来有气，听白丽娜反咬一口，直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也开口骂道：“你这不要脸的女人，虐待亲生女儿，快把毛毛还给我！”

两人正吵着，派出所的老葛带着胖女人来了。鲁潜见胖女人手中搀着小毛毛，急忙问陈少洪：“她是谁？”陈少洪苦笑着说：“她是毛毛的奶娘。”

老葛一见鲁潜，忙从毛毛口袋中摸出一张纸条交给他，说：“你看看这是谁的笔迹？”鲁潜摊开一看，是白丽娜的笔迹，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我是孤儿，无家可归。您带我回家吧！

鲁潜更糊涂了，忙问：“这是哪里来的？”

胖女人对白丽娜瞟了一眼，抹着眼泪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追到车站没见到毛毛，正想返身回来，忽然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小女孩在议论纷纷，上前一看，是毛毛！只见她胸口贴着这张纸条，在哭喊着要爸爸……”胖女人哽咽着说不下去了。陈少洪再也忍不住，冲上前一把揪住白丽娜的衣领，骂道：“你这妖精，心比蛇蝎还毒，走，上法院去！”

事到如今，鲁潜象做了一场恶梦，他猛地站起身，指着白丽娜激动地说：“想不到你、你、你的心灵这么肮脏！算我瞎了眼，让鬼迷了心。好了，今天喜事不办了。我们离婚！”说完，从口袋中掏出结婚证摔到白丽娜面前，跳上自行车头也不回飞驰而去。

（题图、插图：胡若军）

一张白纸

车祸发生后的第二天，警官萨卡斯来找死者的丈夫了解情况。

死者的丈夫悲痛欲绝地说："我真糊涂，我不该让她开车……"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警官说，"但是，我需要知道车祸的细节。请你告诉我车祸是怎样发生的？"

于是，死者的丈夫说他妻子开车技术很好，却一直没能考取汽车驾驶执照。所以每当到郊外公路上车辆和行人稀少的时候，才由妻子开车。昨天，妻子要到村子里买东西，就开车去了。到了平交道口前，那儿正亮着绿灯。为了安全，死者的丈夫叫妻子把车停在那儿。他下车，越过铁路，去看看有没有危险。正在这时，他看到一列特快列车从远处风驰电掣地开了过来，就向妻子使劲地摆摆手，叫不要把车开过来。可是，妻子却弄错了丈夫的意思。她开动了汽车，结果汽车被火车撞翻了。

警官萨卡斯问道："你在给她打手势时，没有大声呼喊？"

死者的丈夫说："喊了！我大声喊：'不要把车子开过来！'她大概没有听见，因为车内的收音机正响着。""她在车里总是要听收音机吗？""不，但当时正好有个她非常喜欢的节目。"

警官听了，默默地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停在一个陈列着一排银质奖杯的木柜前，问道："你喜欢搞体育？"

死者丈夫说："不，是她……她在不少体育项目上确实很棒。比如网球、游泳、体操什么的。对了，她还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她的死，对我来说，真是个莫大的损失。她是个完美的女人……"

"她大概有点不注意穿戴打扮是吧？"

死者的丈夫听了这话，吃惊地望着警官，问道："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死者身上不多的证据之中，我发现两只鞋子，而重要的是，这两只鞋子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警官说着向壁柜走去。他打开壁柜内的门："瞧，这儿有另两只颜色不同的鞋子。它们式样相同，但一只的颜色是深红的，而另一只是浅红的，你妻子太粗心大意了！而你也一样！"

死者的丈夫瞪大眼睛："我也一样？这从何说起？"

警官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道："我在这里面发现一封信，你大概打算想趁此机会到村子里的邮局去投寄吧？"

"是的，不过这只是一封很普通的信。"死者的丈夫说着就伸出手，想把信拿回来。

"确实很普通，因为信封里仅仅装着一张白纸，而封面连收信人的地址也没有……对了，你的胳膊好些了吗？"

死者的丈夫的脸"唰"一下变得苍白："我的胳膊？……"

警官萨卡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别装蒜啦！凶手就是你！跟我走吧，到警察局去说吧……"

亲爱的读者，您能说出警官是怎样推断出车祸发生的经过吗？

（广西　黄小萱　编译）

（题图、插图：蔡传生　邬子强）

哪队得分

市男排的杨教练突然产生了要考考自己队员的念头。训练休息间隙，他把队员们召集在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巧克力，笑盈盈地说道："今天，我给大家出个题目，如果谁答对了，这袋巧克力就奖给谁。"

队员们一听，跃跃欲试，纷纷催促杨教练快出题。

杨教练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在一次排球比赛中，甲乙两队正在激战，乙方发出一记飘球，甲方接球后，一个短平快把球打回乙方界内。乙方后卫把球托起，传给二传，二传垫球，主攻手一跃而起，一记重扣把球扣入对方界内。你们说，甲、乙两队，哪队得分？"

队员们笑了："当然乙方得分罗！"只有一个队员沉吟片刻，突然冒出一句："谁也没得分。"

杨教练听了，高兴地拿起那袋巧克力奖给他："你胜了！"

聪明的读者，您知道这个队员答了句什么吗？　（福建　吕建明）

（题图：查根华）

考试

早晨，小陈兴冲冲地去考驾驶执照。在考试过程中，他的理论知识答得很好，行车技术也非常过硬。看来这一关算是通过了。

这时，主考人坐进驾驶室，叫小陈到公路上去开。车在公路上急驰，主考人随便问起小陈学徒期间的情况。提起这个，小陈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忽然，主考人叫小陈停车，并对他说："对不起，你不合格。"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小陈为什么不及格吗？

·谜底本期内找·　　（四川　张　鹏）

每日必死一回的人

湖南　聂建长

一九一八年，爱国将领冯玉祥以混成旅长的军衔，镇守湘西北的门户重镇——常德。

在冯玉祥镇守常德的头一个农历年的除夕，刚刚下过一场雪，气候寒冷异常。入夜，虽然风停雪止，但雪水正在冻结成溜冰，显得更加寒冷彻骨了。冯玉祥耳听得更夫值夜的二更竹梆子敲过，便身披一件紫狐大氅，只身出了冯公馆。

冯玉祥走出冯公馆，踏着冰冻的残雪，“咯吱”“咯吱”地从北门走到下南门，再从上南门走到大西门，然后，又从大西门直奔东门口。一路上，他只听到那稀稀落落“关财门”的鞭炮声，家家户户大概合家都在围着火盆团年守岁了；街头巷尾冷冷清清，大街上已见不到人迹了。

冯玉祥“咯吱”“咯吱”地来到东门口，远远看见在城门旁边有一个人，正在那里跺脚搓手，象是在等待什么。在那人身边，放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放满红红绿绿的不知什么东西。冯玉祥感到奇怪，忙向那人走了过去。到了跟前，这才看清，原来是个衣衫破烂，腰扎草绳的白胡子老头儿，在雪地上冻得跺脚搓手。再看看旁边的竹篮，原来是满满一

篮烟花、鞭炮。冯玉祥明白了，这是个卖鞭炮的小生意人。他问老人："老人家！二更早过了，街上也没有行人走动了，天气又这么冷，您怎么还不回家去合家团年呢？"

冻得瑟缩作抖的老人，可怜巴巴地望望冯玉祥，叹口气回答说，他是附近乡下的一个孤老，本想凑点钱到常德城里兑点鞭炮卖，好赚几个小钱回去过年。可他不知道兑鞭炮商行在哪，左问右找，就把时间耽误了；这时候城里人早关门守岁了，谁还来买鞭炮？这一篮货物卖不掉，就只好将就着在这儿等买主了。

冯玉祥陪着老人叹了口气，想了想，就对老人说："老人家，这一篮子鞭炮我全买了。您要是帮我把鞭炮放了，另加您工钱。老人家，您若愿意替我把鞭炮从东门一直放到西门去，我再加倍给跑腿钱！怎么样？"

老人听得心都笑了。可是，他又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便眨眨一双昏花的老眼打量着这奇怪的买主，巴巴结结地问："老爷！您这不会是跟我老倌子说笑吧？"

冯玉祥两手紧紧抓住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您是一大把白胡子的长辈了。再说，我也不是老爷，我是个喂马的马伕；我怎么会跟您老说笑呢？"说着，他脱下穿在身上的狐皮大氅，把它披在了老人身上，告诉老人说，他这会儿身上没带着钱，要老人明天去找他。说完，扭头便走。

老人忙追上去问："老爷！明天我老倌子去哪里找您啊？"

冯玉祥头也不回地说："您去冯公馆，找冯玉祥就是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常德城里到处响着鞭炮声，人们都在"开财门"，喜气洋洋地互相恭喜拜年。奇怪的是，平日车水马龙的冯公馆门口，此时

既没鞭炮响，也不见拜年人，显得冷冷清清。昨晚卖鞭炮的老头儿身穿冯玉祥的狐皮大氅，手提空竹篮，找到冯公馆，要面见冯玉祥。

守大门的卫兵见是个乡巴佬，又在门口高声大嗓地叫冯玉祥，吓得连忙示意老头儿小声点，并且指了指挂在二门口的一块写了字的白木牌子。

老人不认识字，还是一口一声要进去找喂马的冯玉祥。卫兵生气了，指着牌子说："也不看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老人没法子，只好恳求卫兵替他念念木牌子上的字。

卫兵拿老人没法子，只得冲着木牌念道："冯玉祥死了!"

老人一听愣怔住了，心想，昨晚还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可是，大年初一，大公馆这么冷清，也象是出了不吉利的事；何况，大年初一，谁能拿死来说笑呀！这么一想，老人心里难过，可就"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啊呀呀！冯玉祥可是个大好人呐！天老爷真是太不长眼啦！怎么这么早就把一个好心菩萨给'收'走了呢？啊呜呜……"

哭声传进公馆里面，被正在捧卷早读的冯玉祥听见了，这才想起，是卖鞭炮的老人找上门来了。他连忙吩咐侍从，快去门口把老人接进公馆，好生款待；等他读过书后，马上就去看望老人。

老人被接进公馆，受到了犹如上宾的款待；一会儿，读过了书的冯玉祥出来见他，给他拱手作揖，拜了年。老人忙拉住冯玉祥的手问："玉祥兄弟！您怎么在大年初一早上，写那样一块牌子呢？"

冯玉祥亲切地哈哈笑道："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呀！我冯玉祥本是个穷光蛋出身，从小没念上书。如今想开头发蒙，识点字，读点书，可又常常有人来拜客、会友，搅扰得欲学不成，我才写了这么块牌子，只当我死了，好让我关门读书。所以，我冯玉祥是每日必死一回的人！"（题图、插图：姚正富）

《东方夜谭》故事丛刊第一、二辑已出版

第一辑主要有济公的故事、俄罗斯神奇故事、中篇传奇故事《棒打鸳鸯》等。第二辑有日本电视连续剧故事《血的锁链》、中篇武侠故事《精忠岳家拳》、巾帼英雄故事、新故事大观等。

《东方夜谭》每期定价为0.55元，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刘区长查案

四川　黄　骏

新化区刘区长，上任的第一天就碰到一件大伤脑筋的事。什么事？听我顺着藤藤，摸着瓜瓜，从头讲起。

这天一早，刘区长吃了早饭，便往区公所办公室走去。路过十字街口，听见两个农民在摆龙门阵。一个说："伍洪印这次惹了包天大祸了。"一个说："是嘛！眼前正在整顿社会治安，他竟敢行凶打人，恰恰闯在风头上。""我看他是木匠带枷——自作自受。""劳模没有当了几天，就要去当劳改犯人罗！"……

刘区长听了几句半截子话，急急忙忙到了办公室。他坐下来就问小王："伍洪印是个什么人？""是全县有名的'魔芋大王'。""这个人平时表现到底怎么样？""过去有名的'扯筋客'①，区乡干部都不敢惹他。去年成了双万元户，说话尽说'唢呐敞敞'②那一头……""那样的人怎样成了双万元户？""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吹的。不过伍洪印好象有些变了……"

说到这伍洪印，原来是残废人。在大跃进中抬石头修万头养猪场，把腿杆折断了，医生诊断是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叫他截肢他不干，后来，他的下肢瘫痪了。从那起他年年吃的救济粮，季季穿的救济衣；他的脾气暴躁得了不得，动不动就骂人。见了干部三说两说就抱住你的腿杆不丢手。你不给他批点钱或粮，他睡在地下不走。他仗恃自己是贫农出身，又在大跃

① 扯筋客：四川方言即不讲理胡扯淡的人。

② 唢呐敞敞：指唢呐大的一端，意即好吹。

进中成的残疾。可去年以来，倒是真的没见伍洪印跨过区公所的大门。乡上报来的领救济粮、救济款的花名册上，的确也没有他的名字了。

刘区长听到这里，想了想又问："最近有人说他在乡里行凶打人，你知道吗？"小王摇了摇头。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刘区长听小王说不知道，决心将第一把火烧得旺旺的。他立即带上小王，一路小跑到了伍洪印家门口。问道："伍洪印在家吗？"伍洪印的妻子肩膀上担了一担牛踏肥，正要往田里送，她见两个干部在问伍洪印，便说："在水井田里给魔芋追肥。""水井田在哪里？""你跟着我走嘛。"

刘区长和小王紧跟在伍洪印妻子后面，很快就到了水井田边上。只见田里那巨大的魔芋叶子象撑开的一把一把自动伞随风抖动。看来看去，连个人影也没见。刘区长问："伍洪印呢？"那女的立即"格格格"一阵大笑。随着笑声，从魔芋丛中探出一个脑袋，一声招呼不打，就吼了起来："我打死你个混帐东西……"

刘区长大吃一惊，心想：你伍洪印硬是动手打人惯了。他生气地不问青红皂白就说："伍洪印，你在干啥？"伍洪印说："我在给魔芋追肥。""你刚才在骂谁？""骂那混帐畜生。""不能随便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么。""你别指桑骂槐呀！""我实在是指狗骂狗啊。"

说话时，伍洪印的那只叫来宝的狗从魔芋地里钻了出来。小王知道刘区长误会了，马上插进去介绍："伍洪印同志，刘区长看你来了。"

伍洪印感到很意外，刘区长新上任就来看我干啥？但是，他想：省委书记都跟我一起照过像呢，新上任的刘区长来看我也不稀奇呀！他没停下手里的活，只是淡淡地说，"刘区长找我有事吗？"

小王见伍洪印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热情的客气话，便说："是啊！"

伍洪印还是没停下手里的活，仍旧很随便地说了一句："土台打坐，等着就来。"

刘区长肚里的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直截了当地端了出来："伍洪印，听说你前几天打过人，是真的吗？嗯？"

哪知伍洪印仍然坐在矮板凳上，若无其事地回答："打过。"刘区长紧追

不放："为什么打人？"伍洪印淡淡一笑："挨打的人该打呀！""打人犯法，你懂不懂？""我懂。""你懂，为什么偏要犯法？""有人先犯法，我不得不后犯法呀！""谁个先犯法？""林荣章啊。""林荣章是什么人？""共产党员，一村之长啊。""林荣章犯了什么法？""你去问他。""我要问你。""我也说不清楚。""你……""我……"

小王眼见他们两人，越说越气，越说越僵，便把刘区长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一阵。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了。他们翻了三座山，跨过五道沟，爬上七曲岭，又到了九重崖，从太阳升起一竹竿高，走到太阳落坡的时候，终于走拢林荣章的房子后面。小王正要喊叫，只听屋里传来一声赶一声的呻吟。

刘区长听了这呻吟声，说道："看来伤还不轻呢，快进屋去看看。"

他俩刚抬步想进屋，突然蹿出一条狮子狗，轰的一头扑上来，汪汪大叫。

两个人走到门前，林荣章的爱人听到人声连忙出来，一问是区长，赶忙把客人接进屋。

刘区长进屋，几步走到林荣章床前，迫不及待地问："林荣章同志，你找医生检查过没有？""检查过。""伤势不轻吧？"

谁知林荣章却连连摇手否认："不不不！"

刘区长说："还不不不！伍洪印把你打成这个样儿，你……""不不不！伍洪印并没有打我。"

"嘿！你还想把我瞒住哇！老远我就听到你'哎哟'连天地呻吟。"

林荣章挣扎着要爬起来，刘区长急忙将他按住："老林！躺着说就是了，不必起来。"

林荣章一下蹬开被盖，双手撑在床上："我自己害的疮，不是伍洪印打的伤，你们不相信就来看嘛。"

刘区长拍着额头，不信地说："那，为什么街上好多人都在说呢？""那是有的人舌头长，爱嚼蛆。""无风不起浪，这些话总还有点原因……"

林荣章闭住眼睛，低头一想："啊！可能是那天，他吓唬我……""怎么吓唬你？"

原来这事要从去年说起，当时伍洪印拿了一万元扶持村里四户人家种魔芋，还亲自来指导技术。结果使四户人家都成了万元户。这四户为了感谢伍洪印，由林荣章拿了一万六千元钱送给他。可他只收下一万元的投资款，剩下的六千元叫四户人家拿去扩大再生产。林荣章把钱丢在桌子上就想走，伍洪印生气地把钱甩在地上，还举起他平时拄着走路的木拐，指着林荣章说："还不拿走，我就请你吃这个！"林荣章回去把经过给另三户人家一说，他们又是感激，又是难过，总想找个机会报答一下。林荣章想起伍洪印家正在修房子，四户人家又拿出两千斤粮食，用拖拉机给他送去。哪料他不但不收，还说这是侮辱他的人格，真的举起木拐要打林荣章。林荣章爬上拖拉机走了。可他喊着要打人的话，却被赶场过路的人听去了。

刘区长听了嘴里喃喃地说："哎！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随着声音从门外进来一个人。

刘区长和小王转眼一看，来的正是伍洪印。只见他拄着双拐，背着背兜，额上汗珠直冒，口里气喘吁吁。刘区长上前握手："辛苦了！""辛苦啥？我来向刘区长投案自首？""你……""上午我说了假话，惹你跑了一趟空路。"

刘区长说："不是空路，你帮助我认准走实事求是的路。"伍洪印诙谐地说："到底是新官上任，不计较个人面子。"

一句话把屋子里人都说得哈哈大笑起来。

（题图、插图：黄　骏）

来自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的消息

自从我刊发出了与司其乐洗衣机总厂联合举办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的征稿启事以来，广大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应征来稿极为踊跃。我们高兴地看到，通过这次大奖赛，故事创作的队伍里又涌现出一大批新人新作。

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的应征稿件于10月底截止。我们将从来稿中，初选出部分新人作品，进行重点扶植指导。凡初选入选的作品，编辑部将组织作者前往千岛湖（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属作家楼）进行加工修改。

大奖赛得奖作品的评选方法是：由出版社聘请全国各地的故事评论家、专业创作人员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票数决定得奖作品名次。投票时作品均不具作者姓名，以真正体现按质论奖，优质重质的原则。

本刊编辑部

谜底

《一张白纸》：警官从死者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女人，竟一直没有考取汽车驾驶执照这点推断她生理上有毛病。又从死者分辨不出红颜色的鞋子便确认她是个红色完全性的色盲患者。接着警官认为当时死者急于要听她十分喜爱的广播节目，如果她自己要买东西，她肯定会推迟前往。她之所以急于开车，一是因为她丈夫声称有封急信要寄；二是因为她见丈夫的胳膊由于风湿病痛得不能开车。

从而警官认为死者丈夫的急信，他胳膊痛，是个借口。因为那天他看到平交道口安装上了红灯，认为谋害妻子的时机已到。他选择了一个有火车通过而刚好又是妻子最喜欢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这时，她因在车里听广播节目而听不到振铃讯号器发出的鸣响。当火车快到时，红灯亮了，但她因色盲而看不出红灯讯号；她丈夫下车越过铁道后，在火车到达前的那瞬间，他向妻子打了个可以开车通过的手势。

《哪队得分》：队员说："这个球没扣死，被对方救起，比赛继续进行。"

《考试》：交通规则明确规定：驾驶员在行车时不得与任何人交谈。小陈在考试过程中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因此他不能被录取为运输公司驾驶员。

机智的贾克

（爱尔兰）

上海　乔长森　编译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贾克的青年小伙子在巴东财主家当仆人，小伙子英俊聪明，热情善良。而他的主人巴东财主却吝啬贪婪。

巴东财主有个女儿叫爱丽丝，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同情仆人，对贾克更是另眼相看。一年以后，小姐就爱上了贾克。有一天，爱丽丝对贾克说："我爱你，贾克。向我父亲求婚去吧！""不，爱丽丝，我一贫如洗，在这广阔的世界上归我所有的只有两只手。你爸爸决不肯把你嫁给我这个穷光蛋的。""去吧，亲爱的，去试试你的运气吧！"

第二天，贾克硬着头皮、壮着胆子，来到巴东财主面前："老爷，我想求您一件事。""噢，贾克，什么事啊？""我……我，我想要娶爱丽丝小姐为妻，我……"贾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巴东财主的愤怒咆哮打断了："什么，你想娶爱丽丝做妻子，你这个无赖、流氓、穷光蛋，怎敢想娶我的爱丽丝！"巴东财主一边骂一边瞪着贾克。突然他语调一转，放低了声音，和颜悦色的对贾克说，"贾克，我知道你很聪明，我想和你打个

赌，星期天我要请客人吃饭，准备烤一只小猪，如果你在那天能把小猪从厨房里偷走。我就把爱丽丝嫁给你；如果你不能成功，就得给我白干三年活。"贾克答道："好，一言为定。"

星期天到了，附近一带的贵族、名流骑着马纷纷来到了巴东财主的庄园参加宴会。巴东财主上上下下的仆人为此在忙碌着，唯独不见贾克的人影。厨房里正烤着小猪，那诱人的香味飘满整个庄园。厨房里有五个仆人站在旁边守着。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身背一个布袋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破碗，请求仆人给他点吃的。

一个仆人说："噢！你这老头真幸运，今天我们老爷请客，按规矩凡是今天来到我们庄园的都是客人，要是在平时，老爷准叫人放狗咬你，进来吧。"老头进了厨房，坐在角落里一张小凳子上。仆人给他盛了点吃的。

突然，一个仆人惊叫了起来："你们看，从哪儿跑进来一只野兔？"其他仆人一看，果然在老人身旁有一只野兔，正瞪着两眼望着他们。两个仆人立即扑过去想抓野兔，那野兔一下蹿出门外，跑到了花园里。两个仆人也跟着追到花园。野兔惊得钻进了马厩，这下可糟了，一匹枣红马受惊了，一下挣断了缰绳，奔出了马厩，马厩里的马一下都炸开了，忽啦往四下乱跑开了。仆人立即跑去报告了巴东，巴东又气又急、又羞又恼，对着仆人吼道："你们这些蠢驴，还不快给我去追，去追！全部都去追！"

当仆人们牵着马，筋疲力尽回到庄园时，巴东财主这才想起了烤猪。他急匆匆赶到厨房，烤架上的烤小猪早就不见了。巴东财主望着空烤架嚎啕大哭："我的猪呵，我的烤小猪，噢，我的爱丽丝！"正在嚎哭着，贾克手捧烤猪走上前对巴东财主说："我的主人，烤猪在这儿，我还给您，这猪烤得真香呵，但我要的是爱丽丝，我亲爱的爱丽丝归我了。""慢着！"巴东财主叫道，"该死的贾克，这次不能算，因为你是化了装的。我们再打一次赌。我准备到外面去做三天客，如果你能使我在三天之内回到家中，我一定把爱丽丝嫁给你。当然，如果你失败，还得给我白干三年。""好吧，为了爱丽丝，我答应您。"

第二天早晨，巴东财主收拾好行装，和妻子、女儿道别后，驱马上路了。刚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见贾克满头大汗骑着一匹马从后面飞驰而来。"怎

么啦，贾克?”巴东狐疑地问道。贾克边流泪边说着:“您刚出门，爱丽丝上楼时不慎从楼上摔了下来，一下不省人事，夫人命我赶快去请医生。”边说边挥着鞭子驱马往前飞奔。巴东财主听后，急得六神无主，把打赌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慌忙掉转马头往家中跑去。一边跑，一边嘴里不停的咕哝着:“爱丽丝，爱丽丝，我亲爱的，你千万不能死呵!”

当他回到家中，发觉仆人们都象往常那样在干活。他跳下马，冲进小姐的房里，只见他的夫人和女儿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绣花呢。这时他才猛然醒悟到又上了贾克的当。急忙回头就走，哪知刚到门口，贾克笑吟吟地迎上来。巴东知道自己又输了，气得七窍生烟地说:“你这无赖，为什么要骗我，这次不能算，我们再打一次赌。今晚我和我妻子睡在一起，如果你能把我们俩枕的枕头偷来，那就算你赢，我就把爱丽丝嫁给你，否则的话，你只好再给我白干三年!”

“好吧，主人，如果这次您输了再不兑现许诺，那我只好把爱丽丝偷走了。”

晚上，巴东财主和他的夫人心神不定地躺在床上，猜测着贾克将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偷走他们的枕头。深夜，万籁寂静，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房间里。这时，巴东财主突然

坟堆里的白影

浙江　冰草　小雪

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义安日报》记者郑直从外地采访回来。当他走到义安镇城西短松岗时，突然间乌云翻滚，狂风骤起，雷声隆隆，顷刻间，瓢泼大雨"哗啦啦"倒了下来。郑直见无处躲雨，只得到山脚下的停尸棚里去避雨。

这停尸棚是义安一带的习俗，凡年轻人死了，一定要停尸一个月才钉棺下葬。这镇西短松岗，说出来吓煞人，整个山岗都是乱坟林立，荒草萋萋，白骨遍地。一到晚上，坟头、路边、树丛中，到处都是绿荧荧的鬼灯，飘来飘去。当地人都说短松岗是：太阳落山，鬼魂摆摊。

发现有个人头在窗台上晃了晃就消失了，接着又出现了。"是贾克，"巴东财主低声对他的妻子说，"我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说着，他悄悄下了床，提了一支猎枪，瞄准了窗台上的黑影，"砰"开了一枪。随着枪声，只听"扑通"一声，黑影倒了下去。巴东财主立即拉开门就往外跑，恰巧踩在一块西瓜皮上，只听"扑嗤"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巴东夫人听到丈夫摔倒的声音，急忙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门外，一下扑在她丈夫身上哭道："噢，亲爱的，你怎么啦？快来人呵！老爷摔……"喊声未绝，只听"啪"一声，脸上挨了她丈夫重重的一巴掌："你这蠢货，枕头，快去拿枕头！"

"老爷，枕头在这儿，我给您拿来了。"贾克温顺地对他主人说道，"老爷，您的枪法真准呵，那稻草人的头颅被您的子弹穿了个大洞。老爷，我和爱丽丝和您再见了。"说完，贾克带着爱丽丝远走高飞去了。

（译自《世界民间故事集》）（插图：朱唯践）

郑直平时是不相信世上有鬼的，可眼下单身一人在这白骨遍地的荒野中行走，也不免有几分心悸。他为了壮胆，就哼起了自己喜欢的京戏。忽然一道刺眼的闪电照亮了天空，接着"哗啦"一声巨雷响，郑直抬眼一看，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白影从远处坟头上飘过来。郑直心里打了个愣怔：难道真的有鬼？我倒不信，我今天偏要看个究竟。郑直虽然这样想着，可也情不自禁地拿出小时候爷爷教的避鬼"法术"：把拇指的指甲紧掐住中指的腕纹，朝白影冲去。

等到郑直追到那里，白影忽然不见了。他正要寻找，突然听到背后"嗖"的一声，一个白东西从坟窟里猛地蹿了出来，朝郑直扑来。郑直哪里经过这种阵势，吓得"啊"一声尖叫，便昏了过去。

等郑直悠悠醒来，眼前见到的是一堆火和一口红漆棺材。郑直赶紧从地上一跃而起，在朦胧的月光下，也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在坟堆里踉踉跄跄，拚命奔跑。哪知没跑多远，突然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往哪里跑？"郑直一抬头，只见有个披头散发、浑身雪白的鬼怪挡住去路，又吓得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念你平日做人还算正直，放你回去。"白鬼一边说，一边将一把伞塞到郑直手里，"三天以后的晚上来还。"说完让开了路。

郑直好比得了大赦令，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撑伞，拔腿逃出了短松岗。

第二天，郑直不敢把昨晚在短松岗遇鬼的事讲出来，他手里拿着那把伞往报社走去。边走边想：这伞还不还？唉，反正以后我再也不去短松岗了，那白鬼总不会到报社来找我，把伞丢掉算了。主意一定，他便来到一条偏僻小街的垃圾箱前，看看四下无人，连忙把伞往垃圾箱里一丢，然后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刚转身想往报社跑。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先生，您就是郑直先生吧。您怎么能把我女儿的伞丢到这儿呢？"郑直回头一看，是个满脸皱纹，脸色蜡黄的老太婆。郑直一听这话，惊恐地盯着眼前的老太婆："什么？你说什么？这伞是你女儿的？你女儿人呢？"

老太婆叹了口气，眼里含着泪水说："二十天前她死了，我家穷，给她的东西不多，您干啥还要把我女儿的东西丢掉呢！""那……这把伞就请你带

给你女儿算了。”“先生，您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不是说让您明天晚上还给她吗？做人要讲信用么！”“你怎么知道的！莫非你也是……”“我女儿昨晚来托梦了，说您要把伞丢在垃圾箱里。您反正要去一次，就麻烦先生您把这封信带给我女儿吧！我女儿叫方平。”说着，老太婆就回身走了。

郑直看着老太婆远去的背影，呆立了老半天，才跌跌撞撞地回到报社。

第二天傍晚，郑直硬着头皮来到了短松岗。到了停尸棚，里面除了棺材，啥也没有。他连忙放下雨伞，把那封信压在石块底下，然后双眼盯着棺材，一步一步往后退。刚退了没几步，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郑先生，你真守信用。”郑直吓得连头也没敢回，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当郑直紧闭双眼，坐在地上，听天由命时，忽然听到女子的“呜呜”哭声，他惊奇地睁开眼一看，站在面前哪是什么鬼，分明是一个美貌的少女，双手捧着信在啼哭。

那女子越哭越伤心，哭得郑直心都碎了，神也昏了，他居然忘记了她是个鬼，爬起来上前想去劝劝。谁知他刚跨前一步，那女子一下跳得老远，两只杏仁丹凤眼警惕地盯着他。

这时郑直胆也大了，问道：“你就是方平姑娘吧？要是你信得过我郑直，有什么冤屈说出来，我一定帮你伸冤；要不然，我就要告辞了。”

那女子听了他的话，忙问：“您说的是真？”

郑直拍拍胸脯：“君子无戏言。”

方平将信递给郑直。然后哽哽咽咽、抽抽搭搭，把自己悲伤的原因慢声细语说了一遍。

原来，义安镇有个警察局长叫劳那贵，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这家伙见到生得漂亮的姑娘，就要生法子糟蹋。老百姓都叫他“老淫鬼”。有一次，老淫鬼看到方平生得漂亮，强要娶她为偏房。方平知道，若是硬性不从，就难免被他强抢回去受辱，因此方平假意答应，并用各种借口拖延时间。好不容易等到老淫鬼有事离开义安镇。可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怕方平逃走，便以保护为名，日夜派兵守着方平的家。方平没有办法逃脱虎口，气愤之下，便假装吞金自尽，对外只说是得了暴病身亡。谁想过了二十多天，老淫鬼回来听说方平死了，就破口大骂：“死了也不能便宜了她！”并下令要

把死尸抬到警察局化验。

郑直听了，义愤填膺。他对方平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接着便和方平商量了一个计策。

第二天，阴雨绵绵，天昏地暗，老淫鬼带着几个喽罗，还有郑直，一窝蜂闯进短松岗的停尸房。他们是来验尸的。别看老淫鬼和喽罗们平日吆五喝六，不可一世，可他们对"鬼"却怕得要死。他们到了停尸棚，看着盖在棺材上的被单，谁也不敢去碰一下。这时，郑直自告奋勇地巴结道："局长，我来！"说着，从一个喽罗手中，拿过酒瓶，"咕咚"喝下两口烧酒，就"噔噔"走近棺材前，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揭下被单；又用力将棺材盖往上一掀。这一掀不打紧，只听得"呼"的一声，一股火光从棺材里冲出。郑直"妈呀"一声，返身就往外逃。老淫鬼和几个喽罗也吓得魂儿飞到了天外，争先恐后往外逃窜。跑到半路，老淫鬼才惊魂未定地停了下来。郑直忙上前说："局长，这事可不得了，听说启动棺材，里面的鬼便要找上门来，掐死我郑直的事小，若动您局座可是……"老淫鬼一时慌了手脚，忙问："你说咋办才好？""这事好办，就是要委屈局长您。""别噜苏，快说出来。"

郑直把嘴凑到老淫鬼的耳朵边说："听老人说，治鬼要用贵人的牙齿，看来只有用您的门牙……"老淫鬼听了犹豫了片刻，到底命比牙重要，终于狠了狠心，敲下两颗门牙。

这时，又下起了暴雨，短松岗一片漆黑，郑直带着老淫鬼和几个小喽罗，第二次朝坟堆走来。他们不敢打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停尸房附近。刚刚埋伏好，只听得"哗啦啦"一个响天雷，闪光照亮了停尸棚，只见里面有个白影在飘来晃去。一个喽罗连忙举起枪，"砰砰砰砰"

连放了四枪。郑直冲到棺材前，只见棺材边有一摊血和一缕乱发。他把两颗带血的牙齿掷了进去，接着麻利地从棺材里抓了带血的乱发递给了老淫鬼。老淫鬼一看，才放了心，咧开少了两颗门牙的大嘴"哈哈"一阵狂笑后，一挥手，招呼着喽罗们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郑直又来到短松岗。方平笑嘻嘻地站在停尸棚门口。大家要问，方平不是变成一蓬头发一摊血了吗？其实昨天晚上那一幕，是郑直和方平商量好的一出戏。那火光，是郑直在掀棺盖时变的一个小戏法；那门牙，只不过打碎了郑直事先挂在棺材旁边一只灌满猪血的气球，外面再罩上一件白布衣衫。嚣张而又笨得象猪一样的老淫鬼便上当了。

过了两天，郑直又一次进了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老淫鬼正躺在烟床上在抽大烟。看看四周无人，郑直上前递上去一封信，压低声音说："局座，这是一个游方郎中给我的，他要我密呈局座。"

"放在这里吧！"老淫鬼懒洋洋地说了一句，仍自顾抽他的大烟。

郑直立在旁边等他烟瘾过足，才小心翼翼地说："局座，那人要我带个回条走。"

老淫鬼过足烟瘾，顿时来了劲，他随手拿起信，一股浓郁的脂粉香钻进了他的鼻孔，这下好似猫儿闻着了鱼腥味，忙从烟床上坐起，把信拿到嘴边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舔了又舔；抽出信纸看了起来，看了一会，就哈哈大笑起来。

哪知第二天半夜里，郑直跌跌撞撞，又来到了短松岗。进了停尸棚，见门大开着，他一脚跨了进去，在黑暗中乱摸起来。可摸了老半天，也没摸着棺材。他急了，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方平，方——平。"

"郑先生吗？"随着声音，方平从门外走进来。"方平，你，你快点逃吧！"

"郑先生，你今朝是怎么啦？"

郑直好不容易才使自己镇定下来，便说了他的来意。

原来，郑直把方平给他的信送给老淫鬼，刚回到报社，便听说老淫鬼已中毒身亡。他一打听，才知道是被信上涂的"青冰"毒死的。老淫鬼的婆娘立即大哭大闹，向法院递了状子。法院传出要对笔迹，查凶手。所以郑直偷偷奔来报信。

（下转第52页）

「火牛」记

湖南 凌辉 搜集整理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湘赣边界的连云山区，有个黄金村，村里有个老倌叫张大山，年约五十上下，高个子，大眼睛，粗眉毛，可说起话来却低声细气，慢条斯理。他养了条母牛，前年就上了六牙。可是他还一口一个牛崽长、牛崽短的叫得津甜。上屋里狗伢子逗趣他："大伯，你喊它牛崽，那你就是牛爹了！"张大山没有责骂狗伢子，只是一个劲憨笑。从那以后，牛爹的名字就传开了。

牛爹养的这条牛来之不易。那是他打了十多年长工，风里来，雨里去，积攒了一笔血汗钱，又求亲告友四处借贷，好不容易才买回了一头小犊子。

小犊子一买回，牛爹可乐啦。他每次放牧，总是亲昵地捏捏它的鼻子，揉揉它的耳朵。经过牛爹的精心喂养，小犊子渐渐长得四蹄平整，骨架端正，圆滚溜壮了。它能听懂主人的声音：走、停、扬蹄、拐弯，服服帖帖，挺灵敏的。

这天，牛爹牵着牛儿上了山。母牛低头吃草。牛爹爱抚地说："牛崽吔，快吃，吃饱回家罗！"

"是啦，赶快回家！"随着一声鸭公似的尖叫，团总胡八领着两个背"吹火筒"的白军，大摇大摆来到了牛爹的身旁。

牛爹不屑地朝胡八扫了一眼，没好气地说："找我搞么子？我一没杀人，

二没放火，平民老百姓，碍不着你团总老爷的事。”

那胡八阴阳怪气地讲：“你倒没碍我的事，只因为彭德怀反了水，穷鬼子们闹翻天，何省长要血洗匪区，想跟你买这条牛打打牙祭。”“这条牛是我的命，不卖不卖！”牛爹嘴里说着，牵着母牛便走。

胡八恶狠狠地吼道：“老家伙，识时务点。”他朝两个白匪兵瞟了一眼，说，“给我牵走！”

高个子匪兵上前一步，去夺牛爹的牛绳。牛爹死死捏着不放。矮个子匪兵一见，把刺刀猛一挑，“嘣”一声，牛绳成了两段。牛爹手里握着一截空绳，愤愤地说：“老子跟你拚了！”说着一把抱住胡八的双腿，狠狠咬了一口。矮个子匪兵用枪托朝牛爹狠狠击去。牛爹“哎呀”一声，双手一松昏倒在地。

第三天晚上，黄金村死一样寂静，牛爹被乡亲救回来，躺在茅屋里，昏昏沉沉地呻吟着。

“老乡，老乡！”突然随着两声轻微的敲门声，传来了低声的呼唤。

牛爹心里想，人总有一死，是祸逃不脱。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柴刀，冲着门外吼道：“牛已经被你们抢走了，要命有一条！”“大伯，我们是彭老总领导的红军，特地为你把牛送回来了！”

牛爹半信半疑，便轻轻跨出门，借着月亮光一看，只见两个穿着一套灰军装，颈项上系着一条红带子的士兵笑眯眯地把牛绳递到他手里，说：“大伯，这牛是你的，快收下！”

母牛一见自己的主人，扬着蹄，甩着尾，亲热极了。还伸出舌头舔了舔牛爹的手。

牛爹又惊又喜，那两个战士便亲热地向牛爹讲述着这牛的来历。

原来，白匪兵抢去这条牛，牵到何家祠堂，十多个匪兵磨刀霍霍，正要宰牛，恰巧被正在连云山上观察敌情的彭德怀军长发现了。彭军长是作田人出身，想到牛是农民的宝贝。他当即指挥警卫班迅速绕到那伙白匪军驻扎的后院，“砰”“砰”几枪，把那手执牛耳尖刀的白匪打倒在地，救出了这条牛。等到大批敌人赶来时，警卫班已牵着牛转移了。

由于敌人的封锁，山上的红军战士和彭军长已经有好几天没粘一粒米了，这时炊事班见警卫班牵着一头牛回来，大家都喜欢极了。炊事员小李

拍着手说："快把牛宰了，让大伙和彭军长饱吃一顿。"这话被彭军长听到了，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小李问："我们红军是干什么的？"小李脱口而出："是为天下的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呀！""对！"彭军长指着那牛说，"你看，这牛是谁的？""缴了敌人的！""敌人哪来的牛？""还不是抢了老乡的！"

"这就对了。敌人任意抢掠，宰杀农民的耕牛，而我们缴回了老百姓的牛也给宰掉吃了，这是我们红军应干的事吗？"

彭军长的话，打动了小李的心。他垂下小脑袋，说："彭军长，你批评我吧！"

"还要批评么子？自己认识了就好！"彭军长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说："小李，这条牛一定要交还失主，这任务就交给你和小张，怎么样？""是，保证完成任务！"

小李和小张牵着牛，翻山越岭，找了一天一夜，四处访问调查，才找到了牛爹。

牛爹听完战士的讲述，心里就象无数只小犊子在撞。把牛从敌人的屠刀下救出来，又爬山过坳，亲自送上门，天下真有这样好的军队？哦，是了，早些天就听说，彭德怀在平江城里起义，杀了县长刘作柱，还打开万担廒粮仓和砚池巷盐栈，把粮食和食盐分给穷人。他们就是自己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想到这儿，牛爹眼角里一串晶莹的泪花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住小李的手，定要小李把牛牵回去，让红军吃了狠狠打白狗子，为穷人出一口气！小李坚持不要牛，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连一根牛毛也不能要呵！"说罢便告辞走了。

牛爹望着战士远去的背影，激动得热泪扑扑簌簌往下掉。

这些天，牛爹可忙啦。他把牛藏进山里，一忽儿上山看牛割草，一忽儿下山挖土拾粪，一忽儿又提着篮子到何家祠堂去卖香烟，老是盯着那儿转。把敌军营部里的情况看了个清清楚楚。

然后，牛爹牵着牛一路放牧，绕过连云岭，翻过荷树坳，来到檫板洞红军驻地。一五一十向彭军长报告了。彭军长紧紧握住牛爹的手说："大伯，感谢您的支持！"

这天，正是中秋佳节，何家祠堂里闹哄哄的，灶堂内燃着熊熊的火，几

口锅都盛满了茶油。白匪兵内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着油锅在炸中秋月饼。油锅内的饼子刚一捞上来，他们便抢着吃。真象一群饿狼争食。

突然，村外响起了一阵枪声。接着军号声声，枪声大作，红军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何家祠堂的白军慌作一团，倾巢出动迎战。只剩下两个哨兵把守匪巢。这时，早在何家祠堂门前放牛的牛爹可急坏了。他猛然想起人家说过的"火牛阵"的故事，便急中生智，顺手从田边抓起两把稻草，用绳子捆在牛尾巴上，咬牙切齿地说："狗杂种，我可要捣你们的老巢啦！"

牛爹把牛头扯向何家祠堂大门，然后点燃了稻草。那母牛又惊又痛，疯狂地向何家祠堂冲去。一个哨兵持枪拦阻，被那牛扬起一角，撞得他四脚朝天。那火牛直奔上厅，燃着火苗的尾巴左右猛甩，触着油锅，"呼"一声引燃了几锅滚烫的茶油，顿时火光冲天，烈焰腾空。胡八和匪军营长一见营部烟火冲天，以为是红军冲进了营部，急忙掉转头来营救。这时弹药库着了火。随着一串"隆隆隆"如山崩地裂的巨响，弹片、砖头、石块、木棍，冲天而起，炸得匪兵们鬼哭狼嚎，血肉横飞。四面山上再一次响起了冲锋的号角，红军一片呐喊，冲下山来把白军团团围住，一举歼灭了全营敌人。狗胡八和白军营长也在混战中一命呜呼。

天亮了，战斗结束以后，彭军长和小李正要去看望牛爹，只见牛爹背着个布包迎面走来。彭军长走上一步，打着招呼："大伯，您往哪儿去？"牛爹急切地说："彭军长，我正要找你们呀！"

"有什么事吗？""嘿嘿，没别的事，我要跟着你们上山去当红军。""这个……"彭军长望着牛爹说："你老还是

留在村里吧！”

“我年纪大了，别的干不了，给你们做饭，搞炊事，总可以吧？”

“那谁给你看牛呢？”小李问道。

“不要看啦！”牛爹指着白军匪部冒着余火残烟的一片瓦砾说：“它呀，成了火牛，为我们穷人立了一大功啦！”

战士们听了，恍然大悟。大伙高兴地拥上来，把牛爹团团围住。朝阳的光辉照射着那革命的红旗，映红了彭军长、牛爹和红军战士脸上激动的泪花。

流传地区：湘赣边界平浏一带。

（题图、插图：施大畏）

（上接第47页）

谁知方平听了，却平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郑直怕她急得闷过去，伸手摇摇她的肩：“方平！方平！你怎么啦？”

方平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郑先生，您的恩情我铭记着。事到如今，靠您这记者的力量恐怕也不够了。还是听天由命吧。”

郑直听了，也低头不响了。方平看着眼前文静得象个大姑娘似的书生，似有无限依恋之情。不过这情意，郑直是看不出来的。他呆立了一会儿，说：“我走了，请你多保重。”

“你……”方平真想拉住郑直再说几句诀别的话。可她的处境，她的身份，她的个性，都使她没有再说下去。她不愿意连累郑直。

可是郑直回去后，却跑到法院投案自首了。法院见有了自首者，也不加究问，判了郑直死刑。等老淫鬼“五七”一到，便把郑直枪毙为他祭魂。

哪知郑直入狱不到一个月，平地一声春雷，义安解放了。

郑直和另外一些含冤受屈的死囚从死牢里被放了出来。看到别人都被亲人高高兴兴地迎去，自己心里也跟着高兴。

他扶着墙壁站住，稳稳神，准备回报社去，突然间，他睁大了眼睛，只见一个姑娘，款款朝他跑来，呀，是方平！

方平含着喜泪，走到郑直面前，紧紧拉住了郑直的手，轻轻地喊了一声：“直，你受苦了！”

（题图、插图：谌孝安）

“狗不吃”

浙江　戴荣芳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山青水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府地，那儿的百姓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谁知这好地方却出了个恶棍，害得官不敢理事，民不得安生。此人乃是当朝太师之子，名叫胡赖。

这年来了个为官清廉的新知府上任。他早得知胡赖的所作所为，一心想为民除此大害。新知府刚到任，一些好心人就劝他宴请胡赖。他谢过之后，便踱步思忖，想法斗此恶棍。正当这时，绍兴师爷一旁献计说：“大人，想斗此胡赖恶棍，我倒有条妙计，不知大人想法如何？”知府忙问师爷有何良策。绍兴师爷便附着知府如此这般地耳语一番。知府听后，哈哈大笑，连夸：“妙计，妙计！”

次日，知府衙门热闹非凡，三班衙役两厢站立，知府与绍兴师爷在大门之外“相迎”胡赖。这时，胡赖带着几个随身家奴，神气活现，大摇大摆而来。知府与绍兴师爷将胡赖一伙“迎”至客厅，两厢坐定。家人捧出香茶，胡赖端起便喝。喝了一杯，家人又冲上一杯，一连数杯下肚，胡赖还不见酒菜上桌，刚要发怒，但见知府站起身来，双手向胡赖作了个揖，微笑着说：“胡公子，请稍坐片刻，本官有事出去就来。”说完走出客厅。胡赖以为知府是去催酒菜上桌，刚冒上的那股火也就消了。谁知，知府一去不回，胡赖一伙等得肚皮饿得咕咕直叫，胡赖气得破口大骂。

这时，有一随身家奴见客厅边桌上放着一盘还冒着热气的熟毛芋，便禀告说：“公子，想那狗官是有意与你作对，眼下我等都已饿汲，这里有熟毛

芋一盘，反正无有旁人，我们先吃些毛芋，填饱肚皮，再去与那狗官算帐不迟。”胡赖已饿得不能自已，听随从说吃了毛芋再去与那狗官算帐，觉得倒也使得，于是便狼吞虎咽地吃将毛芋起来。

正当胡赖一伙吃得起劲时，忽听知府高喊：“开宴！”顿时鸡鸭鱼肉，名酒瓜果摆满一桌。知府笑呵呵走进客厅，向胡赖又作了一揖：“胡公子请！”胡赖此时正好把一只蛮大的毛芋塞进嘴里，“咿咿呜呜”说不出话来。

知府见胡赖满嘴毛芋，慌忙说：“哎呀，胡公子，你怎么吃起毛芋来了？这毛芋乃是专门喂狗的狗食呀！公子你乃是堂堂太师之子，怎生吃得，快吐之，快吐之。”

胡赖在大众之前吃狗食，又被知府如此奚落一番，口中的毛芋吐又不是，吞又不好，好不狼狈。绍兴师爷又趁机在一旁笑道：“胡公子，想此毛芋不甚好吃，有时连狗都不吃，不信放出狗来一试。”说完绍兴师爷将些吃剩毛芋倒在地上，班头放出几只肥胖大黄狗。只见大黄狗走到毛芋边上，用鼻闻闻，用舌舔舔，用爪抓抓，“汪汪”一叫，摇着尾巴，掉头便走。绍兴师爷见狗一走，又凑上一句：“胡公子，我说得不错吧？这毛芋连狗都不吃嘛！”胡赖又气又恼，但又无法发火，哪里还再入席，只说了声“走！”便带着随身家奴灰溜溜地走了。

狗为啥不吃毛芋呢？这就是绍兴师爷想的妙计。他早用鱼肉把这几只狗喂饱了，它们怎么再吃这地上的毛芋？正是：

绍兴师爷妙计生，
将那黄犬比胡赖；
黄犬不吃毛芋芳，
胡赖吃芋不如犬。

（潘海珊　讲述）

（题图、插图：田大军）

王子的好朋友

（美国）

浙江　应娅舒　甘文美　编译

从前有一个王子，他和大臣的儿子是好朋友，他们俩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一起玩耍。

一天，他们外出散步，看见一只小鸟停在一家窗台上，王子想练练自己的箭法，便搭弓射去，小鸟连根毛也没落下飞走了。他俩便嘻嘻哈哈，互相嘲笑着走了。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箭却穿过窗户，伤着了屋里的女主人。这家是商人。商人见妻子好好地忽然倒了下来，再一看，有血！他惊得大声呼叫起来。这一叫倒把妻子叫醒了，原来箭只不过擦伤了她的胸脯，她是被吓昏的。她告诉丈夫，是街上一个年轻人朝她射了一箭。商人气坏了，立刻去求见国王，要求严办肇事者，以儆效尤。国王同意了，并立即命令全城年轻人都集结起来，一个个从商人家的窗前走过，让商人妻子在里面辨认。

王子感到很新鲜，就邀了他的朋友来看热闹，不想却被商人的妻子一眼认出。于是王子被带到了父王跟前。

国王又气又愧，立即传旨把王子和大臣的儿子推出斩首。

大臣说："且慢！陛下，让我先问问这两个孩子，为何闯下如此大祸！"

王子说："我想射鸟练箭来着，谁想到会伤了人呢？下次再也不敢了。"

国王和大臣经过好一会商议，最后决定免去死刑，将他们流放出境。

第二天一早，一队卫兵押着两个年轻人离开了王宫，往边境线走去。到了那儿，卫兵们丢下他俩，全部返回王宫。

从此两个年轻人便踏上了流放他乡的艰难旅程。他们骑着马走啊，走

啊，到了近黄昏时，才见到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在村外过夜。大臣的儿子进村去买点吃的。王子就地生起了一堆火，坐等朋友回来。可是，等了好久，总不见朋友回来，不觉有些烦躁，便信步走到一条小溪边。他突然想找到溪水的源头，便抬脚往前走去，走不多远，只见一泓湖水托着荷花展现在他面前。他顿觉心旷神怡，就俯下身去想喝口水。这时他见湖水中出现了一位美丽姑娘的倩影，他急忙抬头望去，不见四周有人。当他再次低头，那姑娘的倩影又出现了。他抬头朝对岸望去，哦，在对岸站着一位花容月貌、亭亭玉立，仿佛是天使降临人间的姑娘。王子一眼就爱上了她，爱得竟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昏了过去。

大臣的儿子，买到食物回到营地，只见一堆烧得正旺的火，马匹、行李都在，却不见了王子。他赶紧沿着溪边一串熟悉的脚印找寻，发现了倒在地上的王子。

他慌忙救醒了王子。王子睁开了眼睛，急切地直往四周看，还一迭声地问："她在哪儿？她在哪儿？我一定要找到她！"

大臣的儿子奇怪地问："这儿没有别的人啊，你看见过谁了？"

王子说："我看见了世间最美丽的姑娘，可惜我只看了一眼，她看到我看她，就把脸藏到荷花丛中去了，她还向我举出一只象牙盒。啊！我一定要娶她做妻子。"

大臣的儿子听了，告诉王子，那姑娘就是象牙城的漂亮公主古丽莎。并说他们一定会找到她，劝她嫁给王子。

于是两人又上路了。经过漫长而艰险的旅程磨难，终于来到一座光辉耀眼的城堡前。他们到了象牙城，找了一家简陋的小院住了下来。

这间陋屋的主人是个老婆婆。第二天清晨，两个年轻人刚起床，就见那老婆婆已梳洗打扮停当。王子上前问道："大婶，您看上去漂亮极了，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我去看女儿，"老婆婆得意地说，"她是公主的侍女，也住在王宫里。"

大臣的儿子故意说："您老可千万别向您女儿谈起我们哪。"

他这一说，倒提醒了老婆婆，她一进王宫，就向女儿谈起了家里的两位借宿者，她女儿又忙着跑去告诉公主。公主听了，显得很生气，斥责她今后再也不许提起这两个陌生人。

老婆婆回到家中，把一切都告诉了两个年轻人。王子泄气了，而大臣的儿子却微微一笑说："她这是假装的，听说我们到了，她心中不知多高兴，一定在盼望着与你见面呢。"

果然不出大臣儿子所料，古丽莎公主为了跟王子见面，已安排好了。当老婆婆再次进宫时，一个仆人大叫着从外面跑进来，对老婆婆说一头大象疯了，快要把她家的房子撞倒了，惊得老婆婆赶紧要回家去。公主就让她用她的魔法秋千回去。老婆婆一登上秋千，秋千"嗵"一声，跃上高空，转眼就落到了自家的花园里。老婆婆看看，哪有什么大象啊？大臣的儿子对王子说："这一定是公主安排的，她正等着你呢。"

两天后的夜晚，天色很黑，两个年轻人悄悄走出小屋，登上秋千，说了声："去王宫。"便已落到了王宫花园里，公主正在那儿等着呢。

"终于见到你了，亲爱的！"公主柔情万千地说，王子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天亮前，他们海誓山盟私订了终身。

有了魔法秋千，王子夜夜都去与公主相会，并总带着他的好朋友。公主对此很不高兴，她深深地爱着王子，却视大臣的儿子为眼中钉，她想除掉他。便准备了一盘美味珍肴，拌上烈性毒药，给大臣的儿子送去，还捎上了诚挚的问候。

大臣的儿子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已觉察公主讨厌他。但是为了朋友，他不想冒犯她，就端着盘子往小溪边走去，他把盘子放在草地上，到溪里洗洗手，可回来却发现盘子周围的草都发黄了。他很纳闷，又从盘里舀出一点吃的甩在地上，一只乌鸦飞来啄食，立刻就倒在地上死了。

晚上，王子觉察到他的朋友脸色惨白，缄默不语，便问："怎么啦？"

"你看这盘东西，是今天有人特意惠赠于我，我差点儿吃了，可里面却是毒药。"

王子一听，怒火中烧，"是谁干的这伤天害理之事？他叫什么名字？我非杀了他不可。"

"是古丽莎公主。"

"这……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

"听着，"他的朋友说，"你再去会公主时，要装作痛哭流涕，她会问你为什么，你一定得告诉她，是因为你的朋友死了。趁她内心高兴，你就劝她喝点这种酒，这酒性很烈，她很快就会沉睡过去。那时你就把这把铲子烧热，在她的背上烙一下，然后取下她那串珍珠项链带回来。照我说的去做吧，我的王子，你今后的幸福可全在此一举了。"

王子虽然觉得这举动很怪诞，但想到他们一贯肝胆相照，赤诚相见，就答应了。他干完一切离开时，公主还睡着。王子回来后，他们就赶紧更衣化装。大臣的儿子化装成托钵僧，王子则扮作他的仆人。他们骑上马跑到城边的一片墓地里躲了起来。

古丽莎公主酒醒后，觉得背上一阵剧痛，当她发现项链也不见了，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急忙跑去面见父王，诉说被窃之事。国王非常气恼，马上将此事公布全国。

大臣的儿子听说后，不由地叫了声："好啊！正中我下怀。听我说，我的王子，快把项链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王子带着项链来到市集上，一个珠宝商一看就认出了这串项链，并叫来了法官。王子向他们解释，项链是他的主人给他的，他是一个托钵僧。国王也被惊动，驱驾来了，他亲自跟着王子来到墓地。见那僧人正在虔诚祈祷，国王也不敢惊扰他。等他祈祷完毕，国王才问："告诉我，圣者，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串项链？"

托钵僧答道："昨晚，我们正跪在这儿向上帝祈祷，突然一个穿着公主服装的食尸鬼走进墓地，她挖起一具新埋的尸体就吃，我气极了，从火里抽出一把铲子朝她扔去，她跑了，奔跑中失落下这串项链。"

国王说:“可是,这不可能啊!项链是我女儿的。”

“去把她找来吧,如果她背上有烫伤,那她就是食尸鬼。”

公主来了,她背上果然有一块清晰可见的烫伤,国王一时勃然大怒,当即就要宰了公主。托钵僧说:“公主的行为冒犯了死者,应该由他来处置。”于是他把公主关进囚笼,放在墓地上,然后送走了国王和警官。

夜幕徐徐降下,僧仆两人脱去化装,放出公主,给她的伤口涂上止痛药膏,并把她抱上马背坐好,一路急驰而去,直到天明,才勒住缰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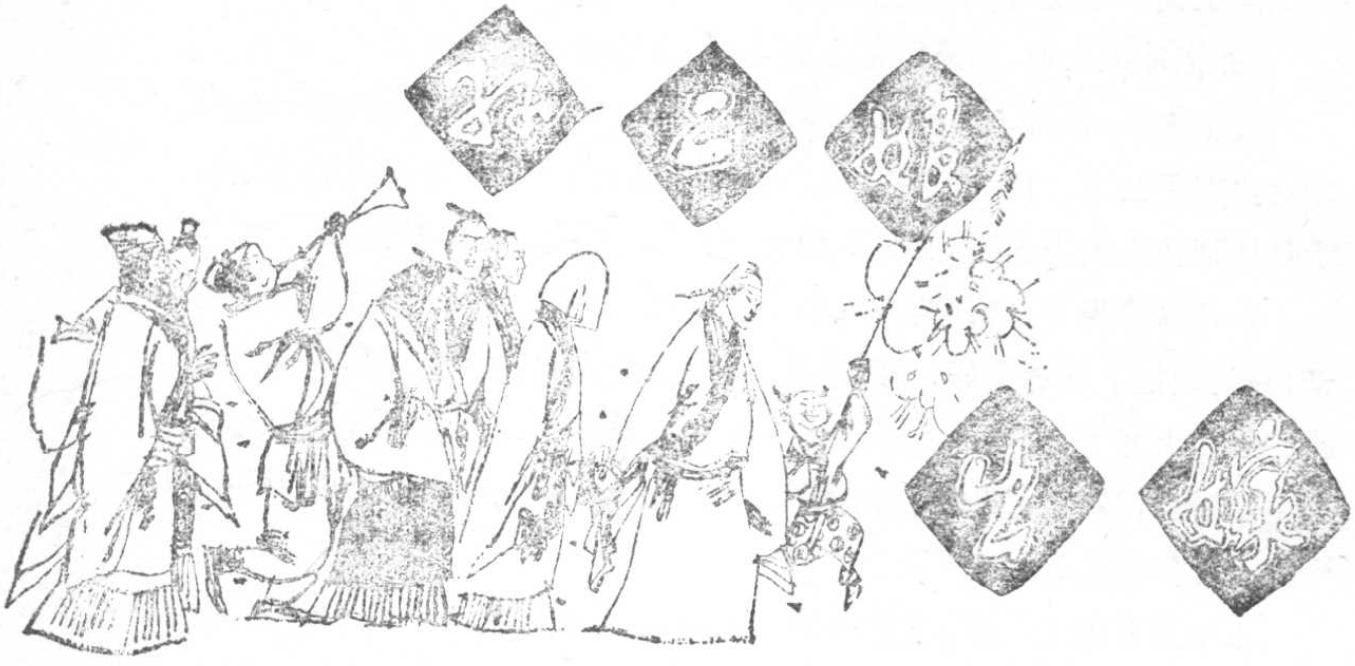
天色大亮了,大臣的儿子拿出那盘食物递给公主:“知道这是什么吗?”公主知道自己错了,羞愧万分,痛哭不已。大臣的儿子原谅了她,并说,从今往后他们就是好朋友了。

王子现在别无他求,只想求得父王的宽恕。他们给大臣写了封信,把别后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大臣又去向国王求情,国王听后,坚持要儿子先把一切真相告诉古丽莎的父亲。于是他们又发出了一封信,信儿很快飞到了象牙城国王的手里。虽然国王知道自己受了戏弄很不高兴,但是心爱的女儿还平安地活着,又不觉转怒为喜,欣然应允了女儿的婚事。

婚礼很快举行了,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婚礼后,王子和他那美貌而高贵的新娘,还有他们可亲可爱的好朋友,骑着装饰得色彩缤纷的大象,由一队骑兵护送着,返回故土。

国王见他们归来,欣喜万分,他原谅了儿子的年轻无知。当然那位不幸挨了一箭而引出这么一场曲折动人的风波的妇人也不咎既往,而祝福新人。

(题图、插图:张恢)



山东　赵华伟　张维芳　搜集整理

在阳谷至孟州道上有个十字坡，那儿有夫妻两人开了个小酒店，男子名张青，那妇道便是世人所熟知的“母夜叉”孙二娘。

孙二娘小时家住河南范县樱桃村。她的父亲名叫孙道义。年轻时以与人保镖为业，闯荡四方。后来弃镖务农，养骡喂马，几年后便成为上等户人家。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倒也十分快活。

孙二娘长到一十八岁，由父母作主，与刘家滩张树桐的儿子张青订了亲事。眼下喜期就到，小姐独坐绣楼，忙着自己出嫁的物件。正当全家欢欢喜喜操办喜事时，亲家张树桐却慌慌张张跑来，讲出了一桩让他夫妻听了骇然的祸事！

原来喜期将近，张家连日来全家也在忙着张罗喜事。谁料这天张树桐一早起来，忽见院中地上有一纸帖。急忙捡起展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匆匆回到上房，唤来夫人和儿子张青，把纸帖儿放在桌上，抖着手儿冲夫人及儿子指了指，嘴巴儿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夫人和儿子急忙抓起纸帖展开一看，也不禁骇然失色。三人相视，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夫人提出让他将此帖儿速速拿去樱桃村，将此帖儿一事告知亲家，帮着拿个主意。

张树桐说着，从兜里掏出纸帖，抖着手儿递给孙二娘的父亲孙道义。

孙道义急忙展开纸帖，眼瞪一瞧，只见纸帖上写道：

素知张员外家财万贯，我等无业贫汉早已倾羡，特向你借银万两。望你两日后，将银送至你村六里处柳林边。若迟误不送，休怪我等无礼。你儿新婚之夜，我等定要大闹洞房！

孙道义看罢，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叫道："何方强盗，竟敢写此黑帖，恐吓于人！哼！"

张树桐惊恐地说："这伙强人说得出，就干得出呀！我若送他万两，岂不倾家荡产？！如若不送，那伙强人定不肯善罢甘休，到时，说不定还要闹出人命乱子哩！唉，如今我遭此横祸，倒不如……"

孙道义急切问道："甚么？"

张树桐道："如今我无计可施，倒不如倾家荡产，退了这门亲事，免得小姐受此连累！"

孙道义说："啊！大哥，你怎说出这等言语？儿女之事，不可儿戏。大哥放心，待小女出嫁之日，我便亲自护送。那伙强贼不来便罢，果真前来闹事，哼，我倒要见识见识他们有何本事！"

张树桐知道孙道义有一身好武艺，听了他这番言语略为放心了些。当下，张树桐喝了杯茶，便匆匆告辞而去。

孙道义刚把张树桐送走，就见孙二娘来到了客房。她上前施礼问道："爹爹，母亲，适才是谁来过了？"孙夫人嗔笑道："你不在绣楼忙活，到此何事？快快回房去吧！"孙二娘说："我问适才是谁来过了么！""唔，适才是你公爹来过了。你问此做甚？""他来做甚？""这个？……"孙夫人看一眼丈夫，闭口不答。

孙道义摆手说道："你一女孩儿，莫要多问闲事。快回房去吧！"

孙二娘嘴一噘说："爹爹、母亲，你们有事瞒着孩儿，可是孩儿我已经晓得了！"

孙道义夫妻一听，不由一惊："啊，你怎的就晓得了？"

孙二娘狡黠地一笑，红着脸说："适才孩儿在绣楼梳妆，探头瞧见公爹神色慌张，匆匆而来，故此，孩儿心犯猜疑，下得绣楼，在客房外窗下隐匿起来……"她说到这里咽下半句话儿，沉下脸儿，圆睁杏眼，双拳一握，气咻咻地"哼"了一声。

孙道义见女儿这般脸色，急口问道："唔，你要怎么样？"

孙二娘咬牙说道："孩儿我要去会会那伙蟊贼。到那日孩儿不敢烦劳爹爹护送，只孩儿一人过门即可！"

"胡言！"孙道义听罢，训斥道，"哼，张青也会些拳脚，也不敢奈何那伙强人，你乃是一懦弱女子，怎敢如此造次？"

孙二娘急口说："爹爹，孩儿我不是还跟你老学了三招两式么？""哎，你那几下绣花拳儿，与人搔痒痒还可以，哪能和强人拚打！""你门缝里瞧人，把孩儿我看扁了呀！你不信女儿本事，可让女儿与爹爹一比，如何？"

孙道义瞪眼说道："大胆丫头，竟口吐狂言，要与为父比武。哼，真乃不知天高地厚！"

"哦，爹爹，"孙二娘急忙上前施礼说道："恕孩儿言语冲撞。可是，爹爹呀，孩儿并非那种懦弱女流，刀枪拳棒件件精通，若是不信，一试便知！"

孙道义听了"哈哈"几声大笑，他站起身，走出屋提来了一把雁翎大刀，咕咚往地上一放，说道："你莫夸口，先且试上一试！"

"遵命！"孙二娘晓得父亲这把雁翎刀从刀刃至刀柄，全是用一块镔铁打成，重百余斤。父亲年轻押镖时，肩背此刀，走南闯北，无人抵挡，江湖上素有刀王之称。这刀，莫说是一女子，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若无几百斤的气力，也难拿得动它。这时刻，孙二娘瞅了瞅地上的刀，又瞅一眼稳坐在圈椅上的父亲，二话没说，笑吟吟双手叉腰，轻轻地挪动脚步，走到刀前，稳步一站。一只脚儿轻轻一抬，"嗖"挑起地上大刀，往上一送，两手"唰"接住刀柄，"呼"一声便擎过头顶。尔后，又轻轻地把刀放在了地上。冲孙道义"格格"一笑。

孙道义见女儿竟有如此力气，不胜惊讶。他起身离座，手理着胡须，"哈哈"大笑一阵，说道："你的气力，老父已晓得了。来来来，你与为父到花园一比，如何？"

"是!"孙二娘见父亲答应比试,心中高兴,跑上绣楼,取一柄朴刀,回身直奔花园等候。

客房里,孙道义手提雁翎刀刚要走出房门,夫人急步拽着说道:"你父女比武,千万小心,不可砍着伤着,若有半点儿闪失,我决不跟你罢休!"

孙道义嗬嗬一笑说道:"夫人放心,我谨慎就是!"说罢,提刀来到后花园。见女儿早已等候,便拉开架式,说道:"孩儿呀,进招吧!"

孙二娘道:"孩儿乃是晚辈,还请爹爹……"话未说完,孙道义便又说道:"孩儿呀,为父先让你三招!"

孙二娘晓得父亲并未把自己放在心上,不禁有点儿不乐意,把眼一瞪说道:"爹爹,孩儿无礼了!"说罢,挺起手中朴刀,猛喝一声,唰唰唰,就是三刀。这三刀似迅雷闪电,风扫残云。真个敏捷快当。杀得老汉左挡右遮,大惊失色。心中直道:丫头哎,你真与老父玩命吗?三招已过,孙道义再不敢让。急忙抖动手中大刀,大喝一声,直奔女儿杀来。父女俩你腾我跃,你来我往,双刀并举,杀在一处。大战二十回合,不分胜负。孙道义一边打着,一边暗暗赞叹女儿的功力。他觉得不拼尽全力,恐难胜女儿。可是,这会儿他力不能支,气喘吁吁。看女儿却是越战越勇,一招紧似一招,直杀得他手忙脚乱,慌了招儿,只能招架,没了还手之力。不禁心中埋怨,好个丫头,老父如此应付,你还大打出手,显甚么威风,难道果真要了老父性命不成?孙道义心中生气,又思忖道:哼,丫头,今儿我倒要瞧瞧你究竟有多大本领!想罢,便蛮打一通,卖个破绽,举刀又砍。这一刀是老汉的拿手绝活,一般人很难抵防。可是,孙二娘见父亲乱

杀一气，扭头便走，晓得是计，便谨慎上前。果然，刚行了几步，就见父亲势如猛虎下山，一步窜上前来，举刀就剁。她心中一惊，急忙运足气力，举刀背向上一迎，大喝一声："开！"只听"哨啷"一声，就见孙道义手中的雁翎刀，"嗖"一声脱手而出，飞出丈外，落在地上。

"啊，爹爹！"孙二娘急忙掷了手中朴刀，奔到父亲面前，施礼说道："爹爹，孩儿有罪！"

"哎，儿呀，你力大过人，武艺精湛，为父心中高兴。可不知你这武艺从何而来？"

孙二娘说道："这武艺么？哦，爹爹，正是您老教我的呀！"

"啊？"孙道义听罢，摇头说道，"此言差矣！你幼时，为父见你性情豁达，十分顽皮，便教了你几趟拳脚，可以后为父并没有教你呀！"

于是孙二娘就把她见父亲不肯教她习武，她便背着父母偷偷地学艺，白天躲在暗处，窥探父亲舞刀弄棒，踢打拳脚，一招一式都暗暗记在心里。夜晚，便试作习练。天长日久，便学得了父亲的功夫。孙道义听了非常高兴，并答应让她去会那伙强人。

转眼喜日已到，孙二娘坐上花轿过门，与张青拜了天地，进入洞房。傍晚时分，酒宴罢，宾客尽皆散去。眼瞅着日落西山，星斗满天。这时，张青不禁焦躁道："娘子，说定了岳父大人今日前来护送于你；可他为甚没来？须知，我父母依岳父之言，并没有给那伙强盗送银。今夜晚那伙强人果真前来闹事，这可如何是好？"

孙二娘刚要搭话，这时，张树桐夫妻慌慌张张来到房内，说道："儿呀，如今你岳父大人未到，只怕今晚事情难以对付。适才我与你父商议，你们还是躲避了吧！"

这时，孙二娘淡然一笑，上前施礼说道："婆母不必惊慌，回房安歇去吧。有儿媳在此，料也无妨！"

"啊，你？……"老夫妻和张青听此言语，不禁惊讶，直把眼儿瞪得溜圆，瞧着孙二娘。片刻，张青喃喃说道："莫非娘子，还有什么本事不成？"

孙二娘微微一笑，说道："奴家并无什么大本事，只跟爹爹学过三招二式。不过，要对付那些打家劫舍、讹人诈财的蟊贼儿还能凑合！"

“啊?!……”老夫妻惊喜得大张着嘴巴。

张青欢悦地说道:“我只当娘子是一懦弱女子,那曾料到……嘿嘿,这倒好了,娘子果真有此本领,我等还惧怕他甚么?”

等公婆走后,孙二娘便和衣上铺假装睡了。张青见娘子已经熟睡,未敢惊动,便也和衣倒下睡了。近三更时,孙二娘轻轻起身,拿了朴刀,开门走出屋来,纵身跃上房顶,暗伏在那里,瞪眼观瞧动静。果然,未等片刻,就听得村街上脚步纷乱,有一伙强人手持兵刃,悄悄向张家院门走来。有一大汉持刀上前拨门,边拨边说:“哼,这老东西好不识趣,钱比命还贵。今夜晚他交出银两则罢,不然,定绑了他儿子媳妇做人质。”

房上,孙二娘看得真切,听得明白,不禁恼上心头。银牙一咬,疾声怒喝道:“呔,蟊贼,夜入民宅,敲诈勒索,真乃大胆。姑奶奶在此,哪里逃!”说罢,纵身跃下房来。

那伙盗贼见二娘飞下房来,不敢怠慢,各自手持兵刃,凶神恶煞地围上前去。一个头儿指了一下孙二娘,喝问:“你是何人?”

孙二娘怒声说道："哼，我是你姑奶奶！蠢贼，看刀吧！"说着，抖身抢上前去，瞅住近前的盗贼，举刀便砍。

盗贼们大惊，急忙闪身躲过，呼啦一下将二娘围在中央，一个个挺起手中兵刃与二娘厮杀起来。

这时刻，张青和二老被喊杀声惊醒，隔着门缝他们见娘子正和强盗们杀得难分难解。张青不觉也来了劲儿，急声说道："二老闪开，待我助娘子一臂之力！"说罢，顺手操起一根顶门棍，将门哗啦一下打开，一步窜跳出去，大声喝道："蠢贼，你爷爷来了！"说罢，举棍便打。

适才，强盗们已被孙二娘杀得乱了手脚。此时，又见闯来个汉子，更是心惊着慌，不敢恋战，倒拖了兵刃，仓惶逃命而走。

那头儿见他手下弟兄尽皆散去，也怪叫一声欲逃。就在这时，只见孙道义飞马而来，将手中雁翎刀一横，拦住那头儿去路，怒声喝道："老夫在此，哪里逃！"

那头儿见前后受攻，顿时惊慌失措，只得束手就擒。一了解，原来是大树十字坡的一伙强人。孙道义见他也是为官所逼为盗，又连连叩头哀求饶命，立誓再不为非作歹，就把他放了。

后来，这伙人就成了孙二娘、张青在十字坡开酒店的小伙计，投奔水泊梁山了。

（题图、插图：陈 宁）

启事

《故事会》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为了进一步提高故事质量，满足读者的欣赏要求，我刊从本期起，在栏目中新增设了一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每期一次登完。

编辑部欢迎各类反映现实生活、构思新颖、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外中篇故事稿件（字数以一万左右为宜）。希望广大专业作者、大专院校教师、业余爱好者积极撰稿支持！

一九八六年《故事会》征订即将开始，由于纸张及印刷能力有限，所以零售份数将有所控制。望广大《故事会》爱好者，及时去邮局订阅。

本刊编辑部

绿 茵 女 士

江苏　孙庆章　搜集整理

·3· 滴滴辛酸泪

上回说到，娄建中为了寻找“绿茵”踪迹，取出她当年的照片请诸月芬相认，诸月芬一看，就说绿茵已死了多年。娄建中心中好不失望。他正要告辞回城，猛抬头见诸月芬脸色苍白，上牙紧咬下唇，眼角上含着泪花，似乎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在装作看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娄建中看在眼里，心头不禁暗暗叫道：诸月芬啊，原来你刚才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是硬装出来的。照片明明象你，却不肯承认，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绿茵，我需要用话激你一激。于是，他假装自言自语地说：“如此说来，几次设计陷害夏省吾，最后逼他发疯的绿茵，真是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幽灵了？只可惜夏省吾这段冤案石沉大海，无法昭雪了。”

诸月芬一听，连忙转过身来申辩说：“什么？绿茵……逼疯夏省吾……不！这绝对不可能！”

诸丽云听着他们的对话，好似坠入五里云雾中，这时她听到说起夏省吾，才十分惊诧地问：“啊！妈妈也认识这个老疯子？！”

诸月芬横了女儿一眼，说：“小丽，以后可不许这么称呼病人，你是护士，要懂得文明！你去厨房里准备菜肴，要招待娄大夫吃饭呢。”诸丽云只得进厨房去了。

目送女儿走后，诸月芬这才重新拿起照片，轻轻地擦拭了几下，伤心地说："这张照片本是绿茵当年送给夏省吾的，现在也该物归原主了！娄大夫，我知道你是为省吾的事而来的，我也不想再和你打哑谜了，你要找的绿茵就是我！"

诸月芬讲出了真情。娄建中非常高兴，可他疑惑不解地问："诸老师，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一次也不去看望夏先生呢？"

诸月芬听了，惨然地笑了一下，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娄大夫，我可以对天起誓，我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他的事，你刚才讲的一切我都不知道；可他却背着我干出了不知羞耻的事，辜负了我的一片深情。我不能原谅他，也决不再去看他。他在我心中早已死了！"说完，掩面哭泣起来。

娄建中感到惊奇：诸月芬为什么这样恨夏省吾？这时，诸月芬用手帕擦去泪痕，走到衣橱前，从里面取出了一张已经变质发黄的《东江新闻》，递给娄建中。娄建中接过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噢！"鬼"原来在这里！

娄建中心里有底了，他轻松地哈哈一笑，说："诸老师，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难道也会轻信这种不值一文的谣言？""但愿都是假的，可这张照片……""诸老师，最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夏先生是无罪的，你能给我讲一讲你们的过去吗？""不说也罢，提起来真象一场梦，徒然添几分伤心！"

娄建中告诉她，有人制造一连串阴谋陷害事件，逼疯了夏省吾，而这些阴谋事件的前台主角也是一个名叫绿茵的女子。

诸月芬听了这话，吃惊地"啊"叫出声来，张大了嘴，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

娄建中说："诸老师，说吧，即使不是为了替自己昭雪，也要替受尽磨难的心上人想想……"

诸月芬擦去眼角的泪水，说出了几十年的往事。

事情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原来诸月芬出身于东江名门，她的真名叫朱绿茵，在东江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结识了同校的医学院学生夏省吾，两人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夏省吾的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老郎中，早已去世。他是完全凭着个人奋斗和亲友资助才读上大学的。而朱绿茵的父亲朱云凯却是东江市第一号大实业家。贫富如此悬殊的一对青年产生了热恋，在当时实在少有。他们都瞒过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年，东江大学举办选举"校花"活动，朱绿茵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秀丽娴雅的姿容成了"东大"的"平民女皇"。

这天，学校大礼堂举行"校花"命名大典，朱绿茵当着上千师生的眼睛，

在一阵接一阵的热烈掌声中，羞涩得满脸绯红地上台领取"荣誉证"。夏省吾见了，心头也象灌了蜜。可是在台左侧角落上，却有一双醉醺醺的小眼睛盯住了她。那是谁？此人姓郝名耀宗，是文学院的新生。他生就一张蛤蟆阔嘴，满脸生着酒刺，人称"癞团精"。他是凭着当市长的爸爸的权势进入文学院的。他名为大学生，实际上是个为非作歹，吃、喝、嫖、赌、斗殴五毒俱全的流氓。此刻，他见朱绿茵如此美丽，不禁动了邪念，当晚回家就要自己的市长爸爸向朱家提亲。朱云凯虽然对市长的那位宝贝儿子的所作所为也略知一二，但见郝家来头这么大，怎敢以卵击石？就一手包办，把女儿亲事给定下来了。

等朱绿茵知道这件事时，郝家的聘礼已经送过。她明知事情不可逆转，但也不

甘心俯首帖耳地当封建买办婚姻的殉葬品，于是，就在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和夏省吾秘密同居，并且不久便怀了身孕。

朱云凯知道了这件事，气得大发雷霆，但又不敢声张，怕传扬开去，得罪了权贵郝家，辱没了家声，还会影响自己在东江工商界的地位。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条万全之计：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云凯亲自开着汽车，把双手反绑，披头散发的女儿送到桃溪镇亲戚家中。不久，绿茵就在父亲的威逼下，把不懂人事的小生命寄养在亲戚家，自己改名诸月芬，含泪进了利玛修道院"赎罪"。朱云凯还亲口交待利玛院长，没有他的特许，决不允许他女儿跨出院门一步。就这样，平空落下无情棒，恩爱鸳鸯两分开，从此，朱绿茵开始了漫长而孤凄的修道院生活，十年生死两茫茫，仿佛她已从地球上消逝了一般。

就在朱绿茵去桃溪镇不久，朱云凯在外放风说女儿得了严重的，在当时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郝耀宗听说未婚妻生了这种危险的病症，心早冷了，连探望也没来过。倒是夏省吾去了朱府多次，但都被拒之门外。

事情说起来也真巧，过不多久，朱府死了一个年纪和绿茵差不多的女仆。朱云凯灵机一动，竟在报纸上登了大幅讣告，说爱女绿茵"沉疴不起，不幸夭亡"，并且煞有介事地在家中大办丧事。后来，他就把那女仆葬在西山公墓，并树了块无字墓碑。这一李代桃僵的假戏果真顶了点事，终于瞒过了郝家。郝家除了索回聘礼以外，没有再来找什么麻烦。朱云凯见事情已经化险为夷，不禁暗暗松了口气，而把那个关在"上帝的天堂"里的亲生女儿渐渐抛之脑后，不闻不问了。后来，夏省吾从朱家一位仆人口里打听到绿茵的墓地，便扑在"爱人"坟头大哭了一场，并发誓笃志终身不娶。

朱绿茵在隔绝尘世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一十六载，饱尝了人间辛酸泪。她虽然时时想念心上人夏省吾，但咫尺天涯，音讯阻隔，只得把爱和怨深深埋在心头。

修道院关闭那年，朱绿茵终于脱下了黑色洋道袍，脱离樊笼，先找回了女儿，接着，又准备去找夏省吾。

谁知就在她准备行装，想去寻找心上人时，偶然中从一只木箱角落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赫然刊登着夏省吾发疯的新闻，旁边还有那张夏和一

个女人拥抱的照片。顿时她象掉进了冰窖里，一直从头凉到脚后跟。她想自己含辛茹苦一十六载，一片忠贞盼望和心爱的人破镜重圆，谁料他竟如此忘情无义，做出这等下流可耻之事。一气之下，打消了去找夏省吾团聚的念头。解放那年，她在本镇中学里当上了一名历史教员，把一腔热血倾注在人民教育事业上。女儿受惊一事，更使她认定夏省吾已堕落为一个无耻之徒。

诸月芬讲完了个人悲惨的身世，娄建中听了也感到十分心酸。还没等他开口，突然有个人大声哭泣着从门外冲进来，扑倒在诸月芬的怀里。娄建中一看，是诸丽云。原来她根本没去厨房，而一直站在门外偷听，当听到自己生父原来就是这个“老疯子”，而自己竟受到了日思夜梦却从未见过面的爸爸的污辱，不禁悲从中来。诸月芬抚摸着爱女的头发，倔强地说：“娄大夫，你的心意我十分明白，但在没看到铁的事实证明夏省吾是受诬陷之前，我是决不和他见面的，熬过漫漫长夜的人，不堪设想醒来又是一场噩梦……”娄建中信心百倍地点点头，说：“放心吧，诸月芬同志，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搞得清楚的。”说完就准备告辞。

这时，大门突然“笃笃”响了几下，诸丽云擦擦眼泪就去开门。谁知大门一开，诸丽云抬头一看来人，竟惊叫了一声：“啊，妈呒！”娄建中和诸月芬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吃惊地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去。

娄建中和诸月芬走到大门口，抬头一看，只见台阶上站着个陌生女人。那女人一见娄建中，立即笑着开口说：“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您就是娄建中大夫了。”娄建中先是一愣，再一看，这个女人

长相、年龄、身段、甚至风度和诸月芬几乎一模一样。诸月芬见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几乎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陌生女人跟他们进了屋里，从容地坐定以后，用手绢擦了擦鼻尖上沁出的细密汗珠，又呷了口茶，便开口说："我叫李安娜，也就是报上所说的那位神秘的'绿茵'女士！"说完，从随身带来的小包里，拿出了一张刚出版的《东江日报》。

娄建中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变幻莫测的神秘女人会出现得这样突然，不禁感到惊喜。

诸月芬听了，知道这就是和夏省吾发疯直接有关、而且玷污了自己名誉的假绿茵，心里充满了愤怒，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诸丽云到底是个单纯的姑娘，肚里有火，脸上藏不住，早就对李安娜怒目而视，只差没下逐客令了。

李安娜是何等聪明乖觉之人，她早已窥探出母女俩的感情变化，便十分内疚地对诸月芬说："我知道，在你的家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我读了《东江日报》上关于123号病室那段报道以后，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夏先生遭遇之惨是远远超出我始料的。解放了，政府给了我自新的机会。最好的自新，莫过于洗涤自己肮脏的灵魂。我有你们无法知道的秘密。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如果这种秘密也可成为一剂心药的话，我愿毫无保留地把它奉献出来。"

于是，李安娜就开始讲了起来。

这事还得从那年国民党东江市警察局长郝耀宗，派人请夏省吾去治疗局长大人的病体说起。

那天，郝耀宗请夏省吾哪里是治病？而是一个政治阴谋！原来八年抗战期间，当时已经"投笔从戎"的郝耀宗，跟随国民党"曲线救国"，败退到大后方重庆。在这个一度畸形繁荣的战时"陪都"，他恶性不改，走私、贩毒、玩女人，干尽了见不得人的勾当，腰包里又缠了一大笔国难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郝耀宗用重金贿赂了一位政府要员，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驻东江市的"劫收"大员，并且担任了颇有权势的警察局长之职。

当年，驻东江市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曾关押着一批抗日志士，鬼子投降时，没能全部杀害。按照当时国共代表谈判的条约规定，政治犯理应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可郝耀宗为了捞取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资本，秘密地把这批“犯人”转押到国民党陆军监狱里，并且准备亲自审问。

就在此时，他从一家美商洋行里买到几盒代号“jk—412”的强烈刺激中枢神经药剂。这种针剂据说是西方某国一位战术心理学家的权威发明，注射到人体以后，能使人处于极度兴奋焦躁的情绪中，象酒后失言一样，会讲出藏在自己心中的一切秘密。郝耀宗觉得这正是用来对付共党分子最理想的药物，顿时欣喜若狂。为了证实这种药物的实际效果，他必须寻找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作指导。找谁呢？他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到了夏省吾。

郝耀宗为什么想到夏省吾呢？这里有个原因：一则这批政治犯是些很厉害的危险分子，狱中早已传开抗战胜利的消息，要求无条件释放的呼声很高，看来在这种时刻，谁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位平庸医生的不明不白的“治疗”；而夏省吾是东江人人皆知的小华佗，又是个自鸣清高的书呆子，由他出面，不会引起犯人们怀疑；二则，犯人服用这种针剂以后，最终会导致狂躁而死，这样势必会引起社会舆论的追究，他可以轻易地把责任推到姓夏的误诊上，轻者砸了他的饭碗，重者把他锒铛下狱。到时，夏省吾即使浑身长嘴也说不清，这就是他的一箭双雕连环杀人计。

夏省吾那会知道郝耀宗这一毒计，他怀着治病救人的心愿，跟随那个副官，到了郝公馆，下了小轿，来到豪华的大厅。一进门，大厅里空空荡

荡，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夏省吾正自纳闷，忽听背后传来“格格格”硬底皮鞋的声音。不一会，只见一个柴油桶一般短粗的官儿，咧着蛤蟆嘴，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夏省吾一看来人，先是一怔，再仔细看，这郝耀宗，果然就是当年夺去他心爱的绿茵生命的仇人！他好似吞下一只绿头苍蝇，返身就要走。郝耀宗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拉住。

沏过茶后，郝耀宗说：“省吾兄，年轻时咱俩为了一个女人……”夏省吾立刻冷冷地打断他：“郝局长，如果你找我来仅仅为了叙旧，那我医务繁忙，叨扰不起，告辞了！”说完，站起来又要走。

郝耀宗连忙伸开肉鼓鼓的双手，拦住夏省吾的去路，说：“嗯，不谈女人，不谈女人！这次请省吾兄光临，主要商量一件政府要事……”夏省吾长长地“唔”了一声，他想：什么政府要事？找我这个一向不问政治的医生来商量什么？想着心头顿时起了疑云。

郝耀宗说：“省吾兄，咱们是老同学了，我就把话直说了吧，这回让兄弟我当这个劳什子局长，实在是力不从心，这不，一上任就遇到了桩棘手的事。在咱们监狱里还留着一批日本人留下的重要犯人，这些人本应立刻释放，但因为他们熬了多年的监狱生活，一个个都已瘦成皮包骨头，一下放出去，恐怕会引起社会不良分子的伺机闹事。因此，市党部决定派兄弟从海外重金购买到一批高级滋补针剂，据说主要从人参中提炼的，经临床使用，证明确有起死回生之神效，这些人都有妻室儿女，让他们一个个养得壮壮实实的回家与亲人团聚，也算兄弟为梓里父老做了一件积德事……”说罢，从壁橱里取出一支粉红色的针剂来。

夏省吾接过一看，觉得没见过这种滋补针剂，转而一想：国民党多年来干尽了坑害人民的事，你郝耀宗是个啥角色，自己早已领教，难道真会干这种积德的事？再说既是为了梓里父老办好事，理应光明正大；为什么谎称生病骗医生上门呢？越想，疑团越多，他决心不卷入这件“政府要事”里去，便把针剂往郝耀宗跟前一推，说：“不必了吧，仅仅打打针，连个普通护士都会干，何必赏我这份美差呢！”

郝耀宗见夏省吾不肯接受，肚子里恶狠狠地骂道：“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识抬举的东西"！可脸上还是笑眯眯地重新把针剂推到夏省吾跟前。夏省吾板着脸不理不睬。郝耀宗只得尴尬地僵着。

正在这时，突然楼上传来"砰""彭"两声巨响，接着传来了两个女人激烈的吵骂声。这是郝耀宗妻妾之间的"火拼"，他已习以为常了，所以仍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等着夏省吾表态。

谁知，楼上两个女人这场闹剧越演越烈，终于一个女人哭哭啼啼地冲下来，后面追过来的那位还耀武扬威地双手叉在腰间，唾沫横飞地骂道："死吧！大河上没有盖子，死了你这婊子货、狐狸精，家里才清静！"这时，郝耀宗脸上到底挂不住了，他一拍桌子，破口骂道："妈的！这些娘们也太放肆了！"边骂边怒冲冲地赶出客厅。

等他平息了妻妾风波后回到客厅，夏省吾早已不辞而别了。气得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真象胀足了气的"癞团精"。于是，他把一腔怒火全部迁移在肇事的三姨太李安娜身上，冲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准备狠揍一顿解解气。谁知，他刚扳起三姨太的脸蛋时，又松开了手，一个鬼主意立刻上了心头。

郝耀宗的三姨太李安娜，原是重庆一家咖啡馆的职业歌女，长相极象朱绿茵，一次，被郝耀宗看见后，大概又引起了旧时占有绿茵小姐的那种欲念，便花了七条小"黄鱼"把她赎来，作了他的第三房姨太太。抗战胜利后，他把李安娜带回了东江，时过境迁，这时，在郝耀宗眼里，李安娜已属人老色衰之列，而且郝耀宗又有了新欢，于是，便软硬兼施，逼使她扮成朱绿茵的僵尸，买通黑社会里一个叫"黑无常"的恶棍，吓疯了夏省吾，泄了他的心头之恨。

东江解放时，郝耀宗南逃了。而李安娜，却被他象块破抹布甩在了马路上。后来，人民政府收容了她，并安排了工作……

最后，李安娜沉痛地说："我的罪孽应当得到报应，我将请求政府给我应得的惩罚。"朱绿茵却难过地握住了她的手，说："不，你也是个女人！女人总是命苦的，因为她是听任摆布的弱者……"娄建中却纠正她说："朱老师，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应该说旧社会里，女人有着共同悲惨的命运……"这句话，说得朱绿茵默默点头。

朱贵朱富斗"猢狲"

山东　王成君　搜集整理

北宋宣和初年，山东沂水县来了一任县官。此人姓胡名荪，生得尖嘴猴腮、鬼头鬼脸，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猢狲"县官。甭看"猢狲"县官貌不惊人，刮起地皮来却有神鬼莫及的手段。到任以来，一不问民情，二不理公事；今日派税，明日逼捐，闹得满县鸡飞狗跳，神鬼不安，黎民百姓被他折腾得叫苦连天。

"猢狲"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兄弟两人，他俩指天发誓要惩罚这个瘟官。提起这哥儿俩却是沂水县里大大有名的人物：哥哥朱贵，人称"旱地忽律"；弟弟朱富，人送外号"笑面虎"。

这哥儿俩自幼上山采药为生；后来投奔名师习过十八般武艺，走南闯北还学得一手烹调绝技。他俩来到沂水县城西关，开了一爿"美味"饭庄。

通过几天的努力，娄建中终于把123号病室的夏省吾致病原因调查得清清楚楚，并有的放矢地加强了对夏的精神治疗因素，又巧妙妥贴地安排了他们夫妻、父女见面，黄大发也专程来东江看望他。这一剂剂"心药"对促使夏省吾"心病"的痊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夏省吾的病情果然有了很大起色。

这天，朱绿茵来接夏省吾出院，去风景秀丽的桃溪镇疗养。老院长和娄建中大夫把这对患难夫妻送到医院大门口，看着他俩远远而去的背影，娄建中感慨地说："世间又多了一个和睦家庭。"老院长接上口说："嗯，依我看，不仅如此，你还为社会救活了一个人才，对新中国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题图、插图：雨　立）

既卖菜肴，又卖面食；另外还为人包办酒席。

这个"猢狲"县官，不但贪财，还极贪嘴。他一听本县城有这等好厨师，立时便来个今日宴同僚，明日请上司；还生出法儿，三天两头令朱家兄弟为他办宴席。经他这么折腾，"美味"饭庄天天得倒贴本儿。那朱贵朱富岂是好惹的？兄弟俩暗暗打定主意：寻到时机一定要狠狠整治这害民狗官。

也是无巧不成书，"猢狲"的大公子讨了太守大人的二千金作媳妇，喜期定在八月十五。"猢狲"头一个月就差衙役传下话来：让朱家兄弟预备百桌酒菜，届时若有半点差池，重则杀头坐牢，轻则也得打板子。哥儿俩听了正中下怀，爽爽快快地应下了差使。

公子爷成亲那天，朱贵朱富要出了满身的手艺，酒菜办得赛过皇家御宴，"猢狲"请来的同僚、上司和那些前来贺喜的狐朋狗友，边吃边拍马溜须。朱富看时机已到，暗暗对朱贵笑道："哥，给县太爷他们加上洋料吧？"朱贵连连点头答应。便用山珍海味做了一道佳肴，哥儿俩亲手端到客厅。"笑面虎"笑嘻嘻地说道："众位大人听了：这道菜名唤'仙人乐'，是俺哥儿俩当年在苏州拜名师学的手艺。诸位马上便可尝到妙味；若是新郎、新娘趁热吃了，更能福寿永康、早生贵子！""猢狲"一听，忙叫丫环给公子、少夫人送去一份，接着便和那帮狐群狗党穷吃猛喝起来。

"猢狲"一伙正在那里咂舌赞叹时，突然新郎新娘从洞房里跑上大厅，新娘上前揪住"猢狲"的胡子嬉笑；新郎端起菜盘就扣在老丈人的头上。"猢狲"正要发问，忽然也来了狂劲，按倒太守亲家便当马骑。刹时间客厅里人人发狂，个个疯癫，有的顶着盘碟傻笑；有的捶着桌子高喊……真个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

这些人为啥发狂呢？这便是朱家兄弟的妙计。原来他们在这佳肴中放了"洋金花"。这洋金花又叫曼陀罗，人吃了多则麻醉，少则狂癫。朱富朱贵自幼上山采药，熟知各种药性，今儿个便巧妙地作下了手段。县大老爷一伙疯狂了半天，末了象一群死猪，横七竖八地醉倒在客厅里面。

朱家兄弟回到"美味"饭庄。朱贵说："今日整治了'猢狲'一伙，虽则出了一口恶气，等他们醒来，岂能与咱甘休？"朱富笑嘻嘻地说："若是找到头上，咱就说他们自个儿贪杯醉酒，与咱何干？量这帮草包也难摸着咱俩的

手段!"朱贵沉思了半天,闷声说道:"小心无害。你我还需留意防范!"朱富依然笑道:"他们再敢老虎头上搔痒,咱另有好戏让他们看!"

真叫巧,"糊狲"的宾朋中,有一个告老还乡的太医,他清醒之后,便疑心有人在酒菜里作下手段,后来从呕吐物里找到洋金花的碎叶,就把原委告诉了"糊狲"。这可把"糊狲"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他们听说朱家兄弟武艺非凡,怕白天难于擒拿。就传令官兵:二更过后前去包围"美味"饭庄,五更从被窝里将朱氏兄弟捉拿归案。

这事被衙役中一个与朱富朱贵要好的生死好友知道了,急忙托人前去送讯儿。哥儿俩闻风之后,合计了半天,决定趁机为民除害。然后便去投奔水泊梁山。

当夜五更,"糊狲"率领两名都头、上百个兵丁闯进了"美味"饭庄。不想朱富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说:"昨日家兄下乡为人备办丧宴,只剩我一人在家,县太爷要尝何味,朱富一人也能承担!""糊狲"大声喝道:"今儿个太爷啥味不尝,我叫你死在面前!"说着就令两个都头快快拿人。两都头刚要上前,只见朱富收起笑脸,"嗖"从身后抽出一把钢刀,"嚓"将一名都头剁翻,接着夺路跑出屋门,"噌"地蹿上屋顶,一个鹞子翻身便踪影不见。

"糊狲"一伙吓得心惊胆战。那些官兵站了一宵,此时又冷又饿,转眼一看:锅里现成的热腾腾馒头;案子上美酒佳肴齐全,也不管县太爷怎么喊叫,一个个争争抢抢地穷吃猛灌一顿,末了这才抹着油嘴走出饭庄。

一出门口,只见朱富正站在街口,笑着对"糊狲"喊道:"你家二爷正想出外蹓蹓腿儿,谅你们这些贼子也难撵上俺!"说完转过身去,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糊狲"气得两眼发黑,翻身骑上高头大马,招呼着官兵追赶。那朱富好象有意逗乐,官兵快,他快;官兵慢,他慢;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笑着叫喊:"快追上来呀,二爷我在前面等得好不耐烦!"

"糊狲"带领官兵刚刚追出城外,忽然这个喊肚皮疼,那个捂着肚儿哭叫连天,一会儿工夫,官兵全都拉起稀来。闹得"糊狲"一个劲地眨着蛤蟆眼。瘟官哪里知道,朱家兄弟早在那饭菜里掺进了巴豆。"糊狲"眼巴巴地看着"笑面虎"扬长而去。

"糊狲"正气得半死,忽见朱贵和一个伙计挑着酒菜从另一条道上走来。

"猢狲"见了暗暗想道:"走了朱富来了朱贵,能杀他一个也出出俺满肚的恨怨!"想到这里,大吼一声:"站住!"朱贵和那伙计立时停住脚步说道:"小人昨日被人请去备办丧宴,不知因何冒犯了县大老爷?""猢狲"恶声骂道:"刁民休要多问,本县今日就要叫你死在面前!"朱贵和那伙计见势不妙,扔下担儿撒腿就跑,那帮官兵好歹追了几步,转眼又不见了他俩的影儿。

"猢狲"折腾了半天,此时又累、又急、又气、又饿。那帮泻空了肚皮的官兵见了酒菜又馋得直咽唾沫。"猢狲"心想:这半天我的人马个个累得肚空腿软,不如先让他们吃点酒菜,本县我也要打点打点。想那朱贵昨日外出,如今半道撞上本县,这酒菜之中不会作下手脚,饱餐一顿决无危险!他思虑了半天,这才下马让官兵们填填肚皮,他自个儿先抱过酒坛来,对着口儿,一气猛灌。这帮坏蛋刚刚吃尽酒菜,刹时只觉得天旋地转,接着一个个摔倒在地,口中直淌粘涎。就在这个时候,朱氏兄弟和那伙计各持钢刀赶来,朱富依然笑道:"俺哥儿俩昨日傍黑时分就备下了这份蒙汗酒菜等着你们享用。如今你们吃了,谅你们也没带盘缠,二爷我就拿这瘟官的狗头抵债吧!"说完,"笑面虎"一刀砍下"猢狲"的头来。那朱贵和伙计也对麻翻的官兵教训了半天。哥儿俩才带着伙计转身上路,欢天喜地地奔向了水泊梁山。

刘殿礼　讲述

流传在沂蒙山区一带

(题图、插图:坚　谷)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十期

故事会合本丁酉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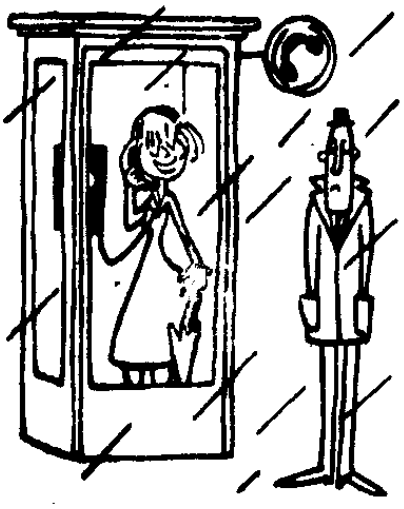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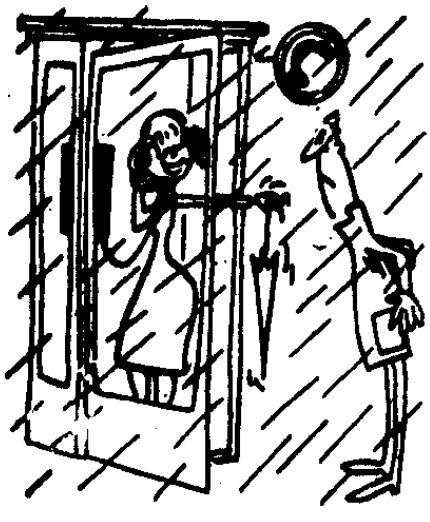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第十期
总第九十一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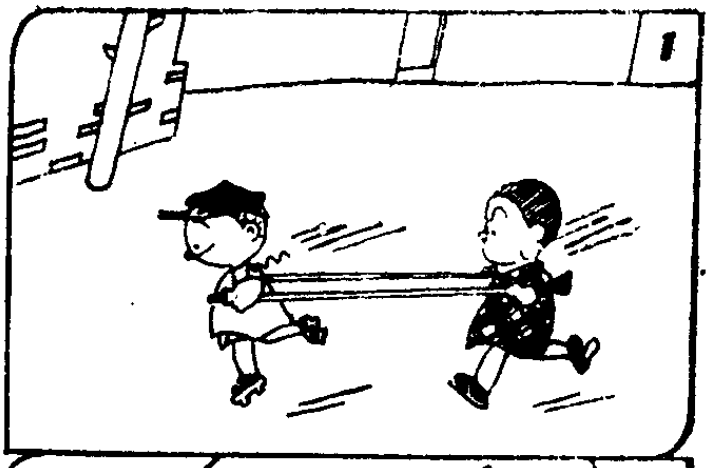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绍兴路74号）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M1156（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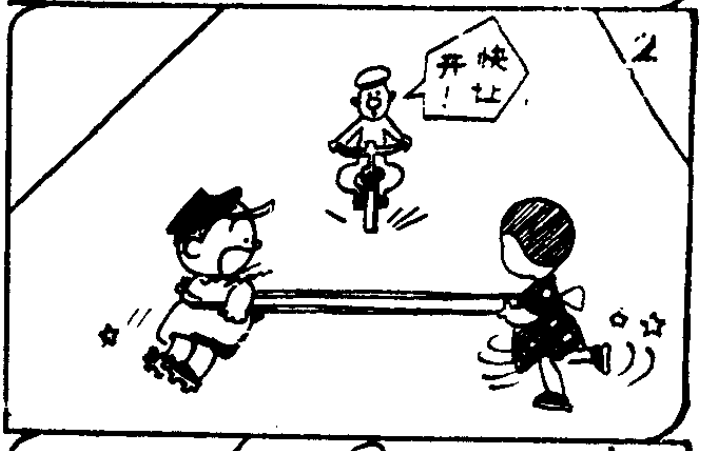
·新传奇故事·深山里的玉兰
……陆关兴　钱昌萍（1）
笑话十二则……孔宪才等（10）
中国特产传说　石宝蒸豆腐
……范远万　搜集整理（14）
中国特产传说　碎娃唐三彩
……赵剑　搜集整理（16）
谜语故事　谁在说谎……李　秀（21）
谜语故事　羊毛围巾……彭道虹（22）
谜语故事　巧开各间房……陈少华（23）
法制故事　舌头疑案……陈　华（24）
法制故事　谁是骗子…高光石　郭旭红（29）
人物传说　总理进了咱地窝窝儿
……李树臣　搜集整理（33）
人物传说　九万圩…陈　建　搜集整理（35）
·生意经故事·茶叶风波
……丁继明　改编（37）
婚姻故事　换妻……杨春清　改编（41）
婚姻故事　老实勿吃亏
……王建华　张永春（49）
中外幽默故事　你这眼病我治不了…张兵山（9）
中外幽默故事　偷盗的绝招……孙新华（55）
中外幽默故事　棋手喂驴…靖一民搜集整理（58）
中外幽默故事　上帝回敬十倍……育乔译（60）
中外幽默故事　再砸他一下……柴樵译（62）
中外幽默故事　自行车……朱良保　编译（62）
中外幽默故事　选女婿……梁炽基　译（63）
中外惊险故事　黑提箱的秘密
……明　钦　编译（64）
·来信摘登·……（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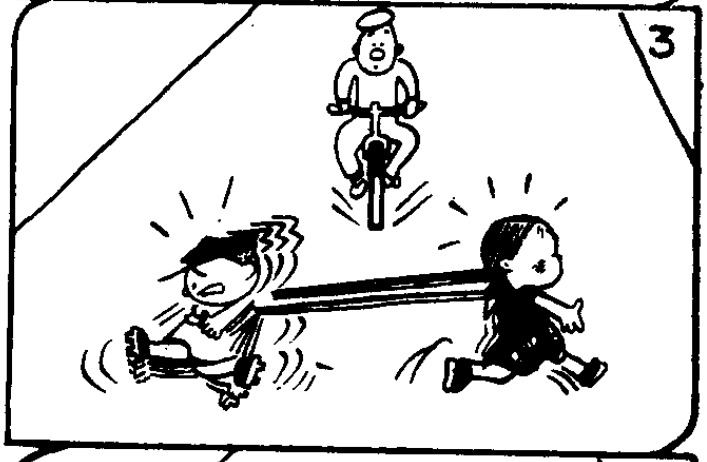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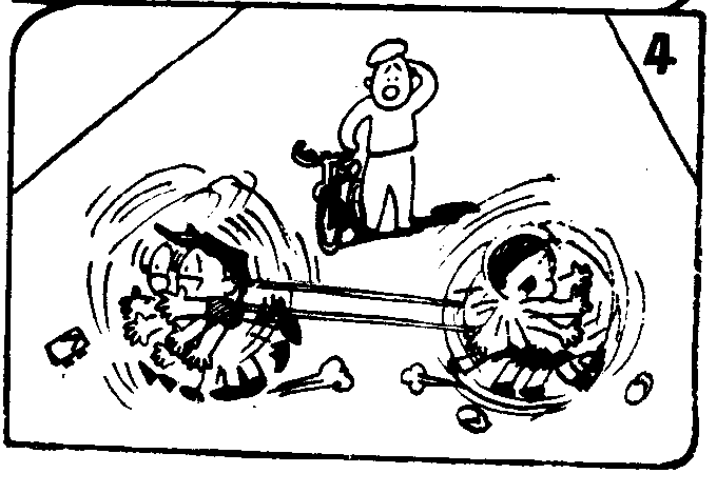





1


2
开快
一让


3


4

深山里的玉兰

上海　陆关兴　钱昌萍

青龙山，山峦起伏，山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远远望去，真象一条静卧着的青龙。在青龙山脉一个小山坡上，有三间独门独户的青瓦平房，这里住着一对青年夫妻。丈夫吴火根，近年来学会了做木工，常常翻山过岭到别的村寨去干活。妻子谢春花，她独自管理门前半坡树苗和三块梯田。夫妻两人，男勤女俭，又没小孩，小日子过得倒还富裕。春花喂着一条大黄狗，名唤阿黄，长得慓悍机灵，整天伴着春花在家，尽管火根经常在外，倒也不觉得冷清。

转眼已是腊月底了，天气特别冷。春花发现火根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家，人一天比一天消瘦，眼眶里布满着血丝。春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这天一早，天色灰蒙蒙的，火根的脸色也是阴沉沉的，他坐着抽闷烟。春花看看天色，再看看丈夫的气色，怜爱地说："火根，今天你就在家休息一天吧，瞧你一脸的烟灰色，象个老烟鬼！"谁知火根却粗声大气地说："倒霉！一大早就听你的晦气话！不行，今天我得去算工钱。有了钱，咱就关起门来过新年。"他说完，背起木匠家什，出门走了。春花看着离去的丈夫，很不放心，就向阿黄努努嘴，聪明的阿黄尾巴摇了摇，跟着火根去了。

这天傍晚，春花早就煮好了香甜可口的糯米枣子粥，煎了两只蜡黄的荷包蛋，站在门前，翘首望着山道，盼着火根回来。可是左等右盼，直到半夜，仍不见火根的影子。春花心里感到不安，她独自坐着，手里拿着针线活，却呆呆地看着灯光出神。忽然，春花听见远远的狗叫声，啊，是他们回来了。春花急忙开门，只见阿黄窜进屋里，又是叫，又是跳。春花不见火根

的身影，急忙问："阿黄，主人呢？"阿黄不停地摆着尾巴，用嘴衔着春花的裤管，就往外拖。春花心里惊疑，急忙拿了电筒，慌慌张张，跟着阿黄走出了家门。

春花跟着阿黄，沿着蜿蜒的山路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山坳里。春花一看，这儿是龙爪坡坟地，大坟小坟满山遍坡，远处传来"哗哗"山泉声响，四处黑黝黝的。春花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不敢再往前走。可是阿黄还是一个劲地扯她的裤管，往前拖，春花用电筒朝四下一照，猛地惊得"呀"一声叫了起来。只见火根倒在杂草丛中，嘴巴里塞着一团棉花，手脚全被捆绑着，衣衫扯破，满脸全是泥污和血。春花奔过去，扯下火根口中的棉花团，一边给火根解开绳索，掏出手绢轻轻擦着他脸上的血污，一边询问着情况。

火根哭丧着脸，对春花诉说，今天他领了工钱，路过青龙镇回家的时候，一时来了兴致，便到小酒店喝了几盅白酒。谁知却醉倒在酒店里。等到一觉醒来，已经天黑了。他这才和阿黄急急匆匆往回赶。没想到走到这里，突然从黑暗中蹿出两个戴大口罩的人把他打倒在地，抢走了钱包，又把他捆绑起来。火根边说，边"呜呜"哭了起来。

春花心痛地说："钱是小事情，人伤着了吗？"火根摇摇头说："只伤了鼻子，出了点血，不过那三个月的工钱……"说着又哭了起来。

春花安慰着丈夫，扶起火根就要翻山去青龙镇报案。谁知刚走了两步，火根"呀"了一声，一个踉跄。春花忙问怎么回事。火根说腰疼。春花看丈夫这副模样，只得搀他回家了。

这天晚上，春花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心痛丈夫遭到歹徒殴打；心痛被抢走的二百多元钱。这可是丈夫起五更挨黄昏挣来的血汗钱哪！她看看身旁的丈夫，已经"呼呼"睡熟。她轻轻地抚摩着丈夫的手脚，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忽然她迷迷糊糊看见两个戴大口罩的黑衣大汉，正在抽打丈夫。丈夫被打得躺倒在杂草丛中滚着，躲着，哀嚎着……春花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忽然，春花觉得脸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蠕动着，她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是个恶梦。眼前，只见阿黄前爪趴在被子上，用头在拱自己。再一看，咦，身边的火根不见了，一摸被窝还有点热。她立即翻身坐起，仔细一听，厨房里有声响。她赶紧披了棉袄，轻轻地穿过客堂，从

门缝里向内张望，只见火根从橱里搬出了铜脚炉，铜面盆和一只铜香炉，正忙着一件件往麻袋里塞。春花知道丈夫是有夜游症的，可看他样子又不大象梦游。奇怪，这几件铜器是祖上传下来的，平时一直当作"老古董"放在橱里，他拿出来干什么？她疑窦顿生，可她没有惊动他，便轻手轻脚回到房间，假装睡了。

过了一会，火根轻轻回到房间里，见春花睡得正酣，他钻进被窝里，不一会真的睡熟了。

第二天一早，没等春花起床，火根就带着木匠家什，只说了一声"我去青龙镇报案"，就匆匆出门了。

春花等火根出了门，就马上从床上起来，透过窗门，看着火根背着那沉甸甸的麻袋远远而去。春花心里在想：丈夫准是心痛那被抢走的二百多块钱，才想到变卖铜器，换钱过年，唉！火根呀，火根，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她想着急忙转身，打开箱子打算把平时积聚的几百现钞拿出来，等丈夫回来，让他喜欢喜欢。谁知，她翻箱倒柜，翻了半天，存放的钱全不翼而飞了！春花惊得双腿一软，呆坐在床沿上。

春花楞在那里，把昨晚发生的事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越想疑云越重，越想越觉得其中必有文章，于是立刻站起身，带着阿黄，来到昨晚丈夫被劫的地方，仔细察看，并没有什么扭打过的痕迹。这时阿黄蹲在一块大青石上"汪汪"直叫。春花走过去，见大青石旁有一堆烟蒂。春花终于明白，火根昨天坐在这里，抽了半天烟，才自绑自缚好，然后让阿黄回家。火根为什么要演出一场自绑自缚的假戏？春花一时还没解开这个疑团。

这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小年夜，乡邻们忙得热火朝天，可春花根本没心思操办过年。她心中气恼，坐立不安地等着丈夫回家。到了下午，在西

北风呼啸中，下起了雨雪。春花的心里象灌满了铅，又凉又沉重！直到天黑之后，忽然，阿黄竖起了耳朵，叫了两声，蹿出门外。春花赶快打开门，惊得差点喊叫起来。只见火根从头湿到脚，蜷缩着身子，站在大门外，冻得瑟瑟发抖；他的脸色焦黄，嘴唇发青，两眼直楞楞，布满了血丝。春花本来想大骂他一顿，可一见这情景，那股怒气，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她忙扶着火根进了屋，一摸火根的额头，不得了，滚烫滚烫的。春花忙着冲姜茶，服侍火根睡下。火根一头倒在又松又软的被窝里，立即昏昏沉沉睡去。这时，春花才想起昨夜里的事，看着火根烧得迷迷糊糊的样子，她叹了口气，拎起火根那身湿漉漉的棉衣裤，来到灶间。

春花弄了点刨花引火用木屑燃起一堆火，给火根烘烤湿衣裳。烘着，翻着，"扑"一声，从火根的棉袄口袋里掉下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白纸。春花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吴火根欠张三叁佰元正，自愿将三亩麦苗抵债，明年麦收后清帐。立据为证，一式二份，决不反悔。

立据人：吴火根

春花一看到张三这名字，头"嗡"一阵作响。这个张三曾因聚赌成性，劳动教养过。万万没想到丈夫和他混在一起，还欠他的帐！呀！原来家里的现款，三个月的工钱……全因赌博输了。现在连三亩青苗也押上了赌台！春花气得揪心般痛，只觉得胸口发闷，一阵恶心，眼前一黑，身体一晃，倒栽在行灶旁，顿时昏死过去。

吴火根昏昏沉沉睡得正沉，突然被阿黄的一阵叫声闹醒了。他摸摸一旁被窝冷冰冰的，发觉春花没睡，抬眼朝外一瞧，满山白雪皑皑。他急忙披衣下床来到灶间，推门一看，只见春花昏倒在地，手里攥着那张欠帐字据，身边是自己那件烤干的棉袄。"春花……"火根惊叫一声，扑了上去，抱起春花，一摸手脚冰冷，鼻孔里没有一丝热气。火根骇得没了魂儿，看来自己闯下大祸了。春花看到了欠帐单据……她……她自杀了！火根又惊、又悔、又痛，不由抚尸大哭。一旁阿黄也蹲在女主人的身边，不停地舔着她的手背，

似乎也在“呜呜”哭泣。

火根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两个多月前，吴火根在镇上结识了一帮朋友，先是打打牌，玩香烟输赢，火根天天赢的香烟抽不完。后来认识了张三，玩起钞票输赢来。火根赢了几次，尝到甜头，他想这可比捏斧头、锯、刨省力多了。他想赢一大笔钱后就洗手不干。谁知以后就倒了霉，越输越多，越输越想翻本。就这样他把工钱输光了，把小两口积攒的钱输光了，真是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昨天，他没法向春花交待，才演了一场自绑自的假戏。回家后，他又趁春花熟睡时，偷出铜器打算变卖后再去翻本，那知背到旧货店打开一看，竟全变成了石块、瓦罐和破锅盖了！他感到惊讶，但他没有多想，自然更不敢声张，就咬咬牙，把自己的木匠工具全变卖掉了。他拿了这些作赌本，又赌了一天，赌得眼睛发红，浑身发烧，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反把三亩麦苗也给赔上了！不想如今竟弄得家破人亡！

火根在堂屋里搁了木板，把妻子抱到上面，哀哀哭着，不知如何是好。

哭了一会，猛地想到今天是年三十。青龙山有个风俗，死了人不能隔年开丧葬冷尸，谁家新春开门家里停着隔年冷尸，这个宅子就会一年里败掉。火根只好含着泪，包了些旧衣物，先上镇卖了，换了些钱，再回家请了几位邻近乡亲，帮忙用几块旧门板，拼拼凑凑，钉了一口棺材，草草料理了春花的后事。并按照当地的风俗，把春花的棺材抬到龙爪坡地，找了块背风向阳的地方，搁在垒起的石块上面，又在棺材上盖了厚厚的草披，

先让她露葬两个月，等过了清明节，再入土修坟。

火根跪在棺材前，又悔又恨，哭一声春花，捶一下自己的脑袋，直哭得帮忙的邻人也陪着流了不少眼泪。哭了一阵，在大家劝说下才孤零零地回家。可是阿黄却"呜呜"地摇着尾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坟地。

天黑了，邻居们都回家了，火根看看三间空屋子，想着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如今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越想越悔，越悔越恨，猛地发疯似地抓起竹刀，对着自己的左手食指，"啪"！一刀砍下，半只食指落地，鲜血从断指里汩汩涌出。痛呀，十指连心，痛得火根额角上直冒汗；痛得火根心如刀绞。但他觉得只有这样，那刺痛的心才好受一些。

火根本来就在发烧，妻子突然死亡的沉重打击，再加上断指流血过多，他倒在床上，昏昏沉沉，整整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他才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走进灶间，平时热气腾腾，香气诱人的情景不见了，换来的是灶头冰冰凉，锅盖上蒙着一层灰。他又不禁鼻子一酸，眼泪簌簌掉下来。他简直不敢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时，只听得门"呀"的一声，阿黄悄悄钻了进来。几天没见的阿黄也变了，只见它肚皮干瘪，皮毛干枯，它走到火根面前，瞪着两只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主人，一个劲地摇着尾巴。火根仔细朝它一看，只见阿黄的颈项上挂着一个干荷叶包。火根感到奇怪，就伸手摘下荷叶包，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块香喷喷的葱油饼。火根三天滴水未进，见了这香喷喷的饼，倒引起了食欲，他舀了一碗凉水，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看看匍伏在地的阿黄，不禁感到奇怪起来：阿黄是从哪儿弄来的油饼呢？又是哪个好心人把油饼包系在阿黄的颈项上的呢？

第二天，阿黄又摇头摆尾地从外面进来，火根一看颈项里又挂着一只荷叶包。火根解下小包，打开荷叶，里面是一包干草，草里有个小纸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纸包，里面包着一只骨牌和一根火柴。火根大惑不解：骨牌是赌钱的赌具，这火柴是什么用意？这一层层的纸又是什么用意？火根看看自己的断指，再看看那只骨牌，哦，他似乎明白了，这小包告诉我，赌博总会暴露的，就象纸头包不住火一样。火根拍拍阿黄的头，说："我懂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正月十五那天，从青龙镇赶集回来的人说，镇上捣毁了一个秘密赌窟，为首分子张三已被拘留起来！火根听到这消息，一口气跑到龙爪坡坟地，抚摸着春花棺材，眼里含着泪，轻声说："春花，张三归案啦，我这回是带罪立功的啊！你这下可原谅我了吧！"这时，只见阿黄又摇头摆尾走过来。火根一看，那颈项里又挂了一个荷叶包，打开一看，是四只糯米团子。火根再也耐不住了，他拍拍阿黄说："阿黄，女主人没有了，现，现在只有咱俩相依为命，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你告诉我，是谁在暗中一直关心着我，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那不露面的好心人？"阿黄懂事地摇摇尾巴，离开了坟地。

火根随着阿黄，沿着山路，穿过一片密密的树林，只见树林深处，有一间小木屋，外面围着一圈木栅栏，木栅栏里有大树桩当桌，小木桩当凳，桌上放着一盘团子。火根上前一看，和自己刚才吃的团子一模一样。阿黄"汪汪汪"叫了三声，只见木屋里走出一位老太太。阿黄见了她，便亲热地蹿上前去，又是叫又是跳，一下子钻进了木屋里。老太太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了火根，然后把眼光落在他那只包着纱布的断指上。火根藏起手，有礼貌地上前说："老太太，我就住在前山，叫吴火根。今天我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谢谢您一直照顾着我和阿黄……"谁知老太太没等他把话说完，板着脸，撇着嘴说："我可是看那只丧家犬可怜，省了点剩粥剩饭给它吃。你是堂堂八尺男子汉，断了半只食指，难道还有的九只半手指都不中用了，甘心受施舍吗？哼，还有脸来谢我！"

听了老太太的话，火根羞得两颊通红，不声不响，回转身，耷拉着脑袋回家了。

火根推门进屋，听到灶间里有响声，他探头朝里一望，只见阿黄正用前爪在柴堆里扒什么，火根走上前，搬开堆着的柴草，看到柴堆里露出一只麻袋角。火根感到惊奇，就用力一抽，啊，麻袋沉甸甸的，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竟是那天自己想去变卖的铜脚炉、铜面盆和铜香炉！火根双手发抖，捧起这几件东西，泪水又不由淌了下来。他心里明白，这是春花那天用了调包计，保存下来的唯一财产呀！

第二天，火根背了麻袋到青龙镇卖了铜器，又买了一套木匠工具。火根决心鼓足勇气，重操旧业。

一转眼，清明节到了。这天，火根来到春花的棺木前，摆上供品，跪在地上，默默地哀悼着春花。忽然，只见阿黄乱蹿乱叫，爬到棺材上，扒去上面的草披，露出了棺材盖。火根跳起来大声喝斥，正要驱赶它，突然看到棺材盖裂开着，他扑上前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棺材里空荡荡的，哪里有春花的遗体？

火根顿时惊呆了。可是阿黄却摇头摆尾直在火根身边转，一会儿咬咬火根的裤脚管，一会儿跳跳蹦蹦，硬把火根往家里拖。火根奇怪地跟着阿黄离开了坟地。

山路曲曲弯弯，阿黄越走越快，转了个弯快到家门前时，火根远远看见自家屋子的烟囱正炊烟袅袅，门前晒着衣被。阿黄欢快地“汪汪”直叫。突然，家里的门开了。只见一个端庄美丽的年轻女子走出门来，倚在门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火根一看，呀，是春花！他的心一下子怦怦直跳，他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忙用袖管擦擦眼睛，果然是自己那善良贤惠的妻子。他奔上前去，一把紧紧抱住了妻子：“春花——”

这时，从屋里又走出了一位老太太。火根一眼就认出她就是那森林深处小木屋里的老太太。老太太告诉火根，腊月二十九晚上，春花在烘烤衣服时，因为悲愤气塞，同时因受陈年霉烂木屑烟火的毒气所熏，昏厥过去。当时火根没有求医抢救，匆匆入殓了。幸亏那口薄皮棺材四面透风，到当天傍晚春花就苏醒过来。阿黄听到响动，就一边拚命扒棺材，一边大声狂吠，惊动了过路的老太太，便把春花救回家。

火根这下明白了。他惊喜愧悔，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老太太笑呵呵地

说:“这些天,春花啊,人在我的身边,可她的心一直拴在你的身上!”

吴火根浪子回头,谢春花回家团圆,这对小夫妻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张　恢)

你这眼病我治不了

从前,有一个叫王二的有钱人,平时,爱钱如命。

有一次,王二得了眼病,怕光,眼皮打不开。有个人说他能治好眼病。王二喜出望外,立即请他调治。

这个人对王二说:“我治眼病是用绳子拴住一个铜钱,用手提着绳子,在你两只眼前从左移到右,又从右移到左,再从左移到右时,你的眼睛就睁得开了。”王二立即请他治疗。

于是这人便口中念念有词:“左——右,右——左,左——右。”铜钱在王二的眼皮上拖来拖去。拖好后,王二说他的眼皮还是打不开。此人长叹一声。王二一听,忙问怎么啦?此人说:“王二,你平日见钱眼开,今日钱送到你的眼前,你的眼睛还打不开,你这眼病我治不了啦。”王二这才醒悟到是要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湖南　张兵山)

*　　*　　*

谜底

《谁在说谎》:老二被臭骂。因为十天后的苹果有碗底大,十天前肯定没这么大。

《羊毛围巾》:女顾客从围巾上扯下一小点,用火烧作试验。羊毛的则化成灰;晴纶的烧后成硬条。

《巧开各间房》:小李的方法是:那余下的一把钥匙1号给2号,2号给3号,3号给4号,照此类推,45号给1号;每人把别人给的那把钥匙放在自己房间里让别人能找着的地方。这样,任何一个人回来,只要打开自己的房间,就能打开另外一个人的房间。链锁反应,四十五间房都能打开了。

我在打嗝

有一辆小轿车在马路上行驶着，可这小轿车很奇怪，它每隔三十秒钟就跳动一下。

警察过来问道："喂，你的车怎么回事？"

司机回答说："车子没事，它的跳动是因为我三十秒钟打一次嗝。"

（山东　孔宪才）

巧　辩

老师：你怎么这么偷懒？其他同学一次搬砖七八块，可你只搬四块。

学生：不，是他们偷懒！

老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他们怕多走路！

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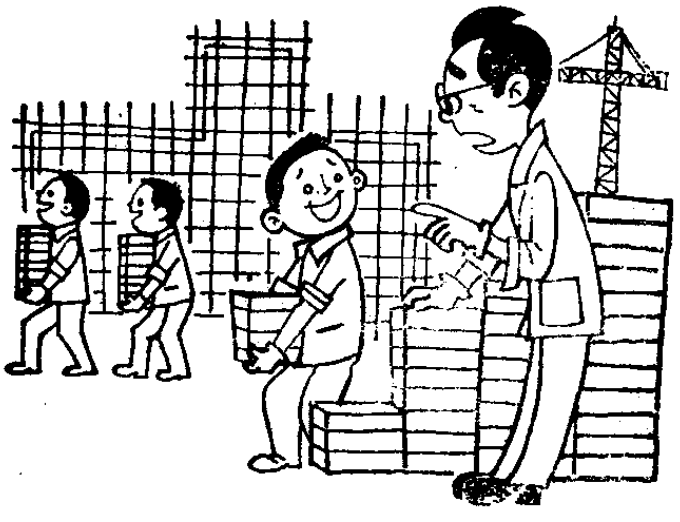
（赵　莽）

（插图：麦荣邦）

带被子

甲：这是开会，你怎么把被子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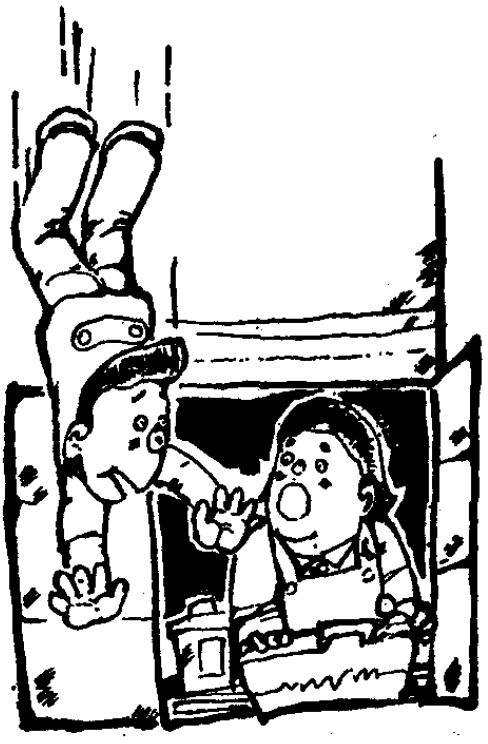
乙：我怕有的人打瞌睡，着了凉。　（四川　温建伟）



吝啬鬼省米

某天傍晚，一个吝啬鬼在四层楼上不慎失足摔下来，他知道自己肯定要摔死，当身子下落经过自家住的二楼窗户前的一刹那，便急促地呼叫妻子："晚上不要煮我的饭哪，免得浪费米！"

（胡　松）（插图：王亚平）



理　发

有个人到理发店理发，理发员发现他头上只有三根头发，问道："同志，你要理个什么发式。"

顾客答："大背头。"理发员用剪子挑起头发看看，真有点为难，一不小心，剪掉了一根，只剩下两根。理发员说："只有两根了，理个什么发？"顾客答："分头。"理发员正想把两根头发分开，不料用剪子挑时，又弄掉了一根，理发员问："只有一根了，理个什么发？"顾客答："一边倒。"

（羊　超）

总　经　理

"先生您是？"

"环球烟草总公司经理。"

"啊，太好了！请问总经理，贵公司总部现设何处？您的办公处能否告诉我们？"

"本公司总部与下属第一销售中心以及我本人办公室，设在同一地点。"

"具体地址是？"

"那不，前边拐角上那个吃红薯的小孩替我看着的小烟摊就是。"

（苏金玉）

一切都是可能的

巴黎有个乞丐走进一家小店铺。店主正在做收支平衡结算，他让乞丐等一会。乞丐等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道："我已经等了半个钟头了，我还要站多久？"

店主说："请再稍等片刻，马上就要结算完了，很可能咱俩要一道去乞讨。"

（孙尔业）

手　绢

在一辆非常拥挤的车上，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吸着鼻涕。吸得站在他对面的一个女人实在受不了啦。她好心地问道："你有手绢吗，孩子？"

"有又怎么样？"小男孩生气地冲她喊道，"我不借给你！"

（张立新　译）

（插图：李国群）

警车

威尔被关进一所监狱，里边还有一个犯人。

犯人："你也是个抢劫犯？"

威尔："不，我不过是个汽车商，以低价买进旧车，喷上新漆，再以高价卖出。"

犯人："那你怎么到这来了？"

威尔："一天凌晨，一个人送来一辆半新的蓝汽车，我花50元买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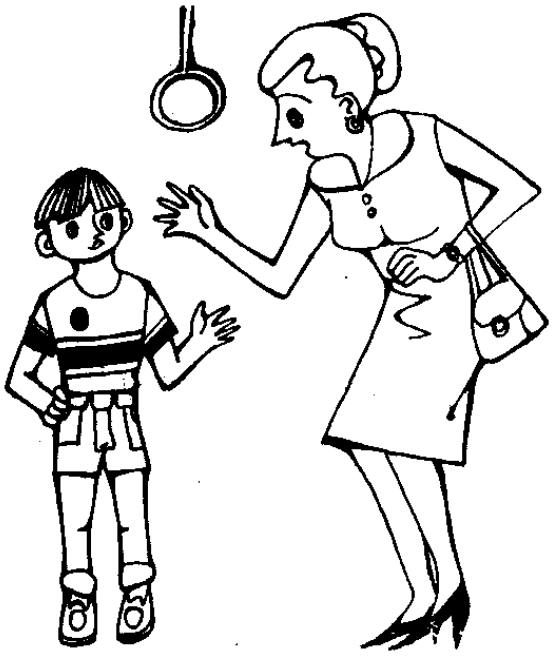
犯人："真便宜。"

威尔："便宜！？五分钟后，警察来到我那。"

犯人："噢，这车是偷来的？"

威尔："更糟，这是一辆警车！"

（梁冰岳）



量才使用

书记：我上任十多天，你给我抹桌扫地，端水送饭，服务周到，我很感谢。

秘书：书记，这是我应做的。

书记：目前到处都需要人才，为了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

秘书：谢谢书记栽培。不知——

书记：调你到工农浴池从事服务工作。

秘书：这——

书记：这叫量才使用。

（刘连源）（插图：银　昌）

升　级

父亲：厨柜里的两瓶“茅台”呢？

儿子：我送给老师了。

父亲：混蛋！我为了“升级”，好不容易才买来两瓶“茅台”。你这下送给老师了，叫我拿什么送给团长？

儿子：爸爸，我也是为了“升级”才送给老师的呀！

（胡铁源）

什么物体最重

上物理课时，老师问：“什么物体最重？”

小刚站起来答：“我家外公最重！”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小刚：“我爸爸写信时总称他‘泰山’！”

（赵胜仁）

石宝蒸豆腐

四川　范远万　搜集整理

你到过忠州石宝寨吗？你吃过石宝特产蒸豆腐吗？如果你没有吃过，请听听这个故事。

石宝蒸豆腐真是清香扑鼻，舒适可口。特别是那咸中带甜，细腻绵绵，散酥散酥的还带有浓浓的麻辣味，鲜美无比。你尝了第一块，保险你还想吃第二块。吃过后，嘴巴的余香味要停留九天九夜。

以前，石宝寨有条河街，河街的铺面除了竹篾日杂外，其余的就是蒸豆腐铺了。但最好吃的蒸豆腐铺不在河街，而是在上街。上街有口大水井，大水井坎上有根大黄角树，大黄角树透脚有间豆腐铺，豆腐铺的主人叫邓大柱。

邓大柱为人善良，气量宽宏，乐于助人，人们都叫他邓大肚。他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乡里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帮忙。有时还要送上几块豆腐作人情。

他的豆腐生意一天只有六、七升黄豆的本钱，全靠老伴领着三个女儿，推磨、过浆、压豆腐，完成制作工序。所有成品，都由邓大柱头顶豆腐板沿街叫卖。一家人勉强温饱。

随着岁月流逝，大女儿和二女儿相继出嫁了。这个本来就本小利微的豆腐生意更难维持了。再加上老两口年纪已大，三女儿幺妹才十来岁，推磨、顶豆腐板叫卖怎么行？邓大柱一家陷入困境。

四月八日，石宝寨遇庙会期。普乐寺、缙云庙、万寿宫、双桂堂的长老、

方丈、住持和四面八方的佛门居士、善男善女们，云集石宝寨，大办素席。邓大柱老两口领着幺妹进了香，也尝到了素席的美味。特别是素席中的蒸豆腐给老两口印象很深。回到家里还回味着蒸豆腐。

“呵，呵，呵！”三声木鱼响后，一个化缘和尚口中念着：“艰难困苦磨爹娘，为学技艺到寨上，待到六九观音暴，蒸豆腐香定吉祥。”边念边从铺子门前过去了。

幺妹听了，仿佛心里一亮，突然说道：“爸爸妈妈，蒸豆腐好吃，我们就做蒸豆腐卖呀！”

邓大柱说：“做蒸豆腐卖是卖得到钱。”

老妈妈说：“我们啷个做得来嘛。”

幺妹坚定地说：“我来做！”

“你？！”老两口心想：石宝寨上的和尚，许多年来办素席，蒸豆腐是和尚一代传一代的拿手好菜，可他们又不往外传。你小小年纪怎样学得来？

幺妹虽才十来岁，但人长得乖巧，精灵麻利。她看到父母疑惑的神态，便道：“我有法子到寨上去学。”

“啷个去法？”

“爸爸妈妈带我上寨烧香还愿，说要女儿在寨上为菩萨挑水烧茶，才免灾星。这样，我不是就可上寨学了吗？”

从此，幺妹每天清晨上寨，晚上归家。整天烧茶、挑水、打扫寺院，非常勤快，和尚们都很喜欢她。但寨上没办素席，蒸豆腐也没人做。幺妹焦急地等待着。

六月初九，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寨上要办素席了。幺妹非常高兴，比往日去得更早。刚到寨上，老和尚就吩咐：“请女善士到上街大水井担水。”幺妹拿了担水桶，来到大水井，正在打水，突然大风大雨来了。幺妹不怕风吹雨打，挑着水桶往寨上爬，爬呀，爬呀，她爬了九个十二步的阶梯，歇了九回气，流了九趟汗水。终于把井水送到了寨顶。膳食和尚用井水做出了豆腐，再将豆腐打成薄片。

老和尚又吩咐幺妹到大水井挑水。幺妹挑着水桶，顶着烈日往寨上爬呀，爬呀。又爬了九个十二步的阶梯，歇了九回气，流了九趟汗水，又将井

水送到了寨顶。膳食和尚用素油将豆腐片炸过，配上花椒、八角、海椒、糖水、精盐等佐料，煮浸味。

谁知老和尚再次吩咐幺妹到大水井担水。幺妹挑着水桶，淌着汗往寨上爬呀，爬呀！又爬了九个十二步的阶梯，歇了九回气，汗水不住的淌呀淌呀，又将井水送到了寨顶。膳食和尚将煮好的豆腐片配上扣面，一块块一行行放在蒸笼里蒸。膳食和尚见幺妹学艺诚心，告诉幺妹："等蒸来大气后，翻动一下豆腐，洒上井水，直到蒸熟。"幺妹把这操作过程，配料方法，一一牢记心中。还愿期满，幺妹回到家中做起了蒸豆腐。幺妹的蒸豆腐香飘乡里，生意特别兴隆。

幺妹做蒸豆腐越过三道难关，为了不忘过去，幺妹把蒸豆腐做成三角形以资纪念。幺妹的蒸豆腐好吃，一是得到和尚的真传，二是井水的奇妙作用。邓大柱老两口每天要尝一块蒸豆腐，竟年老不衰，鹤发童颜了。他们也能做一手好蒸豆腐。后来，幺妹成年了，出了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传做蒸豆腐了。而石宝寨的蒸豆腐始终是老人们做，也许是邓大柱老两口还在人间吧。不信，你到石宝寨吃蒸豆腐，一定发现是老年人在掌火。

流传地区：川东忠州　讲述者：王屏涛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杨成伟）

碎娃唐三彩

——西安戏人泥哨的传说

陕西　赵　剑　搜集整理

唐三彩早已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成人世界，你可知道咱们古长安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碎娃唐三彩"么？它不仅征服了成人，还征服了"碎娃世界"。它们近年还多次远渡重洋，结识许许多多的异国小朋友，成为中外艺术交流的一座小小桥梁，牵动着亿万"碎娃"们的心灵，使他们充满了天真烂漫的美的遐想。这种"碎娃唐三彩"就是西安鱼化寨生产的戏人泥

哨，“土名”叫“鱼化寨的泥叫叫”。关于它的来历，说法很多，但都伴随着一个优美隽永的传说。

传说后唐明宗年间，几个靠打鱼为生的“鱼花子”，在被朱温毁成废墟的唐长安滻河岸上搭起了几间草庵子，住了下来，打鱼维生。后来搬来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便把这寨子叫做“鱼化子寨”。时间长了，就叫“鱼化寨”了。

这鱼化寨村头住着一户王姓人家，一家三口，丈夫王秉诚是个老实巴交的“鱼化子”。妻子黄氏纺花织布倒是个好手，只是生性刁钻狠泼。他们有个养女叫春花，是个天真善良的小姑娘，虽然年方十岁，却已会织网、捡鱼、拾柴禾，抢着帮父母做事。一家人虽然没黑没明地苦撑苦干，无奈生逢乱世，生活仍是紧紧巴巴赶不上趟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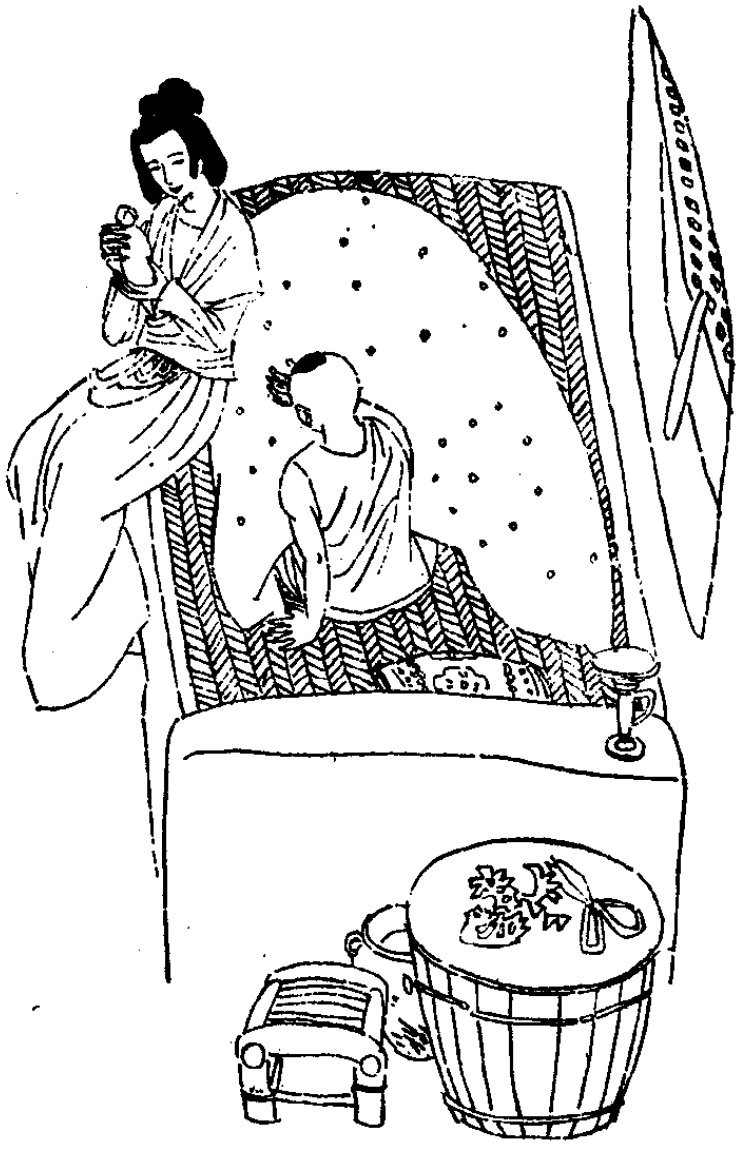
这年秋里十年未开胎的黄氏生了个胖儿子，取名秋果。从此，灾难便降临到小春花头上了。黄氏把亲儿子亲成宝贝蛋蛋，把养女恨成眼中钉。妈妈弟弟吃白馍喝米汤；父亲姐姐啃糠窝窝就涮锅水。弟弟穿新的，姐姐穿烂的；弟弟睡热炕，姐姐卧柴房。可是苦难的生活没有把春花折磨死，她反而象春寒料峭中的迎春花儿，越长越水灵，越长越聪明颖慧了。她画的花儿朵儿，能闻见香气；她剪的鸟儿燕儿，欲展翅绕梁。春花把卖花卖画得来的钱补贴家用，还给心爱的小弟弟买个吃食、耍活，可她自己连一文钱一碗的汤水也舍不得买。就这还是落不下好，养母总是没事寻事打骂她。

一天，春花赶庙会去了，父亲下滻河捞鱼去了，黄氏趁机摊煎饼炒鸡子，给“蛋蛋娃”和自个做偏食。她一没留心，四岁的“蛋蛋娃”秋果溜出门去，到河沿上寻他爹去了！

黄氏做好好吃的，房前屋后寻不见秋果娃，急得象热锅的蚂蚁。这时只见丈夫抱着浑身净湿，不省人事的秋果娃回来了！原来小秋果在河沿上被石头绊下河去，幸亏被他爹看见了，才救了上来。但娃因惊带伤，落下了个双腿截瘫。为给娃治腿，夫妻俩没黑没明地苦干，拉下了一河摊烂账，娃的腿还没治好。年三十，债主逼债，王老大急病交加，撇下娘儿三个去了！顶梁柱倒了！生活更加艰难了！娘要服侍弟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十四岁的春花肩上了。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反过来也一样。黄氏成天价挖屎端尿的，

叫秋果的病拖累烦了。她起了害死秋果的歹心。有意不给秋果按顿吃，不给他收拾屎尿，任他臭在炕上；反过来，对春花却出奇地“好”。她想：撇掉秋果那包袱后，再把长得如花似玉的春花一卖，抓一笔现成钱，然后再走一家日子红火的人家。谁知，春花姑娘却心疼病瘫的异母弟弟，便主动侍候秋果。黄氏骂她是“瓜女子”，要春花帮她把“拖累”甩掉。春花一听，吓傻了，跪下代弟弟向娘求命，并说自己终身不嫁，挣钱养活娘和弟弟。黄氏气得一甩袖子走了。



一计不成，黄氏又生一计，她想先把春花卖了，再害儿子。但春花誓死不穿她买来的裙衣，还用锅黑把自己抹成了个“母夜叉”，相亲的媒婆一个个全被吓跑了！黄氏气得把屋里搅劫一空，撇下孤女瘫儿，后嫁他人去了。从此十四岁的春花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为了生计，春花不单画花剪纸，还打鱼卖鱼；她想法儿给弟弟治腿，每日里还抽空给弟弟抚摩病腿。小春花可真是既当爹又当娘，还充郎中。她这么日夜操劳，非但没有累倒憔悴，反而出脱得赛过天仙美女子。媒人们又蜂拥而至，连长安城里的公子、少爷都纷纷遣来了媒婆。百家提亲的人家中，春花虽也看得中几家老实、厚道的人家，但为了瘫弟弟，她都狠狠心一一回绝了。她说：“想要我，得连我弟一块‘嫁’过去，给他治好腿，供他念书成人……”媒婆们都叹口气走了。

秋果成天价坐在炕上，姐姐怕他心焦，有心给他买几样耍货，可没有银

钱啊！于是她就想着自己给弟弟做几样耍货。花画剪纸弟弟都看厌了，不要！那么做些啥呢？一天，春花看见几个娃娃伙搅"油黑土"捏泥娃娃耍，她心里一动，也挖了一块"油黑土"拿回家给秋果娃玩。秋果稀罕了没两天就玩腻了。瞅着被秋果撇到一边的"油黑土"，春花心里又一动：我何不用它给秋果做耍货呢！春花心灵手巧，看啥会啥，她抓起油黑土泥，随手捏了个挎篮挑菜的王宝钏，接着又捏了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秋果喜得合不拢嘴，不等干就抓过去耍。社火他看过，他还记得花木兰背上还背有旗旗呢，于是他用棍棍给花木兰和王宝钏的背上都扎了个插旗旗的小洞洞眼儿。

第二天，春花看见灶火灰中有个小泥人人，捡起一看，原来是昨日自己给秋果捏的王宝钏，已经叫火烧成了瓷瓦王宝钏了！她见瓷瓦人人背上还有个洞洞眼，随便含在嘴里一吹，"咕咕"直叫，象瓦人儿在唱戏一般，春花的心里乐开了花。她想：以后捏的泥人都戳上眼儿烧成瓦人，就不怕摔打，又能当哨吹了！弟弟一定心里喜。他心里一喜，腿病就好得快了！她把瓦王宝钏递给秋果，秋果低垂着脸认错说，他见王宝钏背着旗不好看，就把它藏进了灶火洞。春花没责备弟弟，仅夸他藏得好。她吹响了瓦人儿，秋果喜得直拍手掌。

但秋果耍了几天以后，又腻了，嫌瓦人儿黑不溜秋的，鼻子眼窝看不清，衣服上没色彩。

春花又犯了思量：哪里有银钱买膏子染瓦人呢！……哦，对了，昨个从木塔寺经过，见寺里正在修大殿，给雕梁画柱上色，村里的成林哥在那里当漆匠，问他要点颜料染两个小瓦人人，总行吧。她去寻找成林哥。

成林是个能干的老成小伙子，正在暗暗地爱着春花，也爱怜秋果，他亲手帮春花给泥瓦人儿上色。他上色技艺很高，先把颜料用水调和，加入适量胶水，然后先涂泥瓦人的衣裳，后画面部，最后点睛，等颜料干后，再均匀地涂上一层桐油，两个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小泥瓦人——王宝钏和花木兰便活灵活现地站在小秋果的面前了！

春花从成林哥那儿学到了上色的技艺后，先后又给小秋果做成了许多小泥瓦人耍货，大多都是社戏和社火芯子里的人物，有三国的刘、关、张和诸葛亮；有王宝钏和薛平贵；有姜子牙、程咬金、花木兰等等。

秋果高兴极了，成天价摆戏人儿演社戏、耍社火，腿病一天好似一天。到了第二年的春上，他已能扶着墙走到门外，边晒暖暖，边摆弄他的新奇耍货。这一摆弄不打紧，村里和邻近村里的娃娃伙都跟他们的爹妈闹火着："要秋果那样会唱戏的耍货！"于是人们都要求买春花做的戏人呢哨耍货。春花被"逼"不过，只得歇下其他营生，成批地制做起泥人哨耍货来。

不久，秋果的腿病就完全被治好了，他由世上头一个戏人泥叫叫的玩耍者，变成了他姐姐的第一个徒弟和帮手，帮她办起了第一个戏人泥叫叫作坊。成林哥也不断地帮助和周济他们。他们姐弟二人制作的戏人泥叫叫，在长安城里的城隍庙会上被抢买一空，轰动了整个长安城的娃娃伙，听说连皇宫里的小皇子们都要内侍们帮他们买来一吹为快哩。皇后见小皇子们这么喜爱这种小玩艺儿，而这小玩艺儿也的确做得小巧玲珑、讨人喜爱，随口赞了句："这玩艺儿真象唐三彩，就叫小唐三彩吧！"经皇后千岁凤口的这么一"封"，春花姐弟做的戏人泥叫叫，顿时身价百倍，村里和邻近村里的许多人都拜师于春花门下学艺。春花姐弟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技艺传授给众人。从此鱼化寨十户有九户都做开了戏人泥叫叫。鱼化寨的"碎娃唐三彩"便从此开始行销天下，闻名于世。

这天，春花正在为秋果办喜事。她打算给弟弟安家后，(下转第 34 页)

谁在说谎

一个农夫有两棵果树，一棵在山的南边，一棵在山的北边。一天，农夫把两个儿子找来，吩咐道："你俩去看看苹果长多大了。老大去山南边，老二去山北边。"于是两个儿子立即去了。回来后，老大说："山南那棵树上，苹果有半个碗底大。"老二说："山北那棵树上，苹果有一个碗底大。"

十天后，农夫亲自去看，只见两棵树上的苹果都是一般大。奇怪的是，山南的苹果不是有半个碗底大，而是有一个碗底大；山北的苹果正如老二所说的——一个碗底大。

老头儿气冲冲地回来了，把其中一个儿子骂了一顿，说这个儿子欺骗了他。聪明的读者，请问哪个儿子被骂了一顿？为什么？

（安徽　李　秀）

·谜底在本期内找·

羊毛围巾

严冬的一天，在佳丽百货商店铺前，围着一群顾客，正在争相挑选颜色鲜艳，又长又宽的羊毛围巾。

一会，只见一位穿着时髦的女顾客气冲冲地拨开人群，手里拿着围巾高喊："退货，退货，你这围巾不是羊毛的！"

年轻女售货员正在忙着招徕生意，忽见有人嚷着退货，忙辩驳说："胡扯！谁说不是羊毛的？"

女顾客坚定地说："同志，这包装纸上明明写着，上海出产的晴纶围巾嘛！"

"纸是纸，货是货，纸货各不相干。"女售货员辩解着。

"你们不要欺骗顾客！"

"乱弹琴，你有啥依据？"

旁边另一位售货员见此情景，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营业，边对那年轻女售货员使眼色，边说："小王，把钱退给她。"又好言对女顾客说，"同志，你信不过，我们把钱退给你就算了，不要大声嚷嚷的。"

"你们这羊毛围巾，九元一条的字牌要扯下来，不要再骗顾客。"女顾客退货以后并不罢休。她这样叫嚷顿时激怒了售货员们，她们群起而哄赶女顾客，说她是"有意捣乱"、"不识抬举"、"狗拿耗子"……

此时，女顾客并不示弱，只见她手里拿着羊毛围巾，镇定自若，当场证实围巾并非羊毛。围观群众一看，纷纷指责该商店不讲职业道德，变相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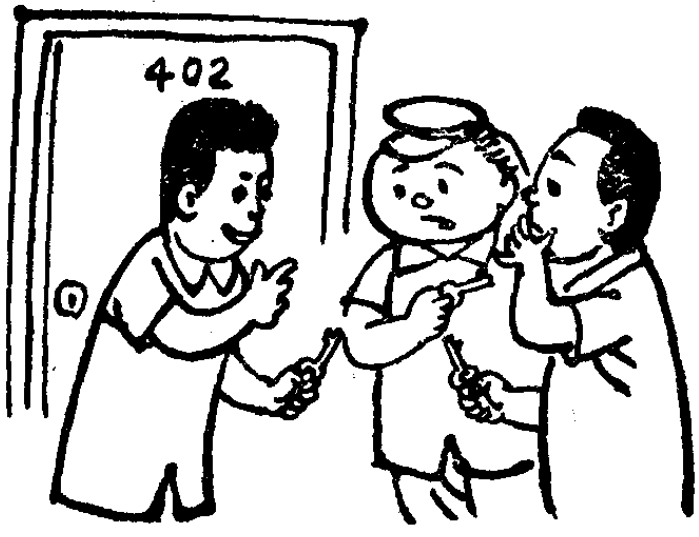
价，欺骗顾客。有的叫嚷退货，有的愤愤离去。

售货员们见冒牌货败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得急忙将“羊毛围巾”收进店堂。

亲爱的读者，请你猜猜，那女顾客是如何证实围巾不是羊毛货的？

（贵州　彭道虹）

（插图：湛孝安）



巧开各间房

一栋楼房里住着四十五位野外工作人员，分别住在四十五间房里。因为工作关系，资料不能集中，各人房间里都有别人需要查对的资料。

这天，四十五位同志又要外出作业了，临走前，刘队长把大家召到一起说：“同志们，在大家外出作业期间，我们四十五人一起回来是不可能的。在各自分散期间，如有同志回来查对资料就困难了。大家想想：一把锁不是有两把钥匙吗！怎样才能使任何一个人回来，都能打开四十五间房呢？条件是：每人都带走自己的一把钥匙，余下的一把呢，不准挂在门外，而且每人的门窗都要关得严严的，我们也要防盗哇。”

大家听了刘队长的话，都陷入了沉思。一会儿，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正在众说不一的时候，一直默不吭声的小李却站了起来，说：“可能，完全可能！”接着，小李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想法摆了出来。大家听着，连连叫好。刘队长笑着说：“怎么样，还是行得通的吧？”聪明的读者，你知道小李的方法是怎样的吗？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湖北陈少华）（插图：顾建国）

舌头疑案

辽宁　陈　华

一天早晨，天刚冒亮，一阵“嗷嗷”的警车声，把个小小的县城吵醒了。

警车里稳坐着三个人，当中一位，是个五十多岁的黑大个儿。这人叫郑力，是县公安局长。他的左右坐着两个青年民警，一个名叫刘勇，一个名叫王青。

警车驶到一座平顶新住宅，“嘎”一声停了下来。三个人跳下车，就向一座四间平房住宅奔去。

这住宅是县委特意给离休老书记周云盖的。他们一跨进院里，周云就擦着眼泪，颤抖着双手迎了过来，拉住郑力的手说：“老郑啊，她们娘俩死得惨哪，你，你可得为她们报仇啊！”

郑力点点头，走进东屋。立刻，一幅惨景出现在眼前：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妇女赤身裸体地仰面躺在床上，嘴半张着，脖子上被人割了一刀，鲜血染污了被褥。身旁躺着一个也死了的刚满周岁的小女孩，她的两只胖乎乎的小手还向上伸着，象要找谁抱似的。

郑力立即指挥刘勇、王青进行照相，提取指纹、脚印，仔细寻找着一切可疑的痕迹。可是奇怪的是除了死者的指纹、脚印之外，没有留下凶手的踪影。从现场看，凶手是撬开窗户进屋的，窗户外墙脚下有用毛巾包着踩的脚印，凶手穿的是三十九号鞋，个高一米七左右，体重约一百三十多斤，

手上戴着手套。

郑力再拉开死者的右手，发现指甲缝里有皮肉和血迹，又掰了掰下巴，他眼前突然一亮，发现死者嘴里有块东西，用镊子夹出一看，是半拉舌头。一见这玩艺，刘勇便说："局长，这一定是强奸杀人案。"

郑力没有答腔，他把从指甲缝里挖出来的皮肉和半拉舌头交给王青："快去，化验一下。"

郑力他们回到公安局，立刻通知各派出所查找缺舌头的人。

死者叫陆琴，二十六岁，县纺织厂统计员，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丈夫叫周志强，二十八岁，是县副食品公司副经理，前三天去大连一家公司办理订货合同，至今未归。

在分析案情时，刘勇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说："凶手拿着刀企图奸污陆琴，在硬性接吻时，陆琴咬下了他的舌头，凶手一气之下给了她一刀。"

等他说完，郑力问了一句："为啥还把刚刚一周岁的孩子杀了呢？"

刘勇刚要回答，电话铃"嘀铃铃"响了起来。他抓起话筒听了一下，忙"啪"撂下电话，说："局长，毛屯卫生所有位舌头被咬的患者，缝好后正在打滴流。"

郑力说了一声："立刻出发！"就坐上吉普来到毛屯卫生所。

据大夫介绍，这位患者叫孙祥，是机修厂工人。昨夜十一点五十分跑到卫生所来就诊的。在大夫的指引下，郑力等来到五号病房。只见一个小伙子嘴里含着药棉花，一见几个穿警服的进来，显得十分吃惊。郑力拽了个小板凳坐到他对面，和蔼地问道："你的舌头是怎么掉的？用笔简单地写一下。"

孙祥吃力地在一张硬纸片上写出了下面的事情：

昨晚孙祥中班快下班时，突然接到他的女朋友，在食品厂工作的曲艳打来电话，说有急事约孙祥在新桥下见面。哪晓得见面后，没说一句话，就……

郑力又问："她为啥咬你舌头啊？"

孙祥摇摇头，又哭起来了。

郑力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一下孙祥，接着，又给他拉了拉床单，盖了盖被

子，看了看他的脸、脖子、胳膊和胸前，然后安慰说："别上火，好好养着吧。"说完，和刘勇出了医院。

他们从医院里出来，就到了食品厂，在宿舍里找到了曲艳，谁知她昨晚既没挂过电话，也没和谁出去约会，当她知道孙祥住院时，急得快要哭了，慌得立刻要去看孙祥。郑力忙劝阻说："现在你还不能去。""为什么？""因为，第一，他认定舌头是你咬的，他正在恨你，在气头上见了你，一定不理你，或者会打你。第二，陆琴是谁杀的，舌头是谁的，又是谁咬的，还没弄清，需要保密，待破案后，我们会帮你向孙祥解释清楚的。那时你再去看他也不晚。"曲艳听了，用手绢擦着哭红的眼睛，点点头。

郑力和刘勇回到公安局刚坐下，王青过来报告："局长，经过化验，舌头和指甲缝里的皮肉不是一个人的。据医生鉴定陆琴是在夜间两点钟左右被害的。"

郑力点点头，又瞅了一眼刘勇，刘勇明白局长的意思，忙说："看来，不到时候就揭锅是不行了。"

郑力微微一笑，接着又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保护人民，打击罪犯。不管可能涉及到老领导、老上级、老同志，也要执法如山，不讲情面。"

大伙点点头。

郑力就案情分析说："我认为这个案子，还有第三者或第四者。王青你带一位同志去大连通过公安局，查访跟踪周志强。我和刘勇去周志强经常就诊的医院，查一查他的血型。"

听了郑力的话，大家大为惊疑，刘勇悄悄凑到郑力身旁说："局长，你是不是怀疑周志强？"

"怀疑不等于结论，还要看侦察的证据。""我看他不可能干这事儿。""你谈谈根据。""第一，周志强外出不在家；第二，周志强是原县委书记周云同志的儿子，周书记教子有方，还能干这事儿？第三，周志强找了个漂亮的爱人，两个人感情又好，从没红过脸，还能下手把她杀了？"

郑力向来喜欢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年轻人，他拍拍刘勇的肩膀亲切地说："咱们先别忙辩论，走，跟我去县医院。"说完两人就走了。

两天后，郑力接到了王青从大连发来的电报。看完电报，他一拉刘勇说："走，到毛屯卫生所去！"

郑力和刘勇带着曲艳，手提录音机，来到毛屯卫生所，让曲艳先在外边等着。他们便进了五号病房，对孙祥说："今天我们来没有别的事儿，是想让你听段录音。"

刘勇打开录音机，放出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孙祥先是一愣，听到最后他拉住郑力的手，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郑力忙说："咬你舌头的不是曲艳，而是杀人犯的情妇，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惩办他们。另外，告诉你件事儿，曲艳是很爱你的。现在她在门外，你们见见面吧。"

说着，朝门外一摆手，曲艳拎着一网兜东西跑了进来，一对情侣相见，便手拉手地哭了起来。郑力和刘勇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郑力刘勇离开医院，回到公安局开了逮捕证，乘车直奔老书记周云家而来。他们一下车，就和早已等在那儿的王青打过招呼后，便一同走进陆琴住过的房间。

他们推开房门，只见周志强还抱着妻子的枕头在"呜呜"哭呢。郑力走过去，掏出逮捕证，冷笑道："周志强，你的戏该收场了！"

周志强一惊，接着他眨巴着眼睛说："郑叔，这，这玩笑可开不得呀？！"

周云一看这情景，大吃一惊，跑过来，拉住郑力的手说："老郑，这是干什么？你侄子刚回来，就遇着这不幸的事儿，这案不好破我知道，可千万不能错杀无辜，漏掉凶手啊！"

郑力说："周书记，那我就向你汇报一下吧。"说着，把周云扶到沙发上

坐下，向他叙述了案子的侦破经过。

原来，周志强自从当上副食品公司副经理以后，因工作关系，认识了食品厂的一个叫夏虹的姑娘。夏虹长得比陆琴更加年轻漂亮。再加上陆琴生了个女孩，他感到更不满足了。为了达到与夏虹结婚和盼望将来生个男孩的目的，便产生了杀妻灭女的念头。六天前，夏虹去大连探亲，周志强正好去那儿订货。他俩在大连鬼混了两天，便同乘夜车回到县城，正好是夜间十一点。夏虹就冒充同车间的曲艳的声音，给机修厂工人孙祥打了个电话，约他在新桥见面。为什么夏虹要冒充曲艳呢？因为夏虹知道孙祥和曲艳经常在中班下班后见面，再加上，夏虹和周志强不正当关系被孙祥看到过。曲艳也在伙伴中说过。他俩就来个一箭双雕，趁着新桥没有电灯，就主动抱着孙祥接吻，咬下了他的舌头，交给了周志强。周志强按照预谋已久的计划，悄悄进屋杀了妻子和女儿之后，把孙祥的半拉舌头塞到了陆琴的嘴里，制造了强奸杀人的假现场。然后，再乘二点二十分的火车返回大连。

郑力说到这儿，拎过录音机，又把夏虹坦白交待的录音放了一遍。然后，“刷”一声，把周志强脸上的药布一扯，露出了两道明显的指印：“这就是陆琴临死时留下的又一个证据。”

这时，周志强早吓得筛糠似地抖了起来。周云气得脸紫心跳，冲上去抓住儿子的领脖子：“你，你这条披着羊皮的狼！媳妇多好、孩子多招人喜欢，你，你却干出了这种事！”又朝郑力一摆手，“带走！带走！我，我再也不想见这畜生了。”

郑力一挥手，刘勇和王青同时下手，只听“咔嚓”一声，给周志强戴上了手铐。押上吉普车，“嗷——”一阵呼啸声又惊动了小小的县城。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张　恢）

谁是骗子

辽宁　高光石　郭旭红

由沈阳开往大连的304次列车上，有个容貌俊秀、衣着新颖的年轻姑娘，在拥挤的车厢里朝前挤着。她挤到一个车厢，看到一个座位空着，上面放着一本文艺杂志，有个青年，正低着头，伏在茶桌上写字，姑娘便轻声问道："同志，这儿有人吗？"不料对方睬也不睬，姑娘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这时，对面站起来一位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同志，请坐这儿吧！""那你……""别客气，我站一会儿，活动活动。""还是你坐吧。"两人一谦让，惊动了那写字的青年人，他忙拿起杂志说："这儿没人，都坐吧。"

姑娘刚坐下，对面那位小伙子便热情地问道："同志，你在哪儿工作，准备到哪里去？""哎，……我是省话剧团的，去丰城。""啊！这可太巧了，我们不仅是同路，还是同行哪。""那你……""我是市歌舞团的，我叫肖义。你叫啥？""我叫刘芳。"于是，两人就从舞台谈到生活，从生活谈到社会，越谈越投机。

这时，列车上的喇叭响了："各位旅客，列车为您准备好了午餐，要用餐的旅客请到餐车用餐。"肖义站起身，很有礼貌地对刘芳说："走，咱们一起到餐车用餐吧。""谢谢，我不用了。"肖义没有再让，走了。刘芳看了一眼同座的青年，随口问道："同志，你到哪下车？""啊？嗯，我……我到丰城，不，到泉水。"说完又继续低着头写起来。

这时，列车一声长鸣，放慢了速度，泉水车站到了。一位一直坐在里面闭目养神的老大娘，猛地睁开眼睛，连忙吃力地从行李架上拽下两个包裹。那个埋头写字的青年也急忙起身接过老人的包裹，扶着大娘下车了。刘芳透过车窗，望着这一老一少朝站台走去。突然那个青年又拚命地跑了回来，冲着刘芳喊道："同志，我的旅行袋忘在上面了，是黑色的，上边印有'沈阳'两个字，麻烦你递给我。"刘芳抬头一看，行李架上果然有个象他说的那样

的旅行袋。她拿下旅行袋，刚要递出去，忽然又开口向车厢的旅客问道："这个提兜有没有主？"她见没人回答，就递了出去。

火车开动了。这时肖义已吃完饭，回到座位上，他一边用手帕擦着嘴，一边关切地问："你怎么不吃饭呢？可得要注意身体哟。"刘芳笑了笑，说："我确实不饿。""撒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嘛！来，我兜里带着点心，吃一点吧。"边说边伸手去取提兜。刘芳刚要阻拦，肖义突然惊叫起来："哎呀！我的旅行兜哪去了？"刘芳忙问："什么样的？""黑色的，上边有'沈阳'两个字。""啊？！"刘芳叫了一声，只好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肖义埋怨道："哎呀，你怎么能轻信他的话呢，说不定他就是个骗子。"刘芳只好安慰肖义："别急，咱们再找找看。"说着她立即到行李架上查找，果然在附近又找到了一个同样的旅行袋。便高兴地说："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肖义把旅行袋打开一看，见里面装的全是些书，急得把手一甩，大声嚷嚷说："你看看，这里面是啥东西？"刘芳怔住了，怔了一会，才对肖义说："咱们尽量查找，别嚷嘛，嚷嚷吵吵，东西不会自己跑来。"肖义苦起脸，说："不嚷？你知道我那兜里装些什么？那是我终生的幸福和希望！"他这一说倒招得旅客们关心地围了过来。肖义说："事情弄到这地步，叫我咋说呢！我有个女朋友，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可就是提的条件高，所以一直没能结婚。这次我去沈阳好不容易求亲告友凑了三千块钱，另外还买了一块进口手表，两套毛料，三用照相机，四盒糕点，五袋巧克力糖，全部装在兜子里。临行前我已给我的女朋友挂了长途电话，让她到车站等候，下车后就去登记……"肖义说到这里，激动地看着刘芳，"你说我该怎么办哪？这不全完啦？"刘芳一声不吭了。围观的旅客议论起来，有的旅客劝肖义说："你也别太难为这个姑娘了，她当时还问过大家。还是报告乘警，想想办法吧。"

肖义听了，缓和了语气，对刘芳说："那好，我不责怪你，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吧。"围观的旅客听他这么说，也就各自回到座位上去了。肖义见大家离开后，就低声对刘芳说："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这……我……"刘芳一时也想不出个办法。肖义两眼紧盯着刘芳说："我看查找也没希望，你要晓得，我失去了这个兜子，就等于失去了爱情，我今年都二十八了，你就忍心让我这样下去吗？"刘芳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嘛，今日咱

俩萍水相逢，一见钟情，说不定是天赐良缘，事在人为，咱们能不能把这坏事变成好事，只要你同意，咱俩……”刘芳脸色顿时由红变白，她狠狠瞪了肖义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你别做梦！”然后把头掉了过去。肖义见了，立即把脸一沉，说：“咱可把话说明白，要么你答应我的要求，要么你赔偿我的损失，二者由你选择，总之我不能白白让你弄得倾家荡产。你好好考虑考虑！”

这时列车快进丰城站了。刘芳心急如火，她猛地站起来，对肖义说：“我就要下车了。”说完，抬步就走。肖义哪肯罢休，他上前一把抓住刘芳的手腕：“哼！你想溜啊！你走了，我找谁算帐？”刘芳尖叫起来：“你把手放开！”

正在这时，一位旅客把乘警找来了。乘警听他们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又掏出一张纸，记下了肖义说的旅行兜里的东西。肖义要求乘警在失物没有追回之前，不能让刘芳下车，他怀疑刘芳和那个骗子是同谋。

列车缓缓驶进了丰城车站，刘芳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肖义两眼紧盯着她一刻不放。就在这紧急时刻，车厢那边跑来一个人。只见他满脸是汗，边跑边喊：“这是谁的旅行兜？拿错了！”刘芳定神一看，来者正是那个低着头只顾写字的青年。这个青年跑到刘芳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同志，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吧？”乘警见了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那青年说：“都怪我一时着急，送一位大娘下车，忘掉了自己的旅行袋。我的旅行袋没上锁，这个旅行袋锁着，当我发觉不对时，列车已经起动了，我急忙赶上了尾车，由于人多我好不容易才挤过来。”说完，他换回了自己的旅行包。

站在一旁的肖义，见了自己的旅行兜，拎起来就要走。乘警拦住说：

“不要走，这是你的兜子吗?”“当然，这还有错!”“你把它打开，检查一下东西少没少。”“这，这就不必了。我完全相信这位同志。”“对你负责，一定要打开!”肖义掏出钥匙，打开了旅行袋，在乘警催促下，从里面拿出一件花衬衣，两只臭袜子，三张裸女照片，四盘黄色录象带，五块蛋糕，六块糖。大家一看，顿时一阵哄笑。乘警严肃地对肖义说：“把东西收起来，跟我走一趟。”然后又转过身对那位青年人说：“同志，请把你的姓名和单位告诉我，以后有事还要麻烦你。”那青年说：“我叫于波，是省戏剧协会作者。”

刘芳一听惊喜地说：“啊！你就是于波同志?!”她上前紧紧握住于波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原来刘芳是省戏剧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刚分配到省话剧团当演员，最近她在担任话剧《真情假意》主角时，由于缺乏生活，几次排练都没成功，因此导演就叫她找剧作者于波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意图，以便深化人物思想感情。她不认识于波，听说于波为了完成一部新作，动身去丰城县采访，于是就乘上了往丰城的列车。当于波知道了刘芳的来意后，笑着说：“今天，你不是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剧中的角色了嘛?!”刘芳听了又激动又惭愧……

（题图、插图：庞先健）

总理进了咱地窝窝儿

黑龙江
李树臣搜集整理

这话说起来可有些年头了。

二十三四年以前，大庆有个工人，他的年轻、俊俏的媳妇，千里迢迢到大庆找丈夫。可是，当时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这工人心想媳妇来了，总得有个住宿的地方。就学着当地有些人的作法，在地上挖个半人多深的坑，四周垒上半人多高的墙，砍些树枝，挖些草皮，蓬上盖儿，留个进出的门儿，里边铺上草，上边再铺上行李，就把家安下了。

这工人把媳妇从车站上接来，领到这个“家”，对她说：“你瞧，我搭了个小窝窝儿，又暖和，又舒适，就叫它‘地窝窝’儿吧。”

他媳妇一听，抿着嘴笑了。进去一看，还真挺好的，风吹不进，雨淋不着，过惯了穷日子的小媳妇，就和丈夫在这个“家”住下了。白天，丈夫出外打井，小媳妇在“家”缝缝补补，日子过得挺热火。

这年夏天的一天，小媳妇做好了饭，出外倒垃圾，就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后边跟着一群人，看样子象个大首长。他大眼睛，黑眉毛，怪面熟的，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那首长冲着她笑了笑，走到地窝窝儿跟前，低着头，就要往里进。小媳妇一看，急了：这地窝窝儿又黑又矮，可别把首长磕碰着。她三步两步跑过去，堵住门口，说：“首长呵，这里头又黑又潮，别进了。”

那首长听了，把头一扬，笑了。小媳妇心里一亮，突然想起来，这不是在电影里见过面的周总理吗？她又是高兴，又是激动，不知说啥好了。只听

周总理和和气气地说:“你能住,我就能进去看看嘛。”说着,总理就低着头,猫着腰,进了地窝窝儿。小媳妇在外边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急得什么似的:她怕总理磕碰了头,怕总理让潮气扑了,又怕总理让什么东西绊了。直到总理走出来,她的心才落了地。小媳妇走上前,用手擦去总理衣袖上的泥土,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就象叫什么东西堵着,啥也说不出来,不知咋的,她直想哭。

这时,总理也很感动,用衣袖擦了擦眼角,握着小媳妇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将来,我们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小媳妇听着,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自那以后,小媳妇和丈夫相亲相爱过日子,逢人就说:“总理进了咱地窝窝儿!”不久,他们盖起了干打垒;又不久,住上了砖瓦房;现在,小媳妇成了半大老太婆,和儿子、媳妇住进了钻工楼,日子过得更和美了。可她每次看到周总理视察大庆的相片儿,总要和儿孙们谈起当年住地窝窝儿的情景,说上一句:

“总理进了咱地窝窝儿……”

讲述人:郑福全　杨德群　(题图:王亚平)

(上接第20页)

便和等他多年的成林哥结婚。这时,突然门口来了个要饭的老婆婆。当春花正抓了一大把铜钱迎出去时,那老婆婆却把身子背过去了!她细细一看,这就是当年撇下她和秋果走了的娘!如今她已沦为叫花子。她来认儿女,又无脸面见儿女!春花叫了一声“妈——”,走上前抱住了养母,把她拉进屋里,按在正中的太师椅上坐下,让秋果和新媳妇来拜见老人。新媳妇跪下了;秋果却愣在那里不跪。春花走过去强摁他跪下认了娘!黄氏感动得一把搂住春花,悔恨交加,泣不成声。

有娘回来操持家务,秋果小两口得以精心地制作泥叫叫;春花也放心地离家和她的成林哥结成了眷属,他俩敬的“媒人”果然是王宝钏和花木兰那两个最初的戏人泥叫叫。

(作者系本刊第一期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翟念卫)

九万圩

江苏　陈　建　搜集整理

翁同龢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是当朝国相。他在老家常熟城买了一条街，名叫“九万圩”。当年翁同龢的住宅就在这条街上。说到“九万圩”，翁同龢还差点为了它掉脑袋呢。

戊戌变法前夕，清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非常激烈。一天早朝完毕，光绪传旨要翁同龢留下。平时，光绪有事常与翁同龢商量，因此今天一听光绪帝要他留下，就以为又有什么大事要找他商量。可是，文武百官退下去好半天后，光绪却面有难色地只盯住翁同龢的脸，欲言又止。翁同龢见了感到奇怪，忙问：“皇上，看您似有难言之处，论公，我们有君臣之分；论私，有师生之谊，有什么话，请只管吩咐好了。”

光绪这才吞吞吐吐地问翁同龢说：“你在常熟有九万圩吗？”翁同龢莫名其妙地点头说：“有。”光绪又问：“怎么得来的？”翁同龢如实回答：“是买来的。”“花了多少银子？”“七千两。”光绪听完翁同龢的回答，“啊！”叹了一口气，挥挥手对翁同龢说：“你去吧。”说完就起驾回宫了。弄得翁同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昨天光绪到慈禧那儿请了午安回来，又接到了慈禧要他马上去的通知。光绪匆匆赶到那儿，慈禧就声厉色严地对光绪说，杨莘伯奏报翁同龢在常熟强占良田九万圩。还说，“我们旗人用马圈地，南方人用圩围

地，一圩少则几十亩，多则数百亩，九万圩该有多少地呢？翁同龢他满口两袖清风，暗中却贪得无厌。对此，你要把翁同龢交刑部严加究处。”

光绪从慈禧处回来后，心想翁老师向来清正，怎会胡作非为，莫非有人诬告，想借我之手，杀翁老师以儆维新之士不成？但杨莘伯与翁同龢同籍，虽然平日彼此有隙，总不至于红唇白牙血口喷人！因此，决定当面向翁同龢问个明白，现在见翁同龢一口承认，他就更感到事情的棘手难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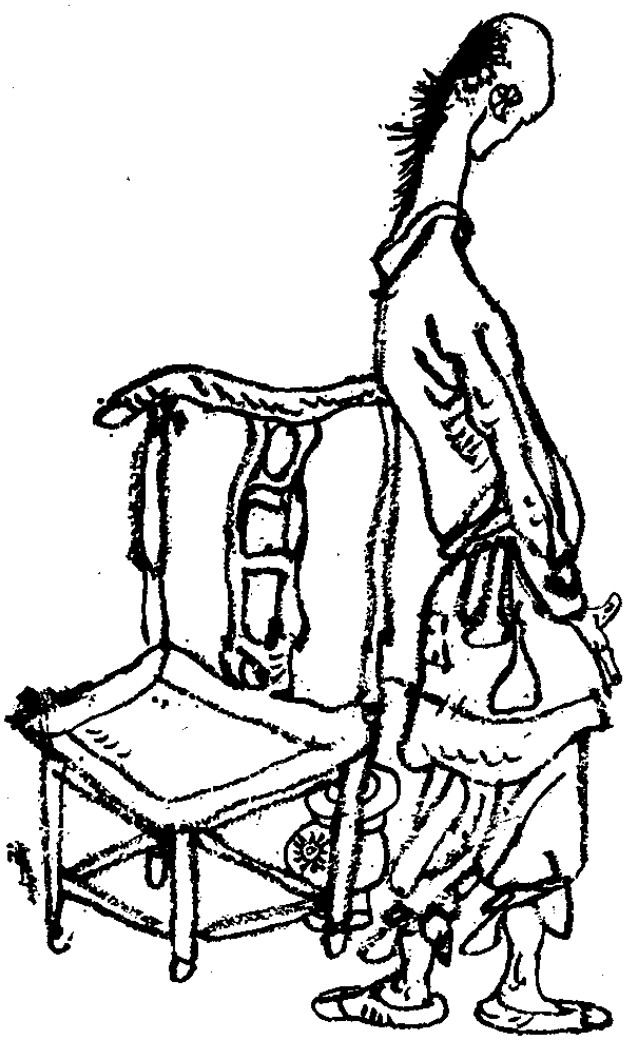
光绪帝回宫后，心里乱极了。过了好一会，他才从乱丝中理出个头绪来：且慢，让我先派人去常熟核实一下再作决定。于是，光绪叫来了心腹，命他速去速回。

那个心腹秘密地出了京城，马不停蹄地直奔江南。七天后，走进常熟县衙门，捧出光绪手谕，县官接过御书一看就说：“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九万圩’不是九万圩田，而是吾县一里长小街的街名。”说着，磨墨铺纸，写好证词，盖上大印，呈送皇上。

在这期间，慈禧几乎天天都要派人催询光绪早日查办翁同龢强占良田“九万圩”的大案，光绪只得推三托四地拖延搪塞。半月后，那心腹返回京城，向光绪皇帝呈上了县官的手札复命。光绪急忙接过一看，这才明白了真相，放下心来。于是他立即吩咐传翁同龢进见。不等翁同龢坐定，光绪就问道：“朕在半月前问你在常熟有九万圩之事，可还记得吗？”翁同龢道：“臣记得，但不知为何？”“你倒高枕无忧，朕半个多月来为你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说着，光绪就把杨莘伯告状、慈禧问罪、常熟查访，一一告知翁同龢。翁同龢不听则已，一听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好一会才恢复常态，定下心来。翁同龢开口问光绪：“皇上，您怎么不说清楚啊！”光绪只得苦笑着说：“朕也有苦衷……现此案已清，还望老师今后多加注意。”

翁同龢走后，光绪马上去见慈禧，说清了“九万圩”一案的原委，要求惩处诬告他人的杨莘伯。但在慈禧的庇护下，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从此以后，慈禧对翁同龢更怀恨在心。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迫光绪帝将翁同龢撵出北京城，削籍回到了常熟，从而维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导致变法百日就夭折了。

（题图：刘斌昆）



茶叶风波

——孙春阳南北货店的传说

上海　丁继明　改编

二百多年前，苏州有一爿不同凡响的专卖南北货的店，店名叫“孙春阳”。这个店店面很特别，空空荡荡，只放了几张八仙桌，和几把红木椅，店堂内不见任何货物。客人买货，也很特别，要什么货，不看货物，先付钱，拿了一张单子到后面栈房去取。可是这家店的生意却特别兴隆。为什么呢？原来“孙春阳”的所有货物都经过精挑细选，货色好，发货准，一二百年下来，代代如此，生意越做越大。

不料到了清末，却出了个险乎砸了“孙春阳”牌子的事儿。

有年腊月，徐州有一位叫李之安的绸缎商，到苏州办事，顺便到“孙春阳”买了四样东西：蜡烛、干贝、火腿和苏州点心，临走还要了一包西湖“龙井”茶叶。李之安是个老茶客，一回到客栈，就吩咐小伙计打开茶叶，一看呆住了。他明明要的是西湖“龙井”，怎么变成了安徽“客尖”？不过他没发火，一来“客尖”也是茶中佳品，价格不在龙井之下；二来他是个待人宽厚的生意人，知道其中甘苦，这一定是伙计忙中搞错，若声张出去，那伙计定被解雇。于是他决定去重买一包“龙井”。

谁知李之安刚想唤伙计去重买龙井，突然有人通报说，“孙春阳”大老板孙逢泰前来拜见。李之安一听，大为惊讶：我与这位孙大老板从无交往，他因何登门来访？他连忙迎了出来，只见孙老板，手捧一包龙井茶叶，走了

进来。一见面就满脸歉意，说明来意。

原来李之安一走，那个才十七岁的小伙计就发现把茶叶弄错了，要去追他，已不知道他的去向。小伙计怕这种事让管事或老板知道，自己要卷铺盖走路的。正好那位买"客尖"茶的客人有事，交代柜上，把东西包好后，先寄在柜上，等一会再派人来取。因此那个伙计便把李之安买的"龙井"茶叶装进了这个客人的篓筐里。因为怕被发现，就放在篓筐下面。

哪知这事偏偏被一个只管监督的老板发现了。

"孙春阳"有好几个老板专管监督，别看他们一天到晚捧着个水烟袋在店里走来走去，可他们都是一些业务很熟的行家，哪里出了点差错，他们只需眼睛一瞄就能看出来。

今天在柜台后管发货的监督叫方子和，他走到那只篓筐前，弯下腰翻翻系在篓筐上的货物单，又翻了篓筐里的东西，脸色顿时变了。

方子和当即把管事的叫来，很不客气地问："这是谁装的篓子？"

管事的急忙赔着笑脸说："是一个小伙计，哪里不对头？"

"哪里不对，你自己去看吧！"

管事一看也发现了毛病，他实在不明白这个伙计为什么连最起码的规矩都忘了。

他马上向方子和赔不是，把那个装篓的小伙计找来。

方子和态度威严，但口气温和地问："这个篓子是你装的？"

这小伙计因心虚，一时愣着答不上话来。

管事的沉不住气了，厉声喝道："三老板问你话，你没听见？"

小伙计被管事的一吆喝，吓白的脸一扭，眼泪夺眶而出。

方子和倒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这不是大不了的错误。你到柜上已两年了，为什么把怕压的东西装在下面？"

小伙计一听三老板只说他把货物顺序装错了，没发现那个差错，一时心宽了，话也顺当了："生意太忙，不小心弄错了。"

"客人急，我们不能急；客人忙，我们不能忙。"方子和趁机开导他，"一急一忙，就难免出差错；一出差错，就会影响我们店的声誉！"

管事一听三老板的口气，就赶忙喝令小伙计快去把篓子重新装过。

小伙计如遇大赦。急忙跑到装货的篓子前把较重的东西拿开，找出那包茶叶放在上面，而且故意把标明“西湖龙井”的红字朝下放，以免三老板和管事的看出问题。

也是运道不好，方子和刚要转身走，忽然又觉得不太放心，他吩咐小伙计把茶叶打开，看看茶叶是否压碎。

小伙计一听，这下完了，只好硬着头皮把那包茶叶拿起来放在台子上，双手发抖地打开了茶叶。

茶叶一打开，方子和愣住了，客人明明要的是客尖，现在怎么变成了龙井？方子和的脸色变得难看了，指着茶叶问小伙计：“这是什么茶？”

管事的知道出了大纰漏，他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小伙计，喝道：“怎么回事，茶叶怎么变了样？”

方子和急忙止住管事的叫嚷，叫他和小伙计把篓子拿到里屋，把门关上，瞪着眼说：“你事先已经知道茶叶放错了？”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小伙计只好点头承认。

方子和仔仔细细地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和买龙井客人的相貌装束，断定这客人是个生客。他当即决定派一个能干的伙计，带着那个小伙计到各大客栈查找那位北方客人；同时关照店中伙计，留意若有客人来换茶叶，立即告知他。

一切安排好，方子和立刻禀告大老板孙逢泰。

孙逢泰听了方子和的报告，脸上顿时涌起了寒霜，但他没有立即表示意见，只是一面装烟，一面吹弄“纸媒子”。等他“咕噜噜”

把一袋烟吸完时，提起烟管，用熟练的动作吹掉烟灰，才开口说道："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伙计们，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让客人看货，做的就是这个信用，这种错误一年如果发生二三回，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得换招牌了。我们这块招牌要靠大家齐心协力，不能有一点漏洞，我看我们要全面留心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疏漏的地方。"

"是"，方子和恭敬地答道，"我马上去办。"

"其实这种事在表面上查看，并不是治本的办法。"孙逢泰神色严肃地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伙计了解货真价实的重要性，打心眼里生出敬业、诚实的精神，才能保证我们的店誉。至于那个小后生，说什么也不能用了。假若他家境困难，多给他几两银子就是了。我们要让伙计们知道，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欺瞒的行为绝不宽恕。"

方子和听完大老板的训诫，刚要转身离去，只见那个派去查访的伙计急步走进来，说："那个客人找到了！"

方子和听了十分高兴，立即笑着说："我马上去看他。"

"不！"孙逢泰做了个阻止的手势，"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你去替我选一斤上等的龙井，给我带去！"

一会儿，方子和拿来茶叶，派人备好轿子，由原先出去查访的那个伙计陪着，孙逢泰亲自到了李之安住的全阊客栈。

李之安听了，倒感到不好意思，他连连说："这么点小事，怎么敢劳驾您孙老板亲自跑一趟？其实贵号的客尖也是上品，并不比龙井便宜，我也并不吃亏。"

"话不是这么说，"孙逢泰的态度相当认真，"李先生指名要龙井，一定有特别的用途，如果回到家里发现不是龙井，岂不误了您的正事，这是一。其次客人要龙井，我们包的是客尖，不管价格贵贱，总是我们欺骗了客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我亲自登门道歉，也觉得无法弥补我们的过失。"

"贵号如此重视信用，难怪'孙春阳'三个字名满大江南北了。"李之安由衷地叹服，"其实这种无心之过是在所难免的。"

"无心之过，或有心之过，这是很难分辨的。"孙逢泰苦笑说，"遇到象李先生这样的好客人，懂得茶的品级，自然不会以为我们是有心欺骗，如果遇

换妻

陕西　杨春清　改编

从前，彭城县有两个姓马的，一个叫马孤驴，七十一岁，是个靠放债为生出了名的“钱爪子”；一个叫马顺喜，年方二十岁，是个以种田过活的忠厚本分人。这两个姓马的如今都是光棍一条。

这一天，两个光棍赶着毛驴，朝滕县奔去。干啥？都是去找远近闻名的花氏媒婆。

说起花氏媒婆，你别看她三十好几打单身，可是个今日给张家搭桥，明日给

上一个不懂茶的客人，一看货物不对，就会嚷出去，说不定现在全苏州城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不管是有心无心，这种错误都不许发生。”这时孙逢泰把带来的茶叶送到李之安手上。

李之安一边说：“真是太劳大驾了！”一边站了起来，“我去把那包客尖拿来，一事不烦二主，就麻烦您自己带回去好了。”

“不，”孙逢泰一把拉住李之安的手，“那包客尖您留着用吧；就算敝号对您表示的一份歉意。”

“这怎么可以？”李之安执意不肯要，孙逢泰则执意要送，两人推让好一会，最后李之安在“却之不恭”的情形下，把那包茶叶留了下来。

茶叶风波总算过去了，然而通过这一“小事”，“孙春阳”的伙计们更加小心认真经营，不敢有一丝疏忽，“孙春阳”的牌子越来越响了。

（题图、插图：姜建忠）

李家牵线，游东家，串西家，脚不歇，嘴不闲的大忙人。

这天黄昏，花媒婆见一位白面后生进了屋，忙起身让座道："这位相公贵姓，贵客赏脸登俺这陋屋寒门，不知有何贵干？"

白面后生拱手道："小生姓马名顺喜，年方二十，家住彭城蛤蟆集，今日来到贵府，请大婶为我选偶联姻，事成之后，定当重谢。"

花媒婆稍一皱眉，把巴掌一拍："嗨，该你相公走这桃花运！本城十字街头，有一家姓刘的女子，父母双亡，跟着婶娘过活，芳名二姐，今年正好二八有一，聪明伶俐，花容月貌，正好与你成双捉对。你稍坐片刻，待我将她唤来，你们当面锣，对面鼓，能敲得拢，你领人便是了。"

马顺喜说："如此当好，你去领人，我在此等着。"

过了一个时辰，花媒婆带了刘二姐进来了。马顺喜抬眼一看那女子：鹅蛋脸脸颊红润，尖下巴适称均匀，丹凤眼脉脉含情，柳叶眉淡淡入鬓，樱桃口唇如朱砂，两酒窝妩媚动人。马顺喜看得心花怒放。

刘二姐用眼角偷偷一瞧堂上坐着的后生，只见他白净面皮，方方正正，浓眉大眼，目光炯炯，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心里暗自欢喜。

马顺喜和刘二姐虽没来言去语，各自都已钟情。花媒婆见事已水到渠成，便说："你们都没二心，我就斗胆作个主，马相公，你付纹银十两，刘家二姐回家收拾一番，明天是吉日，天亮前来这里，领人就是了。"刘二姐听了，两腮焕彩，低头不语。马顺喜当下取出银子十两，放在桌上，告辞花媒婆，回客店去了。

第二天一早，鸡叫第二遍，马顺喜便牵着毛驴来到花媒婆家，见那女子头顶盖头，早已在此等候，不胜欢喜地将那女子扶上毛驴。花媒婆将马顺喜拉在一旁，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片，递给马顺喜，悄声说："这是你们二人的婚书押单，你且带上，有此为证，免得路上别人盘问不好交待。"

马顺喜接过婚书押单，随手揣进怀里，辞别了花媒婆，鞭子一扫，"嗨儿！驾！"赶了毛驴，上路走了。

马顺喜一路上，好不欢喜！紧赶慢赶，一口气走了几十里。看看天色已经大亮，便说道："娘子，咱们摸黑走了几十里路，现已天亮，咱们歇一会

儿再走吧，让我搀你下来。”

新娘子下来后，马顺喜扶她坐下后，心想：昨晚上，油灯下见娘子如花似玉，好一个婵娟！如今城也出了，天也亮了，来在这荒野之中，我何不揭下蒙头红绫，看个仔细。想到这，便道：“小娘子，你顶着盖头，行路甚是不便，待我与你取下如何？”边说边伸手去揭。谁知这一揭，马顺喜大吃一惊！只见面前坐着一个头发花白，老皮老脸的老太婆。

马顺喜一时惊得张嘴结舌：“你你……你是谁？”“相公，我是好人哪！”“好人怎么会冒充我家娘子？”“唉，说来话长啊……”

原来昨晚马顺喜走后不久，马孤驴便进了花氏家门。正好与出门回家的刘二姐两碰头。马孤驴瞪着鱼眼珠子，美美地盯了刘二姐几眼，才收回眼珠子坐了下来。几句寒暄话说罢，马孤驴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花媒婆道：“城西有一寡妇潘氏。今年四十多岁，托我为她找个主儿。潘氏手巧心好，赛过‘春不老’，我看你们正好般配。”

马孤驴指着门外说：“刚才那位小娘子是何人？找你何事？”

“人家刚才与一位相公说成，明早就领走了。”

马孤驴一听，十分懊悔，他略一沉思，从怀中掏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道：“请大姐笑纳，如能将刚才那位说于我，事成之后，决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花媒婆她嘴一撇道：“不行不行，你也不看看你这一大把年纪，十两银子，只能给你说个老寡妇，人家愿不愿，还不一定呢。”

马孤驴听话听音，便又从怀中摸出二十两银子，放在桌上。

花氏媒婆见了一大堆白花花的银锭，如何不动心火？她眉头一展说：“既是你对她一片痴情，我也不好伤了你的心。我看，只好这样了……”于是低声悄语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马孤驴连连点头，大腿一拍道：“妙哉，妙哉。那就劳你费心了。”

花媒婆悄悄对马孤驴说的是李代桃僵之计。正好有个潘家寡妇，无依无靠。加之滕县大旱荒年，百般无奈，便找花媒婆好歹给她找个主。花媒婆受了马孤驴重金收买，就一逼二哄叫潘寡妇半夜跟马顺喜上了路。

马顺喜听到这里，气愤地说：“有婚书押单在我这里，他就是跑到天边，

我也要将人要回来！”

潘寡妇问：“真有婚书押单在吗？”

马顺喜从怀中取出，展开道：“这就是。”谁知一念，立即大叫：“上当受骗了！我要去告她花媒婆！”原来那婚书上写的是“滕县城西潘氏，年五十岁，经中人花氏作保，以十两银子卖与彭城马姓为妻……”

潘寡妇说：“那花媒婆是个无利不夺的女恶棍，婚书已换，你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过她，官司咋能打赢？”

马顺喜一气之下，就要撕手中的婚书押单，潘氏道：“这婚书你也千万撕不得，你这么一撕，以后什么也说不清了。你将它给我，待老身与你保管。”说着，接过押单，揣到怀里。

马顺喜自叹倒霉，潘氏在一旁也是伤心落泪。马顺喜可怜老人命苦，便拿出一串子铜钱说：“老人家不必啼哭，我马顺喜自认霉气就是了。这里还有一千大钱，你拿回家度日去吧！”

“唉，好心的相公，老身如今是无家可归之人了。回去也是要饿死的。既然你不带我离开这个灾难地方，我只有一死。”说着，就朝一块大青石撞去。

马顺喜眼尖手快，一把扶住了老人：“老人家，死不得！死不得呀！”“我若不死，何处存身？”

马顺喜“这，这，这”了半晌，便道：“老人家，我马顺喜从小失去亲娘，您又无儿无女，您就做我的干娘，随我回家，互相照料，我将您养老送终如何？”说着，“扑通”朝潘氏面前一跪，甜甜地叫了一声：“妈，受儿一拜。”这一声“妈”叫得潘氏的抬头纹都展开了。她急忙伸出双手扶起马顺喜说：“儿呀，快快起来。”就这样，干娘干儿，母子二人又继续朝前赶路。

他俩走了一程，来到了淤泥河边，见一女子骑着驴陷进了泥坑里。马顺喜急忙搬来了一大堆石头、干土块，填坑垫脚，扶着那女子上了河坎，又将驴拽了上来。

那女子扯了盖头，正要行礼给马顺喜道谢。马顺喜一眼便认出了这女子正是自己要寻的娘子，便惊奇地说：“你，你不是刘二姐吗？”

那女子果然是刘二姐，此时她也认出了救自己出坑的相公，就是昨晚

相亲的后生，顿时喜出望外。

刘二姐怎么会陷到这淤泥河来的？原来马孤驴冒充马顺喜把刘二姐骗上路，很快也出了滕县城，摸黑走了几十里路，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便拉住毛驴，要刘二姐下来歇一会儿再走。

刘二姐跳下驴，取下红盖头，一看昨晚相亲的那位英俊小伙子，变成了干瘦如柴的白胡子老汉，吃惊地叫道："啊？你、你是何人？"

"哈哈，实话告诉你。我看你年轻貌美，给了花媒婆三十两银子，将你买了下来。你那年轻的相公么，他只有十两银子，只配买我的那老奶奶回去。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呀。"

听了这话，刘二姐气得号啕大哭。

马孤驴上前劝道："小娘子，别哭坏了身子。常言道：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再哭也没用，随我回家去吧！""我不去！""咦，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抱着走！我花了三十两白花花的银子将你买下，你就得乖乖地跟我回家去！"

刘二姐只是坐在那里不起身，一个劲地哭天哭地。

马孤驴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唉，你别看我胡子一大把，保险叫你吃不了亏。我的房多地多家产多，吃不愁来穿不愁。你甭看咱家大儿四十九，二儿四十七，只要咱们拜花堂，他们谁敢把你不叫娘？来来来，快骑上驴，咱们回家吧！"说着就去拉刘二姐的水袖。刘二姐一头站起，猛一摔膀子，把个马孤驴放了个仰脸朝天，马孤驴疼得恼羞成怒："小贱人！你别瞎子吃鸡蛋——不认黄！老爷子有这婚书押单在手，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我姓马的人。走！"刘二姐终究是个弱女子，经不住马孤驴连拉带拖，被逼上了毛驴。

马孤驴举起鞭子，"叭！叭！"狠劲儿朝驴屁子抽去！毛驴子怕挨打受疼，蹶起屁股就朝前奔。没跑好远，只听"扑通"一声，嗨，偏偏儿就遇上个端端儿，驴子陷进了淤泥坑里。

马孤驴见驴子掉进了烂泥坑，自己也不敢冒险上前去拉驴，眼看着驴蹄越陷越深，急得他搓手跺脚，没了主意。

刘二姐这时，就象姜子牙钓鱼——稳坐钓鱼台。见马孤驴这阵儿的狼

狈相，又好气，又好笑。冲着马孤驴嚷道："你快去前边庄子上喊个人来帮个忙，救我出这泥坑。"马孤驴叫刘二姐把蒙头红子盖上。就去找人了。

马顺喜听了刘二姐的诉述，也把一夜之间，阴错阳差发生的事，咋来怎去地说了一遍。刘二姐这才知道马相公已将潘寡妇认做了干娘。心里暗自想道：昨晚上爱他好相貌，现在才知他心肠更好。便上前大胆地说道："相公呀，你若不嫌奴貌丑，我愿跟你回家去！"

马顺喜说："哎呀，这可使不得！你的婚书现在马孤驴手里，他若到官府去告状，你我定要吃亏。"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被这老坏蛋带走嘛？"

"这，这，这……"

潘氏在一旁已将两个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便道："儿啊，你二人郎才女貌，才是真正的一对好夫妻。你将小姐带走吧，我在这里对付这老贼。"

"娘啊，倘若马孤驴对你下毒手，如何是好呀？"

"我儿只管放心，这肉头财主不过仗着手里有些银钱，量他不敢怎样于我。"

马顺喜又道："娘啊，儿给您说句贴己话，他待您好了便罢，他若待您不好，您就是我的亲娘，咱三人一块过活，我二人一日三餐，端上送下，养老送终！"

潘氏听了感动得滚出了泪花花。

这时，刘二姐慌张地叫道："哎呀，不好，那老东西来了。咱们快走！"

马顺喜牵过自己的毛驴，扶刘二姐绕道而去。

再说马孤驴，跑了半天，没找见人，又折转来，不见了刘二姐，气得冲着潘氏破口大骂。

潘氏说:“姓马的,你听我说,你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人家两人才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咱们两个将就将就算了。”

“不行,我花钱买人,岂能由她而去!”说着,马孤驴掏出婚书押单一扬,“有这婚书押单,她走到天边地角,也是我姓马的人!”

“啊?你也有婚书押单?”

马孤驴展开念道:“你听着:滕县城里刘二姐,年一十七岁,经中人花氏作保,卖银三十两,与彭城马姓为妻。”

潘氏一听,便说:“我不信你这婚书是真的!”

马孤驴把婚书摔在潘氏身边说:“白纸黑字,难道有假不成!”

潘氏拾起来翻来倒去看了看,叠好递给马孤驴,叹了一口气道:“唉,如此看来,咱们是做不成夫妻了。”

“哼!还是找你那一位去吧!”

潘氏站起来说:“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正要抬脚迈腿,马孤驴拦住道:“甭急,要追咱们一块儿去追。”说罢,硬逼着潘氏骑上驴,马孤驴抄起鞭,紧打快赶撵了上去。

不到一个时辰,马孤驴和马顺喜便碰了头。

马孤驴吼道:“你还我的小娘子!”说着,袖子一挽,过去就要牵刘二姐坐的毛驴。

刘二姐一见着了慌,便大声呼叫起来:“救命呀,有强盗抢人哪!”

事情也就巧得很,正好县衙门的一个班头,打这里经过,听见呼救,急忙过来问:“强盗在哪里?”

马顺喜指着马孤驴说:“这老东西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人!”

马孤驴说:“班头大哥,你来得好,这小子把我花了三十两银子买的新娘子换走啦!你说可恼不可恼?”

班头看了刘二姐和潘氏

两眼，朝马顺喜说道："这位小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你跟小娘子配上正合适，干嘛要换人家的老娘子？"

马孤驴一听，便说："不是不是，是他用老娘子换走了我的小娘子。"

马顺喜争辩说："是他用老娘子换走了我的小娘子。"

班头这下听明白了，便冲着马孤驴说："有道是金娃配银娃，老葫芦配老南瓜。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买人家十来岁个黄花闺女，损的是什么德哟，你！"

马孤驴生气地说："你们别看我老虎没发威，把我当猫欺！我有钱，想买多大的就买多大的，有婚书押单为凭，怎么着？"

潘氏背着班头和马孤驴，将自己怀中的婚书押单递给马顺喜后，说："老东西，你别咋咋唬唬的，你有人家也有！"

班头从马孤驴手里接过婚书一看，冲着马孤驴说："你这个不识相的老家伙，明明是你换人家的妻子。你听这婚书：滕县潘氏，年五十岁，经中人花氏作保，以十两银子卖与彭城马姓为妻。白纸黑字，岂能瞒人！"

马孤驴一听，呃，怎么内容变了？马孤驴从班头手中夺过婚书一看，忽然醒悟过来："好啊！原来是你个老妖婆捣的鬼！你，你别城门楼上敲家什，响（想）得美！我，我不要你，你给我滚！"

"哼！你想要我，我还不跟你哩！"

这时，猛听得"当！当！当！"三声锣响。班头从马孤驴手中一把夺过婚书说："我家老爷来了。不管谁是红脸冠子，还是白脸尖子，到俺老爷大堂上去分个牙短舌头长！俺老爷是个清官。"

马孤驴这时急了，便掏出一串子钱，一边暗向班头递钱，一边说："嘿嘿，班头大哥，你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

班头说："你少来这一套！我看你分明是想拐人家这位小大姐，做贼心虚！"说着，便用铁链子将马孤驴套上，"走，见老爷去！"

哎，这时你再看那马孤驴，油条泡到开水里——软了。

（根据传统喜剧《马孤驴换妻》改编）

（题图、插图：裴向春）

老实勿吃亏

浙江　王建华　张永春

红星翻砂厂里有个青工叫石普生，他无论身材、相貌、脾性，爱好都没啥特别，只有一个特点：老实得出奇。

怎么老实法呢？今天且不说他当年招工上调时拣了个最没人肯干的烧开水活儿；也不说有趟评先进，大家提了他的名，他却蹦了起来，涨红了脸孔，坚持勾掉自己名字；单说说他的罗曼史。

石普生老实得这副模样，旁边却急坏了一个人。啥人？他的姆妈。他姆妈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可是儿子却老实得见了姑娘就脸红，如今年纪长到二十八岁，还没有半个女朋友。真是锅子里不滚汤锅滚，普生倒没啥，可他妈却为儿子的对象着了忙。她东托西托，结果托到了前街的黄妈。

黄妈是个出名的“刀子嘴，豆腐心”的热心人，听普生妈一说，两片焦黄的嘴唇皮一翻，喷出股烟气，说：“你尽管放心，给普生找对象，包在我身上。不出一个礼拜，一定给你送个媳妇上门。”

果然，一个礼拜后的晚上，神通广大的黄妈就安排石普生和一个姑娘在公园里会面了。这种约会，石普生可是有生以来头一遭，他红着脸，低着头，连姑娘是个啥长相也不敢看。那姑娘倒很老练，她大大方方，朝石普生旁边一坐，掏出一块小手绢，起劲扇动着。这一扇，顿时，一股浓得呛鼻的“美加净”香气直钻石普生的鼻孔。石普生的心立即“哒哒”象只起动的马达，一阵阵加速，舌头好象打了结，才一歇工夫，额头上就开始渗出汗珠了。

“哎，你为啥不说话呀？”姑娘开始提问题了，声音象唱歌一样好听。

"我……我……"石普生嘴巴一张一张，却发不出声音。为啥？原来临来时，黄妈千关照万关照，万一约会时姑娘提出各种问题时，千万不能太老实，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去，尤其是你那"工资三十七，工种烧开水，屋里十平方.姆妈没工作"千万不要露出来。当时石普生听了，马上反对说："为啥不要太老实呢？"黄妈一拍大腿说："哎呀，你真是老实得不转弯，告诉你，这是经验，不信问问你姆妈。"可怜的普生姆妈为了解决儿子的婚姻大事，能说不是，能不点头吗？姆妈这样一点头，倒把普生弄得迷迷糊糊了。因为做人的根本就是老实，这是姆妈一直挂在嘴边的。怎么今天她也点头承认"谈恋爱不可太老实"？大概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所以，"老实"、"不要太老实"这些话，一直在他脑子里打着架。现在被这姑娘一问，起先支支吾吾，后转念一想：若谈成功了，我就要同她生活一辈子的，怎么能说谎话呢？因此话语在喉咙口憋了半天，牙一咬，脚一蹬，索性来了个竹筒倒黄豆："我，我说老实话……我坦白……"接着就把"工资三十七"、"工种烧开水"、"屋里十平方"、"姆妈没工作"的"底牌"全部抛了出来。他低着头，一口气说完，壮起胆子，想看看姑娘啥反应。哪晓得，抬头一看，"美加净"已没了影子。

第二天，石普生还没起床，黄妈急匆匆地赶来了。石普生揉揉眼睛问："黄妈，那姑娘为啥不声不响地走了？"黄妈拍着巴掌跳着脚："你还有脸问我，你先问问自己都乱七八糟地讲了点啥？"普生说："我讲的全是老实话，一点也没胡编呀！"黄妈一声冷笑："你道姑娘为啥跑掉？她埋怨我说给她介绍了个十三点。"啊？！石普生听了气得差点没昏过去。黄妈见普生呆笃笃地不说话，就开导带着埋怨说："普生呀，老实不是不好，但要讲个灵活性，不可过了头，过头就吃亏。哎，你为啥说你的工资只有三十七呢？连奖金、夜班费、岗位营养、七金八费一塌刮子你每月收入不是也有七十三吗？你为啥说屋里只有十平方呢？你家不是马上要拆迁分到一个带阳台的中套吗？你为啥讲你姆妈没工作没劳保？不是过几天要去街道食堂做临时工了吗？你为啥要讲自己烧开水的？你不好讲讲自己在电大学习吗？你呀，对象给你吓跑，我这个介绍人给你气饱。唉！"石普生姆妈一听姑娘是被自己儿子气跑的，因求媳心切，不分青红皂白，也是一顿埋怨，说到伤心

处，竟眼圈一红，老泪纵横了。石普生是个孝顺儿子，见姆妈流泪自然不敢顶嘴，只有低头不响了。黄妈见普生不敢响，立即趁热打铁进行了一番劝导点化："你脑子要灵清，介绍介绍，第一印象顶重要。你一定要学会扬长避短。啥叫扬长避短？就是先拣好的讲，等两人感情深了，再亮底牌。即使对方追问你当初为啥勿讲？你就说，因为我太喜欢你，怕吹掉了失去你，所以才不忍心告诉你的。这样说，女方保险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的。懂不懂？"

听了黄妈一番话，石普生心中暗想：唉，谈恋爱果真难呀！

没过一礼拜，黄妈又给普生介绍了第二个对象。为吸取上次教训，黄妈按照社会上最通行的谈恋爱所关心的十大问题，作了标准答案，特地给普生写了一张单子，要普生统统背熟。在姆妈的逼迫下，普生没办法，只好违心地背了起来。第一个问题：你屋里条件怎么样？答：本人工资总共七十三元，住房是个中套连阳台……石普生一边背一边心里想：真罪过，这比参加电大全国统考还要难熬啊。

约会还在老地方。这一次，石普生稍微有点经验，胆子也大了点，他瞟了对方一眼，又低下个脑袋坐着不响了。这一眼看下来的感觉，只觉得对方象个花花绿绿的"洋娃娃"。这位"洋娃娃"比上次那位"美加净"更开放。她挨着普生身旁一坐定，就单刀直入开始了实质性的"提问"："听黄妈讲，你家里条件蛮好，对哦？"石普生一听，哎唷，这断命的"口试"马上就开始哉，连预备铃都不打呀。不过，这第一个问题刚刚背过，刚想开口背，一转念，不对。这一背出口，不就是欺骗这位"洋娃娃"了吗？不背吧，又怕再吹掉。心里在犹豫，嘴里翻跟斗，"嗯，嗯，嗯——咳！"假装咳嗽想掩饰过去。哪知，"洋娃娃"听他嘴里"嗯"了，紧接着又问："有几只脚呀？"普生一听几只脚？这问题好象黄妈单子上没写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心里一急，脑子就混了；脑子一混，刚才背得滚瓜烂熟的答题，马上变得疙里疙瘩，颠三倒四了："……本人工资中套有阳台，住房是七十三块连奖金……脚，脚，我两只脚，加上我妈总共四只脚。"天呀，连他自己也不晓得背了点啥？他想说假话实在太难呀！他牙一咬，心一横，又对这姑娘来了个竹筒倒黄豆："哦，对不起。我老实同你说，黄妈开的这张单子，我实在背不出。我家的实际

情况是……”他一五一十简要一讲。等他讲完，那“洋娃娃”人倒没跑掉，只是脸孔上晴转多云又转暴风雨了，只听她“哇哇”一声高叫：“欺骗我，欺骗我！”普生急得立起身，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我说的全是实话！”“哎呀，不是，不是！同你缠不清！哇——”说罢一扭腰身，双手捂脸跑掉了。

不到半个月，接连吹掉两个对象，消息一传开，厂里立刻议论纷纷，风言风语，劈头盖脑而来：普生老实过了头，好比时钟敲过头；这种人，一辈子别想讨老婆！石普生两只耳朵灌满了这些东西，直觉得头重得要命，回到家里更受不了，他姆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罗里罗嗦没个完。那黄妈更是三日两头找上门；又是训导又是传教，一连串的话语赛过迷魂汤，弄得石普生头昏脑胀心里乱。

又过了一星期，黄妈居然又给普生介绍了一个在报社里工作的姑娘。约会地点依旧老地方。这次约会前，黄妈和他姆妈“预防针”一直打到把普生送上去公园的交通车。

普生匆匆赶到时，那姑娘早已等在那里了。只见她长得匀称端庄，鹅蛋脸，短头发，一套蓝布衣裙，显得朴素大方。石普生远远一望见这姑娘，心就怦怦跳起来，脸孔一下红起来。为啥？因为他这次是下了决心，一定照黄妈的话办了，可是，一见这姑娘，他那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又动摇了，他觉得怎么好去骗人家！因此，脑袋里又打开了架。而且，这一次架打得比上次都更激烈。就在这思想矛盾的紧要时刻，脑袋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扬长避短。石普生想到这里，坍掉的决心又象碎砖头一样重新垒了起来。两个人开始东拉西扯地谈了起来。谈了没几句，这姑娘问：“小石，你家中有几口人呀？”石普生一听，心想：哦，

提问开始了。于是，他硬着头皮，抖着嘴唇，开始了自出娘胎的头一次谎话："嗯，嗯，只有一个姆妈。哦，有工作的。哎，哎，是临时工，将来会转正的。住房还可以，中，中套有阳台，不过，不过……"当他把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好不容易说完，早已是面孔通红，双手冰凉，头上冒汗，再也不敢抬头。只听对方说："我们沿湖走走吧。"

看样子头一关过去了。照理说，石普生应该欣喜若狂，他终于和"对象"并肩在湖边散步了，可是不晓得为啥，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反而心情沉重，每走一步都好象踏在刀尖上一样。一息息来到公园门口，姑娘很有礼貌地说："明天我还要上早班，要早点回家了。再见！"

石普生痴呆呆地望着这"蓝衣裙"姑娘消失在夜幕之中。突然他一拍脑袋："哎呀，忘记问了，下次在什么地点再会面呢？"要想追，又一想，还是去问黄妈罢。

谁知，还没等普生去向黄妈打听，这姑娘就寄来一封"内详"的信。普生捧着这封信，赶紧躲到房间里，拆开读了起来：

小石同志：

我认为爱情的第一基础是诚实。我同意相约见面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你厂许多人讲你是老实出了名的。可是，恕我直言，昨晚你的谈话使我大为失望。因为第一次见面你就对我说了谎。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呢？……我不敢想象。再说，你所谈的那十大问题，并不是我真正的关心所在。

我考虑再三，请允许我说：我俩没必要再见面了。

看到这里，石普生真好比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呆呆地愣了个把钟头，终于熬不住，"哇"地一声扑在床上哭将起来。他懊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可是怪谁呢？只能怪自己。为什么要说谎话？！他不能原谅自己，他羞愧难过，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经过几天几夜的痛苦思想斗争，他觉得事情虽无可挽回，但自己可以现身说法，给同辈人以启发、告诫，于是，决定将自己三找对象的经过写成文章投寄给《青年报》。为此，他每夜趴在台灯旁写呀

写，写到伤心处，悔一阵，哭一场，真是句句悔，字字泪呀！最后他写道：

我现在回想，一点都不悔“美加净”和“洋娃娃”的不辞而别，因为她们也许压根儿就不是找对象，而是找条件。我最悔的是对那位可爱的“蓝衣裙”说了那么多庸俗的话，辜负了她的真挚感情，尽管我今后绝不会再干此类蠢事了，但是，世上毕竟没有后悔药啊……

石普生稿子寄出两个礼拜，收到了报社的回信，信上说：

小石同志：

稿子有真情实感很动人，准备刊用。不过，你也不必太伤感，我相信那位“蓝衣裙”会谅解你的。

顺便寄上电影票一张，希望能来看。片名是《爱情呀，你姓什么？》

石普生读着信，发觉这信上的字体有点面熟，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翻出上次“蓝衣裙”姑娘那一封信。一对笔迹，完全相同。石普生虽然头一次谈恋爱，但也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高兴得想笑，可是笑声倒没出来，眼泪却抢了先。

这样一来，石普生厂里又议论开了：“嘿，老实到底勿吃亏！”

（题图、插图：翟念卫）

偷盗的绝招

湖南　孙新华

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名叫朱二疤，平时不务正业，从小就有些偷鸡摸狗，只是“未得真传，不成大器”。

这天，他去王村钓鱼，拾得一本书，没书名，没作者，是手抄本，已十分陈旧，少说也有百多年历史了。他想：这可能是古代哪位大文人的手迹。他欣喜地回到家中，翻开书仔细一瞧：天哪！原来是一本“贼书”！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偷盗的各种技能，就连如何布设现场，如何引“鱼”上钩，作案时被人发觉应如何躲避等也介绍得清清楚楚。只是尾页被人撕去了，大概是真正的“绝招”吧？不过这没关系，就凭书中现有的招数，他满可以毫无顾虑地打家劫舍了。于是，他先从“理论”入手，又悄悄地实践了几次，果真没出什么差错，贼心贼胆也越来越大。

一天，他听人说，王村杨婆家有的是“肥水”。他想：书是王村捡来的，那里该没潜藏“贼行高手”吧？虽然有些惶恐，但还是去了。他按书中所写，事先前往探察。这杨婆家除杨婆外，就只有她的老伴王佬倌与一个四岁的孙子胖胖。他想这家决不是什么“盗行高手”。不过，万事以慎重为先，他又把书看了一遍。书中有这样一番交待：被盗家如有幼童，案前应在床柜上放一、两件玩物或糖果一类的东西。因幼童大多半夜好哭，恐家长抱

下床逗哄。书中还有交待：有幼童者，作案前最好潜在床下，因幼童喜夜间拉尿，恐开房门或寻马桶遇着。此外，根据此房屋及家具的摆设，书中特别强调：需得打洞进屋！

朱二疤打洞进屋后就藏在床肚里。二更刚过，杨婆抱着胖胖上床了；不一会，王佬倌也上了床。二位老人和小孙孙逗玩了好一会，才慢慢地发出了鼾声。朱二疤这才轻轻转动了身子，准备匍匐着爬出来。谁知他刚一动，胖胖突然哭了起来，杨婆正睡得迷迷糊糊，被哭声闹醒了，抱怨说："怕是鬼找着了你，半夜还淘人。"说罢拉开电灯，忽然，她看见床柜上放有两粒糖果，一块饼干。杨婆也没有细想这是哪来的，随手拿了一块递给胖胖。这一招确实很灵，胖胖吃着饼干，不哭了。屋里又重归于静；慢慢的，鼾声又交替而起。朱二疤暗自欢喜，刚要爬出床行事，哪知王佬倌说梦话，一脚把胖胖蹬疼了，又哭了起来。杨婆又被吵醒了。她说了些抱怨话，拉开电灯，拿一颗糖果给胖胖，谁知胖胖不要，一手将糖摔在了床下。杨婆一边嘟哝着，一边起床，想把糖果拾起来。朱二疤觉得大事不妙，赶紧按照贼书上说的"只需把糖果塞在下床者的鞋内"行事。杨婆果然上了当，她见糖在鞋内，就用脚勾起鞋，拿出了糖果。不过，她觉得这事蛮有意思，拍了一下胖胖的屁股，说："这准头，好上少林寺学飞镖。"这时王佬倌醒了，他开玩笑地说："怎么，你想学少林功夫？""你这老鬼，谁说我了，我是说胖胖……"于是，她将刚才的事说了出来。这一说不要紧，王佬倌翻身而起，大声说："不好了，有贼，快拿手电来！"

朱二疤大惊失色，料定今天遇着了对头，不过，他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又按照贼书上说的解招，溜出洞口，来到厨房，揭开缸盖；他入得缸中，用瓜瓢盖头；矮身将缸盖再盖上。这等招法谁能识得破？

王佬倌在室内查看了现场，又闭眼思索了片刻，突然，他一拍大腿，大步"噔噔"进入灶房，四处打量一番，一手将缸盖揭开，用力按住瓜瓢，喝道："狗贼，你居然偷到了我的头上！"朱二疤被水憋得透不过气来，想挣扎着伸出头。哪知王佬倌臂力过人，如泰山压顶，哪能动得半分。朱二疤想：这老儿定是那盗行高手。我若服他，说不定他会将贼书上撕掉了的绝招传授与我。想到此，他又按照贼书中说的，口内吹出无数个气泡，表示甘拜下风，

俯首待擒。

王佬倌真是行家，懂得他的意思，松手让他出了水缸。朱二疤双膝下跪，喊道："师父，怪徒儿有眼不识泰山，冒昧了师父。""狗屁！"王佬倌双眼一瞪，大声喝道，"我乃堂堂正正之人，哪是你的狗屁师父！"朱二疤哪里肯信？摇头笑着说："莫非师父不想收我做徒弟？你老既没为贼，又为何识得贼技？""叭！"王佬倌气得一耳光打在了朱二疤的脸上。

原来，这书是王佬倌家中的祖传之物。他家不知是那一代祖宗干过这种勾当，后改邪归正。为了告诫后人要行正果，才写此书，谁知竟将历次偷盗的往返经过也写了出来。王家后人也知此书有毒，但念它乃祖传之物，未曾毁掉。如今胖胖逐渐长大了，又天性顽皮，王佬倌怕他"返祖"，决心将书烧掉，谁知拿出后只上了趟厕所，竟被胖胖拿了出来……

朱二疤哪知这些。王佬倌也懒得向他解释，逼他交出了书。王佬倌一看，见后少了一页，喝道："老实讲，还有一页呢？"其实，他知道不是他撕了，因那上面写的是劝人醒世的话，对他来说，有何用场呢？只是看他有无悔罪的表现。谁知朱二疤又躬身一拜，说："老人家，我正差那一页，上面肯定是绝招。"王佬倌只差气炸肺，想了一想，又故作正经地说："既然你要学，我教你怎样？"朱二疤又磕了一个头："谢师父。""好，你听着！"王佬倌态度严肃地说：

不怕贼技强，老鼠被猫降；若问后一招，送你坐班房！

说罢，将书与朱二疤一同交到了公安局。

（题图、插图：裴向春）

棋手喂驴

山东　靖一民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一个名叫李自满的青年，爱好下象棋。他的棋艺高超，方圆几十里没有对手。他便洋洋得意，自认为天底下没有比自己棋艺更高的人了，就在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南来的让车”，下联是“北来的让马”，横批是“天下第一”。

一天，有一个白胡子老头骑着毛驴从门口路过，他看了看门联，不由轻轻一笑，从驴背上跳下来，“笃笃笃”敲了几下门。李自满闻声开门，见是个陌生老人，便问：“这位老者，来寒舍有何贵干？”

老人指着门联说：“从这幅门联上得知你棋艺不凡，老朽也喜欢下棋，想来领教一番，不知肯赏脸否？”

李自满听说有人要和他下棋，高兴地忙替老人把驴拴在院内一棵树上，把老人请到家中，在院内一张方桌前坐下，沏了杯好茶递给老人，然后边摆棋子边问：“你是南来的，还是北来的？”

老人说：“南来的。”

李自满从摆好的棋子里拿出一个“车”，说：“那好，我让你一个车。”

老人放下茶杯，理着胡子问：“咱来赌不？”

李自满说：“下棋不来赌，有啥意思？这样吧，咱二十块银元下一盘，你看怎样？”

“行！”老人答应着，便走开了棋子。没走几步，老人就输了。李自满孤傲地撇着嘴说：“棋艺这般低劣，也敢来与我较量，真不知天高地厚。快快把钱留下，回家哄你孙子玩去吧！”

老人也不恼火，陪着笑脸说："老朽本是个穷汉，身上也没带那么多钱。这样吧，我那头驴还能值几十块银元，就用它顶了吧！"

李自满一听，忙起身走到毛驴跟前，仔细打量了一番，见那毛驴骠头圆肚，牵到街上至少也能卖三十块银元，就满口答应了。送走了老人，他得意地牵着毛驴来到河边，替毛驴洗刷了一下身子，又牵回家用好料喂着，准备留着推磨用。

过了几天，那个老人又来了。一进门，他先掏出二十块银元放在桌子上说："上次俺输给你一头毛驴，也不知你是怎样赢俺的。这回咱再来，俺若输了，这二十块银元归你；俺若赢了，也不要你别的，把那头毛驴再还给俺，你看怎样？"

李自满看着老人那认真的样子，不觉好笑。心想：这人也真够犟的，输掉了毛驴还不死心，还想倾家荡产呀！也罢，俺再赢他一盘，免得他说俺是侥幸赢了一盘。于是，他便摆上棋子，从中取出个"车"说："这回我还让

你个'车',你先走吧!"

老人把那个"车"又摆到棋盘上,说:"光叫你让子儿也没意思,咱就这样走吧!"

李自满冷笑了笑,心不在焉地走起了棋子。谁知,没走几步,就输给了老人。老人笑着收起桌子上的银元,起身走到毛驴跟前,牵着毛驴就要走。李自满觉得这棋输得奇怪,便喊住老人问:"老人家,你的棋艺这么高,为何上次还输给我了呢?"

老人笑着说:"俺一个人出门在外做买卖,带着头毛驴不方便,想找个人先给喂几天,就送你家来了。"说完,便牵着毛驴走了。

李自满站在门口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不由地自言自语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题图、插图:裴向春)

上帝回敬十倍

甘肃　育乔　译

有一天,一个农夫来到教堂。他听见牧师在传道:"把最后的一切献给教堂吧。为此,上帝将回敬十倍的东西。"

农夫回到家里,把他听到的话告诉妻子,然后说:"我想,我们明天得把最后一头奶牛送到牧师那里。"

妻子对他说:"不知你今天是变得太精了,还是太傻了,反正我看你是糊涂了。"

农夫说:“既不精,又不傻。牧师说了,谁给上帝,上帝要还谁十倍的东西。就是说,我要是交一头奶牛,上帝要还十头。”

妻子说:“随你的便吧,可是当心别把孩子们饿死了。”

农夫想了又想,第二天早上还是把最后一头奶牛送到牧师那儿去了。回到家里,焦急地等着上帝还他十倍的东西。

一天,农夫看见十一头奶牛进了他的牲口圈。他跑出来,关上门,开始仔细察看,发觉其中有一头正是他送到牧师那儿的。农夫高兴极了,喜气洋洋地对妻子说:“你瞧,牧师的话应验了。”

过了不久,牧师的长工们跑来了,要农夫把奶牛交出来。农夫不交,他说:“礼拜天牧师亲口说了,上帝要还十倍的东西。我给牧师一头奶牛,现在我有十头新奶牛,第十一头原来就是我的。一头也不多嘛。”

长工们看到要不回来,就回去告诉牧师。牧师亲自登门,问农夫:“你还我的奶牛不还?”

农夫说:“我这儿没您的奶牛,只有上帝给我的奶牛。您礼拜天亲口说过,上帝还十倍的东西。我送到您那儿一头奶牛,现在我正好有十一头。”

牧师问农夫:“你还不还我的奶牛?”

农夫说:“你想让我把我的奶牛给你,是吗?”

牧师说:“好吧,我去法庭告你。”

古时候,法庭有一条规矩:谁先到法官那儿,谁就算打赢了官司。

农夫想着,怎样才能第一个先到法官那里。

为此,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化装成要饭的,头一天晚上来到法庭门口。法官一点也不怀疑,放他进去过夜。

到了半夜时分,他听到有人敲门。法官出来开门,让来人进了法庭。农夫听说话的声音,知道是牧师来了。他悄悄听他们说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农夫起来走到院里。开庭的时间就要到了。牧师幸灾乐祸地对农夫说:“现在你得还我的奶牛了。我第一个来到法官这里。”

农夫说:“不对,我是第一个。我昨天晚上已经来了。连法官同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就这样,牧师失掉十头奶牛,农夫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题图、插图:高传琳)

再砸他一下

安徽　柴樵　译

一个星期天上午，牧师告诉教堂里正在听讲道的会众，他们的教堂急需修理。有几个人站起来说，他们很乐意每人认捐五至十元作为必需的修理费用。但是这个城市里最富的人却坐在椅子上，毫无表示。

突然，一小块天花板落了下来，正巧砸在这个富人的头上，他马上站起来宣称他认捐十元。坐在后排的一个穷苦老头，抬头望着天花板，虔诚地祷告着："再砸他一下。啊，上帝！再砸他一下！"　　（题图：银昌）

*　　*　　*

自行车

江苏　朱良保　编译

边境检查站亨利，他的工作就是检查入境的车辆，检查是否有人向境内偷运走私品。

很长时间来，除了周末外，每天傍晚他都看见对面一个工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上绑了一大捆稻草，朝边境走过来。车子一入境，亨利就叫他停下，把稻草卸下来，然后亨利就十分仔细地检查这些稻草；接着，他把工人里里外外的口袋都查了一遍。他总希望在稻草中找到金、银或其他贵重物品，然而不管他检查得多么仔细，总是一无所获。他心里明白，这个人肯定在搞走私活动，却总吃不准在走私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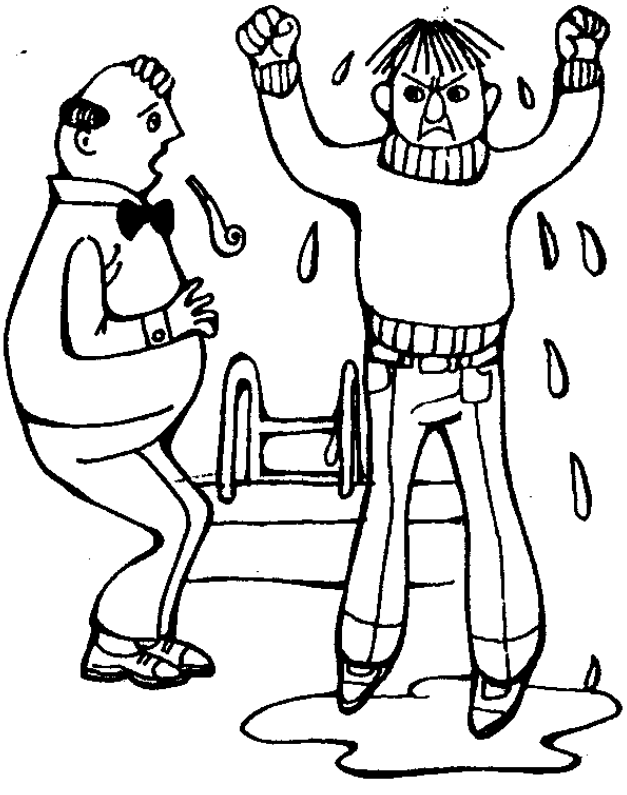
有一天傍晚，他照旧检查了这个人的稻草捆和口袋，然后对他说："听着，我知

道你运带走私品入境。你愿意告诉我走私品是什么吗?为何如此成功? 我年纪大了，今天是我的最后一班岗，明天我就退休了。假如你告诉我你在走私什么东西，我保证不告诉第二个人。”这个工人呆了一会，朝亨利露齿一笑，说:“自行车。”

（插图：张祛）

选 女 婿

广东 梁炽基 译



在美国休斯敦市，一位百万富翁召集全城的单身汉到他家里，当众宣布愿意将女儿嫁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并以自己的一半财产作嫁妆。单身汉们都眉开眼笑，但又不知道要具备什么条件。于是，百万富翁带领他们到自己的游泳池边。他打开放在游泳池边的大铁笼，将一只凶猛的狮子赶下水。然后对单身汉们说:“谁能首先迅速游到游泳池对岸，谁就是我的女婿。”

所有单身汉都面面相觑，因为谁都晓得：倘若在水中片刻准会被凶猛的狮子吃掉!

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单身汉跳进水里，迅猛地游到对岸。嘿，他安全上岸了! 那位百万富翁高兴地走到他面前祝贺:“小伙子，你真棒! 我想你一定很需要我女儿，是吗?”

“不!”这位单身汉横眉怒目，向其余单身汉扫视一眼，疾言厉色地说:“我需要的是想知道是哪个狗崽子把我推下水的!”

（插图：李群）

黑提箱的秘密

上海　明　钦　编译

在纽约郊外，有一家豪华的格利大饭店，在饭店底层的餐厅里，有两个医科大学学生在这儿做招待。一个名叫伊恩，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动作敏捷。另一个叫德利克，个儿稍矮些，长着一头浓密的自然卷曲着的红发，脸儿生得英俊。

这时，午餐即将开始，两个人紧张地忙着铺台布。他俩忙得大汗淋淋，可那个身子滚圆的领班，还瞪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俩，冲他俩大喊大叫。

一会儿，餐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伊恩和德利克来回奔忙着招待客人。德利克走到在靠墙的一张桌子边，向坐着的一位体态窈窕，楚楚动人的姑娘问道："小姐，您要些什么？"姑娘点了菜。又微笑着和他攀谈起来，姑娘那迷人的笑容，一下子便赢得了德利克的好感。他飞快地跑进了厨房，端起一盘子汤和菜朝外走来。不料这时有一对男女边谈边走，进入餐厅，一下子撞到德利克身上，盘子里的汤被打翻了，溅到了那女人的裙子上。

那个年轻女人立刻恼怒地尖叫起来："蠢货！你没长眼吗？该死的，我的裙子……"那个高个儿中年男人也大声喊："领班！领班在哪儿？"德利克吓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领班跑过来，低头哈腰赔不是："我万分抱歉，克罗那先生……"说着又讨好地想去帮那女人擦裙子上的污渍，却被高胖男人上去一把，把他推得老远。然后"哼"了一声，拉着那女人，气冲冲地离开了餐厅。

领班狠狠地瞪了德利克一眼，说："我去报告经理，马上请你回大学。"

午餐结束后，德利克沮丧地对伊恩说："现在领班大概去告状了，我就要失业了。"伊恩忿忿不平："是克罗那撞了你，我去找领班，我不怕他！"这时，领班向他们走过来："德利克，你这次很幸运，有位顾客替你说情，我饶了你，但下不为例。"领班说完，就走开了。德利克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一定是那位姑娘……"

912房间的风波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伊恩和德利克正在餐厅里穿梭般地来回忙着。领班急匆匆地过来对伊恩说："快，把咖啡送到912号房间，要快，克罗那先生不耐烦等待。"

伊恩赶紧端上咖啡，乘着旅馆服务员专用的小电梯，到了九楼，他轻轻地敲了敲912号的房门，便推门走了进去，看到克罗那和一个瘦长的男人坐在圆玻璃桌旁，正在打开一只放在桌上的黑皮箱。

克罗那看见伊恩进来，立刻沉下了脸说："我没说'进来'，马上给我滚出去，听到吗！"那个瘦男人慌慌张张地关上箱子。伊恩说："先生，我是给您送咖啡的。"谁知克罗那一听，大声吼叫起来："出去，出去！需要的时候，我会喊的。"

伊恩只得忍气吞声，端着咖啡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克罗那在里面叫："进来！"伊恩把咖啡放到桌上，但他发现那只黑皮箱不见了。伊恩放下咖啡，克罗那用手指着门，说："走开，这儿不需要你了。"

伊恩离开912房门，心里又气又感到蹊跷：那黑皮箱里究竟放的什么？他们为什么看到我那么慌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休息的时候，伊恩就把早晨遇到的事告诉了德利克，然后又说："我想去912房间找那个黑提箱，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些什么？"德利克一听，脸色

吓得苍白："你，你发疯了，克罗那是个非常凶狠的家伙，也许他是个黑手党，你要没命的。"

伊恩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当班，我穿上服务员的衣服，趁他们进餐厅进餐时，我就偷偷地潜进912号房间。你帮我看着电梯，如果发现他们上来，你就敲三下门。"

德利克迟疑了片刻，终于点头同意了。

晚上八点钟，伊恩和德利克拿着钥匙，乘电梯来到了九楼。

伊恩轻轻走到912号房门前，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一点声音；等了一会，他又敲了几下，仍然没有声音。他取出钥匙打开了门，一侧身溜到里面。房间里黑洞洞的，伊恩借着窗外反射进来的亮光，仔细地搜寻着房间的每个角落，但是没找到那个黑箱子。伊恩不死心，他慢慢向床头的小橱摸去，打开橱门一看，里面放着两只皮箱。伊恩紧张地迅速拿出一只箱子，放到地上，刚想把它打开。突然门"笃笃笃"响了起来。

伊恩听见敲门声，立即把箱子放进小橱，刚想出门，门外已传来"笃笃"皮鞋声，他紧张得一时却不知往哪儿躲才好，突然一阵风吹起了窗帘，伊恩一个箭步跃上窗子，爬到外面，又拉上了半扇窗帘。当他刚把窗关好，门"砰"地打开了。外面窗台很窄，风很大，吹得人几乎站不稳。伊恩闭上了眼睛，把身子紧紧地贴在玻璃上。

这时他听到里面克罗那嘶哑的说话声："今天晚上，我们要把箱子带到别墅去。"

"噢！亲爱的，让我们在这儿住几天吧！"那个女人娇滴滴地说，"再玩几天好吗，克罗那！"

“住嘴，多拉，”克罗那粗暴地说，“你想叫警察找到这里来吗？你想一辈子坐牢？”他一转身命令那个瘦男人，“拿上箱子，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到了别墅后再打电话给他们。今晚我们要乘飞机去……”“是先生。”瘦男人毕恭毕敬地回答着，转身去准备了。这时满脸不高兴的多拉，突然嚷道：“这屋子真热，简直象火炉，得有些清新的空气。”她边说边向窗子走来。伊恩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两只手抓紧了气窗的边缘。

多拉推开了一扇窗，当她想去开被窗帘遮着的另半扇时，突然一个黑影从窗外跳了进来。她尖叫一声，跌坐在地上。屋里的两个人一时也被惊懵了。伊恩爬起来，朝门口冲去，克罗那已醒悟过来，大声喊道：“抓住他！抓住他！”瘦个子急忙上前一把拖住伊恩，把他摔倒在地板上。克罗那又上前对准他的脸，狠揍两拳。

伊恩挣扎着喊：“让我走，我没做坏事。”克罗那用手枪顶住他的胸膛，低声喝道：“再喊，再喊就打死你。快说，你爬在窗外干什么？”

伊恩低声说：“我，我进来拿空杯子。”“哼！我们把杯子放在窗外？说，是谁派你来的！”

克罗那见伊恩不吭声，就和瘦男人小声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又朝伊恩走来。

“喂！起来，跟我们走，我不想揍你。”克罗那一把拖起伊恩，又皱着眉头对瘦男人说，“霍斯特，你走前面，多拉快跟上。”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在伊恩眼前一晃，“这枪可不是玩具。老实点！”接着他们一齐走出了房间。

德利克躲在电梯的附近，看到瘦个子男人提着两只皮箱走在前面，克罗那扶着伊恩走在中间，多拉跟在后面。

到了电梯跟前，克罗那按了下电钮，电梯正在往三十层楼送客。德利克转身飞快地往楼下跑去。等他奔到底层，见克罗那等人，已走出旅馆，扬长而去。

布兰奇别墅

德利克悄悄跟在他们后面，东拐西弯地穿过了好几条小街，来到一个

僻静的街道上，有一辆黑色的汽车正等在那儿。德利克赶紧躲在一个街角里，紧张地注意着。只见克罗那打开车门，把伊恩推了进去，然后对司机说："弗纳，布兰奇别墅，快开！""弗纳"是在哪儿呢？德利克焦急地想着，突然他想到应该注意汽车号码。但是还没等他看清，汽车早已扬起尘土，飞快地开走了。

德利克急匆匆地奔回旅馆。当他急急忙忙地穿过大厅时，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德利克抬头一看，原来是昨天为他说情的那个姑娘。"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姑娘微笑着问。看到他脸色苍白，她又关切地说："你被他们解雇了吗？"

"没有，"德利克摇摇头，"是我的朋友被绑架了，现在我必须去救他。"

"哦，我叫罗莎，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德利克把事情经过很快说了一遍，罗莎听着，表情十分严峻，她想了想说："情况我们还了解得不够，看来这伙人一定是歹徒，你马上去准备一下，三分钟后我们在大门口见，记住我的汽车是红色的。"罗莎说完，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德利克在旅馆门前，登上了罗莎的汽车，夜晚，路上车辆很少，汽车在公路上飞驶，德利克借着车里微弱的灯光，查找着"弗纳"的位置。猛地他眼前一亮，"弗纳"是山上的一个小村子。克罗那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呢？德利克疑窦顿生，不由为伊恩的命运暗暗担忧。这时罗莎加大了马力，汽车一下子穿过窄狭的街道，驶上了黑黝黝的山路，在狭窄的环山公路上一圈圈地飞速往上爬着。很快把城市的灯光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德利克看着地图，随时告诉罗莎行车路线，罗莎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飞速向前，当汽车冲上了一个陡窄的坡度，看见前方露出了灯光，汽车往右拐了进去，不久便来到了一座小村子里。经过打听，他们又驶出了村子，沿着小路进入寂静、漆黑的树林里。不久，在小路的右前方出现了一幢别墅。罗莎停了车，两人一起向那幢别墅跑去。

这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建筑，部分房顶已经坍塌，许多窗子已没有玻璃，露着黑洞洞的大口。通过围墙前锁着的铁门，可以看到里面几株东倒西歪的古槐和长满了野草的荒芜的大园子。树林里一阵大风吹过，那些脱

了锁的坏窗子来回拍打着，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使人感到凄凉、阴森。这时罗莎突然指着一棵大树下面，说：“德利克，看那儿有一辆汽车停着。”德利克仔细一看，差点大叫起来：“对，就是这辆汽车！”

墙里面的人

德利克绕着高墙走了一圈。然后停在一棵浓密的大树下，那大树的部分枝丫往墙院内伸去。他低声对罗莎说：“我爬到里面去看看，你留在车上吧。”

罗莎不放心地说：“嗯，你可要小心。”

德利克向她挥挥手，攀着树爬上了高墙，围墙很高，不能直接跳下去，他抓着树杆，把身子悬在上面，慢慢往下移着。突然“咔嚓”一声，枝杆断了，德利克一下子从几丈高的空中摔了下去。幸好掉在茂密的灌木丛上，手划出了血，但没摔伤脚骨。

黑暗中，德利克看见花园到处长满了深绿色的矮树丛。他隐蔽在树丛后面，看到在房子底楼的一间玻璃窗里亮着灯光。在一片黑暗中，那灯光显得格外的刺眼、阴冷。

德利克蹑手蹑脚地向窗口摸去。摸到窗前，他定了定神，轻轻拨开树枝，看到房间里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就是克罗那，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另一个是那个瘦男人。

只听克罗那洋洋得意地说：“他们一小时后到，二小时后我们就在路上了……”这时门开了，多拉端着一盘点心走进来。克罗那拿了块三明治，开始大嚼起来。

多拉点了支烟，猛吸几口，问：“你对那个多管闲事的小混蛋怎么处理？”

“这好办，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把他手脚捆住扔下山去就是了。”

德利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不由暗暗焦急：看来伊恩一定在房子里，可是他在哪儿呢？德利克抬头朝楼上望去，但是楼上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得悄悄又退到灌木丛后面，再仔细观察，突然他看到楼上有个窗口的玻璃上，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德利克一眼就认出是伊恩。

德利克立即从灌木丛里钻出来，悄悄地向那儿摸去，在快接近窗口时，一不小心踢动了一块石子，发出了“咕咚”响声。那声音虽然不大，可在这静寂的深夜，却显得格外刺耳，他吓得赶紧将身体贴到窗边的墙上。

果然房间里那个瘦男人似乎听到了什么，他站起身，走向窗口。推开窗，侧耳听了一会，转过身来对克罗那说：“好象有汽车喇叭声，你们听到没有？”没等克罗那回答，门铃就“叮铃叮铃”地响起来了。

这门铃是罗莎揿的。原来罗莎在汽车里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德利克回来，不由焦急起来。她抬头朝高墙里面张望着，可是四周黑魆魆的，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声音。呀，是不是德利克出了危险？她不由一阵颤抖，她想到警察局去报警，可是太晚了。她焦急不安地从汽车里走了出来。

一阵山风吹来，罗莎冷静了些，心想：德利克大概没事，否则里面不会这么太平。哦，对了，一定是他没法进屋。让我去把他们引出来。

于是，罗莎把车开到大门口停下。下车把两个轮胎的气全放了，然后按了几下汽车喇叭，但听了一会，里面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于是她走到大铁门前，揿响了门铃。

克罗那听到铃声，向瘦子挥挥手，满腹狐疑地说：“来得真早，走，我们看看去。”两人说着走出前门向花园大门走去。

德利克一看机会来了，他一猫腰，几步蹿进了前门，里面是个摆设富丽堂皇的大厅。大厅边的一间房门半敞着，多拉正在窗口向外张望着。

大厅后面是楼梯，德利克从多拉背后轻手轻脚上了楼。楼上有一排房间，门都紧闭着。

德利克把耳朵贴在门上，一间、一间地听过去。忽然，他听到一个房间里好象有人在走动，他轻轻地推了推门，门锁着。他弯下腰从钥匙孔里望去，那人模样很象伊恩。他试探地低声叫道：“伊恩，你在里面吗？”

里面没有回答，但脚步声在向房门走来，德利克愣了愣，刚想转身跑开。只听里面传出了伊恩激动得微微发颤的声音：“德利克！是你！你怎么来了？”“伊恩，伊恩你在里面，你知道那些家伙要干些什么？你没有伤着吧？”“今晚上有人要来这儿，他们想把黑皮箱……”

这时，德利克忽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楼来了！他顾不上听伊恩把话说

完，急忙站起身，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近，下楼已来不及了，惊慌中，德利克突然看见在走廊尽头有一只大碗橱，他赶紧跑到那儿，躲到了橱的一侧阴影里。

多拉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急冲冲地上了楼。她走过伊恩的房间，走进隔壁房间里去了。

德利克三步并两步地从碗橱后走出来，溜下了楼梯，刚想穿过大厅，突然听见克罗那和那个瘦男人说着话，回来了！现在回到楼上已不可能了，德利克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一闪身进了附近一间房子。房间里亮着灯，中央有一条旧长桌，周围放着许多老式椅子，窗子上挂着满是灰尘的黑色长窗帘。德利克奔到窗口，用力开着窗门，可是窗子丝纹不动。

脚步声朝这里过来了，就在门上把手转动的一刹那，德利克一掀窗帘，躲到后面。

危险的游戏

“砰”门开了。德利克紧张得心脏好象停止了跳动。只听到克罗那说：“那个蠢女人把我们的时间都耽误了。女司机！哼！她为什么自己不会换个轮子?！快点！快把椅子放到桌子的另一头去，他们马上就要来了。”瘦男人有些犹豫地说：“这是次危险的游戏，我不喜欢这么干。”

克罗那哈哈一笑，“可你喜欢钱，是不是?”

门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那瘦男人显得很紧张。克罗那却若无其事地说：“开门去，该是他们到了，不久我们就能如愿以偿。”

一会，瘦男人领了三个男子进了房间。德利克悄悄地从窗帘的缝隙里

向外张望。只见克罗那坐在旧长桌一头，他见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依然坐在那里，向瘦男人做了个手势。那瘦男人不声不响地从食柜拿出提箱，打开给每个人看了一下，然后又交还克罗那。克罗那把箱子放进食柜，瘦子站到了那三个汉子的身后。

"好吧，先生们！"克罗那转过身客气地问："你们愿意出多少钱？"

一个长得黑黑的男人首先开了口："我国出四十万镑。"

克罗那的脸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你看我会卖给你吗？先生。"

长着一绺黑胡须的小个子男人说："五十万镑。"

克罗那没有回答，他转向第三个男人。

那个穿着白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镜的男子不动声色地说："七十五万镑。"

"不错！"克罗那点了点头，"不过，请继续，先生们。"

"八十万镑，"黑胡须的男人并不甘心。克罗那还是没有回答，他又去看那戴墨镜的人，显然是希望他能再加高一点。那个男人的眼睛在墨镜后闪着光，他的手放在桌子下。一时房间里很静，谁也没说话。突然戴墨镜的人一下子站起来，从桌子底下迅速伸出右手，用一把银白色的小手枪对准了克罗那："快，把提箱交出来！"

克罗那愣了愣，不情愿地把手伸进食柜里，慢慢地拿出了那只黑色提箱。他哭丧着脸说："这次你赢了！"猛然间克罗那把提箱朝那人扔去。箱子撞掉了那人手里的枪。瘦子男人飞速抢上一步，把枪拾起。克罗那凶狠地看着那个狼狈地握着被打伤的手的男人，轻描淡写地对瘦男人说："把他锁起来，我不想再见到他！"瘦男人走上前，把戴墨镜的人推了出去。

克罗那朝黑胡须男人笑笑，狡黠地说："八十万镑怎么样？当然是现金支付。"

"当然，"那人急切地说着，拿出了一个沉沉的红色皮包。克罗那打开包，贪婪地数着里面的钱，然后他慷慨地摆摆手，说："箱子归你了。"

黑胡须男人得意地提着黑箱子和另外一个人出去了。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克罗那一个人。克罗那轻轻地关上门，走到食柜跟前，背对着窗子，从里面取了件什么东西放进一个旅行包里，忽然他熄了

灯，走出房间。

德利克从肮脏的窗帘后走出来，吐了口气，他摸到食柜前，拉开柜门一看，里面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这时，听到一阵脚步声从楼上下来，德利克赶紧躲到门后，紧张地听着。脚步声朝大门走去。德利克回到窗口，看见那个瘦男人提着那个旅行包急匆匆地走在前头，克罗那一手抱着装钱的红皮包，一手拿着枪押着伊恩。多拉穿着高跟鞋紧跟在后面快步走着。

人影很快消失在大门口，接着听到汽车的发动声，渐渐地声音远去了。

现在，外面大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一座大钟在黑暗中发出“滴哒滴哒”声。

德利克推开门，飞快地穿过前面的大厅。通过花园，来到大门外。“罗莎，罗莎！”他压低了声音叫道。罗莎从不远处树的阴影下把车开了过来。德利克一头钻进车里，说：“快，快跟上他们！伊恩在前面那辆车里。”

追　　截

罗莎换了档，汽车沿着盘山公路飞快地疾驶着。德利克把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

“我们一定得赶快追上那辆汽车，伊恩的处境太危险了。”罗莎说着，把车档加到了极限。汽车如脱缰的野马猛地朝前窜去。山路很狭，一边是墙一般的山石，另一边是黑不可测的万丈悬崖。汽车颠簸着，每次拐弯时，德利克都觉得汽车似乎要冲下悬崖，他吓得魂都快飞了。突然德里克看到下面远远的山谷里，隐隐约约有汽车的灯光。他告诉了罗莎。罗莎沉吟片刻说：“大概是警察来了。”“警察，那是怎么回事？”德利克感到十分意外。

“你没想到吧，”罗莎笑笑说，“我把他们引出来后，就开车到附近的村里，给城里警察局挂了电话，他们回答马上从城里开两辆警车来。这车可能就是。”几分钟后，他们转过一个弯道，看到前面那辆黑车的后灯。“他们在那儿，”德利克叫了起来。但是黑汽车好象发觉了什么，开得更快了。罗莎也开足了马力，两车的距离在逐渐缩短。德利克攥紧了拳头，说道：“超过去堵住他们，也许警察就要到了。”

汽车开到了一段直路上，突然前面的车放慢了速度，罗莎刚想超过去，但那车猛地往右逼来，罗莎赶紧向外一让，险些翻下山崖，两辆汽车在山路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激烈地搏斗着。

两车在左拐右盘地搏斗了一会，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束灯光。这时德利克忽然大叫一声："停车！"罗莎用力踩了一下刹车，汽车猛地跳了一下，终于在离灯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了。好险！原来前面路上横着一辆蓝色的汽车，两个人举着红灯站在路中央。德利克说："是警察，他们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朝德利克他们汽车走来，德利克打开车门，刚想说什么，其中一个突然对着他猛击一拳，然后他们掏出绳子把罗莎和德利克反绑起来。两个大汉朝后面克罗那的黑汽车挥挥手，两部汽车就一前一后地上了路。

德利克这才明白，那两个人是假警察，他们是克罗那一伙，他想：眼下生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正在这时，汽车的对讲机里，响起了克罗那残忍阴冷的声音："注意，到了前面的急转弯处，就该送这几个小混蛋上西天了，哈哈哈哈。""是，知道。"一个大汉打开了车门，前方出现了急拐弯的标志。就在汽车将转弯的一刹那，前面突然亮起了刺眼的灯光，一辆白色的警车堵住了去路。

汽车停下，只见八个持枪的警察朝汽车冲过来。车里一个汉子刚想掏出手枪顽抗，就被高个儿警官一枪击毙了。"假警察，"高个儿警官卑夷地说着，让警察把另一个汉子押进了警车，他又走过来解开了德利克和罗莎手上的绳索，这时所有警察都朝黑汽车跑去。

跟在后面的黑色汽车，在惊慌中，一下子蹿出公路，它的一个前轮撞在一块大石上，弹回来又向左一歪，撞上了一棵大树，停下了。

车门立刻打开了，克罗那首先跳了出来，头也不回地奔逃起来，瘦男人和多拉也跟在后面，在乱石子中间拚命奔逃。

"快追！"高个警官一挥手，持着枪追了上去，但是克罗那已经跑出很远了。

德利克睁大了眼睛，突然看见远处，伊恩在追着克罗那。尽管克罗那跑得很快，但他带的那个笨重的红包，显然妨碍了速度。伊恩和他的距离

在逐步缩短。

克罗那发现了伊恩追来，他侧了侧头，就一抬手开了一枪。伊恩惨叫了一声倒下了。与此同时，克罗那也好象被什么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头撞在一块突出的尖石上，枪和红包被扔出好远。他哼了一声，便躺在那儿不动了。两个警察赶了上去，逮捕了克罗那，接着那个瘦男人和多拉也被抓住了。

一个高个子警察赶到伊恩身边，他发现伊恩的左臂在流血，便赶紧为他包扎了伤口，并同跑来的德利克一起把他抬回了警车。

德利克把事情经过对警官说了一遍。警官说："我们通缉克罗那已经很久了，这次多亏你们帮了大忙。"

这时德利克着急地说："还有两个人呢！他们用一大笔钱买下了黑提包后跑了。有个戴墨镜的家伙还关在弗纳。"

警官做了个抓东西的手势，微笑着幽默地说："半小时前他们想从我们身边溜走的时候，被我们逮住了，他们一定很不满意。"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一个警察拿来了克罗那的旅行包。警官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个黑皮箱。德利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地喊起来，"我亲眼看见他已经卖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警官打开黑皮箱看了看，然后对他们说："这些都是贵重的图纸，现在我还不能对你们说什么，明天我会到旅馆去找你们的，那时或许我能告诉你们更多。现在我们回城去，"他又看了德利克和罗莎，安慰道，"你们放心，伊恩的伤由我们负责。"

德利克和罗莎进了小汽车。罗莎坐在靠椅上，说："这回轮到你了，我可开够了。"

第二天晚上七时，餐厅里坐满了人，罗莎和德利克坐在一张桌前，高个子警官和吊着胳膊的伊恩走了进来。

领班发现了他们，快步走过来，恶狠狠地问道："你们到哪里去了？现在忙得要命，快去穿上工作服！晚餐后跟我去老板那儿，你们被解雇了！"他顿了顿，看见了手臂上缠着纱布的伊恩和警官在一起，"你小子闹事了吧！哼，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不是好东西！"他幸灾乐祸地咧咧嘴。

警官打断了他的话，挥挥手说："快拿菜单来，今天晚上我请客。"

"哦，是，先生，对不起，当然，马上就来。"领班哈着腰，赶紧递上了菜单，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慌慌张张离开这儿。

德利克拉了拉警官的胳膊，说："先生，我们等着你告诉我们黑色提箱的事呢！"

"好吧，"警官点好了几个菜。笑眯眯地开始讲起来。那个黑提箱是克罗那偷来的，里面的图纸是我国的一种新式导弹的设计图；那三个人都是为他们本国效劳的间谍。不过，克罗那很狡猾，他在食柜里放了两个相同的黑提箱，他给他们看过那个真的后，再拿出那个假的，里面放的是洗衣机的图纸。克罗那是想把真的提箱以后用更高的价卖掉，可被你们截住了。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准备好好地酬谢你们，你们想要些什么？"

德利克向罗莎挤了挤眼睛："最好是有点钱。""还有一个假期。"伊恩补充道，"我们要住在这个旅馆里，让那个可恶的领班每天把早饭送到床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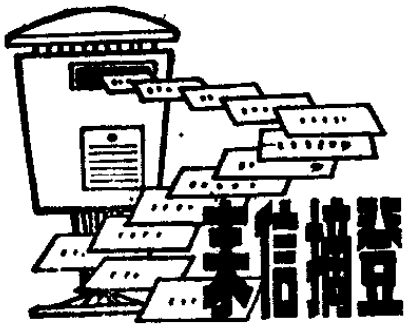
罗莎忍不住笑了，他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题图、插图：张恢）

* * *

消息

▲"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笔会，于本月中旬在浙江千岛湖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楼"举行。这次参加会议的作者，是"作家楼"开张后的第一批客人。参加加工的初稿三十余则，是由大奖赛评委慎重审阅后推荐的，注意以故事质量为唯一考察标准，着眼培养和挖掘新人新作，严格排斥门户之见。

▲"第一期故事创作函授班"初见成果。在教学双方共同努力下，已发现一批有苗子的作业。经过函授指导，在加工提高的基础上，部分作品已被推荐参加故事大奖赛的评比。凡参加大奖赛的作业作品，不影响学期结束时的作业评奖，这批作品还可二次获奖。



军营里的「编外指导员」

《故事会》使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泗礁某部守备二连干部战士爱不释手，大家组织了别具一格的“故事会”。干部战士畅所欲言，活跃了生活、丰富了知识。连队还把《故事会》中名人轶事等内容贯穿到爱国主义教育中去。干部战士一致反映说：《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乐趣，是我们军营的“编外指导员”。

上海泗礁
八三三六五部队五十三分队

增长知识、开发智力的“智慧箱”

我觉得贵刊不仅内容丰富新颖，而且能给人一种精神力量。自从订了贵刊后，我的智力有了明显的长进，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提高。这就是贵刊所起的作用。总之，《故事会》新而不陈、奇而不怪、丰而不淡、精而不杂。我相信它对每一个读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请每一位读者都亲身体验一下吧！

曲阜师校八三级　仇立运

《金连锁传奇》消除了我的烦恼

我和我的朋友都收到过“金连锁”之类的信。一九八四年第八期中《金连锁传奇》一文，使我消除了烦恼，不再相信这些鬼把戏了。希望《故事会》多发表些结合现实斗争的故事，教育群众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广西柳州建筑第五公司医院
张天荣

戏剧创作的好素材

《故事会》上的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曲折、故事性强、生活气息浓厚，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好素材。今年国庆期间，我们根据《故事会》中的有关作品，编出了独幕剧《花嫂招亲》、《自讨苦吃》、《丁黄氏》等等，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江苏盐城市永中巷文化招待所
王荫

从“扑克迷”到“故事迷”

我是一个战士，入伍前是一个扑克迷，入伍后由于打牌经常影响战友的学习和休息。自从看到《故事会》，立刻被它吸引住了。我把从中看到的故事在庆祝会上讲给大家听，受到了好评。我衷心感谢《故事会》，它使我转变成为一个爱看书、爱学习的人。

山东莱阳解放军55377部队
51分队　王晖

不要压制《故事会》的零售

我们县邮局出售《故事会》时，要搭配一本《山东文学》或其他刊物。这使广大读者十分气愤，倒不是因为几个钱，而是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这种借《故事会》名望强行搭配销售其他杂志的办法，决非当前改革的内容，它只能压制《故事会》的销售量，希望贵刊代我们呼吁一下。

山东金乡县城内
几个气愤的购买者

《攀高枝的人》给我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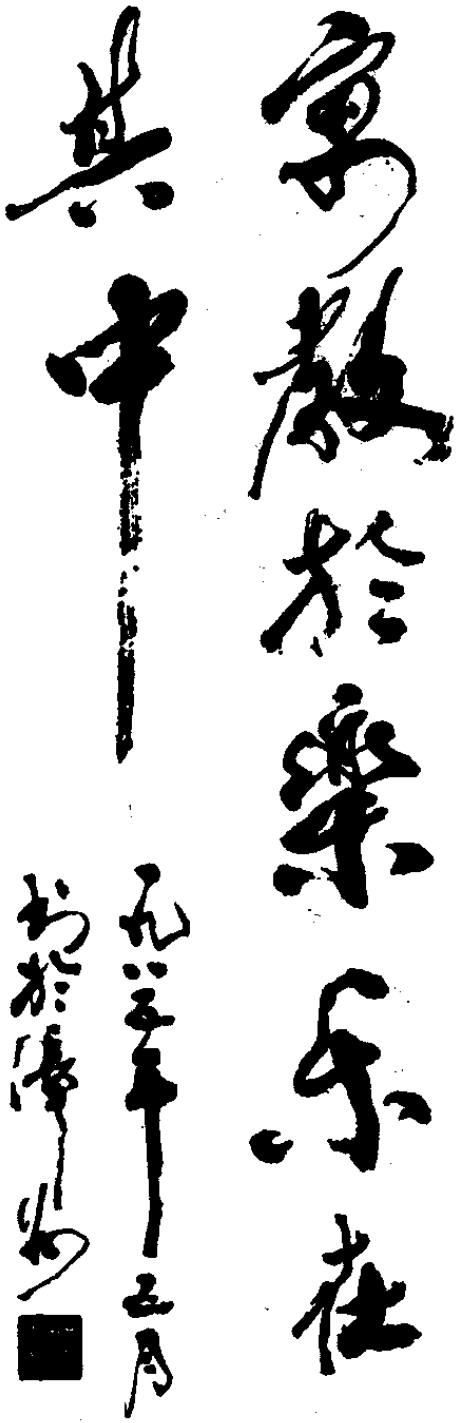
贵刊今年第十期发表的新故事《攀高枝的人》使我彻夜难眠，故事中人物水仙的遭遇给我启迪和力量，我们女青年不能只向钱看，要把人与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不顾家庭的阻扰，毅然与家境贫困的男朋友结婚了。

江苏丰县某乡村小学教师　尹艳

亲爱的读者：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我刊在近期内，将更新故事内容；改进封面色彩；广开发行渠道；力争每期载一则故事性强的中外中篇故事。

由于近来纸张、印工等连续提价，我刊的价格因此而作了相应调整。但我刊近来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愤怒”地指责搭配卖书及各种变相擅自提价的做法。这种直接损害广大读者利益的做法，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明年征订工作已开始，请速去当地邮局订阅。因为每期另售数是有限的。　·编者·



旅途中的好伙伴

我是一个长年在外奔波的业务员。以前在出差途中，我总想到精神无所寄托。自从订阅了《故事会》，我的旅行生活充实多了。候车候船时、睡觉前、旅途中，只要一有空，我就拿出来阅读。脍炙人口的故事，不但使我消除了旅行中的疲劳，而且使我在精神上获益不浅。我衷心感谢旅途中的这个好伙伴，更要感谢培育她的辛勤园丁。

为了使《故事会》越办越好，特建议如下：

一、新故事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反映改革者的苦闷与欢乐，描写他们的现实生活场景。

二、密切联系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设立“优秀故事奖”和优秀故事员奖，让广大读者都来参加评选。

湖北省鄂州市煤矿机械配件厂

陈云明

为买《故事会》，三次“走后门”

《故事会》总被抢购一空。急中无奈，我只好与邮局营业员挂勾，希望每次给我留一本。但三次去取刊物，三次被人当做“走后门”而遭至旁白，现在，县邮电局的零售已供不应求了，他们准备明年增加发行量，以满足读者的迫切需要。

安徽霍邱县广播站　沙明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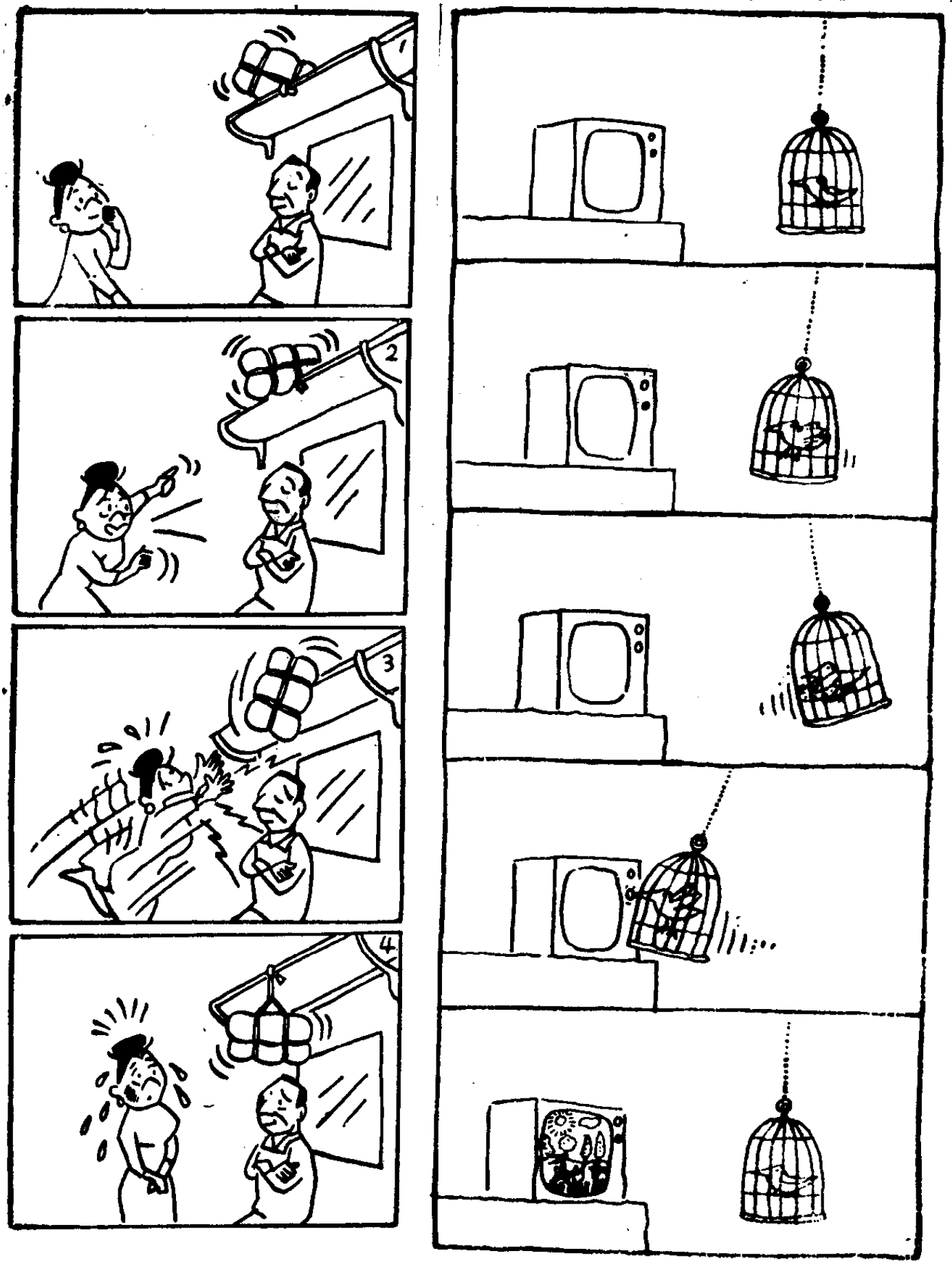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
总第九十二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绍兴路74号）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　M156（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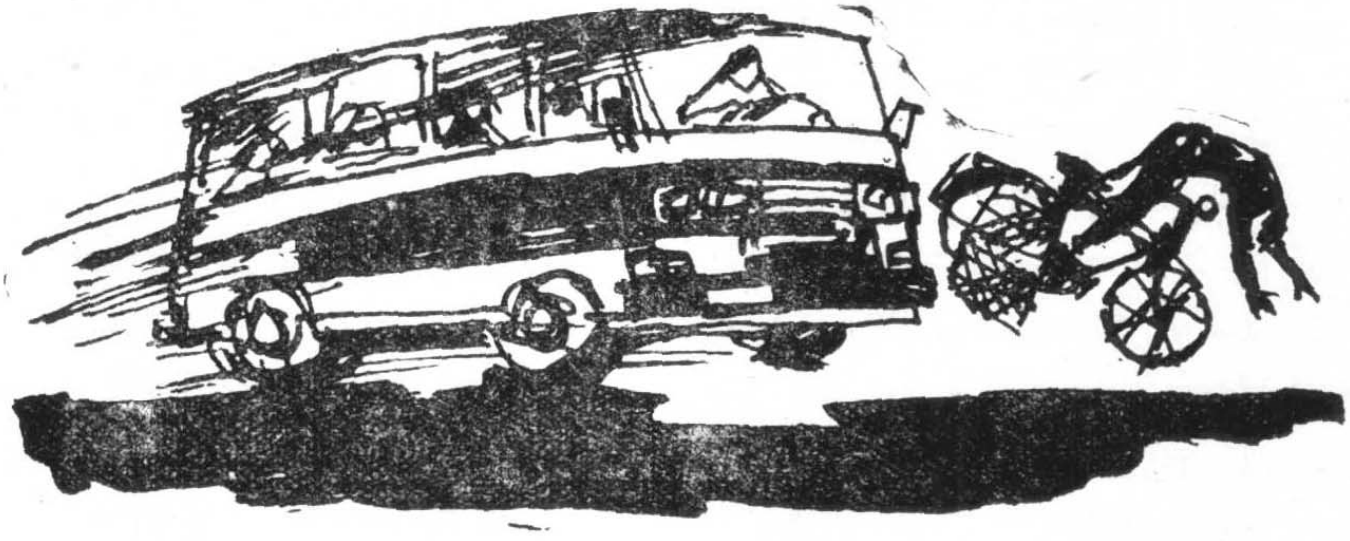
法制故事
大雾笼罩下的阴谋…吴　伦（1）
偷钱记……陈少华（10）
笑话十则……黎　明等（14）
传奇故事
边城奇事……张雨儒（18）
匪窟脱险…王云峰搜集整理（23）
拳术架子……张益馨（13）
中外幽默故事
吝啬的夫妻……齐汝勤编译（30）
考演员……张香民（32）
文学艺术家传说
施耐庵写《封神演义》
……李明才　范　牧搜集整理（34）
罗贯中写关羽…洪　江搜集整理（36）
曹雪芹写《红楼梦》
……李青葆搜集整理（38）
解缙献宝……钟庄炎搜集整理（48）
八仙桌的来历……艾铭鲁搜集整理（57）
历史人物传说
借花献佛……聂建长搜集整理（43）
一字并肩王之死
……经元度搜集整理（46）
学无专一的人（妈妈讲故事）
……孙孟英搜集整理（49）
爱情故事
喜新厌旧……任　飞（51）
阁老与丑妻……王进发搜集整理（54）
一张戏票（社会美德故事）……马福民（58）
谜语故事
鬼故事……王双庆（62）
诸葛亮巧猜人谜……陈　硕（63）
日大还是月大…黄志雄　陈建彬（63）
神秘的布娃娃（外国电影故事）
……宋　崇改编（64）
五嫂鱼（土特产传说）
……吴忠信　吴清汀搜集整理（72）
外国民间故事
龙王子……李中杰编译（73）
国土贵如金……翁本泽编译（9）
镜子……袁　丁编译（45）
函授来信摘登……（78）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1
2
3
4

大雾笼罩下的阴谋

上海　吴　伦



顺着东山县城外的一条公路走下去，不消半个钟点就能见到一个叫王家宅的小村子。因为交通方便，王家宅的农民都搞点小生产。

这天早上，村东头的王老汉骑车进城去卖鸡。出了门碰上个大雾天，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王老汉骑了半里路，感到有些吃力，便从怀里掏出一支烟来。刚点着火，就听耳旁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赶紧抬头，哎呀，不好了，一团黑呼呼的怪家伙正迎面扑来，说时迟，那时快，王老汉身子本能地朝右一歪，"扑通"人象只皮球，骨碌碌地滚下了路基。

这辆汽车是隔壁公社佳美服装厂的。车上的人见出了事，都慌作一团，赶紧跑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王老汉从水沟里扶上来。

"大爷，没摔伤吧？""老大爷，没事吧？"王老汉失魂落魄地看了看汽车，又活动活动身子，还好，人没摔伤，扶起自行车看看，也没坏，刚想出口长气，突然他象疯子似地跳了起来，一把揪住驾驶员，说："好小子，你眼睛长到脊梁上去啦？你，你，嘿！我的鸡全完啦！"大家这才注意到那筐活蹦活跳的鸡已被压成了一堆肉酱。此刻，车上的那些人都大眼瞪小眼的，吓得谁也不敢吭声。为啥？开车的心虚呀。原来今天佳美服装厂的厂长有急事

到市里去，偏巧驾驶员病了，他便让那位没有执照的实习生来开车，为了怕路上被交通警抓住，今天特地起了个大早，谁知，躲过了交通民警，却又把人撞了。厂长心想：无证开车，闹到交通队去是要受罚的。所以他赶紧过来打招呼："老大爷，松手，松手，有话好说嘛，不就是一筐鸡嘛，我们赔给你就是了。""赔鸡？这么简单，我心脏有毛病，刚才这一吓……"

厂长见老头耍起无赖来，连忙从袋里掏出一叠钱，说："别嚷了，给你两百元，不吃亏吧，不过这事你可不要再对外讲了。"王老汉见了钱，这才没了声音。他心里高兴啊：一筐鸡不过弄个百把来块钱，还要贴半天人工，今天一跤摔得值得啊！于是，他答应了厂长的要求，收了钱，就回家了。

王老汉的老伴早亡，膝下无子，长年和侄子王金住在一起。侄子对他并不热情，平时是进门无话，出门不管，可是今天王老汉回家后，想不到碰上了雾后出太阳，傍晚王金破天荒地买了一瓶"七宝大曲"，并把大伯请到上座。酒过三巡，王金开口了："大伯，看您神色，今天卖鸡一定很顺手吧？"王老汉心里"格登"一下，立刻猜到侄子在打自己卖鸡钱的算盘，于是他的脸上立刻乌云密布，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草绳拴豆腐——别提了，今天出门，被佳美服装厂的车撞啦。"王金眼一亮，赶紧又给大伯斟上酒："那好呀，您老可算是撞上财神爷了，这事您可得好好地敲他们一记竹杠。""好什么呀，"王老汉把头摇得象货郎鼓，"算我霉气，耳聋眼花的，自己糊里糊涂地朝车上撞，一筐鸡全成了肉酱。唉！只能打脱门牙朝肚里咽啊。"一番话说得王金的脸变了色，"啪"地扔下筷子。王老汉见这情景，忙说自己头疼，放下酒盅回隔壁房里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村西头的钱龙生来喊王老汉去领饲料，敲了半天门，未见里面有声响，便对着王金家喊："王金，你大伯怎么啦？"王金正在为昨晚的事气恼，听见钱龙生喊，便跑出来骂道："死老头子，老酒吃饱了，到现在还挺尸呐，你用劲喊。"钱龙生又喊了几声，仍无动静，王金也觉得奇怪，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掏出钥匙将门打开，进屋一看，他整个身子就僵住了。怎么回事？原来王老汉四脚朝天地躺在床上，早已死了多时了。王金刚才嘴里一个劲地咒大伯死，现在大伯真死了，他倒没了主意，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这时，钱龙生围着死尸转转，好象很有经验地判断："唔，一定是心肌梗

塞。”王金皱皱眉头:“滚你娘的，装什么郎中，老头子心脏一直好好的。”钱龙生搔搔头皮:“那，那就死得怪了，一定是被人害的，咱们快去公安局报案吧。”王金一听，突然象想到什么似的，一拍大腿:“对了，昨天老头子说，他被佳美服装厂的汽车撞过，会不会……”钱龙生一听，连声附和道:“那就对了，一定是撞成内伤了，我听人说过，有人得了内伤，白天好好的，可是一睡下去，阎王爷就找他去了。”王金听罢，哈哈大笑起来，掏出烟递给钱龙生一支，亲热地说:“龙生，你能说会道，怎么样，愿不愿意帮兄弟我一把啊?”钱龙生看着王金那张得意忘形的脸，说:“你小子吃错药了，大伯死了，你乐啥呀?”王金激动得眼睛都红了，他拍拍钱龙生的肩膀，说道:“现在你马上陪我到佳美服装厂去讨钱，就说他们的车把老头子撞死了。”钱龙生这才明白过来，骂道:“你这小子，谁会相信你的鬼话?”王金很有信心地说:“这事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出力，事成之后，咱们三七开。”钱龙生一听，拍拍胸脯说:“好，这盅酒咱们算是喝定了。”

两人商量好对策，一口气来到佳美服装厂。接待他们的正巧是那位厂长，一听说昨天撞的那个老头子死了，厂长慌得忙带人赶到王家宅，见王老汉直挺挺地死在那里，知道闯下了大祸。他吓得魂飞魄散，要紧象抬菩萨似地把王金他们请回厂里。

当下，厂长把厂里几个主要领导找来，又把事情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最后哭丧着脸说:“实习驾驶员无证开车，已经是理亏了，可是车子是我让他开的，现在又撞死了人，这官司我也跑不掉，我可是为大家才这么做的，你们可不能扔下我不管啊!”几个农村

干部你看我，我看你，面对这个棘手的事，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厂长见大家不响，就把自己的主意说了出来："我看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他们一些钱，求他们别说出去，这事眼下除了我们，就外面那两个人知道。这样大家都落个平安无事……"一席话说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最后限于情面，终于一致决定：私了。这下子王金和钱龙生真是叫化子捡了个金元宝，他们在厂里美美地饱餐一顿，拿了作为赔偿费的两千元回去了。回去后，王金他们称王老汉是心肌梗塞，马上就将死尸火化了。

过了两天，县公安局收到一封匿名信，对王老汉的死表示怀疑。

人命关天，县公安局与刑侦科的邢队长亲自带人来到王家宅，可惜晚了一步，王老汉的尸体已经火化。问到王金，他说大伯是因心肌梗塞而死，天热怕死尸腐烂才急急火化了。公安局对王老汉的住宿进行搜查，但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这案子成了一桩无头案。

邢队长是个干了三十年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他仔细地分析了王老汉生前的情况：王老汉自己做自己吃，手头并没有太多的积蓄，谋财害命不象；平时，王老汉虽爱贪点小便宜，但和三邻四舍并无大的矛盾，公报私仇也不象。要是说王老汉是心肌梗塞而死的，经过法院查询，王老汉的心脏一直较正常。现在最伤脑筋的是人已火化，身后又无任何证据，仅凭一封匿名信，又怎么能捕风捉影地乱怀疑人呢？邢队长将档案小心地整理好，对助手们说："这桩案子，我们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我想，王老汉如果是不正常死亡，那么罪犯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来的。"

再说佳美服装厂花钱买了个太平，只当这事就永远瞒过去了，谁想到没过几天，厂长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这样写着：

> 大雾天里，我亲眼见到你们的车撞死了王老汉。现在我手头正缺钱用，如果你们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出去的话，望能借个三五百的。后天清晨，放在城门外的垃圾箱内。要是不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厂长收到这封信，真是大吃一惊，事到如今，他头脑慢慢地清醒了。回过头来看看，真是后悔不及。原指望花钱买个太平，可结果呢？糊里糊涂

撞死了人，又糊里糊涂赔了钱，到头来还要被人逼着上贼船，再这样下去，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呢？厂领导们权衡再三，认为自己毕竟是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犯法事情，他们思想统一后，厂长便带着驾驶员到公安机关投案。

邢队长听罢厂长的自述，对王老汉的死因更加怀疑了。面对眼前这个糊涂厂长，免不了批评道："你们的法制观念真是太薄弱了，死了人怎么能如此草率处理呢？"厂长羞得满脸通红，呐呐地说："唉！我们怕出事后，企业要扣奖金，自己要受牵连……"邢队长神色严肃地说："你们只想到奖金，万一王老汉的死有其他的原因，这给我们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带来多大的困难！"厂长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吓得声音发颤地问："我，我这下该怎么办呢？"邢队长起身给厂长倒了一杯水，劝他先冷静下来，这才缓缓地说道："王老汉的死，眼下还不能主观下结论。但这封敲诈信，显然与王老汉的死有关，我看就这么办……"

俗话说：三朝雾露刮西风。这天清晨，冷冷清清的田野里慢慢走来一个捡破烂的，只见他戴着大口罩，一步三回头，两只藏在帽沿底下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到了城门外的垃圾箱边上，他向四下望了望，见左右确实无人，这才用竹杆在里面翻了几下，猛地将一只纸包勾进自己的筐里。他刚想转身走，邢队长带着助手从桥底下冒了出来，"不许动！"邢队长一把拉下那人脸上的口罩，一看，想不到竟是王老汉的侄子王金。

审讯室里，王金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作了交待。原来，那个大雾天，王金也一早就进城去了，他走到半路，正巧听见王老汉和汽车上的人说着话，因为雾大，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讲"不要再朝外讲"，所以那天晚上，他特地备了酒，想向老头讨几个钱用用。但是，王老头避而不谈，第二天又莫名其妙地死了。王金轻易地捞到了两千元，他估计服装厂和王老汉之间一定有一笔不可告人的交易，所以又写了这封敲诈信，准备再捞一把。邢队长听到这里，心中猛然一动，据佳美服装厂厂长说，他们曾经给过王老汉两百元钱，老汉放在一只黑皮夹里，但搜查时没见到那只皮夹。于是他问："王金，你大伯的卖鸡钱和皮夹哪里去了？"王金搔搔头，回答说："这事我也奇怪，大伯一死，我就想到那只皮夹。可是满屋子都

翻遍了，就是没有。”邢队长心想：眼下王金的交待应该说是可以相信的。如果王老汉真是他害死的，那他就绝不可能再跳出来暴露一番。那么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呢？那二百元的卖鸡钱和匿名信之间有什么联系……邢队长狠狠地吸了口烟，陷入了沉思之中。

忽然邢队长心里亮堂了：对！一定还有人在大雾之中，看到了王老汉被车撞这一幕。

邢队长不动声色地又问道：“王金，你进城那天，看见过你们村的人吗？”王金低头想了想，说：“噢，我听说那天阿五进城卖过蟹，他就住在我家隔壁。”王金说完，以为事情了结了，就过来对邢队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做错了事，钱，我都交出来了，让我回家吧。”邢队长见他这副样子，真是又好笑又好气，他严肃地说：“王金，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们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什么，我犯法了？”王金眼睛都瞪圆了，他“哇”地哭了起来，“我没偷没抢，犯什么法啊？放我回家吧……”面对这个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邢队长知道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便让人先把他押下去了。

王金刚下去，钱龙生就来投案了。钱龙生自从帮王金办完这桩大事，按照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三七”开，他得了六百元，原以为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放心地到酒馆里吃了几顿，谁想到王金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把天衣无缝的一件美事给搅了。钱龙生还有一点头脑，听说王金被公安局抓走后，便急急忙忙地凑足了六百元钱，来到公安局自首。

对于钱龙生的这一举动，邢队长并不觉得奇怪。在农村，这种替人跑腿、得人钱财的事很多，如今他能主动坦白，便教育了几句，也不追究责任了。临走时，邢队长好象随便地问了声：“钱龙生，那个大雾天的早晨你进城了没有？”钱龙生挺干脆地说：“我进城去买饲料。”“一路上看到什么？”钱龙生摇摇头：“雾太大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邢队长送走钱龙生后，就把他交来的六百元钱送去作技术鉴定。随后邢队长又轻声和助手打了个招呼，开着摩托车直驶王家宅，直接敲开了阿五家的大门。阿五见了公安人员，心里有些紧张，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村里人都说王老汉被汽车撞死的。"邢队长笑笑，问："你相信这种说法吗？"阿五点头不好，摇头不是，只好尴尬地一个劲咳嗽。

阿五招呼大家坐下后，邢队长单刀直入地问："阿五，听说那天早晨你也进城了？"阿五吓得连连辩白："我是好人，可别怀疑我呀，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我……"邢队长想不到阿五会吓成这样，他好言安慰道："阿五，你放心吧，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我们绝不会乱怀疑人。"阿五一个劲地揉着胸口，说："这事死无对证，说错了不得了。"邢队长见他话里有话，便趁热打铁道："你那天进城时，真的什么也没看到？"阿五紧张地朝外面望望，一个劲地摇头："人命关天，万一说错了可要犯诬陷罪呀。"邢队长有些心酸，他想：嗨，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和诬陷他人毕竟是两码事嘛，这也怪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呀！在邢队长的耐心开导下，阿五终于说出了实情。

"邢队长，王老汉被车撞时，我确实没有看见，但那天我在进城路上，看见有个人影在大树下躲躲闪闪的，形迹十分可疑，因为雾大，我没看清那人的脸，但从抽烟的姿势来看，那人很象是钱龙生……快半夜时，我起床去给猪喂食，朦胧间看见一条黑影从王老汉家窜了出来，没等我看仔细，就不见了。那个人走路的背影也象是钱龙生。所以，所以……""噢，"邢队长明白了，"所以你给我们写了匿名信。嗨，你虽然胆小，但毕竟还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啊！"

从阿五家出来后，邢队长马上请来了佳美服装厂的厂长，他证实就在这棵树五步远的地方，他们的汽车撞了王老汉，很可能钱龙生目睹了这一切。但他一口咬定什么也没见过啊。这时，小田进来向邢队长报告说："经技术鉴定，钱龙生交来的六百元钱里，有几张上有佳美服装厂厂长的指纹。

邢队长听后，心想：钱龙生交来的钱里有厂长的指纹。这件事唯一的解释，就是厂长给王老汉两百元钱中的一部分最终又落到了钱龙生的手里，钱龙生有重大的杀人嫌疑。可是，这个狡猾的狐狸，抢在公安人员之前，将一切杀人的罪证都消除了，这一手真够阴险的。怎么才能找出足以证明

钱龙生杀人的证据呢？邢队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第二天清晨，邢队长带着助手，直接来到钱龙生家。

这些天，钱龙生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开了门，一看是邢队长来了，心里十分紧张，但脸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当邢队长单刀直入地向他指出，有人看到他那天目睹了王老汉被车撞时，钱龙生心里发虚了，他眼看瞒不过去，就连声说道："我该死，我该死，我说了谎话。因为我借了王老汉的两百元钱，我想赖帐。"事情急转直下，钱龙生想：借钱赖帐，顶多是个批评教育的问题，况且王老汉已死，这真叫死无对证了。邢队长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问道："那么你为什么把王老汉的皮夹也借来了呢？"钱龙生吃了一惊："什么皮夹？我根本不知道。"邢队长不露声色地点点头："好，那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个黑皮夹来。钱龙生一看到皮夹，脸色蜡黄，汗流如注，就象坐在针尖上一般。这个皮夹他最熟悉不过了！几天前，钱龙生上县城去买饲料，半路上他目睹了王老汉被撞的全部情景，自己这几天正好赌博输了钱，见王老汉意外地得到了两百元，他当下就动起了坏脑筋。晚上他摸入王老汉家，不料在翻寻皮夹时老人惊醒了，钱龙生狗急跳墙，掐死了王老汉。正当他惶惶不安时，佳美服装厂的事故，给了他消灭罪证的极好机会。死尸火化后，钱龙生便想到了王老汉那只黑皮夹，这也是他大意了，认为事情做得人不知鬼不觉的，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哪知以后风声越来越紧，再想消灭罪证，已经没了这个胆量，一急之下，钱龙生就把那个黑皮夹放在自己父亲的骨灰盒里，想不到竟会给公安人员搜了去。钱龙生一紧张，下意识地朝那个骨灰盒看看，突然间他的腰板又硬了起来，原来他发现骨灰盒并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他狡猾地抵赖道："邢队长，这皮夹我不认识。"

钱龙生的一举一动，怎能逃得过邢队长那双尖锐的眼睛！只见邢队长快步走过去，将那只骨灰盒摇了摇，掀开盖子一看，一只黑皮夹藏在里面，钱龙生顿时象被戳破的汽球，瘪掉了。

为了试探真伪，找出钱龙生杀人的证据，邢队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让人凭着王金记忆的样子，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皮夹，钱龙生果然分辨不出真假，而把那个真的黑皮夹暴露出来了。就这样，邢队长终于取得了钱龙

生杀人的第一罪证。

杀人犯终于受到应有的制裁；那帮法盲们也按照错误的大小，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此刻，邢队长准备立即给县委起草一份报告，建议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法制教育，让所有的人都知法、懂法、守法。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张　帆）

国土贵如金（埃塞俄比亚）

从前，有两名欧洲学者到埃塞俄比亚考察。皇帝得知后，就派了个人给他们作向导。

不久以后，两位学者要回国了。临上船的时候，皇帝特地派侍从官向他们赠送了珍贵的礼品，并很客气地请他们脱下鞋子，仔细地清除鞋底上的泥巴，然后又把鞋子还给了他们。这一古怪的行动，弄得两位学者困惑不解。

侍从官解释道："我们皇帝祝愿你们一路平安，并要我转告二位先生：'你们不远万里来到敝邦，亲眼看见我们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我们十分珍惜自己的国土。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播种，这里埋葬着我们的祖先；我们在国土上放牧，疲乏了就躺在国土上休息。你们在高山、河谷、平原和森林里所看见的那些道路，有我们祖先的足迹，也有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足迹。埃塞俄比亚国土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和兄弟。我们款待了你们，向你们赠送了珍贵的礼物，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土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因此我们一粒沙土也不能让你们带走。'"

（浙江　翁本泽　编译）

偷钱记

湖北　陈少华

小池区张东院村有个老头儿叫张四良，这人生性胆小怕事，是远近三村出名的和事佬、胆小鬼。

这天，张四良正在家里编簸箕，忽然，邮递员在村头喊他打戳儿。张四良出门一看，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寄回来三百元。他高高兴兴地接过了汇款单，吃罢午饭，就上街取钱去了。

邮电局里，张四良兑了钱，掂着一大叠钞票，心里有点发慌，禁不住偷偷地朝周围扫了一眼，幸好，除了门口有几个人在游逛外，没别的人。他为啥这样惊慌呢？原来昨天他听说前两个月，机修厂的会计领工资时被人发现了，在回家的路上，工资被抢光，人也被打伤。张四良想：马虎惹祸根，自己还是小心点为妙。于是，他把二百五十元藏在破麻袋里，用扁担挑在肩上，扮作做买卖的样儿；五十元钱，装在上衣口袋里。

张四良藏好钱，走出邮电局，直朝土肥站走去。土肥站在大街顶东边，那儿是县镇比较僻静的地方。张四良一路走，一路到这个铺店张张，往那个摊头瞅瞅，甚是悠然自得。突然，他无意间发现有三个人在自己后面盯着，他大吃一惊，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这时，他发现后面那三个人也加快步子跟了上来，他们之间总是间隔着两丈左右的距离。

张四良紧张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这条尾巴。他望了望四周，一个熟人也没有，更找不到可以躲一躲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来到十字街口，抬眼一看对面是木材公司，张四良心中一喜，猜想很可能村里有人在那买木料，哪怕只要碰上一个熟人，也好结伴回家。于是，他迈开大步，

就要过马路。突然，“呼——”一辆公共汽车从他面前驶了过去；接着，又“呼——呼——”连续开过四辆大卡车！

张四良叫苦不迭，失声喊道：“晦气！晦气！”忽地，他觉得上衣口袋动了一下，用手一摸，五十元钱已不翼而飞！张四良惊慌失措，扭头一看，三个家伙成三角形地站在自己的身后，前面穿皮茄克的青年正凶狠地盯着自己。张四良吓得头上冒汗，腿打哆嗦，他望了望警察亭里的警察，又看了看眼前的三个人，不敢作声，担心万一得罪了他们，不知要给家里带来什么样的灾祸！张四良忽然灵机一动，笑眯眯地说：“师傅，我也在等钱花，这钱不能借给你们了。”

“借钱？！”三个家伙互相对笑了一下。

皮茄克走上前来，拍拍张四良的肩膀，说：“有啥大惊小怪的？借就借嘛，嚷啥？！哥儿们，走吧。”张四良见他们要溜，一把拉住皮茄克，说：“这咋行？我还要买土肥呀！”皮茄克朝张四良的背后捅了一下，压着声音说：“钱已拿走，你要干啥？”张四良被这一下震住了，再也没作声。皮茄克就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张四良气得直发抖，一摸，二百五十元钱还在麻袋里，他怕他们再来找岔子，就慌慌张张地往回家路上跑。

张四良穿过大街，拐过小巷，在经过一条小胡同时，突然，旁边闪出了一个人。张四良抬头一看：又是皮茄克！他慌了，说：“我啥时踩塌了你家的祖坟？怎么找我没完没了哇！”皮茄克毫无表情地一笑，说：“别慌嘛，我是赶来谢谢你的。给！”说着，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红布包，朝张四良的破麻袋里塞了进去。张四良惊慌地说：“不，不。我不要……”没等张四良把话说完，皮茄克身子一闪，进了另一条胡同，走了。

张四良心惊胆颤，仿佛麻袋里有一颗正在冒白烟的炸弹，他既不敢碰，也不敢看，他知道盗贼送给的绝不会是好东西，说不定会招来大祸！他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出了二三里，见后面再没人跟上来，才放下麻袋，掏出布包。打开一看，妈呀！里面竟是一大包烂稻草，再扒开，发现中间还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明天上午在松鹤亭还钱。"

张四良希里糊涂，忧心忡忡，回到家里，经过思想斗争，才吞吞吐吐把事情的经过对老伴讲了一遍。老伴气得捶着桌子嚷道："你咋不喊警察？"张四良说："我心里怕呀，我这把老骨头敢招惹他们吗？"老伴火了，说："你是好人还是孬种？！""我是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呀！""你干吗怕那些孽根呀？"张四良无言以答，羞愧地低下了头。老伴说："不信这个邪！明天我去取钱，那是儿子的血汗哪！"张四良一听，慌忙连连摇手说："这使不得呀。我去，我去……是……是不是向派出所报案呢？我还不放心哪！"老伴说："真不中用！"接着，老夫妻俩就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第二天，张四良按规定时间来到了松鹤亭。快十二点了，皮茄克才露面。他穿着牛仔裤，架着墨镜，一副十足的港派味儿。他来到张四良面前，将手指朝他一挑，转身又走了。张四良只好跟着。

来到公园东角的一家小饮食店，皮茄克点了菜，要了酒，便开始吃饭了。张四良说："别穷开心了，请你放老实点吧！"皮茄克听了这话，抬头一看，只见两位民警正严厉地盯着他。大个儿民警说："走吧，到派出所去坐坐。"哪知，皮茄克并不慌，他从容地摘下墨镜说："陈殷源同志，你好。"大个儿一见，吃惊地叫道："哟！是你呀！"张四良一看，暗暗叫苦：唉！小偷跟警察是朋友！皮茄克说："大家都坐吧。瞧，这满桌的酒菜，每人都来消灭点儿！"大个儿民警说："小江，我真为你痛心哪！党白白地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竟走上了这条路！"皮茄克一听，哈哈大笑："好，好，这件事我正要解释。既然惊动了你们，我现在就摊出底牌吧！"

原来，皮茄克姓江名水贵，是W市财经学院法律系学生，他对侦探工作极感兴趣，翻阅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案例析，自命为"小福尔摩斯"。这次回家度暑假，周围连续发生的两起案件，使他大为震惊：他的弟弟下夜班回家时，被一伙强盗搜身后打伤了；他邻居的一位大嫂，在领回奖金的途中，

钱也全部被盗了。江水贵听后，义愤填膺，便与第六派出所取得联系。通过几天的活动，他知道这是几个在逃犯组成的盗窃集团干的。江水贵便盯上了两个家伙，并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家伙也精得很，总是防着他。昨天，他们瞄准了张四良，就有心考考江水贵。

事情弄清楚了。大家听着，都向江水贵投来钦佩的目光。大个儿警察转过身来，握着张四良的手说：“谢谢您。为了我们的工作，您做了一个极好的诱饵啊！”张四良激动地说：“没关系。为了大家能安心生活，我愿做这样的诱饵啊。”说着，嗨嗨地笑了。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朱　刚）

拳术架子

村里兴起武术热，王某也学了点拳术，就洋洋自得起来。

一天中午，王某正在午睡。有个小偷破门而入，撬开王某家放钱的箱子，拿了钱包就想逃之夭夭，谁知慌乱之中踢翻了椅子，惊醒了王某。王某睁眼见是小偷，慌得一个鲤鱼打挺下了床，摆出拳术架子，准备擒拿小偷。哪知小偷见惊醒了王某，慌忙夺路而逃。

王某并不去追赶小偷，而是叫醒正在午睡的妻子，说：“我刚起了个武术架子，小偷就怕得逃跑了，嗳！武术真行，一个拳术架子撵走一个小偷！”妻子听了，赶紧看那箱子，放在箱子里的钱已被小偷拿走了。妻子惊叫起来：“啊呀……我的天哪！四百元卖茶叶钱被盗走了！”一边叫，一边就要抓起木棍朝王某头上打。王某一见，连忙摆出拳术架子招架，谁知拳术架子刚刚摆好，头上已挨了几木棍。王某生气地责怪妻子道：“真是妇道人家，别人的拳术架子还未摆好，就动手打人，真是岂有此理！”

（浙江　张益馨）

“权”最厉害

小明和局长的儿子小刚，正在电视机前看《霍元甲》。

小明：“哈！霍元甲的拳真厉害，把外国大力士都打败啦！”

小刚（骄傲地）：“哼，霍元甲的拳不如我爸爸的厉害。”

小明（惊奇地）：“霍元甲的迷踪拳把外国大力士都打得落花流水了。你爸爸打的什么拳？”

小刚（得意地）：“哼，外国大力士还敢和霍元甲打，别人对我爸爸有意见连提都不敢提。我爸爸使的是住房分配权！”

（黎　明）

三下子

王：你们单位年终谁得了一等奖？

李：小阎呗！

王：她不是经常迟到、早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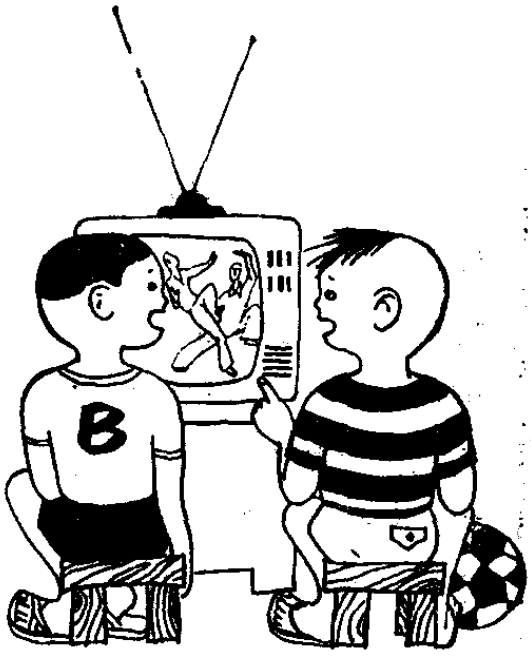
李：她迟到是给处长送烧鸡，早退是给副处长送螃蟹。

王：她真有两下子。

李：两下子！她还有一下子呢！她是张副局长大姨子的小舅子的二妹夫的三儿媳。

王：原来如此！

（涂德语）



因病得宠

——经理，今天你为什么表扬×××？

——因为最近她不跟顾客吵架了。人家有进步，就应该表扬嘛。

——你知道什么！这几天她在患咽喉炎呀！

（黄宪高）

应　变

半夜里，托尔先生给大夫打电话。

“大夫，请您赶紧来一下。您知道我妻子睡觉总张着嘴巴。这下可好了，一只老鼠钻到她嘴里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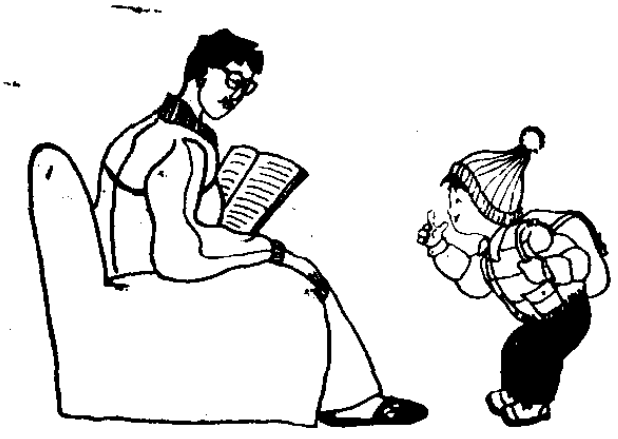
“不出十分钟我就赶到，”大夫回答说，“我到之前，请你想法拿块奶糖放在她嘴巴前，这或许会把老鼠引出来。”

一会，大夫到了。他见托尔先生手里没拿奶糖，而是拿了一条鱼举在他妻子嘴前。

“您在干什么？”大夫问，“老鼠不喜欢吃鱼。”

“这我知道，”托尔先生答道，“可我得先把猫逗出来呀。”

（阳　明　译）



说　谎

儿子：爸爸，学校想在寒假给毕业班补课，教育局不让，老师叫你写个申请，说咱家住房紧张，不便孩子在家学习……

爸爸：得啦！那不是让我说谎吗？

儿子：老师经常讲“小孩子不能说谎”，没讲大人不能说谎啊！

（查丕栋）

哪有时间观光

理查兹先生和太太做生意发了财，决定到罗马旅行，到第一流的大旅馆享享福，然后到各处观光观光。

他俩乘飞机到了罗马，很晚才住进旅馆，他俩猜想准得饿着肚子睡觉了，因为过去他俩常住的那种客栈，一过晚上七点就不供应吃的。可是当一走进那家大旅馆，侍者就问他俩吃不吃晚饭。理查兹太太惊讶地问道：“你们这么迟了还供应晚饭？”

“是的，太太，当然供应。”侍者答道，“我们这儿上午七时到十一时半供应早餐，十二时到下午三时供应午餐，四时到五时供应茶点，晚上六时到九时半供应晚餐。”

理查兹太太一听，沮丧地叫道：“上帝呀，这么从早吃到晚，我们哪有时间去欣赏罗马美丽的风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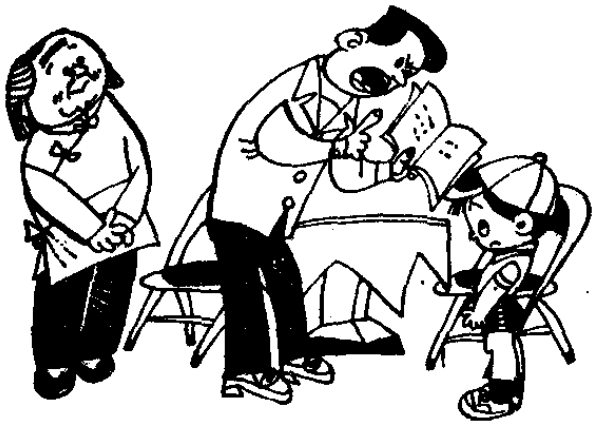
（黄后楼　编译）

父子问答

父亲：凡是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拖到明天。

儿子：这太容易了。把饼干盒拿来！

（陈梦生）



能屈能伸

甲：你填写履历表，年龄、学历为什么总不一致……

乙：不错，这年头，不是什么都时兴“浮动”吗？

（王克强）

同　龄

一个老人对医生说：“我的左耳失聪。”

医生说：“这与年迈有关。”

“不可能，我的右耳和左耳同龄，怎么右耳不聋？”

（徐正锋）

半个人

父：你这个不动脑筋的家伙，你过来看看，这道应用题等于多少？

子：等于0.5人。

父：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半个人？说呀！

子：……

老奶奶：有的，有的，人家不是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宋文忠）

本栏插图作者：

周晓原　周晓健

毛用坤　阿　宏

边城奇事

黑龙江　张雨儒

解放初期，北方有个边城市。边城市有个歌舞剧团，歌舞剧团里有个青年女演员，名叫雪花。雪花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雪花年轻，漂亮。她的歌声象草原上的百灵鸟一样悠扬动听，她的舞姿象绵长的柳丝一样优美轻柔。她是剧团里出名的歌唱手和舞蹈演员。她一出场，便使观众为之入迷、倾倒。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外面正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舞台上，雪花演完最后一个节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谢了幕。观众和其他演员都陆续地走出了剧院，雪花最后一个退场。当她走到剧院门口时，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突然从一边走来一个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的青年小伙子，对她说："同志！外面正在下雨，我的伞借给您用吧！"

雪花没有防备，吓得一愣，尔后，她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抬手，"叭"打了那小伙子一记耳光，口中还嚷道："无赖！真讨厌！"骂完，就头也不回地冒雨走了。

雪花匆匆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未见那青年追上来，心才定下来，放慢了脚步。雪花为啥见到那个青年会如此发怒？俗话说：树大招风。雪花自从出名后，遇到一些无赖青年的纠缠可多了。她见到这些人，就象见到绿头苍蝇一样讨厌、恶心！现在，雨渐渐小了，她也冷静下来，想到刚才那个送伞给自己的青年，样子似乎很和善，态度也很诚恳，自己骂了他，还动手打了他，可他并没做出任何反应，看来他不象是坏人。她顿时觉得自己刚

才太冲动、太过分了，心里反倒十分不安起来。回家后她把这件事同妈妈说了。妈妈也用同样的道理埋怨了她，并嘱咐她一旦再看到那个青年工人，要向人家赔礼道歉。

一个多月以后，已是夏天，在一次周末演出时，雪花发现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上，坐着那位曾经给自己送伞的青年工人。演出结束后，雪花卸了妆，在剧院门口遇上了那个青年工人。当他们并排走着时，雪花不好意思地说："那次我对待你的做法太过份了，是我的不对。"青年工人毫不介意地说："那没什么，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它了。"

从简单的交谈中，雪花知道这青年工人叫倪福根，是郊区机械厂的工人，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他每逢周末差不多都来看歌剧，他还告诉雪花，他特别爱看雪花的舞蹈和演唱。

从这以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的演出，倪福根都准时到场。散场后，倪福根都要伴送雪花回家，虽然倪福根的话语不多，可他对歌舞却很有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共同语言多起来了，感情也越来越深了。一天，雪花主动邀请倪福根在星期天的中午到她家去做客，倪福根犹豫了一会儿，点头答应了。雪花回家后，和妈妈说了，妈妈很是高兴。母女俩忙了大半个上午，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就等倪福根上门了。雪花从上午十点就一次又一次地到门外去张望，可是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却不见倪福根的人影。母女俩白忙了一天，感到十分扫兴。晚上演出时，雪花又发现倪福根坐在原来那显眼的位置上。演出结束后，雪花找到了倪福根，见面就问他为什么失约，让她和妈妈白等一天。倪福根十分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有急事儿，耽误了约会。"雪花追问什么事，倪福根却是含糊其词，雪花提出是否再约时间到倪福根家看看，他又支支吾吾，没有答应。于是，两人便不欢而散。

自从那次不愉快的分手后，接连几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雪花再也没见到倪福根来歌剧院观看演出。雪花虽说心里很生倪福根的气，然而此时倪福根已在雪花心中占据了位置。见不到倪福根，雪花总觉得好象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她决定到郊区那个工厂去找他。

这天，雪花换乘两部公共汽车，左问右寻，好不容易找到倪福根所在的

这家工厂。向传达室的同志一打听，竟然回答说："我们工厂确实有个叫倪福根的工人，但是，他暴病身亡已有半年了。"

雪花一听，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连连摇头说："前些日子我还同倪福根见过面，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传达室的同志说："姑娘，不骗你，倪福根确实死了，我们工厂也没有第二个倪福根。"这时，雪花忽然想起倪福根曾告诉过她，他的宿舍就在工厂门外，他住在二楼10号房间，于是便带着满腹狐疑的心情来到职工宿舍。这时工人们都在上班，她没有碰上任何人，便独自上了二楼，一推10号的门，门虚掩着，没上锁。她进了室内，里面有四张床和一张桌子，床和桌子上都布满了很厚的灰尘，看样子很长时间没人住了。她忽然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圆型镜子，仰面放着，她信手翻过来。哪知这一翻，惊得她差点叫出声来。只见圆镜子的背面，有一幅倪福根的墨笔画像，画像披头散发，面目可憎，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张着大嘴，好象在喊什么。雪花放下镜子，呆立在那里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她喃喃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真的碰到鬼了？"她怀着无限怅惘和恐惧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回家以后，这件事儿一直在缠扰着她，她百思不解。她是个遇事喜欢追根问底的人，不相信倪福根是鬼，下决心非要找到倪福根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在一个休息日的下午，她又去郊区机械厂找倪福根。她问了宿舍里的工人们，大家都说倪福根半年前暴病死了。雪花又问："你们这里还有人叫倪福根的吗？"工人们摇摇头说："没有。"

雪花还能问什么呢？她见天色已晚，就抓紧赶乘回市区的汽车回家。从工厂到车站要经过一片长满高大树林的地带，那树林中布满了旧坟新墓。秋风吹着树叶发出"呜呜"的吼声，脚踩在盖满树叶的小路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她不由毛骨悚然。正在这时，突然，从一个新坟中冲出一个披头散发、面目狰狞、张大嘴巴、手舞足蹈的黑影。那黑影声嘶力竭地高喊："我叫倪福根，你还我的命！你还我的命！"雪花吓得肝胆俱裂，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上……

等雪花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阳光透过明亮的窗子照进屋里，一切

都显得很宁静。雪花问道:“我这是在哪里?”一个年轻的女大夫走过来,坐在床边,告诉她:“这是机械厂的职工医院,有几名过路的工人发现你昏倒了,他们及时把你送到这里。经检查,你是受了过度的惊吓和精神刺激昏倒的,休息几天就会好的。”雪花百感交集,两手捂住脸,“呜呜”哭了起来。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最近一段时期来的遭遇告诉了大夫,并请大夫帮忙,挂电话给市歌剧院领导。

歌剧院的领导很快来到医院,听了雪花的叙述,感到事情发生得太蹊跷了,于是就向市公安局报了案。

市公安局经过调查,证实倪福根确实已经得病死了近半年了。可是,现在这个倪福根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用这一手吓唬雪花呢?一下子,这个怪事成了边城市郊的传奇新闻;在机械厂,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这一天,雪花已恢复健康,快出院了。正当她和来向她了解情况的公安人员谈话时,忽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接着走进来一个身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的小伙子。雪花一见,顿时吓得尖声叫喊起来:“倪福根!鬼!鬼!”公安人员立刻“刷”站起身来,护住雪花。再看看进来的小伙子,眼里含着泪水,突然“扑通”一声,跪在病床前。

这下倒把雪花和公安人员闹懵了,只听那小伙子口气沉痛地说:“我叫林江,是机械厂的工人,假装倪福根的是我,装鬼吓雪花的也是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林江顿了一下,便继续说了下去。

原来,倪福根酷爱歌舞,他家恰好住在歌剧院附近,他几乎每次回家都要去歌剧院观看歌舞。他更爱雪花的歌和舞,有时竟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并且暗暗地对雪花从敬慕而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竟象火焰在燃烧,使他难以抑制。他想找机会接近她,向她表白表白。那天下

雨，他见雪花要冒雨回家，感到心疼，便鼓起勇气，上去送伞。谁知得到的竟是雪花的怒骂和耳光！倪福根被打后捂着脸，一下子好似凉水浇头，冷到了心里。他木然地站在大雨中看着雪花远远离去，他拿着伞，失魂落魄地任凭大雨淋湿了全身，回到家里就病倒了。

林江和倪福根年龄相仿，身材相貌相似，两个人平时无话不谈，好得胜过同胞弟兄。在林江来看望他时，倪福根流着泪，说出了心里对雪花的爱慕和遭遇。不久，倪福根悔恨交加，又不愿同医生配合，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林江为失去好友，痛哭一场，从此他担负起照看倪福根老母的责任。他同情亡友，认为倪福根的死，是雪花造成的，于是，便想出了一套折磨、恐吓雪花的计划，为亡友出气、报仇。

可是，当他装鬼吓昏雪花而惊动公安局之后，他紧张得几夜不能安眠，他觉得自己所作所为，不仅不道德，而且也是法纪不允许的。他追悔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负荆请罪，听凭处理。

雪花听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公安人员听了也感慨万分。请示领导后，并在雪花的要求下，公安人员对林江进行了一次彻底深谈，最后，还是放他回厂了。

这场轰动边城市的风波很快平息了。现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当雪花在台上翩翩起舞时，台下前排的最当中三个位子上坐着两位老太太、一位小伙子。小伙子就是林江，两位老太就是倪福根的老母和雪花的妈妈。

（题图、插图：袁银昌）

谜底

《鬼故事》：既然过河的人有去无回，那末，毛虎过河去的所见一切，是谁来告诉人们的呢？显而易见，这个鬼故事是瞎编造的，不成立的。

匪窟脱险

山东　王云峰　搜集整理

黄元御是清乾隆时很有名望的医生。有一天夜里，他正在灯下著书，忽然听到一阵狗叫声，接着有人“砰砰”敲响了大门。

他急忙撂下毛笔，拉开大门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只见门外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阔鼻豹眼，貌似凶神。一个鹰眼猴腮，满脸浅白麻子，两眼透着狡黠的凶光。

黄元御打了一个冷颤，忙问：“二位从何而来？敲门是为何事？”

浅白麻子双手抱拳施了一礼：“兄弟乃海北‘草上飞’帐下的三掌柜。久闻黄先生医道高深，大哥公子久病不愈，今天奉大哥之命，来请先生去救公子。车辆银子俱在客栈，望先生不要推辞！”

黄元御一看两个满脸凶气的匪徒，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知道这趟险诊是非出不可了！只见他稍作沉思后，对浅白麻子说：“二位远道而来，翻山过海，非常辛苦，请暂去店中歇息一夜，明天启程可好？”

浅白麻子和络腮胡子交换一个眼色，说：“大哥再三嘱咐，救命如救火，令我二人速去速回！还望先生吃点辛苦，今夜及早动身！”

黄元御一想：这些杀人成性的土匪，倘若不去，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说不定全家老幼都要遭受株连！不如及早前往把病人治好即回。于是便对浅白麻子说：“既然二位不怕辛苦，容我稍作拾掇，今夜咱就动身！”

浅白麻子非常高兴，立即和络腮胡子回到客栈，不消一个时辰，车辆来到，黄元御也拾掇停当。三人借着星光，就上车赶路了。

两个土匪一路上马不停蹄，夜不投宿，替换督车，走了十天，终于赶到了“草上飞”的山寨大营。

黄元御下车一看，这里山势凶险，林密草深，依山傍隘，易守难攻。一色的木头房子，搭在山间窝风向阳之处。山前一块平整的草坪，是匪徒们的演武操场。草坪北面，一片立陡的石壁，凿有一个自然山窟。这是草上飞的军机大帐，也是迎客大厅。

巡山岗哨见三掌柜带着一个“单目先生”来到，急忙禀报草上飞。草上飞急忙带着几个头目亲自出帐迎接。

接进大厅，分宾主坐下，草上飞就吩咐厨房上酒摆宴，要为黄先生接风洗尘。

黄元御起身说：“医家以治病救人为本，救命如救火，向来都是先看病，后吃饭。还是先去给公子看病吧。”“也好。”草上飞一看黄元御情真意切，就亲自把他领到公子卧房里去。

这是三间木头作墙、里外抹泥的房子。西间搭有土炕，炕上躺着病人。一进屋，黄元御就被一股臭气顶了一个趔趄！只见草上飞一步闯进屋内，伸手从被窝里把病人的手拖出来，说：“你黄大爷老远地来给你看病，快把胳臂拿出来！让你黄大爷给你评一评脉！”

黄元御仔细一看，病人约有十七八岁，面色青黄，枯瘦如柴，咳嗽痰喘，呼吸困难，呼出来的臭气直顶鼻子！他伸手摸了摸脉，眉头皱成个疙瘩。最后把心一横，对草上飞说：“不知大掌柜是要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这是什么意思？”

“实话情直逆耳，大掌柜不要见怪；假话，当时听着顺心，最终却是害人！”

“我是粗人，爱听实话，你就照实说吧。”

“照实说，公子得的这病，是一个须根毒瘤长在肺上，实属不治之症！（现在就叫肺癌）根在肺家血管网上，吃多少药也无济于事。如果早期发现，用些卸火消毒之药，抑制它的生长，或许还有一线指望。现在毒气扩散，疮已化脓，肺叶溃烂，公子顶多还有十天阳寿了！如相信我的话，也不必再让他去喝苦水，想吃什么，就弄点什么给他吃吧。”

“啊？！”草上飞闻言，眼里透出一股颓丧的凶光，一拳砸在炕沿上，“好！

我佩服黄先生心直口快，敢说实情！这样，也就不必再治了！请先生大帐喝酒去吧！”

草上飞把黄元御领回大厅，吩咐手下摆酒上菜，他却满脸怒气地转身走了。黄元御见了心怦怦直跳，在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面前，一句话不慎，就要把命送上！自己刚才对草上飞说了实话，还不知要惹出什么祸来。

不消一刻，酒菜上齐，几个头目也都相继入座，却不见草上飞回来。黄元御的心紧紧吊着，手里捏着一把汗！

约有半个时辰，只见草上飞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一堆心肝五脏，一把血淋淋的牛耳尖刀斜扎在已经化脓的烂肺上。只见他把盘子往桌上一推，说：“黄先生手艺真高！看得一点不差！”说着吩咐手下，“把那五个冒牌家伙押上帐来，我要看看他们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原来草上飞听黄元御说他儿子还有十天阳寿，感到求生已经无望，与其再让他受十天罪，还不如早点死了净心！一时性起，一刀刺死儿子，把心肺扒了出来。幸亏黄元御诊病准确，不然，真的命就没了！因此，草上飞把一腔怒火全撒在了以前给他儿子治病的五个先生身上。

不大一会儿，两个土匪押着五个抖抖瑟瑟的行医先生走进帐来。草上飞一挥手，五个手持尖刀、拿着托盘的匪徒一齐闯上帐来，一个抓着一个先生，就要剖腹挖心！

黄元御见此情景，心一下子跳到喉咙口，糟糕！草上飞把失子绝后的怒恨加在了这些无辜的同行头上了！怎么办？舍命也要救人！主意打定，拿眼瞄了一下草上飞，只见他脸色铁青，眼睛通红，气恨恨地用手一指那五

个吓得筛糠发抖的先生，说："你们这帮草包！没有本事，假充行家！不是说我儿子的病能治好吗？怎么治来治去，反把人给治死了？我儿子的性命就是让你们给耽误了！今天我要扒出你们的心来看看，为什么要用假话来唬人！"说着把脚一跺，"动手！"

一声令下，刀光闪闪！大厅之上，惊叫连连！

"且慢动手！"黄元御猛地从席上走下来，对草上飞一拱手道，"大王息怒！医家向来都以治病救人为本，只要患者尚有一线指望，没有一个不尽力抢救的！因为令郎患的确系一种绝症，即使华陀再世也救不了他的性命！大掌柜因此责怪众家医生是于理不公的！如果大掌柜真把众家弟兄杀了，恐怕以后山上兄弟们再有人患疾，医家兄弟宁可死在家中，也不敢上山来给你们治病了！"一席慷慨激昂的话语，说得草上飞哑口无言，不过眼里仍然透着清冷的凶光。一干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大厅里一时鸦雀无声！

黄元御的心情缓和了一些，抓住时机继续劝道："常言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大掌柜想要成名立业，就得虚怀若谷，宽厚待人。当年曹孟德错杀华陀，落得千古唾骂，实该引为镜鉴！还望大掌柜三思！"

草上飞明白黄元御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看了一下身边的三掌柜，意思是问他怎么办好。浅白麻子是个被迫为匪的读书人，不仅通晓理义，而且诡计多端，是大掌柜的心腹和军师。许多大事，草上飞都是言听计从。只见他向草上飞使了一个眼色，劝道："大哥，黄先生说得极是！看在黄先生的面上，放他们下山去吧！只要有黄先生在，弟兄们有病就不怕了。"

草上飞点了一下头，沉思片刻，对黄元御说："如果先生留在山上给兄弟们治病，我就看在你的面上，把他们放了。"

黄元御一听草上飞是要拿自己留在山上作条件换五人的性命，心想：即使自己真的死在山上，一人换得五命，也算值得；不管怎样，先把人救下再说！想到这里，对草上飞说："既然来到山上，总得把兄弟们的病治好再走！遵从大掌柜心愿就是！"

"好！"草上飞一拍桌子，对拿刀的匪徒挥了挥手，"看在黄先生面上，放他们滚回去吧！"

五个先生逃离匪窟，走了。黄元御却被禁锢在山上。每天除了给匪徒看病之外，也在苦思苦索逃离匪窟的办法。

这一天，他给一个名叫庆山的年轻后生作“痔瘘”手术，他那种不怕脏臭、细致认真的医德，使庆山非常感动，要拜他作“干佬”①。黄元御不知他的用意，当时没敢答应，不过却更加认真地给庆山治疗，庆山的病很快就治好了。接着，庆山又提出要求，让黄元御也去给他父亲治治“痔瘘”，黄元御这才弄明白他要拜自己为干佬的目的，因此就慷慨答应了。可是草上飞怕黄元御逃走，不准他离开山寨给平民治病。他就在三掌柜面前替庆山极力说情，最后得到了草上飞的允许，把庆山父亲接到山上来，让黄元御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庆山父亲的“痔瘘”也治好了，庆山的心完全与黄元御贴在了一起。于是，黄元御便把自己脱身的希望寄托在庆山身上。在送庆山父亲下山的路上，他把苦苦想好的一个脱身办法跟庆山父亲说了，让他千万照计行事。

过了四天，黄元御正在给一个匪徒看病，突然见岗哨从山下抓来一个年轻的后生，就急忙撂下病人走过去。年轻后生一见黄元御，跪在地上，口称“叔叔”，就放声哭诉道：“奶奶自叔叔走后，整日叨念着叔叔的名字流泪，我走的时候，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爹和我婶子才让我冒着性命危险，来找叔叔回去。你若是再不回去，就见不着奶奶的面了！”

黄元御一听，急忙把侄儿揽在怀里，眼里落下了泪水。随后立刻带着侄儿去见草上飞，含着热泪说：“家母思儿成疾，眼看不久于人世了。望大掌柜开恩，让元御回家看看，一来探望老母，给老母治病，二来抚慰家人，以免家人惦念。如日后弟兄们患疾，只要去信儿，元御召之即来。”

草上飞一面让人去叫浅白麻子，一面对黄元御说：“这样吧，我马上打发几个兄弟下山，再去山东把先生的全家都搬到山上来吧！”

黄元御一听急了：“不可！家母秉性，元御素知，不见我的面，她是宁死也不肯来的！再说家母病情这样严重，怎能经得起这远路风尘的折腾！大掌柜这样办就把元御一家坑了！那还不如当场先把元御杀死！”

---

① 干佬：即寄父。拜干佬，是东北民间一种攀亲的方式。

草上飞一看黄元御真的动了肝火，一时倒没了主意。这时，浅白麻子已经奉命来到。草上飞看了一下浅白麻子，说："黄先生要回家看看，他母亲病了，你看咋办？"

浅白麻子沉思了一下，说："黄先生家母有病，大哥不可强人所难，还是打发两个兄弟把黄先生叔侄送回家去，住些日子，随后再打发兄弟们帮黄先生把家眷一同搬到山上来，如何？"他看了一下草上飞，接着说，"说实话，大哥和我们众家兄弟，对黄先生的医道和人品都是爱慕和敬重的！实在是舍不得与先生分手啊！"

草上飞用商量的口气对黄元御说："怎么样，黄先生？那就打发人带上点银子，把你们爷俩送回去吧？"

黄元御说："大掌柜和三掌柜对元御的感情，元御已经领下，只要给我们叔侄两人弄两匹好马，把我们送出山去就行了。如今天下太平，路上不会有什么意外，大掌柜就不必再费心了！"

浅白麻子说："不去送送还行？万一路上出事，就对不起朋友了！"他与大掌柜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让二青带一个兄弟去吧。"

二青，就是和浅白麻子一块儿去请黄元御的那个络腮胡子，他精细、勇猛，又有一身好武艺，是浅白麻子的心腹保镖。另一个人，由于庆山自告奋勇，就让庆山担任了。

临走，浅白麻子再三嘱咐二青："一定要把黄先生送到家……"然后每人给了一匹好马和一些银子，就一起下山了。

走出约有二三百里，来到一个

山谷僻静之处，庆山给黄元御使了个眼色，黄元御会意，要下马歇歇，吃点东西。络腮胡子把马拴了就去小解，庆山假装也去解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当络腮胡子正解手时，庆山猛地拔出刀来，照着他的后心，"扑哧"就是一刀，把他宰了。

黄元御见此情形，吓得一腚蹲在地上，半天才反应过来，起来就给庆山和"侄子"行礼："多谢二位贤侄救命大恩。"

庆山说："大叔说哪里话！你治好了我的病，又救了俺爹的命，你才是俺的救命恩人！咱们赶快上马走吧。"

两人又送了一程，临分手时，庆山含着泪说："大叔这次回去，最好另搬个地方，免得他们再去纠缠，我兄弟二人也得远走高飞，另外去寻出路了。"

原来那个上山送信的"侄子"，是庆山的叔伯兄弟假扮的，这是那天黄元御送庆山父亲下山时定好的脱身之计。幸亏靠了他们的真心帮助，黄元御才脱离了匪窟。

为了避免匪徒们再来纠缠，黄元御举家搬迁，到昌邑城里开药铺去了。

路正松　讲述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陈　宁）

*　　*　　*

告读者

由于最近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及印工连续调价，我刊的价格作了如下相应的调整：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至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另售与订户价，均由原来每册0.18元调整至0.20元。

一九八五年第七期至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另售与新订户价，每册为0.30元；原全年订户价仍为每册0.20元，不增收差额款。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始，另售与订户价均为每册0.30元。

我刊原订价偏低，这次的价格标准系经国家物价局核定，与一般书刊保持相应水准。希广大读者和发行员协助做好宣传工作。

吝啬的夫妻

（印度）

内蒙　齐汝勤　编译

从前，在沼泽地最边缘的一座村子里，住着一对吝啬的夫妻。

有一天，丈夫外出途中，看见一棵十分高大的椰子树，一只只已经成熟了的硕大椰子在树的顶部晃动。他想：主人不在，我摘它几个吧！于是，他脱掉草鞋，双手抱住树干就爬了上去。当他爬到顶部低头往下一看，可吓坏了，只见下面的房屋小得象火柴盒，人就象蚂蚁。

“啊，伟大的梵天！啊，英明的猴王哈努曼！”他祷告道，“请你们帮助我安全返回地面吧，我将供养一千个饥饿的人。”

他祷告完就开始慢慢地往下爬。下了一段，他往下一看，下面的房屋象箱子一般大了，人的大小跟蝗虫差不多。他改口说：“供养一千个饥饿的人，这未免太多了，供养二百个人就够了。”当他安全地落到地面上时，他却说：“我实在只能保证供养一个饥饿的人！”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在他的茅屋附近站着一位肥胖的游方和尚。

吝啬鬼想：这位和尚已经肚满肠肥，一定不会多吃！他决定让妻子请和尚吃饭，并吩咐让他吃饱。

吝啬鬼吩咐完，就出去了。等丈夫一走，妻子嘴里叨叨咕咕地取出饭盆，舀了点米饭放在盘子里递给和尚。和尚接过来几口就把饭吃完了，要求再添。妻子遵照丈夫的吩咐，只得给和尚添饭。添了一盘，和尚吃完了又要，一直吃到一锅饭空了才停止。

和尚吃饱饭，忽然跪倒在地，一边呻吟一边叫喊。人们围了过来，吝啬鬼也从外边回来，他气喘吁吁地问："怎么回事？""你妻子给我吃了有毒的东西！"

吝啬鬼听了惊恐万状。忙说："别喊了！给你钱，去找医生看看。""如果我死了，谁给我出安葬费呀？"

吝啬鬼又给了和尚十个卢比。不料和尚不停地叫喊着："警察！警察！"

吝啬鬼和妻子吓得浑身发抖。于是，他们只好把自己口袋里的钱都给了和尚，和尚拿到钱，才慢慢爬到大门口，然后站立起来，抖掉身上的灰土，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地走了。

这事情发生后不久，有个邻居来到他们家要借一只瓦罐煮豆子。

妻子说："瓦罐倒是有一个，挺好的，差不多是新的，我在卡里库尔集市上把它买回来才不过十年。你不会把它打碎吧？"吝啬鬼接着说："当心，可要快点还回来！"

邻居听了很生气，他把瓦罐拿回家，煮好豆子，然后弄来一些粘土，仿照这个瓦罐做了一个形状完全相同的小瓦罐，第二天他就把大小两个瓦罐一起还了回去。

吝啬鬼一看，奇怪地问："这个小瓦罐是哪来的？"

"事情真有趣！"邻居回答说，"我家院子里有个坑，那是两位游方的和尚挖的。可能他们是两位圣者——坑竟然有了魔力。只要往里面放进什么东西，就会立刻生出小崽儿来。"

吝啬鬼夫妻一听，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

妻子问："我们正需要一个小煎锅，我们的煎锅也可以放到坑里去吗？"

吝啬鬼又问："这两只大碗也可以放进去吗？"

邻居说："为什么不可以放呢！"

于是邻居把煎锅和两只大碗带回家，第二天又照原样各做了一只小的送还给他们。

吝啬鬼说："这回可好了，我们准能发财了！"夫妻俩当即走到村里，把各家各户的盆盆罐罐全部借了来，用大车运到邻居家里，问道："现在你看怎么办？都能放进坑里去？"

邻居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在他们一再要求下，就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当村里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邻居就悄悄把器皿都运到了城里的集市上，全部卖掉了。

吝啬鬼夫妻俩每天都来向邻居探问情况。邻居总是回答说："还得放一放！"

这天，邻居把他们俩叫到自己的院子里，把盖在坑上的木盖掀开。他们往里面一望，呀，坑是空的！

夫妻俩叫道："我们的器皿呢？它们在哪里？"

邻居脸上显出悲哀的样子："唉！可能它们都死了！上帝把它们请到天上去了。"

夫妻俩哪肯相信，便跑到法官那里去告状。

法官听完双方的申诉之后问道："第一个瓦罐在坑里生了一个儿子，你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

"后来沙锅和大碗又生了女儿，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末器皿既然能生孩子，为什么不能死、不能升天呢？"

夫妻俩无话可说，只得赔偿全村各家的器皿。

*　　*　　*

考演员

河北　张香民

一次，某电影导演到某城招考演员。可初试几天，却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他只得扫兴而归。

归途中，遇见一个姑娘。姑娘向导演苦苦恳求，非要导演考考她不可。导演见姑娘长得眉清目秀，身段苗条，就向她试探着问道："你为啥要当演员？"

“我喜欢文艺，特别羡慕当演员。”

导演点点头说：“光是喜欢和羡慕不行啊，想当演员，除了要有文艺修养外，还要具备演员的天资呢！”

“我身体好，嗓子也好，在歌咏比赛中还得过好几次奖……”

导演又点点头说：“你光知道羡慕当演员，可当演员要吃很多苦呢，你受得了吗？比如说，冬天在寒风中排练受冻，夏天在烈日下……”

姑娘坚定地说：“我都不怕。”

导演又点点头说：“有时演员去外地排演，一去就得很长时间，你不想家吗？”

姑娘又坚定地摇了摇头。

导演又问：“假如说，在排演期间，你家里突然给你来信说，你母亲病重，老人很想你，可工作又脱不开身，使你回不了家，你受得了吗？”

“这……”姑娘忧郁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又过几天，你母亲只剩下奄奄一息了，老人仍在叨念着你的名字，家里来了急电，让你速回，可工作又在紧要关头，你如何是好啊？”

“这……这……”姑娘立刻双眉紧皱，脸上布满了为难而痛苦的表情。

导演紧紧地盯着姑娘的脸：“你说呀？”

“我……”姑娘慢慢地抬起头望着远方，她的眼睛里滚出了两串泪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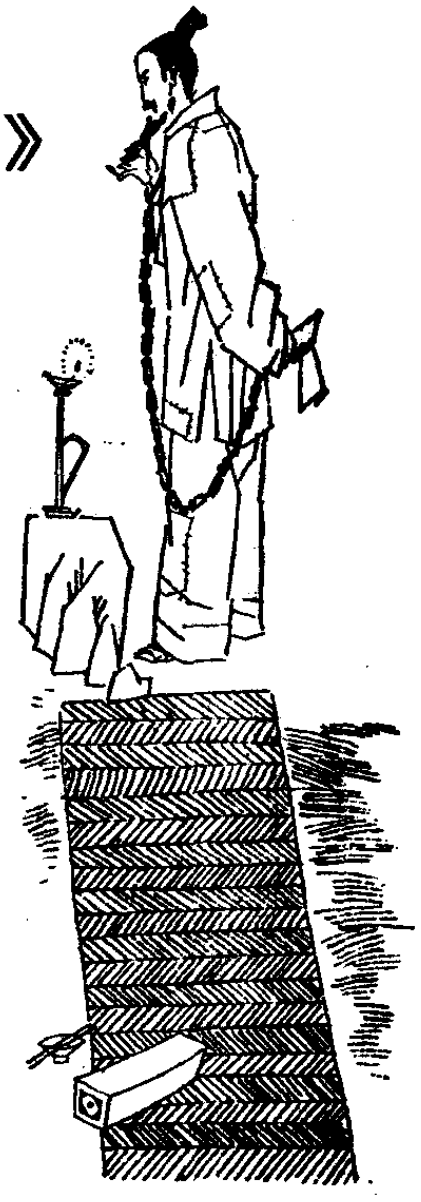
“好！”导演欣然一喜，“你初试合格了！”

姑娘恍然大悟，不禁破涕为笑。

（插图：王厚家）

施耐庵写《封神演义》

河南　李明才　范　牧　搜集整理



据现在的记载，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而《封神演义》的作者叫许仲琳。但是民间却流传着施耐庵“千日著《水浒》，三日写《封神》”的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相传元朝末年，盐丁张士诚率众扯旗造反，自称“诚王”，施耐庵是他部下的一位谋士。后来，张士诚受元朝诏封，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又推翻元帝国，统一天下，建立明朝，自己作了皇帝。施耐庵不愿乞食于朱元璋门下，便躲在家中，一面读书，一面搜集素材，费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水浒传》前六十回，把三十六天罡写了进去。

施耐庵家境贫寒，他女儿要出嫁了，就问爹爹：“你拿什么作陪送呢？”施耐庵四壁空空，两袖清风，一无金可陪，二无银可送。不过他倒觉得：贫寒人家应有贫寒人家的节操，书香门第要有书香门第的骨气。于是就把刚写好的《水浒传》送给女儿，说：“孩子，爹爹穷，没有什么可陪送的，就把这部书稿赠送你吧！平时想看，就看看。如果生活上碰到了困难，还可以拿到书馆里，变换几个钱使用。”

女儿高兴地把书稿收下了。后来，果真生活上遇到困难，她就把书拿到书馆变卖。谁知书馆老板一看这部书十分珍贵，就用计把书稿骗下，留在店里放了三天，派人全部偷抄下来后，说这书他们早有了，把书稿还给了施耐庵的女儿。

施耐庵的女儿十分懊丧，埋怨父亲不该拿旁人的书稿哄她，害得她在

书馆丢丑。她回到娘家，把书稿朝父亲面前一摔，就抽抽噎噎哭起来。施耐庵莫明其妙，忙问是怎么回事。女儿把去书馆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施耐庵听了，略一思忖，就明白了，哈哈笑道："孩子，不是爹爹骗了你，是你上了书馆老板的当了！"女儿不解其意，愣了半天，问道："爹爹，你说什么？"施耐庵说："他们在三天之内，把书稿偷抄了。"

女儿这才恍然大悟，悔恨莫及，立刻要去找书馆老板算帐。施耐庵安慰道："算啦，孩子。你别难过。那稿只写六十回，算不得全书。我再给你续写六十回，把七十二地煞写进去。"于是，施耐庵又花了一年多时间，续写成了《水浒传》后六十回，交给了女儿。

女儿把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的书稿，拿给另一家书馆。书馆老板看了，大加赞赏，认为是稀世珍宝，立即以重金相购，很快印成了书。书本一经问世，人们纷纷抢购，争相传阅。看哪，说呀，称赞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抨击朝廷的昏庸腐败。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朱元璋耳里。

朱元璋读了《水浒传》，勃然大怒。心想：这不明明是在鼓吹犯上作乱，旨在煽动造反，颠覆我大明江山么？再一想，施耐庵原是张士诚的部下，俗话说：白菜叶枯心不死，对了！肯定是他心怀不满，发泄私恨，含沙射影，发难皇上！想到这里，立即下令，将书本查禁，并把施耐庵囚禁起来。

朱元璋手下有个得力谋士刘伯温，是施耐庵的同窗好友。他和施耐庵的交往甚深，情同手足；他钦敬施耐庵的为人，称赞施耐庵的才学。他得知施耐庵被囚禁，十分焦灼不安，想出面为他讲情吧，又恐

触怒圣上。怎么办呢？

这刘伯温是个博学多才、深谋远虑之人，他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既救朋友、又不得罪圣上的法子。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锦囊妙计。立即提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圣躬盛怒，其情难讲；你咋来，还咋走！

写毕，暗中差人送给了施耐庵。施耐庵天资聪颖，真是窗户上的纸，一点就破！“你咋来，还咋走！噢！我是为写书被囚禁，还得靠写书脱身啊！”于是他精神大振，立刻取来文房四宝，铺纸挥毫写起来。那真是笔走如行云流水，文章若水泻泉涌，落笔风掣电闪，书成鬼哭神号！仅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就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封神演义》，呈送给朱元璋观看。

朱元璋一看《封神演义》里，又是神妖鬼怪，又是风雨雷电，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施耐庵，自命不凡，却原来是个疯子嘛！”刘伯温接话说：“他真是一个疯子，一个神经不全的人。万岁！关一个疯子，有什么用呀！”朱元璋把手一挥：“放了，放了！”立即命人把施耐庵放了出来。

这就是后世人传说的，施耐庵“千日著《水浒》，三日写《封神》”的由来。

邱海观　讲述

（作者范牧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陈谷长）

罗贯中写关羽

河南　洪　江　搜集整理

罗贯中在城外一座山坡上，搭个茅庵，一个人清清静静在专心编写《三国演义》。

一天晚上，罗贯中写到关羽屯土山降曹的地方，说啥也写不下去了。为

啥呢？天下人都传说桃园弟兄义重如山，但以忠烈闻名的关羽却有投降曹操两年的铁证。罗贯中越想越生关羽的气，猛地摔笔在案，愤声说："关云长啊关云长，你真丢净了桃园弟兄的脸面哪！"

谁料想关羽的神灵早知罗贯中在编写《三国演义》，他生怕罗贯中揭他的短处扬他的丑，便天天守在罗贯中身边。现在一听罗贯中说出此话，急得不顾一切，现身灯前，向罗贯中施礼问道："罗先生何出此言啊？"罗贯中见关羽显圣，并不惊骇，冷冷说道："竹焚成灰，节节如生；玉碎成粉，洁白不变。你临危贪生，屈节降曹，咋不叫人替你脸红呢？"

关羽听了急忙辩解说："那时因有两位皇嫂拖累，不得不失小节而全大义！"

罗贯中见关羽不服，又厉声责问："华容道上，以私情放走曹操，也是失小节而全大义吗？"

关羽自觉理亏气短，但仍要没理睬三分，他掀起外面穿的锦绿战袍，说："曹操爱将如命，敬关某如同天神，赠我大红战袍，又容我过关斩将找到大哥。我见袍思义，不放曹操，岂不让人骂我是忘恩小人吗？"

罗贯中听了这话，直气得怒目圆睁，大声说道："大红袍乃是曹操假仁假义买你背弃桃园的信物，你却贴身穿着，再用你大哥的绿袍遮盖，这就叫表里不一，心怀二志！"

关云长听到此处，羞得面红耳赤，再也无话可说，猛地脱下战袍，甩在地

上，又羞惭地施礼求告:“罗先生笔下留情!”说完就匆匆走了。

罗贯中追出茅庵不见关羽，便回身去抓战袍，谁知战袍却入地生根了。罗贯中惊疑不止，便用劲去拉，却拉出一个萝卜形状的东西来。拿到灯下一看：只见缕缕青叶下面结着个紫红皮的大萝卜。

罗贯中猜想了好一阵，才明白是关羽已诚心认错，所以才埋红袍入土变萝卜，留绿袍变成青叶盖在上头，明摆着是求我为他遮盖一下的意思。

罗贯中沉思一阵，就仔细地把红皮萝卜种到门外地里，又继续写起他的《三国演义》来。不过他再往下写时，虽没为关羽遮羞掩丑，却也没少给他叫好，并且特意把关羽描绘成一个红脸大汉。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插图：裴向春）

曹雪芹写《红楼梦》

浙江　李青葆　搜集整理

你可知道曹雪芹是怎样写出《红楼梦》这部千古不朽的巨著吗？高鹗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续写的？这里有个动人的故事呢。

传说曹雪芹在苏州有个姑表妹，叫李爱月，五岁时，因爹娘去世，便寄养在娘舅家里，和曹雪芹同窗读书，青梅竹马，亲密无间。长大了，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

对于他们的婚姻，家里人有的反对，有的赞同，但最后还是一致同意了。两人选定的结婚日期同毗邻柳王府迎亲日子恰是同一天。美满姻缘，

天助人愿，曹雪芹、李爱月非常高兴。谁知，进了洞房，当曹雪芹把新娘的盖头红罗巾揭下时，呆住了：新娘不是李爱月，而是柳府柳小姐。李爱月呢？却成了柳家公子的新娘了。是谁设下了"移花接木"计？不是别人，正是他那一心巴结豪贵的父母。

李爱月痛苦万分，忍不了感情的折磨，终于在"花好月圆"的夜里投井自杀了。

这对曹雪芹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他恨满嘴仁义道德的狠心父母，怨自己堂堂七尺男儿，竟保不住自己心上的人。他觉得：人生在世，南柯一梦；"识破红尘一张纸，莫如佛寺几声钟"。于是，就在李爱月死后的第三天，曹雪芹祭奠了爱月的亡灵后，带着一个贴心书僮，偷偷地离开家庭，星夜兼程，赴南海佛国——蓬莱仙岛而去。他要在那里洁身修养，了却一生。

不料曹雪芹船到瓯江口，就遭上了海盗，书僮和船夫都死于刀下，曹雪芹被打落江中。幸好这时，一艘商船驶进了瓯江口，击退海盗，救起了曹雪芹。

这商船的主人名叫阮天岩，年方四十，温州人，是个生性刚直、武艺出众的汉子。船到温州，阮天岩叫助手们把曹雪芹抬回自己家中，第二天一早，待曹雪芹清醒过来后，阮天岩详细地询问了他的情况。阮天岩听了曹雪芹的叙述后，哈哈大笑，说："公子历尽千辛万苦，其志甚诚，可敬可嘉。但我却认为：人生在世，如飘洋过海，岂无风浪？公子青春年少，来日方长，前程无量，与其栖身寺庙，倒不如静心攻习诗文，著书立说，为后代留下一点'财产'，岂不是更有价值？！"他见曹雪芹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便转过话题说："你我相见，难得有此机会。公子若不嫌弃，先在我家住上个一月半载的，养养身子。若要书看，待你康复后，就到我'西楼书屋'去。别看我是经商的，也颇爱诗书哩。"

两天后，阮天岩叫家僮把曹雪芹带到"西楼书屋"。曹雪芹进门一看，里面摆满了书柜，那横条长几上还放着一个精致的箱子。打开箱子一看，啊，竟是一部篆刻在竹简上的《史记》。他正惊叹之时，阮天岩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曹雪芹指着竹简《史记》问："此乃稀世之宝也！恩公从何得来？"

阮天岩说:“这部《史记》是司马迁亲手刻写的真迹，是我用巨额从一个日本书商的手中买来的。”停了停，他又说：“当初司马迁历经艰辛写《史记》，而公子如今只是婚姻失意，比之于他，只不过是沧海一滴罢了。你说是吗?”虽然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庶人皆知，但曹雪芹今天听来却别有一番心情。他捧着《史记》，心情无比激动。

光阴如流水，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起初阮天岩见曹雪芹自听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后，震动很大，读书非常用功，不由心中大喜，可是最近，见他常去游江心屿，登松台山，很少在书房里攻读，不禁暗暗为他着急。

一天，天未大亮，阮天岩便去叫醒曹雪芹，对他说:“今天我带你去看我女儿彩云绣花。”曹雪芹感到奇怪:“你的女儿？怎么几个月来我都没见到她?”天岩说:“你去了便知。”于是他领着曹雪芹向女儿住所“红屋绣楼”走去。他们上得楼去，只见女儿已在绣花了。天岩问女儿道:“怎么？你这样早就起来了?”彩云说:“爹爹，您不是常对我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吗？况且这幅画要在十五年内绣好，我还想趁现在青春年少，抓紧时间，提前完工哩!”阮天岩听了，咧嘴直笑，连连称赞道:“好！好！我儿有志气。”曹雪芹听了，很是惊奇:“这是什么？要绣十五年时间?”阮天岩说:“三年前，一个外国绸缎商要一幅世界上最长最大的绸缎刺绣品。它要同瓯江一样长，同瓯江一样宽，两边要绣上瓯江两岸的风光。他以为我们中国人绣不起来，可我却答应了他。我想：这样一可以赚回一大笔钱；二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风貌；三也为后人留下一件艺术巨品。”

曹雪芹看着彩云飞针走线，品味着他们父女刚才说的那番话，心中万分激动。他羞愧地向彩云小姐施了一礼，便匆匆下楼回房，展开蚕茧纸，提

笔写下"红楼瓯绣"四个大字，郑重其事地送给阮天岩，说："恩公，曹某受恩露数月，无以报答，特写此四字留与纪念。此番我江中遭劫，得遇救星，蒙恩公教诲，使我茅塞顿开，不胜感激至甚！从今起，我要倍加刻苦自励，决心象司马迁写《史记》那样，象彩云小姐刺'瓯绣'那样，竭尽平生精力写出一部书来。恩公，明天我就要动身回家了。"说毕，热泪盈眶，向阮天岩三拜。

第二天一早，阮天岩特地为曹雪芹设酒饯行，并把绣有"红楼瓯绣"四字的丝绸罗帕和竹简《史记》送给他，然后派专人护送他北上。

此后，曹雪芹先后到杭州、苏州、扬州、南京等地，游览了无数园林胜迹，采集了许多才子佳人的风流趣话和官场不少的轶事传闻，辗转数载，才到北京。为了不辜负恩人的期望，勉励自己刻苦勤奋写作，他把绣有"红楼瓯绣"四字的黄绢挂在写字桌前的板壁上，把竹简《史记》放在床头，甚至在他的妻子病死、独子夭亡的极度悲伤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写作。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曹雪芹终于写出了一部以爱情为主要线索的长篇小说。有人说，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以他自己和他表妹李爱月为模特儿的。为纪念恩人阮天岩，他不但把书名唤作《石头记》，而且把自己的名字"梦圆"改写成"梦阮"。《石头记》开篇"补天遗石"的奇异描述，也是因为受"天岩"两字的启迪而写出来的。

小说定稿后，他又仔细地推敲起书名来，觉得把恩人名字中的"岩"换成"石头"定作书名，有失"尊重"。想来想去，认为还是改作《红楼梦醒》比较好，因为给他启发和鼓舞他奋斗的，正是恩人阮天岩及其女儿阮彩云的"红楼瓯绣"。后来他觉得"醒"字太露，因为凡是梦，总会有醒的时候，就索性把它去掉，就用《红楼梦》三字作书名。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书稿写好后，曹雪芹只想把它印出来。但象《红楼梦》这样的书，在当时的社会里要刻版翻印，谈何容易！就在他为此而大伤脑筋的时候，阔别二十余年的救命恩人阮天岩，突然来到了北京西郊的"曹氏草庐"。曹雪芹欣喜若狂，一边叫后娶的妻子把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碧玉钗"拿去换钱买酒，一边把那部六卷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手稿拿给他看。阮天岩看后，喜不自禁，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书的最后那幅《红楼瓯绣图》。那绣"瓯绣"的女子是阮彩云，旁边站着的是彩云的

丫头和阮天岩，那身子微躬向彩云行礼的正是曹雪芹。个个形象栩栩如生。在《跋》里，又详细地说明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和"红楼瓯绣"对他后半生的巨大影响。

曹雪芹为了使《红楼梦》能流传于世，就托阮天岩把它带到日本印刷出版。

乾隆二十八年夏天，年过花甲的阮天岩带着《红楼梦》手稿和一批绸缎，前往日本。不料船出瓯江口，又碰到了海匪的袭击，阮天岩因寡不敌众，被击落水中，商船被抢劫一空。装在红木箱内的《红楼梦》手稿，也被这些无知的海盗当作旧书废纸连箱抛入江中。就在这时，一艘官船乘风破浪驶进了瓯江口。海匪们仓惶逃走；阮天岩被救上船；飘散在江面的财物也一一打捞了回来。可是，当阮天岩打开捞上来的红木箱子时，发现《红楼梦》手稿只有四卷八十回，少了第五、第六两卷。他痛惜万分，请求官船上的老爷再为他寻找这失落的手稿。谁知那老爷看到手稿怒容满面，传令将阮天岩绑起来。

原来这老爷是曹雪芹的好友鄂比先生。三年前，他未被朝廷起用时，和曹雪芹一起饮酒谈诗，常听曹雪芹讲《石头记》的故事，常帮曹雪芹审稿抄写。他想：这书是曹雪芹用毕生精力写出来的呀，怎么会落到这人的手里？当即，鄂比一边令阮天岩从实招认，一边叫人下水寻找失去的手稿。

遗憾的是，第二年春天，鄂比将剩下的八十回手稿带回北京，打算叫曹雪芹重写后四十回，却不料曹雪芹病死已经半年了。鄂比只好把曹雪芹当时的写作动机和故事概要讲出来，由他的义子高鹗编写整理成文。原来附在书后的那幅珍贵的《红楼瓯绣图》和《跋》，却永远失去了。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施大畏）

借花献佛

湖南　聂建长　搜集整理

冯玉祥督军驻守常德的第二年夏天，常德地区连降暴雨三十三天，积水成灾，灾民们携老扶幼，蚁群般地拥进了常德城内，全城到处是灾民，拥挤不堪。冯玉祥见了心忧如焚，他除下令常德县政府在四城门搭起粥棚，赈济灾民之外，还发布告示，敦促城内商界义捐献款，赈济灾民。但是，常德这个商业繁华之所，虽商贾甚多，但响应募捐号召者却寥寥无几。

这天上午，城内所有富商都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请他们速去设在府坪的献金台前，说冯玉祥本人要当众解囊募捐。

献金台设在古城中心的府坪广场，献金台下，早已挤满了观看冯玉祥献金的人们，凡是接到了县政府通知的商界显要，都被请到了摆在台下的几排长椅上就座。人们看到，在高高的献金台的正中，摆了一张八仙桌，桌子周围全用红布围得严严实实。身着戎装、穿戴整齐的冯玉祥，正躬腰坐在八仙桌后面，两手伸在八仙桌的空档里面，不知在忙着什么。

这时正当大伏天中午，太阳如火，火辣辣地晒在人们的头顶上。坐在前排长椅上的商人们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可是，既没人给他们送水喝，更没人给他们送饭吃；身后看热闹的人又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外面，还有不少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维持秩序，富商们想走也不敢走了。抬头看看台上的冯玉祥，也是汗流浃背，还在全神贯注地弓腰忙碌着，连头也不肯抬一下。富商们不敢吱声，不敢动弹，只得耐着饥渴和燥热，在毒日的曝晒下煎熬着。

又过了一个时辰，眼看日头都偏西了，富商已被烈日烤得几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这时，才见冯玉祥两臂一伸，终于站起身来。人们精神一

振，满场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献金台上。但见冯玉祥又弯下腰去，象渔人拉网那样从八仙桌下拉出一长串金晃晃的东西来，他把这串东西背在背上，迈着大步，从台上走下来。人们这才看清，背在冯玉祥身后的一长串东西，竟是一双双用稻草编制的草鞋。

冯玉祥走到台下，将草鞋一双双分给了坐在前排椅子上的富商们。然后，他又返身上台，站在八仙桌后面，拉开了嗓门说道："抱歉了，为等我编制这些草鞋，让诸位久等了。眼下，四乡灾民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受着无衣无食无宿的煎熬，这滋味诸位是可想而知了。可我冯玉祥只身从戎，本来就是个穷光蛋，带兵后也决无私蓄，只好赶打下这批草鞋，卖给诸位富商，以便借花献佛，捐赠给灾民们。这稻草本是寸金，按市价一两金子百两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按照草鞋的份量作为鞋价，来向诸位收银子了。恕我不恭，为了赈济灾民，各位富商也一定会慨然解囊相助。"

冯玉祥话音刚落，早有人提着一杆钩秤，将冯玉祥送到富商们手中的草鞋一一称了斤两。富商们瞠目结舌，暗暗叫苦，只得按照一两金子百两银的价格，回去取来银子，去县政府交割。

事后，常德城内没有被摊派买草鞋的一般商家们，担心冯玉祥再度摊派到他们头上，便都主动献金，资助灾民重建家园。果然，冯玉祥献金一举一两天内便为灾民们募捐万金，使灾民们在水退后，得到了以县政府名义赈济的钱财，都欢欢喜喜地回乡去重建家园。后来，有支民谣歌唱道：

踏破"金"鞋有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题图、插图：王亚平）

镜　子（印度）

有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学青年，成名以后渐渐变得高傲起来，从此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了。一天，他在自己的老师家里，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诉说自己的苦衷。老学者听后万分感叹，他指指窗户上的玻璃，问道："孩子，透过窗户的玻璃，你看到了什么？"青年说："我看到了窗外的世界。"老学者又指着墙上的镜子问道："孩子，透过这面镜子，你又看到了什么？"青年说："我只看到我自己。"老学者深深地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孩子，透过纯洁的玻璃，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而，透过同样是玻璃制成的镜子，你却只能看到你自己了。那是因为镜子的背面涂着一层水银啊！"

（安徽　袁　丁　编译）

《故事会》专辑出版　欢迎邮购和批销

《故事会》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每期印数已达六、七百万册。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最近我们又汇编了下列六种专辑，均在年内出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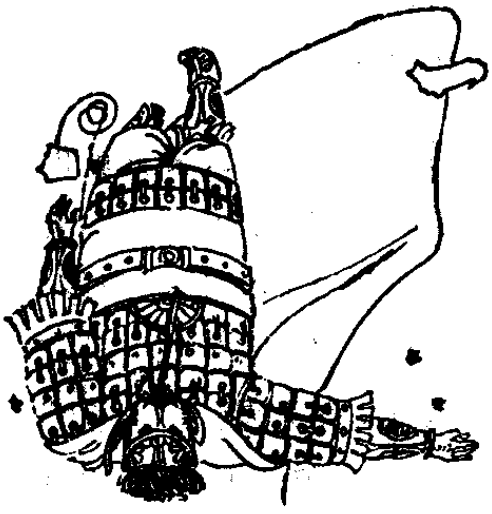
《故事会》武林传说专辑	定价0.28元	已出版
《故事会》当代传奇故事专辑	定价0.28元	已出版
《故事会》中外连环漫画专辑	定价0.28元	已出版
《故事会》中外案例故事专辑	定价0.28元	十月出版
《故事会》外国现代笑话专辑	定价0.28元	十一月出版
《故事会》中外滑稽故事专辑	定价0.28元	十二月出版

以上六种专辑，请及时向当地新华书店购买；当地购买如有困难，请速向上海环球文化开发公司发行部邮购（平寄邮费免收，挂号另加0.12元）。

同时欢迎单位和个体户直接向环球文化开发公司发行部批销。凡在五千册以下，批价8.5折；五千册以上8.2折；一万册以上7.8折。先汇款，后发货；汇款先到先发。

环球文化开发公司发行部地址：上海西康路1371弄60号

帐号5366067　卢湾区办打浦桥分理处



一字并肩王之死

上海　经元度　搜集整理

楚汉相争时，韩信用十面埋伏之计打败项羽，为刘邦争天下立了大功，被封为齐王。据说，刘邦还亲口许下诺言，允许韩信可与自己平起平坐，同桌而食，并肩而行；答应韩信可有三个不死，那就是："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①不死。"所以，人们又称韩信为"一字并肩王"。

谁知韩信功成名就之后，就趾高气扬，骄傲起来，因而受到刘邦猜忌。刘邦建立汉皇朝后，夺了韩信手中兵权，削去韩信王位，将他降为淮阴侯。这个时候的韩信，早已骄气入骨，哪堪经受这样的挫折！他牢骚满腹，从此假托有病，闭门不出，再也不肯上朝见驾。这一来，便常有流言传播，说韩信有谋反之心。韩信虽也有所耳闻，却依然故我，仍旧没有上朝见驾之意。

有一天，手下人报告韩信，说是肖相国上门探病来了。韩信想到当年肖何极力保荐之情，心想：如今故人来访，岂能避而不见？没奈何，韩信只得亲自出门相迎，携手而入。双方分宾主坐定，寒暄一番之后，肖何便告诉韩信："近日来，皇上在外平叛得胜，已有捷报传来。"接着，肖何便劝韩信赶快进宫贺喜，以便与皇家消除误会，并可借此平息流言。韩信觉得肖何句句话都说在理上，也就答应同肖何进宫去朝见吕后，向她贺喜。

一路上，肖何从言谈之中，发现韩信果然骄狂极了，就暗暗叹了一口气。原来，肖何今日是奉吕后旨意，来劝韩信进宫朝见贺喜的。肖何接旨后就立即猜出十有八九是吕后对韩信动了杀机，但他想到韩信是个有才之人，有心想救韩信，只因皇家的旨意难违，只得前来劝韩信进宫。肖何原已想出一条可救韩信不死的妙计，现在见韩信如此骄气，不免暗暗踌躇：是

① 兵：指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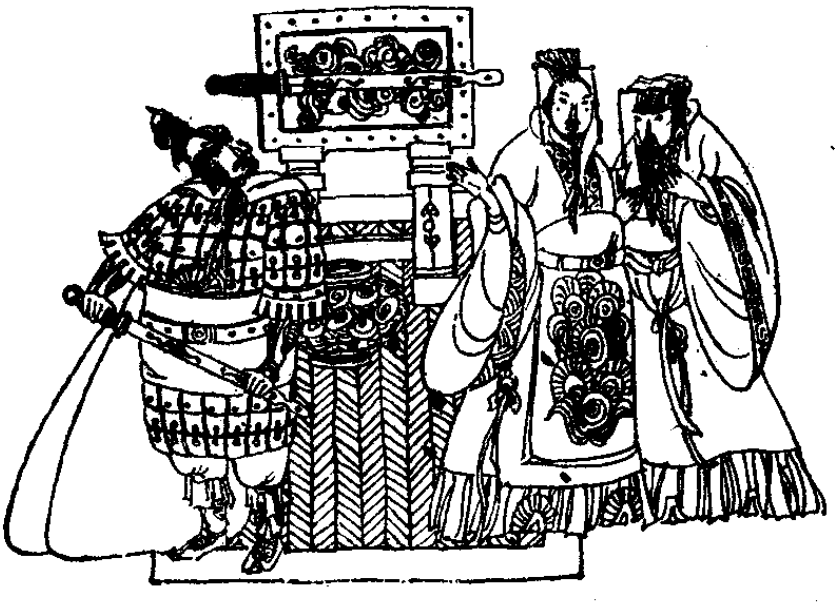
救，还是不救呢？

到了宫门前，韩信忽然停住脚步，对肖何说："老相国，你可记得皇上当年封我为齐王之事？"肖何听了一愣：咦，还提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吗？便顺口回答："哎呀，我这年迈之人，记性不好，怕是记不太清楚了。"不料韩信哈哈大笑，说："老相国真是贵人多忘事哪！想当初，皇上亲口封我平起平坐，同桌而食，并肩而行，天下谁人不知有我这个'一字并肩王'呀！"韩信这番话一出口，肖何全身一颤，心里想：哟，这个韩信是狂得没法治了。既然如此，我还救他干吗？肖何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依然作出一副老迈昏聩的样子，说："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如此说来，还请王爷先走！"他当场就后退三步，把腰一躬，做了个"请"的手势。

韩信哪里识得其中奥妙，心中还在暗暗得意，觉得自己果然是虎瘦威风在，连老相国至今还让自己三分，就洋洋自得地进了长乐殿。不料韩信刚一进门，两扇宫门马上紧紧闭上。等到韩信察觉不对，回头一看，呀，连肖何的影子也不见了！他心头一紧，知道今日定要吃亏，但已经迟了。这时候，专等韩信来送死的吕后端坐在长乐殿中，怒声喝令："谁敢私闯宫门？还不与我拿下！"两旁的卫士一拥而上，紧紧揪住韩信的双臂。

韩信心里一急，急出一个主意。他仰天狂笑说："哈哈哈哈！好吧，我也不多申辩了。不过，皇上当年亲口封王，娘娘想必不会不知。"

吕后冷笑一声，问："你指的就是那'三忌'？""正是。""好吧，叫你今天死个明白。韩信！你抬头看天，可有天？你低头看地，可有地？"韩信上下一看，不由得大叫一声："啊呀！"为啥呢？原来，他抬头看屋顶，屋顶已有木板隔开天；低头看地面，地面也有木



板铺满地。但是，韩信想想还是不服气，便大声争辩说："且慢！当年皇上立下'三忌'，还有一条'见兵不死'。请问，不用兵器，如何将我处死？"吕后连声嘿嘿冷笑，把手一招，马上有人上前把三样东西丢在韩信脚下，由韩信自己看着办。韩信一看，大惊失色。

这三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把削尖的竹剑，一块磨快的瓷片，还有一根结实的长绳。韩信一看，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能治自己于死地，却不触犯"三忌"中"见兵不死"那一条。韩信到此无话可说，他只得拾起竹剑，顿足长叹："唉，真是成也肖何，败也肖何！"说完，他把竹剑的剑尖对准自己的咽喉，直刺了进去。

其实，韩信直到一命呜呼，也还没有真正明白：他实实在在是死在一个"骄"字上哪！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徐华君）

解缙献宝

一天，永乐皇帝下诏：所有在朝文武官员，七天内务必每人向皇上献宝物一件。众官听旨后不敢怠慢，派员到处张罗征集稀世珍宝，只有学士解缙却无动于衷。

一晃限期已到。众官员一个个依次向永乐皇帝献上宝物，轮到解缙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解缙不慌不忙地从袖筒里摸出一个小纸包，双手捧着献与皇帝。永乐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一看，是一小撮谷物，便脸露愠色，责问解缙："此乃常物，何谓宝也？"解缙从容不迫地朗声说道："此宝真是宝，人皆不可少，皇上三日无此宝，走起路来孱孱倒。"

永乐听了思忖片刻后，连连点头称是，继而龙颜大悦，对解缙重加赏赐。这时，为寻觅珍宝煞费苦心的官员们，个个面露愧色，索然无趣。

（江西　钟庄炎　搜集整理）

学无专一的人

上海　孙孟英　搜集整理

清朝时期，在浙江慈溪白杨湖附近，有一个姓杨的财主，财主有个儿子叫杨明。老财主为了光耀门庭，便不惜工本让杨明奋发苦读，将来可以升官发财。

杨明长得眉清目秀，斯斯文文，其实是个绣花枕头，学习没恒心，又不肯下苦功，几次科考，皆是名落孙山。

这一年又逢科举考试，眼看考期快到了。老财主硬逼儿子去考。杨明只得临阵磨刀，装着一副苦读的样子，整天捧着《四书》、《五经》，闭门不出，可全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

有一天，杨明听说湖边很清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于是便携书来到湖边，可是一打开书，就觉头昏脑胀，一会儿就打起瞌睡来。

忽然，满天乌云翻滚，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下。杨明没处躲避，淋得浑身湿得象个落汤鸡。大雨过后，红艳艳的太阳挂在空中，照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奇花异草格外妍丽耀眼。杨明心里暗道：呀，多么美丽的景色呀！如果把它画下来岂不美哉！他心里一动：学画。唐伯虎不就是因画画而扬名天下吗？一张画可卖好几两银子

呢！我何苦去死记硬背那些叫人倒味口的书经？主意一定，杨明就将那些湿透的书经统统抛到一边，去买了许多画画的颜料，开始学画画。他日也画，夜也画，简直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可是几天过去，他看看自己画的画，画人不象人，画鸟不象鸟，画景不成景。唉，学画画也这么难啊！他把画笔一扔，不学了。

可是不学画画再学什么呢？他琢磨来琢磨去，忽然想到：不少古代名人都是在寺庙里苦学而成的，也许菩萨能赋神灵于人脑，使人变得聪明，学而则会，过目成诵。

于是杨明又携书来到寺庙，拜过菩萨，打开书经看了起来。刚看了几页，又觉得头脑发胀，眼睛眩花。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朝寺庙门口望去，只见那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这时有个瘦小干瘪的老头，背着一个竹篓跑到庙里来躲雨。

杨明问道："喂，老头，你这竹篓里装的是啥？"

老头瓮声瓮气说："是毒蛇！"

"毒蛇？"杨明听了吓了一跳，"毒蛇有何用？"

"毒蛇可以制药，一条毒蛇价值二十两银子呢！"老头说着，从竹篓里拿出一条毒蛇往脖子上一放，只见那蛇乖乖地一动不动。

老头走后，杨明想：画画很难，读书费劲，不如去捕蛇，何况一条蛇能卖二十两银子，把蛇制成药，救了人命，这样出了名岂不同样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于是，第二天他就背起竹篓上山捕蛇了。

他翻山越岭，累得气喘吁吁，随便倒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忽然听得头顶上沙沙作响。抬头一看，只见一条大蛇正在树干上蠕动。他喜出望外，站起身一举手就把那蛇从树干上抓了下来，哪知这大蛇力大无比，迅速缠住了他的脖子，缠得他透不过气了，眼看没命了，他拼命大叫一声："救命！"从地上一下跳了起来。呀，原来做了一场恶梦。

杨明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回到家，生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之后，又捧起书经开始攻读的时候，科考日期已经到了。他硬着头皮进城赶考，结果又是名落孙山。

（插图：杨成伟）

喜新厌旧

山西　任　飞

最近，靠山村的人都在悄悄议论：万元户李大山刚致了富就喜新厌旧，看不惯自己的老伴，要和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大姑娘登记哩！

李大山刚满五十岁，是个制砖专业户，外号人称“李老万”。他自费在家里安了一台电话机。据说，李老万之所以喜新厌旧，是从电话机引起的。

秋天那阵，李老万的砖堆了满满的一场，可一时又找不到买主。这天吃罢午饭，李老万外出联系卖砖的事，临走时叮嘱老伴，注意听着电话，千万别离开。

李老万的老伴村里人都叫他李二婶，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村妇女。她知道眼下卖砖是大事，所以一步不离地守着电话机。天快黑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李二婶活了大半辈子，啥家务活都干过，可接电话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她双手拿起话筒，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方的声音很急：“我是南郊区信息公司，李老万不在，我就跟你说吧！我帮他找到买主了，阳市第二招待所要五万块砖。他一回来你就让他连夜装车，明天下午下班以前必须把砖送到，否则，人家就另找卖砖的了。可千万别送错地方，我再说一遍，请你拿笔记一下，阳市第二招待所，阳是太阳的阳，市是市场的市。”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只要李二婶用笔一记，回头让李老万装车，砖大量积压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可事情就坏在李二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正巧，电话旁边放着一盒洋火和一盘柿子，她顺手拿过洋火，又抓了个柿子，把洋火摆在前头，柿子摆在后头，一边摆一边念叨：“洋火是洋，柿子是柿，洋柿！这回错不了啦！”

到了晚上九点多，李老万回到家，李二婶指着洋火和柿子把刚才的事一说，李老万这乐呀，说了声："好！我这就雇车装砖。"

她哪知道，她摆的"洋柿"是个县，在他们村的西面，电话里说的阳市是个市，在他们村的东面，这两个地方相隔七八百里！

第三天，李老万拉着五万块砖原封不动地回来了。砖没卖掉不算，还白白地倒贴了一大笔雇车费。李老万的脾气村里无人不晓，遇上不顺心的事，亲娘亲老子他也敢顶。这回可不得了，李老万回到家，气得把洋火和柿子摔到地上，踩了个稀巴烂，一边踩，一边翻来复去地冲着李二婶吼着："你不配当万元户的老婆！你不配当万元户的老婆！"

他这一吼，引来不少人，围在他家窗外看热闹。有个外号叫"快嘴嫂"的，一边往屋里看，一边对周围的人悄悄说："闹不好，李老万要另找老婆，今后有好戏哩！"

这话真让快嘴嫂说着了！事隔不到一个月，李老万便和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打得火热，有人还亲耳听见，他俩在一起商量什么时候登记。

"快嘴嫂"嘴快腿也快，这天，她趁李老万不在家，一头钻进了李二婶屋里，把她听到的一切全都说了。李二婶说："怪不得这些日子他整天不着家，晚上常常深更半夜才回来，连话都不跟我说。可是，我跟他过了大半辈子，他还能……""我的傻二婶，他这是喜新厌旧，男人手里就是不能有钱，一有钱坏路道就来了，我看他要真学了陈世美，你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依我看，你马上给你儿子写封信，勇亮是个好孩子，还能眼看着他爹把你赶走，再给他娶回个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后妈来？""那……那就麻烦你帮我写吧！"

李老万的儿子李勇亮自幼好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政法学院，现在省法院工作。这天，他接到家里来信，拆开一看，怔住了：身为万元户的父亲如今要喜新厌旧，这太不光彩，太不道德了！他决定马上回家，和父亲好好谈一谈，同时，到乡里看看自己的对象刘丽丽，约她一道回家和爹妈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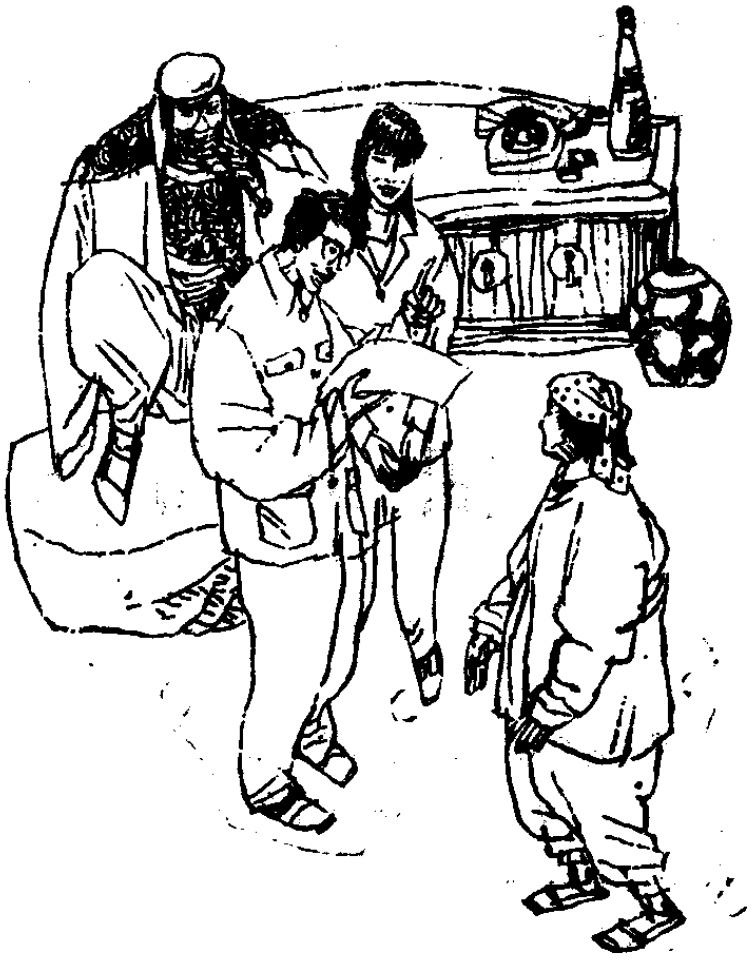
刘丽丽是个城市姑娘，长得很漂亮，李勇亮上政法学院时常去市图书馆，他俩是在图书馆相识的，当时，刘丽丽在师范大学读书，毕业时她自愿到农村去，立志为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奋斗，正巧，组织上把她分配到

了李勇亮的家乡。现在，她在乡农民业余教育办公室工作。

李勇亮请了假，坐车到了乡镇，就来到刘丽丽的办公室门口，一看，铁将军把门。这时，有个乡干部从这走过，李勇亮问："同志，刘丽丽去哪儿了？""她呀，忙着呢！""忙啥？""忙着和李老万登记！"

李勇亮一听这话，好象当头挨了一棒子！他万万没想到，父亲找的竟是自己的对象。他气呼呼地就往家跑。一路跑心里一路骂：刘丽丽呀刘丽丽，我真是瞎了眼了，找上你这对象！你自愿到农村，我支持你；你要是真心实意地嫁给农民青年，我也支持你。我们还没结婚，你有权利选择你的对象，可你却要嫁给有钱的老汉，还是有妇之夫，你究竟是嫁人还是嫁钱？！骂完刘丽丽，又骂他爹：爹呀！要没有党的政策，你能成为万元户吗？好日子刚开了个头，你就喜新厌旧！我娘跟了你大半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就忍心把她抛弃吗？我娘不会答应和你离婚，如果你目无法纪，不离婚就和刘丽丽登记，法律对你绝不留情！

不多时，李勇亮走进他家宽敞的院子，抬头一看，明亮的玻璃窗里，他爹、他娘和刘丽丽正谈笑风生。李勇亮一怔：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一块儿不应该这么高兴呀！莫非信上写错了？不可能！刚才那个乡干部不也说刘丽丽正忙着和我爹登记吗？



这时，刘丽丽看见了李勇亮，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两位老人说："大叔、大婶，你们看谁来了！"李老万两口子见儿子回来了，立刻高兴地迎了出来。李二婶说：

“勇亮，信收到了吧！嗨！这事全闹差了！你爹和乡政府刘同志是忙着准备登记来着，可那不是登记结婚，是登记上农民夜校的学员。”

原来，卖砖的事发生以后，李老万为老伴没有文化而痛苦，茶饭不香，睡觉难眠，他想：要是办个农民夜校该多好啊！于是，他把想法告诉了刘丽丽，结果一说两响。打那以后，他俩常在一起研究办校的事，商量如何登记。李老万办事有个特点，不到火候不揭锅，计划办夜校的事他对谁也没讲，再加上他上次发火说李二婶不配当他的老婆，所以才闹了这场误会。

这时候，刘丽丽把一张夜校学员登记表递给李勇亮，勇亮见表上第一行写着母亲的名字，下边还空着，高兴地说：“娘，您是第一个登记的？”李老万说：“万元户的老婆当然得第一个登记！这个夜校是农民业余教育办公室和我这个万元户联合开办的，我还自愿出了三千块钱，作为教育经费，凭这一点，走走后门，第一个登记，不犯法吧？我的法官儿子！”李勇亮摸着后脑勺笑了：“爹，我还以为你真的喜新厌旧了呢！”“不！我这也叫喜新厌旧，我喜的是有知识的新，厌的是没文化的旧，如果还象你娘上次那样，拿着洋火、柿子接电话，我这万元户总有一天会变成无元户！你看我，光顾了说这些，刘丽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儿子，在省法……”“爹，你别说了，还是让我介绍吧，她就是我给你们找的儿媳妇！”“啊？！这……哈哈哈！”老两口喜得放声大笑。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陈　宁）

阁老与丑妻

河南　王进发　搜集整理

相传，明朝中后期阁老①高贡的妻子长得很丑。当朝大名鼎鼎的阁老怎娶一丑女为妻呢？这里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呢。

① 阁老：官名，相当于宰相。

高贡出生在新郑县一个乡绅家庭。青年时生得眉目俊秀，一表人材，称得上博闻强志，过目成诵，文采精华，超群绝伦。

有一年初夏，高贡和寒窗学友刘逵、王淙、李焱一同赴开封赶考，走到中牟郑岗附近，日已西沉。刘逵说："高贡，日暮西山，夜宿何处？"高贡若无其事地说："夜宿勿愁。"王淙说："贡兄，中牟你有亲朋？"高贡一本正经地说："今夜食宿我岳父家中，吃好睡足。"三位学友听了笑道："贡兄真会戏耍，谁不知，你连未婚妻还不知哪儿呢，哪来岳父！"说着都哈哈大笑。

天色渐渐黑了，高贡等四人进了一座村子，见村头一家门口蹲着一位鬓边斑白、满脸皱纹的农夫。高贡上前，恭敬地施礼说："老大爷，我们去开封赶考，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无处投宿，我们……"农夫站起来说："我家贫寒，若相公们不嫌，请进！"

四个人进入农夫家，只见里面破烂不堪。农夫的老伴听说来了赶考的书生，忙去烙饼做饭。饭后，农夫打好地铺，书生们躺下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鸡叫头遍，老两口就起床磨刀杀鸡，农夫又到几里外的集上打酒买菜。饭菜准备停当，雄鸡站在窗台上引颈高唱，才把高贡从梦中叫醒。等四个书生醒来，已是日上三杆，几位书生匆忙起床。

农夫听到响动，进屋笑着说："你们起床啦？"高贡说："大爷，为何不叫我们？"农夫说："白天行百里，晚上睡得足，快去洗脸，然后吃饭。"

农夫用木板架成桌子，用木坯垒成凳子，四位书生客气地同农夫寒暄了一阵就都入座了。农夫兴高采烈地说："小老儿备些粗茶淡饭，为相公们赶考送行，祝你们金榜题名。"说着，便让他的女儿上菜。这时只见一个农家姑娘，衣着朴素，举止大方地端上一盘清蒸鸡出来。农夫介绍说："这是小老儿的独生闺女，名叫丑妮。"四个书生抬头一看，只见那姑娘凸头深目，肤色漆黑。刘逵贴近高贡耳边低声说："如此丑女，首次见到。"高贡怕农夫听到，连忙捅他一下。但他心里也说："此女真丑。"

菜已上齐，宾主寒暄举杯，酒过三巡，农夫眉开眼笑地说："请问，哪位是我门婿？"

他这一问，顿时问得大家莫名其妙，目瞪口呆。农夫说："我女尚未许

配与人。昨晚拾粪途中听一书生说，要食宿在他岳父家中。”高贡这时方如梦初醒，慢慢站起来，忐忑不安地说：“我……”李焱忙起身解释说：“那是一句戏耍之言，岂能当真？再说，婚姻大事，父母作主。”农夫说：“你们都是博古通今的书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无话可答。过了片刻，高贡双膝跪下说：“小婿向岳父大人问安。”其他三个书生，十分震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农夫却大喜过望，连忙口称“贤婿”，搀起高贡。

因考期已近，不便久留，饭后，四人又上路前往开封。农夫三口恋恋不舍地送了几里才告别回家。

路上，王淙埋怨高贡说：“你博学多才，娶一闭月羞花之貌的小姐，易如反掌。娶此丑女，岂不让人耻笑？”李焱劝高贡说：“日后做官，你不后悔？望兄三思而定。”刘逵说：“你私订终身，违父母之命，是最大的不孝。”高贡微微一笑说：“这是天之作媒，前世姻缘。”三位书生又与高贡争论了一番，但谁的话也没能改变高贡的心意。

开封科选后，高贡回乡把私订终身的事告诉了爹娘。不料，他爹十分震怒，他娘也连连叹气。

这时，村里鼓乐声声，刘逵高兴地跑来大叫：“高贡！我们中了！”说着，报喜的人群已涌到大门口。顿时，整个院子洋溢着欢快的鼓乐。高贡爹变怒为喜，接下金榜旨文。人们夸赞高贡一鸣惊人。

人群散后，高贡他爹又问高贡：“婚事怎定？”高贡说：“木已成舟。既订终身，就要同

她终身相伴。”高贡父母见儿子坚定不移，只得依允。

高贡考中的消息传开，乡绅官府来人说媒的络绎不绝，却都被高贡婉言谢绝。不多久，高家备花轿吹吹打打去中牟迎亲。

高贡婚后，夫妻和睦相爱。四十三岁那年，高贡晋升为阁老。有人又劝高贡弃丑妻娶美女，高贡笑着说：“为妻虽然粗俗丑陋，但夫妻之间情深意厚。古人说：‘富不易妻’。”

高阁老与丑妻相依为命、白头到老的故事，直到今天还被新郑人民传为佳话。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题图、插图：杨天佑）

八仙桌的来历

传说，八仙云游东海时，路过许昌城，因仰慕画圣吴道子之名，便前往西湖拜会。

吴道子正在洞中绘画，忽见八仙飘然而来，高兴万分，忙把他们迎进洞内。

八仙与吴道子欢聚一堂，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一番。笑谈中不觉天黑了，吴道子说八仙们难得光临，执意要设宴款待他们。

张果老朝洞内看看，笑笑说：“你要招待我等，可洞内无桌，难道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席地而坐不成？”

吴道子一听，忙挥毫画了一张方桌，摆在中间。设下八张凳子，笑着说：“此桌为八仙所画，就叫‘八仙桌’吧。”

相传，八仙桌就是这样来的。

（河南　艾铭鲁　搜集整理）

一张戏票

辽宁　马福民

刘村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大号叫刘富财，是全村有名的“老戏迷”。以前他听戏，手捧着个破半导体，总觉得不过瘾。自从实行了责任制，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年底分红，他家分了三千来块，这下子老戏迷心里痒痒了，想买台“带影的”，那往炕头上一坐，连听带看，该有多美。就这样，今个一大早，他带上五百五十元钱赶到了城里。到商店一打听，听售货员说，过几天要来带色的，这下老戏迷更乐了，干脆过些日子把“彩电”抱回去，那看起来就更没比的了。

老戏迷走出商店，来到“杜记饺子馆”，美美地喝了二两“老白干”，吃了四两水饺，正想回村，忽然听到吃饭的人议论，说下午两点，出访拉美五国归来的省京剧团，在大华戏院汇报演出折子戏。老戏迷一听赶忙大步流星走出饺子馆，一溜小跑，直奔大华戏院。一看海报，乐坏了，今天演的是《三岔口》、《柜中缘》和《霸王别姬》，这可是他最爱看的戏。可事情偏偏不凑巧，票一大早卖光了。咋办呢？回去吧，挺不甘心的；不回去吧，又没有票。真叫心痒难抓，直在戏院门口打转转。

就在这时，忽见远处奔来了一个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只见他跑得满脸通红，直喘粗气，跑到戏院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票，大声喊道：“谁要票？”听到他的喊声，“忽啦”一下子围上了一帮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戏迷“噌”一个箭步窜上去，“刷啦”一下子把票抢到手，随手把钱往小伙子手中一塞，说了声：“这票归我啦！”话音没落，人已进了剧场。

老戏迷走进剧场，舞台上紧锣密鼓，紫红色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戏开演了。这时，一位女服务员走过来，和气地问道：“大爷，您票是几排几号？”“我也看不清啊，姑娘，请你帮我找找座。”女服务员打开手电，接过票一看，

赶忙说："大爷，您这是昨天的票，都作废啦！""不对，不对。"老戏迷连忙摆手，"这是我刚在一个小伙子手里买的，花了五角钱哪！"

女服务员听了又把票子仔细看了一遍，这确实是昨天的票，排座是楼下四排八号。她又翻到背面一看，不禁一愣，只见票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娟秀小字：

大伟：这是今晚的戏票，七点钟开演。我在剧场等你，别晚了。

婷婷

女服务员为啥看了这字会发愣呢？原来票上的字是她写的。她叫张婷婷，最近经人介绍认识了个男朋友，叫李大伟，是东方发电厂汽机车间工人。昨天是星期六，正赶上省京剧团首场汇报演出，张婷婷便和别的同志串了个班，要陪大伟看这场戏。那天张婷婷给大伟送票时，大伟还没回来，张婷婷就在票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把票压在了大伟家的写字台上。没想到，这个大伟竟拿一张废票去骗一个老人。你说张婷婷怎么不气！

老戏迷见女服务员愣着，便着急地问："姑娘，你看这事可怎么办哪？就算这是张没用的票，那我情愿倒霉，再给你五角钱行不行？这场戏反正得让我看！"

张婷婷见老戏迷询问，才回过神来，嘴里连连说："不不，怎么能让您再花钱呢？"她想了想，对老戏迷说，"大爷，您别急，这么办吧，这儿还有一个空座位，您就坐在这看，我去给您补张票。"说完，转身走了。

老戏迷心里还憋着气，嘴里咕哝了一句："这个臭小子，真他妈的不是物！"就坐下看戏，不一会，就被舞台上的戏迷住了，早把刚才那个不愉快的事忘到后脑勺去了。等到戏演完了，老戏迷随着人群走出了剧场。这阵，他才冷不丁地想起来，得和那个姑娘道个谢呀！他刚一回头，只见张婷婷也从剧场走出来，他赶紧迎上去："大侄女，真得好好谢谢你啦，这是补票的钱。"说着，他把五角钱递过去。张婷婷赶紧说："不，大爷，这张票钱理应我来拿。"

这下子把老戏迷搞懵了，他急忙说："不对，不对，我看了戏，钱怎么能

叫你拿呢。”“大爷，这钱是应该由我来拿，您老听我慢慢说。”

哪料张婷婷还没开口，只见一个姑娘急匆匆地跑来，悄悄对她说：“婷婷，刚才我看到大伟被两个公安人员带走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张婷婷一听，心一下子被揪住了，脸急得变了色。她回头对老戏迷说了声：“大爷，再见！”扭头就往公安局跑去。

老戏迷不知发生了啥事情，嘴里喊着：“哎，姑娘，钱，这票钱！”也撒开双腿跟在后面追去。

张婷婷一阵紧跑，进了公安局，“砰”一声，推开了接待室的大门。她刚进屋，那个报信的姑娘和老戏迷也赶到了。

他们看到大伟坐在一张方凳上，正在向公安局的同志讲着什么。

没容张婷婷开口，老戏迷已认出坐在那儿的正是刚才卖假票的那个小伙，赶忙走过来，把他上下打量一下，说：“噢，这回可把你找着了。瞧你小伙子长得溜光水滑的，怎么净干那号缺德事，你要是缺那五角钱，就吱一声。”

大伟一下子被说愣了，他莫名其妙地挠了挠脑袋，对张婷婷说：“婷婷，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张婷婷虽然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但一见大伟，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把那张废票往大伟手里一甩：“还是问你自己吧。”

这时老戏迷一扭头，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布包，他仔细一瞅，愣住了：这不是我的钱包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慌慌张张伸手往口袋里一摸，脑袋“嗡”的一下差点炸开，脖子上的青筋鼓起老高，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上去一把揪住大伟的脖领子：“好哇，你这个臭小子，卖给我假票不算，

还偷了我的钱包，那是我一年到头的心血呀！”说完，抡起大巴掌就往大伟的脸上扇去。

公安局的同志急忙拦住：“大爷，您别急，有话慢慢说。”

票的事还没弄清，又出来这么个更严重的事，张婷婷心里又气又难过，她懊悔自己看错了人，眼泪禁不住象断了线的珍珠直往下掉。

公安局的同志说：“李大伟同志，你继续说吧！”

原来李大伟昨晚和婷婷一起去看戏，看后觉得还不过瘾，今早又买了张票，准备再看一场。中午不巧家里的液化气罐没气了，吃不成饭，就到杜记饺子馆吃饺子。在排队开票的时候，觉得脚下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小布包，捡起来一打开，里面是一叠钱。他赶紧把钱收起来，在饺子馆里找丢钱的人，可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人来认。这时候眼看开演的时间要到了，他就赶忙跑到戏院把票卖了，再找丢钱人，没想到心急慌忙拿错了票。大伟说到这里，从兜里掏出一张票，接着又说，“从戏院回来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结果还是没等到人来找，没办法，我就和公安局的同志谈了这件事，请公安局帮助找找。”

老戏迷这才如梦方醒，感动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婷婷也十分激动，眼睛眨也不眨，盯着大伟，脸上荡漾着喜悦的光彩。

老戏迷走上去，一把拉住大伟的手，使劲地握了又握，把大伟疼得直咧嘴。

看着大伟那个难受劲，婷婷忍不住地笑了起来。老戏迷看看大伟，又看看婷婷，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你们俩是……是一对呀！”

“哈哈”一阵欢快的笑声，从屋里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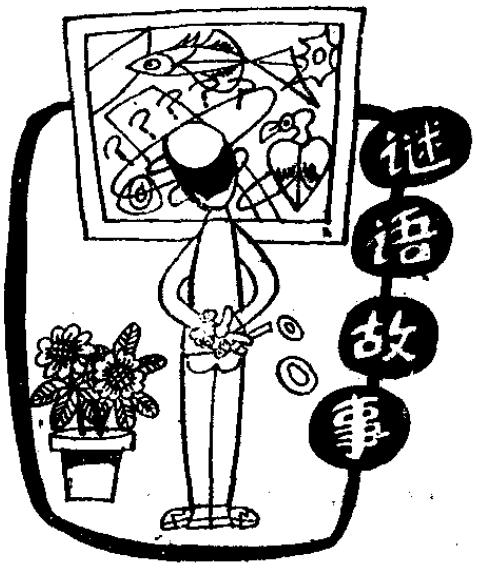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启事

一九八六年度《故事会》征订工作业已开始，请速去当地邮局订阅，因为明年每期零售数有限。

定价：0.30元。

鬼　故　事



一天，张兴对王权说："给你讲一件真实的事，要不要听？"王权说："好，你快讲吧。"于是张兴就讲开了：

有个村庄，靠着一条大河。传说，河对面有鬼，活人都被它害死了。村里人不相信，过河去看。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总是有去无回。因此，大家提起河对岸，就会谈鬼色变，不寒而栗。

村里有个叫毛虎的青年，胆大勇敢，决心到对岸去探个明白。这天傍晚，他喝了一斤酒，带了一把柴刀，就独自过了河。

眼前是一片丛林，只有一条土道弯弯曲曲向前伸展。毛虎警惕地向前走去，发现前方隐约可见一点烛光，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简陋不堪的土地庙。毛虎推开破门，走了进去，里面空空荡荡，没有祭台，不见神像，只有一只小方矮桌和两条长凳，桌上有一支刚点燃的斤把重的蜡烛。毛虎好生奇怪：这蜡烛是谁点的呢？

等了一个多时辰，不见什么动静，毛虎觉得累了，就把两条长凳并拢，躺下歇息。又过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此时已是深更半夜，毛虎迷迷糊糊地有了睡意。刚想合眼，突然，一阵阴风，烛光变绿，使人毛骨悚然。毛虎情知不妙，急忙翻身坐起，睁眼一看，门口来了一个恶鬼，身高一丈，面似黑漆，眼如铜铃，披发吐舌，向毛虎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毛虎向旁一闪，拔出腰间柴刀，对准恶鬼后脑砍去，只听得"当"的一声，柴刀弹了回来，震得他虎口发麻。毛虎再想劈第二刀，恶鬼已回过头来，冲着毛虎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股黑气。毛虎头脑一晕，仰面跌倒，昏死过去。从此，这个村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过河去了。

张兴把故事讲完，王权哈哈大笑，说："你这故事是瞎编的。"您能猜出王权为什么断定张兴是瞎编的吗？

（上海　王双庆）

诸葛亮巧猜人谜

周瑜听鲁肃说诸葛亮舌战群儒，应付自如，十分恼火，于是他有意想出题把诸葛亮难住，以挽回江东的面子。

这天，周瑜召集众位谋士，把诸葛亮也请来了。大家刚坐好，周瑜当着众谋士对诸葛亮说："周瑜不才，现有一字谜请教诸葛先生。"没等诸葛亮答话，就亮出了谜面："有种人，再多一点就会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人？"

诸葛亮面带笑容，欠身答道："那是土人。"

周瑜听了一愣，随即笑着说："我可是说的十个大人呀！"

诸葛亮答道："我猜的却是两个人。"

周瑜一听高声说："先生错了，我说的是一个人！"

诸葛亮微笑着说："将军差矣，难道不知天下男儿都叫它吗？"

周瑜听了大惊，忙把诸葛亮让到上座，转身问众谋士这是什么谜底。众谋士面面相觑，回答不出。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这是什么字吗？

（湖北　陈　硕）

日大还是月大

一天晚饭后，王钱和凯华走出门在月光下散步。忽然，王钱问凯华："今天是几月几日？"凯华漫不经心地说："二月四日。"紧接着，王钱又问："我问你，是日大还是月大？"凯华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月大，就连三岁小孩都懂。"王钱听了，微笑地摇了摇头。凯华有点儿迷惑不解地问："那么是日大？"王钱仍摇了摇头。凯华更加不解，又说："难道是一样大？"王钱仍旧摇了摇头："你再仔细想想。"凯华搔了搔脑袋，搜刮枯肠，绞尽脑汁。忽然，他高兴地大喊："哎呀，我中了你的计了！"并说出原因。王钱听了，微笑地点了点头。

其中原因您说得出来吗？

（福建　黄志雄　陈建彬）

（谜底在本期内找）

神秘的布娃娃

（外国电影故事）

上海　宋　崇　改编

美国有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克鲁克广场27号，住着一位摄影师。他的妻子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名叫苏珊。苏珊眼睛虽瞎，可其他器官的感觉却特别灵敏。

这天，苏珊有事外出，便拿了一块牌子挂在门口。那牌上写着：主人外出，来客自便。

苏珊出门不久，有两个男子来到她家门前，他们一看牌子，就推门进屋。他俩一个叫马克，一个叫卡利诺，今天他们接到走私集团头子路易莎的纸条，让他们来这儿取由外国走私进来的海洛因。现在两人一进屋，见房间里摆满了照相器材，感到很奇怪。马克想：路易莎从来不搞摄影，这里不象她的家呀！卡利诺一眼看到放在窗下的电冰箱，立即引起了这个馋鬼的食欲，他打开冰箱，取出食物就大吃大喝起来。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从外面进来一个戴黑眼镜的老头。马克和卡利诺以为房子的主人回来了，一时显得很尴尬，连忙表示走错了门。那老头慢悠悠地摘下眼镜，说："没走错门，通知你俩来这里的纸条是我写的。"马克惊讶地问："你写的？那么路易莎呢？""她得了好处不想分给朋友，早上被人杀了！"

原来，这老头叫罗特，是纽约另一个贩毒走私集团的头子。此人贪婪

凶狠，他见路易莎从国外走私进来海洛因，十分眼红，就企图抢夺，路易莎不肯，他就把她杀死了。

马克和卡利诺一听头子被杀，立即拔出了匕首，可是罗特早已手握匕首，并抢占了有利地形。等马克冲上来，他一拳就把马克打倒在地。卡利诺跟着手持匕首朝他刺去，罗特只轻轻一闪，一把就夹住了卡利诺的脖子，用匕首在他脸上晃了晃。马克和卡利诺知道自己不是罗特的对手，便同意服从罗特的指挥。

罗特告诉他俩，路易莎将海洛因藏在一个特制的布娃娃里，为了逃避海关检查，下飞机时，她托一位摄影师带出机场，现在，布娃娃就在摄影师的家里。

马克和卡利诺听说布娃娃就在这屋子里，马上想动手翻寻。罗特说："慢，现在你们先帮我一起去处理掉路易莎的尸体，再回来取货。好在摄影师出去了，要晚上才回来，他的妻子又是个瞎子，我们只要……"接着他如此这般地一说，三人就走了。

三个人刚离开，摄影师的妻子苏珊就回来了。她一走进屋里，立即发现家具被移动过，知道有人进来过。她正在整理被弄乱了的房间，忽然有个人走了进来，此人就是马克。他一进门就声称自己是摄影师的老战友，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共过患难，今天特来看望老战友。苏珊信以为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正在这时，又进来一个老头，说是要找一张照片，有急用。苏珊告诉他："摄影师不在家，他晚上回来。"可是老头不顾苏珊阻拦，闯进屋里到处乱翻。这老头就是罗特。马克见了，一面嘴上高喊："你这老头怎么这样无礼，不征得主人同意就乱翻乱找呢？"一面却帮着罗特从外间寻到里间。他们找了好一阵，连布娃娃的影子也没发现。为了不露马脚，罗特只得随便捡张纸片，在苏珊耳边弹了一弹，说："找到了，就是这张照片。"说着，离开了苏珊家。

罗特的行动，使苏珊又惊又疑。马克安慰说："别急，我有个朋友在第六分局当警长，我打电话找他来保护你。"说着，他真的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假装警长的卡利诺走了进来。卡利诺一进门，先象老朋友似地与马克寒暄一番，然后询问老头私闯住宅的经过，接着就勘查现场。当卡利诺查

到电冰箱时，他吃了一惊，原来电冰箱的扳手上留下了他刚才开门取东西吃的手印。他连忙掏出手绢，轻轻揩擦。苏珊站在一旁，问："先生，你在擦什么啊？"马克和卡利诺听到苏珊的问话，都大吃一惊，心想：这个瞎女人好厉害！为了掩盖卡利诺的行动，马克把百叶窗扳了一下。站在百叶窗对面公用电话亭子旁边的罗特见到暗号，就到亭子里去打电话。苏珊家的电话铃响了，苏珊一听，是"六分局"打来找"警长"的。卡利诺听完电话，故作惊慌地说："太太，我要走了。今天早上在广场附近发现一具女尸，我要到现场去。好得你家没什么损失，今后有事再找我好了。"说着，卡利诺走了。

卡利诺走了不久，罗特又装扮"小罗特"来到苏珊家，对苏珊抱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我父亲到这里东翻西翻，十分无礼。我父亲主要对我妻子不放心，因为她长得很美。三年前，我妻子去蒙特利尔旅行，认识了一位摄影师，从此后，他与我妻子经常往来，关系暧昧。前天，摄影师送了一个布娃娃给我妻子，为了这个布娃娃，昨晚家里引起一场争吵，我妻子一怒之下带着布娃娃出走了。我父亲怕她出事，跟踪着她，结果发现她来到了这里！"

苏珊听了叫起来："哪来这种荒唐事！"可是更使她吃惊的是："小罗特"走路时发出的声音，竟与他父亲一模

一样。苏珊正在怀疑，马克又扳了一下百叶窗。苏珊听到了，就问："先生，你嫌房间里太热吗？我把窗打开。"马克连忙说："不热，不热。"

站在对面电话亭边的卡利诺，一见扳百叶窗的暗号，又到公用电话亭子里去打电话。苏珊家的电话铃又响了。苏珊过去一听电话，又是"六分局"打来的，要找"小罗特"。罗特接过电话一听，就大叫起来："什么？我的妻子路易莎被人杀死了？我的天哪！"罗特放下电话就走了。

罗特一走，苏珊紧张地问马克："先生，刚才"小罗特"先生说，他妻子叫什么名字？""路易莎。""路易莎？"苏珊更紧张了。昨晚，她丈夫确实带来一个布娃娃，不知怎么早上不见了。据她丈夫说，这布娃娃是一个叫路易莎的女人托他带下飞机的，约好今天来取。现在"小罗特"太太也叫路易莎，而且被人杀了，这，这不是存心陷害自己丈夫吗？苏珊想：自己虽双目失明了，可丈夫对自己的爱情始终忠贞不二，他决不可能与路易莎有什么暧昧关系！她坚信自己丈夫是无辜的。

这时，马克打开了百叶窗，吃惊地说："啊呀，夫人，屋外有一辆警车，好象在监视着我们，一定是怀疑你丈夫杀了路易莎。怎么办？……我想，布娃娃是这件案子的唯一证据，只要找出布娃娃，把它处理掉，就可以解除对你丈夫的嫌疑了。"苏珊慌了，觉得马克的话有道理，就和他一起在客厅、卧室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可是找遍了各个角落，就是不见布娃娃。

苏珊一面找，一面想：为什么"小罗特"和他父亲的脚步声完全一样，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小罗特"讲的和自己丈夫讲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天很冷，为什么几个人都要去扳百叶窗？而且每次扳过百叶窗后，电话就来了？她把这些疑问对马克说了。马克大吃一惊，暗暗佩服苏珊的灵敏，只好说："你想得太多了，现在关键是找到布娃娃。"突然，马克发现门背后有只保险箱，就说："夫人，布娃娃会不会锁在保险箱里？""不会的。""怎么不会？快把钥匙拿出来。""我没有钥匙。""嗯？有保险箱怎会没钥匙？"苏珊就告诉马克，这个保险箱是前房客的，搬家时想高价卖给他们，他们不要，前房客生气了，将保险箱钥匙丢进了下水道。马克怕自己操之过急，露出马脚，就留下电话，告辞走了。

马克刚走，住在二楼的小姑娘葛络丽娅踮起脚，悄悄地走了进来。她

手中抱着一个布娃娃，轻轻地把布娃娃塞到沙发底下。苏珊从脚步声辨出是葛络丽娅来了，她忙拉住小姑娘的手问："葛络丽娅，你看看窗外的警车还在吗？"小姑娘爬上窗台一看，说："没有警车，只有一辆电话公司的旅行车停在公用电话亭子旁边。""啊，没有警车？"苏珊大吃一惊。

这时，小姑娘又嚷了起来："苏珊婶婶，有个大块头从旅行车下来，正朝我们走来呢！"小姑娘一骨碌从窗台上溜下来，躲到沙发背后，轻声说："他在窗外看着我们。"这人是卡利诺，他看看里面没什么动静，转身走了。小姑娘见他一走，就从沙发后面跳出来，不留神碰着塞在沙发底下的布娃娃，布娃娃身上的八音盒发出了悦耳的音乐。苏珊听到音乐声，全身颤抖起来："布娃娃在屋里？""刚才是我抱去玩了一会，现在我来还了。"

苏珊要小姑娘赶快把布娃娃藏到洗衣机里，自己把百叶窗关了，又把小姑娘拉到身边，轻声说："葛络丽娅，你能帮婶婶做件事吗？""行啊！""你回家帮我看着，不论谁从旅行车出来打电话，等他一打完，你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让电话铃响两下就马上挂断，明白吗？"小姑娘神秘地说："这是信号，对吗？你需要我时，只要在水管上敲两下，我马上就来。"

小姑娘刚走，卡利诺又进来了。他仍以警长的身份要苏珊把布娃娃交出来，说"小罗特"刚才去警察局告了他丈夫和路易莎私通，罪证就是布娃娃，还说布娃娃就藏在保险箱里。苏珊气愤地拿起电话，要给在六分局的"小罗特"打电话。卡利诺慌了，抢过电话说由他来打好快些。他接通了电话，叫苏珊来听。

守在公用电话亭里的马克叫罗特听电话，罗特走下旅行车，这一切被在二楼监视的小姑娘看得一清二楚。

苏珊在电话里警告"小罗特"，如果他父亲继续破坏她丈夫的名誉，她的律师将以诽谤罪向法院控告。苏珊这一强硬态度，使卡利诺一时手足无措，佯称要回警察局去开搜查证。正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卡利诺正想去听，可是电话铃响了两声就中断了。卡利诺觉得奇怪，只听苏珊说："是打错了吧！"卡利诺仍不放心："你不要出去，我马上就来。"他出门后，把门从外面反扣上。

苏珊刚才听到小姑娘的电话铃信号，心里非常吃惊：看来这"警长"和

罗特是一伙的，他们逼自己交出布娃娃，这布娃娃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拿去。怎么办？她想起刚才来的马克，他是丈夫的好朋友，还是请他来想想办法吧！所以等卡利诺一走，苏珊忙打电话给马克，告诉他布娃娃找到了，要他马上来。

苏珊打好电话，马上从洗衣机里拿出布娃娃，谁知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两声就中断了。苏珊差点吓昏，万万没想到马克也是他们一伙的，怪不得刚才他逼自己开保险箱呢。她冲到大门口，可是门被反锁了。马克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苏珊连忙把布娃娃藏到厨房水池下的垃圾桶里，拿起电话要交换台接警察局。可是，来不及了，门外有响声，苏珊忙放下电话。马克进来了，问："布娃娃找到了？在哪里？快给我。"苏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刚才楼上小姑娘从我丈夫的工作室回来，说在那儿她看到一个布娃娃，你在这儿等一等，我马上去拿来。"马克说："你走路不方便，还是我去吧！"苏珊知道他们不会放自己出门，只好把工作室的钥匙给了他，马克问清地址就走了。

马克一走，苏珊马上跑到墙角，在水管上敲了两下。小姑娘闻声走下楼来，发现卡利诺正在门口来回巡视，她忙躲了起来，趁卡利诺不注意时溜进苏珊屋里。苏珊从小姑娘口里得知门口有人放哨，自己不能出去，就要小姑娘到公共汽车总站去等摄影师，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小姑娘一走，苏珊准备报告警察局。她拎起电话，啊呀，电话线被切断了。苏珊知道自己现在处在绝境之中，既不能出门，又不能报警，而这批歹徒马上又会回来，怎么办呢？她急得在屋里团团乱转，突然，苏珊象疯了一样，拿起拐杖把屋里所有的灯泡都敲碎了，屋里马上一片漆黑，苏珊决定利用黑暗这有利条件来对付歹徒。她又把花瓶里的水倒去，灌进洗印照片用的强酸药水。

再说罗特和马克一起去了摄影师工作室，他们在里面翻寻了一通，没有找到布娃娃。罗特大为光火，一路上尽找马克出气，马克受不了这个窝囊气，两人就在路上斗了起来，结果马克被罗特一刀刺死了。罗特开了车回来，卡利诺连忙迎了上去，可是罗特不但没停车，反而猛地朝卡利诺撞去，卡利诺被碾成了肉饼。

接着，罗特手提一桶汽油走进苏珊家，打开汽油桶的盖子，掏出打火

机，点燃纸烟。苏珊闻到汽油味，又听到按打火机的声音，就苦苦哀求说："先生，你别放火，别放火！""要我别放火，你把布娃娃拿出来。""布娃娃真的不在我这里！"罗特去开灯，可是只只灯不亮。罗特知道苏珊有了准备，一把将苏珊前胸扭住："你把灯泡给我装上。"

苏珊被他抓住了前胸，一步一步朝后退，退到放花瓶的茶几边上，抓起花瓶，猛地朝罗特脸上泼去，又一使劲，挣脱了罗特的手。罗特"啊——"地叫了起来，随手飞出一把匕首。匕首从苏珊耳旁擦过，扎在墙板上。这时苏珊想到丈夫洗印照片的一盏红灯还亮着，罗特仍能看见，就忙扑过去把灯砸碎。四周一片漆黑，罗特寸步难行，连苏珊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嚓"，打亮了。苏珊想：现在可不能让他打开打火机。苏珊握着匕首，用鼻子嗅着，一步步退到放汽油桶的地方。这时候，罗特也一步步逼了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突然，苏珊举起汽油桶朝罗特身上泼去，罗特赶紧灭掉打火机，他浑身上下全是汽油，再也不敢打开打火机了。

这时，苏珊要罗特把打火机丢到自己脚边，然后，命令罗特坐在墙角落，用手不停地敲打地板，凭声音，就可以知道他的位置。罗特出于无奈，只得服从。苏珊想：丈夫就要回来了，再拚一段时间，就可以把罗特抓住了。

俗话讲：一万好料，万一难防。谁知罗特退到墙角，听到了电冰箱的马达声，他想到只要打开电冰箱，里面有电灯，一有亮光，我就不怕你一个瞎眼女人。罗特定定神，认定电冰箱的位置，一个猛扑，迅速打开了电冰箱，还用毛巾把电冰箱的门轧住。果然，房间里一切都可以看清爽了。罗特见苏珊手里握着匕首，他一个箭步拿起拐杖，打落苏珊手中的匕首，然后扑上去，用双手卡住苏珊的脖子，威胁说："你是不想活了！快说，把布娃娃藏到哪里去了？"

苏珊听到电冰箱被打开的声音，知道一切全完了。现在手中匕首被打落，脖子又被卡住，她拚命挣扎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苏珊的手碰到了放刀具的筒子，她从里面摸了把尖刀，用尽全力朝罗特的身上刺去。罗特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但这亡命之徒猛地从身上拔出尖刀，又步步向苏珊逼来。苏珊吓得浑身哆嗦，跌跌冲冲地爬到冰箱旁，拚命想关掉冰箱的门。但由于门被罗特垫了毛巾，怎么也关不上，急得苏珊冷汗直往下掉。罗特咬紧牙关，举起尖刀，狠命地朝苏珊刺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苏珊感到耳边一阵风，急忙往冰箱后一闪，同时，用足力气把冰箱的插头拔了出来，四周又一片漆黑。只听得"轰隆"、"哗啦啦"一阵巨响，碗柜翻倒在地。

接着，屋里象死一样寂静无声；屋外警车呼啸。摄影师和葛络丽娅陪了警察赶回家来。他们装上灯泡，只见罗特倒在血泊之中，苏珊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摄影师扑过去，一把抱住苏珊，说："干得好，你干得太好了！"这时，苏珊依偎在摄影师怀里，眼里滚动着泪珠，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谜底

《诸葛亮巧猜人谜》："夫"字。

《日大还是月大》：这个问题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太阳大还是月亮大"；一种是"一天大，还是一月大"。当凯华说月大时，可以解释成第一种意思，凯华的回答就错了。而凯华说日大时，可以解释成第二种意思。至于一样大，无论解释哪一种，那也是错的。所以凯华才大喊中计。

五 嫂 鱼

江西　吴忠信　吴清汀 搜集整理

南宋年间，金兵进犯中原，宋高宗赵构听信奸臣秦桧的谗言，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从汴京逃到杭州，依然沉缅于酒色之中。

一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赵构和一班奸臣乘画舫游玩西湖。当游到三潭印月时，赵构命停了画舫，要一面观赏湖光水色，一面品尝这里的佳肴。

画舫船家宋五嫂，原籍汴京人，是个烹调里手。她听说赵构要吃佳肴，忙上前一拜，说："民妇愿为万岁爷做菜。"赵构听了，便叫她快快做来。

不一会工夫，宋五嫂双手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羹，献给赵构。赵构吃后，觉得这鱼羹只有鱼肉，不见鱼骨，味道鲜美无比，顿时龙颜大开，连声称赞。

谁知站在一旁的宋五嫂见赵构高兴，非但不喜，反而两眼流泪，悲痛至极。赵构见了，好生奇怪，忙问："你为何啼哭？"

宋五嫂说："民妇见万岁爷吃了这菜，竟会哈哈大笑，感到悲痛！"赵构一听，惊奇地问："此话怎讲？"

只见宋五嫂往赵构面前一跪，哭道："我大宋江山眼看被金兵侵扰，成千上万的百姓，就象万岁爷刚才吃的鱼羹一样，遭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民妇献上此菜，原想万岁爷吃了会想到中原百姓骨肉分离的惨景，带领军民打退金兵，好让黎民百姓骨肉团圆，没想到万岁爷吃了竟会如此高兴！"

宋五嫂一番苦口良言，非但没打动赵构，反而惹怒了这个昏君。他听了恼羞成怒，喝道："大胆刁妇，竟敢戏耍寡人，给我推下去斩了！"可怜一个爱国民女，顿时惨死在昏君的刀斧之下。

宋五嫂的死，激起了民众更大的义愤。老百姓为了纪念宋五嫂的爱国精神，就把她做的那道鱼羹菜叫做"五嫂鱼"。

龙王子

（印　度）

山东　李中杰　编译

克什米尔有座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美丽的河流穿过。那河流的深渊有条通向龙王国的路。

龙王有很多儿子。大王子很聪明，很有学问，他听到有关河流外的人类世界的很多事情，很想去看看外边世界和那里的人们。可是，他父亲不准他去。

有一天，王子瞒着龙王，来到森林里东游西逛。这时，有位名叫索特拉姆的男子，他因膝下无子，就去朝圣，正好路过这里，他坐在一棵树下，高声祈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龙王子听了，走到他跟前，说道："把我带回家去吧，我做你的儿子。""我的儿子？"索特拉姆惊叫道，"可你是条蛇呀！"龙王子说："现在我是条蛇，可是，当你把我带回家以后，我就会变成孩子的。"索特拉姆想了想，就把蛇装进了自己的布袋里，带回家去。

他一到家，把布袋放进一间屋子里，然后对妻子说："我给你带回个儿子。在那间屋里，你进去看看吧！"他的妻子进屋一看，果然那里有个九岁左右的漂亮的男孩。她十分惊喜地说："你这次朝圣有果了。"索特拉姆和妻子得到了一个漂亮、聪明的儿子，心里乐开了花。他们给他取名就叫龙王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有一天，龙王子问索特拉姆："父亲，这附近有没有我可以去游泳的池塘？"索特拉姆答

道:"有个池塘,可是,在王宫的花园里,那是专供希摩尔公主游泳的。""你指给我去那个池塘的路吧。""你不能去那里!王宫的门卫是不会让你进去的。""这你就不用管了。"

于是索特拉姆把龙王子带到宫门外,对他说:"池塘就在这墙的里边。"

龙王子顺着墙往前走,到了一条往外淌水的阴沟处,他就变成了蛇,顺着阴沟到了里面,又变成了人。他脱下衣服,跳进水里游了起来。

希摩尔公主正在花园里散步,听到有人游泳的声响,走过去一看,是一位十分英俊的青年小伙子在游泳。真是一见倾心,她立刻爱上了他。龙王子也看到了公主,他急忙上岸,穿上衣服就往外跑去,到了墙根,又变成了蛇,顺着阴沟出了围墙。

公主很想同这位英俊的小伙子见见面,谈谈心,她觉得小伙子无论如何也跑不出花园,他还得回来,她就站在那里等待着。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他回来,她就打发仆人去找他,可是仍没找到。她又呼来一些士兵,让他们四方寻找。士兵回来报告说,按照她介绍的那个模样,倒是找到了一个,可他是一个穷婆罗门的儿子。

公主急切地想知道,这位青年是不是就是她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位,于是她就女扮男装,在士兵的卫护下来到了索特拉姆的家。她坚信,索特拉姆的儿子就是那天她看到的那个在池塘里游泳的青年。于是,公主便请求父亲,她要同索特拉姆的儿子成亲。父亲见她主意已定,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国王派人通知索特拉姆,说公主希摩尔和他的儿子明天就在王宫里成亲。龙王子十分高兴,索特拉姆和妻子也很高兴。可是,他们又为家里派不起迎亲队伍而犯愁。龙王子说:"父亲,您不要犯愁,一切都会有的。您拿着这只戒指,把它扔到您第一次看到我的那条河里,河里就会出来个士兵,问您需要什么,您就叫他把王子同公主结婚所需要的一切都安排好。然后,您就回来。"

索特拉姆拿起戒指,照龙王子说的来到了那条河边,把戒指扔进了水里。河里马上就出来了一个士兵,来到他跟前,索特拉姆就把要求对士兵说了。不多一会儿,一支由朝臣、士兵和鼓吹手组成的迎亲队伍来到了家

门口。迎亲队伍里还有许多仆人抬着一只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华丽的衣服和珠宝首饰，还有一匹打扮得十分漂亮的专给新郎骑的骏马。索特拉姆夫妇从箱子里拿出衣服和首饰给龙王子穿戴好，迎亲队伍出发了。国王看到这盛大的迎亲队伍，心里很高兴。婚礼十分热闹。

迎亲队伍回到龙王国，把龙王子的情况禀报了龙王。龙宫里的人们听到龙王子同凡间的公主成了亲，都很不高兴。一些龙姑娘妒忌起希摩尔来了，她们想不惜花最大的代价，也要把龙王子弄回来。商量了好一阵，她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一个聪明的龙子变成了一个外国商人，到希摩尔那里去卖珍贵的珠宝首饰。商人拿出许多镶嵌着耀眼夺目宝石的手镯给希摩尔看，希摩尔见了，爱不释手地说："这手镯多美呀！我买一副。"商人说："十分遗憾，我仅有一只。本来我确实有一副，可路上丢了一只，我在森林中的一条河边停下喝水，一只镯子掉进水里去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可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因为我不会游泳。""这条河在哪里？"希摩尔问道，"我丈夫游泳游得可好啦！他为了我，一定会下水去捞上来的。""不过，如果你对你丈夫只说掉进一只镯子，他不一定会相信呀！"商人对希摩尔说，"你把你丈夫带到那条河边，装做不慎把这只镯子也扔进河里去，那时，他一定会下水去捞这只镯子。当他把这只镯子捞上来以后，你就对他说，这不是你掉下去的那只。他就会再下水去捞。这样，那第二只也就捞上来了。"希摩尔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就收下了那只手镯。

第二天，希摩尔和龙王子来到森林里，她把丈夫带到了那条河边，便装做喝水的样子，把那只手镯放进河里。"哎呀！我的手镯掉进水里了！"她喊叫起来，"请你给我找找吧！"龙王子害怕自己一旦下水，就会被龙拉回龙王国，就说："哎呀，算了吧，咱们不要那只手镯了。我再给你买比这只更漂亮的。""不，不，你快给我捞上来嘛！"龙王子尽管再三恳求她不要逼他下水，可希摩尔缠着不依。最后，龙王子只得跳下了水。他一下水，就被早就等待着他的龙女龙子们拽回了龙王国。

河岸上，希摩尔一直在等待着龙王子上来。等了许久，却不见龙王子的踪影。这时候，她害怕了，她立即把仆人唤来帮她寻找。有好几个跳下

水去了，可是，别说龙王子，连他的尸体也没有呀！丢了丈夫，希摩尔后悔莫及，失声痛哭。她无法忍受这离别之苦，她不愿再回王宫，就在森林里盖了间小茅屋住下了。她换下了华丽的衣服，摘下了珍贵的首饰，穿上了寡居的普通衣裳；她给过路的香客和乞丐递水供饭，空下来就祷告上帝。

一天傍晚，有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来到了她的茅屋里。希摩尔请他吃饭，还给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为了消磨时光，希摩尔就请老人给她讲故事。老人说："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那是我昨夜亲眼看见的——

昨天夜里，我在森林里那条河边的一棵树下过夜。午夜时分，我看到从河里出来一大队人马，有国王、王后，一个王子和好几位公主，还有一些仆人。他们是来欢度良辰的，先是尽情地弹奏、唱歌，然后就是欢宴。他们大都非常高兴，就是王子愁眉不展。吃完以后，他们就都离开了那里。王子落在最后，边走边回头张望着，可有几个仆人等着他，不让他落在最后。王子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无知的希摩尔，你为什么非逼着我下水呢？'"

希摩尔感谢他给讲了个故事。她焦急地等待着夜幕的降临，要亲眼看看故事的真伪。夜幕降临了，希摩尔藏到河边的灌木丛中等待着，不多一会儿，河里就出来了一大队人马，同老人讲的完全一样。

当大队人马大部分离去，只剩下龙王子和他的仆人的时候，希摩尔冲上前，一下子扑倒在龙王子的脚边。"你的无知的希摩尔来了。"她说，"我的主人，原谅我的过错吧！"龙王子先是一惊，再一看是希摩尔，他高兴地紧紧把她搂在了怀里，说："我是龙王子，我想生活在凡世间，可我的亲朋非要把我弄回龙王国去，是他们耍了个手腕，骗你逼我下水。我一下水，他们就把我拉走了。希摩尔，你不理解，离开你我有多难过。""你是龙王子？"她惊讶地说，"无怪你这样伟大了！现在，你再也不要丢下我了，把我带走吧！我愿跟着你到天涯海角去。""你不能去龙王国。"龙王子说，"那里没有一个人，都是蛇。我是自愿变成人的。"希摩尔说："不管是什么，你就别离开我。不然，你就把我带去！"王子稍稍思索后说："好吧，跟我走吧！我去请求我的父母允许我再到凡间去当先前的龙王子。但愿他们能答应我。"

龙王子把希摩尔也带到了龙王国。龙女们都来看希摩尔，把她团团围在中间。龙王子让希摩尔同她们在一起，自己去见他的父母去了。可是回

来后，发现希摩尔已被她们毒死了。龙王子十分痛苦，他把希摩尔的尸体搬到河岸上，安放在灌木丛中，用花朵把她覆盖起来。

有位修道人路过这里，他看到花朵覆盖着美丽的希摩尔的尸体，发现是中了蛇毒了。修道人有驱除蛇毒的法力，他就念着咒语，驱除了蛇毒，把希摩尔救活了。

希摩尔坐了起来，她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都告诉了修道人。修道人说："你的丈夫每天都来这里，用鲜花覆盖你。他今天一定还要来。你是在这里等他呢，还是跟着我到你父亲身边去？"希摩尔说："求您能让我等待龙王子吧！"

修道人同意了，他们就藏在一丛灌木后面，等着龙王子。不一会儿，龙王子拿着鲜花来了，当他发现希摩尔的尸体不在时，便扑倒在地上哭了起来。希摩尔急忙跑过去用两手把他扶了起来："我的主人，起来吧！一位大圣人使我复活了，他在等待着我们呢！"

龙王子和希摩尔拥抱在一起，他们走到修道人跟前，求他祝福。然后，又回到了希摩尔父亲的身边。国王十分高兴地欢迎了他们。龙王子再也不回龙王国去了，他和希摩尔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

函授来信摘登

编者按：本刊故事创作函授班开办以来，得到广大学员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纷纷来信，谈自己参加函授学习的体会，同时也对函授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里选登一部分。我们愿和广大学员共同努力，把函授班办好，为发展故事事业多作贡献。

你们编排的第一、二期教材令人满意，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就象老师站在眼前一样，收益极大。

我本来是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参加这个函授班的，读了两期教材，我完全信服了！衷心地希望你们把教材办得再丰富一些，如《教与学》、《故事作品例解》等专栏。

安徽　程　前

看了教材，我初步知道了一些故事创作的基本原理，及传统故事的搜集整理方法。我对你们编写的教材很满意，《作品内容、题材、主题、作品形式》等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反正我觉得，三十元学费没有白交。

四川　宋永川

从收到的两期学习教材看，这次函授班不是为了赚钱，教材的确给了学员切实有用的知识，创作班真正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开办的。对此，我感到欣慰。《故事会》的编辑、出版、发行，一向是严肃、认真的，此函授班发扬了这种好的作风。我相信，《故事会》将在广大读者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河南　陈枚健

故事函授班开课以来，我的收益不小。可以这么讲，学与不学，相差大矣！由于我爱听、爱看故事，逐步发展到后来学着搜集整理、创作故事，但由于没有理论指导，缺少创作技巧，先后投稿不下十几篇，大部分都退回来了。我发现自己写故事往往就事论事，照葫芦画瓢，缺少艺术加工和提炼，平淡无味。如果不学习，对上述毛病我是觉察不到的。今后还有一大段学习机会，我要好好努力，非跨进故事创作这个大门不可。

河北　刘　瑞

自学习了故事创作函授教材，大有收益，对照教材中的创作理论和有关经验，我明白了自己创作中失败的一些原因，从而得到了不少启迪。现寄上《追项链》一稿，就是在函授教材第二期《谈谈从社会新闻中挖掘故事》文章的启示下，由《南通日报》上一则小新闻"转变"而来的。在构思过程中，该期《设伏法》等文章都给我帮了大忙。

江苏　张鸿兵

自从参加你们举办的故事创作函授班以来，五月初到现在我一直很兴奋，短时间内便把早已构思好的几篇习作寄给你们了。原来的我，对故事这种民间文学样式并不喜欢，看了你们寄来的教材，使我对它有了一些认识。短短两个月中，我抽空阅读故事书籍达四十多本。

江西　郑卫东

《谈谈从新闻中挖掘故事》、《谈谈新故事怎样运用传统表现手法——三迭式》、《设伏法》等文章，有的放矢、通俗易懂、实用，尤其是实例剖析、比较，给人以清晰明白之感。

我先后交了《三上火车站》、《扒手厂长》两篇作业，函授班老师进行认真批改，从故事的立意、选材到故事的结构、表现手法，写了详尽的批语，帮我出主意，鼓励我修改。看着这热情的批语，我暗暗下决心：老师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学习固然重要，创作实践更是不可疏忽，只有学以致用才能使自己不断提高。我要十分珍惜函授班的学习机会，提高创作水平，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上海　蔡贵生

由于我处情况有变，不能参加贵部所办的函授学习班了，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抽出点滴时间，为贵刊撰稿。如果这次战斗结束后，我还能生存的话，一定参加下一期学习！

云南前线　赵庆贺

＊本刊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招收第二期函授学员，具体招生事宜，请注意《故事会》预告。最近还收到一些学员来信，反映学习资料不能及时收到。这基本是邮递通讯的问题。我们教材一般每月中旬寄出，请学员届时注意查收。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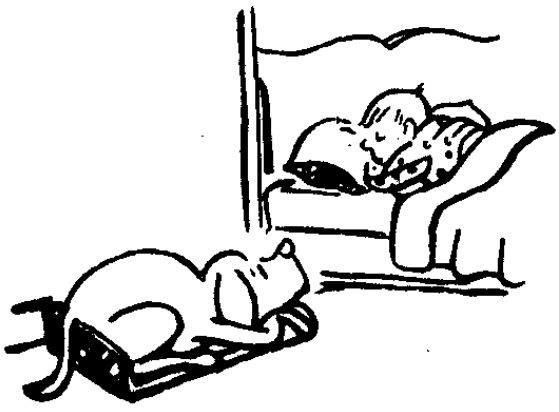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
总第九十四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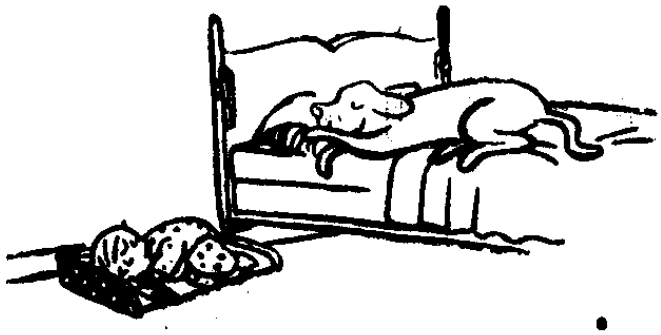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商务印刷厂（绍兴路74号）
国内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代号 M 156（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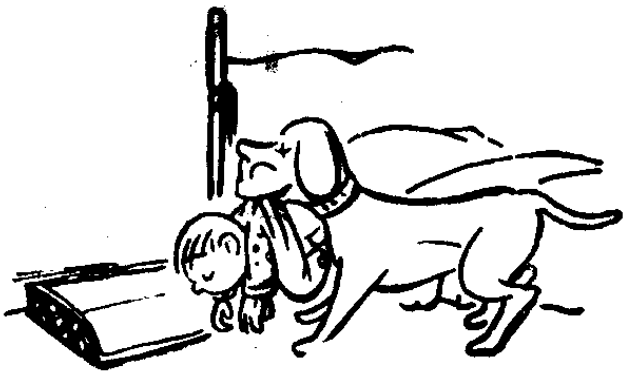
新传奇
列车奇遇……孙明杰（1）
新楼出鬼……赵和松（7）
笑话十一则……刘连源等（13）
俗语故事
有缘千里来相会
……韩玉生搜集整理（17）
有眼不识泰山
……徐华锴搜集整理（22）
谜语故事三则……单志为等（25）
法制故事
换尸奇案…江崇辉搜集整理（28）
男儿泪……谢亮新（33）
三个金雕像……周中奎编译（39）
中外幽默故事
信仰上帝的人……计　滨编译（40）
“全知道”接牛……胡文渊（41）
老猎手　…于民　郑洁搜集整理（44）
懒汉落水……徐传浩（45）
·水浒人物传说·
“鬼脸儿”杜兴进城…靖玉美搜集整理（46）
爱情故事
“棒冰西施”和“神行太保”
……金国忠（49）
对台戏……张宇清（56）
夹竹桃……孙喜增搜集整理（62）
中篇故事
“密字303”…吕钟改编（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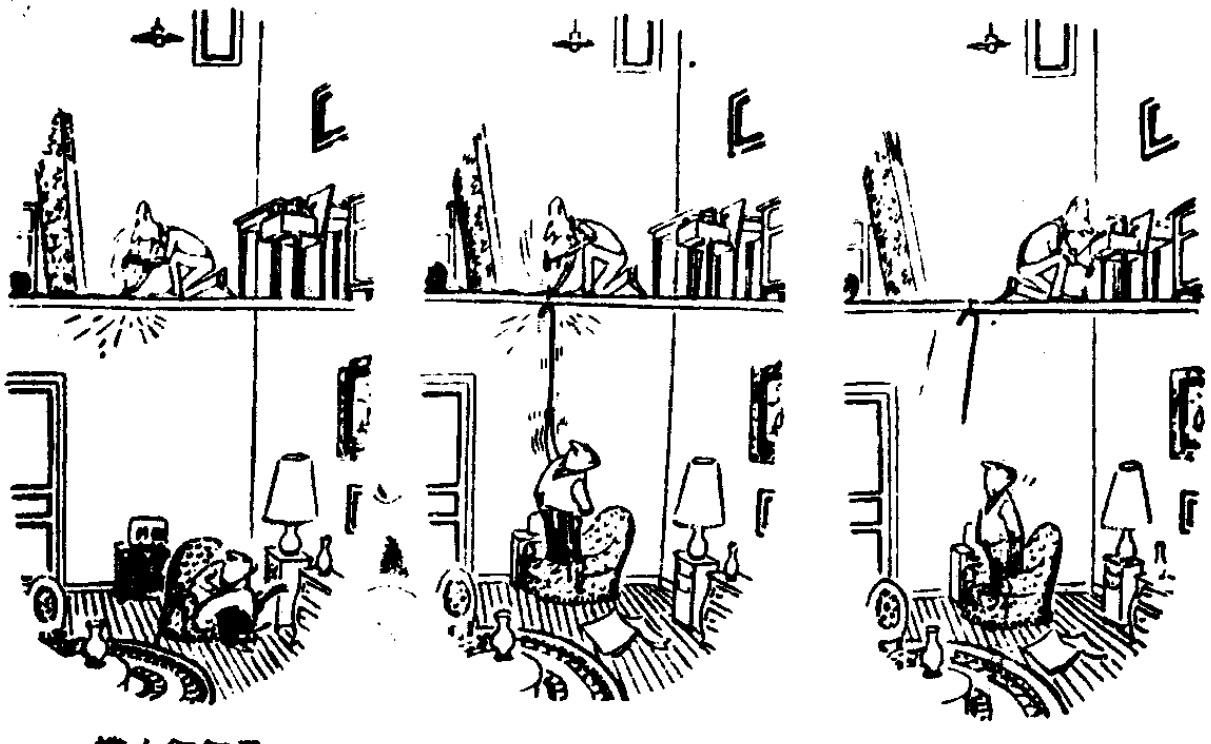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換下口味









河北

孙明杰

列车奇遇

古城沧州西郊，有一户农民，名叫柴进财，五十多岁，据说是《水浒》中柴进柴大官人的后裔。老农民柴进财守着沧州这个穷地方，受穷挨饿了大半辈子，谁知到了一九八〇年，突然惊人地富裕起来。不但富的速度惊人，富的程度也惊人。他全家承包了三亩水塘，养鱼养鸭养鹅，每年纯收入一万二。四年下来，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啦！

柴进财佝偻了多年的腰杆也挺直了。俗话说，财大气粗，柴进财又有了更大的设想和打算。

这一天，他把刚新婚不久的儿子柴宝叫到跟前："柴宝，我和你商量个事。""爹，啥事？你说吧！""我想买一辆大轿车，让你学开车。""行啊。爹，学开车干嘛？""学会了你当司机，再让你媳妇管卖票，咱搞个体客运，专跑沧州至天津这条线，乘客肯定少不了。这样，一来么给国家铁路减轻一些运输压力，二来么咱也可以赚点钱。""行啊。买一辆车得多少钱？""四万。我已经托人在北京洽谈好了，咱爷两个明天坐火车上北京接车。咱带钱去就行了，那儿有人给咱开回来。"

"行啊。"柴宝又是这一句。然后犹豫了一下，又说："爹，这四万元可不是小数目，路上要是遇见坏人可咋办？""不会的。这事咱对谁也别讲，明天上午咱到沧州城里取出存款，马上到火车站买票上车，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咱兜里装的啥？"柴宝听爹这么一说，也就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柴进财父子俩一到城里，就到储蓄所去取款。由于他们来得早，储蓄所里没有什么人，除了两个工作人员外，只有一个女的，伏在旁边柜台的一角在专心写着什么。看背影，那女的挺年轻，穿一条蓝条绒牛仔裤，米色羊毛套衫，留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头。柴进财父子取了款，按一万一叠，用报纸包好，然后用麻绳捆好，放进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兜里。父子俩做完这一切，再看那女的，见她头也没抬一下，仍在写着什么。

柴进财父子俩提了那装满了巨款的提兜，出了储蓄所，买上火车票，来到人群熙攘的候车室里。柴进财把那只大提兜紧紧抱在怀里，倚在长椅上，眯瞪着眼假装打盹儿。忽然他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面前一闪而过，柴进财抬眼一看，那蓝条绒牛仔裤，米色羊毛套衫，还有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头发，清清楚楚映入眼帘，这不正是刚才在储蓄所里碰见的那个女的吗？她怎么……柴进财正犯琢磨，那人已转过身，柴进财一看，妈呀！吓了一跳。只见那人鬓角过耳，漆黑的小胡子，一双骨碌碌转的三角眼，原来是个男的！那小胡子又往回走来，在柴进财面前慢慢踱了过去，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扫了柴进财一眼，还向他怀里抱的大提兜瞟了一瞟。

这一瞟，瞟得柴进财禁不住浑身打了个冷颤。妈呀，莫非他刚才在储蓄所看见我取钱了？跟踪我来了！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儿子柴宝伸手拽了他一下，轻声说："爹，你把兜子放下，别抱那么紧，好象有人来抢似地。"柴进财听儿子这么一说，觉得有理，便把那提兜搁到父子两人中间的椅子上。

一会儿开始检票了，父子俩排队检了票，来到月台。火车刚一停稳，父子俩就挤了上去。柴宝找了两个座位，让爹先坐下，然后在爹耳边低语了一阵，便将那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提兜放到行李架上。柴进财一看，不用扭头，一撩眼皮就能盯住自己的提兜，心想：这倒也可以，比自己老抱住不撒手强，那样更容易引人注目。

柴进财正在寻思的时候，猛然间发现那个穿蓝条绒牛仔裤的小胡子，也跟着进了这车厢。而且他手里也提着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兜，大小式样竟和柴进财那只兜一模一样。柴进财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不是明摆着钉上我了吗？这时，只见小胡子的三角眼左右一瞥，看见了柴进财父子俩，马上就不往前走了。他向前面招呼道："喂，别走了，前边也没座，就在这儿吧。"前边一个身穿黑色皮茄克的青年，背着一只黄色的圆桶兜挤了回来。小胡子放下黑提兜说："把你那兜子给我。"说着，就把那黄色圆桶兜扔到行李架上，恰好紧挨着柴进财那只黑提兜。然后，小胡子又将脚旁那黑提兜提起来，一用力甩了上去，正好压在那黄色圆桶兜的上面。然后小胡子便和那穿皮茄克的青年立在走道上，倚着椅背，抽起烟来。

这两人一左一右这么一站，正好遮住了柴进财的视线，他不得不侧过身子、歪着脑袋去盯着自己的提兜。他心中一阵阵发紧，预感到今儿个非要出事不可了，便将心一横，暗忖道：真是怕啥有啥，不过我和柴宝都是练过武术的，就凭你们俩那瘦狗似的个头，如胆敢明火抢劫，谅你们也沾不了便宜去。想到这，便越发把两只眼睛瞪得滚圆。

那两个人抽完了烟，便倚着椅背假装打起瞌睡来。列车快到天津站了，只听那个穿皮茄克的说："我到前面去看看有下车的不，找个座位。"说完就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冲那小胡子一扬手："二哥，来，那边有座位。""哎，好嘞！"小胡子应了一声，便伸出手去拉那黄色圆桶兜。只听"扑通"一声，黄色圆桶兜已到了他手中，但同时在上面压着的黑提兜，和在旁边紧挨着的柴进财那只黑提兜，也都一同滚落到地上。

柴进财可没料到小胡子有这么一手，赶紧站了起来，只见那小胡子飞快地拣起一只黑提兜放回到行李架上，又拣起另一只黑提兜往肩上一背就走。

柴进财看得清楚，那小子背走的正是自己的提兜。他不由分说，上前一步，扯住了提兜的背带，大喝一声："站住！"柴宝也起身走了过去。

小胡子回过头来，一瞪三角眼说："这老头，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叫你把兜子放下！"柴进财眼睛通红，一双铁拳攥得"戛戛"直响。

"凭什么把我的兜给你放下？想抢劫是怎么着？"小胡子嘲弄地一拧眉毛，顺手把兜子交给了那个穿皮茄克的同伴，转过身来，直迎着柴进财。

柴进财忍无可忍，骂声："混帐东西！"挥拳打去，小胡子猝不及防，脸上挨了一拳，仰面摔倒在车厢地板上。柴进财一步跨了过去，欲向那穿皮茄克的家伙夺回提兜。不料那家伙将手中提兜向身后一甩，"嗖"，从腰里拔出一把尖刀，对准了柴进财，叫道："别动！动，我捅死你这个抢劫犯！"柴进财一愣。这时，柴宝一拉父亲，跳到前面，亮出一个空手夺刀的武功架子，向穿皮茄克的逼过去。眼瞅着两个人越凑越近，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车厢里的旅客一时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突然，只听"住手！"一声吆喝，一个乘警闻讯赶来了。他用一个很漂亮的擒拿动作，从后面利落地缴下穿皮茄克的手中的尖刀，然后用铁钳般的手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这时，柴宝乘机窜过去拣那提兜，不料那小胡子动作更快，从地板上猛爬几步，将那提兜搂在怀中死死不放，并且大声叫喊着："快来人哪，他抢我的兜子啦！"柴宝怒喝道："好你个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们抢了我们的兜子！"说罢，举拳就要往下打。那乘警厉声道："都给我住手！把兜子先交给我，都跟我上乘警室。"他一把从小胡子手中拎过提

兜，押着那穿皮茄克的头前走了。柴进财父子俩和那个小胡子也随后一起跟着进了乘警室。

乘警问："这提兜是谁的？""是我们的！"四个人同声回答，还互相瞪了一眼。乘警说："好吧，我现在发给你们一人一张纸，将兜里装的什么都写清楚。"说完，便发给每人一张纸。这四个人就都互相背着写起来，一会儿就都交给了乘警。

乘警打开来一看，那四个人也凑上前来，只见四张纸上都明明白白写着："现款四万元整"。柴进财急了，伸手一指那小胡子："你一定在储蓄所看见我取款了！"小胡子冷笑一声，没作声。那乘警皱着眉头打量了小胡子一会儿，问道："你的钱是怎么包装的？"小胡子答道："一万元一捆，报纸包好，用麻绳扎的。"柴进财可真急了眼，连说话都结巴了："你，你分明是看见我这样包扎的！"乘警用手压着那只黑提兜，冷眼扫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动作。

只见那小胡子和穿皮茄克的不急也不忙，也不急于申辩，而是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那个穿皮茄克的就往后撤步，嘟哝着说："我，我出去一趟。"不待乘警应允，他已快步出了屋门。乘警抽枪跟了出去，柴进财当胸抓住了小胡子，说："嘿，抢钱不成想跑啊！没门儿。"小胡子惊慌失措地说："大伯，大伯，你松手，可能是误会了。""谁跟你误会！"柴进财抡起巴掌正待打下去，那乘警和穿皮茄克的小伙子回来了。穿皮茄克的手里提着那只遗留在行李架上无人要的黑提兜，放在地板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四个沉甸甸的报纸捆来。柴进财父子俩一看，惊住了，半晌，猛扑了过去："啊！这只兜子才是我们的！"这时，乘警又将放在桌上的那只提兜也打开，竟然也从里面掏出了四个沉甸甸的报纸捆来，八个报纸捆撕开来看，全是打的整整齐齐的十元的新票子！

满屋子人连乘警在内都惊得睁大了眼睛。柴进财父子俩更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半天没说上话来。

还是乘警先开了口："你们的钱是公款、私款？这是要干什么去，怎么带这么多现金？"

柴进财说："我们是村里的养鱼专业户，钱都是自己挣的，这回准备去北京买大轿车，往天津跑个体客运。"

留小胡子的青年说："我们这钱也不是公款，是我们三家个体户联合集资，准备到长春去买解放牌卡车，跑货运。"

乘警望着他们说："你们带这么多钱出门，应该寻求公安部门的保护。一来防止被盗遗失，二来也防止你们自己疑心生暗鬼，闹出事来。你们还带着刀子，要是捅死人，负得起责任吗？……这样吧，你们的钱都放在我这儿保管着，到下车时再来领吧！"四个人都点头谢道："那太好了，太麻烦你了。"然后都面带笑容，走出了乘警室。

柴进财舒了一口气，对小胡子说："你们城里人也这么有钱了？"

小胡子嘴角一咧，调皮地一笑说："农民伯伯，光许你们富啊！"

柴进财面有愧色地说："刚才我那一拳打得挺重吧？"

小胡子说："没关系。《水浒》中的好汉们有句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嘛，也许哪天再出门还坐你的大轿车呢！"

"这没问题，到时候保证不收你的车钱。"柴宝一句话，顿时引来了大家一阵阵畅快的笑声。（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题图、插图：张向春）

* * *

（上接第24页）

不待泰山说完，鲁班就连连说："不，不，这些竹编手艺很好。看！"鲁班拿过泰山刚才在编的一只竹篮，"编制得多么精巧，它比我的雕刻还工整精细，经片、纬片，拼合得天衣无缝，这可是真正的手艺啊！"

泰山的眼中饱含着热泪，惊喜地一把拉住鲁班的双手："师傅，这些竹编手艺您真的喜欢吗？"

鲁班紧紧握住泰山的双手，内心责备自己只有做手艺的匠心，而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力，他连声说："我有眼不识泰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哪！"

从此以后，泰山的竹编手艺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后来，竹编艺人越来越多，他们又在篮、瓶、罐、盒的基础上，编制了屏风、动物、人物等等，这些精湛的竹编工艺之花，不仅盛开在国内，还香飘海外，深受国外友人喜爱。直到现在，在竹编艺人聚集的嵊县一带，仍象木工尊奉鲁班为自己的祖师一样，把泰山作为竹编的创始人呢！

（题图、插图：陈　宁）

新楼出鬼

浙江　赵和松

江南县东风化工厂最近在城郊西山坡，盖起了一幢设计新颖的宿舍楼。谁知搬进去的第一个晚上，有人就吓得魂灵出窍，差点钻进地缝里去。为什么？说是见到了鬼。

见到鬼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此人叫朱阿宝，是个刚交二十岁的小伙子，住在宿舍楼底层靠西的一间。那天晚上，他睡到半夜，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呜呜”声惊醒。侧耳细听，这声音仿佛已响到了他的窗台上。朱阿宝平时胆子就小，此刻更吓得汗毛直竖。窗上挂着窗帘，外面月色朦胧，看不清什么，他也没这胆量朝外细看。他原想用被头蒙住脑袋，不去管它，谁知这声音越来越响，最后，竟“丁丁当当”来敲玻璃窗了。

没办法，他只得悄悄地下床，抖抖索索地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的一角。抬头一看，天哪，窗台上正趴着个黑咕隆咚的庞然怪物：脑袋贴在玻璃窗上竟有一尺多高，一对大眼睛忽明忽暗地闪着莹莹绿光；两只黑乎乎的大手左右舞动，嘴里发出“呜呜”的响声。朱阿宝吓得只“啊”了一声，便“砰”一下跌坐在地上，紧紧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他听窗台上没有声音了，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偷偷地瞟了一眼。谁知这一瞟，更吓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只见窗台上的那庞然怪物仍在那儿，它见朱阿宝看它，竟举起两只黑色大手，把自己的脑袋搬了下

来，托在手里拍了几拍，搁到了窗台上，而那两只眼睛还在忽明忽暗地闪着绿光。朱阿宝瘫在地上，再也不敢动弹了。

直到东山日出，朱阿宝才敢抬头开眼，走到窗前一看，什么东西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也没损坏。朱阿宝不敢声张，他急匆匆披衣出门，找他父亲去了。

朱阿宝的父亲名叫朱玉山，因为阿宝总是爹爹长，爹爹短的，大伙在背后都称他"朱爹爹"。朱爹爹住在化工厂原先的住房里，此时刚刚起床，正在刷牙。阿宝慌慌张张进来，结结巴巴地把昨晚见鬼的事同他一说，他当即眉毛一扬，骂道："真是活见鬼！定是你胆小多疑，做恶梦做糊涂了！"朱阿宝急得眼泪鼻涕一齐出，哭着说："我没做梦，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吓得光着身子在地上趴了大半夜哩！"朱爹爹见儿子吓得这副模样，断定并非恶梦，不禁奇怪起来。他皱皱眉头，搓搓双手，说："你先不要声张，晚上继续去睡……"接着对儿子小声交待了一番，朱阿宝才勉强同意。

夜饭后，朱爹爹备好一根棍子，陪阿宝来到新楼。他叫阿宝先睡，自己悄悄地溜出门外，在窗旁的一个隐蔽处躲了起来。

这天晚上，天低月昏，云浮星灭。西山坡原是一片坟地，现在虽然新楼落成，但四周仍是一片杂树乱坟，树影摇曳，若隐若现；侧耳听，竹叶沙沙，如怒似诉，确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然而朱爹爹可是个"唯物主义者"，绝不相信人世间有鬼，儿子若果真见鬼，那必是有人装神弄鬼，另有图谋。他今晚藏在暗处，就为等鬼上门，先叫这装鬼的人吃上几棍再讲。他如此想着，瞪大眼睛，握紧棍子，严阵以待。

到了半夜时分，坟堆方向果真传来一阵轻轻的"呜呜"声。朱爹爹循声望去，响声起处，草叶摇动，一具张牙舞爪的怪物慢慢地升了起来。在朦胧的夜色中，隐约而见那怪物的头特别高，相当于人的两个脑袋，浑身上下黑乎乎的，只有两只眼睛在闪着莹莹绿光。口中发出"呜呜"叫声，径直向朱阿宝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口慢慢地飘了过来。朱爹爹屏住气息，慢慢地站起身，待那具怪物刚要靠近窗台时，他飞身上前，抡起棍子"呼"一下朝那怪物的脑袋劈将过去。只听得"啪"地一响，怪物的脑袋竟被劈去了一半。

朱爹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一棍下手太重，看来要出人

命了。但是，怪事出现了，那怪物一不惨叫；二不倒下地去，竟顶着半截脑袋，转过身子，迎面向朱爹爹"啪嗒，啪嗒"地跳了过来。更奇怪的是那对眼珠子还悬空忽闪忽闪地亮着绿光。这下子朱爹爹浑身汗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浑身的骨头仿佛一下被抽去。他将棍子一丢，连滚带爬地逃进新楼，撞开房门，"呼"一下钻进了阿宝的被窝里。阿宝忙问："爹爹，怎……怎么啦？"朱爹爹结结巴巴地只说出了一个"鬼……"字，吓得阿宝浑身发抖。父子俩拉起被子，蒙住脑袋，连大气也不敢出。

第二天，直到太阳照到了他们的屁股，屋外人声嘈杂了，父子俩才从被窝里钻出来。朱爹爹顾不得洗脸，先出门看"现场"。可是，昨晚那具怪物脑袋开花的地方，既没脑袋，也无血迹。

朱爹爹惊异万分，皱紧眉头回到自己原先的住处，一下子跌坐在椅子里，捧住脑袋，只顾一支一支地抽闷烟。一包烟变了灰，可也想不出那怪物究竟是人还是鬼。

正当朱爹爹心乱如麻的当口，门外有人喊道："老朱在家吗？"音到人到，一位身材魁梧、头发斑白的老人跨进门来。朱爹爹一见，如遇救星，"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握住老人的手，连声说："请坐，请坐。"老人笑道："常来常往，如何这般客气？"朱爹爹叹了口气，说："我……正想来找你这位菩萨呢。"

来者是位离休干部，名叫谷逢春。他当过好些年县公安局长，又担任过县纪检委书记。他可是个破案能手，对那些装神弄鬼的作案者，更是手到擒来。他比朱爹爹虽说大一个生肖年纪，可两人都喜欢同"车马炮"打交道，每逢星期日，他俩总要在一起杀上几盘。现在他听朱爹爹说正想去找他，以为是棋瘾难熬，于是坐下便道："来，交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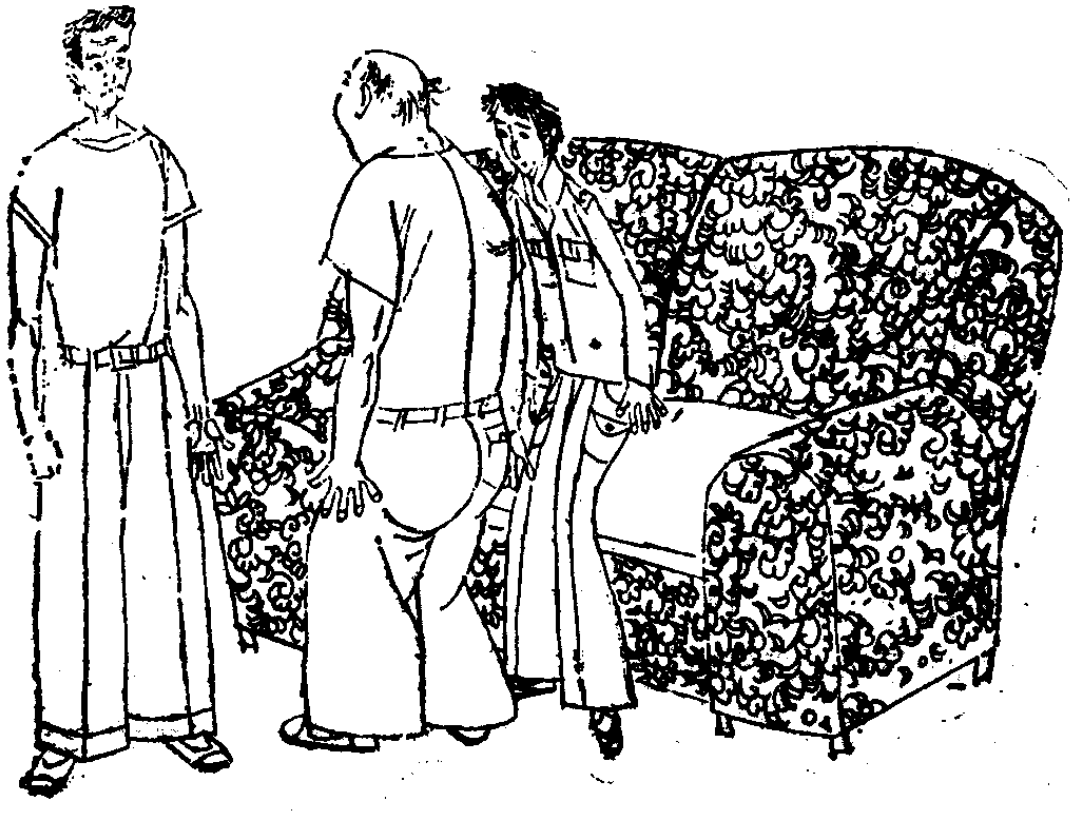
朱爹爹赶忙摆手说："今天我找你谷青天，并非为了出车跃马。""那为何事？""请你捉鬼。"老谷哈哈大笑，说："捉鬼？怎么你也迷信啦？"

朱爹爹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把两个晚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老谷听后，一下来了兴致，说："哈哈，我正闲得慌哪，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新楼出鬼，必有来由，你们放心去睡，先不要打草惊蛇，待我细细观察一番再讲。"接着，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一番，告辞而去。

可是，朱阿宝说什么也不肯睡到新楼里去了。朱爹爹说服不了儿子，只得自己天天晚上到新楼去睡。奇怪的是接连三夜，毫无动静。鬼不上钩，朱爹爹可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左思右想，觉得这鬼也许是冲着儿子来的，要引它出门，看来还得靠儿子。于是，他早上起床，便回家去和儿子商量。谁知推门进屋，他象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法，立在门口不能动弹了。为什么？因为儿子阿宝只穿着背心短裤，正弯腰曲背地趴在地上索索发抖。朱爹爹忙上前拉起儿子，儿子"啊"地一声，用双手紧紧地捧住脑袋。朱爹爹一声断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朱阿宝见是父亲，才战战兢兢地说，昨晚半夜时分，他听得玻璃窗丁当作响，以为是没有上插销。就起床走到窗前，撩起窗帘，却见那具怪物又张牙舞爪地趴在窗台上了……

朱爹爹吃惊不小，他顾不得多想，一阵风似地找老谷去。谁知老谷家铁将军把门。向左邻右舍一打听，说他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朱爹爹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去公安局报案。

他回到家里，准备叫阿宝一起去报案。正要出门，老谷突然来了。只见他脸色阴沉，剑眉直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几乎喷出了火。朱爹爹见了吃惊地问："老谷啊老谷，你……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啦？"老谷说："捉鬼去



啦。”朱爹爹脚一跺说：“那怪物声东击西，昨晚到这里来过啦！”

老谷点点头：“我知道。我正是从这里跟踪追击，把它抓到的。”朱爹爹惊喜地问：“已经抓到啦？”“已经抓到了。”“现在哪里？”老谷眼一瞪道：“就在眼前！”

“眼前？”朱爹爹左右前后看看，周围没有其他人嘛！就问：“眼前是谁？”老谷握紧拳头，“砰”一下击在桌子上，吼道：“是你！”“我？”朱爹爹以为老谷在开玩笑，就说：“老谷，别卖关子了，究竟是谁？告诉我吧！”

谁知老谷绷着脸说：“我不卖关子，是你，就是你！”顿了一顿，他叹了口气，又说，“老朱啊老朱，我……我想不到你会搞这样的鬼啊！”这时候的朱爹爹，象被扔进了云山雾海，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看老谷的模样，不象开玩笑，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哒哒哒”的马达声，一辆摩托车开到了朱爹爹门前。车一停，车上跳下来两名身穿白制服，头戴大檐帽的公安战士。他们径直走进朱爹爹家里，看到老谷也在，就说：“老局长，你也在这里。”老谷点点头，随后问：“你们有什么事？”公安战士说：“我们来向老朱同志了解情况，今天一早，有两个人同时到公安局投案，争着说自己曾向老朱父子装神弄鬼……”

朱爹爹一听，越发糊涂了，刚想打问，被老谷止住了。老谷平静地问：“这两位投案者，一位是电器厂的王小聪对吗？”“是啊。”“还有一位是老朱厂里的章来明罗？”“对啊！”两位公安战士惊奇地问：“老局长，你怎么知道的？”老谷说：“不用了解了，我清楚：章来明报的是假案，王小聪是我让他来投案的。”“这是怎么回事？”老谷叹了口气说：“都是我们这位朱爹爹搞出来的荒唐事啊！”

朱爹爹呆立一旁，还是目瞪口呆，长长的眉毛弯得象一对问号。接着，老谷说出了事情的由来。

原来，化工厂的宿舍楼落成后，按规定章来明是应该分到一套的。但身为厂长的朱爹爹以权谋私，挤掉了章来明，把自己的儿子阿宝从原先的住房里分出去占了一套。章来明年过三十，谈了五年的恋爱，就等着分了房子结婚，房子一落空，姑娘一气之下告吹了。章来明为这事闷在肚里生气。

此事被他的好友电器厂的王小聪得知了，气得牙床咬出了血。小王可是个爱打抱不平，还会玩恶作剧的小伙子，他对章来明说："朱爹爹做此缺德事，我也不让他住得安宁！"他从菜场买来一只大冬瓜，挖空了，雕成个青面撩牙的头颅。还凭着小聪明，在雕出来的眼睛里，装上了会眨巴眨巴亮绿光的小电珠。于是便发生了朱家父子被吓的事。昨晚，老谷尾随到王小聪家里，经过一番批评开导，今天一早他就上公安局投了案。但此事被章来明得知，觉得王小聪是为了他去打抱不平的，绝不能让他去吃官司，于是也上公安局投了案……

听了这个由来，众人不作声了。老谷意味深长地说："王小聪的做法当然应该严肃批评，可是，我们当干部的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啊！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老朱啊，什么叫搞鬼？这就叫搞鬼！新楼出鬼，不正是搞不正之风搞出鬼来的？"

一席话，象铁锤似地敲在朱爹爹的心上。他沉默了好一阵，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慢慢地低下了头……

（题图、插图：陈谷长）

威　胁

书记夫人威胁丈夫说："你要再不给孩子他大舅安排个科长当当，今后就别进这个家！"丈夫笑笑说："好吧，那我就再成个家。"

（刘连源）

从明天开始

有位领导，在大会上大谈要狠煞招工中的不正之风；声称一旦发现谁利用职权开后门，谁就要停职检查，从严处理。

坐在一旁的秘书问他："堵塞后门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明天开始吧。"

"为什么？"秘书不解地问。

"我那小女儿今天刚从后门进来。"

"啊……"

（康国良）

人老嘴巴大

顾客：真怪，人老了，连嘴巴都大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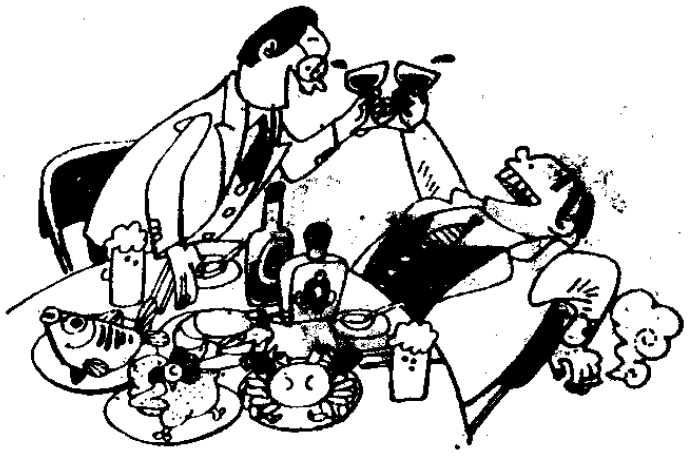
店员：不可能。

顾客：怎么不可能？几年前，在你们这儿吃包子时，一只要吃两三口，而现在一口就能吃下去。

店员：啊！

（施春龙）

信息反应



某店经理为推销一批货物，特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邀请某厂厂长洽谈。席间，经理问厂长："这么一大批货物，你吃得下吗？"厂长张开鼓囊囊的嘴说："就看桌上的信息反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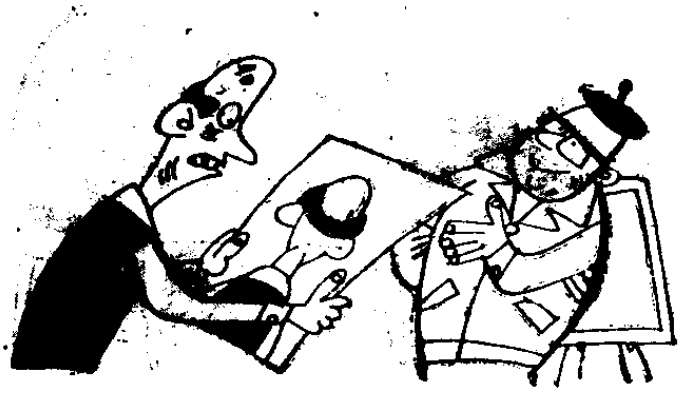
（蔡金双）

看书郎中

有位郎中给人治病，总是翻书求方。一次，他给一个病人看病时，忽然指着翻开了的药书惊叫起来："不好，你的病没法治了。"病人听后，苦苦哀求："请您想想办法吧。""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郎中伤心地说，"我孩子把这页药方撕了啊！"

（钟　建）

哪儿有脸见人



约克是个出名的吝啬鬼。这天，他找杰西为他画幅炭画，可又不想付钱。杰西知道他的为人，决心治他一治，很快，画好了。

约克一看，诧异地问："怎么只画了背面？"

杰西回答说："象你这样，哪儿有脸见人？"

（梁宝文）

怕 他 爸

甲：厂长，昨天夜里我看见有人偷厂里的钢材。

乙：那你怎么不抓住他。

甲：咳！我怕呀！

乙：怕小偷？你不会喊人吗？

甲：不是怕小偷，我是怕小偷他爸。

乙：怕他爸？他爸是谁？

甲：他爸是……是您哪。

（储雪松）

世界纪录是几度

有位冠军运动员因患感冒住进医院。

医生：您现在发高烧了。

冠军：体温多少度？

医生：四十度。

冠军：那么世界纪录是几度？

（于水波）

“勇敢”的自杀

两位失意者聚在一起。

甲：我真想跳楼自杀，但缺乏勇气。

乙：带上望远镜，看着地面跳吧。

（麻乐加）

请帮忙作个证

廖家村有个廖三，拜一个篾匠为师，学编斗笠。学了三年，手艺毫无长进。师傅说他编的斗笠是“三不象”，他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拿自己编的一顶斗笠，叫一个小朋友戴了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边追边问路上行人：“喂，你们看见一个打伞的小孩在前面跑吗？”行人说：“只看见一个戴斗笠的小孩刚从这里跑过去。”廖三连忙拦住行人说：“你们真有眼力，认得那是斗笠，可我师傅硬说我编得不象斗笠，你们帮我去作个证吧。”

（蔡淮清）

纪念品

史密斯先生突然病逝在医院里。他太太边哭边说：“你连件纪念品都没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我，让我多么想念你呀！”

她哭了几声，突然停下来对医生说：“请借一把锤子给我用一用。”

医生问道：“太太，你要锤子干什么呢？”

“我要他的一颗牙留作纪念。”

“最好保持你丈夫牙齿完整，要别的行吗？”

“不行，那可是颗金牙呀！”

（李功锋）

（本栏题图、插图：毛用坤）

有缘千里来相会

北京

韩玉生　搜集整理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说起这俗语的来历,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香河境内的清凉河边有一个叫汶庄的村子,村子里住着一个名叫张二的柴夫。这张二原籍在香河城里,是个书香豪富。后来,由于子孙不争气,坐吃山空,便渐渐地衰败下来,到了张二这一代,无奈何便流落到汶庄,单身住在村中的一个破庙里,依靠打柴为生。

张二本来是个书生,身子骨单薄,柴草打不多,只能将就个半饥半饱。这一年冬天,西北风裹着大雪,铺天盖野,真冷哪,可张二还得顶风冒雪,上山打柴,他打了半天,才打了小小一捆,又冷又饿往回走,刚走到清凉河边,就听到一阵嘤嘤的哭声,远远望去,见那河中间冰窟窿旁边蹲着一只白乎乎的东西,细细一看,原来是只老白猿。

这老白猿,又老又瘦,哭得正伤心。张二见它好象要跳河,就上前拉拉白猿,打了个手势,意思是问白猿是不是想跳河;那白猿看看他的手势,似乎明白了,哭得更伤心了。张二又作了手势,问它:为什么要跳河?老白猿见了,想了想,摸了摸额头、下巴,拍了拍自己的手脚,指了指嘴巴,又按了按瘦瘪瘪的肚子,好象是说,自己老了,手脚不管使了,弄不来吃的,总是饿着,还不如死了好。比划完了,看着冰窟窿,又哭开了。张二看着老白猿,不由得想到自己的身世,早晚还不象这白猿一样!也不由得一阵伤感。

又一想，这老白猿挺有灵性，不如把它救下来，让它和自己在一起作个伴，也算是积德行善吧。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对白猿连比划带说地表达了，那白猿似乎懂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从此，白猿就和张二住在破庙里一起生活。说来也奇怪，按说，多一张嘴，多一份花销，张二本来就自个儿还混不饱肚子，怎么能再养活一只老猿呢？可是，自从白猿来到破庙，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大了，精神也好了，砍的柴比过去多了。那白猿也真通灵性，会做饭，会补衣，还会收拾房子。张二卖完柴回到破庙，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睡上暖和和的热炕。日子好了，张二胖了，白猿也胖了。

转眼就是一年多。这年夏天，山上的杜鹃花盛开，一天早上，张二吃了饭，拿起柴刀，刚想上山，忽然白猿一把将他拉住，指了指胸口，然后就往外走，张二明白了，是让自己跟着它去。张二不知干什么去，就跟在白猿后面，走啊走，转过了一座小山，来到清凉河边，白猿用手紧紧拉住他，又焦急地望着河中心。张二一看，只见河上漂过来一朵莲花，白猿急得呱呱叫，使劲把张二往河里推。张二明白了，他连衣裳也没脱，就"扑通"跳了下去，捞起莲花一看，嘿，甭提了，真美呀，象是瓷塑的，玉雕的，白的如雪，红的象杜鹃，四周还围绕着一团云雾般的彩霞。张二高兴地把莲花捧回家，放在一个陶瓷瓶里，又灌了半瓶水。打那以后，张二的生活就更有劲儿了。那花也怪，不见张二，花瓣总是合在一起；一见张二，就张开了，还放出一阵阵清香。张二每天都要给它换三遍水，看上它三遍。

转眼到了秋天，到处一片金黄，家家户户都忙着收割，张二想：自己也该多干点，不然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又该受苦了。所以，这一天他多砍了点柴，等把柴卖完，赶回破庙时，已经是半夜三更了。他走到破庙前，一推门，呀，这哪里是他住过的破庙，只见一片青堂瓦舍，还挂着灯笼。他一抬头，呵，大门也是崭新的。是走错门了吧？他刚想退出去，忽觉身后有谁推了他一把，扭头一看，是白猿。白猿笑嘻嘻地使劲把他往里推。进了正堂，更美了，朱红的桌子、椅子、床榻，烛光里，绿莹莹的纱帐下坐着个年轻的女子，真的美似"九天玄女"，娇如"出水芙蓉"。张二看呆了，双脚迈不动啦。那女子呢，一副羞答答的神态，白猿一看他们俩的样子，笑得更厉害了，它

把张二推到床前，让他坐到年轻女子的身边，又把他们的手拉过来，紧紧握在一起。

这可真是，破庙里飞来个金凤凰。张二得了个漂亮媳妇。这媳妇长得美，人也贤慧，而且手儿巧。人们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这个媳妇却不然，她的一双手，点石成金，捏土为银，几棵乱草籽，在她手下一转，就能变出白哗哗的大米来。张二不用上山了，出身书香之家的张二如今可以专心致志地去读书。张二本来就是个聪明人，再加媳妇在旁指点，长进自然很快，不久就成了当地的名士。也交上了一些有声望的朋友。

一转眼又是三年，张二已成了当时的文豪。这一年，皇帝传下圣旨，叫天下的读书人全去京城应试，张二满腹文章，自然想去，回家跟媳妇一说，媳妇说："我嫁给你，不是想你写文章作官，而是看你为人善良、勤恳。如今你想去做官儿，我不同意。"可张二想：人生一世，图名图利。如今利虽已有，但名犹未成。不当官哪来的名呢？他不顾媳妇的一再阻拦，决意去了。

张二一进考场，就作了三篇好文章，高高地中了第七名进士，钦点为保定府府尹。张二披红挂彩，回到老家，接媳妇一起上任。

他刚回到家，还挺高兴，可是一见到老白猿，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因为这老白猿，在他家里虽说人兽有别，可一向同他们一个桌上吃饭。他媳妇对老白猿更象待妈妈一样，过去他已成为习惯，可如今一当官，就觉得别扭：一个堂堂府尹家，这象个啥样？可这心思，他没敢对媳妇讲，还是硬着头皮，把老白猿带到任上。

新官上任，免不了一番庆贺，保定府的名人学士，官宦富绅，都来祝贺，那真是肉山酒海。那个老白猿，习惯了过去的生活，怕张二喝多了酒，伤了身子，免不了前前后后，出来照应，引得人们一个个瞪大了奇怪的眼睛。没过几天，全城便传出了谣言：有的说，新来府尹的媳妇是个白猿。也有的说，新府尹是白猿生的。这风儿很快传到张二的耳朵里，他本来就不乐意，可如今，更觉得白猿在家里别扭、碍眼了。他下决心找媳妇商量，想把白猿打发走。谁知媳妇一听就噘起嘴，一连几天都不理他。

这一年，保定府也开科，考秀才。张二是主考官，题目也是他出的。三场过后，一共取了十名，还要当堂会试。等考到第十名考生何栋梁时，张二正想发问，一时忘了原来的题目，慌忙中脱口出了一副上联："非文非武，何称梁栋？"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何栋梁本是保定城里第一名士，会试前，都猜他必中魁首，谁知张二只取了他第十名。他本来就一肚子气，如今又听了这上联，气更大了，心想：虽说你是一府之主，可也不该当着许多人的面，寒碜我无文无武，这不太过份了吧？一怒之下，接口答道："是母是妻，人兽相依？"张二出题，只是急中所致，出口后才觉得不合适，正在后悔，谁知秀才的下联已对出，正撞在张二的心口窝上，他怎么受得了！但又不好发作，只得把一股火干憋着，偏偏这时，白猿上堂来给他送茶，他立刻就把一肚子火全发泄在白猿身上，立命手下拉下去打了它二十大板，最后派了两个公差，把白猿扔到保定城外。

赶走了白猿，他的气也消了。傍晚回到内衙，他想把这事好好向媳妇作解释，谁知，一进内院，就见媳妇的房子里黑着灯。他叫了几声，没人回答。点上蜡烛一看，没人。找个丫环一问，才知道媳妇走了。

那么好的媳妇走了，他心里自然不痛快。转念一想，也罢，放着个堂堂府尹，还怕挑不上个如意的夫人？再说，自己那媳妇虽说手巧，长得也美，但来路不明，也不知是人是鬼，还是早分早好。

没想到，媳妇走了不到十天，突然有人在皇帝面前把他参了，说他施政无德，乱出题目，把乡试大典当儿戏。依着参官的意见简直要斩了他，幸亏皇帝念他是钦点府尹，饶了他一命，把他赶出保定府，永不录用。

张二无处安身，只好讨着饭，又孤单单地回到了汶庄破庙，仍以打柴为

生。

这一年冬天，庙外刮着大风，下着大雪，张二为了弄点米下锅，只得冒雪进山砍柴。他正砍着柴，突然听见一阵说笑声，低头一看，山沟里走过来一个人，正是他的媳妇，在他媳妇旁边，那只老白猿欢欢喜喜地一起走着。张二见了，顾不得风急雪紧路滑，急忙追过去，一直追到清凉河边才追上，可那白猿一见他，吓得"嗵"跳进了冰窟窿。他紧抓慢抓，总算把媳妇抓住了。他给媳妇跪下，哭啊，求啊，想把媳妇留下来。可他那媳妇总是不说话。等他哭得没劲了，媳妇猛地一挣，跳到了冰上。他想追过去再把她拉住，谁知，她脚下的冰突然化成了水，紧接着整个河的冰都化了，他媳妇忽而又变成了一朵莲花，象来时一样漂去……

张二也算没白抓，扯下了他媳妇衣服上的一块白纱。他把那纱打开来一看，只见上面写有两行字："有猿千里来相会，无猿对面不相逢。"张二顿时后悔地哭倒在地。

讲述者：康小玲

（题图、插图：朱唯践）

（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有眼不识泰山

浙江　徐华铛　搜集整理

二千多年前，四明山山脚下有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妻子早已亡故，只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靠给人家编一些粗筐度日。怎奈这孩子生来有个胎里疾，走路有点跛，站立都不大稳当。父亲盼孩子早日病好，特地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泰山。希望孩子长大后，站得象泰山一样稳当。

泰山家门前有一片竹林，每当春暖花开之际，小泰山看着一株株竹笋破土而出，节节向上，变成一株株竹子，感到很神奇。逢到父亲到竹林里去，他也跟着进去，将那些不能成材的嫩竹砍下来，用这些又鲜又软的嫩竹子做成小竹筐、小鸟笼、小竹屋、小竹马玩。父亲见孩子心灵手巧，想让孩子早点学手艺，便对儿子说："泰山，你愿意跟我学编竹筐吗？"

"愿意！"泰山天真地回答说，"但我不喜欢编粗筐。"

父亲为难地说"到哪里去学细竹工呢？走遍天下也没有呀！"

泰山说："那么，就让我去学木工手艺吧。"

父亲打算给儿子找个好师傅，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鲁班是一位高手名师，便千里迢迢地领着泰山前往山东。上路时，泰山还随身带了一捆竹子，准备有空就琢磨编竹手艺。

鲁班见泰山右脚有些跛，便有三分不悦，又见他随身带来一捆竹子，心里更觉纳闷。倒是泰山乖觉，见了鲁班立即口称师傅行跪拜大礼，他不顾右膝盖不便，跪下时，痛得右额上的筋脉也牵动起来。鲁班见了，也为泰山

千里求师的诚心所动，才勉强收下了这位徒弟。

泰山跟鲁班学手艺，干活勤快，人也聪明，但鲁班对他总不大欢喜，更讨厌他平时一空下来就摆弄那捆竹子，因此很少把技艺传授给他。亏得泰山聪明好学，一看就会，不到一年工夫，就暗暗地把锯、斧、刨、凿等基本功学会了。他又用这些木工工具来加工竹子：用斧子把竹丝劈得更细，用刨把竹片刨得更光，用凿把竹竿上的圆洞凿得更圆。这样他制作出来的竹椅、竹箱、竹篮更为精细，竹器表面还用篾青篾黄交叉编织出各种花纹来。

一天夜里，泰山待师兄们睡下后，就在窗前，借着月光，用竹篾编织竹篮。恰巧鲁班从工场回来，他见泰山未睡，便信步走了过来。泰山一见师傅来到面前，慌忙撂下手中的竹篮，站了起来。鲁班见泰山又在摆弄竹子，便板着脸说："泰山，你跟我学艺一年，不用心钻研木工手艺，却搞这些歪门邪道，以后恐成不了大器。这不仅对你没有好处，还会损坏我的声誉。明天你就回家去吧！"

泰山一听，着实吃了一惊，正想分辩，鲁班却把手一拂，径自睡去了。

第二天，泰山含着两行热泪，艰难地跪下，拜别师傅回家了。

日子过得很快，四明山下的梅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不知不觉地三年过去了。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鲁班到杭州西湖边建造凉亭，造好后，他顺便到四明山一带观光风土人情。在一个

富有江南风味的小镇上，他细细品味着江南隽永的建筑艺术，忽然看到一片竹制店铺前，围着一群人不知争买什么？鲁班抱着好奇心，便信步走了过去。

他一看那店铺是用大小竹竿交叉成人字形图案，巧妙地镶接在一起的竹屋，既精雅别致，又轻巧牢固。鲁班不禁频频地点头赞许。当他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后，不禁发出了"啊"的惊叹声，原来里面出售的都是竹子制作的工艺日用品，既有竹篮、竹盘、竹罐、竹盒等小件物品，也有竹椅、竹箱、竹床、竹柜等大件物品，制作别致平整，精巧玲珑和竹屋建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别具一种风采。

鲁班再看看卖竹器的老人，感到有点面熟，可又一时记不起来。便挤进人群，来到老人面前，深深一躬："老大爷，请问这些精美的竹制品出自那位名家高手？"

老人边做着生意边答道："这是我儿子所作，称不上什么高手。""啊！是您儿子所作？！他在哪里？我想见见他。""喏，就在里屋，我要照顾这里的生意，请你自己进去吧。"

鲁班谢过老人，便走了进去。见一位年轻的师傅正低头专心编织着一只精致的竹篮，双手灵巧地变换着竹丝，身旁放着木工用的斧子、凿子和刨子。年轻的师傅见有人进来，慢慢地抬起头来。鲁班一看，不禁呆了，啊！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是三年前被自己辞退的徒弟泰山。

泰山见师傅来到自己面前，又惊又喜，一面将手中的篮子偷偷藏到背后，一面口称师傅，一拐一拐地迎上前来，很艰难地朝师傅跪了下去，右额上的筋脉又在激烈地跳动着。

鲁班慌忙过去，扶泰山起来，摆摆手说："我不配，我不配当你师傅哪！"

泰山张大眼睛，惶惑不解地看着鲁班："师傅，您是我的师傅，怎能说不配呢？"

鲁班面带愧色，摇摇头，重复说："我不配哪，我不配哪……"

泰山忙请鲁班坐下说："师傅，尽管您辞退了我，但您传授给我的木工手艺，我都应用到竹子的制作上了，这手艺虽然为师傅所讨厌，但您……"

（下转第6页）

空袭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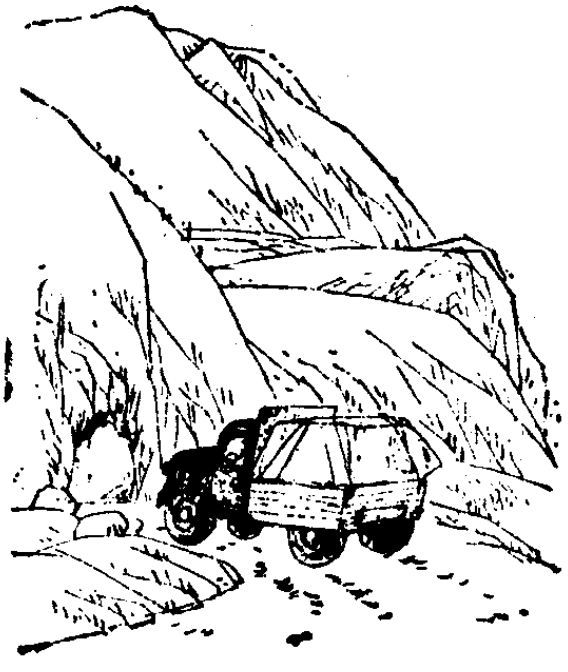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时期，一支满载炮弹的志愿军运输车队，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道向前沿炮兵阵地进发。

突然，山顶上传来“砰砰”两声枪响，司机一听这枪声，便知道是空袭警报。正好，前面有一个隧道，车队迅速开进隧道隐蔽，可最后却剩下一辆车进不去了。最后这辆车上的司机见隧道已满，只好另寻隐蔽的地方。他发现这隧道旁还有个小山洞，忙把车开了过去。谁知这洞口却比卡车顶低两公分，卡车怎么也开不进去。

这时，已经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真是急煞人。如果卡车一旦被敌机发现，炸弹下来，会引起整个车队的炮弹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司机急得团团转。

正在危急时刻，人称“孙诸葛”的车队队长孙斌跑了过来。他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主意，招呼司机摆弄了一阵，汽车“呜——”一声、稳稳当当地开进了小山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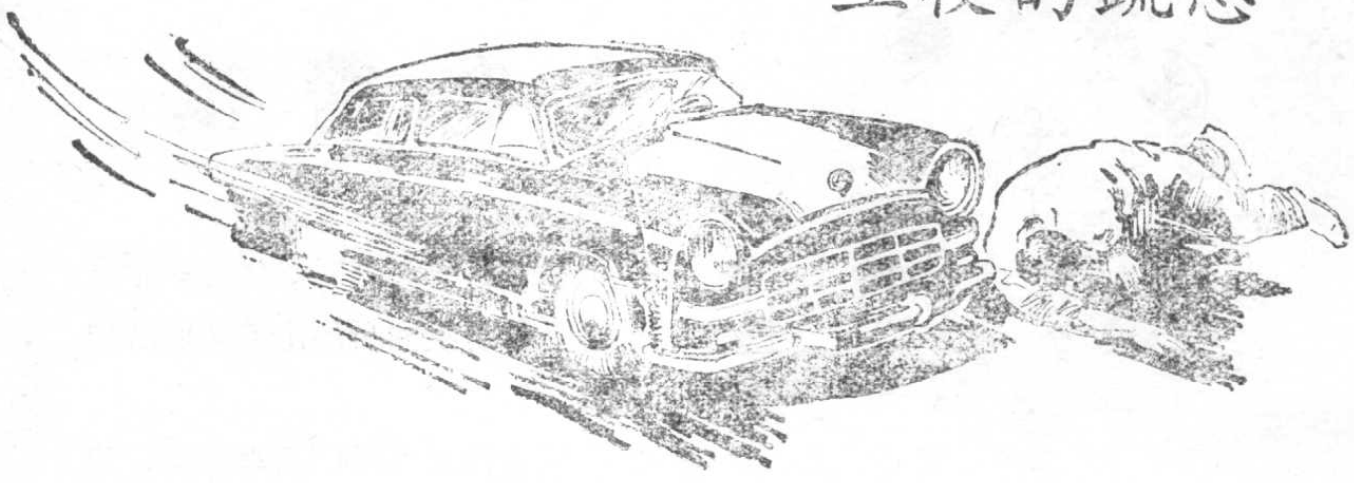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孙斌用什么办法把卡车开进小山洞的吗？



（上海　单志为）

（插图：周晓健）

上校的疏忽



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晚上，伦敦警察厅罗伯特上校来到“奥秘”俱乐部，对一群嗜好研究神秘小说的成员们说了一件事：

“最近，有个陌生人从南美洲抵达伦敦，据我们获得的情报，此人有纳粹特工人员之嫌。我们认定他携有一大宗财富，以它作为在英期间搞间谍活动的经费。因此，在这陌生人下船后的几小时，我们故意制造一起车祸，致使陌生人手臂骨折，住进了医院。但是我们搜查过他全身，以及他唯一的行李——一只公文皮包，里面只有在英属圭亚那的朋友们写给他的一封封书信，其他一无所获。”

上校介绍完情况后，分析说：“要么他根本就不是敌方所派遣的人；要么他就是极端狡猾的特工人员。我们考虑过此人可能玩弄的花招，诸如：他或许采用隐蔽的手段把钱邮汇入境，但战争时期，巨额汇款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许，施用外科手术，把钻石藏入他身体某一部位，可是经X光检查，已排除此种可能。明天早上，这个人就要出院了，将要消失在人海中。因此，请各位提点见解，此人究竟能把类似价值十万镑的东西藏在何处？”

俱乐部的成员们相互低声耳语了几分钟后，俱乐部主席转过身说：“上校先生，我们认为你忽略了相当明显的可能处。”

聪明的读者，你能猜出上校忽略了哪个相当明显的可能处？

（四川　祝澄清　编译）

（题图：杨天佑）

王秀才妙法

从前，有个姓王的秀才，满腹文才，却因奸臣当道，穷困潦倒在家。

一天，王秀才赛诗归来，腹中空空，就叫儿子阿聪赶快煮饭。可是家中早已没有米了，这时，他才想起今天是大年三十。往哪儿去借钱买米呢？王秀才急得团团转。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段圆竹，不由灵机一动，忙用刀往圆竹筒上劈去，当劈到五分之一、靠近竹节处就不再劈了，叫儿子拿了这带刀子的圆竹筒，到邻村最要好的朋友李秀才家去。

李秀才家中富裕，是个喜欢猜谜语的人。当阿聪拿这段圆竹给他时，他拿着竹筒，左看右看起来。看了一会，他突然哈哈大笑，立即吩咐家人，拿出一袋米和几吊钱交给阿聪。

聪明的读者，你知道李秀才怎么猜出王秀才家中缺钱少米的吗？

（广西　陈国材　搜集整理）

（插图：金勇杰）

（谜底见本期）

换尸奇案

山东　江崇辉　搜集整理

清光绪年间，崂山北头有个鳌山卫村。村里有个青年叫于海，娘儿俩一年到头靠打柴过日子。有一年冬天，于海套上驴拉大车到即墨城去卖柞炭。回来时逢上下大雪。路过窝洛村时，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前边一步一滑地走着。于海是个善良人，见老头走路艰难，就下车问道："老大爷，你上哪？""上白庙。""是同路，我捎你去吧！"老头欢喜地忙上了车。

风雪越来越大，老头冻得直打哆嗦，就钻到车上盖柞炭的草席底下。傍黑天，车到白庙附近，于海叫道："老大爷，下车吧！从小路岔过去就到了。"谁知连叫几遍，不见应声，以为老头睡着了，掀开草席一看，老头直挺挺地躺在车上，脸色发紫，手脚冰凉，连气都不喘了。于海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好心不得好报，这可咋办？他怕吃人命官司，见四下无人，忙把老头抱到路旁，赶起驴车就走了。

不多一会，一个石匠打此路过，被尸身绊了一交。爬起身一看，是一个死尸躺在雪里，吓得他跑到村里，找到村长，慌慌张张地说："不好啦！村头上出……人命啦！"村长一听忙赶到现场，见死的是个老头，就叫人去拿了一领草席把他盖上，接着就派人到县里报案。村长怕死尸夜里被野物拖走，就叫赵大和刘二守夜。

赵大和刘二是村里出名的酒鬼。他们守到半夜，天气越来越冷，呼呼

的西北风飘着鹅毛大雪，冻得他俩直打下牙巴鼓①。赵大说："冻天冻地，我看野物不会出来，咱俩找个地方喝点酒暖和暖和吧！"

他俩在一个山沟旮旯里喝完酒，都有点瞌睡了。刘二说："咱先去看看死尸，回来倒着班瞌一会。"他俩出了山沟，老远就见草席被风刮得呼扇呼扇的。走到跟前一看，死尸不见了。吓得他俩都傻眼了。"这事咋办？"赵大叹了口气说："酒钱捞不着是小事，看来还得吃官司啊！"刘二急得抓耳挠腮，嘟囔着说："有偷金偷银偷钱的，难道还有偷尸的？"一句话提醒了赵大。便说："有了！前天南村死了个老头，就埋在南崖上，咱把他挖出来顶顶帐，你看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他俩来到南崖上抡镢动锹，三下五除二把新坟挖开，撬开棺材盖就把死尸拖了出来。接着把坟填好，慌忙急促地抬了死尸，放到草席下。

第二天一早，村长带着县官和衙役来了。他让赵大和刘二先回家歇息，就领着仵作去验尸。掀开草席一看，大吃一惊。席下不是老头，竟是一具二十五六岁的男尸。村长忙把赵大刘二叫回来问："死尸咋变啦？""啥变啦？"赵大争辩说，但是到跟前一看，把他俩都吓懵了："这……这是咋的？"县官怒喝道："大胆奴才，做了些啥勾当？还不从实招来！"他俩知道瞒不过去，就把丢尸换尸的事全说了。县官即令去查看新坟，确有挖坟的迹象，命他俩重新挖坟检验。赵大、刘二把坟挖开掀起棺盖一看，奇怪，棺材里还有一个尸身。人们上前看尸，都说是前天死的郭老头；但对这个年轻的尸体，都不认得。县官又传来郭家的儿女和当事人，都说入殓时只有郭老头。县官正在琢磨这件奇案。忽听到有人"啊！"的一声惊叫。

这惊叫人就是于海，他抛尸回家后，生怕官府追究，吓得一宿也没睡觉。第二天一早，他撅起粪筐到白庙附近探听动静。听说死尸变成个年轻人，

① 牙巴鼓：上牙磕下牙。

他感到稀奇，到现场一看，死者左眉间有颗豆大的黑痣，惊得他不觉喊出声来。

县官问他死的是谁？于海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是咱村教书的周先生。""他是咋死的？""不知道。前天我打柴时碰见他，说是接到父亲病危的信，要回北关看父病，谁知……"

这时忤作验过尸身，说是死者后脑壳被石击破，头顶心被钉入一根长钉，怀中有家信一封，别无他物。县官看过信后，吩咐地保看守现场，带着两个衙役骑马到北关去了。

周家只有周父和媳妇月花二人。周父瘫痪在床，不能行动；儿媳月花是这一带有名的俊媳妇。这天她正要出去串门，见保正领着衙役和县官来了，吓得她连忙下跪迎接。县官见月花脸搽脂粉，穿戴整齐，又见周父并无病危模样，心中犯疑，问月花："谁写信叫你丈夫回来的？"月花忙说："民女不识字，家中无人写信呀！""周先生被人害死你可知道？""啊！"月花一听就哭了，"天哪！是哪个狠心的下这个毒手呀！"县官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先去料理后事，本官自会为你伸冤。"

月花走后，县官问周父："你家有哪些人常来？"周父哭着说："除了左邻右舍外，就是城里王大夫来给我看病，再无旁人来啊！""媳妇待你怎样？""还好，家中还全靠她哪！"县官劝周父保重，要来大夫开的药方，就回县衙去了。

第二天，县官升堂问月花："你夫生前可有仇人？""我夫为人老实，从不与人结冤。可能被人图财害命了。"县官想：于海他老远到这来，甚为可疑，难道是……县官传来于海问道："周先生回家就带何物？""只有小包袱一个。""你家离此二十多里，到这来干啥？"于海怕牵扯出老大爷的事，一时急得结结巴巴地说："这……我来拾……粪。""哪有跑出这么远来拾粪的？"月花恨恨地说，"他知情撒谎，定是见财起意害死我夫。"县官见于海言语含糊，把惊堂木一拍道："大胆于海，竟敢图财害命，还不从实招来！"于海吓得哆嗦说："大人明断，小人实不曾害过人呀！""看来不动刑，你是不会招的。"县官一拍惊堂木说："来人，给我重打二十大板！"于海受了刑，不住地喊冤枉。县官问道："你心中没鬼，跑到这干啥？""小人是有过错，但实在没害过

人。”接着他便把扔尸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月花哭着说：“于海这么狠心肠，他能不见财起意吗？”

在于海受刑的时候，县官见月花以袖遮脸，面露喜色，如今又一口咬定于海，感到其中必有隐情，说道：“于海收入监内，本官另行追问，月花回家料理丧事，听候本官公断。”

当天晚上，县官会同县吏，对照了家信和药方上的字迹，认为是出自一人之手，便吩咐两个衙役偷偷钉住月花查访案情。两天后，查明于海是个憨厚老实人，月花和大夫有些不清不白。第三天，城里都传说于海招认他图财害了周先生，被判成了死罪。

原来这月花自嫁给周先生后，嫌丈夫长年在外教书，害得她在家忙里忙外，到晚上孤守空房。有一次，她到城里请大夫来家给公爹看病，见大夫一表人材，举止文雅，心中甚是喜爱，开完药方，她就在房中摆上酒菜请大夫入席。这个年轻的大夫见一个花容月貌的媳妇为他斟酒添杯，早已神魂飘荡，他说月花气色不好，以试脉为名抓住月花的手调起情来。这正合了月花的心意，她对大夫诉说了自己的烦恼。最后，咳了一声说：“我那口子不到假期不回来，后院墙塌了个豁口也无人修，我就怕黑夜从那爬进人来。”大夫一听就明白了。当晚就从后墙爬到月花房里……

打那后，大夫常以看病为名，暗地里和月花勾搭。这天晚上，月花叹了口气说：“进了腊月门，眼看他就要回来了，露水夫妻不长久啊！”“你说咋办？”“要想做长久夫妻，除非……”“我不认得他咋下手呀？”“他左眉间有个豆大的黑痣，你写封信说他爹病重，那个孝子接了信准会连夜起程，你就半路上……”

信发出第二天，大夫带上一根长钉打扮成个拾粪的，就在白庙后那条崎岖的小路上等着。下午，一家出殡的抬着一口薄木棺材，埋在白庙的南崖上。傍黑天，大夫见迎面急匆匆地走来一人，左眉间有块黑痣。走碰头的时候，大夫装作让路，脚一滑就跌到沟底下。周先生忙蹲下去拉他，被大夫一把拖到沟里，还没等爬起来，就被大夫用石头打昏，接着大夫又用铁钉把他钉死了。为了杀人灭迹，大夫趁天黑四处无人，挖开南崖上的新坟，打开棺材，把死尸放进棺材里，然后埋好坟土，拾起周先生的包袱就走了。满

以为这事是神不知、鬼不觉，谁知周先生的死尸又被人挖了出来，吓得他心惊肉跳，连着好几天没敢出门。

这天大夫听说案子破了，于海被定成死罪，喜得他当晚就来到月花房中："有了替死鬼再不用害怕了！"接着他掏出一个小包袱说，"这是死鬼的二十两银子，你留下花吧！"月花喜得忙摆酒弄菜，他俩正在饮酒取乐时，突然从后窗跳进两个衙役，喝道："冤有头，债有主，狠心的狗男女跟我们走吧！"

审案的这一天，衙门外真是人山人海。大夫和月花被带上公堂，在人证物证面前，没动刑他俩就全招认了，当堂就定了死罪。因老头的尸身没找着，县官将于海寄监待查。刚要退堂，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跑上公堂跪下说："老爷，不用查了，死的那个老头就是我呀！""你！"县官惊奇地问："这到底是咋回事？"

原来这老头患有"羊角疯"病，一犯病就象死了一样。那天他要到妹夫家，在于海的车上病又犯了，醒来时见自己躺在草席底下，黑夜里也没有人，就钻出草席到了妹夫家中。因为受了风寒，在妹夫家养了几天病。这天听说县里要审官司，其中还有个老头的尸身没找着，他怕牵连旁人，就连忙赶到县衙。

案情已水落石出了，于海被释放回家。人们都称赞县官办案如神，执法公正。这真是：无巧不成书，通奸害亲夫，若无换尸案，冤枉何处诉。

讲述者：吕　环

（题图、插图：刘斌昆）

男儿泪

广东　谢亮新

小坑村有个青年名叫金小德。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小妹妹刚“呱呱”落地时，他那可怜的妈妈便耗尽了生命，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从此，父亲被哭闹不休的小妹惹烦了，便粗暴地对他施以巴掌和棍棒。也许是在他的身上挨这些东西太平常了；也许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吧，很快地，小小的金小德，性格就变得比他父亲还要倔了。不管父亲的棍棒多重地落在他身上，他不但不哭，而且一声不吭。

金小德长大以后，全村男女老少都知道他性格粗暴、执拗、倔强；方圆几十里知道他的“大名”、品性的人也不少。因为，他已经三次因打人致伤而被“请”进派出所，三次共赔给人家医药费近千元。但他打人，也不是无端生事的。只要谁碰了他的东西，你想辩解而不肯认错，而他又恰恰是在想发火动气的时候，他就不管你是爹是娘了，一概以老拳相敬。

这不，眼下金小德又因打人致重伤而第四次被“请”到了派出所。当民警叫他先说说打人的经过时，他也就说了。

原来今天上午金小德到田里看禾水，正碰上村里的陈二婶牵着大水牛从坑里出来。她一见金小德就说：“你田里的禾苗不知被谁家的牛吃了一大片。”他一听急忙跑去一看，果然被吃了一大片，再一看田里的水还是浑

的，显然是刚吃的。他心里来气了：你陈二婶真可恶，自己的牛吃了人家的禾不但不认错，还诬赖是别人的牛吃的。他马上跑上前去质问她，陈二婶说什么也不认帐。他气恼地举起老拳便揍了陈二婶一拳，没想到陈二婶大叫大嚷，还要揪他到派出所。这下子，可惹恼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拳猛揍了陈二婶一顿之后，还顺手把她推到水坑里，自己扬长而去。

民警听了气愤地责问："你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行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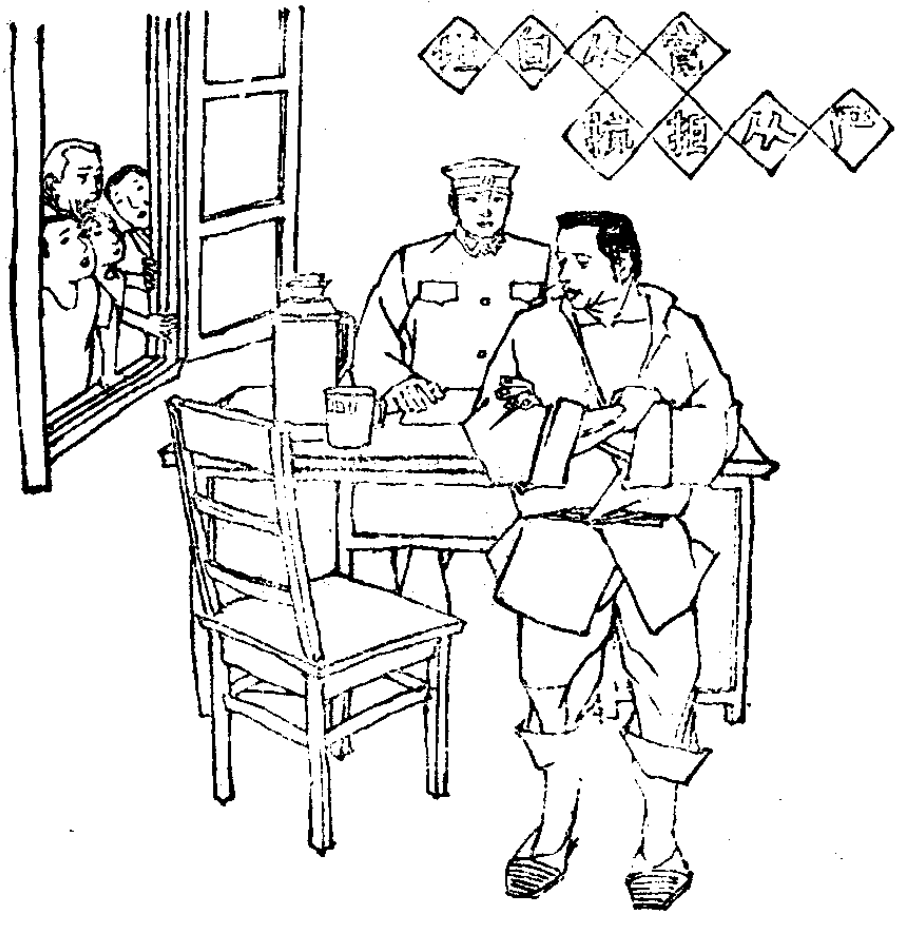
金小德却蛮不讲理地说："知道。但我当时火气来了，忍不住就要打人。"

民警一听这话，忍不住愤怒地说："我现在也火气来了，让我狠狠地揍你一顿吧！"说着，捋了捋袖子。

金小德却颇为大方地说："那你揍吧。"

弄得民警啼笑皆非，气恼地说："我要是法院院长，起码判你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十五年徒刑！"

金小德却挺正经地说："那你办吧。反正我是犯了法的，而且打的又是刚上任不久的法院院长的妻子。"



谈话很难继续下去了，民警只好气乎乎地说："你等着吧。"

第二天，法院陈院长到医院看望了被金小德打成重伤的妻子之后，来到了派出所。他走到被关押的金小德面前，平静地说："你怎么老是改不了随便打人的毛

病?"金小德忙说:"反正人是打了,现在要关要斩随你们的便就是了。"陈院长依然平静地说:"我想问一下,你二婶除了牛吃禾这件事外,还有什么事对不起你的吗?"金小德说:"没有。昨天我打人出事以后,我三叔才来告诉我,那田里的禾苗是他早上放牛时不小心被牛吃掉的。我错打了人,愿意接受法办,判我十年二十年,我也是罪有应得,决不会有怨言的。"

陈院长想了想,对金小德说:"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你可以被判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金小德打断陈院长的话说:"那就判吧,还罗嗦什么。"

陈院长说:"如果你这次伤害的不是我的妻子,而是另外一个人的话,那我是必须按照法律判处你徒刑的。现在我想以受害者家属的身分保释你,不过,你二婶的医药费和误工补贴费,还是要你按法律有关规定给予赔偿的。"站在一旁的派出所所长说:"这些医药费和误工补贴,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被判处徒刑,也还是要由你赔偿的。现在陈院长保释你,真是天大的人情了,你该怎样感谢陈院长呢?你今后当怎样力戒动辄打人的恶习呢?"

金小德只看了所长和陈院长一眼,表情依旧,神情木然而又倔强,一句话也不说。

陈院长说:"你现在回家去吧,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再也不要随便打人了。"

金小德对陈院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说,便回家里去了。

半月之后,陈二婶伤愈出院,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因此,派出所研究决定:金小德应赔给陈二婶误工补贴费六十元,医药费两百九十七元五角四分,共计三百五十七元五角四分。并限期在五天内付清。

金小德因近年来多次打人,赔给人家医药费近千元,父亲又是有名的酒徒,因而这个三口之家的生活过得也不宽裕。父亲和妹妹既怕他,恨他,又对他毫无办法。这次又要赔给人家三百多元医药费,他只好把新买不久的自行车低价卖出,并把家中养的一头猪也卖掉,才凑足这笔钱。父亲粗暴地咒骂一阵之后,喝酒去了。妹妹金小春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第三天早饭后,金小春对金小德说:"哥,队里的鱼塘我去交了承包款,

签订了承包合同，我们今天到镇上去把鱼苗买回来放吧。”

金小德先是一愣，继而质问妹妹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金小春回答说：“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金小德厉声地问：“向谁借的？”

金小春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我借的，以后由我自己负责还给人家就是了，不用你操心。”

金小德火了，一下子抓住妹妹胸前的衣服，气势汹汹地说：“你快说，是谁借给你的？你一个姑娘家，谁肯一下子借这么多钱给你！你知道人家安没安好心？”

妹妹一时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

金小德却更火了，高声地喊起来：“借钱给你的人，总有个姓名吧！如果你说不出，就证明你的钱不知是从哪里胡弄来的，看我两拳揍死你。”说着举起了拳头。

妹妹面对金小德高高举起的拳头，知道如果不如实说出来，至少也会被打个半死。因此，便哽咽着说起来：“昨天下午，你把钱给陈二婶送过去之后不久，陈二婶便托人来把我叫到她家里，对我说：‘你水清叔回单位前，三番五次地叮嘱我，要我待你哥哥把医药费和误工补贴费送过来之后，马上暗中交还给你，让你去发展副业生产。’说着，二婶就把你送去的三百五十七元五角四分塞到我的手中。我怎么也不肯接，二婶便将钱硬塞到我的衣袋里说：‘说老实话，当初我也想不通，因而对你水清叔说：我挨打流血，受尽皮肉之苦，不想要人家赔营养费，你倒好，还要把人家赔的医药费也白白送还给人家。只怕他下次打起人来更凶更恶，更无法无天了。你水清叔却耐心地对我说：我考虑了很久，对于金小德这样特别性格的人，仅仅用法律手段去惩罚，也许太简单了一点，还有没有比法律更有效的办法呢……他说了好多好多，我记不全了。总之，他的意思是，要我把这钱还给你，由你去想办法发展副业生产，待你家中有了钱，你哥哥娶了媳妇之后，也许脾气就不会这么暴了。他还叫我一定要把这钱交到你的手中，并要你在你哥哥和你父亲面前，就说是你向人家借的。这样，你父亲就不敢用这些钱来喝酒，你哥哥就不会乱花这些钱了。后来，我只好说：‘那就算借给

我吧，以后有钱时，我一定如数还你。'没想到二婶却生气地说：'那你就伤了你水清叔和我的心了。'"金小春说到这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金小德抓着妹妹衣衫的手，不知不觉中垂了下来。

金小春边哭边说："看看人家，想想你自己吧。"然后哭着跑到她自己房间里去了。

金小德呆愣愣地站在那里，妹妹边哭边说的话，不断地在他的耳边回响，回响……

忽然，金小德冲进妹妹的房间，厉声地说："把合同给我，先把钱拿回来还给人家再说。你要承包鱼塘，我同意，我拚着性命，也要挣到这承包鱼塘的钱给你，但决不能用别人施舍的钱去承包！"他见妹妹还坐在床沿抽泣，便动手抢过刚签订的承包合同，飞快地跑到队干部家。简单地说明了原因后，便把钱拿了回来，再逼着妹妹拿出还有的一百多元钱。金小春望着哥哥可怕的脸，和他手里捏着的二百五十元钱，只好痛苦地把准备用来买鱼苗的钱也交给了金小德。

金小德拿着钱，又把家里的一只大公鸡抓在手里，便朝陈二婶家走去。他边走边想：自己打伤了人，这医药费是应该出的，咱人虽穷，但要穷得有志气……想着想着，便来到了陈二婶家。恰好，陈院长也刚从法院回来。金小德一进门就把钱放到桌子上说："我感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但这钱是我赔给二婶的医药费，我不能收，也不能借。二婶，是我错了！这鸡给您补补身子，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

二婶正靠在床上休息，听了金小德的话高兴地说："哎呀，我还没有听说过你对谁承认过

错误呢！这回你能认错，我就很高兴了。这鸡和钱还是你带回去吧。”

陈水清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近金小德，尽量沉住气说：“我听说，你刚才把你妹妹签订的合同书取了回去。我真没想到。”陈水清说着，拿起了金小德放到桌子上的钱：“你也许以为，不用这些钱就是有志气。我也知道‘人穷志不穷’这句俗话，但我没听说过‘人不需要人的帮助’这样的俗话。更何况，你这样做，就算有志气吗？如果你真有志气，就应该把鱼塘包下来，不再打人，把浑身的力气投入到养鱼中去，挣回钱，娶回媳妇。到那时，你如果认为这钱一定要还的话，再由你的媳妇把这钱交到你二婶手上，这才能算真正有志气，男子汉的志气。”

金小德愣愣地站在那里，第一次开始思考别人对他说的话。

陈水清接过他手中的鸡说：“这鸡，我就代你二婶收下吧！这钱，你还是拿回去，赶快去签订承包合同。”

金小德没有接陈水清递过来的钱，却突然跪倒在陈水清的脚边，嚎啕大哭起来。自懂事以来，金小德还是第一次这样的痛哭呢！那奔涌的泪水，湿了衣衫，掉到了地板上……

好一会儿，陈水清才慢慢扶起金小德说：“别哭了，我陪你去签订承包合同吧。”

金小德哭着说：“如果我今后再打人，我自己把自己的手斩掉；如果我不把鱼养好，我就不是人！”

陈水清终于微微地笑了。

（题图、插图：朱双海）

三个金雕像

江阴　周中奎　编译

听说，从前有一个公爵，他给邻国的国王送了三座外表、大小和重量都完全相同的金雕像，并且告诉这位国王：它们中间还是有差别的，由于这差别，决定了它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公爵要国王把它们中间的差别找出来，目的是想拿这三个小东西来试一试国王的臣民到底聪明不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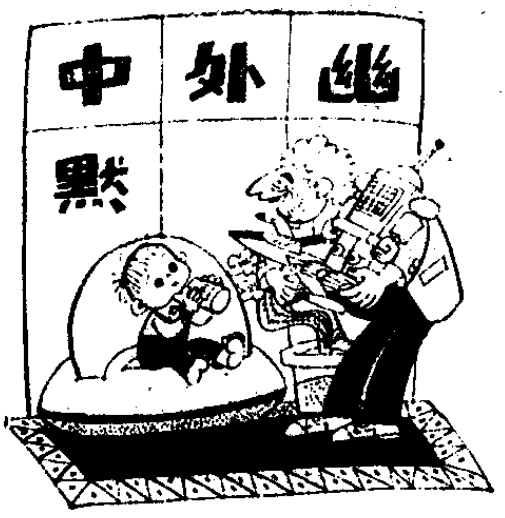
国王接到这份礼物，感到很惊奇。他把目光转向宫臣们，吩咐他们找出这三座金雕像的差别来。可是，大家围着那三个小东西看了又看，查了又查，怎么也找不出来。

这消息很快在京城里传开了。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穷小伙子求人禀告国王说，只要让他看一眼这三个金雕像，他马上就能辨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来。

国王传话把这个青年带进王宫。他把这三座金雕像仔细地看了一遍，发现它们的耳朵上都钻有一个眼。他拿起一根麦秆，戳进第一个雕像的耳朵里，麦秆从嘴里钻了出来。他又把麦秆戳进第二个雕像的耳朵里，麦秆从另一只耳朵钻了出来。接着他把麦秆戳进第三个雕像的耳朵里，那麦秆便掉进了它的肚子里，再也取不出来了。

这时，青年人就对国王说：

“国王陛下！这几个金雕像的差别就在耳朵里，它们都有和人一样的特点。第一个雕像是一个快嘴的人，他一听到什么，马上就要说出来，这种人是不能信赖的，所以，这个雕像的价值不大。第二个雕像就象是一个左耳里进，右耳里出的人，这是个无所作为的庸人，也值不了几个钱。第三个雕像就象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他能把知道的东西全都装在肚子里，所以这个雕像是最有价值的。”



信仰上帝的人

上海　计滨　编译

一个叫史密斯的人，是个信仰上帝的虔诚者。有一次发洪水，他爬上了屋顶，可水已经淹没了他的脚。这时有个人划着独木舟经过这儿，对他说："快上船吧，我送你到更高的地方去。"

"不，谢谢你。"史密斯说，"我信仰上帝，上帝会救我的。"

过了一会，水涨到他的腰间，有一艘摩托船驶过来，船上人招呼他上船，说要把他送到较高的地方去。

"不，谢谢啦！我信仰上帝，上帝会救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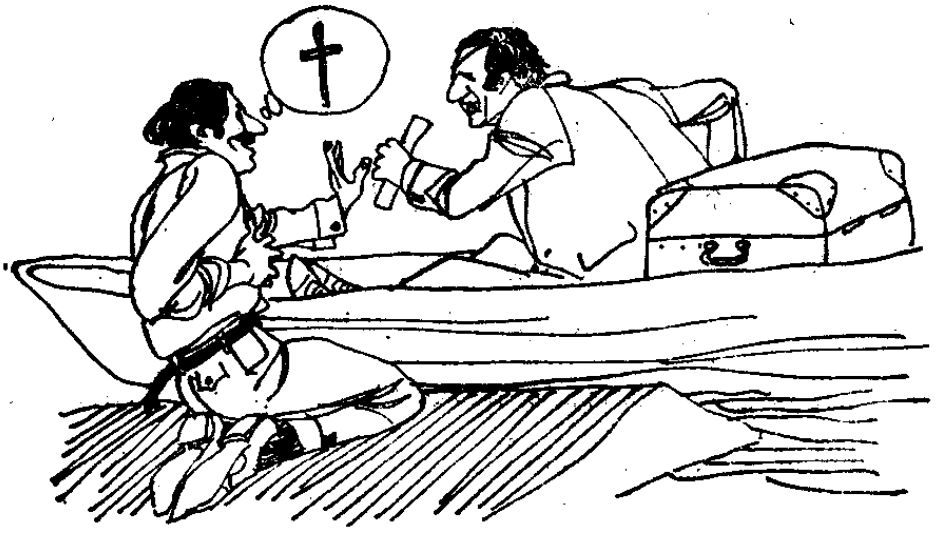
后来一架直升飞机飞过这儿，这时水已经淹到他的脖子，警察叫他："抓住绳索，我们把你拉上来。"

"不，谢谢。"史密斯说，"我信仰上帝，上帝会救我的。"

结果，他在水中挣扎几小时后，精疲力尽，终于沉下去淹死了。当他的灵魂见到上帝时，对上帝说："请告诉我，上帝。我对您是如此的虔诚，相信您会救我，但您还是让我沉下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上帝说："你还要我做什么呢？我已经给你派来了两只船和一架直升飞机了。"

（插图：佐伏）



“全知道”接牛

浙江　胡文渊

张家庄养牛专业户张建华的弟弟张建民，下午三点钟接到哥哥从上海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是：

建民弟：我已回国，有事留沪。托外贸王同志送二十头西德进口牛回家，明天中午到达。望搞好接待。勿误。建华

建民看完电报，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盼望已久的西德改良奶牛终于买来了。但是，眼看二十头奶牛明天就要送到，家里却一点准备也没有，心里急得一时没了主意。他灵机一动，想到了村里有名的“土博士”李广才，连忙派人去请他来商量。

说到李广才，三十多岁，高中生，跑过码头当过兵，平时喜欢读书看报，见多识广，博古通今。人们送他个雅号叫“全知道”。

“全知道”是个热心人，一听建民有请，立即过来帮忙。他一脚跨进建民家门槛，就听见满屋子的人“叽叽喳喳”议论纷纷，提出了一大堆希奇古怪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二十头奶牛是怎么从西德运来的？

“全知道”听了，微微一笑。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上空运动物，除了长颈鹿，其他大小动物都好运。不过，每种动物都有它的性格脾气，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比方运大象，就要用几只白鸡做伴，大象就不会乱动。如果是空运老虎，先要经过训练，让老虎坐在一个大圆盘上，每天旋转几个小时，使它适应飞行环境。至于空运奶牛，那就要请空中小姐“对牛弹琴”，牛……

听到音乐，就会舒舒服服，老老实实，一动也不动，连奶都会“嗖——”地流出来……

“全知道”讲得有声有色，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讲到这二十头奶牛，“全知道”判断：空运奶牛成本太高，这批牛一定是海运无疑，就是先用轮船从国外运到上海，再从上海用火车运到张家庄。接着他向建民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赶快腾出关牛的牛棚，既要宽敞、干净，又要通风、凉快；第二，抓紧准备好饲料，进口奶牛产奶量高，需要的营养也多，要多准备一些玉米粉、豆粉、大麦粉一类的精饲料；第三，挑选五六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接牛队”，由他带领，第二天中午之前赶到张家庄火车站接牛。张建民听“全知道”讲得头头是道，考虑周到全面，心里十分佩服，一切照办。当场请了一批人马，分头行动。忙了个不亦乐乎。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全知道”就带了接牛队到三里路外的火车站接牛去了。

上午十一点多钟，一列装货的列车从上海方向开来，在张家庄车站停下。车尾脱开了两节车皮，上面用油布盖着。“全知道”料定这一定是奶牛，连忙跑过去，掀开油布一看，车厢里装的不是奶牛，而是满满的两车厢水泥。“全知道”眼睛一眨，说：“我知道了，货车不来客车来，中午一定会运到。”不一会，只听得“呜——”的一声，一列客车驶进车站。旅客们下光了，货也卸完了，却不见奶牛，连牛毛也没见一根。

接牛的人感到奇怪，“全知道”却不慌不忙。他闭上眼睛想了一想，说：“我知道，车上不来船上来，铁路不来水路来，快到轮船码头去看看。”于是，“全知道”领着大家一溜小跑来到轮船码头，正好一艘客轮慢慢靠岸。可是，人下光了，货卸完了，仍不见奶牛的影子。

小伙子们有点泄气了，“全知道”仍然信心十足，他对大家说：“电报这个东西我知道，说来一定来，决不会讲假话。现在铁路、水路都没有，说不定走旱路也未可知。”讲到这里，“全知道”朝江边公路上远远望去，突然高兴得大叫起来：“牛来了，牛来了！”大家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江边公路上真的有一群黑压压的牛，慢慢地往这边移动。“全知道”一马当先，小伙子们一拥而上，大家奔过去仔细一看，顿时心都凉了。原来，牛倒是有一二十

头，却不是奶牛，而是牛贩子从邻县买来，从这儿过路的本地黄牛。

铁路、水路、旱路接牛全部落了空，“全知道”还是没有灰心，他满有把握地说：“牛，今天一定会运来；中午这趟火车没赶上，下趟火车一定来！”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家肚子都饿扁了，“全知道”叫大家先回到建民家吃了中饭再说。

大家回到建民家，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一只旅行包。一问，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外贸公司的王技术员，是乘中午这趟火车，专程送奶牛来的。“全知道”忙问：“二十头奶牛在哪里？”王技术员指了指手上的旅行包说：“就在这里面。”“全知道”一听，惊奇得嘴巴张得象畚箕，眼珠瞪起象铜铃，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只见王同志不慌不忙，打开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一个保温瓶。他打开瓶盖，从中取出一个长长的玻璃试管，对大家说：“这里面就是二十头西德改良奶牛的冷冻胚胎，只要把它放进母牛的子宫，九个月以后，就会生下二十头西德奶牛的小牛犊来。”王技术员告诉大家，这是一项新工艺。用这种方法运牛，运几万里也很安全，放多少年也不要紧。

“全知道”听到这里，又是拍脑袋，又是搔头皮，连声说：“新鲜，新鲜！想不到一只旅行袋竟能装来二十头奶牛！”这时候，只听有人问：“‘全知道’，你样样东西都知道，怎么今天也有一样不知道？”“全知道”尴尬地“嘿嘿”一笑说：“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我不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啦。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全知道’接牛真要变成‘全抓瞎’吹牛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题图、插图：谌孝宏）

老猎手

江西　于　民　郑　洁
搜集整理

桃源村有个名叫刘三的猎人，他打猎多年，一杆乌铁枪摸得发亮。但却从未猎获到什么野味。村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老猎手”。

一天，刘三在自家的红薯地里翻薯藤，忽然看到一只又肥又壮的野鸡伏在薯藤下。他立即悄悄走过去，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一把捉住了野鸡。原来，这只雌野鸡正在孵蛋，孵得头脑昏昏，以至任人捉拿。刘三捉住野鸡，一阵狂喜之后，又灵机一动：他用藤条将野鸡缚牢，然后回家取了猎枪，飞也似地奔出村子，边跑边叫：“今天不打只大野鸡回来，我就不叫刘三！”人们听他这么说，都很惊奇，引起不少小伙子的兴趣，便跟着刘三到了红薯地里。

刘三到了地头，“扑”伏在地上，摆开了射击的姿势。那野鸡见有人来，惊得“呼”地飞将起来。无奈被刘三用藤条吊住了脚，只能扇动双翅扑扑欲飞。这情景倒把跟来看希奇的小伙子们愣住了，齐声说：“好大一只野鸡呀！”话犹未了，刘三一扣扳机，“砰”一声枪响，正中藤条，那野鸡带着一截藤条，“咯咯”几声腾空飞去了。众人见了，捧腹大笑起来。

（题图：谌孝安）

懒汉落水

安徽　徐传浩

有五个人同抬一根木头，他们"哼唷，哼唷"很有节奏地走着。

排在最后的是个懒汉，他抬木头完全是做做样子，为的是混到一份工钱。这时，他又偷起懒来，悄悄地把肩头离开了木头。不一会，他感到跟人家的脚步走太累，就干脆松开手臂，在后面跟着遛。遛了一段，感到很费劲，他想：反正他们不会往后看，不如让我悬在木头上，让他们抬着走不是很好吗？于是，他跑上前去，抱住木头，两脚悬空，谁知正当他闭上眼睛，十分惬意的时候，木头已抬到码头，只听得一声："放！"懒汉和木头一起被"扑通"一声抛进河里。

（题图：麦荣邦）

* * * *

本期谜底

《王秀才妙法》：圆竹的三分之一处有个竹节，因刀搁在竹节上没有劈过去，就是说缺钱少米，无法过节。

《空袭警报》：孙斌和司机把卡车四个轮胎的气放跑一部分，这样车身低了，汽车就开进了小山洞。

《上校的疏忽》：陌生人从南美洲带入境的那些信件上，贴有价值数千镑的稀有邮票。

鬼脸儿"杜兴进城

山东　靖玉美　搜集整理

这天一大早，"鬼脸儿"杜兴进城去赶集。二三十里路，抬腿的工夫就到了，杜兴走到牛肉摊前见到烧得喷喷香的牛肉。心想：上回进城吃了二斤驴肉，连吐带呕，差点连命都搭上了，这回可不敢吃那坑人的驴肉了。想到这，杜兴就问那卖牛肉的："牛肉咋卖的？"卖牛肉的满脸堆笑地说："你先看看这肉孬好，闻闻香不香，我是老摊子了，吃不中，分文不取。"杜兴说："买二斤，秤可得高高的。"卖肉的好象唱歌子似的，一边称肉，一边答道："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吃我的牛肉，少一两赔一斤。"杜兴笑着脸儿，瞅着秤杆儿，不错，正好二斤，秤杆还翘得高高的。杜兴痛痛快快地付了钱，又买了两个饼，就近处找了个茶铺坐下了。

刚坐定，就听旁边有个人骂开了："他娘的，卖这样的肉坑人，叫他七辈子无儿，八辈子无孙！"杜兴好生奇怪，就问那个人："老哥，您买了什么坑人的肉了？"那人看了看杜兴，指着一块牛肉说："我娘得了病，馋得想吃牛肉，适才我称了二斤，连尝都没舍得尝，过来叫这里的伙计一称，足足少了三两。我回去找那卖牛肉的，那杂种好话没说半句，还抬手打了我两巴掌，说我败坏了他的名声。"说着眼圈发红，眼泪急等着就要溜出来了。杜兴听了，忙对伙计说："你称称，我这二斤肉够秤不？"茶铺的伙计是个热心人，急忙拿过秤来一称，对杜兴说："也少三两。"杜兴明明看着秤杆翘得高高的，可还是让人哄了。气得杜兴转身就要去找那卖牛肉的评理。那伙计一看杜兴动了肝火，忙劝道："客官，你就消消气吧，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个卖牛肉的姓钱，人送外号'钱如爹'。他仗着衙门里刘班头的势力，专门弄些死牛、病牛坑害人，你就吃了这回亏吧。"杜兴听到这里，忙问："这刘班

头是他什么人?"那伙计回答说:"这事您还不知道!钱如爹有个女婿在东平县当押司。这个押司又和咱这个衙门里的刘班头是把兄弟。您想想,要是没有靠山,砸死他,也不敢这样坑骗人呀!"杜兴听了,眼睛一亮,又问:"那个卖驴肉的毛腮胡子还在这里不?"伙计回答说:"你莫不是问那个姓金、混号叫'金钱眼'的?实话对你说:他也不是个软茬子,前些日子找了个在外地当官的女婿做靠山,这下就更掮开了。那不,金钱眼还在北边老地方。"说着,指给杜兴看,杜兴拿眼角一瞄,没错,正是那个脸上长毛的家伙。杜兴略一琢磨,大眼睛闪了几闪,便转身对那人说:"老哥,你把我的这块肉也拿回家给老娘吃了吧。"说完笑嘻嘻地走了。

原来杜兴有个表哥在衙门里当书吏,他去找表哥借了身衣裳穿上,又要了把小扇拿着。这一打扮,还真象个当差的样儿。杜兴大模大样地摇着小扇走到金钱眼摊前,大大方方地说道:"老人家忙着哪。晚辈初到此地,听岳父大人说,您的驴肉是远近出了名的,他让我先赊五斤回去好与刘班头下酒。"金钱眼一看来了位官人,说话又这么客气,还提到刘班头,忙笑着问:"你家岳父是谁?"杜兴抬手用小扇往南一指钱如爹说:"他就是晚辈的岳父。"金钱眼一听慌忙起身道:"哎呀,原来您就是刘班头的朋友、钱大哥的贵婿呀!听钱大哥说过你。"说着,忙从案桌下取出一大块驴肉,满脸堆笑地对杜兴说:"上面这盆里的肉不能吃,那是专门哄乡下人的。"说完,金钱眼称了一下,用布包好,递到杜兴的手里。杜兴装着亲热的样子对金钱眼说,"等买卖完了,跟岳父一块到我家喝两杯去。"说完,杜兴提着驴肉直奔钱如爹的摊前,把驴肉一撂,弯腰施礼道:"老丈在上,请受晚辈一拜。"钱如爹见这么个官人给自己施礼,还尊他为长,忙起身问:"你是……"杜兴往北一指金钱眼说:"北边那个老人是我岳父,听岳父说,您的牛肉是这个城里最好的下酒菜了。他老人家让我先赊五斤,钱,回头他就送来。"钱如爹转脸往北望去,正好,金钱眼也笑着往这边招手呢。钱如爹惊喜地说:"原来您就是金大哥的贵婿!金大哥好眼力呀!"说着,从里面翻出一块好肉称了称,送到杜兴手上。杜兴接过肉,又说道:"买卖完了,跟岳父一块到我家喝两杯去!"钱如爹听了,高兴得"哈哈"大笑,把杜兴送出好几步。

杜兴高高兴兴地拿着两大块肉,找了个清静的酒铺,要了两大碗酒,喜

悠悠地喝开了。他边喝酒吃肉，边思谋着：今儿个顿把饭时的工夫就找了两个“老丈人”。还白送我两大块肉，这事还真便宜来！等他吃饱喝足了，估谋着街上的买卖也做得差不多了，戏也好唱了，就脱下那身借来的衣裳，拉拉帽儿盖着半个脸儿，往卖肉的那条街走去。果然大老远地就望见街上围了一大堆人。走近一看：嗬，两个卖肉的正在打仗呢！观闲景的人都乐得哈哈大笑。只见金钱眼脸上破了好几道血溜子，两手抓着钱如爹的褂领子骂道：“你这坑人鬼，坑到你老爹我的头上了。大伙都听听，他叫他女婿赊了我五斤好驴肉，可他转眼不认帐，把钱闷下给他儿买药吃呀？”钱如爹更不甘认输，也破口大骂道：“你这个龟孙放屁都没臭味，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女婿骗了我五斤好牛肉，你为什么不给钱？省下那五斤肉钱好给你外甥买棺材呀？”骂着骂着，两人又抓挠到一块了。杜兴高兴得就象三伏天吃了个大西瓜，又解渴，又痛快。这时，人越围越多，把路都堵死了。

正在这时，忽听得一阵锣响，南边来了一顶八抬大轿。两个卖肉的只管争吵斗架，压根儿没听见锣响。突然，两个衙役跑过来，当头就给他们一人十板子，嘴里还骂道：“大胆的刁民，竟敢拦挡县大老爷的轿子！”两个卖肉的吓得忙跪在轿前同声哭诉道：“老爷，快给小人做主呀！”原来轿子里坐的正是新上任的知县。他没想到刚进县城就被挡了道，气得大声喝道：“刁民胆大妄为，竟敢拦挡本官的轿子，来人哪，给我拖下去每人重打四十。”这下，直打得他俩皮开肉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这时，一张字条落到两个卖肉的身边。他俩忙捡起来一看，只见纸条上写道：

两个坑人鬼，一对大傻瓜。
认错闺女婿，白挨一顿打。

（题图、插图：邬之强　蔡传生）

“棒冰西施”和“神行太保”

江苏
金国忠

纺织厂有个电工名叫王忠，这王忠今年二十六岁，瘦挑个，白皮肤，一双又长又弯的眯细眼给人一种聪明调皮的感觉。他人挺热情，心眼不坏，就是有个爱给人提绰号的癖好，全厂近百名科室干部都被他冠以各种雅号。什么“孙悟空”，“下山虎”，“铁算盘”，“黑牡丹”……为此，他的师傅“雷神爷”曾告诫他要注意影响，他却若无其事地一笑置之。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么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改的人嘛！为了这，姑娘们都远远躲着他，因此，至今还没对上象。

这天，王忠在二楼配电房值班。忽然，传来一声：“棒冰，光明牌赤豆棒冰！”清脆女高音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把头伸出窗口，左顾右盼，接着，他的视线落在马路对面一个卖棒冰姑娘身上。

只见那姑娘亭亭玉立，明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还有两个逗人喜爱的酒窝。王忠眼珠一转，一个绰号又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棒冰西施……”听到王忠的叫声，姑娘只朝他瞟了一眼，又若无其事地叫卖起棒冰来。王忠见姑娘不予理睬，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和姑娘搭话的由头。他掏出一元钱放在电工袋里，然后用绳子把电工袋吊下窗口，对着姑娘高喊：“棒冰西施，给哥们来一打！”谁知姑娘依然旁若无人，无动于衷。这倒使王忠无计可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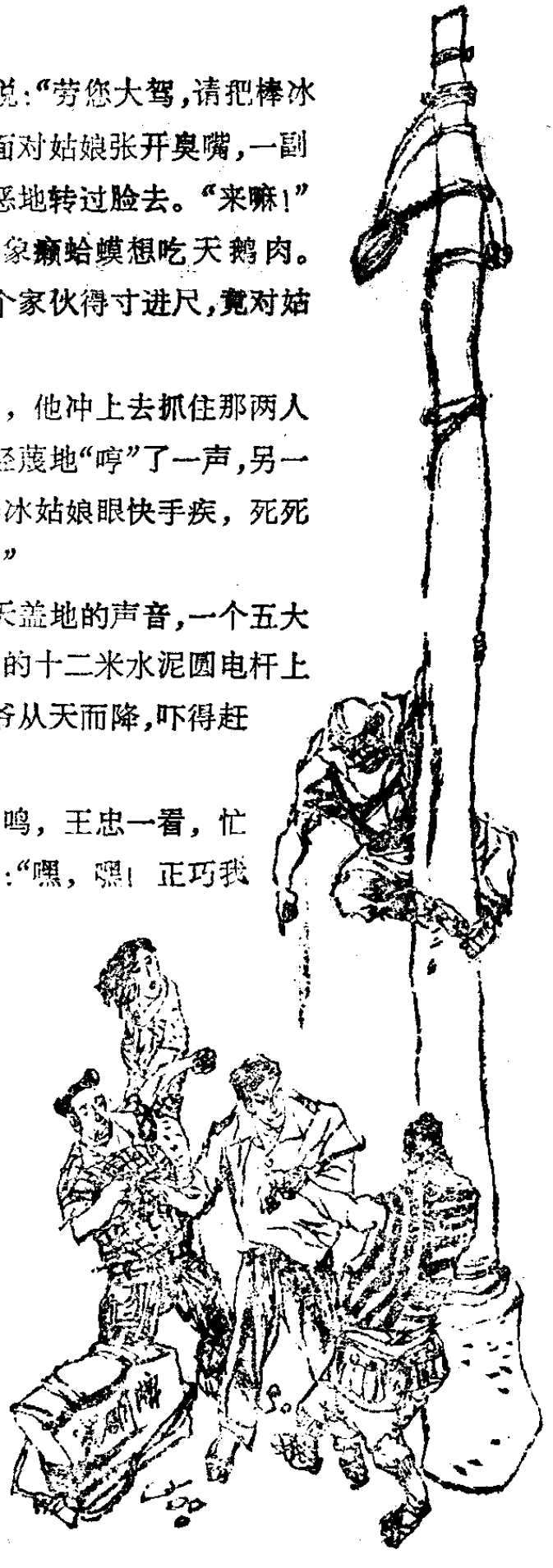
三天后的中午，王忠去市供电局参加安全用电会议，一出厂门，就见两个打扮入时的男青年在“棒冰西施”那儿买棒冰。姑娘剥掉包装纸，将棒冰

递给他们，一个青年油头滑脑地说："劳您大驾，请把棒冰送到哥们嘴里。"这家伙说着，就面对姑娘张开臭嘴，一副垂涎欲滴的馋相。"给！"姑娘厌恶地转过脸去。"来嘛！"另一个家伙也张开血盆大口，就象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拿去！"姑娘声色俱厉。哪知两个家伙得寸进尺，竟对姑娘拉拉扯扯，动手动脚起来了。

王忠看了，差点把肺气炸了，他冲上去抓住那两人的手腕："想干坏事？"一个家伙轻蔑地"哼"了一声，另一个家伙拔拳往他后脑砸来。卖棒冰姑娘眼快手疾，死死拖住那家伙，嘴里高喊："来人哪！"

"住手！"只听头顶上一声劈天盖地的声音，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茬的黑大汉从附近的十二米水泥圆电杆上滑溜而下。两个家伙一见这黑神爷从天而降，吓得赶忙夺路跑了。

这位从天而降的黑大汉叫雷鸣，王忠一看，忙叫："师傅，您……"雷鸣诙谐地说："嘿，嘿！正巧我在这电杆上作业，发现情况就雷神爷下凡啦！"卖棒冰的姑娘腼腆地说："谢谢师傅。"雷鸣哈哈一笑，说："谢，得谢这位小王师傅！这里地处市郊，常常有些不三不四的青年来这里逛荡。为了你，我们的小王师傅经常在对面窗口担任你的警卫，保护着你的安全呢！"姑娘恍然大悟，霎时，她白皙的双颊升起两朵红云，她慌乱地抽出两根棒冰递给雷鸣和王忠。王忠毫不客气地接过棒冰，乐滋滋地



说:"唉,问你买,你不卖;不问你买,你却给。"雷鸣大笑说:"谁叫你油嘴滑舌……"

一回生,二回熟,从这以后,王忠和姑娘渐渐热络起来。姑娘告诉王忠,她叫李薇娜,家住南门大街四十号,家中还有个读中学的弟弟,自己还没参加工作,全家生活靠多病的妈妈卖棒冰做小生意维持。前几天妈妈病了,她才替妈妈来卖棒冰的。听了姑娘的叙述,一股同情之心在王忠心中油然而生。他上下端详着小李问:"你今年该二十出头啦?""二十四。""我让爸爸给你找个工作,我爸爸在市劳动局当干部。""不用啦!""为什么?""不久我就会有工作的。""真的吗?""是真的。"小李朝王忠妩媚地笑着点点头。从这以后,小李发现王忠厂里来买棒冰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生意越来越好。

一天午后,天气骤变,刚要下班的王忠猛地想起了在马路上卖棒冰的小李。他往窗外一看,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吃力地背着棒冰箱在雷电轰鸣中往城里奔跑。王忠赶紧冲下楼,骑上自行车,一阵猛蹬,追上了小李。王忠责备说:"你疯啦!天就要下大雨,快回去躲躲吧!""不行,妈惦着我,我得赶回去帮妈做家务!"王忠犹豫片刻,立即不由分说地硬把小李按在后车座上,把棒冰箱放在她的双膝上,然后跳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往城里驰去。

等大雨倾盆而下时,两个年轻人已经赶到小李家。

一进门,小李就风风火火地奔进里屋:"妈,我回来啦!"李大妈从床上支撑着坐起来说:"小娜,你赶得正巧啊!""巧!"小李放下棒冰箱,"要不是他用自行车送我,早淋成落汤鸡啦!"大妈惊奇地问:"他是谁?""神行太保呗。""哪个神行太保?是《水浒传》里的还是电影里的?""是生活中的。""那快请他进屋里来!"

小李转身朝着站在外间的王忠喊道:"哎,神行太保,我妈请你进里屋。"王忠莫名其妙地问:"我……神行太保……"小李望着王忠一脸傻相说:"怎么,只兴你给别人提绰号,就不兴别人给你提绰号啦!"王忠恍然大悟。他"嗨嗨"一笑,走进里间,和睡在床上的小李妈打了个照面,两人竟同时发出了"呀"的一声。小李发现王忠和妈妈脸上都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忙问:"怎么,你们认识?""认识。"妈妈高兴地点点头。

大妈怎能忘呀！是他，经常在工友中给大妈推销棒冰；是他，上下班常常帮大妈背棒冰箱；是他，在一次雷雨天，大妈的半箱棒冰眼看就要溶化，他和厂里的炊事员好说歹说，将棒冰寄在厂食堂的冰箱里；是他，大妈中暑晕倒在厂门外的马路上时，他把大妈背到厂医务室抢救过来；是他……大妈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小娜，他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人哪！"说得王忠和小李都羞红了脸。

从此，王忠每天下班后总要来大妈家，帮着小李担水、买粮、做饭、洗衣服，大妈总是乐呵呵地让他做。照大妈的儿子李丰说："王忠哥成了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啦！"

有一天，李大妈对女儿说："明天是小王厂休，棒冰我去卖，你俩去西郊公园玩玩吧！"对大妈这样安排，王忠是笑开了脸，乐开了花。第二天一清早，两个年轻人就往西郊走去。

刚出西门，王忠拍拍自行车后座，对小李说："坐我的二等车吧，这里没有岗亭，也没有民警。"小李胆怯地说："今天是星期天，去公园的游客车辆多，还是走走吧！""怎么，你怀疑我的车技？"小李无言对答，只得乖乖地坐上车。王忠跳上车，略一用劲，自行车便在郊外的柏油马路上"沙沙沙"飞驰起来了。

小李担心地把头附在王忠耳边轻轻说："慢点嘛！"王忠得意洋洋："你不是说我神行太保？""我不喜欢！"王忠的心里一惊，忙问："怎么，你不喜欢神行太保？"一阵沉默之后，王忠终于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我——喜欢。""真喜欢？"王忠喜得心在剧烈地跳动，双手微微发抖，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在宽阔的柏油路上画着S形。小李说："我们的车子在地上走出的正弦曲线，已知周期、振幅，请算出频率。"王忠第一次听小李谈这些知识，不觉十分吃惊："小李，你也懂得电工学？""我学过一点。""你知道那个稀里糊涂定律和戴维斯定理吗？"小李嘻嘻地笑出声来："不是稀里糊涂定律，是克希荷夫定律，也不是戴维斯定理，是戴维南定理。"

王忠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小李，你能不能给我辅导辅导，我们厂里就要举行文化考试和业务考试了。""当然可以。"王忠简直有些得意忘形："太好啦！""不好！"小李大叫一声，摇晃的自行车差点撞在一辆飞驰而

过的小轿车上，王忠往路边猛一拨车头，自行车失去平衡，连人带车摔倒在马路边上。

这时，轿车停下了，从车里走出一个瘦老头，走过来关切地问："年轻人，伤着了吗？要不坐我的汽车去医院瞧瞧。"王忠转过脸来："啊，爸爸！"瘦老头发现骑自行车的竟是儿子，他的脸色一下就严肃起来："你违反了交通规则！"王忠几乎带着哀求的语调："爸爸！"老王这才发现儿子身旁还有一个女青年正从地上爬起来，他问儿子："她是谁？"王忠结结巴巴地答不上："她，她……"老王锐利的目光在两个年轻人的脸上一扫，似乎明白了什么："是女朋友吗？"王忠没出声。小李点点头："是的。""在哪个单位工作？"王忠尴尬了。小李却直截了当地回答："卖棒冰。""哪家商店？""个体户！"

"啊！"老王先是一惊，随即说，"个体户也好！自谋出路，减轻国家负担。"小李说："可有人瞧不起我们。""别怕人家瞧不起，只要自己瞧得起自己就好。哎，姑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个老头子在旧社会也是卖棒冰的，靠卖棒冰维持一家生活。待我退休后重操旧业，帮儿媳妇卖棒冰哩！"老王一边说，一边偷偷看小李的脸色。小李难为情地说："伯伯真好！"老王爽朗地笑出声来："你才好哩。"王忠听了心里更乐了。

也许和小李辅导有关，王忠的文化考试考了个合格，而电工业务考试还得了个优秀。当王忠兴高采烈地把这好消息告诉小李时，小李却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明天小李将去新的工作单位上班，要王忠早上去火车站送行。

上班怎么要去火车站送行？王忠困惑不解。他迫不急待地要小李告诉他去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上班，小李回答他明天在火车站详细奉告。王忠无奈，只好看着小李那神秘莫测的笑脸，犹如堕入了五里雾中。

第二天一早，小李全家正为她整理行李时，门外传来了"咚咚咚"脚步声，小李以为是王忠来了，高兴地开门相迎，谁知来人却是王忠的师傅雷鸣。雷鸣告诉小李，王忠在厂里抢修一台电子自动控制台，让他先来送行，来得及的话，王忠一定赶到火车站相送。雷鸣说着，把小李的行李装在他的自行车上，送小李来到了火车站。

夏日的车站呈现着一派繁忙的景象，人流如潮，万头攒动。雷鸣和小李在候车室找个位置坐下，小李看了一下表，离上车还有半个小时，她焦躁地问雷鸣："为什么还不来？"雷鸣心神不定地回答："再等会儿，他可能会来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真是分分秒秒急煞人。小李等得不耐烦，干脆走到大门口张望。大约还剩最后十分钟了，雷鸣才吞吞吐吐地对她说："也许小王不会来了。"小李瞪着疑惑的双眼问："为什么？"雷鸣没有回答，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迭好的纸条递给小李，小李急速地展开纸条，熟悉而秀丽的字迹立刻映入她眼帘：

小李：

说实话，今天我才从你弟弟口中知道，你这个"棒冰西施"却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明天你就要赴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我钦佩你的谦虚和平易近人，但也不赞成你的隐瞒和不坦率。过去我确实憧憬过我俩的关系，但现在，事实毕竟是事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怎能配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让小说中常说的那句话概括一下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请原谅我不能来车站为你送行，祝你一帆风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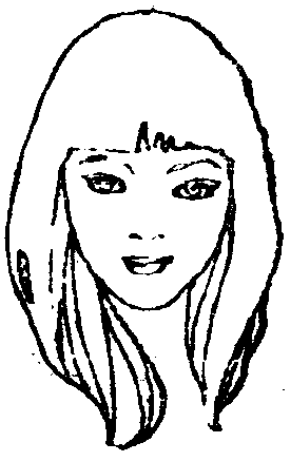
你的同志　　神行太保　　即日

小李看完信，她那白皙的两颊涨得通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话的声响也提高了八度音："岂有此理！难道爱情天平的两端就是地位和金钱吗？"一向温柔善良的姑娘，一下子变得象头激怒的狮子，连雷神爷见了也大为惊讶："小李，我知道你俩是天生地造的一对，可他是为你好呀！"雷鸣尴尬地做着违心的解释。"我不要他为我，我要他，要他的心……"小李神经质地叫喊起来，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这下可引来了一些乘客围观。雷鸣忙把她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劝导："小李，你冷静些呀！""他要不来，我就不去！"小李态度十分坚决。"这怎么行，小李你去，往后我再做他的工作，求求你，啊！""不行！他要不来，我宁愿一辈子卖棒冰也不去北京！"雷鸣想不到事情这样棘手，他恨自己为什么担当了一个这样的角色，他无计可施，犹豫地朝车站广播室走去。

一会，车站的喇叭里响起了女播音员急促的声音："纺织厂王忠同志，听到广播后速来车站广播室，厂里有紧急电话……"

这一招真灵，不一刻，王忠潇洒的身影奇迹般地出现在人流如潮的车站上。小李迎面拦住了他的去路："你！"王忠无言对答。小李却步步紧逼："为什么不说话？""要说的都在信中说了。"这时，北往的乘客正检票进站，雷鸣塞给王忠一张月台票，把小李的行李递给王忠，王忠送小李进了车站。

对台戏



江　苏

张　宇　清

有个剧团经过几年悉心培养，在一批青年演员中，冒出了两个拔尖人物。一个是当家小生金钟，一个是头牌花旦方媛。金钟二十五岁，风流潇洒，一表人材；方媛二十三岁，身材苗条，面孔标致。两个人从小勤学苦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如今在全省已小有名气。剧团里的男女老少都为他俩高兴；团长更是感到剧团大有希望。特别听说他俩在谈恋爱，团长就象吞下一粒定心丸。为啥？因为两人将来果真配成了对，以团为家朝夕伴，夫妻双双同登台。那才美呢！

*　　*　　*

站台上，两人的对话继续着。“为什么那么自卑？”“那是事实。”“为什么要门缝里看人？”“这是现实。”“什么这是那是，难道爱情的内容就是金钱地位、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吗？”“至少是基础。”“不对！”王忠被这果断的话语吓了一跳，呆呆地凝视着她。

“呜”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启动了。小李站在车厢门口，依依不舍地向王忠举手道别。忽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给王忠，大声说：“神行太保同志，这是我家大门的钥匙，你别忘了天天去我家看看。”王忠仿佛刚醒悟过来，一边追着火车，一边高声对小李说：“小李，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妈妈和弟弟的。”

小李妩媚地笑了，笑得那么甜……

（题图、插图：魏忠善）

谁知团长心中正美滋滋时，忽然又传出了一个小道消息，说是金钟和方媛的恋爱已经中断了。团长听了，将信将疑，吃不准这消息是真是假。

其实这消息倒是真的。

金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小伙子，自从在省会演中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他那自尊心却发展为过于自信、自傲了。没料想就在这时，他却收到了方媛的一张小纸条，小伙子看了纸条，在宿舍里火冒了两天两夜。他心想：哼！我是堂堂的全省著名演员，是得了奖的人物，你呢？大不了在本地有点名气。有本事，真刀真枪地到省里得个奖我看看。现在倒好，你竟然写条子来先回掉我，老实讲，你不欢喜我，我还不一定看得中你呢！

金钟心里虽说这么想，可眼下方媛写条子和自己中断关系，这可是个塌台没面子的事呀！他越想越有气，思考再三，决定找个机会报复一下方媛，以出出心头的怨气！

巧得很，三天后的夜里，团里为庆祝国庆三十六周年，新排的三个现代小戏就要彩排了。老规矩，彩排那天，市里的领导和部分文艺工作者都要光临观赏，金钟决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方媛一点颜色看看。

原来，这三个小戏中，有一出是写新四军交通员活捉叛徒的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就是金钟和方媛。金钟扮演象《红岩》里那个甫志高式的人物，方媛扮的是交通员大姐的形象。整出戏情节并不复杂，编导排这出戏，纯粹是让这两个新秀舒展表演技巧和唱腔，准确地塑造人物。巧得很，担任这

出戏的主胡，恰恰是金钟的孪生兄弟金音。这几天，金音也在为阿哥的事恨方媛呢！于是阿哥对阿弟咬了一阵耳朵，要他把胡琴的弦丝紧上几把，把深C调改成D调，让方媛上台去变"吊死鬼"，吊不出高音，当众出洋相。

就这样，到了演出前，乐队全体人员合乐定音时，金音故意把弦丝多上了三圈，人家不知其里，也跟着主胡定的音调，各自定准了音。

现在，演出正式开始，小戏《秘密交通站》是开台戏，全场一千六百多个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但见金钟手臂"负伤"，在敌人的追赶声中，来到江边一个村子里。他四处张望，确信敌人已经远去，显出急迫的神色，上得台前，在乐队的伴奏下，用D调起腔高唱："枪声紧，炮声隆，我身负重任寻交通……"他唱得自如从容，嘹亮的嗓音，博得了台下一片掌声。这一下，金钟更得意了：方媛呀方媛，等一会看你的洋相了！

这辰光，方媛还没有出场，她正站在条幕里，要等金钟唱完十六句，上前敲了三记门，她再出场去和他隔门对暗号。现在，她猛一听金钟起腔这么高，心里顿时明白了。她再看看一角的乐师们，大部分人也面露难色，用眼神告诉她：生米已煮成熟饭，就看你挺一挺了。面对这种严峻的考验，方媛是又气又急，她知道是金家兄弟在串通捉弄她。

形势已不容方媛多想，她需要全神贯注地候场。就在这当口，导演来到她身边，简短而亲切地关照她："可能是乐队合音时疏忽了，音起得高了些，我们相信你能唱得上，别怕！"方媛点点头，让气得发白的面孔迅速恢复平静。这时候，金钟已唱了十二句，马上就要敲门了，方媛已进入了角色，准备上场。就在这当口，她平时最最要好的小姐妹阿彩突然来到她身边，对着她的耳朵说："一报还一报！金钟这样恶劣，你等一歇打叛徒的耳光时，不要假打，来真的，左右开弓！叫他有苦说不出。"

这一个点子，使年轻的方媛感到心花怒放。对，他不讲文明，也休怪我没礼貌，来而不往非礼也！反正，当叛徒的嘴脸被揭穿时，导演规定要打两记耳光的，排戏时是假打，今朝我就来真打，左右开弓，辣辣豁豁。即使事后导演要问，就说自己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忘记应该假打，让金钟这坏东西哑子吃黄连……

当方媛想停当，台上的金钟也已唱完，在轻轻地敲门了。方媛立即走

出条幕，点亮草屋里的油灯，和他隔门对暗号。然后，让敲门人进屋，再次对另一种暗号。全对上后，亲亲热热地握住了对方的手："同志，我终于等到你来啦……"

你看，到底是演员，台下都成了冤家，在台上竟一点也看不出两人有什么微妙的迹象来。

三十分钟的一出小戏，一歇歇工夫就过去了三分之一。现在，剧情已发展到交通员发觉前来接头的"同志"，手臂上的伤口是假的，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在台上来回走上几步，趁着来者正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时，要来一段中心唱段了："朔风起，天愈冷，屋里闯进了陌路人……"

这几句本当是中音区，平时排练，唱起来是不高的，但由于今天升高了半个音，唱时就很响亮了。小姐妹们在两边条幕里，都在为方媛捏一把汗，连安慰她的导演，这时也在后台急得团团转，大骂乐队失职！而这时的金钟，看上去在吃东西，其实呢，心里高兴得没法说：等着看吧，再过两分钟，等你唱到高音 6 时，看你一副倒霉相！

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没能打多久，就象小囡手里白相的氢气球，手一松，升到天上去了。当他还在得意地等待时，忽然，一声从来没有过的女高音，在除了金音以外的乐师全力配合下，从方媛的喉咙里送了出去。非但唱上了规定的高音，而且字正腔圆，感情十分丰富，博得全场观众比金钟唱时更热烈的掌声。

金钟的希望霎时间落了空，他不禁走了神，眨巴着眼望望台角的阿弟。金音用手写了个"D"字，又伸出大拇指朝方媛伸了伸。金钟明白了，方媛这些时来到处求师，练习冲高音的方式，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键辰光派用场了。

一计不成，金钟决定再来一计，反正来日方长，男子汉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可是此时金钟还蒙在鼓里呢，下面该轮到他吃耳光了。这耳光打在明处，只有打得响，打得狠，下面的观众才解恨。如今，在条幕两边的姐妹们，在阿彩的暗中鼓动下，都站在那里为方媛助阵，她们也要看看这出好戏。

剧情进入了高潮，叛徒已被识破。交通员机智地打出了暗号，引来了

在村上养伤的另一名同志，他把枪口对准了叛徒。不巧的是，这个扮演“同志”的同志，平时和金钟交情深厚，刚才他在后台，已从一名小姑娘嘴里得到“情报”，说马上要看金钟吃方媛的真耳光！在这紧急关头，他决定营救老朋友金钟，便趁着方媛在愤怒地面对观众唱的时候，巧妙地向金钟告密：“当心，方媛要打真耳光，你把头偏一偏……”

金钟一听此话，顿时又火冒三丈。这还得了，一个男子汉被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左右开弓吃耳光，一点苗头都没有了。这女人倒厉害呀！她竟现炒现卖，当场就报这半个音的仇，我岂能让你得逞！可是转眼一想：我堂堂的五尺之躯，哪能在女人面前变成怕死鬼，把头偏到一边去？再说，导演也不允许啊！罢罢罢，好一个姓方的，你今朝打我两记，来日我要叫你一夜哭到大天亮！

金钟考虑停当，决定在挨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非但头不偏，而且还把眼睛闭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方媛这辰光三十句快板已唱毕。在一阵锣鼓声中，她举起手，两眼冒着火星，走到金钟面前，“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观众十分焐心。

可是，闭上眼睛的金钟一点也没觉得痛，他的两边面孔上只扇到两阵风，连一个指头也没碰上。那两记巴掌声，仍旧是幕后的配音，他还好象听见条幕里有人在叹息：“便宜了这个坏东西！”

一会儿，戏终于结束。金钟来到后台，心里还在纳闷，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的朋友“情报”失真呢？他决定立即去洗脸室找他问个明白。他路过女更衣室时，听见里面有嘤嘤啜泣声，细细一听，原来是方媛在哭，

几个小姐妹在一边劝慰着。只听方媛抽抽噎噎地说:“万万没想到,金钟竟是这种缺德的小人!”又听阿彩拍手打脚地嚷着:“那你为啥不趁机狠狠地打他两个巴掌!”方媛难过地说:“我……我不想学他公报私仇,我本来不是要和他绝交,我是……”

啊?听到这里,金钟的心好象真的被木棒敲了一记。万万没想到,弄了半天是一场误会:一是方媛本来对他没绝情;二是人家明知被人捉弄却没有还手。金钟的良心终于不安起来,心想:不能再让方媛伤心下去了,要骂要打只有趁早,否则夜长梦多,后果不堪设想。想到此,他咳嗽一声,敲了敲门。一会,门开了,开门者是阿彩,见了金钟,板着脸问:“你来有事体哦?”“我想找小方单独谈谈。”“人家现在没有空。”她边说就要关门,不想里面方媛开了口:“让他进来好了。”

金钟耷拉个脑袋走了进去,三个姑娘气哼哼地走开了。屋里先是一阵冷场,冷得金钟难受极了,便硬着头皮搭讪:“想不到你的嗓子真的练好了,我要祝贺你……”

方媛这辰光变得十分生气,冷冷一笑,说道:“我这一年里到处拜师求教,本来想在唱腔上努力弥补不足,想不到糖炒栗子现炒现卖,今天派了用场,我要谢谢你!”

金钟还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再问道:“我不知你那个高音是怎么冲上去的。”

方媛越听越气,一字一句地回答他:“我当时恨透了你,把你当成了真叛徒。一恨,感情上去了,无意之中,愤怒之声脱口而出。这也要谢谢你,坏人演得十分成功!”

“我请求你原谅……”金钟终于听明白对方在讽刺他,赶紧求饶,并关上门。

方媛“腾”地站起身,靠在门框上说:“我本来不是想回掉你。我是听了不少人的反映,说你自从得了奖后,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而且有的地方做事情也不上路。所以,我写张条子给你,故意说中断关系,是想考验考验你,看你如何反应。想不到,你竟把艺术开玩笑,一点不讲戏德。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我们断绝一切关系……” (下转第65页)

夹竹桃

河南　孙喜增　搜集整理

夹竹桃，夹竹桃，长得象竹又象桃。鲜花开在枝头上，三叶连生节节高。为啥夹竹桃长得这样蹊跷呢？说起来，还真有来头哩。

传说很早以前，信阳州竹沟镇，有个姓贾的商人。这商人前妻病故，留下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名叫贾竹。为了不让孩子受苦，商人续了一个年轻寡妇王巧儿。王巧儿过门一年，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贾桃。

王巧儿对贾竹比亲生儿子还亲。转眼间，贾竹已八岁多，夫妻俩商量后就把兄弟俩一齐送到南学去攻书。弟兄两人一样聪明好学，很受先生喜爱。

一家人和和睦睦过了十年好光景。不幸，商人突患重病，临咽气前，他含泪对妻子说："世人都骂后娘狠，我看善恶在各人。十年来，你对竹儿的疼爱胜过他的亲娘。我深怕你在我死后对他更加娇惯，好钢不打难成材，到头必然宠坏他。如果他日后真的不走正道，又不听你的管教，你可把床下埋的这坛元宝交给他，让他自己闯条活路吧！"说罢就咽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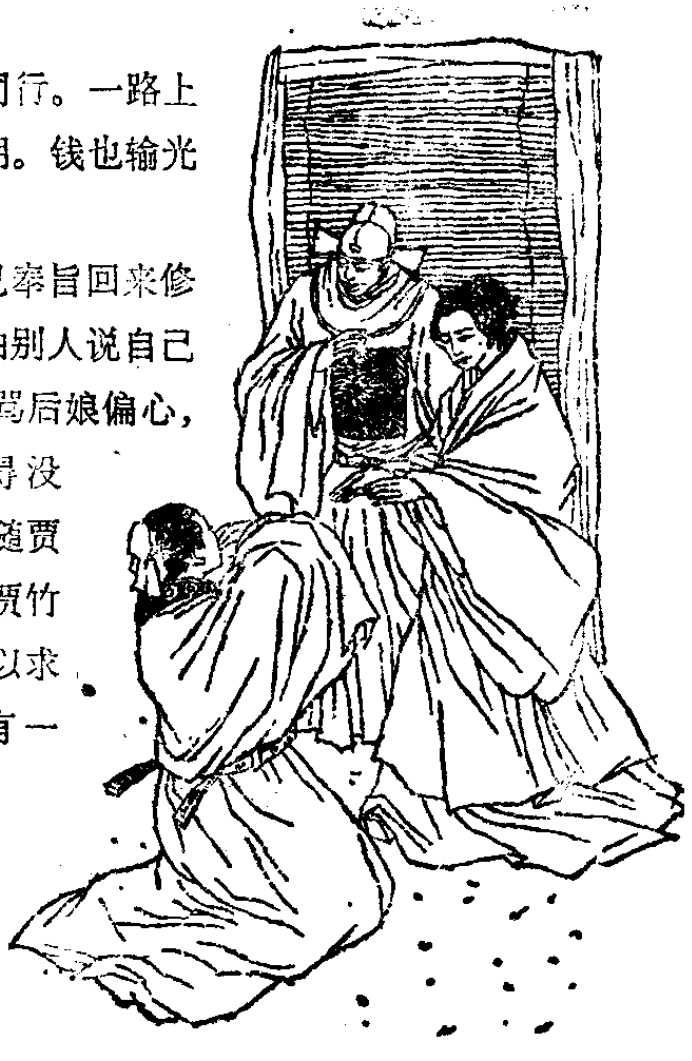
王氏痛哭一场，料理了丧事，然后请了一位名师，让两个儿子在家攻书。善良的王氏果然更加疼爱贾竹了，平日里小弟兄之间发生争执，他总是叫弟弟让哥哥，百般由着贾竹的脾性。

光阴似箭，转眼又是几年。在这几年间，老塾师常常对王氏说贾竹经常出外胡跑，不专心务学，得好好管教管教。王氏却一心想着：树大自直，人大自规。咋也不肯让贾竹受半点委屈。

这一年皇上开科，王氏想让两个儿子前去应试。临行前，老塾师按惯例叫王氏监考，让弟兄俩在母亲面前分个高低。

老师出了一个"柳条击牛背"的上联，让他俩对下联。贾桃先对个"文武定乾坤"。贾竹对的却是"枣刺戳狗牙"。老塾师气得连说贾竹不思上进。贾竹不服，反说比弟弟对得贴切。王氏听了，心中一阵难过，但还是不忍责怪，就对老塾师说："这个题目太小，你换个大题目再试试吧！"老塾师只好又出了一句"金殿上站两班文文武武"。贾桃略一思索，对上个"寒窗下读十年春春秋秋"。贾竹呢，也随口对上了个"牌桌边坐四人输输赢赢"。

这一句，才把王氏从梦中惊醒：原来竹儿这几年真的走上了邪路啦！她后悔自己辜负了丈夫的嘱托，果然宠坏了贾竹。气恼上来，就取过管家戒尺要责打贾竹。谁知贾竹一见戒尺，就打滚撒泼地哭起亲爹亲娘来。王氏一见，不由得心酸手软，反而强装笑脸扶起了贾竹。随即收拾好两份盘缠，打发弟兄两人进京赶考去了。



进京路上，贾竹故意不和弟弟同行。一路上花天酒地，吃喝赌博，结果误了考期。钱也输光了，只得灰溜溜地要饭逃回家来。

这时，得中头名状元的贾桃早已奉旨回来修坟祭祖了。贾竹见弟弟魁名高中，怕别人说自己无能，便要起无赖手段，大吵大闹着骂后娘偏心，少给盘缠才误了考期。王氏被他闹得没法，只好把家业全部留给贾竹，自己随贾桃到任上去了。临行时，又再三叮嘱贾竹要改掉恶习，守好家业，再努力攻书，以求下科考取功名。并告诉他床底下埋有一坛元宝，让他紧急时动用。

王氏一走，贾竹更成了没笼头的野马，和镇上的那些无赖痞子日夜胡闹，两年光景就把老大家业挥霍得只剩几间空房。正在

没办法的时候，忽然想起后娘的话。他急忙到床下挖出了那坛元宝，顺手摸了两锭就到当铺兑换散碎银两去了。

谁料想当铺掌柜接过元宝一看，竟说是假的，立即派人到官府叫来差人，一条绳索捆进了衙门。官府验看准确，就查封了贾家产业，把贾竹重打四十大板，发配到山东济宁州充军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济宁知州就是贾桃。贾桃接到贾竹的案卷，心中十分震惊，当即回府禀告母亲。王氏听罢，也惊疑万分。她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对贾桃说："既然是真赃实犯，咱也不能徇私枉法，更不能叫他知道你在这里作官。让他受点磨难，熬出头的时候再叙衷肠不迟！"贾桃遵照母命，判贾竹去苦役劳作，暗地里，又派人送去些兵书战策，让贾竹攻读。

贾竹到了这步田地，起初还恨父母有意坑害他，再往深处一想，觉得实在是自己辜负了好心后娘的深情厚恩，他想起了后娘的许多好处，更痛恨自己不走正路，落得如此下场。没奈何，只得熬下身子，拼命苦干，空下就研习兵书，操练武艺。

后来，赶上国有外患，贾竹得到赦免，当了吃粮官军。他作战勇敢，连连立功，十年间就升成了三品武官。外患平定以后，皇上按照贾竹的请求，将他放任信阳知州。

就任以后，他先从府库中找出那坛假元宝，仔细查看，果然都是假的。他迷惑地猜想着父亲的用意，随手把铺底的白绸子拿起来细看，哎呀，上头有字！写的是：

慈善后娘心肠软，
定将顽儿愤不贤。
假银逼他走正道，
枯枝发芽重见天。

我经商数十年，上当得来一坛假元宝，不宜怀害人之心，且留作救儿之药。　　父示。

贾竹看罢，不由热泪横流，更加怀念好心的后娘，决意要访寻母亲、弟

弟的下落，真心认错尽孝。正在这时，人报济宁知州前来求见。贾竹迎出去一看，却是弟弟和母亲来了。这一下他明白自己早就受到母亲和弟弟的关照了。他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跟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放声痛哭起来。

从此以后，贾竹便让母亲留在自己身边，恭敬孝顺到她升天。母亲死后，贾竹和贾桃都悲痛万分，双双辞官不做，在母亲坟旁结庵守孝。两人老死之后，子孙又按照他俩的遗嘱，把他俩的坟埋在母亲的坟冢旁。

后来，在这三座坟上长出一种奇怪的植物，杆象竹杆，叶象桃叶；特别是那叶子，一层一层往上长，层层都是三片连生，鲜艳的花朵也是一齐在枝头开放。人们都说这是贾竹母子的精灵所化，取名“贾竹桃”，还把它们移到院中，讲讲这个故事，训戒后人要走正道。后来呢，人们不知怎么又把它改名叫“夹竹桃”啦！（作者系本刊函授班学员）

讲述者：王丙根　（题图、插图：金勇杰）

*　　*　　*

（上接第61页）

一听这话，金钟浑身一震，低声说：“请你给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机会，希望你手下……留情……”

听他说得诚恳，样子又可怜，方媛的心也软了一些，不过他今天的所作所为，着实使她动气，于是眼睛一转：“那么好吧，反正我们年纪还轻，我再考验你一年。一年内，你若再忘记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戏德，我坚决和你拉倒！可以哦？”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请说，请说。”

“今年省会演，你还要给我得个表演奖回来，否则，我们各奔东西。”

“这个……好吧……容我再努力就是。”

到这时，躲在门外的三个小姑娘，和闻讯赶来想批评金钟的团长，都“噗嗤”一声笑将起来，纷纷走开了。

（题图、插图：韦献青）

“密字303”

上海　吕　钟　改编

·1· 险中险花妹陷虎口

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一天早晨，苏州郊外深山里，天昏昏，雾蒙蒙。忽然，从云雾迷漫的山洞中闪出一个人影，敏捷地三跳两跃，出了山道，上了大路，然后若无其事地朝城里走去。

这人是谁？他姓江，明里是苏州城里常春花鸟店的老板，其实是中共地下交通员。最近，新四军情报人员从日军内部搞到一份“密字303”密件，那是一张日军派往江北的秘密侦缉人员名单。因日方搜查很紧，新四军情报人员将这份密件藏在一只画眉鸟身上，转到江老板手里，由他利用花鸟店职业作掩护，转送到江北去。不料日方特务机关从破获的地下电台的密码中知道了这一情报，立即命令苏州日本特务机关小头目、外号叫“大阿姐”的女特务，追查“密字303”密件。

江老板听到风声，立刻把鸟笼转移，藏进了深山洞里。这时，他回城刚走到店门口，只见店堂里被砸得一蹋糊涂，花盆全被砸烂，鸟笼踩碎，几只画眉鸟的毛都被拔光了。江老板知道出事了，赶紧回身就跑，但是已被埋伏在暗处的特务发现了，两个特务一边打枪，一边紧追不放。

江老板被打伤了。他捂住鲜血渗出的胸口，穿过三条小巷，来到一座玻璃花房前。他用尽全身力气，跌跌撞撞，冲进花房，叫了一声："花妹！"便瘫倒在地。

花妹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红朴朴的脸，黑闪闪的眼，因为她有个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叫"小白龙"，是本地武工队长，天长日久，花妹也成了新四军的秘密交通员了。

这时，花妹正在花房里采花。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她吃了一惊。接着听到有人叫她，赶紧奔过来，见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倒在门口，她惊叫一声："江大叔！你……"急忙把他扶了起来。

江老板胸前的血还在流着，他脸色惨白，喘着粗气对花妹说："组、组织上转来了一份紧急情报，约定今天上午十点，江北联络员来虎丘接头……万一情况有变，明天下午三点去玄妙观三清殿露台……"江老板缓过一口气，又说了接头暗号和藏情报的地方。

花妹一一记住后，扶起江老板，想把他藏起来。可是特务的吆喝声已越来越近，来不及躲藏了。江老板一把推开花妹，踉踉跄跄冲出了花房，走了没多远，就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两个特务象急红了眼的疯狗，冲上

前来，拉起江老板，一看已气绝身死。他们在尸体上搜了一遍，一无所有，便眯着贼溜溜的眼睛，瞄了瞄一旁的花房，两人嘀咕一阵，转身回去报告了。

特务头目大阿姐听两个特务把经过一说，顿时丹凤眼一瞪，问："那花房里可有个小姑娘？"特务点点头。大阿姐一阵冷笑："哼，据我掌握的情报，这丫头叫花妹，是新四军的秘密交通员。只要盯住她，就一定能找到那只'画眉'！"

于是，大阿姐亲自布置，张开了捕捉"画眉"的大网。花妹当然不知道敌人的阴谋，她按照江大叔牺牲前的叮嘱，等到九点半光景，就挎着一篮鲜花，来到了虎丘山正山门的集市上。这儿人群熙攘，各种小贩的兜售叫卖声响成一片。花妹穿行在人群中，一边吆喝着"阿要茉莉花——白兰花"，一边眼睛向四处张望着。

突然，只听一阵"得得得"马蹄声响，一辆马车急驰而来，到了路口，马车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一个青年。只见他衣着考究，相貌堂堂，一副风流气派。那些伪警察和小商贩一见此人，立刻一拥而上，警察为他开路让道，小贩对他拱手奉承："沈大少爷，您可来了！"

此人名叫沈玉，是本地赫赫有名的大茶商沈老太爷的儿子，也是本地出名的"花花公子"。那沈玉一路走着，随手从口袋中抽出两叠钞票，甩给警察和小贩，引得众人你争我夺，乱作一团。他见了不由乐哈哈地笑开了。

忽然，他的目光停在花行里坐着的一个端庄而秀丽的年轻女子身上。他象是来了兴趣，打了个手势，叫一个小贩送一包瓜子给那女子。那女子顿时臊得满脸通红，沈玉见了开心地朝那女子嘻嘻一笑。

这一切花妹全看在眼里，但她哪有心思顾这花花公子调情取乐，又放开喉咙喊了声："阿要栀子花——白兰花。"不料这一声却引起了沈玉的注意，他竟嬉皮笑脸地跟了来。花妹心里吓得"怦怦"直跳，赶紧加快脚步走过"试剑石"，直往山上跑。谁知那花花公子仍旧步步紧跟，追了一段，喊一声："喂，买花！"花妹心慌意乱地回头一看，只见沈玉"哗"地打开了手中的折扇，不紧不慢地扇了起来。再一看，那扇面上题着一首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呀，那正是江大叔牺牲前说的接头暗号！难道这花花公子竟是联络员？她连忙立定，回转身来。那沈玉一边轻摇纸扇，一边一步三摇向花妹走来，走到花妹面前，突然"嚓啦"一声，合上折扇，嘻嘻一笑，说："小娘儿，你这酒窝真勾魂，我就买你这朵野玫瑰！"说着，伸出手来，想拧花妹的脸。

花妹猛地一怔，一抬眼，发现一块太湖石后面，有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探头探脑，她情知有变，便趁势装作恼怒的样子，用手拨掉了沈玉的手，转身就跑。

花妹一跑，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叫喊声："快，快追，别让她跑了！"这女人，就是特务头目大阿姐。顷刻间，窜出一群特务，象猛虎扑羊，朝花妹追了过来。花妹拼命狂奔，刚踏上一条山路，冷不防从一旁窜出一个特务。花妹猛地把手中的花篮向他甩去，特务侧身避开，朝花妹扑来。花妹正要转身奔逃，不料背后又闪出一个特务，扬手朝她头上猛击一拳。花妹只觉得山摇树转，天翻地旋，昏倒在地。

特务们把花妹拉上车，押到大阿姐家。等花妹苏醒过来，就动手审讯。但是，任凭皮鞭抽打，花妹就是死不开口。气得大阿姐"哇哇"直叫。她正在准备施用大刑，突然旁边电话铃响了起来，大阿姐拎起话筒一听，顿时高兴得连一双丹凤眼也斜了，她放下话筒，暗暗一笑："好，让他们来……"

·2· 疑中疑谁是暗中人

当天深夜，黑云铺天，夜

色沉沉。大阿姐家的后花园里，全是黑乎乎、阴沉沉的一片，简直辨不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花园东南角有座假山，假山洞口有个特务打着手电警觉地守在那儿。花妹就被关在这假山洞里。这时，花妹双手被反绑着，身上满是伤痕血迹，她从地上挣扎着站起身来，透过假山的小洞细缝向外张望着，盘算着脱身之计。

这时，远处有一条黑影，轻如山猿，快如猎鹰，越过高墙，几乎无声无息地潜进花园，东探西寻，很快摸到关押花妹的假山边。黑影拔出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照准洞口那特务的后背心猛力刺去，特务一声惨叫，便倒下死了。黑影敏捷地闪进洞里，花妹一看，那黑影竟是自己的心上人"小白龙"。花妹又惊又喜，声音颤抖地叫着："白龙哥！"小白龙没有作声，急忙割断了花妹身上的绳索，扶着她走出洞口。这时，小白龙一转头，突然看见旁边一棵大树后，好象伏着一条黑影。小白龙猛吃一惊，连忙拉着花妹的手转身就跑。

这时，花园内突然有人叫喊起来："人跑喽，抓住他们——"顿时喊声四起，枪声大作。

小白龙敏捷地拉着花妹，翻过围墙，穿过田埂，逃到一条浅水河边，他背起花妹，蹚水过了河，只见花妹的阿爸花九叔早就等候着。花九叔从小白龙背上接过花妹，背着直往花神庙走去。

这次救花妹的行动，做得秘密，行动顺利。花九叔见到女儿，十分欢喜，三个人很快来到花神庙后的湖滩上，上了一只预先准备好的破船。花九叔已经和在花神庙里当和尚的花妹的表姐夫水生说好，让花妹在这里养伤。

花九叔安排好花妹，就去庙里找水生。等他走后，小白龙坐到花妹身旁，爱抚地掸去了她头发上的一根枯草，深情地说："花妹，组织上这次交下的任务很重要呀，我们要不怕流血……"

"你放心，明天下午三点，我再到玄妙观三清殿露台，一定想法和江北来的同志接上头！"

小白龙不放心地问："那江老板给你留下的东西呢？"

"藏在五丈崖石屋洞的古槐树洞里……"

花妹话音刚落，忽听湖滩上“嚓啦”一声响，好象是谁踩着了一块石子。小白龙急忙钻出船舱，见湖滩上站着一个黑影，他低沉而严厉地喝问一声：“谁？”

“阿弥陀佛，是我。”这人就是花妹的表姐夫水生。水生身穿僧衣，笑吟吟地跨上了船，说：“我给花妹送来点伤药，庙里不方便，只好让她住在这里了。”水生说着，递过一小瓶丸药，嘱咐了几句，便回庙去了。

小白龙望着水生远去的背影，心头冒起一团疑云：他的背影，怎么这么象刚才在大阿姐家树后的那个黑影，莫非他是？……小白龙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花妹。花妹摇摇头，她不相信自己的表姐夫会有不良之心。她埋怨小白龙疑神疑鬼。

花妹虽说受了皮肉之苦，但没伤筋骨，吃了水生给的丸药，一夜过去，伤势已大有好转。第二天下午两点过后，她化装成一个贵妇人模样，雇了一辆黄包车，来到玄妙观三清殿前的露台上，装作香客进观烧香。花妹点好香，磕罢头，假作看热闹，挤进露天书场，听说书先生说《张汶祥刺马》。

到了二点五十五分光景，花妹开始在人堆中搜寻沈玉，却不见沈玉的影子。她心里焦急，担心沈玉出事，便离开露天书场，朝露台下看去。正在这时，只见从东门方向飞一般地奔来一匹枣红马，马上那个风流少爷，正是沈玉！

花妹见沈玉骑着马，沿着石子铺砌的镶花小道，朝露台走来，就慢悠悠地迎上前去。沈玉跃马奔到露台口，“霍”地跳下马来，一把拉住花妹，另一只手一扬，手中的折扇“哗啦”打开，把写着那首唐诗的扇面朝花妹一展，压低喉咙急急说：

"快告诉我，那只'画眉'在哪儿？"

"藏在五丈崖石屋洞的古槐树洞里。"

沈玉听了密件藏匿的地方，心头一松，立刻又摆出了"花花公子"的放荡样子，一把拖住花妹，嘻笑着说："小酒窝，真勾魂，来呀，跟我回家去。"

花妹假作生气地挣开了手，拔脚就走。

沈玉一边嘻笑着，一边扬鞭催马，直往郊外五丈崖奔去。到了五丈崖，见四处怪石林立，古树参天，只闻野鸟声，不见人踪迹，便放马来到石屋洞口，随即跳下马来，弯腰摸进洞去。

洞里漆黑，洞壁上的石钟乳奇形怪状，那一个个黑色的石影，好似一个个人伏着。沈玉划亮了火柴，点着一把干草，照着向前摸去。

猛然，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身子一歪，差一点跌倒。他忙用火把一照，原来是棵凸出地面、满身斑疤的古槐。沈玉一见古槐，连忙将头伸进古槐树的洞内，定睛找寻。奇怪，沈玉寻遍树洞，却不见鸟笼的一点踪影！

沈玉心头狂跳，站起身来，举起火把四处一照，山洞内再也没有第二棵古槐树。他急得眼睛要喷出火来，咬紧牙，抱着那棵古槐树连推带敲，还是不见那只鸟笼。沈玉失望地一声长叹，低下了头，猛地大吃一惊：古槐树边的泥地上，留着几根火柴梗子，和一圈杂乱的脚印……

·3· 错中错难识天下心

看到脚印，沈玉顿时明白：有人抢先一步，取走了"密字303"！他默默地立在石屋洞里，心情沉重，满腹疑团：难道花妹把藏鸟笼的地点泄漏给了别人？密件到底落在谁的手中？

沈玉急忙出了山洞，跃身上马，直下五丈崖，准备去寻花妹，问明内中曲折。正在这时，忽然看到大路上奔来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是个女子。沈玉定睛一看，这女子原来是他在虎丘山集市上见到过的那个陌生女子。沈玉当时让小贩给她送瓜子，不过是以此作掩护，谁知真有好事者牵线做起媒来，说她姓方，是新近从上海来的，在此地茶花商会管帐。这方小姐好象对沈玉也有点意思，今天路上相逢，她便含笑招呼。

沈玉见方小姐挎着一只装帐册的皮包，便笑着说："密司方，你管帐怎

么管到这里来啦?”

方小姐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沈大少爷,人家都说你是个多情公子,可你对我……”

“对你? 我不也是一往情深吗?”

“别骗人,你有事瞒着我! 我知道自己懂得少,可我也是中国人! 如果你需要我帮助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而为!”

“太感谢了,我正需要你的帮助!”沈玉说着,把嘴凑到方小姐的耳朵边说:“今晚我在月宫饭店包了个房间,我们……”

方小姐顿时脸色一变:“哼,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说着,恼怒地瞪了沈玉一眼,策马扬鞭,急驰而去。

沈玉见方小姐走了,便马不停蹄赶到花家,把情况告诉了花九叔,要他火速转告花妹,让她尽快来找自己,并说了接头的时间、地点。花九叔哪里敢耽搁,他即刻离家,直往花神庙奔去。

花妹这时已赶回船上。她一听父亲说沈玉没有取到鸟笼,顿时眼瞪直,脸变色,手颤抖,心冰凉,心想: 鸟笼所藏之处,我只告诉了白龙哥,难道他是……

花九叔离船回家不久,小白龙便上船来找花妹。小小船舱,两人相对,你看我,我看你,那气氛,真是闷得煞人!

小白龙好象刚从什么洞里钻出来,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问:“江老板留下的东西,究竟藏在哪里?”

花妹的脸色冷如冰霜:“你先回答我,刚才到哪里去了?”

“五丈崖石屋洞,不过白跑了一趟。花妹,你要说实话,鸟笼到底放在哪里?”

"还有呢?"

"你跟江北方面联络员接头的暗号是什么?"

"还有呢?"

"最好还是由你来配合我……"

刹时间,花妹什么都明白了,和自己朝夕相处、心心相印的心上人,竟是这么一条藏着毒齿的五步蛇!想到这里,花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身子一软,跌倒在船舱里。小白龙慌忙上前,扶起花妹,喊着:"花妹,你醒醒,醒醒……"

说句良心话,小白龙倒也实实在在爱着花妹。也因为这个"爱"字,才使他身落泥坑,不能自拔:前不久,小白龙偶然之中被大阿姐手下的特务抓住,面对寒光闪闪的铡刀,想着和花妹的情分,小白龙哪里甘心死于铡刀之下!又听大阿姐威胁要去抓花妹,就不辨善恶曲直,甘愿卖身投靠。这次,敌人为了追获"密字303",便指使小白龙,叫他去营救花妹,趁机从花妹嘴里套出鸟笼的下落。刚才,小白龙去五丈崖石屋洞,谁知扑了个空,他气急败坏,决意来个破釜沉舟,撬开花妹的嘴巴。

小白龙一声声呼唤,终于叫醒了花妹。花妹见自己躺在小白龙怀里,感到一阵恶心。她拼命挣扎着站起来,咬牙切齿地一阵痛骂:"你这叛徒、内奸,我瞎了眼,没看透你……"她哭骂着,突然操起身旁一块破船板,用尽全身力气向小白龙砸去。小白龙躲避不及,额上被砸出了一道血口,趁这当口,花妹"霍"地跳下了船。

花妹还没跑出几步,小白龙已经追了上来,伸手一把扭住了花妹。他瞪着急红了的眼,用匕首割断一截缆绳,将花妹捆绑在湖边一棵树上。

这时,小白龙又换了一副面孔,长叹一声说:"花妹,只要你交出情报,皇军就会放过我们,我们搬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开一爿店,我种花,你卖花……"

"呸!你这样的人,也配种花!"

两人的吵骂声,惊动了旁边花神庙里的水生。水生见此情景,冲上前去,和小白龙扭作一团。

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忽听一阵马蹄声,只见方小姐从湖边飞马奔来。她

来到两人面前，从肩头拿下那只放帐册的皮包，喝了一声："住手！"

小白龙此刻正把水生压在身下，听见喝声，扬起头，瞪了方小姐一眼，骂着："你这婊子，老子用得着你来教训！"

"你不要欺人太甚！"

"娘的，老子今天就要欺欺你！"小白龙叫着，放下水生，向方小姐扑来。谁知还没扑到方小姐身边，突然小白龙惊叫一声，吓得连连后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方小姐竟从装帐册的皮包里抽出一支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方小姐举起枪，口气严厉地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判处你这叛徒死刑！"话音刚落，两声枪响，小白龙扑身倒地，手脚抽搐了一阵，就断气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水生和花妹惊奇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方小姐跳下马，为花妹松了绑，转身对水生说："我不得不批评你，国难当头，你却削发为僧，脱离革命，当逃兵，你象一个革命者吗？"她停了停，走到花妹面前，责怪道："你，重任在肩，却只顾儿女私情，把党的机密泄露给这个叛徒！"

花妹绝望地哭叫着："我真该死，现在，鸟笼……情报在哪里呢？"

方小姐冷静地说："你再好好想想，除了小白龙，你还和谁说了？"

"没有。"

"你在告诉小白龙时，旁边还有人吗？"

花妹被方小姐这么一提，猛然想起那天正在说给小白龙听时，正逢水生送药上船。想到这里，花妹不由望了水生一眼。

方小姐察颜观色，早已明白，便问："水生，看来大概是你最清楚了！"

水生点点头，说："那鸟笼，是我拿走的。当时我见花妹在小白龙面前走漏了风声，为防意外，我就把鸟笼转移了。"

这话一说，不要说花妹一身轻松，就是方小姐也是一脸喜色："好，幸亏你及时转移，保住了机密。现在，江北首长正等着，你们快把鸟笼交给我吧！"

水生又点了点头，转身跑进花神庙，一会儿便拎了个鸟笼，急步赶来。

方小姐接过鸟笼，揭开笼罩，只见里边一只画眉在蹦跳欢叫。她喜孜

孜地把鸟笼挂在马鞍上，和两人握手告别，然后翻身上马，双脚一夹马肚子，那马一声长嘶，撒腿驰去。

方小姐一路上马不停蹄，到了城里，走了一段路，忽然拨转马头，拐进一条狭长砖街，转眼走进了一幢黑漆大门的花园楼房。

·4· 情中情大义泣鬼神

真是“河水可量，人心难测”，这幢花园楼房，竟是大阿姐的家。方小姐闯进花厅，见大阿姐正等着，便得意洋洋地举起鸟笼，浪声一笑：“请看！”

大阿姐立时笑眯了眼，站起身来，拎过鸟笼，打开笼门，抓住那鸟，伸出手指，在鸟的羽毛间搜寻着。但是，寻来寻去，还是找不到一张纸、一个字。

方小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抢上一步，眼露凶光，将那画眉的羽毛一根根拔去，直到那只画眉成了光秃秃的赤膊鸟，还是一无所获。

大阿姐气得发了疯，她瞪起发红的丹凤眼，骂了一声：“又上当了，废物！”随即一声喝令：“来人，给我包围花神庙，把花妹和那和尚抓起来！”

大阿姐这命令，又是“抬走棺材刚放铳——迟了几步”。刚才方小姐拿了鸟笼离开后，水生马上领着花妹跨进花神庙，从一棵枯树桩的活动暗门，钻入夹墙弄，走进了一个隐蔽的地窖。这地窖还是当年庙里的老和尚为防盗匪而暗暗挖下的，外人谁都不知。

花妹走进地窖，借着油灯光，忽然看见墙角边也挂着一只鸟笼，笼中一只画眉正在活蹦欢跳，她疑惑地问："怎么，这里也有一只？"

水生微微一笑："刚才那只是假的。"

原来，水生是见世道昏暗，才削发为僧的。但佛门虽净，哪里避得了人间的刀光血灾！他冷眼看到小白龙和大阿姐的人秘密来往，便暗中提防。昨天夜里，小白龙潜入大阿姐家的花园营救花妹，他觉得有些蹊跷，一直暗中尾随着。后来，花妹一时不慎，将藏密件的地点告诉了小白龙，水生为防不测，抢先一步取回鸟笼，密藏在地窖里。

花妹听了这番内情，又奇怪地问："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方小姐不是好人？"

"这方小姐我认识她，是大阿姐的妹妹，从小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刚回来不久。"

"喔。"

"还有，她说我'脱离革命，当逃兵'，其实我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她不是自己说露了马脚？"

花妹听了，又是感激，又是惭愧，正想说什么，忽听外面人声喧哗，象天塌地陷一般。两人钻出夹墙弄，从枯树桩的暗门中探头一看，只见一群特务，手执火把，凶神恶煞般地正到处点火，庙堂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

水生又气又恨，他回头叮嘱花妹快回地窖，自己却不顾一切冲出来救火。谁知刚奔到庭廊边，就遇见了正在指挥特务放火的大阿姐。水生厉声责问："庙堂圣地，

你们为何这般造孽！”

大阿姐抽出手枪，逼着水生：“我正要找你，说，花妹在哪里？鸟笼在哪里？”

水生淡淡一笑：“我只知敬花神，从不问花妹花弟！”

“哼，我知道你这和尚不是吃素的，可我大阿姐，也是吃荤的！”说着就指挥特务们来捉水生。水生吼叫着：“我和你们拼了！”就朝大阿姐扑去。大阿姐惊得一扬手枪，“砰”一声，子弹正中水生胸口。水生倔强地挣扎着，想站稳脚跟，但终于倒地死去。

花妹正伏在枯树桩的暗门中，看见这一番惨景，她真想冲上前去。但转念想到那只藏着密件的画眉，花妹便忍下天大的仇恨，海深的悲痛，默默地闭上了眼，回到地窖里。

一直到黄昏时分，花神庙已烧成废墟，特务们也已回城了。花妹看着那只正在笼中“喳喳”鸣叫的画眉鸟，想到沈玉正望眼欲穿地等着这份“密字303”，她默默地出了一会神，而后解开辫子，让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了自己的面孔，她从暗门中出来，想离开地窖，把“密字303”交给沈玉。谁知没走多远，她发现左右前后路口都布满了特务，墙上都贴着通缉自己的大像片。对走出封锁区的女人，盘查得特别严格。目睹这番情景，花妹知道自己是插翅难飞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苏州城的吴苑茶馆里，茶客们三五围坐一起正在窃窃私语：“这么大的庙，烧成一片白地，这下触犯了花神菩萨，可要灾祸临头了！”“听说人死了不少，就是那个卖花的丫头下落不明！”“嘻嘻，说不定是花神菩萨见她生得漂亮，让她上天管花了！”

茶客们说话之间，忽见进来一个男子。只见他头戴鸭舌帽，身穿灰长衫，一副黑眼镜，脸上满是一点点黑色的斑疤。他走进店堂，坐到一张茶桌边，取出一本《唐诗》摊在桌上。

一个堂倌提着水壶，吆喝着走来，看了看摊开的那本《唐诗》，低声说：“请上楼！”随即引着那人登上二楼，掀开一间内室的门帘，把他让进室内。

室内坐着的正是沈玉。他见来者是个陌生人，便手持折扇，迎了上来，打量一番，问：“你是……”

"我……我……"

沈玉一听声音，惊得浑身的血都凝住了，张大着嘴巴，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人摘下眼镜，嘴唇一阵颤抖，两滴眼泪簌簌滚下，泣不成声地念着："去年……今日……此……门中——"

"啊！你……你你……"沈玉上前握住了那人的手，说："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他再也说不下去，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手中打开了的折扇上。突然，他痛苦地轻轻一声叫喊："花妹——"

一点不错，此人正是花妹！那么她为何变成这般容貌呢？原来，花妹见敌人死死守住路口，知道难以脱身。晚上，她一边在炒菜，一边想着惨死的水生表姐夫，无意之中一滴泪水掉进了油里，爆起一串油花，把她的手烫了个泡。花妹顿时眼睛一亮，她想起那天说书艺人讲的清朝义士张汶祥，毁掉自己面容，为民除害的故事。花妹牙齿一咬，断然把碗中的一些冷水倒入滚油锅里，随即紧闭双目，将脸伏在油锅之上……就这样，毁容破相，乔装改扮，顺利地闯过了布满特务的封锁关口。

沈玉听完花妹的诉说，真是心碎肠断。他藏好花妹给他的"密字303"密件。双手紧紧抚摩着花妹的肩膀，哽声说："花妹！你受苦了！"……

（根据徐咏的电影剧本《0号卖花女》改编）（题图、插图：肖　路）

书　讯

长篇评话三国·孔明初用兵	张国良	0.98
长篇评话三国·长坂坡	张国良	0.81
中国谜语大全	王仿编	2.50
傣族民间故事选		1.95
歇后语四千条	孙治平等编	0.60
新笑话集锦	仇国良等编	0.77
南京的传说	董志涌编	0.94
古代名医的传说	吕洪年等编	0.52
农村文化手册		1.10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5pWF5LqL5LyaICAxOTg15bm0ICDlkIjorqLmnKw3LTEy5pyfXzExNjA1ODg2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6545\u4e8b\u4f1a 1985\u5e74 \u5408\u8ba2\u672c7-12\u671f_11605886.zip",
  "filesize": 46195249,
  "md5": "c987e44eb9357eca5462f0c26cf71479",
  "header_md5": "8da232db8285d65d6daabb2dc9febc42",
  "sha1": "aa041721d59eed8dc85027261f7207a2b44ff74c",
  "sha256": "156000018020846a4117fd6f15526482ad5d6fc2f34a79b2ad1c55da43c1b450",
  "crc32": 211210484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7586988,
  "pdg_dir_name": "\u2563\u2569\u2569\u252c\u2557\u00df 1985\u2500\u03a9
\u2551\u2567\u2562\u2310\u2592\u255b7-12\u255e\u250c_11605886",
  "pdg_main_pages_found": 493,
  "pdg_main_pages_max": 493,
  "total_pages": 501,
  "total_pixels": 161727494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